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蜀山剑侠新传



第一章（一）

这是一个早秋的黎明之前，天还不曾亮出轮廓，山野草际的秋虫鸣声。密集如南；仅东方天际雾影中，稀微微现出一痕曙色。残月已下林梢，天空中虽然疏落落点缀着数十颗星光，为了宿雾尚未全收，和那欲坠未坠的残月一样，全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轻纱；随着一月月的淡云游移，不时明灭闪动。光景渐渐昏黄，连东方天边那点曙色，都落在有无疑似之间。除却四边原野里的鸡声，此唱彼和，一阵紧一阵，好似告诉人们天快亮了以外，大地依旧是黑沉沉的；比起前半时的朗月疏星，清光遥映，反更显得幽晦沉闷，简直看不出什么亮意。

当地是河南堰师县城外，共县城东关约有二十余里，距离颍水西北岸，已没多远：两边俱是接连不断的田野丘垄和稻侧的水沟，只当中一条大路。河南民风勤俭，天虽未明，鸡声初唱，居民十九起身：远近乡村中已渐渐有了人声动作，有的并还隐隐约约透露出两三点微弱的灯光。大道上依旧静荡荡地，不见一条人影。

就在这时，忽听远远传来一阵村犬吠声，紧跟着又是一阵极紧迫的马蹄之声。由暗影中，飞也似驶来一骑快马，马背上，好似一前一后骑着两个少年。那马绝尘而驰，跑得极快，看去神骏非常；可是马上人一味加紧控纵，对它一点也不加顾虑。本由远处飞驰而来，眨眼到达水沟旁边，一株大白杨树之下。

前面坐的一个少年，身材较高，忽然朝后低语道：“天快亮了！就是这里吧。”话未说完，也不管那马受得住受不住，倏地一勒马缰。那马受了马上人的鞭策，由二百里外赶来，正在翻蹄亮掌，忘命一般向前急驰；马上人的骑术又颇真功夫，正跑在紧急头上，那禁得这猛力一勒？当时那马前半身，连头整个高昂，人立起来；只剩两条腿，往后滑退了两步，才立在地上。马头上的汗，和马口里的热气融会着，雾一般喷将出来，周身雨淋也似；紧跟着急嘶了两声，前蹄方始放落。

马上人功力也正不弱，随着这突然起落之势，身子和钉在马背上一样；休说失惊滑跌，连往左右歪都不歪。马蹄一着地，后一少年也随声接口答应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你我各照预计行事；就此分手，嵩山再见吧！”语声甫歇，人已飞身下马。

前一少年道：“趁此路无行人之际，我打发了这畜生，再来追你。按说不久便可追上，可是今天形势也许厉害，前途难料。你不必说，我更是个熟脸；身家在此，事须慎秘，最好暂时各走各的，到了嵩山再见不迟。不必等我，免得彼此延误，转生枝节，我走了。”说罢，一拎辔头，回马便跑出半里多路；再一转侧，径往斜刺里山肠小路上驶去，眨眨眼已无踪迹。

后一少年极目四望，已看不见前人的鞭丝身影。正待上路，忽然一阵大风过处，眼前倏地一亮。回头一看，就二人分手说话的工夫，大地已然雾散烟消，浮云尽扫；金光万道的一轮皎日，也自地平线上升起。仰视天空，青湛湛的，除却隐现青昱中几点晨星外，万里长空，一碧无际，更见不到丝毫云翳；同时远近村落中，炊烟缕缕，摇曳飘光，农人牛马也自纷纷出动。

原来天色本也不算甚早，只为黎明前起了一阵子雾，所以天色阴暗。

后来风起，晨雾一消，少年伫望征骑，又呆立了一会，自然晴空毕现了。少年方觉今日天气真好，猛又想起：昨夜虎穴飞身，此时还不能说是脱离险境：昨夜逃时，又盗了仇敌的千里名驹，如被发觉，怎肯干休？

听说附近洛阳、偃师一带，到处布有敌人的党羽门徒，这些敌党全部眼生。那马骑时，因在夜间，侥幸沿途不曾被人发现，此时又被良友骑去；诱敌入迷，虽占了几层便宜，毕竟仍以早到地头为是。

念头一转，少年立往东南方去路走了下去，一会便到了颖水西北岸。正待去往渡头，忽见左侧路上转来数人，都是身材高大，貌相粗野，眉目间隐现凶悍之气；穿著也都不伦不类；腰间包裹中隐隐凸起，好似藏有兵刀、暗器之类。

少年虽出身世家，入世不深，但人极聪明；又得过名武师的传授，对江湖道上人的行径，平日也曾听师友说过。打量这伙人，决非善良之辈，弄巧就许是仇人的徒党；便把身子往侧一闪，意欲让过。

这一伙共是五人，对少年本未理会；经此一让，内中一个年约四十面有刀瘢的，见少年貌相行径不似常人，不由得侧身回顾盯了两眼。又看少年生得猿背鸢肩，英姿飒爽，脚底颇有功夫，以为少年不是土著。黎明过渡，至少也在当地留了一半日，不问是同道或是过路朋友，都不会不晓得；当地人物规矩，只一投帖，打过招呼早有传知，怎会未闻说起？看此人又明明是个会家，当下由不得心中起疑；随向同伴低语了几句，冷笑着往渡口走。

少年见状，危疑之际，未免怙惧。再看前面便是渡头，因天色刚亮，一般行客商贩俱抢头渡，渡客着实不少，船也快开。先过去那五大汉，正往船头走下；内中两人，各用一双怪眼瞟着自己，又正在交头接耳，颇似不怀善意。情知不是好相识，如在平日，自负一身武功，也还怕；无如昨晚刚惹了一场乱子，路上良友再三告诫；说对头党徒众多，厉害非常，不得不加一番小心。暗忖船已满载，何必与之同渡？来时曾见上流头柳阴之下，有一小舟，何不去往那里觅船另渡，省得和昨日一样惹事呕气？念头一转，便把脚步止住。

船家本因客已上完，急于开走；再见少年不似要过渡的神气，将篙一点，船便离岸。

少年遥觑五大汉，面带疑诧之容，互相交头接耳，越料不怀好意；当下故作不知，依然徐步前行；等船走远，忙由近侧树林中绕出，往上流头走去。

到后一看，那船是只小渔舟，停在一株柳阴之下；柔条毵，低可拂水。树侧低泊舟处，有一片小空地，遍地杂草、野麻之类，高几及肩。孤舟斜横，空无一人；水面又宽，无法飞越。少年方悔适才平白小心过甚，引起歹人疑念，并还错过渡头；等他回头，不知要候到几时？适才又见船到中途，五大汉曾向船人耳语，分明踪迹已露；便回来得快，还须防他暗算；来路又心正愁急无计，忽听头上叭的一声。少年疑有变故发生，忙往左侧闪避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两小团泥块。不知何故，会在空中互撞击成粉碎？沙土四下飞溅，雨雹也似散落下来，却不见半个人影。心中奇怪，正在四下巡视，观察来历。忽听头上有人喝道：“俺爹走时，不叫你惹事；这客人又没见他怎的，为何与他作闹？”

少年寻声注视，原来高柳之上，卧着一个短衣赤足、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孩。那株柳树，粗约四五抱，高约五丈，枝条甚是繁茂。小孩用高枝上面

柔条，结了两个圈儿，分套头脚；身体笔直，横卧其中，秋千也似将人悬起。离地既高，又有繁枝密条遮荫。少年初到，只顾寻觅渡船，所以不曾发现。

行家眼里，一看便知是轻功中的“仙人担”，并还加上劲功中“铁板桥”的身法。

最难得的是用这么细纤柔弱的柳条将人悬起，不特身子笔挺，竟能侧转头来，朝着对崖大声数说。不是软硬功夫有了极深根柢，怎能到此境地！少年心中惊奇，方欲开口询问，同时猛又听着对崖另一小孩接口道：“哥哥，俺疑心他是昨晚那位老人家说的那话儿，怕要捣鬼呢，特意试他一试，如今知道是看错了。俺爹回来，不要告诉，省俺挨骂。”

少年再循声一看，原来离岸两丈远近，有一土崖；崖前也是草树丛生，另外立着三四块石头。知道当地穴洞而居的人家很多，这两小孩既在这里，必与那船有关；就使不是他所有，也可以托他们领寻船主。心念才动，便见一条小人影子，由一块七六尺高的天然石山后窜将起来。

身法甚快，只一两纵，便到树下；紧接着又听呼的一声，柳影微闪处，树上小孩也自飞落。

少年见两小兄弟俱似得过高明传授，本就爱才；又当事急用人之际，说话甚是谦和，没等两小兄弟说话，便先笑问道：“二位弟台，年纪轻轻，竟有这好武功，请问贵姓？”

小的一个方要开口，给大的一个止住，抢先答道：“俺兄弟二人，一叫何成，一叫何玉。客人你只夸讲俺，你的功夫也不错呀！你贵姓？”

两下这一对面，少年更看出何氏兄弟，二目神光饱满，面有英悍之气；与寻常顽童迥乎不同，越发添了喜爱。听问贵姓，不知不觉脱口答道：“我叫孙同康，那有什么功夫？”话才脱口，猛想起昨遇敌人，尚且未露行藏，如今尚在敌人势力圈内，怎倒对两个初会小孩，吐出真名？话出如风，无法再改，方悔粗心大意。

那知何氏兄弟，早在他未来之前，看出一点形迹，本就惺惺相惜。少年人多喜奉承，孙同康人既谦和，又恭维二小的武功，越发心喜；再听说出名姓，何玉忙抢道：“你不必客气，俺弟兄当你由渡头绕到这里来时，早看出几分了。实不相瞒，俺刚才发那泥丸，并不是打你；不过看你来路、身法那快，武功必好，想试试你眼力。俺哥看错，当我有心寻事，也发泥丸将它打落。不想你人真好，一点也不小看人。你适才东张西望，可是想借这船渡你过去吗？”

孙同康还未答话，何成接口拦道：“你怎又多事，忘记爹爹走时所说的话么？”何玉把怪眼一翻，答道：“哥哥你怕多事么？你怕，俺不怕，何况还有那位老人家，他喜欢俺，肯帮忙呢。”同时，又朝乃兄使一个眼色，将小嘴往树侧一努。

何成似未理会，正色答道：“孙客人，这只小船实是俺家的，俺爹虽不在家，俺弟兄均知一点水性，也能作主。送你过渡不难，只为俺看你来时，在往渡口的路上，好似犯了人家规矩；再不，便是这伙人要和你作对。俺弟兄也非怕事，无奈俺爹隐居在此，本就有恶人想寻俺爹晦气，如何再和地头蛇作对？”

“照说不能渡你，一则你这人很好；二则俺爹不在家，俺兄弟年轻，有点推托。这都不说，俺们还有一位大靠山，有了他在，什么大乱子也不怕。可惜他老人家原说今早来的，天还没亮，俺便守在这大树上；直到如今，还

不见这位老人家的影子。也许有什么事耽延未来，你又非赶紧过去不可；否则等有人来打了招呼，就更不好办了。”

说时，何玉已把缆索解下，催道：“哥哥，有什么话，上船再说吧？”

孙同康本就心急，再听两小兄弟语气，越发惊疑。料知不是善地，再迟必有敌党寻来；便是这两小孩也非寻常，敌党情形必有知闻。觉着越早开船越妙，且到船上，再行探询。闻言不等招呼，口称多谢，脚一点，便往船头上纵去。那渔船本来甚小，少年虽有一身好武功，水面上事却从未弄惯；又当心虚情急之际，落脚稍重；何氏兄弟恰在此时，连索带人一齐纵落。如非何氏弟兄是行家，几乎将船侧转。就这样，还晃了两晃，才把势子稳住。

船本随波荡去，孙同康立在船头上，见何成正持桨要划，忽听答的一声响，猛又觉脸上中了一下重的。一摸，乃是一滴水点，不知怎会打的生疼？再定睛一查看，由岸侧丛草里落下一根细长柳枝，正搭向船头之上，那船便不再顺流下淌。

时当汛期，水涨流急，只见船头上激起来的浪花，滚滚翻翻，顺两舷两侧往前驶去；那船却似定在逆流之上，便不再动。仓促之间，没看出是何原由。又见何成，放了木桨，停手欲起；心方觉异，正想问话，忽见何玉笑嘻嘻朝着岸上说道：“你老人家甚时来的？俺弟兄守了一早，怎未看见？来了不露面，不放船走则甚？”

话未说完，便听岸上有一老人声口答道：“呸！你这个小鬼头，我还没有给你找到师父呢，先就说鬼话；你后来真没看见我么？你哥虽没见我，后来你和他做鬼脸，已然知道，还要装腔，以为拿顶高帽子给我戴戴，就没事了么？我昨晚为他找人，忙了半夜，就这样酬谢我么？”

“你两弟兄，一个都不是什么好玩意。借船这小鬼，越发可恶；既敢惹事，就该有胆子；也不想，怎么来的！寻人借船，原不妨事，就没生着好眼睛；等主人上去，再上也不迟，冒冒失失往上便跳。我从放完了人家的马，就来此地，想钓两条鱼来下酒；好容易有鱼上钩，吃他惊跑，如何能与干休？快对他说，他急我不急，快快赔还我老头子一尾金色鲤鱼，就放这船走，不然休想！”

孙同康循声注视，见发话那人是个矮老头儿，站在岸侧丛草里面；手持一根丈许长的柳条，枝梢一端搭向船头。那么柔细柳枝，竟和钢钩也似，将船搭住；一任洪波急流冲射，不曾移动分毫。估量适才脸上挨那一下水点，也是此老所为，不禁大为骇异。情知遇见异人，因忖口气，除似有点讹人外，不像是有恶意，也不像是仇敌一党。暗觑何氏弟兄，眼望着自己，微笑不言；匆迫之中，只顾脱身，也未详审对方语意，忙接口答道：“我实是忙着上路，无心之过，老人家不要见怪。鱼我设法赔还，我用银子折价如何？”

话才出口，老头子已由草里走出，手中柳条一带，船便傍岸，老头也款步走上船去。

这一对面，孙同康见老头，穿著一件半长的黄葛布短衫，足登一双旧麻鞋，手仍拿着那根柳条；身材奇矮，人也又瘦又干，清疏疏一部花白胡须，眯箸一双小眼，看不出一点异处。柳条一去，那船立时顺流淌去。

何玉抢过双桨，微一拨划，船便横过，直指对岸，乱流而渡。孙同康早从身畔取出三两多散碎银子，未及开口，何玉侧顾笑道：“昨晚俺便给你老钓了两条鲤鱼，足够斤多重一条；再有孙客人送你的钱，足够你老人家一醉了吧？”

老头把小眼一瞪道：“小鬼知道什么，我还替人取包子呢！能剩多少？”

孙同康方想：人称自己矮昆仑，已是够矮的了，那老头竟比自己还矮，真乃少见。

及听出老头意似嫌少，暗忖江湖上异人甚多，何不做个十足人情，随口接口道：“老人家如不够买醉，银子还有，只不叫我赔鱼好了。”

老头怒道：“你当我用柳枝钓鱼，是讹你么？适才眼看钓上，被你惊走，却是不赔不行。不信，我先钓一尾，给你这不开眼的娃儿见识见识。”口说着话，手中柳条往水面一搭；跟着手往上一扬，便有一条长的三尺的黄鳝，随手扬起，悬在空中，不住腾跃，乱挣乱进，兀自不能脱身。

何玉笑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钓错了，是条黄鳝。”

老头道：“我只叫这厮开开眼，我生平最讨厌和蛇一样的东西，谁耐烦吃它！你钓那两条鱼，留给你娘吃吧，我不要。前日所说那老友，本已多年不见，昨晚竟会无心相遇；他虽比我还穷，偏有两个好徒弟供他吃喝；酒吃多少，也有人会钞。我要走了。”说时，手早捞起，只一甩，便将黄鳝甩落；那做钓竿的柳条也随手扔掉。

孙同康见这一老一小，都是那么瘦小枯干，生相丑怪，神情言动无不滑稽；暗中好笑，早想问姓名来历，偏插不进口去。虽听出老头有了行意，因船已行至中流，水深浪急，其势万无回舟之理。正以为老头也是渡往南岸，再行上路，没有在意，何玉一听老头要走，忙把手中双桨朝乃兄一抛，紧跟着，身形微纵，已到船头，同时口中急喊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答应的事呢？”

老头回头笑道：“这老花子，自从前些年收了一个姓杨的徒弟，不争气，去往凝碧崖现眼以后，觉着丢人，已然向我服输；改了脾气，不要你这样淘气小孩子。”头两句话才出口，人早由船头上，往前一迈步，走向水上，人也没往下沉落。那么大的波浪，竟自从容踏水波，如走平地一般，往来路西北岸横渡过去。

孙同康见状，大为惊异，忙喊：“老前辈，请暂留贵步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何玉一把未将老头揪住，见人已离船，踏波而去，越发情急，口中急喊：“你老人家，说了不算，那是不行！”声随人起，脚登船舷，双手合掌当胸，朝前面略微一伸；身子朝前一探，一个“鱼鹰入水”的姿式，便全身刺入洪波之内。

夏汛期，水色甚清。何玉年纪只十二三岁，人又生得瘦小，刺向水内，声息全无；水性极高，整个身子没向水面三尺以下。只见身子微一屈伸，双手往外一分，双足一蹬，立即窜出老远，身法甚为灵妙。隔水望去，活似一条人鱼，在水面下乱流急驶，好看已极。老头仍在水面上缓步从容，并看不出怎样快法；何玉偏赶他不上，相差老是尺把远近。

这一老一小，晃眼到达北岸，仍是老头先上岸；紧跟着，何玉也由水里冒起，箭一般往上窜去。老头也没理他，径自往上流头坡岸间走去。何玉也不再发话，随在后面，朝前急赶；一前一后，刹那间已走入丛树之中，没了影子。孙同康不禁看得呆了！

人去以后，想起真个糊涂该死，先前明已看出老头是位隐迹风尘的异人奇士，结局仍是失之交臂。正在越想越悔惜，忽听何成笑道：“快拢岸了！我看你从外乡来此，前行路径知道么？”

孙同康闻言，猛想起老头固是异人；何氏弟兄，休看年幼，也非常流。他既与老头相识，想必知道来历。先不回答，转问道：“弟台与适间那位老

前辈，相交多年了吧？”

何成笑道：“我弟兄也只相识得三日，问他姓名不说，要俺们叫他矮子。俺弟兄不敢无礼，只称呼他老人家。他脾气古怪极了，却爱俺玉弟，说要替他找个好师父。俺天没亮便藏在树上等他，那知他来了好一会，就在树底下，会没看见；还是玉弟眼快，一到便自看出。本心是想请他助你一膀，所以初见时那等说法。玉弟使眼色，俺只做不知，仍给看破。看老人家对你，好似有点意思，但拿不准；他如不愿管的事，任你怎样求他，也是无用。俺知道的，也只这一点。于今你要上那儿去呢？可否说与俺听？”

孙同康见何成意甚诚恳，料知无他，便说明自己要去嵩山寻人，大小两路俱已听朋友仔细说明；只是适间往渡头路上所遇五人，似非善类，不知此行有无波折？又问何成，走那条路好？何成道：“这样问法才对！其实你的事不说，俺也猜出几分；好些话都不便由我口里说出。此行你走对头谷口小径，较为稳妥；不过你的对头实在厉害。你走到谷口平带，如有什么事发生，自觉不可力敌时，那里俺弟兄常去采药，有两三处隐秘所在，足可藏伏。你只今日能赶到嵩山双松坪，或是云林寺，就不怕了。俺早防到此，上岸的地方，便是入山小径的起点，以免前半截在田垄间跑，被人发现。”随将孙同康前说途径，略为指点改正。

船已到岸，孙同康自是感谢心喜，一面殷殷执手，订约话别；又以何家打鱼为生，必甚寒苦，欲取包中银两相赠。

何成低声推谢道：“孙大哥，休看俺家打鱼为生，那是没法子的事，银钱并不短用；再说不久也快好了，以后相见日长。承你不弃，当俺好朋友看待，不是俗人眼睛，请你不要这样。过几天俺弟兄还要找你去呢。”

孙同康不好说明所去之处，外人不能前往，随口应诺。本还想请何成将银收下，嗣见何成面色已然不快，只得罢了。心中本甚喜爱这两小弟兄，经此一谈，越觉对方不特武功、水性过人，便是谈吐神情也迥异寻常；极想结纳，就便日后访问那矮异人的行踪。

无如时延势危，不敢多留；没奈何只得致了谢词，作别起身。才一上岸，何成把手一推，便将船拨转，仍和先前一样倒划过去。

孙同康从来未去过嵩山，所行又是山僻小径，崎岖曲折甚是难行。尤其前半望山亭、两路口等地，歧径四出，不易辨认；一个不巧走入歧道，急切间休想出来。总算运气，所遇何氏弟兄是名父之子，不特本领高强，嵩山更是常游之所，路径极熟，指点清晰；否则这样山径，并无人家可以询问；仅凭几处山石林木之类充作标记，一个疏忽，便落网中了。

孙同康虽因昨晚所遭，和良友再三告诫，有了戒心；毕竟年轻胆壮，自恃武功机警，一点也不心慌害怕。初上路时，见远近田陇，到处有人往来操作，还不肯快跑，仍和常人走路一样，从容前行。直到走出三数里，上了入山路径，农家田舍被山石林木遮蔽，在远方消失，方始施展轻功，加急往前飞驰。经此一来，自然又耽延了好些时候。

在盗党这一面，因昨夜孙同康伤人逃走，并将他最心爱的千里马盗去，急怒攻心，恨如切骨，必欲擒回，致之于死；当时更发下羽令传牌，侦骑四出。敌党众多，邻近千百里内，爪子密布。

那传牌共有两种，内中一种，是根小竹牌，长的两寸，烙有火印，和水筹相似；非遇极紧要的事，从不轻发。一经发出，无论擒杀敌人，或办什么事，非成功不可；否则过了所限日期，奉命行事者和当地主持徒党，均有

严重处分。可是并不算完，一拨不行，又派一拨。甚或头领吻夫妻亲自出马，迟早如了心愿，才将此牌请回。传递之法，尤为神速巧妙，不消一日半工夫，便远布千里以外；逃人除是飞仙剑侠一流，休想逃出网罗，毒辣已极。如非另有高人暗中愚弄作梗，上来便错了方向，引上歧路，逃人早已被擒回去了。

其实孙同康所遇五大汉，虽也是敌党中的健者，但均另有去处，无心巧值；就与同渡，只要不现出形迹，即使被看出是个会家，至多借词探询几句；照孙同康的机智也必能应付得过，并不妨事。偏因初经奇险之余，有良友先入之言为主，又看出对方不是善类，无端让路改渡，于是引起疑心。

幸而这五人，此时尚未得到发下传牌的信息，规条又严；如在境内发现可疑人物，在没有看出来人心意以前，不许无故生事；加以自恃太甚，以为对方一个初出道的嫩娃，还能有什么伎俩？到处都有同党，颖水两岸更有好几个高手；不生事是他运气，如要生事，岂非自寻死路！自身有的会，忙着上路，理他则甚？一时大意，见船已开，在舟中略为谈说；讥嘲了几句，就此放过。如在平日，早令舟子回船，跟踪上岸查探。再停片时，盗首便自省悟，心疑逃人故布疑阵，将各路紧急传牌一齐发下，这五人必然得信追截。就勉强渡过颖水，也早被敌人追上了。

孙同康那知厉害？沿途留心，不见五大汉的踪迹，往来均是安善农商，并无敌党追赶；未了再走上僻山小径，心越放定。他脚程本快，走到中午便行抵岭头，那是去嵩山必由之路。再行三十里，便入谷口山峡。正顺着半岭上一条山路，朝前疾走；猛一眼瞥见，前面不远一株大树底下卧倒一人。

近前一看，那人身材甚是瘦小，穿著破旧，足登一双麻鞋，却是新的；在树阴之下朝天仰卧，身侧放着一根柳枝，却将所穿旧葛布衫前襟撩起，盖住头脸；露出一排又瘦又干的胸肋骨，穷得连件小褂都没有。知道由此去嵩山，尚有一百多里路；常人脚程，不问是来路是去路，半日光阴决赶不到当地。这穷汉必从远处连夜奔驰而来：想是行抵此间，疲劳已极，倒卧在此；又恐蚊蝇飞虫烦扰，故用前襟将头盖住。似这样顾头不顾身，却也可笑。

因见那人瘦弱穷苦，意欲唤醒周济；及听得鼾声震耳，知他困极，自己又急于当日赶到嵩山，去应友人之约。孙同康便由囊中取出几两银子，放在穷汉平摊的右手之上；又恐别人走过发现，偷取了去，便将他衣襟拉出，搭向上面；再寻一小石块，压在一角，以防风吹现出。匆匆弄好，仍旧前行。往前走了几步，猛觉脚底一绊，其硬如铁，脚骨绊得生疼。去势太急，忙中收不住势，直窜出去丈许远近，几乎跌倒。

孙同康曾得名家传授，身手轻灵，又炼就极好目力。所经均是平坦途径，并无树根石块之类阻碍，这一绊又在腿际，真似有什么东西，或有功夫人的腿脚，等自己过时，冷不防由横里突伸过来绊这一下；否则走势甚猛，如是现成树根石块，早被毁折，踢飞起来。料知有人暗算，不禁大骇，赶忙纵向一旁，定睛四望。除来路相隔已有两丈的大树之下，所卧穷汉仍是原样熟睡，绝对不像敌人外；余者不论人兽蛇虫，俱无踪迹，平坦空旷，亦无异兆。适才虽被绊窜出去老远，应变颇速，动作甚快，不问那东西是人非人，断无不见形影之理。又仔细查看了一下，终无迹兆可寻；只得戒备着，重又加急前行。

等到走出里许，孙同康越想越觉事有蹊跷：凭自己目力、武功，就是黑夜，前路有什么阻碍，也能看见，何况白天！想来想去，只有树下穷汉相隔最近，或者是他所弄狡脔。但是自己初次出道，此人素昧平生，并无仇怨；

要是敌党，又决无只绊这一下就此拉倒之理。再者，当时应变甚速，足才立定，便即回身查看；明见此人酣卧树下，原样未动。真要是此人暗算，这一绊一踢有好几百斤力量，连自己脚尖和腿腕等处都被撞得生疼；寻常脚腿固禁不起，非断必伤；就算对方一个会家，初次相遇不曾交手，即使看出自己是个能手，也想不到会练过金家“飞鹰十七式铁手脚”的独门秘传功夫。怎会撞上之后，若无其事？边想边走，实想不出是何原因。

一会，又觉那人所着衣履，和身材的矮小干枯；想起颖水借渡时，所遇用柳条钓鱼，末后踏波而渡的矮老头，颇与相似；只可惜头脸被衣服蒙住，不曾看出。不禁心中一动，疑是先遇异人，故意相戏。所经恰是一条岭脊，再往前行不远，便入山峡。细寻路望去，适才所经山麓，林木无多，天气清明，一眼望出老远。细一查看，只剩那树矗立当地，树下所卧穷汉已无踪影。

只与前路并行的斜侧面林莽之间，似有三数人影出没隐现。因那一带，山势萦回，地形低洼，林莽茂密，风露未晞，阳光刚照上不久；到处烟霏霏微，雾影浮辉，仿佛有帽影衣角显露其间，也只闪了两闪便不再见。当时他心目中，专注在颖水岸侧所遇矮老头，与树下蒙面而卧的矮瘦穷汉，是一是二？仅仅觉得那出没烟雾中的三数人影，行动迅速，有异常人，并未往下细想；略为观望，依旧加急前行。不多一会，便走下峡谷中去。

这时旭日照空，山光明丽；相隔去嵩山少林寺只有五里途程的五乳峰，已不甚远。

休说去往良友所说之地，便赶到五乳峰和少林寺两处，也不妨事。一路仇人并未追蹶，可知是自己多虑，上了歧途。眼看不久到达地头，心情大为松快，觉着饥渴起来。猛想起昨日见那酒楼包子好，本已定做了几十个，钱也付清；说好今早往取，准备作入山时路上充饥之用。不料一时仗义拔刀，陷身恶人网内；幸得好友相助，半夜里盗马飞逃。

彼时情势万分紧急，除随身小包裹，是好友由店中取来外，那还有心绪再管吃的？谁知山路荒僻，过岭以后，连登高远望都看不到一点人烟；此时饥渴交加，纵有银钱，也无买处，只好先寻一点水喝。

正打算寻觅山涧取水，忽见一群山鸡，由左侧林莽中突然飞起，往右侧山坡后急窜下去；好似原伏之处，突然受到外来侵扰情景。孙同康孤身行路，又听人说，这条路上，不特强盗出没，便是虎狼蛇兽也时有发现；忙朝那群山难飞起之处，回头侧顾。

原来那一片地势较低，野草杂生，甚是繁茂；高林灌木，绵延不断。乍看上去，并无异状，细一注视，果有一簇林草由远而近，往自己这一面不时闪动过来；其势特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，在草林里行进。先当是猛兽蛇蟒之类，还未十分在意。正边走边回顾间，那东西忽然走过一片疏林，现出身形，乃是七个壮汉；全都是手持兵刃，一身劲装，神情匆遽，脚底甚快。他再定睛一见，在渡口所遇五大汉，俱在其内；并还添上了两个，看去身手矫捷，尚在五大汉之上。料他们多半是为追赶自己而来，打量着不但众寡难敌，而且又当长路奔驰、力乏饥渴之际，不由心怯。忙往路侧大树后一闪，一面审度形势，暗打主意。

第一章（二）

总算还好，所在恰是峡谷中间的一条附壁冈脊，路宽丈许；靠外一面，尽是一株接一株的槐柳之类，又长着不少野麻，高可过人。他身材矮小，由下望上，不易发现；即使他居高临下，如非走向崖畔，观看不出，料着还不妨事。筹思之下，觉得前进必与敌党斜路相逢，不如往后退走；等寻到泉水，解渴之后，再作计较。

时正口渴心烦，孙同康以为易进为退，已与敌党背道而驰，当可无碍。因来路并未发现溪涧，虽然要等些时才能上道，但后退多了，总是冤枉，便只退行了里许远近。正侍觅路往侧面寻去，忽由一株古树后面发现一处断崖缺口，一面斜对着一片盆地，便是刚才七敌党的来路。

缺口左侧，乱石草树之中有一岩凹，彷彿幽深，也未进去；缺口右侧有一山夹缝，绕将过去。见有一小径可通峡后，也是一片山凹，只没先见盆地宽大；前面并有一横岭挡住，好似无路可通。当时他急于求水，径往那条小径走了下去。先当低洼之处易寻水泉，到后查看，那山凹仅右巨亩方圆一片盆地，四外山环岭抱，俱都高不可攀。下面却是怪石罗列，野花盛开，细草蒙茸，幽芳袭鼻，景物颇有几分清趣；不似先见盆地，草莽丛杂，令人望而却步。只是水仍不见一滴，并且除来路小径外，山均壁立陡削，更无出路。

他心中老大失望，口渴愈发难耐，勉强寻到对面岭脚，发现一条小溪，已然干涸。

知道这类小溪，多随山洪涨涸，既有此溪，水源必不在远。细拨溪草寻视，果然发现两处湿泥，不禁生了希望，便沿小溪寻去。

寻到尽头处一看，竟是来路左侧一片危崖之下，果然下有水潭；只是早已干涸成了污泥，因被大片怪石挡住，先未发现。仰视危崖缺口处，居然还有水泉零星下滴，足可用以解渴。孙同康先颇高兴，精神为之一振；再一查看，竟是可望而不可及。

原来那危崖，壁立二三十丈，绿油油满布苔藓，无法攀升。下面泥潭大有一亩多，率性干透，也可立在潭底，仰承泉滴；偏是一潭极深的稀泥，无法令人立足。他想了又想，终是望梅止渴，无法到口。立望了一会，实在渴得难受，才想出一个夯法子：身立潭左，端详好了对岸落脚之处，仰觑残泉下滴，似飞鸟衔食般，仰面张口纵将过去；稍停再用同样方法，纵将回来。

那泉源已将干涸，只剩一些残泉细流，稀落落时断时续往下滴去；再加山风吹动，落势不稳，并非降在一定地方。潭面又宽，孙同康既要顾到上面，又要防到下面，仗着武功有根底，虽未失足；无如泉滴既少，又有风吹，有时迎扑一个正着，还能得到一点残滴沾润；一个不巧，不是扑空，白费许多气力心思，便是打向头面衣服之上。几个来回纵过以后，仗着泉滴甘凉，渴虽少解；连夜跋涉之余，本就腹饥，再一剧烈劳动，肚子益发饿得难受起来。

当时他一赌气，暗骂自己真駸！先遇五人素昧平生，无仇无怨，焉知不是行路的？就算是敌人党羽，凭自己的武功脚程，也并非不能应付。怎从昨晚一来，便成了惊弓之鸟，怕起事来？先如上路，此时也快到了。平白耽延时刻留在这里，受这活罪不说；此时饥疲交加，真要遇上对头，反倒难办。那七个匪人已早走远，还不上路，留在此地作什？正打算缓一缓气，起身上路；忽听崖壁里面有人说话。心中奇怪，站在潭边侧耳一听。

只听一个极粗暴的声音说道：“这事真怪，方才明明看见那小贼往前正走，大哥看出他脚程不慢，特地抄小路赶了下来，满想到大松口准可截住，怎会不见呢？”

另一个山东口音的说道：“适才赶到黄牛岩时，如若依我登高一望，他无论走向何方，绝跑不出老九那双怪眼；偏你粗心，认准这厮走的是去五乳峰的道路。在他以为由小路走，又抄道，又背人；那知这三条路通没岔道，我们走的这条路，外人不知。再说，必须经过老五那里，外人也不能随便通行。当时懒了一懒，我想必是我们由浅水滩经过时，走向享林里，给他看破行踪，生了疑心。不过照这厮昨晚的口气，非去少林寺不可；退回来路，遇上我们的人固是送死，改路也没个办法，此时不知闪向何处？寨主的脾气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这厮手底虽还来得，昨晚已有人和他接过，并非我们几个人的对手；要被滑脱，如何交代？何况这次又丢了他最爱的那匹好马，谁吃得住？”

前一人接喊道：“大哥话固不差，可是我们先前并不知道昨晚的事；只在过渡时，觉着这厮形迹可疑，为什么好端端快要上船又缩退回去？直到路上接到飞鸽传书，方始得信；立刻会同五哥，往望台看明去路，追将下来，小贼业已走远。焉知不是他脚程太快，此时已然投向少林寺，我们没有追上呢？固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真要寻他不到，只有落脚地头，我们回报寨主，派人去和少林寺要人，料他们也未必敢得罪我们。”

孙同康一听，这伙仇敌，竟连自己先前所要投奔的少林寺都不在心上；饥疲之余，自非其敌。心方惊恐，忽听另一人接口骂了句“不要脸！”话声苍老，好似上了一点年纪的人。紧跟着，便听有三数人，由近往远，急纵前去之声，底下便没有声息。摸不清是怎头路，当时不敢出视。等了一会，再听不到别的声息，好似人已走去；接了一点残泉余沥，口渴稍解，肚子却更饥饿起来。又等了片刻，觉着饥肠雷鸣，实忍不往；只得把随身软兵器解下，暗中戒备，试探着顺来路绕走上去。

见那地方，果是适才来时所发现的崖洞，地势隐僻。洞口迎面丈许，有一片两丈高的怪石，恰将正面遮住；两侧松杉矗列，丛草怒生，不走近前决看不出；只由崖夹缝上落，却极易发现。洞口内有一盘石，旁边列着两块尺多高的石块，可以坐人。遥窥石上，还放着一把酒壶，和一箠盘包子。孙同康心疑有人在内，不敢妄入，仔细倾听，终无动静。再由石旁掩向正面一看，洞并不大，一眼可以望尽。后面洞顶还有缺孔，阳光自上斜射而下，光景并不黑暗。枉担了好些心，全洞空空，那有一个人影！

为防万一，先纵向外面经行之路，往来去两面攀高查看。仅去路方面，有一处是高林危峰阻蔽，只能看出十里左近；右侧洞壁后面洼地，峰岭高险，无路可通而外，俱可望出老远。到处静悄悄的，见不到一点影迹。饥渴之下，难得洞中遗有现成酒食，忙即纵落，赶进洞内，就向石旁坐下；一摸包子，甚是新鲜，底层包子还有余温，似新出笼不久。拿起一个，正要往口里放，忽想起生平耿介，不轻取予，怎到饥渴之时，竟会偷吃人的东西？

他念头一转，手刚放下，兀自闻得酒香，和包子里的葱肉香味，直往鼻孔里袭来，由不得馋吻大动。继一转念，空山无人，相隔城镇又远；适才明听敌人在此聚议，后来不知有何急事走去，顾不得吃，遗忘在此。既是敌人之物，吃他两个何妨！

孙同康出身世家，文武双全，素常光明磊落；虽料是敌人之物，上来

还不肯多吃，仅想分他们两个，略为点饥便罢。那知饥者易食，入口香腴，含量素大，三两个包子如何能够？心想反正敌人遇上必不干休，此时何必拘这小节，先吃饱肚子恢复好了体力再说。于是不再客气，连酒也一齐享受，一路大吃起来。为恐敌人赶回，急于吃饱上路，边吃边往洞外留神倾听。不多一会，便吃了十之八九，饥渴顿止。又歇息了些时，精神体力重又振起。暗忖适听敌人语气，明在穷追自己，怎会带了酒食来，却又不吃，留与自己享受？越想越气。好在仇敌所遗，乐得充饥。

饱餐之后，体力已复，他正打算把余剩的两个吃完上路，猛听有人“梯他”“梯他”，拖着鞋底从来路匆匆走来。惊弓之鸟，知道出去必与来人撞上，意欲看清道路再说。刚往壁角一闪，来人也行抵洞口；且不走进，面向外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老头子半月以来，通没吃顿饱饭，今天偏走好运。先在路上打地铺，遇见一个小驢子，送了点银子与我；随后又往城里，冒名顶替，把人家花钱定做的包子蒙骗到手；又和别人讨了半壶酒，准备在这里打尖，再回山去，寻白矮子的昔年老伴，磨他请客。”

“我向来爱这小窟窿清静，每次骗来酒食，怕白矮子抢嘴，总是躲在这里来吃的时候多。那知今天刚走到这里，便遇见三条野狗在里面乱叫，我怕小驢子冒失走来，被狗咬死；只顾追狗，又怕带在身边麻烦，把包子和酒都存在这里。如今狗是追跑了，可是一条也没有打死。再说，前面还有几条等着呢！那小驢子又不开眼，白矮子再要看他不上，早晚不成狗口里的食吗？这却怎好？”

说着说着，那人忽然一屁股坐向当地，好象是寻思什么的情景。

孙同康闻言，才知那包子和酒，竟是来人所存。听口气，人家也藉以充饥。先当敌人所遗，全给吃光；空山之中，无法买来赔还。生平自爱，不轻取予，怎适才这等不检点，拿起就吃？本主正拦门而坐，拿什么话和别人去说？深悔冒失，又急又窘，也未细详对方语意。待了一会，觉得只顾僵在洞内，也不是事。再一详视来人，是个瘦矮老道。

不禁又想起清晨渡颖水前，所遇用柳条钓鱼，后来踏波而渡的，也是一个矮瘦老头；背影身材以及衣履色质，与此人无不相似。

孙同康暗忖：如是此老，正是求之不得；即便不是清晨所遇异人，丈夫行事，须要光明。酒贪既非仇敌所遗，便应与之明言，告歉赔还才是正理。念头一转，立由老头身侧背过，绕向前面一看。那老头虽然身材矮瘦，衣履也有好些相似，貌相却较清瘦，与清早所遇异人迥乎不同。只得躬身施了一礼，陪笑说道：“老先生贵姓呀？”

老头把一双眯缝着的细长眼睛，朝孙同康上下细一打量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这娃儿家，好不晓事！无故问人的话，你准认得我老头于是谁么？”

孙同康闻言暗笑：我如认得，还问你姓作甚？对方词色虽然不逊，无奈吃人东西理短，仍自陪突道：“先生不要见怪，我因赶路心急，忘带吃的；行至此间，饥渴交加，无心中发现洞中石上放有酒和包子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老头倏地跳起，指脸急口问道：“你，你，你把我要人命的东西吃了么？”

孙同康见老头情急之状，越发不好意思，羞得脸涨通红，忸怩应道：“我实是出于无心，当时曾登高四望，并不见有人迹，只当游山的人遗留在此。又当饥渴难忍之际，心粗疏忽，做出没品行的事。人地生疏，无法买回奉上；只好奉赔几两银子，请老先生多多包涵，恕过这不知之罪吧！”随说，随取了一块银子递过。

老头先是在旁插口道：“你这娃儿净说假话，你如当是游山之人所遗，也未必肯吃它了。”孙同康把话听完，他接口又道：“其实几十个包子所直不多，何况我还是白得来的，原是小事一件。再说我老头子素来爱做好事，肯提拔人，救苦救难；如任你饿着肚皮，有甚力气去逗狗熊玩呢？你这块银子，是赔给我买包子的么？”

孙同康见老头面转喜容，匆促之间也没细辨对方口气，以为给钱便可喜了，口答：“正是，谙老先生不要见怪。”方自暗喜，不致纠缠；老头已把银子接过，拿在手里，掂了掂分两，忽然笑道：“我把你不开眼的小鬼，不论走到那地，总是拿钱当先；仿佛天底下只要有钱就好，没有钱办不到的事。这银子要当包子用，你把他吃下去，也不用偷了。别的不说，只要有这牙口，我就不需要你赔。没告诉你，我此时饿得心慌，再没东西吃，就要犯羊角疯吗？我正饿得难受，你却教我啃银子，分明成心呕人，真气死我啦！”随说，扬手就朝他脸上一掌打来。

孙同康武功颇有根底，平日那快身手，不知怎的这一掌竟未躲过；“拍”的一声，脆生生打了个满脸花。不由也有了气，心想有话好说，为何动手打人？怒火刚往上一撞，继一想：本是自己不对，对方又在饿极之下，情急拚命，自所难怪。一个穷老头子，何值与他计较？只得一面后退，口中说道：“老先生，我不知是你的东西，事出无心，空山之中无从购买，你便打死我，又有什么用？此山我是初来，人地生疏，无计可施；莫如我再添送你一点银子，你自己想法买吃的去。如因饿极无力，行路艰难；如是去嵩山五乳峰的道路更好，便一绕走点路，只能买到吃的，我便送你一程也不妨事。你意下如何？”

老头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倒说得好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；你自己都未必能有本事走到地头，还要背我？再说凭你那两下子，准背我得动吗？我叫你不要一来就动银子，你偏不听，透着你有钱似的。越想我越有气，不教训你，你也老改不了。”随说着话，提手又是二掌。

这次孙同康因老头疯疯癫癫，语渐激烈，早留了神；及见老头越说越有气，赶急闪架时，不知怎的依然没有躲开，仍给打上，反而打得更重了些；半边脸疼得火辣辣，肿起老高。便是泥人也有土性，正欲喝问，话未出口，老头忽然急喊道：“不好！我要犯病。”话还未了，单脚跟立在地上，旋风般滴溜溜运转了两转，倏地手捞前襟往头上一盖，跟着身子往后一仰。孙同康一把抓住，老头人已叭的一声，仰面朝天，跌在地上人事不知，羊叫一般哼将起来。

孙同康先只当老头发羊角疯，因听先前一饿就要犯病之言，觉着老头孤身一人病倒荒山，如若丢下走去，难免不饱虎狼之口。加以这一病倒，证实前言，可见适才打人，委实是因情急拚命；这一来反把怒火消去，只没个解救之法。正在进退两难，打不起主意，一眼瞥见老头嘴里不住的打呼噜，把脸上蒙往的衣服前襟冲了个起伏不停。猛想起来路岭侧树下，所遇蒙面而卧的怪人，正与此人相像。

当时只当是个寻常行路的穷汉，还给他留了一点银子。那知走不多远，恍惚被人用脚绊了一下，几乎跌倒。凭自己的本领，休说平地，便多崎岖难走的路，也无绊跌之理。

后来想起奇怪，曾疑心是树下怪人有意所为；无如走出已远，登高查看，人已无踪。适才匆促之间没有在意，此时想起前情，再一细看，不特身

材衣着如出一人，连那用衣蒙面和仰卧的形态，都与前人一样，只面貌不曾见见过罢了。自己脚程本快，心急赶路，自更迅速；途中回望原路，此人并非赶来。

再听他说，曾往城内蒙取了包子，方始走来。自己黎明渡河，一直加急飞驰，并无停歇，并是避敌耽延，也只半个时辰；此老竟能往返城中。就算他不似自己避人绕越，也要经过两路口、大小郭村、飞云堡、连山桥、小口、岭头等地；来去好几百里，包子铺内多少还耽搁；除非会飞，那有如此快法？如说是假，那包子味道明明与昨日所吃一样，并且还未冷透。莫非此老和颖水所遇，同是异人不成？

再一细看，那病相明明是真，实不见有什么异人之处。又疑人是高人，只生这样病，就此丢下一走，心实不安。反正同路，身子这等瘦小，便背走了，也不吃力；就便还可试他一试，等寻到前面，有人家水泉之处，再作计较。

孙同康想了想，把随身小包软鞭系好，扶起老头背向背上。先觉甚轻，还在暗幸：照此轻法，就寻不到人家，也可背往五乳峰去求救。那知绕向洞外冈脊路上，走出没有几里来路，背上分两渐渐加重。先还当是行路力乏，未背惯人所致；救人救到底，何况事由己起，就多为难，也须背了同行。那知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到一地较空旷的疏林以内，竟是越背越重，通体汗流，连慢走都正艰难。心中奇怪，方想老头莫非有诈？忽听脑后哈哈怪笑，震耳欲聋；不禁大吃一惊，连忙回顾。

原来老头本是呼噜乱响，杂着一片羊叫，忽然怪笑了一声，人却未醒，重又呼噜乱喊起来。他正想放下，试探真假，就便缓一缓气；放时，觉箸老头轻得简直没什么分两，不知背在身上，怎么会那等重法？记得前襟已经代为放下，不知怎的又会盖向头上？孙同康心里不由越发惊奇。

二次又把前襟揭起一看，仍是面如土色，牙关紧闭，双目微瞪如死。试用细草朝他的眼睛和鼻孔里拂探了两下，连眼皮都未眨一下。看来真个已经犯病晕死，好生愁急。

想要重背起来上路，那知老头先前身软如棉，任人摆弄；第二次再背，不特全身僵硬，卧在地上和生了根一般，孙同康那大力气，竟不能移动分毫。方觉有异，忽见老头喉中怪声忽止，喘吁吁低声说道：“该死的小鬼，我正犯病，快不要动我。一动，我活不成，还在其次；那些狗熊也玩不成了，多么可惜。我虽犯病，心里明白，你方才如不动我，到时自会醒转；你这一背，白害我多受好些时罪。再走一段，我就死了。我口说不出，心干著急，压得变成一块石碑，压得你走不动，只好放下。怎么你又要背？想谋害我老头子么？等我醒来不要你的命才怪。”

孙同康心正烦乱，见老头醒转发话，甚是高兴；也不想已经犯病，失去知觉，如何还能用千斤大力法压人？闻言以为老头气忿头上，打算安慰几句。

老头忽又后悔道：“我骂你驼石碑还不要紧，怎把我醒来要你命的话也说出来？意害怕逃走，这里狗熊又多，无人守在旁边，准定跑来把我吃了，这不是自己找死吗？这病又急不得，一着急，再犯比先前更厉害，不死几条命不完，这却怎好？”

孙同康见他说话时双目上翻，喉中呼唤乱响，又是先前犯病神气，忙安慰道：“老先生放心，此事实怪我不好，你不回醒，我决不走如何？我虽不

才，对付几只野兽，还堪自信，决不会使你受伤的。”

老头强挣着冷笑道：“凭你那两下毛手毛脚，要对付几只狗熊么？那还早着呢！”说到末句，紧接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两眼一翻，口中呼叱乱响，人又犯病死去。

孙同康早见这种情形兀自觉得奇怪，当下决心不问老头醒后是否高人，也决不与计较。满拟老头已能发话，只自逆他发急，心气一平，少时不会复原。见状惶急，刚喊了一句：“老先生，千万不可气急。”忽见老头前襟无风自起，重又搭向头上，和先前一般神气，心又一动。猛听身侧不远，有人连声喝道：“小狗在这里了！”声随人到，日光之下，同时瞥见两片寒光带箸两绦人影，由斜刺里树林之中飞纵过来。

孙同康从小好武，至今犹是童身，软、硬功夫均得名家传授；耳目灵敏，应变神速，知有强敌到来。闻声首先纵开一旁，一手忙取下身带软鞭，一手扞了扞暗器，口中大喝：“且慢！”一面注视来敌。见来者两人已自纵落面前，另外还有一人跑来，只一紫面身材较矮的，没有见过；前面大汉正是渡头所遇敌党，分三面站向身前，各用兵刃指着自已。其势汹汹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不禁冷笑一声，喝问道：“我与你们无仇无怨，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，不可乘人于危。我在中途遇到一个刚才认识的老先生，现犯羊角疯，病倒在地；休看你们人多，便凭本领，来定高下存亡。只是这位病人与我并无渊源，实是初遇，连姓名也不晓得；你们却不可伤天害理，乘人于危。还有你们来历，不敢说出便罢；否则，说明再打，也还不迟。”

内中一个一脸横肉、紫面刀疤的怒喝道：“你不是自称姓岳的小狗么？不问你姓名真假，是什么来路，本无仇怨。我家寨主宽宏大量，就你不懂本地规矩，念在你是外乡来的无知小辈，也不值和你计较；你偏多管闲事，有人在旁打招呼，你也不听，反伤了我们的人。”

“寨主见你太过狂妄无知，无异上门欺人，这才出手。被擒之后，寨主见你会点毛手毛脚，是条汉子，好意收你为徒；偏不知好歹，出口不逊，又将旁立弟兄打伤了两个。”

恰巧来了两个朋友，便宜你多活此时。你单人逃走也罢，竟敢胆大包天，把寨主爱马小白龙盗走；行时使出声东击西的诡计，以为可以逃脱。那知到处都有本寨弟兄，开头虽然受骗，一会发觉，一声令下，不消个把时辰，多远也能传到，插翅也难逃走。”

“现在查知你并不姓岳，连往洛阳访友都是假话。本应当时杀死，因寨主料你是个有心寻事的奸细，吩咐擒回，拷问明白再杀，才容你再多活半日。你的真实姓名来历，到时不愁你不说，暂时我也不问。你说我们倚仗人多，还要杀你同行病鬼，真是放屁！”

别人奉令行事，他们怎样对付你，我不管；凭我金氏三熊，擒你这样的小狗，还要人帮么？”

孙同康原因敌人势盛，后面还有来的，恐连病人一起伤害。又想那老头会千斤大力法，就不如自己所料，本领也必不差；多待上一回，如能挨到老头病好回醒，岂不多一个好帮手？一听自称金氏三熊，想起好友斋良，曾说对头手下金氏三熊，和一个使判官笔又精地趟刀，名叫“十八手追魂太岁”姚旺的最是厉害。难得他肯单打独斗，正好再拿话拖上一会，一面乘机把他引开。便不等话完交手，故意冷笑一声，拦道：

“我名孙同康，我师父湖南善化大侠罗新。实是你们那些无知爪牙欺人

太甚，因而生事，本无仇怨。你既肯单打独斗，不伤我这生病朋友，足见高明。你们要我回去，只要打得过我，也非难事。不过我知金氏三熊，最享名的一个名叫神刀七煞，又叫紫飞熊，虽然极恶穷凶，心狠手黑，武功却是不弱，可是你么？”

孙同康经人指教，一见紫面刀瘢自称金氏三熊，便知他是老二，故意如此说法。金氏弟兄中只老二性暴力猛，有人无我，弟兄间各不相下，凶横已极，却喜奉承。这几句话正抓痒处，自觉威名远虐；又知罗家门下不是好惹，如非寨主令严，要是自身的事，早借此收风交朋友了，便答道：“你果然是条汉子。既这样，我们也不难为你，只你必须随我回去；寨主见你是罗家门下，也许交个朋友，不去却是不行。”

孙同康口里问答，暗中留意观察，听得老头怪吼之声更急，杂以痰喘，病势反倒加重得多，其势不能再延若下去，无奈何只得笑答道：“恐怕没那些容易罢？我那边空旷处领教如何？”身随人起，一纵三四丈高远，往侧面空地上斜飞出去。身还未落，似听耳侧有人说道：“早该这样，逗几条狗熊，也费这多口舌！”心中一动，人已落地。

旁立两盗党，见二人只管问答，早已不耐；无奈二熊性暴刚愎非常，凡事专断，不许过问，正在忍气静听。忽见敌人骤起，疑心乘机欲逃，暴喝连声，一同赶纵过去。刚把兵刀一扬，二熊也自纵到，大喝：“由我一人交手，素来说话，永无更改，如打不过，你们再上，省他说我以多为胜。否则，休怪我嘴直伤人，误了时限，都有我呢！”

两盗党一名天狗星王德，一名双刀小花荣吴开泰；未及答话，忽听身后有人发话道：“不要脸的狗贼，打不过，便改车轮战，还说不以多为胜呢！”

两盗闻言，以为对方还有帮手在侧，忙即循声回顾。日色渐斜，疏林晴日，天气甚好。只先见患羊角疯的病人仍卧地上，痰喘不已，此外空无一人。大家都听得当真，知道此人必定是个劲敌。金杰话已说出，不便为此破脸，料定孙同康未必是他对手；金杰真要不胜，后面助手也必赶到。然后合力上前，将人擒回，还可以堵上金杰的口，减他气焰，少出平日恶气也好。便向左近搜索过去，一面打呼哨，招呼同党前来会合。

孙同康和金杰也动起手来。那金杰手使一柄宽刃厚背的钢刀，甚是勇猛。孙同康看出他力猛刀沉，自己所用九节十三环软鞭，虽得高明传授，用百炼精钢精心特制，把手内设有机关，一旦使用起来，端的可刚可柔。鞭梢上更附有两寸多粗、四寸多长、前锋尖锐，专破外家气功的枣核形钢球，解数精奇，变化无方；平日未遇敌手，也颇以自负。

无如晓夜奔驰，不曾停歇，恐斗久了不免力乏；敌党又众，昨日固然此鞭未带身旁，又吃了人多的亏，毕竟内中有几个都是不常见的能手。金氏三熊成名人物，必有几手杀着与过人之处。即使打败，身后还有不少党羽；上来占胜，定破围攻，反易吃亏。必须沉稳了气，等到老头醒来；就不同仇敌气，也可相机行事，或能耗出一点生路。不过对方人极骄狂凶横，也须给他看点颜色，挫上一点锐气。念头一转，故意卖个破绽，一个飞燕穿云，往斜刺里纵去。这一纵跃，差不多有两三丈高远。

金杰久经大敌，成名多年；两三照面一过，早看出对方并非弱者。明知暂时难胜，只为素性刚暴，喜单打独斗。话已说出口，无法改悔，心正急怒；忽见一刀砍去，敌人挥鞭一挡，好似气力不济，手臂已被震酸，手忙脚乱，慌不迭往侧纵避神气，不由高起兴来。暗忖：

“敌人虽然轻功甚好，纵跃轻灵，怎奈我金家独门「连珠盖花三十六手快刀」，只一使上，便一刀紧似一刀，泼风也似，手法神速狠辣。本给你逼住，所用软鞭又长，急切间还不易全数施展；这一卖弄轻功，岂非给我机会？不问你这一退纵是真是假，有无诡计，都是自投罗网。如非头子定要活口，休想活命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双方动作皆速，身随念动，早追踪赶将过去。

武家对敌，应变瞬息，动作如电，紧凑非常；最忌门户大开，授人以隙。这等纵法，休看居高临下，一则纵得太高，上落耽延；二则身子悬空，无从着力，难于变化；敌人却在实地上面，或施暗器，或是觑准要害，伺隙而动，实有好些吃人亏处。不是情急脱身，冒险纵逃，轻易不用。金杰满拟敌人弄巧成拙，纵不举手成擒，但独门刀法一经使用，定杀得对方手忙脚乱，无法应付，终于受伤倒地。

那知孙同康存心使他上当，故作情急防身，又似吃那一刀将鞭荡开，无法收势情景。

就着那一鞭之势，暗中运足力气，随手将鞭舞起。刚刚凌空下落，还未到地，金杰已自赶到；为想生擒，易砍为拍，一扁刀背“枯树盘根”，照准孙同康双腿打去。因料对方未必易与，假使一刀拍空，就势变格，把三十六手「连珠盖花地趟快刀」施展开来。

百忙中，看出对方落时身形摇晃，好似少林派中「风刮花落」的身法解数。金杰心方一动，疑其有计，手中刀已发出；准备应变换格，已自无及。就在这出手微瞬之间，猛瞥见一条黑影，急逾电掣，由上而下横扫过来；不等招架，鞭梢上枣核形钢球已打向刀上。

孙同康这条软鞭，专门以轻御重；尤其前面钢球，对方兵刃如被打中，十九脱手磕飞。还算金杰本领高强，见来势万分紧急，知道不妙，本来是想横刀去挡，一面倒纵退避，总算便宜，身未受伤。可是这由上甩下，一鞭之力不下千斤。金杰力猛也吃不住，又不合紧了一紧手劲；只听当的一声，虎口震裂，半臂全部酸麻，手中的刀也几乎被人震飞。

总算刀犹在手，同党他去，不曾当众丢人。金杰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慌不迭倒纵出去。

百忙中立定一看，右手鲜血直流，疼痛非常。见敌人在丈许远近的大树下立定，戟指答道：“原来金氏三熊不过如此。如非念你得名不易，我又不喜与人结怨，你早没命了。”

我不逼你，只管歇息，等手痛稍止，再行领教如何？”

金杰见他立处不是下落之地，才知敌人不特鞭法奇妙，本领高强，并还得有少林真传。明见摇晃身形，由空下落，实则中藏无数变化。幸而未想杀他，只朝腿脚打去；如施杀着上砍，更要上当。正自心惊，闻言不禁愧忿交集，怒火上攻，向孙同康大喝道：“小狗休狂，老子与你拚了。”说罢，强忍手痛纵起身来，照顶一刀砍去。

如二人论本领，原是不相上下；孙同康长路力乏，势孤情虚，比较吃亏--总算连气不差，这个巧招居然使上。金杰稍为轻敌，致将右手虎口震裂；虽然明知难以取胜，羞忿情急之下，仍想施展毒手，准备一刀砍下；就着敌人架隔之势，一面施展独门刀法，一面发出特制七步追魂连珠飞弩，将敌人打倒，碎尸万段--任凭寨主怪罪，先报一鞭之仇再说。

第一章（三）

孙同康上来占了便宜，本心不想伤他，早看出对方情急拚命的心意，竟不肯上套；知这一刀虚实兼用，只把双目注定来势，先不躲闪，眼看离头部不过数寸，倏地单臂连足全力，将手中鞭柄倒转，由横里往敌人刀背打去。当的一声，恰巧碰个正着。同时借劲使劲，身形一晃，人便由反手方纵出，到了敌人身后。两下一个直劲，一个横劲。

金杰发刀时，见敌人横鞭而立，以为是欺他痛手，想用软鞭硬架，正自暗骂：“无知小狗，我这独劈华岳的刀法，曾下多年苦功，谁也不敢硬架。这一刀就不把你劈成两半，这条打狗鞭休想拿在手里，手臂也非震伤不可。”于是不再打变招的主意，痛手一紧，反倒加了力量。万没料敌人身法灵巧，竟敢使用这等险招。

此时双方势子奇快，不容思索，手已震裂。金杰负痛急砍，用力越猛，反应越大，又是一个冷不防的横劲；刀虽仍未震脱，立被往左荡开，后身整个交与敌人；一只右手更是伤上加伤，痛极麻木，不能再有施为。更须防到敌人施展辣手，慌不迭就势刀交左手，朝左侧面反身倒地，「狮子翻身」连打两滚，避逃出去。就地回看，孙同康并未追杀，戟指笑道：“你也和姚旺一样，会地趟刀么？你本领并不差，只吃心粗气暴的亏，以致我一着下好，步步占先。我要杀你，两次都没命了，惶急则甚？”

金杰本就急怒攻心，又一眼瞥见天狗星王德、双刀小花荣吴开泰，站在相隔不远一株树下，故意作出脸忍怒容，手握兵刀，跃跃欲试，目光却注定自己；意似等等一开口认输，立时一拥齐上，报仇杀敌情志。知道二人本领较低，平日不和；又恨适才把话说满，表面同仇敌忾，实在幸灾乐祸，心越愧忿。把牙一挫，也不答话，仍想拚命，改用左手滚杀过去。

忽听老头急喊道：“你这小鬼真个可恶，该杀不杀！如今把我几个送命的对头全耗来了。如在平时，这伙子穷凶极恶的狗强盗，我只一伸手，便和捏臭虫一样全都捏死。

偏犯了羊角疯，只会吐两口痰，身子全不能动；你又打不过人多，被贼羔子宰了也好。

要被擒去，受那贼头非刑，死活都难，不是你害我的么？”

孙同康闻言一怔，方想你既回醒，再挨一会，等复原了再说也好，怎在此时发话？三贼听你骂人，又是对头，如何能容？心念才动，猛瞥见王、吴二贼闻声已自赶去。老头仍是前襟盖头，一动未动，卧在原处。心中一急，不顾迎敌金杰，仗着身法轻灵，口喝：“狗贼无耻，敢伤病人！”声随人起，飞纵过去。相隔较远，眼看一贼手中刀已先朝老头砍下；方想万难免死，忽见老头前襟往起一扬，那贼倏地仰面翻身，倒跌出去。

旁一贼正是吴开泰，刚举铁棍，还未下落，孙同康人到鞭到，一鞭打去，将棍兜住。

用力一抖，吴开泰吃不住这猛劲，连棍带人刚往侧一歪。老头又急喊道：“我非把这口痰吐出，没法起来，不然着急又要犯病。对头来了这多，如何是好？”

孙同康见老头身形未动，强敌便自跌翻，早已心动留神，闻言不觉又微一怔神，吴开泰已乘机纵退出去。一面金杰已左手持刀赶来，方喝：“吴老弟暂退一旁，等我真个不行再说。”猛又听飕飕连声，由林内和右侧土坡下，接连纵上七人。孙同康见内有三人，也是渡口所遇盗党，又添了若许能手，方自心惊，待要迎御。

为首一人持一支上插羽毛的小箭，朝金杰晃了晃道：“寨主久候无音，说那厮曾经会过，如何有这多人，还擒不到？连发两次鸽令，并令我请了临时羽令，主持会局。这不是平日争斗比并，寨主法严，何必意气用事？”说罢，转向孙同康道：“朋友知趣些，你多大本领，也寡不敌众，当真还要我们动手么？我家寨主已用飞鸽传书，又下转牌羽令，限在黄昏前把你请回，插翅也难飞上天去。如能好好和我们走，不误黄昏期限，到时我们必有一分人心。”

话未说完，忽听地下老头又插口骂道：“不要脸的狗贼，他是我好朋友的徒弟，凭你也配请得动他？再说现离黄昏还有好一会，你们准能活到那时候么？”

群贼原因盗首法严今急，连倒地受伤的同党均未及照看，上来先向孙同康发话，本未留意到那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、又是倒卧在地的老头；一听发话伤人，立时一阵大乱，斋声暴喝，待要动手。毕竟为首两人多历场面，沉稳得多，一面止住众人，正待上前查看。

忽有三盗同声喝道：“这不是前半天一路和我们捣乱那老贼么？怎在这里，与小狗一齐倒地装死？老鬼可恶已极，二寨主千万不可放过，以免留下大害。”

那为首一人是个中等身材，一双鸡眼隐射凶光；背插双拐一刀，腰悬镖弩之类的暗器；貌相阴鹜，甚是老练。这时已看出老头身前，倒着一个同党；行家眼里一看情势，便猜是吃了老头的亏；匆匆赶去一摸，人已闭气身死。急切间，并还不知解救之法；断定此人绝少生望，同时又见金杰朝老头一努嘴，闻言情知事有蹊跷。枉自在江湖上纵横多年，眼前另放着一个大强敌，竟未看出。见众人还在怒声喝骂，有两个已举刀待砍。

余人把孙同康围住，似防逃跑，便连忙纵身，到了老头面前，口喝：“且慢！”手扬处，那持刀正待下砍的两同党，立被挡退；因势太猛，出于意外，又震出去好几步，才行站稳。

另一方面，孙同康瞥见盗党行凶，虽早看出老头是个异人，到底不知所犯的病真假。

适才打伤一人，身仍卧地未起；以此身不能动，只凭气功御敌，骤出不意，自可成功；第二次便被敌人看破，不由正面下手，人不能动，不死必伤。不由也着了急，一扬手中鞭，大喝一声，赶纵过去。见为首的一个已将同党喝住，便自停手注视，静以观变。众盗党见他持鞭纵起，也纷纷赶上前去。

为首两人互看了一眼，向大众使个眼色，说道：“好朋友能否赏脸，虽还难说，但我料他决不会走。你们这样，倒显我们小气了。大家暂且一旁歇息，待我二人向这位朋友请教几句。”

众盗才知老头必是高人，有心做作；惟恐倚仗人多，冒失上前，转易吃人的亏。想单独上前，给他叫破，盘诘来历，看能将同党救醒不能，再作相机应付。表面大方，令众散开，实令暗中戒备；以防说翻动手时节，能胜

固好，如不能胜，便各取暗器四外夹攻，多厉害的强敌，也便难于凑手。闻言各俱会意，忍气退下。

金杰还想将倒地同党捧向一旁，试行解救，被那背插双拐的一个拦住说道：“金二弟，你今日行事怎也糊涂起来，这能动么？”金杰红了脸退下。

为首二人便走向前去，对着老头说道：“老朋友尊姓大名？因何至此，与小弟兄们为难？请起一谈如何？”

老头本已醒转，眯缝着一双细长小眼，躺在地上。二人连说两遍，全未理睬。内中一个身材高大的紫面汉子，两边浓眉往上一斜，面带怒容，朝老头刚要答话；孙同康暗中留意，在侧旁觑，瞥见那人右手中指上，戴着三个五角星形铁环，业已旋向中指指尖上。

知这两人看出老头身有绝技，又疑犯病是诈，意欲先礼后兵；及见对方不理，越知难惹，打算相机下手暗算。方想喝破，使老头留心戒备，话未出口，老头倏地把小眼一翻，已先向大汉发话道：

“你们这一群，不是狗熊，便是长虫一类的东西，也配问我老人家的姓名来历么？本来不值我亲自收拾你们，只因我老朋友有一个还未入门的记名徒弟，因昨晚打抱不平，又寡不敌众，给你们贼头捉去；后来有人助他盗马逃走，被我遇见，帮了他一点小忙。

走到此地，原想带他去拜门的，谁知人到急时只顾救急，便做了没品行的事。”

“当我逗狗玩时，他见我放的酒和包子，误以为是追他的狗贼所留，竟自吃掉。我知他那未来师父，人最古板方正，最恨人品不端；我想不带他去投师吧，话早说了...带去投师吧，又怕他日后学了本事，背人为恶，丢我的人。一着急，犯了老病。总算他品性不佳，但心眼还好，将我背到此地。”

“我算计贼羔子要来，并且此人心已试出多半，不愿再罚他受活罪，停了下来。就便看看他会什么毛手毛脚，敢于一个人和一群畜生贼羔子相打。加上我口痰堵住咽喉，暂时还无人承受，我不吐这口痰，也起不来；只得躺在这里，一半看热闹，一半等机会吐痰。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小贼羔子拿刀砍我，偏又软弱得和纸扎一样，我痰还没顾得吐出，才一张口，他便跌倒，爬不起来。我看你长得这么长大恶相，身大力不亏，想必承当得了，待我把这一口痰奉送与你吧？”

这为首两人，紫面大汉，名叫“飞天蜈蚣”秦标；那背插双拐一刀的，名叫“赛李拐”罗明，都是本领高强、行事阴毒、久经大敌的有名巨盗。秦标虽然性情较暴，毕竟见多识广，一见对方神色从容，始终躺在地上，一动未动，知非易与；今日一个不巧，不特人擒不回，还要丢人折将。虽想冷不防伺隙暗算，并未轻举妄动。闻言反而住口静听，中间两次想要发作，俱被罗明暗中禁止；知道对方深浅难测，旁边还有一同党被其制倒，好些顾忌，只得强捺怒火，静听下去。

后来秦标越听越不象话，暗骂：“该死老狗，你虽像个会家，急切间摸不准你来历深浅；又因有一弟兄，不知被你用法点倒，我们没鼠忌器，想拿话僵你，把人解救回生；或是探明点穴路数，自行解救还原，再行动手。谁还怕你不成？就算你本领高强，休说还有罗二哥在场，软硬功夫全都到家，双拐一刀更是神出鬼没；便我秦标，这一身功夫，和这专破内家劲气铁星环，由南到北纵横了多少年，也未遇到过敌手，难道见不得你？”

他正越想越有气，忽见金杰暗打手式，知道伤人已然无救，不禁怒火

中烧，再按捺不下；恰在老头说话将完之时发难，大喝道：“老鬼忒也手黑可恶！与他素无仇怨，却用暗算，伤我们的弟兄。此仇不报，回去也无法交代。既不肯起，待我送他归西罢了！”

秦标虽是凶暴，毕竟见过许多高人能手，有了经历，口里发话，一双凶睛始终照定老头，防其暴起，施展杀手；一面伸手去拔兵刃，一面暗将手力运足，准备发那专破内功的五星连珠铁锁。老头却始终眯缝着一双小眼，望着秦、罗二人，面带不屑之容。因此等秦标手中的刀已找出，向那老头分心刺下，那老头仍还未有动作。

孙同康见那刺法和那立处，便知内行，不是易与。老头内功劲气已被识破，一个不巧，便要吃亏。这一刀看去未使什么力，实则敌人想试深浅，虚实相生，与前贼恃刀猛砍不同；并且另一手上的铁环也在蓄势待发，必更厉害。心中一急，扬鞭一扫。

就在这双方动手时机一瞬之间，猛瞥见老头口张处，一团酒杯大小的白影，电也似疾喷将出来。当时只闪得一闪，谁也不曾看清。只听叭呛连响，大小十余点寒光、星飞四射中，又是当的一声巨响过处；秦标手中一柄吹毛过刃、明光耀影的钢刀，前半截已成粉碎，人也仰面翻身栽倒。孙同康鞭梢过处，敌人刀已粉裂，只带起一片残铁，甩向天空；映着日光，陨星一般斜泻下去。群贼立时又是一阵大乱，抢向前去一看，秦标胸前一洞血水激射，人已万无生机。这一来，全部激怒，纷纷怒骂，一齐杀来。

罗明最是狡计凶毒，先觉老头不可理喻；头子和自己都有多年威望，照此说法，决无善了。因看不出对方深浅，早知秦标定被激怒，口中仍在不住拦劝，实则暗中准备，也是打着乘隙下手的主意。及见老头人未起身，只张口喷出一小团白影，便将秦标打死，刀裂粉碎。这等惊人本领从来未见，不禁大惊！身为一行表率，势已至此，说不上不算来。见众盗党同仇敌忾，刀枪并举，纷纷上前；明知非吃大亏不可，但又无法禁止，并还不能袖手，坐观成败。心中叫苦不迭，无计可施；只得把双拐取下，打了打腰间暗器，暗中加紧戒备，意欲相机而动，稍看出敌人一点破绽，立施杀手；只把老鬼除去，剩下孙同康这个嫩娃，还怕擒他不了？

起初以为同来盗党俱是亡命之徒，内有几个秦标结盟兄弟；秦标一死，犯了众怒，群起拚命，又均不是弱者，人多势众。老鬼如是传说中的剑侠一流人物，自是白送；否则这许多能手，再加上自己，其势也非可轻侮。对方既已决心破脸，必起迎敌无疑。

那知老头仍卧原地，毫未移动，只口中急喊道：“贼羔子急了，我此时病未全好，不能起来，孙同康你这小鬼还不过来，骑在我身上，和贼羔子打；既保了我，又保了你。

如不听话，我运了半天气，好不容易运出一口痰，打死了一个小贼头；再叫我运气，得多少时候？这许多狗贼，内中一个最厉害的滑贼，还在旁边等我的空子，想下毒手。我要让贼羔子杀死，你更活不成了。”

孙同康自从群贼一乱，早挥鞭枪向前去迎敌，将手中长鞭使了个风雨不透。老头躺处，地势又好，身后两三尺便是一片高约丈许的石笋断桩，群贼急切间攻不过来。孙同康也以为老头连伤二贼，真相已露，必要起立，开言好生惊疑；暗忖此老行事难测，所说如假，怎从倒地起，并未见他动过？当此群贼夹攻紧要关头，何以还不起立应战；所说如真，自己心里的话如何告人？岂非使敌壮胆，授人以隙？正自奇怪，忽听老头怒骂道：“没出息的

小鬼，叫你过来，将两脚跨在我的身上再打，偏不肯听，要我死么？再不听话，我不给你找师傅了。”

孙同康见他发怒，只得口中应话，稍退两步；姑且依言，将双足分立老头的身侧。

那一双瘦小枯干的腿脚，便由孙同康胯下穿出，显露再前。孙同康觉出这么一来不特多出好些破绽阻碍，自己也不能随意移动，诸多吃力。但料老头必有用意，仗着武功高强，长于以静制动、以少敌多，连全力迎御，暂时还能应付。可是这等打法，时候久了，必吃大亏，即或本人还能勉强支持，稍一照顾不到，所保的人也非伤不可。

罗明本测不透老头真假虚实，惟恐所说是诈，又有别的杀手；骤起发难，休说受伤，一个抵敌不住，半生英名败于一旦，因此不敢冒失。见此情形，正好藉以观望风头，便和众人打了手式，一使眼色。

群贼本是激于一时血气，有一发难，为示义气，谁也不肯落后，一半仍仗罗明在场之故。及见他始终迟疑不上，已然想起两同党死得奇怪；罗明那么更事最多、本领最高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，除两个冒失鬼外，全都把盛气馁了一些。

紧跟着再见罗明连使眼色，带打手式，渐渐明白过来；知他心意，是因敌人势孤力弱，奉命生擒，不能弄死。只老头扎手，想叫众人先不急于求功；一面用车轮战法，耗到对方力竭神疲，看老头是否受逼发动，便知所说真假。如真卧地不能起立，气功多好，也只迎面伤人，不能行动；如虎落阱中，怎么也有杀他之法。一面再由三两个手法最准的，分三面各用暗器去打老头身上要穴，看其有无异样。真要遇上飞仙剑侠一流异人，便即退逃，日后再打报仇主意，免得白送性命，于事无补，于是多半会意。

群贼刚往四外一分，老头急喊道：“这事要糟，小鬼你不要只顾头不顾尾巴呀！没见这伙小贼羔子，受了滑贼指点，想拿那些破铜烂铁暗害我老头子么？我生得矮小，只把你那打狗鞭舞长一点，就不怕了。”

孙同康跨在老头身上，立于当地，脚不能动，全仗手中长鞭护人谨己。偏生老头全身卧在胯下，前后多出半截身子；稍一疏忽，不必敌人兵刃，自己的鞭便要扫向老头身上。本来应付吃力，累得身上冒汗；群贼往外一散，当头只剩金杰和吴开泰。一个右手有伤，一个本领不济；方觉来势稍松，不料竟是诡计。自己或者无妨，敌人如专打下三路，向老头四外夹攻，如何应付？

正惶急间，他猛一转念：老头那高本领，竟会犯病倒卧，还把短处明说出来；真要这样，适才背他时，怎又会施“千斤大力法”来压人？越想越觉有诈。无如生性诚厚，只管看出老头故意做作，总恐万一是真犯病，空自发急受累，依然尽力抵御，不敢稍懈。

正想不出用何方法，使其自显身手，老头又急叫道：“小鬼，你敢疑心我，想不管么？只敢离开一步，不要你小命才怪！叫你把打狗鞭舞得长些，贼羔子那些碎钉烂铁片打不了人；偏不听话，真想挨上两下么？”说时，旁立三贼已看准下手之处，将惯用的珠连镖弩发将出来。

孙同康鞭法得有真传，仗着耳目灵警，手法神速，一路盘花盖顶，架隔遮拦，把一条长鞭上下翻飞，舞成一片光影。看去虽觉功力精纯，无如身立当地，不能纵跃闪避；老头又卧在两腿之下，碍脚碍手；大敌当前，身侧两旁又来了暗算，人不上前，只用镖弩望空乱打。虽照老头的話，施展师门

“狂风扫雪”的解数，将手中长鞭盘身飞舞，心里却叫不迭的苦。正打算这等情势时候久了，老头如再不为群贼暗器所伤，可知装病无疑；万一受着伤害，率性纵身出去冯着自己能耐，和群贼拚命。把原定良友所劝“暂不把仇结深，能避则避”的念头打消，杀得一个是一个；到底报了点仇，出了一口鸟气，比平白累死总要强些。

他心念才动，忽听老头骂道：“小鬼，你又想丢我走么？”忽又嚷道：“贼羔子要想打我，怎么拿破铜烂铁往小鬼长鞭上碰呀？他鞭梢上那个玩意结实，一撞就碎；再不趁我病还未好，将我打死，少时你们那些破铜烂铁全都粉碎，没法害人，我老人家再一病好起来，你们都没命了！”

说时，群贼镖弩飞刀之类，早如雨点雪片一般飞来。孙同康闻得耳际劲风飕飕，越来越急，情知不妙；一面暗运内家劲力，以防打中；一面护着身上两处要穴，也无暇分心回看，只把长鞭飞舞。满拟敌人以静制动，看准下手，又多精于连珠手法，任怎么也穷于应付。

谁知事情真怪，有时照那劲风来处一鞭撩去，固然鞭到镖飞，敌人暗器立被挡退，这还可以说是他们“隔山打牛，闻声御敌”的心法，被自己学了点来，凑巧用上；无如这等极高的内家功夫，连师父也未学全，似此身后的几下夹攻，连珠打法，如何能行？可是有时一鞭望后盘舞过去，明知无甚大用，猛觉鞭梢上好似被人一扯，或是被什么东西荡了一下。就这微一掣动之间，必听叮当之声，立有打箭镖弩之类随声飞起；唤着晴日，寒光闪闪，激射出去老远，分别被鞭磕飞无疑；为数甚多，四下横飞，势甚急骤。

老头仍在卧地笑骂，一件也未打中。便对面抵挡，也无如此准法，何况身后！

最奇是前面还有两个强敌，虽因盗首之命，未下毒手杀招，只想软困生擒，但那来势也甚急猛；稍为疏忽，便给打翻擒去。而每次用鞭御敌时，不论二贼用什么手法，那怕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同时夹攻，也必恰好挡开。其间时机不容一瞬，那等巧法，往往出于意外；仿佛鞭有灵性，成了活物，一到危急，无须主人指挥，便以己力应付情景。

这一面，群贼也发了毛，头一个罗明，先见孙同康武功甚好，偏居败着，无故听了老头几句疯话，竟跨人独立而战；只管示意群贼如何下手，心实疑怪；觉着此人就算为友情切，也不致如此老实。及至打了一阵，觉得老头真病难起，分出人来，各施暗器夹攻；满拟老头任是多好内功，身上穴道总有练不到处。这些暗器，件件厉害，有的见血，不满周时必死，又都连珠手法，百发百中；敌人一个无异废物，一个力难兼顾，怎么也有几分指望；老鬼一除，大功立成。群贼无他心细虑远，更抱必胜之想。

那知暗器发出，明明看准，必要打中，偏巧一鞭舞来，扫个正着。不但没打着人，反给这一扫之败激荡出去，撞向同党所发暗器上去。或是刀箭相碰，或镖弩互击，两下一齐飞撞，斜出去老远，坠于地上。先还当无心巧值，便把手法加急，连珠也似大片发出。

不料任势多急，全无用处，那条长鞭竟似一条具有灵性的活蛇；分明鞭已撩空，不是左右上下倏地折转，便是猛然掉头拐弯，用那鞭梢上的铁珠朝暗器打来。而且每一打中，别人所发刀箭镖弩，也必被自己人的暗器撞飞；暗器发得越多越快，互撞越密越盛。

有时敌人为要应付前面同党，鞭已甩向前去，自己人的暗器还自互相激撞不休；直似同党互斗暗器为戏，偏又无此奇准。

机势本极迅速，晃眼之间，敌人鞭又舞到。长鞭扫处，一齐乱飞，往十几溜寒光，做一窝蜂激射空中，斜飞出去；耀日生辉，散落如雪，好看已极。呆了一呆，敌人鞭早掣回；等重施暗器再打，长鞭又打，仍是原样。只听一片叮叮当当之声，串珠相接，刀光弩影，四处横飞，人却一下也未打中。

这类暗器，每人不过带上两三种，一套连珠刀镖，至多不过十二件；像飞蝗弩之类细巧易带的，至多也只三十支，如何经得起这等打法？这一伙贼党，上来时十分气盛，只顾伤敌，尽量施为。

内中一个名叫“掌上飞蝗”陈俊，只有七只小梭镖、十二枝连珠甩手飞箭；性又急暴，当先动手，不多一会全数发完。一则手中空空，二则所有暗器均是特炼精钢，轻灵小巧，无坚不摧，非常趁手；虽然当地全是自己人，终恐遗失。又以同党暗器无一件不是精工特制，也将用完；想乘空代拾了来，再试夹攻一回，不信就会伤这老鬼不了。念头一转，立往群贼暗器击落之处寻来。先寻到自己的一看，已然全毁，不是锋头撞折，便便是齐腰斩断，不禁大惊。再寻到别人的一看，也是如此，无一件能够再用，这才知道厉害，偏又毛包情急，用黑话急叫起来。

罗明早已看出事情奇怪，意中之事，还不怎样；群贼一听，全发了毛，暗器恰也发完，其势又不能罢休。刚呆了一呆，老头叫道：“小鬼，我快好了！你不必再骑着我，上去和他们打吧，都有我呢。”

孙同康已然大悟，知无差错，心胆一壮，气力自增；手中长鞭，龙蛇也似舞起一道鞭花；纵身一跃，便往右侧空地上斜纵出三丈高远。口中大喝道：“无知狗盗，我本不想杀伤你们，偏要苦缠。现奉师父之命，为民除害，一个也休想逃走！”说时，耳听老人道：“小鬼得了便宜卖乖，现成师父不去找，却想做我徒弟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孙同康原因看出老头是个异人，弄巧还许剑侠一流人物，照那行径分明有心暗助。

自己终年在外寻师访友，这等一世难逢的机会，岂可失之交臂？故藉喝骂群贼，发话试探，闻言心方一动。群贼本没料他突然纵起，又为老头所慑，进退两难、没法落场之际，由不得纷纷喝骂，追扑过去，竟不约而同的把老头抛下。

这期间，只苦了一个罗明，料定今日之事凶多吉少，休看孙同康一人势单，老头必加暗助无疑。无如盗首法令甚严，无论亲疏，不容违背，同党已然死了两个，再不把仇人擒回，就算自己是他久共患难的得力死党，处罚从宽，众目之下也是难堪。想了又想，且不随众上前，先陪着一脸苦笑，趑向老头身侧，躬手说道：

“老前辈，愚兄弟有眼不识泰山，适才多有冒犯，望请恕过不知之罪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敝寨主法令素严，现已过了时限，孙朋友没请回去，反又死了两人；我们全有妻儿老小，实在没法交代。我知前辈是位奇人，对于敝寨主和一般弟兄，决不放在心上；既然本领高强，有意光顾，何妨连孙朋友同往敝寨一叙，率性使全寨弟兄见识见识。我们只要全拜下风，从此全数洗手，决不再往江湖走动，你看如何？”

老头斜睨了一眼，骂道：“你这滑贼，暗算人不成，又想闹鬼激将么？想请我老人家光降，也配？再说我从没受人欺侮过，适才那几个贼羔子，欺我犯病，拿些破铜烂铁朝我乱用。我这人是贱骨头，真能打中我两下，我看

他有点本领，也许还可商量；他偏没准头，只管在我面前乱晃。小鬼鞭再会拐弯，全给打落，一下未中，分明拿我当小孩子逗弄着玩，我这口气就生大啦！自己还要养一会神，懒得起来，难得小鬼听话，才叫他出去，把贼羔子们宰掉拉倒，省我看了恶心，留着现世。”

“我知你那狗心思，以为贼窝子里埋伏了好玩意；今早又来了两个会使障眼法的秃贼，贼羔子又多，只把我们骗去，便可报仇，又有交代。你此时在作梦呢！我日前由青城山回转嵩山少室，闻说贼头近十年来无恶不作，本要除他；为有一事，迟了两天。昨夜白矮子知道了，埋怨我怎不早办；你们多活一天，便多害好些人。说完分手；他比我勤快，此时大约已寻了去，定非给他宰完不可。你和那条狗熊，只不自己寻死，许还能苟活；下余贼羔子，一个也跑不掉。小鬼的鞭，只一拐弯准死，不信你看，那鞭不又拐弯了么？”

这时孙同康和贼人打得正急。罗明目光到处，已有两人打倒在地。内中一个，名叫“双头狮子”尤彬的，恰是生死之交；乱子越大，再不上前，太不象话。事已至此，即便老头真是剑侠一流，也须与之拚个死活；何况寨中今早恰有局人到来！身旁现有信火旗花，正好求救，丢人也说不得了。

第二章（一）

嵩岳斗群凶 剑气纵横寒敌膽
沧江逢绝艳 眉痕缥缈冕仙山

话说罗明大喝道：“小辈休得猖狂，众弟兄暂且退下，待我独自会他。”话还未了，只听老头喊道：“又拐弯了！”长鞭挥处，又有一人倒地。虽知敌人以一敌众，同党又均好手，不应如此；万分急怒之下，把心一横，未暇寻思，匆匆取出求救信号，照准山石地上一掷。立有一道五色烟火，冲霄而起；到了空中，爆散开来，化为一股浓烟，一蓬火星重又向上激射。日光底下，人星尚不显亮，一闪即灭；那烟却是又浓又黑，只管袅荡空中，半晌才被吹散。信号一发，罗明早一摆双拐，飞身纵去。就这瞬息之间，战场上只剩了三人。

原来孙同康虽恃老头壮胆，自身本领也还不弱，无如对方俱是录林中的能手，又因连受伤亡侮弄，个个情急，怒火上攻；拚受违命之罚，想把对头乱刃分尸，已不再打生擒主意。顾忌一去，来势比前要猛得多。孙同康上手才知厉害，也把全身本领施展出来；只管鞭法神妙，仍是众寡不敌，一会便被群贼看出破绽。内中一贼便是尤彬，最是狡猾，上来故示松懈，一有空隙，便下杀手，举棍乱攻。

孙同康知道这种打法，万不能使贼近身，仗着手中长鞭能刚能柔，身法轻灵，运用如意，还能应付。于是窜高纵矮，挡后返前，一路架隔遮拦，舞出全身鞭影，勉强应付一时。方想异人并不起身相助，如何才能取胜？手法略松，瞥见一贼手持铁棍点到。因此早看出此贼守伺在侧，棍法厉害；同时前后左右还有敌人围攻，刚用一个“金龙闹海”，暗藏“飞燕翔空”的解数，挡避过去，又被一棍点到。知他欺负自己用的是软兵器，特意用棍来点，内中必还虚实并用，藏有杀手；不敢怠慢，忙就势一紧手中鞭，“长蛇出洞”，

化为“怪蟒翻身”，意欲略挡来势，就使用鞭梢铁球，将棍击落。

那知尤彬刁狡异常，故意借这一棍去分孙同康的心，自己并不真上，却使同党乘虚而入，伺隙下手。他这里棍头才撒，侧面两贼和身后二熊金镖的刀棍，也同时袭来；吴开泰也自赶到，一横铁棍往下扫来，成了五下夹攻之势。

孙同康先就尝过这种味道，当时形势险极，幸得招架过去，纵向一旁。不料敌人见他纵跃如飞，急切间打他不倒，早已想好地势，比先一次厉害得多。双方动作极快，时机瞬息，不容一发。孙同康一鞭扫空，忽见刀光晃影，脑后身侧一齐风生，知道上当。

仗着武功精纯，机智绝伦，人又矮小精灵；见势不佳，并不回身招架，身形微侧，往下一矮，双足一顿，再往起一拳。同时手中长鞭一紧，颤巍巍抖起半丈方圆鞭花，身也平斜伸长，连人带鞭活似一条抢上木的大海虾，直朝前面尤彬冲去。

这一来，群贼全都打空。内中吴开泰本领稍差，身法却快；一棍没有扫中敌人下三路，双脚一点，首先持棍追踪过去。正赶尤彬见诡计未用上，敌人反朝自己冲来；知道那鞭厉害，如被绞住，手中棍非脱手不可。百忙中往侧一闪，避开来势，再反手一棍打去。

孙同康也早已知道他必有此着，凌空一翻，身早蜷回；“灵猿献果”，回鞭一撩，刚刚挡过，吴开泰和一个名叫张三夸子的，也各持刀棍相继杀到。忙横鞭一挡，本意先将敌人的棍磕开，就势挡刀还攻，这一鞭足用了八九成力；吴开泰由后发棍，想占便宜，没料敌人回身这快，两方势均急骤，鞭沉力猛，怎吃得住？右臂先被震酸，紧跟着鞭梢铁球毒蛇反噬，倒卷上来。

当的一声，手中棍立被抖落，虎口崩裂，鲜血直流，身子也被震退出好几步。随听锵锵连响，刀棍横飞中，叭的一声重响，张二夸子撒手丢刀，翻身栽倒。

原来尤彬随时都想取巧，一棍被人挡开，跟着同党夹攻而来；敌人横鞭招架，又有破绽，自然不肯放松。忙又用棍朝孙同康腰间点去；准备如点不中，立即变招，猛下杀手。偏巧吴开泰的铁棍，给孙同康长鞭一架，再给鞭梢铁球兜住一抖，由上起改为下落。

脱手斜飞下时，两棍正好撞上，势子极猛；劲头一直一横，恰又撞向棍的前头，如何能当？立被荡出老远，几乎脱手。方自一隐身形，孙同康虽将敌人铁棍打落，鞭梢一抖，未免稍为延迟了些；张三夸子又是一个粗勇悍贼，手中厚背宽刀的大板刀，早朝孙同康左肩砍下来。

武家以一敌众，固仗手巧心灵，目锐身轻；最重要还是气定神闲，以动中之静来御群动，把心、身、手、眼连成一体。只管跳跃纵横，矫捷如飞，但是时时刻刻都要守定中心，丝毫不慌不乱。务使精神、目光好笼盖全场，手发出去，严丝合缝，恰到好处；给他各个击破，沾着便倒；对方人多，反更吃亏，才是高手。

古称万人之敌，只是一接即胜，不使近身；对方前锋一挫，后队胆寒，声成所震，自然瓦解罢了。飞仙剑侠又当别论！如其真个以一敌万，休说打，挤也被人挤死；就是不眠不休，挨个砍去，也须砍上十天半月才能砍光，人也累死。所以不怕人多，最忌急躁。对方再有劲敌好手，一着稍松，立被乘隙侵入，步步全错，非遭惨败不可。

孙同康先前颇能守着师门“中”、“静”两字口诀，无如对手太强，仇

恨又深；连径两次围攻奇险之后，所指望的大帮手又未发动，只知这等局面必须速战速决，先打倒两个，使其气馁势衰，才有胜望；否则时候一久，累也累死。又老想纵远一些，占住上首方，将独门“腾蛇七十八式”鞭法，土数施展开来，把敌人一齐逼向鞭影圈外，先不令其近身，乘隙再施着取胜。

那知群贼久经大敌，武艺高强；见他手中鞭，龙蛇也似，有无穷变化，早已留心。

并不似寻常对敌，刀枪并举，一拥齐上；时分时合，聚散无常，非有便宜，决不围攻；甚或跳出圈外，旁观不动，一有破绽，立即泼风也似，前后左右一齐杀来。

每人均有极厉害的杀手，更有两个轻功好的，目光专注；不论纵多高远，老是如影附形，跟踪追到，连口气都无法缓，如何施展？孙同康情急求胜之下，用力过猛，心气便浮了些。敌人铁棍虽被打落，但是长鞭下垂，鞭头也自着地，急切间不由现出绝大破绽。

幸而尤彬一杀手棍，吃吴开泰落棍撞开，另两敌人赶来稍后，未及下手，好些凑巧；否则这一刀虽被挡开，手法一懈，尤彬那一棍先被点中，同时后来二贼也自杀到，乘隙齐下杀手，安有幸理？总算运气，瞥见敌人双棍同飞中，忽有一片寒光，挟着一股劲风砍到，另外二贼也自右方杀来。吴、尤二贼尚在身后，必要乘虚而入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急中生智，并未向右闪躲，忙一紧手中鞭，就着鞭头着地一振之势，反手横撩上去；同时身子一矮，反往左侧敌人右手方窜去。初意左右前后皆敌，群贼中此贼较劣，左方攻势似强实弱，只挡开这一刀，便可稍缓敌势，略占地步，不致手忙脚乱，穷于应付。

明知对方力猛刀沉，此着绝险，若说被他砍中，人成两片；就因鞭是铁线蛇筋所制，决不会断，力气稍弱，一个挡他不开，吃他连鞭硬压下来，也是不死必伤，万无生望。

无奈危机四伏，除了死中求活，更无善策。时机迅速，不容一瞬，心动手发，也无暇熟计，事后心寒，已过去了。

本是势逼处此，那知长鞭起处，只听“答”的一声，刀鞭相撞。方觉力大非常，猛听“拐弯”两字声纔入耳，鞭头一弯，蝎尾也似，飞起半截鞭影，顺敌人刀背反搭上去。一心避敌，能逃毒手已是幸事，敌人力大，并未想到垮他兵刀。此举大出意外，现成便宜，如何不贪！百忙中用力一抖，鞭上铁球已先击中张三夸子头顶，当时一声急吼，脑浆迸裂，仆地跌倒。

这一抖又恰是时候，对方人死手松，用力太猛，一柄寒光凛凛的板刀立即随鞭而起，电也似激射出去。无巧不巧，金标同另一贼金源长，恰巧各持兵刀双双杀来；万没料到变出非常，一眼瞥见刀光耀眼，迎头飞到，想躲已自无及。

金源长首当其冲，不及招架，只急吼得一个“噯”字，便给那刀由左肩胛间斜穿进去，一直透向胸右，砍进了一尺来深。当时鲜血狂喷，仰身翻倒，铮的一声，刀头由右肋骨穿出；给在地一挡，方始止住余势。金标人高，正在左近，洒了满头满身鲜血，不禁大惊，人也往斜刺里纵开。

孙同康无意之中连伤二贼，一贼铁棍又被打落，精神勇气遂又大增。双方都是捷如猿猴，急同雷电，盗党死了两个，越发仇重情急。只一晃眼间，第一个尤彬举棍先自打到，孙同康刚横鞭一架，金标顺手用衣袖略拭血迹，左手持刀怒吼杀来。吴开泰也乘机抢了铁棍，跟踪齐上，声势极为猛恶。尤

彬在群贼中比较年长，地位也高，见几番使巧未成，反伤了两个同党，连急带气，便把全副本领施展出来。

孙同康以为五贼去了二贼，总要好些；那知来势并不稍懈，尤其老贼难斗，一根铁棍招式灵巧，又阴又狠。先前几乎吃了气浮的亏，便把心气放平，沉着应战，也把全力施展出来。知道急切间难于取胜，想把内中手法较软的吴开泰先行去掉。偏生尤、金两个劲敌，手中刀棍狂风暴雨一般；对方又吃了一回亏，处处留心，不易得到他的破绽；打不起主意。

金标报仇求胜心切，见敌人鞭法已经使开，老攻不进；平日心高逞强，想起适才曾和敌人约定单打独斗，结局变成五打一；不特未胜，反被对方连伤弟兄。休说他脱手，只不亲手将此人杀死，以后便做人不来；被他打败更不必说。反正你活我死，非拚命不可。这等打法，几时是了？一旁的老罗又怕极那老病鬼，既不动手，又不过来相助；看神气杀这小贼还许有望，那老病鬼却是难惹。不趁此时全力一拚，再挨下去，老病鬼一起身出手，更是凶多吉少。自恃一身硬功，又兼天生大力，竟把心一横，大喝：“小贼休狂，老子与你拚命了。”声到人到，目光注定鞭梢铁球，不令打中；一面暗运气功，豁出肩背双腿等处挨上一鞭，飞纵上前，扬刀便砍。

那尤彬手快眼明，见他情急拚命，反正拦止不住；既不愿失此下手机会，又恐他上来，便挨一下重的。忙把长棍一斜，观准敌人鞭梢铁球点去，心想敌人鞭一点开，金标刀法甚好，必可成功无疑。

那知恶贯满盈，孙同康没料到对方不怕死伤，以命相拚。恰巧尤、吴二贼左右夹攻，刚刚挡开，事出意外，竟被攻进圈来。暗骂这等打法，岂非找死？忙用长鞭往外一挡，本拟将刀架过，就势将他打倒。百忙中瞥见尤彬铁棍，“惊蛇出洞”，突向鞭头点到；势子又急又猛，暗道不好，收势已自不及。金标的刀也迎面砍来。三下里全是一个猛劲。

孙同康心中一急，率性单臂运力，仍就横鞭飞去。心想此鞭刀砍不断，软硬由心，就算被老贼点中鞭头，仍可用后半截鞭身挡这一刀，不致被他砍中。这一鞭足用了八九成力，金标又知对方劲敌，虽想冲进圈去拚命，终防鞭梢铁球厉害，心有顾忌；一面用刀猛砍，一面仍在准备改式变招。一见敌人横鞭架到，力沉势猛，以前吃过亏，手伤未愈，惟恐铁球反卷上来，又蹈前辙。匆促之间没看出尤彬取巧暗助，忙把刀一撤，避开长鞭。本想拦腰砍去，一眼瞥见鞭头吃尤彬用力一点，向上甩起，敌人门户全开；心中大喜，大喝一声，改上为下，照准敌人胸前搯去。

孙同康不料金标刀法这样好，那猛来势，竟被撤退；鞭头又被铁棍点中，向上荡起；另一面吴开泰的棍又往下三路扫来。三方受敌，如换稍差一点的人，也非败不可。尚幸身手轻灵，得过真传，长于败中取胜。一见刀撤棍到，门户大开，知道不好；更不容下手，双足一点劲，立即纵身飞起两丈多高。因是急中生智，猛然窜起，未往远纵，下落仍在原处。敌人围攻更急，不特没有收鞭，反就那一纵之势，就空中甩起一个大鞭花；惊虹也似朝地面上扫去，人也随同飞落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长鞭到处，第一个遇见吴开泰，觉着先前当众吃亏，想捞回一点面子；难得遇到机会，意欲等鞭扫过。金标也是一样心思，乘隙进击。谁知孙同康练就险招，看去急速，实是虚势。长鞭刚甩成大半圆，自地扫过；瞥见二贼刀棍齐施，迎面杀来，右臂早就奋力相待。身形一闪，右手紧握鞭柄，猛然使劲一抖；长鞭立似毒蛇掉首一般，猛然掣转，恰好压向

二贼刀棍之上。

双方势子都急。金、吴二贼俱知厉害，不顾伤人，双双奋力一架。金标刀背正档向鞭梢一带，力猛刀沉；铮的一声，前半截鞭便被连球反震向上。尤彬立即乘隙进身，拦腰一棍打到。孙同康见金标恰巧挡向鞭梢，将鞭激起；尤彬又刁狡异常，知这一棍，好些变化。正待纵身闪避，耳边又听遥喊“拐弯！”一声急吼，老贼人已倒地。

原来尤彬一生阴毒险诈！因知敌人鞭法神奇，这次虽是直起直落，大现破绽，断定金、吴二贼必要乘隙进攻。打着一发必中的主意，先不动手；等到双方兵刀架隔忙乱，敌人匆迫中，万难还手之际，然后突然发难，向前猛击。满拟一棍成功，谁知人未打成，死星照命。孙同康长鞭横落横起，尤彬早已闪开正面，按说万无打中之理，不知怎的，鞭梢竟会自行折转，朝尤彬左太阳穴打来；容到闻得脑后风生，已自无及。一声急吼，打个正着，翻身栽倒，死于就地。

金、吴二贼抢救不及，只得咬牙切齿杀上前去。那旁罗明也自情急，舍了老头，纵身追来。方在急喊：“待我会他！”吴开泰见同党中三个好手全数死在鞭下，心胆已寒；微一疏神，给孙同康一鞭打中后背，口中狂喷鲜血，死于非命。

罗明见状，越发情急。心想老鬼也许不会出手，伤人大多，下手须急；就老鬼不肯受骗，好歹先把这小狗杀死，回去才可稍为交代。一面喝住金标，把手中双拐一横，指着孙同康，大喝道：

“且慢动手，听我一言：今日我弟兄伤了好几个，休说先前那两位死得离奇，便这里四位弟兄也死得奇怪。你们如会什么邪法，趁早说出；我罗明和这位金二弟，在江湖上也成名多年，情愿甘拜下风。后会有期，再来寻你；如其不然，也请明言，我再用这双拐一刀，各凭真实本领，奉陪几个回合。”

“我向来爽快，不似别人死缠，一向单打独斗，只有一招照顾不到，便自知学艺不精，当时认输一走，日后学好本领，再行请教，以免耽误彼此时光。还有你那位老朋友，脾气古怪，问他什么话都不肯说，一味支吾，却用暗算伤人，未免有失英雄本色。我看你少年英俊，人还爽直，那老头叫什么名字，是那路上朋友，可能明说出来么？”

孙同康早看出罗明乃群贼之首，是个劲敌；听他独自发话，打了半日，乐得借此绶气。听完正要回答，忽听嗡嗡之声十分劲急，遥见日光底下有两点白影，流星过渡一般，由适才群贼来路，一面横空邪射而来。飞得又高又急，晃眼便离头上不远，乃是两只极神骏的鸽子。二贼面上立现惊异之色，同声撮口，一声呼哨。二鸽飞势忒急，本已飞过；闻声倏地折转，银羽盘空，略一回旋，一只仍就往嵩山一面飞去，一只凌空飞堕，落向罗明掌上。

金标似防孙同康会骤然动手，一面抢前，持刀戒备，口中喝道：“你且稍待一会，我罗二哥还有话说。”

随听老头喝道：“狗贼放心！我早说白矮子比我性急，不容你们在眼皮底下逞强为恶。现在贼窝子已经瓦解，贼头和妖僧恶贯满盈，全部数尽。你两个蠢贼，还能勉强活上两年。小鬼不似你们阴刁，决不乘人之危，各自夹了尾巴快滚！如不服气，只管约了人到嵩山少室寻我，或去少林寺问你们认识两个小和尚，打听明了再去也行，心慌作什么？我们也快走了。”

老头出口滑稽，疯疯癫癫，这类话孙同康已然听惯。少年心性，见那鸽子朱目金瞳，健羽如霜，启盼神骏，却是异种；以前原曾养过不少，但都

不及对方所有。只顾注目细看，闻言并未留意。那鸽子口中衔着两寸长、一根带有羽毛的竹签，双脚各绑着一根带簧的小竹笙，飞时发声，便是此物。

罗明取下竹签，略看了看，立刻面容大变。随由怀中取出两丸豆大般的紫丸与鸽子吃下，另外取一根竹签，令鸽子含向口中，将手一扬，鸽便冲霄而起，往回路飞去。然后强敛满面悲愤之容，说道：“孙朋友，我知你本不愿打，但你此时占足上风，不能由我。姓罗的今日虽因有事料理，但我生平从未皱过眉头。适已说过，你如有兴，仍由我和你二人单打独斗，奉陪几招。否则，今日之事也不算了。暂且告辞，后会有期，你看如何？”

说时，金标瞥见那个地上的怪老头，忽然不知去向。初意此人是个神鬼莫测的劲敌；这一病愈起身，自己这面决无幸理。及至留神四面查看，老头已走出两三里路，正在前则飞跑，大有独自溜走神气。不禁又生希冀，使用黑话告知罗明：“老头已走。”

罗明知他心意，仍想为死人报仇，暗骂笨蛋，也不理他。见孙同康正要开口答话，忙抢说道：“我不知你和那老朋友是何渊源？也请见示一二。”孙同康不懂对方独门黑话，背向老头卧处，也不知人已走去，使笑答道：“本是你们恃强欺人，苦苦寻仇。我也有事，谁愿和你们动手，暂时承让，彼此方便。那位老前辈，实是初遇，不知名姓。”

罗明道：“我看孙朋友人甚光明，不过武艺虽好，我未动手，暂且不论；方才众弟兄向你夹攻，你却未必能够应付，居然连伤我们三人，以我观察，必是你那朋友暗助无疑。少年人难得有此奇遇，不可放过。今日之事，使我罗明灰心，也许从此洗手，但我早晚总须寻你领教一次。既然承让，休看你那朋友已去，我们也决不反复，各自请罢。”

孙同康心想等事完，问过老头姓名来历，拜师求教，闻言侧顾老头，已不知去向，大吃一惊！不禁情急道：“罗朋友行事光明，不愧英雄本色，可看见他往那一方去么？”

罗明朝前一指：“好似这面。是否改道，就不知了。”

孙同康既欲寻找异人，又想践好友之约，匆匆举手作别，道声：“多谢，容再相见。”转身就跑。不想就在此时，忽听身后有人大喝道：“往那里去！”

孙同康侧身回顾，见那金标似乎十分忿气，打算追来相拚，却已给罗明拦住，正在暴跳喝骂。心切上路，难得敌党为己阻住追兵，那还有什么心肠回身对敌，脚程又快，便不理他；略为回顾，便加急向前驰去。心想老头神出鬼没，行必如飞，十九追他不上；怎会这等疏忽，一连两三次，把高人奇士失之交臂。心在悔恨，向前急追。猛瞥见老头坐在前面路旁一块山石上面，好似歇乏神气。当时喜出望外，忙喊：“老前辈，暂留贵步，容后辈拜见，有话奉告。”

话还未了，老头便自起立前行。孙同康恐被滑脱，一面施展全副轻功，连纵带跑急追下去，一面口中急喊。谁知老头竟似不曾听到，头也未回，看去步履从容，和带人走路一样。以孙同康的脚程功力，分明晃眼追到，只接连几纵，便可越向前面，偏是追他不上；用尽方法，相隔总在二十丈左右，老是可望而不可接。连夜急驶，不曾歇息，又和群贼恶斗了好些时，精力所耗已多；再一情急猛追，用力太过，累得通体汗流，气喘口呼。志终不懈，仍就奋力前驰，非将人追上不可。

他脚程本快，又当情急之际，不消多时便越过五乳峰，连经阎王壁、锁心峡、乌龙脊梁、连云栈诸险。快到少室半峰，眼看老头绕峰而过，相去

越近。少室本是嵩山最险峻崇高之处，后峰一带，更连樵径都峰危刺天，壁立千百丈。

起初孙同康紧随老头身后，穷追急赶，还不怎样在意；后来越走越无路可通了，全凭纵跃攀援上上下下。偶然回顾，自己直似一只壁虎，附身崖腰藤树之间，虽有着脚之处，大部宽不过尺。山高风景，又当峰阴，夕阳既西，景色森晦；稍一失足，立堕重渊，休想活命！这才看出危险来。只管轻功甚好，也是大意不得，虽无退志，却是惊心；便把势子稳住，气沉下去，加上仔细。

因老头始终不理，他已不再出声求告，只是尾随不舍。一见相隔只得丈许远近，不禁心中一喜！山势奇险，恐彼此失闪，将人撞落，前面又无适当落脚所在，不敢纵越向前。只盼稍为现出一点路径，或是大一点的危崖突石，立可抢向前面跪拜求教。

正希冀间，忽听老头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以前为收徒弟，找了不少麻烦，早灰了心。”

不知怎么又会无端生事，引鬼入室，被人逼得把路走错，转过崖角便是藏珍崖；除非送死，谁也过不去。至土少室峰顶，必须退回二十丈，才能设法上去。我向来不肯走回头路，白矮子也不知回来没有？只好舍这老命，试拚一下吧。”

孙同康随在后侧，时刻留心，闻言方欲答话，刚改口喊出：“师父可怜弟子……”老头已转过崖去，以为相隔这样近，终于不难赶上。及至拨藤附壁，绕过崖去，目光到处，见前面危壁如削，直下数百丈；除有些藤蔓老松透出外，更无着足之处，明是临到绝地。老头贴身站在一片尺许宽、半丈长的天然石埂上面，好似进退两难。回顾孙同康追来，忽然回头怒骂道：“你这小鬼，敢跟我来！”

话未说完，那石埂本来又滑又仄，石面向下倾斜，绝难立足其上。老头想是盛怒疏神，脚底一滑，反手一把石埂未抓住，立似断线风筝，手舞足挣，翻身下坠，从那千百丈深的壑底直落下去。

孙同康一惊，真个非同小可！自己立处正当崖角，也是险滑非常，不敢大意。尤幸壁间藤蔓坚韧，忙用一手攀藤，朝下寻视时；风凄日斜，暗壑沉沉，下面树林森罗，云雾榻郁，看不甚真，那有人影？方想此老异人难道真个失足陨身？忽听脚底叹道：“这小鬼累得我好苦，这怎上去？”听出老头声音，相去并不甚远，心中大喜，忙喊道：“老恩师在那里？可能上来？”

老头在下面骂道：“都为你这小鬼，差点没掉到底下去。我就在离崖顶不远的老松盘上，你的眼睛瞎了么？怎么会看不见？你不下来，我如何能上去。”

孙同康低头仔细一看，果有一株盘松，方圆丈许，树上满是藤蔓女萝之类缠紧；还开着不少红花，形如一柄平顶的伞撑出危壁之上。老头就落在上面，正昂首向上喝骂呢！

上下约有七八丈距离，认定老头异人，急于拜师，失而复得心中狂喜；信赖太甚，也不想下去还可，这等险的削壁，人悬孤松之上，少时如何上来？闻言忙答：“恩师不要生气，弟子下来就是。”

话未说完，老头又喝道：“小矮鬼，要下就下，我不等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心中一慌，更不寻思，急喊：“恩师开恩，千万等我一等。”随即气一提，面朝外，先坐向石埂边上，然后身平微挺，两手反拊，身子

笔直，贴壁往下滑落，看准小松纵去。降势本速，耳际风生，晃眼临迎。眼看老头面带笑容，仍坐松枝交互之处，方自喜唤恩师；就在双脚落到松树上的当儿，许是心喜气懈着脚稍重，松树一震一摇，老头坐下松枝好似吃不住劲，身子一沉，人便由松盘中直堕下去。

耳听老头喝道：“底下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不管了！”同时微微响过一片极轻微的爆音。惊慌匆迫中，也未听清是否松枝折断之声，连唤恩师，那有响应？脚下相去数十百丈，光景昏黄，暗雾沉冥，就有人在也看不出。

再看老头坐处，松粗半抱，松枝藤蔓，互相纠缠得密密层层，甚是坚实，只当中有一极小空隙。枝藤如铁，既坚且韧；下面更有好几层，休说是人，连只小猿也钻不过去，不知怎会由此穿落？略为定神以后，心疑老头故试自己胆勇诚毅，必非真坠，少时或是来援，或再发话指点，必有下文，一点未生悔意。

及至坐在松盘之上，喊了一阵，全无响应；仍不灰心，一味苦喊恩师怜鉴，求告不已。喊了一阵，终无应声，心想此老必非真坠，素无仇无怨，自身又无恶行，怎会如此捉弄？又把老头前后所说的话仔细回味，一时福至心灵，暗忖：老头见我一到便往下落，他是熟路，当无自投绝地之理。现在无法上去，若往下寻，也许所居就在老松之下。心念一动，因上层松蟠太密，忙即提气凝神，试探着手足并用。由松盘边翻将下去一看，松身甚高，盘下枝叶较稀，再由疏枝中穿越而下，目光到处，着根之所竟是一个丈许方圆石洞。脚踏实在，心料老头必住在内，先整衣冠，在洞口礼拜通诚，然后走进。

入口便闻到一股清香，也未在意。及至走进，石壁整洁，不见点尘；才进两丈，便到尽头。目力本好，新月东升又刚照入，看得毕真。见全洞方圆只两三丈，当中一个石墩，前面一条矮石条案，此外空无一物，也不见一个人影。心方失望，又闻清香；细一寻视，石案后还有一盘粗如人臂的异藤紧贴地下，似蛇蟠一样，将头翘起尺许。无枝无叶，梢头上挺生着一个长圆形的异果，色如黄金，清香袭人，心神为爽。

先因果形奇特，还不敢就摘吃。走出洞外一看，月光渐上，崖高壑深，静荡荡地。

脚底月光不到的暗影中，彷彿似有一条斜长黑影，隐向雾中，看不真切。心想照洞中香案布置，和那清洁，决非无故，怎又不见一人一物？金果生自石地也是奇怪。寻思无计，人渐饥疲，便去石墩上坐定；意欲熬过一宵，候至天明再作计较。

那知坐了些时，腹饥更甚，金果香味越来越浓，直往鼻端透入。最后实忍不住，伸手将之摘下，果并无蒂，连柄生于藤头之上；断处蜜乳涔涔，汁作银色，并不黏手。就口一尝，竟是又香又甜；用手一捏，便分裂成六瓣，彷彿天然削成。试咬一口，甘芳凉滑，无与伦比，并还带着一点酒香。不禁食指大动，一口气把六片全吃下去，腹饥立止，周身舒服，好似饮酒半酣，有了睡意。因为连日疲乏所致，身子一歪，不觉安然入卧。

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辰，醒来日光已交正午，觉着身心轻快，精神大健，迥异寻常，当是疲劳恢复，并未觉异。偶闻清香，想起昨晚吃金果时，荫梢尚自挺立如蛇，怎的不见？低头一看，人臂粗的六尺异藤，已往石地中自行缩入，只剩半尺许一段头梢露出地面，好生惊奇。随手一把抓紧，觉出那藤还在微微下挣，似有灵性，越发奇怪。扯了两下，觉藤性坚韧，弹力甚大；稍为扯起一些，手略一松，依旧挣落复原。隐闻异香透鼻，自下发出，

与昨晚所食金果一样，味更郁芬。又见昨晚断处，乳汁已干，用舌微舐，又甜又香。

他心里暗想：“难道根上也有可吃之处？”山石太坚无法攻掘，一时兴起，双手紧提上半截藤干，双足登地；运足力气，奋臂往上一提。当时并不知道巧服灵药异果，人已醉死过去两日夜；醒后神力大增，性又强毅，这一下，用足九成多力。那藤生根之处，又非土里，占地不广；只为所附之物深陷在内，一头被碎石挡住，急切之间不易拔出。

先扯两次，已将碎石挣裂；有了动摇，再稍用力，立可扯起。

孙同康不知底细，又因此藤一向深藏在内，非到结果，不肯透出地面；果熟之后，一经采摘，便即缩回。他却以为奇怪，打算查看究竟。末次用力太猛，双臂振处，耳听地底铮的一声，一条丈许长的藤身随手而起。同时瞥见一道银虹，紧跟着追将出来；明如电掣，闪光雪亮，耀眼生花。飞出之后，略一腾挪间动，便自迎头飞来。

仓卒之间，料是妖物出现，大吃一惊，双足一点，便隔着石案，往洞口纵去。怪藤也是随手而出，声如龙吟，嗤的一声，同时卡嗦连响，火星四射，银虹立隐。当时也未看清，惊慌匆迫之中，只觉纵时身子格外轻灵。因洞只两丈方圆，本心是想纵出丈许远近，避向侧内，再取长鞭对敌，那知竟纵起两丈高下！照此纵法，一个不巧，过头太多，好在能够捞住洞口古松，还可不死；否则，便要落向洞外绝壑之下，万无生理。所幸人甚机智，身法灵巧，一见身起太高，相隔洞顶不到一尺，便知纵过了头。喊声不好，忙伸双手，就势一撑洞顶，借劲一挡直落下来。

总算运气，落处相隔洞口还有尺许，不是这一撑，非多越出洞口一丈以外失足下落不可，情势端的险极！一面还须应付洞中妖物。惊魂乍定，不暇寻思，一面忙取兵刀，朝洞中注视。发光怪物不知去向，只剩怪藤悬向壁间，满地碎石四溅，一头似已穿石而入。心疑怪物便是怪藤所变，上来还不敢造次，在洞口张望了一会，那藤仍似蛇盘，根插壁上，前梢下垂，别无异状。

他巧服灵药之后，饥渴早止，并未想到饮食；只想此洞孤悬峭壁之间，仰攀俯跃，俱所不能，今日不知能否脱身？万一异人还要再试定力，须在此多住两日，有一怪物在此，随时皆有性命之忧；上下前后俱无一条逃路，除了一拚，将他除去，更无善策。虹光虽极强烈，寒气逼人，满地满壁乱钻，并未迫人情势；许是草木之灵，伎俩有限，或能手到成功，也未可知。

想到这里，胆力一壮，试折了一枝松枝，望准藤梢打去，只略颤了两下即止。心虽稍放，终因虹光太奇，从来未见，存有戒心。后见连打四次，俱无反应，方始走近，又取长鞭打了一下，满疑此藤必断；惟恐怪物情急反噬，打时先防退路，还格外加以小心。

那知鞭梢铁球到处，那藤只激撞起老高，依旧好好，毫未断落。倒是用力太大，将左壁打裂了一大片，火星乱迸，碎石纷飞。空洞回音却半晌不绝，这才觉出气力大增，迥异往日，但仍不知服了灵药之效。暗忖这一鞭便是块铁，也被打扁；石壁打成这样，藤却无伤，是什么东西，如此坚韧？便不敢再用手拔。走近壁间，刚用鞭一撩，忽然瞥见一片银光，甚是耀眼。疑心怪物又要飞出，不由吓了一跳，赶即抽身戒备时，待一会，并无动静。

二次拨开藤盘一看，那光仍在里面。光虽奇亮，只嵌在石壁深处，并无飞腾之势，不禁引起好奇心性。暗忖这东西已然深陷石内，即使通灵变化，

也有防御之策。主意打好，握住小半截鞭头，紧贴裂孔之外，一面用手往外扯拔。以为藤身粗蠢，毫无灵性，稍有警兆，一手握藤内抵，再用鞭梢铁球紧塞裂口空隙，便可堵住，不会窜出。及至试探着，往外一扯，那光立随藤根，徐徐扯动，只是快慢由人，手停即止。

试了两次，拔出约有两尺，到了裂缝宽处，光现较长，前头形式也自看出了些。再定睛往里一看，立时省悟，只还拿它不定。惊喜交集之下，惟恐神物化去，口中不住祝告，仍以全力戒备。紧握藤柄，缓缓往外拔扯，一会工夫便现原形。果如所料，原来是口从未见过的珍奇宝剑，那藤根便生在剑柄之上。惟恐有失，不等全身出穴，忙丢手中长鞭，一把先将剑柄握住，拔出细看。

那剑长仅二尺，精光耀眼。剑尖上有三寸许长一段银光，奇亮如电；随着手势快慢，微一舞动，便似长蛇吐信一般，发出丈许数尺不等的银虹，光焰闪烁。那么坚厚的石壁，稍为挨着一点芒尾，立如腐削，端的神物利器，仙府奇珍！孙同康不禁喜得心头怦怦乱跳。只是美中不足，剑柄上带着那么粗长一根藤根；连用鞭球猛击，只闻昨日果香，阵阵透鼻，偏打不掉。再用身边所带小刀、暗器之类，连切带砸，全无用处。藤又弯曲做两盘，累赘已极。

他急得无法，勉强双足踏紧一头，仗着神力大增，勉强抽直了一多半；回剑一试，银芒闪处，应手立断。当时鼻子便闻到一股异香，忙将这藤拾起一看，两头断处，俱有银色乳汁冒出。知是灵物，服之有益，就口一尝，果然甘芳满颊。再稍用力一吸，立有一股清凉香气，随着乳汁吸入腹内，于是周身皆觉舒畅非常。

孙同康忽然想起，昨晚便觉腹饿难耐，自服金果入睡，醒来日色已高；现更下午，不特未觉饥渴，反到精力弥漫，必是此果灵效无疑。藤是果本，必更有益。见剑柄所附下半段乳汁更多，且渐流出；上半段已然吸尽，随手放落，又把下段贴唇猛吸，一直吸到汁干香竭，犹恐废弃。正想设法吃那藤心，猛然手中一松，藤根灵气已尽，竟与剑柄脱离，这一喜又出意外。细看断藤，已和枯木差不多，试稍用力一拗，便自断折，与前坚韧，大不相同。暗忖无意间连得到两次奇遇，定是恩师有意成全，引来此地无疑。

这剑明是奇珍异宝，看去剑长虽只二尺，但它本身已是明光雪亮，犀利无比。剑尖上更拖着一段芒尾，削石如粉；任凭如何坚硬之物，挨着便折，并能伸长缩短。如无剑匣，不特难于佩带，并易引起奸人觊觎，一个不巧，就许因而受害。连试舞了两次，地势仄小，未敢十分用力挥动，剑上芒尾已伸长到一丈以外，银虹如电，神妙无方，不可思议。

第二章（二）

嵩岳斗群凶 剑气纵横寒敌胆 沧江逢绝艳 眉痕缥缈冕仙山

他越看越珍爱，只想不出一个佩带之法；便拿在手里，带向山外，用精钢定制一匣；这等神物也是归鞘必裂，照样不能合用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先前藤根带出之处，也许剑匣在内。但已看过数次，藤根入地，约有四五尺深，

因在洞的深处，又有那石案遮亮，看去黑洞洞的；连用长鞭入探，只有石相触之声，不似有什剑匣在内。想是不知何年，神物自己飞来，穿入地下，隐藏不出，地底灵气上穿，生出这根异藤。如是有人连匣埋藏，似比坚厚石地，恐也不易刺下这深；何况只此一个笔直小洞，四外浑成，并无痕迹。

虽料十有八九，剑匣不会在内，但不查看个水落石出，心终不死。石地又极坚厚，手伸不下；因见剑芒奇亮，未次忽然打算伸剑入穴，姑再看一下，到底有无迹象。不料剑尖刚刚指向穴口，猛觉手中一震，往下一沉，那剑竟似要自行挣落，往地底钻去，几乎脱手，不禁大吃一惊！仗着手快力大，赶急将手一紧，剑仍挣了两挣。忙即离开穴口，方好收势静止。

匆迫中剑芒已扫向穴口，铮的一声；往后一看，穴口在地，已吃剑芒砍了一条尺许长的裂痕。当时省悟，暗忖此剑无坚不摧，现成利器，只消把穴开大，便可查明剑匣有无，何不试他一试？因恐剑又入穴，无法取出，便向穴旁试用剑尖一刺，果然应手立碎，连力都不须用。这一来越试出那剑威力，不再力刺，只用剑锋朝四外连划，再改成半尺方圆的小块，就边上一挑，便自断裂；随手挑起，取向一旁。如法炮制，一会石穴开大了二尺多方圆，快要到底，人已可立下去，方始停手纵落。

他一手紧握宝剑，手伸穴外，以防有失。穴底黑暗，不敢用剑挨近；用左手一摸，近底处本未开大，触手尽是石沙。先疑开时所落，捞起一看，石色迥异；连捞几次，只有两三小块裂痕猛新，余俱灰沙，渐渐摸到实地。方在失望，忽有一物触手，甚是柔软，一头紧陷穴底，用力一扯，只听卡擦连声，好似附有一物，由穴底拔将出来，听去非金非石。心想：难道下面还有宝物不成？念头才动，已自取出穴外，剑光耀处，正是剑匣。

不禁心花大开，忙即纵上，不顾再看别的，刚把剑尖对着匣口，手还未放，剑柄一震，铮的一声，便自脱手入匣，更无他异。这才明白先前剑指穴口，便即挣脱之故，原是剑匣的吸力。

仔细一查看，匣身满布三角形密鳞，比剑身长出三寸，分量甚轻，形制古雅，好似蛇鳞之类皮鳞所制。那长芒尾不知怎会刺他不透？匣口沿上系着个非丝非皮、光滑柔细、长约尺许的软囊，囊口甚小，可以松紧；内有一面刻有星辰、云物、篆符的古铜镜，和两柄长约五寸的古钱刀。因那圆镜形制古雅，朱翠斑斓，深侵入骨，分明入土已逾千年，偏又莹滑焕光，温润如玉。

正把玩辨认间，孙同康猛瞥见脚旁银光奇亮，宛如一团明月落向地上，不住闪动。

刚把正面一翻，立有一股银光照向脸上，奇寒透骨，耀眼难睁。当时毛发皆竖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不禁大惊！赶忙翻过，知道无心中又得了一面宝镜。钱刀上面满布符篆，锋口不利而薄，式甚奇诡，从来未见；想必也非常物，且等寻到恩师，请教来历，便知用法。

他不敢再看镜的正面，连刀一同装入囊内，将剑佩好。隔一会，又把宝剑拔出，仔细观玩，越想越喜。志得意满之下，把寄身危崖古洞，上下无路、无饮无食、处境之危，俱都忘掉。延到日色偏西，才想起久留非计。看神气，恩师只是引来此地取宝，不会自来，尚须寻去。昨日曾见恩师下落，后来发现左侧似有一条磴道，斜行向下，黑夜中也未看清。醒后为取此剑，待到现在，一直不曾出洞觅路。还有今日好似格外身轻力大，当是异果之力；那磴道相去才六七丈，又在侧下面，许能纵将过去，也说不定。

想到这里，立时心急。出洞一看，果然没有看错，乃是危崖中突出的一条天然栈道。

只是临壑附壁，最宽处不过二三尺，相去似还比预计远些；不特形势奇险，并且弯屈盘转，又陡又斜；最仄之处不足半尺，通体长只十余丈，不能到底，还有中断之处。虽具一身本领，看去也觉胆寒。此外全是寸草不生，猿蛇都难攀接的削壁，更无法想。欲前又却，盘算了两次，暗忖不到水穷山尽，那有柳暗花明：昨日穷追恩师，如非舍死忘生，一念坚诚，那能有此诸般奇遇。恩师既把我引来，明是期许甚厚，决无视死不救之理。

心念动处，胆子渐壮，再回到洞内，试用轻功，直立地上，提气上拔。

照这等平地拔起，往日至多不过四五尺高下，这时身子挺立不动，只把两掌心向上，前腰平端，调稳真气，突然反手向下一按。初意试试，只想比往日稍高二三尺，便能多纵出三两丈，于愿已足。那知道一按，身子竟和箭一般朝上射去，高出一丈以上。心中狂喜，落将下来，二次又照自己学而未成的“穿云十八纵”如法施展；等纵到丈许高下，不等下落，两手作半圆形，“黄鹞展翅”，往外一分，收到腰间，就势往下一按。

这二次一按劲，竟比初纵还高，一下便窜达洞顶，几乎与头相撞。经此一来，宽心大放，立刻跑去洞外。他知道自己骤长神力，必须谨慎行事。先相准落脚之处，然后运好力量，将气调稳，身子往前一探，就在松树干下，双足一登，弩箭脱弦，往那石栈道上纵去。落处地势较宽，也只不过二尺。人由相隔十来丈的绝壁危崖之上往下斜飞，直似一只燕子乘翼穿云而下，姿势好看已极。

孙同康试出自己功力，越发喜欢，一到便顺石栈往前赶去。连越过两处断石栈，忽见壁上有一条裂缝。因算计师父必在下面洞中，急于相见，匆匆走过，也未留意。等到尽头一看，全崖只那一截石栈，附壁孤悬，上下俱都无路；下面云雾又起，暗壑沉沉，其深莫测。虽然胆大身轻，看去终觉眼晕心寒，连喊恩师求告，均无响应。几次想要犯险纵落，俱因壑底雾浓，看不到底，欲行又止。

待了一会，眼见夕阳在山，光景渐入黄昏。如往原洞回纵，一则去来易势，要难得多；中途限于崖势，更有不少阻碍，一个失足，立坠重渊，还不如拚了性命往下纵落呢！

他想了又想，无计可施。未后一想：此时命悬绝壁，进退不得，立脚都须谨慎，何况坐卧？除却下纵，还可死中求活。明知恩师决不坐视，怎临事又胆小起来？当时把气一壮，二次贾勇，待要纵落。

忽听崖上有一少女声音喝道：“壑底卑湿，更有无数怪石挺立其中。你纵巧服灵药，力大身轻，由暗雾中纵落，也是不死必伤；如陷泥中，更难活命。朱道友现在少室峰顶洞外与人对弈，不在下面。你往回走丈许，由那崖夹缝中想法便可上来。少时无论遇见什么人，形迹务当隐秘，不可出声。”

听去语声不大，却极清柔。他暗忖：由此往上最少也二十丈以上，常人大声疾呼也未必听得出，来人怎说得如此从容清晰？知道又是一位异人。听那称谓，必还是恩师同辈，既来指点，自有深意。不敢怠慢，忙喊：“仙师，恩师可许弟子拜谒么？”

连问几句，终无响应，知己走去，明是奉命而来。心中大喜，立照所说寻到一看，那崖缝又深又仄，宽只容身，好似五丁开山神斧中劈，只看不到上面天色，不知能否直达崖顶。好在上去容易，略相地势，身靠右壁，脚

登左壁，手足并用，往上攀去。约有刻许工夫，仰望还有两丈就到顶上。

正愁顶石浑成，无法往上穿出；忽见前上方暗影中，似有黄光一闪。跟踪赶去一看，竟有一个宽长均不满一尺的出口，因为给崖顶矮松野草遮住，不近前谛视决看不出。仗看一身轻功，勉强可以挤钻上去。出路已得，前路明坦，步入顺境，自是高兴。

刚把出口处所附草根泥土拔去，将洞开大了些，探出头去；忽听有人说道：“照死鬼临死时所说，白阳真人玄功图解，原嵌在白阳山绝顶右洞壁上。以前进洞容易，并无人知。自从老乞丐崔五姑，把峨眉派贱婢凌云凤引去，参习图解，学成之后，助凌雪鸿转世的贱婢杨瑾，杀了古墓妖民，取走了九疑鼎后，老乞丐便将洞壁图解隐去；外加极厉害的法力禁制，听说我们旁门中人休想进去。只那口白阳仙剑，始终不曾出现。虽有人见过当年真人遗榻，有在嵩山少室之言，一因有白、朱两矮鬼盘据在此，无人肯去招惹；二因说话那人语多揣测，真人封剑之处禁制神奇，威力必大，到手不易，一个不巧，便为灵符风雷所化；地点又拿不定，谁也不愿打草惊蛇，也就无人提起。”

“近数十年，朱矮子大创青城派；白矮子又移居衡山九华，两地往来，少室已难得一到，正是机会。可恨死鬼既知细底，又常和我二人一起，偏不明言，直到日前受伤临死，被你行法强逼，才吐露真情。据说近三年来，每届西初前后，月光正照时，必现奇光，还有异香透出。他背人去了两次，均为禁法所阻；一到那古松前面，便被迫退回。

你看此时西正已过，既未见松树上面有什么光焰腾起，更未闻到一丝香气。不是死鬼恨你，不该临难威逼，便是仙剑被人取走。我此来只助你成功，剑只一口，无法分开，你何不下去查看一回，省得在此久等。日前已听人说，嵩洛路上反现有两矮鬼的踪迹，万一久延遇上，却没便宜呢！”

如换现前，孙同康必当这等荒山月夜，千寻岩之上，怎有常人足迹？就非连日所遇矮仙师，无疑也是他的友人；闻声早已钻出拜见，那却非糟不可。这时因先听崖上少女曾有预诫，又因说话那人声如泉鸣，甚是刺耳。先后穷追恩师，不曾追上；有时发现，反倒惊走。闻言停了一停，后来越听越不对头，并且还像是白、朱二仙师的对头，不过法力本领似差得多；所寻仙剑，正是自己所得，如何还敢冒失出去。恰巧面前草树遮蔽，便屏息静听下去。

待了一会，又听一人厉声答道：“你以为我怕那禁制风雷，不敢下去，想诱激我去试验么？你休以为我迫令贼道吐实，仿佛没什么朋友情分，便生异心；这实是他先无同门义气，并且他今生已自绝望，临死时还要藏私，太已令人气愤，我才下那辣手。”

“我早和你说过，白阳真人法宝灵药甚多，好些均无下落。藏珍如果在此，决不止一口仙剑。明人不说假话，剑我必要，如有别的法宝灵丹，必定和你平分。事前坐观成败，事后想得现成，却是不行！话须言明，此时奇光不现，也许贼道死鬼话有出入。我已观察好了形势，想好方法，但须一人助我成功而已。如说宝剑已然被人取去，那决不会。此事隐秘，向无人知，死鬼人虽刁狡，从无虚言；并且开头他还感我抢救之情，彼此尚未变脸。是我该心粗气暴，自露口风，才使生恨；至少前半截话总是真的。”

“他五日前尚且来此，形势地点无一不对，怎会他隐秘了好几年，此地均无人来寻取，才隔几天便有人来抢先，那有如此巧法？对崖相去，虽只由上望下，你看松树那么繁盛，并无残折；如有禁制，被人破去，多少也有一

点痕迹。不过白阳法力高强，这等不现形的禁制，最是难测；对崖相隔太远，必也看不出什么端倪。我想由你先下，不必深入，只将埋伏引发，我为接应。凭我法宝威力，除去禁制，或由旁边破壁而入；到手之后，除那剑外，一切由你挑选，你看如何？”

先说话那人，好似识得同伴奸诈，笑答道：“自来捷足先登，当仁不让。因我法力远不如你，故此自甘落后。照着死鬼说那禁法的神情，引发之后，不能抵御，人必难当。”

如今事尚难知，万一我竟破禁而入，毫无所获，嫌疑之际，你却不能多心呢？”随听答道：“你既不肯助我，此剑志在必得，决不让人，我且先往一试。”说罢，黄光一闪人即飞下。

孙同康已从草树缝中看出这两人：一穿黄色道装，尖嘴缩脸，声如泉鸣；一穿紫花道袍，赤足芒履，大头肥躯，面黑如漆，生就一部络扎短须，满头须发轧结，背插一铲，貌相神情，甚是丑怪；已纵黄光，往下飞落。人才离开，黄衣人微微冷笑，随由身畔取出五面七寸来长的小幡，分朝地上一摊，随手一溜黑烟闪过，便即不见。跟着嘴皮乱动，将手乱划了一阵，又作一个谗笑，仿佛志得意满神气；随去山石上，坐定相待。

停了一会，黄光飞上，紫衣人才一现身，便暴跳道：“洞中果然藏有法宝飞剑灵禁之类。可恨死鬼先不肯说，晚来了两日，已全被人取走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黄衣人微微狞笑。紫衣人好似看出这同伴不怀好意，厉声喝道：“不信你自看去，难道生疑，还想把我怎样？”

说时，他又发现对方手上捏有诀印，越知不妙。刚把左肩一摇，一道碧森森的光华由身后向头上飞起，黄衣人已抢先发作，口喝：“我要去看看！”手扬处，立有五股黑烟，由地上激射而起，互相交驰，状如结绳，一晃眼便把当地布满。

紫衣人见状，慌不迭回转碧光，将身护定。一道暗赤光华闪过，黄衣人已然不见，急得那个紫衣人陷身黑烟之中，顿足暴跳，咒骂不已。

黄衣人来去甚快，一会便自飞上，戟指喝问道：“你说的话果然不假，虽未瞒心昧己，但我为人你也知道，向不受人利用，也不轻易与人结怨。可是我一出手，决不空回，尤其不受人欺。死鬼虽是你师兄，但也是我的朋友；在他重伤临危之际，你不该用毒手劫制，夺他法宝。更不该有眼不识泰山，想我助你掘取宝剑藏珍，偏又贪横无礼，巧支我去犯险，打算独吞；却不想想，我岂是好惹的？”

“今天实在是你自作自受、应有之报，你此时陷我在五鬼阴索埋伏之内，暂时虽能支持，脱身却是万难。我不似你粗心，洞中藏珍虽经人取走，白阳禁法尚在；不知何故，暂时失了灵效，洞也不曾封闭。如是常人所为，一则危壁千仞，无法上下；二则那剑深藏地底石穴之内，剑又灵异，出时满洞横飞，洞壁尚被穿透，取它颇费手脚；不是有法力的人决办不到。”

“照着传说，白阳禁法厉害，人一冲入禁地，除非法力真高，或是他本门行家，百里以内必为迫上，如影附形，难有幸免。我二人虽能出入禁地，已生感应，也许是白阳贼道算就取剑人与他有缘，故意到时停止半日灵效；来人法力又高，到手以后，又不撤禁封洞，诱人入伏。照此情势，禁制迟早要发动；我自无妨，你必遭殃。似你这样蠢物，留在世上终必现眼，为峨眉、青城贼道所杀。本由你去。姑念以往相识情分，晓事的，快将你昨晚抢夺来的法宝献出，我便放你如何？”

紫衣人早急得两眼通红，在黑烟中厉声骂道：“你这无耻狗贼，我和你相交多年，虽也觉你为人阴险，因你一直奉承，遇事退让，以为对我尚好，法力也比我差；谁知你人面兽心，心怀险诈。昨日调唆我凌逼死鬼，今日还是甜言密语，到此不肯先下，也只当你胆小；原来另有奸谋，知道白阳法力灵异，我如陷身禁网你便相机而行，我如取得珍藏，你便乘隙夺取。及见空手上来，既恐我言不实，又想将昨日愚弄我得来的法宝，暗算逼去。”

“照你本心，必不容我活命，因见我有法宝防身，只能困住，无可奈何。加以五鬼阴毒是你最得意的法宝，轻不示人，连我也是今日才得见到，防人发觉，不敢久留在此；我又成仇，必不干休；想借白阳禁制吓我，将所有法宝全逼了去，再行杀害。当我蠢，不知我也有计算，我法宝不失，决不会受你害。”

“此山上，便是嵩山二矮鬼的老巢，日前已有人见到朱矮子，或许回山在此。你困得我时候久了，被他发现，全都不了。你那五鬼阴索，也必被人破去；何况还有你说的白阳禁制，也要发动。你虽凶狠阴毒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如念相交多年，事出误会，即速放我，仍是朋友；否则，我宁两败俱伤，也决不会屈服，再受你骗。如再脱出，更非报仇不可。”

黄衣人冷笑道：“你当我制服不了你么？已然出手，例无空回。休说两矮鬼的话出诸传闻；就便是真，我闵氏兄弟何惧于他？不过老二今日未来，多费手脚罢了。再如不允，你悔之无及。”

紫衣人闻言越发暴怒，毒口咒骂起来，黄衣人并不动火还口，只把一双凶光闪烁的三角鬼眼冷冷的望着他；倏地扬手一指，黑烟骤盛，渐渐成了有形有质之物，齐向紫衣人紧压上去。

紫衣人的黄光已然不见，全仗肩上短铲所发青色宝光，上下飞舞，勉强抵御；别的法宝并无大用。四外已被迫紧，虽仍毒骂，时发时止，好似力御危机，无暇分心神气。

黄衣人更是凶狠，一见历久无功，便择一山石坐下，故示暇逸；不时冷嘲热讽，引逗几句。并说对方自先乘危卖友，应遭此报；无如愚蠢得可怜，一直落在自己的计算中，毫无觉着。现已入网，豁出耗上两日夜也必成功，此时献出法宝，也难后命……等语。

紫衣人先见黑烟势盛，也颇惶急；后以全力应付，勉强敌住，心已稍定。嗣见烟势时衰时盛，不知仇敌欲擒故纵，误以为宝铲威力，仇人正以全力相迫，稍为分神，势便衰退。深知仇人阴毒，向不吃激，咒骂无益，反而有害，便停了口，也想以退为进。闻言还当正合心意，表面故作不支，任其在离三尺以外围定，不再强抗；暗中运用全功，蓄势相待，等其时久势懈，冷不防转身冲逃而出去。

不料那五鬼阴索，乃千百凶魂厉魄经邪法苦练而成，黑气丝毫沾身不得，一被侵入，便难幸免。所持宝铲乃玄门奇珍，虽以初得，不能发挥全力，只要静守当地，仗以防身，尚可无害。这一想逃，正中对方圈套。

黄衣人心毒手黑，本意仇怨已成，逼他献宝之后，再下毒手；没料到宝铲威力甚大，对方竟能压住怒火，任凭讥嘲；未了连骂口也不开，无隙可乘。于是故意把势子做得时松时紧，诱使上当。紫衣人性爆猛烈，逃念一起，本就心焦；几次想逃，俱因事机瞬息，稍纵即逝，事后想起，适才明可逃走，偏自错过。正后悔间，忽听仇人低语喝道：“你听破空之声！天边已现金光，也许矮鬼回山，再不献宝赎命就悔之莫及了。”

紫衣人本是嵩山二老手底漏网妖人，一向闻风胆寒，对方又说得极自然，更添上一层烦恼，由不得心神一分。同时四外黑烟压力大减，以为仇人也怕两个矮对头，此时必在留神查听，机会正好。百忙中更不寻思，手指灵诀一指，右肩铲上宝光骤盛，人也随同转身，待要冲烟逃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就在这身形略移之间，霹雳一声，一片光霞，由崖岸电也似爆起，直行空中；只闪得一闪，便由分而合，化为一座光幢，将黄衣人罩住。同时猛又听离头数十丈高崖上，有人慢腾腾说道：“你活见鬼呢！我老头子早看了半天鬼把戏了。似你这类么魔小丑，不值得我们动手，自有人来为世除你。想逃无用，何苦白费力气呢？”

头一句才入耳，紫衣人便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，一条黑影已乘自己要转身、宝光着重开路，脚底稍现空隙之际，激射进来，晃眼加大，搭向腿上，身子立被束紧；忙指宝光迎御，已自无及。虽因仇人也遭了报，阴索刚刚上身，便失主驭，没有当时昏死；外面黑烟仍吃宝光隔断，可是下半身直似上了一道深嵌入骨的无形铜箍，不特奇痛无比，周身如堕寒冰，冷战打个不停，这活罪也是难受。

逃生绝望，反倒心横。紫衣人听完前言，因料仇人必无善状，仔细定睛一看，身外黑烟势已散漫，只听鬼声啾啾，如在哀泣。仇人已是面容惨变，在光幢笼罩之下，正以全力苦挣，此外更无二人。此时如逃，再妙没有，无奈事前被仇人阴索暗算，寸步难移；深悔冒失，急得强忍奇寒奇痛，颤声大骂：

“狗贼，你用毒计害我，不料害人害己，白阳禁制发动，将你困住。还不将你那鬼索收去，我还可以设法救你。休看我遭你暗算，我仍可保命待救，以你目前情况，却要形神俱灭。快些放我，纵然无力破禁，也可寻你兄弟请人来破，莫非至死还不悟么？”

说了几句，不听得回答。紫衣人细一注视，仇人面色惨厉，嘴皮乱动，但听不到一毫声息。知道连声音全被隔断，越发心胆皆裂。

孙同康隐伏地穴，探首外视，看得毕真，见状大是高兴。无如身是凡人，又想起先听少女之言；待了一会，见二妖人仍自行法苦挣，并未身死，也未见有人出现。暗忖：“先听发话老人，甚是耳熟，极似颖水渡岸所遇，用柳钓鱼、踏破乱流而渡那位姓白的老仙师；妖人又有白、朱二矮之言，接引自己得剑的那位朱仙师，想必也在峰崖之上。”

“还有那剑竟是古仙人的藏珍，想不到禁法无人主持，照样神妙，发出这大威力。

自己曾在洞中过夜久留，又由松树上下去，剑还是自己取走，并服了剑头灵药；全洞都被踏遍，断无不触动禁制之理。妖人被困，堪堪待毙，自己反倒无事，那有这等便宜？分明恩师预有安排无疑，此事决非幸致。只是妖人邪法厉害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；虽在困中，终非人力所能敌。女仙曾有预诫，不能冒失走出。看神气，妖人不会就死；久耗下去，万一二位仙师他去，深山寂寂，何处寻踪？”

他转念至此，不禁发起急来。勉强挨了一会，实在心焦难耐，一面祝告：“恩师和诸位仙师垂怜，千乞等弟子出去拜见。”一面打算试探着走出查看。

忽听先前发话的老头，在崖上说道：“你两个妖孽，在我和朱矮子的眼支底，还能讨得了便宜去么？本来你们恶贯早盈，只朱矮子还有这闲心；如

换我时，照你们所行所为，日前早除去了，何必容你们多活半月，又多造孽！固那受害的人是你同党，并非善类，咎由自取；视此行为，终该万死。你们求告无用，已然自投罗网，我二人一向不打落水狗。好在这口剑，照例得时须要挂红，在前古诸仙所遗诸利器中，煞气最重。既将此剑留赐后学，事前早已算定，必有安排，无庸我们多手。朱矮子只把他那禁法略为倒转停歇，并未下什么别的埋伏，你只听我便了。”

孙同康推详语气，此剑既有挂红之说，想即应在这两个妖人身上，不禁心中一动。

再朝二妖人注视；各带满面苦痛，愁急仰望崖岸上。一个在精光霞影笼罩之下嘴皮乱动，神情颇为犷厉，似在求告，又似在愤急咒骂之状；一个身外黑烟早就飞散无踪，只剩腿际那条黑影；不知怎的，一会工夫竟会蔓延上去，将身缠紧，并还深陷下去。疼得他头上直冒热汗，身上却是颤抖不停，也在低声说话，只是听不真切。身后短铲依旧青光奇亮。

妖人初被阴索缠绑时，曾见他满身飞舞，似想将那黑烟斩断，不知因何没有下落，闹得全身绑紧，分毫动转不得？暗忖细查妖人情势，好似智穷力竭，纵令妖法还能行使，妖人身已被困，也许能够趋避，和用仙剑抵御。二位仙师俱在崖上，也不会坐视自己为妖人所伤害。

孙同康念头一转，心贍立壮。回想妖人曾误认取剑人是个中高手；对方失势之际，正好就此蒙他一下。无如本身不会法术，剑上芒尾因势长短，便觑准前面妖人，乘其未觉，悄悄钻了上来。恰好身前有一石笋，草树挡在前面，后是石地，不致碍足出声。轻轻掩向石后，先把宝剑拔出，不令光华外映；然后“苏秦背剑”，身立石后，将气调匀，聚精会神，看准落脚之处，将真气一提，悠地飞身纵起。到了空中，将身后的剑猛力朝前一挥，连人带剑往下落去。

孙同康已比日前身轻力大了好几倍，这一纵已有七八丈高下，那剑又是舞得愈急，剑尾愈长；经此一来，直似一条十来丈长的飞虹，随同一条人影，自空中飞泻下来。骤出不意，又在对方惶急之中，妖人眼里猛然瞥见，只当是正教中能手，驾了剑遁飞来；决想不到是个门外汉，自然吃了一惊，当时被震住。同时孙同康快落地时，又听崖上男女笑声，内中一个说道：“你看小鬼好么？”分明渴欲一见的恩师口吻。不禁心神微分，收剑不及，剑芒正扫在右侧一块突石之上，卡喳一声，应手立折，丈许大一块山石立即坠地。

巨响声中，人石同落。震得碎石激迸，山摇地动，石如星飞四射；崖上浮土，簌簌乱落如雨，益发壮了威势。孙同康差点没被打中，虽也吃了一惊，人却机智绝伦，并不张惶回顾；知黄衣妖人语声为仙法所隔，一落地，便戟指紫衣人喝道：“何方妖人，敢来此盗白阳真人仙剑，扰闹仙山？急速通名受死，免我将你碎尸万段。”

其实孙同康初遇妖人，心存戒慎，不敢骤然下手，原是借此试验，查看妖人词色，相机行事。那知妖人此时只想逃得元神，死生已置度外。先因来势神奇，孙同康根器本来就好，服了灵药，益发锦上添花，极似此道中的高手，当时更被震住。以为不是白、朱二矮门下高弟，也是一个制命凶星，方自惊惶；及听说到末两句，再细一观察，来人的根骨神情和手持宝剑，立被看出，来人只是质美未学之士，并且那剑也是新得。

妖人绝望之余，心生希冀，竟忘了崖上发话的对头；又没想到来人早已偷看多时，冷笑一声答道：“你就是那得剑人么？你一个凡人，虽然巧得

一口仙剑，一点不知用法，心灵未与相通。用时一个疏神，便被飞去，弄巧你还为它所伤，却想用它杀一道术之士，岂非作梦？”

“不过我受恶人暗算，痛苦异常；又脱身不得，实不想再活下去。你这样杀我，决杀不成。我又恨那恶人不过，此人名叫邬都，有名阴毒险诈；其弟邬光，更是凶恶-他现受了活报，在白阳真人禁制神光包没之下。一则白阳禁法，只他所留仙剑才能侵入，你先杀他，比较容易；二则，我死前看他遭报，也可快心。”

“这厮心毒无比，你这口剑已落到他的眼里，万一时久，禁法减了灵效，或是被他行法求救，召来能手，破禁而出；当时你固难活命，就是你此时避开，也是后患无穷。

并且你如杀他，还有好处。他法宝甚多，囊内有一鬼幡，上附凶魂；你别的法宝全可取走，此幡万动不得，可先用你宝剑，不要横砍，只照中心刺人，必有灵效。杀他以后，再用剑尖芒尾，将他宝囊裂为两半，以防手取会有什么失闪。未了将此幡斩碎，如见黑气冒起，再举剑连挥，画一十字，即可烟消。事成再用此剑，助我兵解。我随身法宝俱行奉赠，并先传你收用之法，以酬为我报仇之劳，你看如何？”

孙同康见二妖人果然无力与抗，心胆越壮，只觉所言有点不近情理。虽然二妖人仇恨甚深，适才也曾亲见；自己也于他有杀身之仇，不特不仇恨，反而尽心指点，处处讨好。同党妖人向他强索的法宝，也肯倾囊相赠，那有如此便宜的事？方自寻思，侧顾黄衣妖人，似知来人于他不利，在光围中不住口张手比，暴跳不休。

那冒黑烟的小幡本是五面，暗算同党时，曾见他隐插地上；后来禁制发动，妖人被困，并未见他取回。只有一条黑烟，紧缠紫衣妖人身上，余烟也早消散。这时妖人手上竟又现出一幡，比前似乎更小，通体黑烟，环绕如带。再看紫衣妖人，本来面有喜容。

妖幡一现，孙同康猛想起：此人并未受什仙法禁制，只为黑烟所缚，深嵌入骨，痛苦异常，不能脱身。此幡必与他有关，莫要中了鬼计，代他破了妖幡魔法，脱身为害，岂不大糟？何况他身后宝铲，又是一件异宝，本可到手，反连宝剑都保不住；自身还有性命之忧，岂不太冤？念头一转，故意诈他道：

“无知妖邪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岂不知你那鬼心计么？你明是身为阴索所困，意欲愚弄我，杀死你的仇人，为你破了妖幡，你可脱身逃走。休说我不上当，朱恩师和白老仙师现在崖上，也不容你闹鬼。你休不服，就作为所说是真，你也甘心愿死，只将身后宝铲送我，由我先把你杀死，然后再杀姓邬的，与你报仇，不一样么？”

紫衣妖人面色骤变，厉声喝问道：“你竟是朱矮子的门徒么？罢了！罢了！此是我该遭之报，死也无亏。杀我容易，法宝也愿送你。常言得人的手短，请你念在苦练多年，与送宝铲的分上，与我多一鬼缘。你杀我时，任凭下手，那怕碎尸万段，也是无妨。只我死后，不论什么烟气形影飞出，切不可用你的宝剑去撩；下手之前，再能通知我一声，说出所砍处，更感盛情。”

“我先前也非恶人，只因向道太切，资质不够，性又太暴，以致误入左道旁门，致有今日。此时悔悟已晚，但是此番转劫，誓当洗心革面，改归正道，以求仙业。如蒙怜我修为不易，网开一面，我随身法宝飞剑俱有邪气，你是嵩山二老门人，决不会要，也用不着。倒是我身后宝铲，乃我近日巧取

豪夺而来，先也是一个同门恶人所有；所惜我尚不能发挥他的威力妙用，否则我也不会受人暗算，你师父必知底细。”

“你如允诺不伤我的元神，便以奉赠。你休以为杀我容易，此宝也无异囊中之物，手到拿来；我如不加指点，你仍危机四伏，近身不得呢。还有禁光中所困妖人，千万照我行事不可放过，休说是人，便元神逃走，你也不了。你意如何？商定速即下手，以免夜长梦多，我固难活，你也受害。”

孙同康本就觉出紫衣人虽然凶恶，心性却较粗直；又见语气诚恳，与初见时大不相同。心想所说也是实情，自己是个外行，乐得应诺，再相机行事；如有危害，二位仙师当不坐视。只是素来好胜，不愿受人要挟，故意喝道：“我念你修炼不易，网开一面，并非不可，无须再说鬼话要挟。朱、白二位仙师，现在崖上看我行诛。你二人的行径，我早在旁看明，纵有鬼蜮伎俩，能奈我何？”

紫衣人哭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想不到我冉寅会有今日。看你资质也不枉得此便宜。”

这五鬼阴索乃妖道采取归藏峡中，千万年凝聚的穷阴极秽之气所炼；上附五鬼，也是极恶穷凶左道中的生魂，端的阴毒无比。这厮奸险异常，我虽与他交往多年，还是初见。

他昨日用巧语诱激，勾起我的旧恨，迫一死友，得了此宝；今日却乘我无备，用阴索将我困住，想由我手中再抢夺去，把我害死，推说为白阳禁制所杀，以免有人不服，其用心真个歹毒。不料害人害己！”

“我看出你心地纯善，元神或许还能保住。他此时只能勉强支持，万无逃生之望；就无你得那口仙剑杀他，终将力竭，稍为松懈，禁光一合，形神皆灭。除非你肯救他，断无是理。你只消朝我举剑一挥，便即了帐。不过阴索黑烟，适已破去四条；此时我正想逃，匆遽之间，也未看清是否禁法威力，还是崖上白、朱二仙而所为，内中一条恰巧搭向我的身上。这类生魂，受了邪法祭炼威迫，本性早迷；终年为人苦役，一味效忠仇敌，只知拚命，毫无理智。但他又阴又毒，见缝就钻，挨得一点，已被侵入体内，行动不得。”

“我先尚小心，见难解脱，便想兵解；后来觉出元神也受暗制，无人相助，只一飞起，便吃缠紧，与他同化。仇人不死，固是永沦苦孽；仇人如死，我也无力解免，迟早同归于尽，才死了心。主旛尚在妖人身上，休看五鬼已去其四，威力大减；我人一死，他为你剑光所隔，我又运用宝铲防护，急切间追缠不上，定必朝你飞去；稍为疏忽被他侵入，当时深陷入骨，便仗白、朱二老解救，你也受害不浅。”

“我先想你杀完仇人再来，虽然逃生心切，略有出入，并非虚语。你既旁观于先，当知我决无救他之理。我只妄想你如先把妖旛破去，阴索失了主驭，或能放松一些，可以试行逃生，并无他意。现已看出仇人语声法力全被隔断，就毁了主旛，我也无救，一样遭报。便真仇人先死，有何快意？”

“适我见你剑芒长逾十丈，大约尚不知用法，拜师也必不久，所以不用力急挥，剑光不长。其实此剑灵异神通，休说常人，便我们得到，也须费尽心力才能制住，费过多时祭炼才能应用。这还是剑主人不在之故，否则一天也保持不了。你却随便佩带挥舞，宛如故物，分明定数为你所有。只稍指点，不经正教中师傅，虽不能飞行绝迹，变化无方，在临敌百十丈之内，必可随心收发脱手无妨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因紫衣人性颇爽直，渐生好感，末几句尤其中听；不等

话完，插口问道：“我实是新拜仙师，得剑之后还未复命，便遇你二人在此争斗。你身陷阴索，甚是苦痛，说话想必吃力，快些简明确出，定不伤你元神便了。”

紫衣人答道：“我先前欲以全力挣扎，防那毒气侵入要穴，故甚痛苦。此时知道难抗，死在顷刻；又经我把下半身隔断，元神避向安全之地隐伏待机，他急切间决攻不到，故能畅所欲言。阴索厉害，你下手越远越好。那剑柄头上有一篆形符印，一见即能记下。

你用时只消默念符印，将剑朝下手处，或是一挥，或是一指，立可随心应用；长短大小，无不如意。就是脱手飞出，由你指挥，在空中击刺飞腾，也是一样。你乃初学，身剑不能合一，灵感未通，恐遇能手劫夺，不到急时不可妄试罢了。”

“你已拜在青城门下，既然引你取剑，定必器重，不日自会传授，无须虑得。你记好诀印，使用此剑朝我远远拦腰一挥；无须用力，人必腰斩两段，我下半身所缠黑气也必离体飞起。势本迅速，因我志在求死，现时不但不再拒它，反而拚受奇痛，骤出不意，以全力将它吸住。阴索乃灵鬼厉魄所附，刁狡无比！此举幸而如愿，初起之势虽比往常要缓得多，又有二老在上，仍是大意不得。”

“最好尸首一断，不等黑烟冒起，即朝挺立地上的下半身连指剑光，书上两个十字，势子要快，立可消灭。如见烟起，切忌横里乱砍，不问是什么起势，均要由上而下迎头砍过，再由左而右，划成一个十字。如只起势略缓，尚未消灭，可照此法，先直后横，左右却要交换，运砍十字。经一回，便减淡一回，终至消灭而止。话已说完，请下手吧。”

孙同康见他，说完这一席话，人已疼得面容惨变，头上汗珠有黄豆般大小，语声依然沉着从容。自称孽重，可知恶迹多，虽属咎有应得，总不失为一个硬汉。如此法力，这等惨局，心中好警惕，便笑答道：“你人甚爽直，既如此说，我急于往见二位仙师，先杀你那仇人便了。”

紫衣人面上微现喜容，忽又长叹一声道：“都是遭劫，本不在此先后。此人实是比我恶孽更重，你此时终非道术之士，不是卖好，有我看着，总可多上一层防备。你这人甚好，我此去如不昧夙因，再世另有相逢之日。我看出你虽蒙白、朱二老垂青，多半尚未入门；二老便在少室顶上安心引渡，此举必是试你胆力智慧，决不致舍你而去。无须心急，从容下手，以防有失，反被见怪。我临别时还有话说呢。”

孙同康也知二老假手自己杀二妖人，既恐去晚，人看着；又恐下手外行。半晌未听崖上动静，不知人去与否？不要惹出乱子，或将到手神物失去，岂不太糟？表面镇静，心实着急。闻言一想，情理甚对，恩师命已立功，决无见弃之理。心中一定，再看黄衣人，在光幢中虽仍施邪法抗拒，满身妖光也未减退；看去神情狼狈，威焰已杀。大约看明自己行径，将要于他不利；一手运用法宝飞剑，与环身光霞相抗，一手频频抽空连摇，满面惶急乞怜之色。知他险诈非常，自然不肯上当。便即默念符印，把手剑一紧，朝前刺去。

第二章（三）

嵩岳斗群凶 剑气纵横寒敌胆 沧江逢绝艳 眉痕缥缈冕仙山

因见光幢强烈，妖人周身俱有烟光环绕，本拿不定能否刺人；不料那剑竟是威力神妙，随心运用，剑光芒尾突然暴伸出好几丈，直往光幢中刺人。黄衣人头立被斩断，紧跟尸腔里飞起一条黑影，周身俱有烟光环绕，似要突围遁去。再听紫衣人厉声急叫；“黑影是他元神，万万放逃不得。”他心里一急，举剑便撩。同时光幢连闪两闪，忽然爆裂，只听震天价一声响，震过处，连黑影和影外光烟一齐消灭。妖人尸骨也自无踪。

孙同康骤出不意，倒被吓一跳。正自惊疑，满地查看，忽又听紫衣人喊道：“此贼已形神俱灭。想不到白阳禁制如此厉害，连所用法宝也全毁去。我总算因祸得福。此时苦痛难禁，虽还有话，也无心说，请就下手吧。”

孙同康依言走过，怜他神情苦痛，也未及盘问有什么话，未顾得说，随口答道：“我向来言行如一，现在砍你腰腹之间，决不伤你元神，放从容些便了。”说罢，远远一剑挥去。紫衣人闻言，面带感激，似有什么话说；未及开口，只说得一个“你”字，剑光已拦腰而过，上半身立被腰斩，往后便倒。血光飞溅中，也是一条人影飞起。孙同康恐那阴索作怪，忙照所传，一剑砍下。果然人影一现，阴索也由下半身向上飞起，形似一条粗如人臂的黑气，势力也颇急躁。这一剑，恰好迎头砍中，分裂为二，隐闻呕呕鬼叫声。

孙同康更不敢怠慢，一紧手中剑，又往横里砍去，阴索势大衰减。似这样连砍了好几个十字，终于影灭烟消。紫衣人元神，只在空中略为拜谢，即便飞逝；下半尸身，也被剑光扫成一滩血肉。

孙同康赶过去，满拟遗物必多，那知并无长物，只那宝铲尚在。由上半截尸身后拿起一看，青光已在紫衣人死前隐去，通体长约二尺，除形制奇古，铲柄上刻有好些符篆外，锈痕斑斓，并无他异。连用手挥动，也未见有光华现出。适才曾目睹它的神妙，二妖人便为此宝争杀送命，料非常物，可惜志了问明用法。

心念才动，猛想起崖上有仙师，这此时不听动静，莫又离去？他心中一急，立即寻路，往崖上走去。又想起妖人不问多恶，自己总算得了他的法宝；似此血肉狼籍，任其自膏兽腹，心有未安。既蒙恩师垂青，决不以此片刻见弃，略为盘算，便又回身。那剑削石如松，便在存尸之所，用剑掘起一块大石条；再往下面掘成坦穴，将残尸用树干拨入摆好，石压其上。

孙同康忙了半个时辰，才渐停当。又取些泥土去填四面缝隙。心中惶急，手脚并用，想早办完，拜见仙师。

忽听身后有一少女说道：“无须着急，白、朱两道友已赴川逢青螺峪，人早离去；否则白道友最是疾恶，也不容妖人元神遁走。我因你尚未往峨眉拜师，身佩白阳仙剑，不知运用；那黄衣妖人邪法甚高，既恐白阳禁法万一有什么疏忽，吃乘隙遁出加害，你非其敌；更恐你走到路上，在未有仙缘遇合以前，将此剑和玄门至宝青乙铲失去。恰巧闲中无事，把朱道友留与你的柬帖要来，暗中监防。果然见你不特根骨颇好，心地尤为谨厚，无怪朱道友格外垂青。”

“你那朋友，因你巧服白阳真人灵穴保藏的篮田玉宝，在下面洞中昏卧了数日；他寻遍五乳峰少林寺等处，不见踪迹，无心遇到堰师盗窟中漏网的妖人，正在危急；值我来访白、朱二友，无心相遇，方得脱险；现已另有遇合，入川寻师去了。你不必相见，我略为指点之后，无须留此，可照此柬帖

往四川去罢。”

孙同康早听出是先前指点自己的少女口音。及至闻声回顾，见那少女，看去年只十六七岁，容颜美秀，宛如良玉明珠，光艳照人，另具静穆高华之致。穿著一身淡黄色的道装，非丝非葛，薄如蝉翼，软细光滑，好看极了。听口气，是和朱、白二老同辈，那里还敢看第二眼，早已拜倒在地。闻言先颇失望，嗣听命他入川寻师，并还赐有柬帖，心方一喜，少女已取一东帖，递过道：“你请起来，我虽与你将来师长都是两生旧父，但和你一般同门师姊也颇有交往，无须太谦。”

孙同康依言称谢，接柬起立，恭身请问仙讳。

少女笑道：“我名杨瑾，前生名叫凌雪鸿，乃川边倚天崖龙象庵芬陀大师弟子。六、七十年前，与白、朱二老至交。今生重返师门，虽因一愿未了，不曾祝发，已然皈依我佛，与二老并不常见。此来有事，与白道友商量；无心相值，也是前缘。我最喜忠实纯善之士，适见你不戮妖魂，许人自新，心慈面软，言诺无违，颇合我意，因此暂留指点。”

“二老一名追云叟白谷逸，一名矮叟朱梅，便是引你得剑的矮瘦老头。昔年嵩山二老威镇群邪，自我前生开元寺兵解坐化，二老便离开此山；白道友往来衡山、九华两地，朱道友在四川灌县青城山金鞭崖，开山重建青城派，均是前辈剑仙中有数人物。你们前两生原是五个异性骨肉，已然巧遇仙缘，拜在峨眉派一位名宿门下；只因一件无心大错，逐出师门。此时一般同道均觉此事不能尽怪你们，认为处罚得太重了些，朱道友更为此力争。无如令师风火道人吴元智性情刚愎，听了别人几句闲言，一时负气，不准人情。

内中一人，见师父决绝，事由他起，锐身任过，当时自刎；余人平日誓共生死，见此惨状，一同自杀。”

“此时你们对头所派质问的人，隐身窥伺，尚还未去。你五人入道不久，元魂未固，一离当地，必为所伤。幸而现在峨眉派教祖齐道友在座，早就算出前因，有了准备，立用神光将五魂护住。朱道友更是气愤热心，当众声言，非保五人重返峨眉，拜在齐道友门下不可。”为此，你们一转世，他便约了白道友，随时暗中照应引渡。

无如你五人前世运数未终；拜师以前又多娶妻生子，情分甚好，各有前因。第一世难求深造，固吴道友此时在峨眉派中，功力稍弱，一半也为了这些世情牵累；五人又是同居一家，死讯传到，妻子全家随以死殉。闹得一面是世情纠缠，分割不开；一面是夙世强仇，难于应付。虽仗二老相助，终于冤孽相寻，未等峨眉开府，引渡入山，便受仇敌暗算，全数遭难。死时情形更是壮烈。

“朱道友偶然疏忽，赶救不及，本在悔惜；偏又遇着吴道友，说你们世缘难净，无法造就，二老只是徒劳，语多讥笑。”朱道友笑答：“他们五人全家，罪已受足；我宁甘费尽心力，再生必使他不特重行到峨眉门下，并还使其称心如意，为神仙传留一佳话，只不会在你的门下罢了。”

“吴道友不知自身转劫在即，朱道友语有深意，又争论了两句，拂袖而去，不久便在成都兵解，你五人也各自转世。除内中一个姓李的，去年已经大方真人先为引进，拜在齐道友门下，现在川东巫山附近，一个名叫洞天庄的世外桃源隐居，内外功行同时修积，算是领了本门心法外；下余四人均未入门。就你此去，至多也只见到令师一两面，略得传授；非俟五人聚斋，根基也都扎固，不能窥见凝碧官墙。为时尚早，途中如有什么遇合，尽可由心

做去。好在柬帖注有时日，是关紧要的多有预示，如不可行，定注出了。”

孙同康一一谢诺，随即叩问宝藏镜、剑铲，及其运用之法。

杨瑾笑道：“佛道两家，降魔剑诀本是不同；总算峨眉剑诀我已知得，大概传你不难。此一剑一铲，大小可以由心，收藏甚易。经我一传，初学虽难发挥威力妙用，寻常妖邪决夺不去了。”

孙同康重又拜谢。杨瑾命起，将宝铲要过，分别指点运用口诀、收藏之法，以及初步入门的功夫；并命将铲藏起，不令外现，剑仍斜插腰间，然后笑道：“此剑已经我行法禁制，灵光隐敛，不用它时，外人看不出它的灵异了。其实你照我口诀，再习数日，便遇能手，也夺不去。你此身又不凶折，本无可虑；不过你根骨虽好，尚未入门，终以慎秘为是。”

孙同康恭谨领教，又照样演习了一回，果然随心所欲，并能脱手飞出，收发如意；自是感谢，喜幸非常。还想请问何时与师父二老相见时，杨瑾只说：“好自为之，行再相见。”面前一片金霞闪过，隐闻头上破空之声，晃眼无迹。连忙望空礼拜不迭。

孙同康心想：“二老虽未得见，且喜连遇仙人；拜师学道也有了指望。自己本是富家之子，只为从小爱武好道，到处访求异人，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；武功虽有门径，异人却一个也未遇上。这次偶往洛阳访友，闻说少林寺五乳峰两处，有三位负盛名的武家，欲往请教。行抵偃师，路见不平，一时盛气多事，激怒当地盘踞多年的盗党，几遭不测。

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此奇遇。听适去女仙之言，好友齐良已然入川，所拜仙师又在峨眉，自应早日赶去。”

因他出身富家，平日挥金如土，想起四川，相隔数千里的长途，从未走过，身边虽有三四十两银子，不知道够用与否？意欲入潼关，走华阴，再转秦岭，顺旱路入川，以便折回家中，多取一点银两备用。又想起朱仙师柬帖甚厚，只顾学剑说话，未及取视，也许指有去路；忙由怀中取出，恭恭敬敬放在石上。跪祝之后，拿起一看，那开视月日相隔尚早。自己从小生长家中，初次出门，连途向都不知道。天色已晚，出山也已来不及。二老昔年既在此居住，必有洞府，何不上去看看。如能在洞中住上一宵，既可瞻仰仙迹，又可温习剑诀，天明出山，也方便些。便由崖侧，绕上少室峰顶。

先发现两株姿态盘舞如龙的古松，当中一块圆桌形的大青石，两旁各有一个石墩，绝好对奕之所。石上留有“速去勿延，遇桐且止；眉顶双栖，沧江一苇”十六字。孙同康不禁吃了一惊，知道仙人不令停留，必有原因；又看出是走水路，连峰顶景物也不愿浏览，匆匆觅路下山。

少室虽然陡峻，原有山径可下，不似原上来处，除却峰腰一片危崖平地，四外无路。

孙同康寻到山路，便即往下飞驰赶到峰脚。满天星月，时已入夜。自服灵药，昏卧数日醒转，一直未进饮食；奔驰了一程，觉着有点腹饥。遥望前面半山丛林之中，灯光隐现。

赶去一看，乃是一座庙宇；敲门入内，问知是少林寺的下院。寺僧涤凡武功颇好，看出来客不似常流，接待殷勤，意欲留宿。孙同康恐有延误，并未吐露来历，只说游山归晚，明早还有约会，与友一同入川，必须连夜赶出山去；只讨一点吃的，并打听水路入川，如何走法？

涤凡久跑江湖，闻言奇怪；先当他是江湖中能手，此来此去，均有缘故。此时少林寺声威正当盛时，向例不容江湖人窥伺；一面款待斋饭，一

面设辞盘诘。后来看出来客武功虽好，竟是一个富贵人家子弟，貌相谈吐无一不好，并还初次出门。疑忌之心一去，反恐少年冒失，恃强吃亏，再三盘问有什么急事？孙同康看出涤凡好意，素来不善诳话；又因日前所访有本领的高僧，便是他寺中退居方丈，不好意思不理。只得告以：此次来山原为寻访异人，不料来迟未遇，留字命我即速入川，去往峨帽相见，为恐错过良机，故此心急……等语。

涤凡问明所寻便是白、朱二老，不禁大惊，朝孙同康面上细看了看，说道：“这两位老仙，我幼年曾见他到寺中来过，已有二三十年无人见到。他既留字命你入川，仙福不小；无怪乎你的目光和常人大不相同呢！”

“由此入川，水陆均可通行，所取途径有三条。近来路上不大安静，你虽不说，我已看出你武功甚好，遇事必能应付；无如上路心急，万一遇上，岂不耽延？最好前半走一段早路，由登封先到临汝，沿途经过许昌、芦台庄、南台、南阳，到了新野，无须直赴襄樊，可由当地离城八里的枣林镇，转入光化的老河口。”

“那地方是溪水上流一个大镇，城西武当山，便是武当派剑仙发祥之地。我虽少见识，但听老方丈说，近年峨嵋、青城、武当三派情如一家；白、朱二老仙常往武当访友。

明知你是关中人，陆行方便，却今你走水路；而附近数百里无水可通，又无指定地头，此坚必有深意。”

“我们往日均睡得早，独今晚有一点事。本寺地僻，大殿灯光为密林所掩，外观不见；今早恰巧砍去殿侧枯树，灯光被你发现寻来。我想一切早在仙人算中，走这条路，不特方便，并且还可以一览武当山仙迹。就许白、朱二老仙也在彼相待呢。”

孙同康竟被说动，又细问了如何走法，取出一两银子作香资，便要上道。

涤凡听他愿去老河口，甚是高兴，便将途向和所经站头食宿之地一一说出。对于香资，却是拒收，反取了一百两银子出来相赠，笑道：“你出身富家，孤身上路，行李不多，川资也不甚足；照你手面，必不够用。我知你人极豪爽廉介，出家人的钱决不肯收。

此银你先取用，我有一师兄空尘，现在峨媚伏虎寺，你在三年内代我交他如何？”

孙同康自是不肯。几经劝说，最后涤凡又出主意，将银子加到二百两，请孙同康写上一封家信；信上写“偕友人川，缺少盘川，现由少林寺僧暂借。由涤凡派人赶往西安孙家所开的一家商店中收取，这才解决。”

涤凡也在隔室写了封信出来，连银交过，道：“这是我与至友周铁瓢的信。他出家已近百年，虽还不能与前说三派剑仙相比，也可以算得玄门中清修有道之士。我昔年承他忘年论文，帮过我师徒不少的忙；近闻他为恶人暗算，在武当山南麓铁树中养伤。他前本武当门下，只为少年时误犯清规，在外伤人，才被逐出。虽经他悔过诚求，终未得重入师门。他久住武当山，固由于依恋师门，不舍他去；一半也为树敌太多，可以托点庇荫之故。三年前曾托我留心，不曾懈怠；近日方始有点端倪，仍拿不准是否如愿。此信颇关重要，敬以奉托。我知你是正人君子，务求顺路给他带去，感谢不尽。”

孙同康因对方一见如故，相待至厚；再听口气，此一僧一道，不说本领，单年纪便有这大，决非常人。平日遇上，结交还来不及，顺便的事自然

一口应诺。行前又付香资十两，涤凡却照收下，不再推托，也未再提峨帽带银之事。可见先前纯是设词，专为自己着想，好生感谢，随又想走。涤凡笑道：“以我观察，二位老仙对你已有安排，本无须如此心急上路；不过，少年人志诚，总是好的。贫僧也不再挽留，你自请吧。”

孙同康告辞起身，急于见师，所走又是驿路官道，一个人在路上急驰飞奔，觉着不象样子。事有凑巧，刚到登封，便遇见一批由陕西转来的马贩；内有一马性子奇烈，用套索绊倒地上，正在毒打。那马痛得乱挣乱挺，马目怒瞪，直闪凶光；长路磨折，骏骨峻嶒，四蹄已被绑紧，勒得皮绽见骨；横身一进，仍是老高，看去力大异常。另有两马贩，手持刀枪，在侧怒骂，准备一挣脱，便即下手杀死。

孙同康过去一问，才知是匹野马，先被混入马群，在路上走了两日，俱无什异样；马贩张虎娃，看出是匹好马，觉得便宜，想训练好了，卖笔善价。这日抽空，给他上了缰勒（作者按：西北、东北马贩，均擅骑术。其最精者，一二百匹的马群，长途千里，山行野宿，随地放青，仅由一二人率领，除自骑之马外均不加羁勒），打算先压一程，试试口劲。那知马性奇烈，上衔勒时，当人给他吃的，又是骤出不意；等人上马背，立即连纵带跳，一跃便是十余丈高远，劲道之强，从来未见。张虎娃等幸是极有经验的行家，用尽方法气力，终制不住。知道不妙，只得乘隙滑上马来，人固几乎送命，马也勒得嚼口鲜血直流！

由此这马便改了脾气，始而马贩一近身前，连踢带咬；未两日，连所带马群也被踢坏了两三匹。偏又恋群机警，一想收拾它，便被逃脱；一会又被混入群去，常被闹得河翻水转，无计可施。马贩恨极，立意除它。到了登封市集上，先以美食为饵，设计用套索擒住，就地上拖往旷场，意欲打死泄忿。知马厉害，路上吃过两次亏，除周身绑紧外，并令两人持刀戒备，脱绑便杀。

尤其可怪的是，那马本来一声不哼，自孙同康一来，便相望长嘶起来，声甚悲壮。

孙同康知马有灵性，长路关山，前半途程原用得着；可惜如此猛烈，平日虽精骑术，未必便能驾驭。只是心中不忍，便止住责打，问价想买。

马贩也是久跑江湖，见来人气度高华，神采照人，料非寻常商客。陪笑答道：“我并非不肯卖，只为此马太烈，无人能骑。我们在路上用尽心力，已然收拾过他好几次，都吃挣脱逃走。先只恋群，近日苦苦相随，竟因打过几次，想寻我们报仇。客人如不能带走，早晚是害；并有两马为它踢断腿骨，赔钱不少。今日好容易擒到，决计杀它出气。”

孙同康不等说完，插口拦道：“人何必与畜牲计较。我多与你点马价，不比杀死平白亏本好么？”

虎娃陕西人，性情爽直，笑道：“尊客一定要买，不敢不依，马价也随意。但话须当众言明，如骑它不住，或带不走，与我们无关。再如因此伤了我们，那是我们自不小心；如伤别人却是尊客料理。”

孙同康听了，因不知行情，再三问价，虎娃说：“尊客人好，我本平白得来；虽然伤我两马，那是时连，不能赖人。你给几两工夫钱吧！”

孙同康见马先在悲鸣怒嘶，一听对方有了卖意，立刻驯善起来，尽管皮开肉绽，并无负痛委顿之状。越看越爱，仍强给了二十两银子。这等仁义交易，自然连旁观人俱都赞美。

虎娃接了银子，便请众人散开；再命同伙，各持套索刀枪，四面把住，以防暴起伤人，并告以防御之法。

孙同康见他如临大敌，笑着答道：“无须如此。马能骑与否，我无把握，伤人还不至于，由我来放好了。”虎娃只得听之，孙同康自信，虽能将马制住，但见虎娃词色紧张，暗中也加以小心。那知马竟知好歹，先放前蹄和头颈间的绑索，竟连动也未动，等后蹄的绑一松，忽然昂首挺身而起。众马贩吃过它的苦头，方持刀枪鞭索，暴喝发威；胡姚康也拉紧勒口，准备应变时，那马先昂首一声极洪壮的骄嘶，跟着把头一低，朝孙同康伸去。

众马贩疑心他要咬人，齐喊：“尊客留意它咬。”虎娃更持刀鞭赶纵过去，意欲抢护。忽然当的一声，跟着日光影里，飞起一溜刀光，虎娃也纵退回来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那马并不咬人；只为孙同康人矮，低头与之亲热。虎娃赶到身边，刚刚看出用意，未及退回，吃那马身子略横，撩起一脚，将刀踢飞，差一点没被踢到手上。孙同康再一劝说，只得怒骂畜生，退了回来。这时人马正在抚摸依恋，众人俱都惊奇不置。

孙同康见马遍体鳞伤，又看出感恩择主之意，不忍试骑；想问马贩如何医治？

虎娃已凑过去道：“这畜生实是千里名驹！无如性烈凶猛，无人能制，不料竟能择主。看在尊客面上，我也不恨它了。伤药现有，三日之内准好。但它记仇心重，别人恐难近身，尊客自己与它调敷罢。”随将伤药取来，又说了卖鞍鞴的铺子。

孙同康问明河流所在，牵马去往河边，将全身与它洗净，托马贩代买了一床盖马的布单，随后取药，调敷伤处。那马始终随定孙同康，驯善异常；只与它搽药时竟两次倔强，想用嘴把药拱掉。孙同康知它心意，不愿用仇人所赠伤药，便劝道：“你休记恨。他们下手虽狠，你也有自取之处。你身受多伤，又经水洗，如不敷药调治，必烂无疑。此后长途千里，就我不忍骑你，倒底苦痛。你既通灵性，能知择主，便应听我劝，将药敷上，使你早愈，以免牵了同行累赘才是。”马忽鸣啸了两声，将头连摇。孙同康不知何意，想试给它强制搽药，马竟未再抗拒。

敷好药后，孙同康看那马身量不算高大，通体白色，更无杂毛。最奇是生就一双通红火眼，精光闪闪，顾盼之间隐有威棱，看去神骏非常。暗忖此时刑伤之余，毛多残落，一经洗刷，已如此好看；等过两日，伤愈复原，白毛如霜，配上这对殊砂红眼，和头颈上这一大条又白又韧的半立长鬃，跑将起来，岂不更好！为试那马对己是否真个感恩依恋，故意盖上马单，放了缰；刚一转身，那马果然随了就走。旁观的人，多半见过上套挨打时马的猛烈，见状人人赞赏。

孙同康越发喜爱，同去铁铺配了一副好鞍辔，连随身包裹，一齐轻轻扎向马背。问知马已吃饱，又在河中饮过，只买了些食物和上等马料，便即起身。因怜马伤未愈，不忍上骑，路上试放手两次，那马随之快慢行止，一步也不离开，神情尤为亲热。看出那马决不舍己而去，为防万一，只把银子取一半，放在身上；为省牵行不便，率性连缰绳结向马鞍之上，空手上路。马竟始终尾随，自更放心。又给马起了个名字，叫着“雪龙”；马竟解意，一呼立应。方想一到老河口，便走水路，这等善晓人意的千里良马，如何舍得抛弃它？忽见前有村镇，天已黄昏，便往投店。

孙同康查看马伤，见药果有效，只是尚未结疤；伤处恰当马腹垂蹬之

处。重与上药，马仍摇头鸣啸，以示不愿；勉强上药，告以不可犯性伤害人。亲偕店伙，牵往马厩中，择空处系好，取下包裹，回房食宿。

夜来忽闻前院马嘶人嚷；心疑雪龙惹事，忙即出询。迎头遇见店伙急报，说客人马已断缰逃走。孙同康问知去向，连忙赶出一看，那地方虽是驿路大道所经，四外山岭杂沓，溪河萦绕，路既难行，又值天阴，黑夜山野，马行如飞，何处追寻？一想此马本来野性，买时原是怜它骏骨委顿，有意放出；后因马贩恐它复要伤人，马又驯善追随，这才变计，欲俟伤愈乘骑。不料此时倒被逃走。略为寻思，也就拉倒。店伙见客人大量，并未怪责索赔，自是暗幸。

大早上路，因店伙献殷勤，说有一条山野小路可通，前途要道三羊角，许多年轻小贩往老河口，都抄这条近路。心想：大道上不能常时施展轻功飞驰，难于赶路，有此快捷方式，何不一试？便照所说走去。刚刚走上一条岭脊，想起那马真好，失去可惜；忽听远远处连声马嘶，甚是耳熟。立定侧顾，晨旭甫升上，山右侧大道上，银箭也似驰来一匹无人白马；马首高昂，四蹄翻飞，其疾如箭，自前途去路上驶来，正是心中盼想的那匹良马雪龙。一见跑时那等神骏迅速，更加心爱不舍。亢中高唤雪龙，方想赶去；忽见小镇中追出一伙人来，各拿索棍之类，似想将马截住。

马似闻得主人呼声，忽然停止；正在昂首仰望，镇中一伙人已赶到。马见人来兜擒，一声长啸，四足一蹬，凌空纵起两三丈，竟由众人头上越过；紧跟着—掉头，连纵带跳，往岭上赶来。孙同康也自赶下，离镇口原没多远，晃眼人马对面，马也停住，相随同下，问知那人乃是店伙。

镇上人说：“客人刚走，马便自来，吃人拉住，先颇驯善；及听人说，客人已走，立时犯性，猛恶异常，马头一抖，衔起马缰往外便冲。因想代客人追回，忙赶出时，已顺大路，往前跑去；其行如飞，晃眼不见影子。正在谈论此马太怪，忽闻远处马嘶，又见跑回想要合力截住。那知此马如此厉害！”

孙同康一看，那马一夜之间，伤已结疤将愈，好生喜慰；给了众人一点喜钱，仍欲步行上路。马却不走，凑近身来，几次要人骑它。孙同康细看伤痕，十九已好；马如此灵慧，自是高兴。刚一骑上，马便由缓而急，往前驰去。马背平稳如舟，而跑得极快，是绝好一匹千里龙驹，那似马贩所说不能上骑情景。先前本想，马虽灵慧，性野倔强，又从无人骑过，路上还须调练，怎么也要一点心力，才能如意乘骑。没料这等驯良，自然喜出望外，由不得连夸：“雪龙真好！”

马似明白主人爱它，越发卖力，后来竟快得出奇。人在马上，只觉两耳风生，呼呼连响；沿途林木田野、山石溪流，化为无数灰白影子，似电一般在身侧脚底闪过。有时近面高山危崖，似要当头压到，路一转侧，晃眼之间，人马已绕驶过去，超出前面；回顾身后，相隔已远。不消多时，便驰出了好几百里。

后来还是孙同康，因马初试辔头，恐它用力太过，又恐震裂创口，想令休息，先连勒了两次，口劲奇强，又不舍过分强韧，马仍腾蹕奋厉，飏驰不已。已经再三喝止，势子虽缓，仍然回首骄嘶；若与主人问答，仿佛虽然听命，余勇仍强，心中不服之状。暗忖此马真乃龙种良骥，照此脚程，何止日行千里。自来千里马须有千里人，最快时节，连自己都觉气透不转，如换常人，如何能骑？只可惜到了地头，要改水路，不能带走，岂不可惜！其势已不能为此马而误了仙缘。仙师命走此路，必能前知。但盼到日开读柬帖，

能够设法变通，中途改走旱路；或是提到此马，有什么处置就好了--那怕自己不能要，转赠一个有本领的识主呢。

正寻思间，见前面有一大镇，天已交午，想去打尖。到后一问，半日工夫，已连经许昌、南阳，行到了唐河东岸。因顺驿路大道，任马疾驰，迎面风声劲急，目光所及，前路景物全是迎面飞来，不及细看，转盼已落后老远。又恐生马生路，有什么差池，或将行人撞伤；紧勒马缰，心无二用，连经许多城镇堡集，均未觉查。似此神速，分明当日便可赶到老河口，不禁大为惊喜。对于雪龙，自更珍爱。到店下骑，不顾饮食，先松了鞍囊，通身查看，不特痍愈痂落，鲜肉已生，身上也只剩有一点微汗。情知不会舍主而去，率性连辔取下，引往槽边，添购一些好马料，任其自食。

正欲往店中用饭，店伙恐马跑掉，劝令系好再走。孙同康答道：“无妨，此马已然教好，只要别人莫近前戏侮，更不与别马同槽，便不妨事。我特地要找无人用的破马槽，也由于此。好在马槽还有两个，一会就走。你远远看住，不令别人的马近前以免被它踢伤，我多与你酒钱便了。”

店伙正谢应间，忽听一川音女子冷笑道：“一匹稍好点的小马，偏有这些话。我不信有那厉害，偏叫墨龙与他们同槽试试。”

又一少女拦道：“六妹，你就喜欢多事！本非凡马，自然猛烈。出门人无事最好，那得不招呼一声，我们走吧。”

孙同康闻声回顾，眼前倏地一亮。原来发话的乃是两个少女，年均十八九岁，手里各牵着一匹马，一红一黑，俱是油光水滑，神骏非常，鞍饰也极华贵。二女貌均极美。

真是平生仅见。后说话的一个，略带鲁音，尤生得长身玉立，光艳照人，各穿著一身淡雅妆饰，看神气似是刚由河边饮马走上；互相说完前言，身形略闪，人已端端正正分坐马上。美人良马，相得益彰，姿态之俏丽，简直难以形容。方想二女口音不同，立辔同游，没有男子随行，容光如此美艳，装束神情，又如此华贵大方，这是什么路道？

雪龙本在低头嚼豆，吃得正急，忽然昂首骄嘶，侧顾那两人目闪精光，大有回身比并之意。孙同康知马通灵勇猛，恐怕惹事；对方又是女流，忙喝：“雪龙快吃，我还要赶路呢。”同时瞥见二女，朝自己和雪龙看了一眼；先用川音说话的一个，面上更似带有傲然不屑之容。心想：“此女虽美，神态没有高的一个娴雅温和；就相貌之美秀，也要差些，还看不起人。我是向不与女人计较，休看你马高大，那知我的雪龙厉害！不过雪龙风尘困顿，新伤初愈，不似你们女人骑马，着重修饰，洗刷又勤，外表要起眼些罢了。”

他心念才动，二女手缰微动，连人带马，已往前路，绝尘飞驰而去。日光之下，眨眼剩了两个小黑点，疾若星流，再看已无踪影。中午打尖人多，二女貌美马健，长路征骑，不携行李，又是外方口音，来路莫测，本就看着岔眼；不料马是龙骥，人同仙侠，去得这等神速，益发惊奇，纷纷称赞，喧哗起来。

孙同康觉出两马不在雪龙以下，二女自非常人；暗忖马好人更好，那长身细腰带有山东口音的一个，不知前途，还能见到不能？一看雪龙先颇兴奋欲前，二女去后仍就低头大嚼，便去店中要了点酒食。平日慕道好武，不喜女色，父母想为他定亲，俱被婉辞谢绝，从无家室之想。不知怎的，一见此女便放她不下，也说不出所以然来，连饭都无心吃。

匆匆吃完，便想上路。刚付完店帐，给了赏钱，把马备好。一想此马

年小任性，过于猛烈；方才吃饱，似前急驰，保不受伤。已然在半日之内赶出好几天的路程，何必忙此一时？便步行走去，想给马溜一下食，然后上骑；只是心中兀自想再见那长身少女一面，边走边思。才离镇口，马本自随身后，并未牵挽，忽然连声骄嘶，昂首一抖，便将鞍上所搭缰绳抖落，用口衔去，向手上乱拱，意似要主人上骑。

孙同康原本就渴想追去，暗忖此马灵慧，既出自愿，必是无碍。便即立定，先抱着马头抚爱，笑问道：“你见先那两人两马么？我想追上，看看是什么来历。不过，你才吃饱，怕你受伤，反正她只走这条路，你不会追她不上。最好先莫跑快，等跑出一段，再快无妨，莫要使我担心。还有适我问人，二女并未打尖，所去如非离此不远，必要落店用饭。有此两马，虽易寻踪，但你跑得快，极易错过；前途如过镇集，务要少停，容我查看，以免错误。你领会么？”

那马闻言，似懂似不懂的，将头点了一下，腾绰愈急，人随上马。孙同康见那马起步颇缓，方以为是解会人意，谁知到了前行空旷之所，猛然一声长嘶，四蹄齐翻，朝前窜去。由此绝尘而驶，其行若飞，一晃百多里过去；行经镇集，并未稍缓。好在事前留心，两马又极高大，匆促之间，仍可看出。一想二女马快，似比雪龙差不了多少，又是先行；看它唐河饮马，也许在前两站打过尖来；前途如不停歇，自然不易追上。仔细一想，渴欲一见，马快正合心意，加以勒阻不住，也就听之。

这条驰道与长河并列，相隔河岸时远时近。孙同康又跑了个多时辰，二女人马全未遇上。估量不是走向别路，便已到了对方地头，走入深宅大院以内，看她不见；否则自己坐下千里良马，一口气跑了数百里，二女打尖在前，更应停歇。两下相去，不过刻多工夫，如此飞驰，那有追她不上之理？虽渐失望，心仍恋恋。

见沿途岗岭颇多，想往高处查看一下；无如马行太速，顺着大道飞驰，一瞥即过，竟不暇顾。他知勒不住马，迎着劈面山风，正要奋力开口，喝令少缓，以便觅路升高一望。一眼看见前侧面，烟云缥缈中，一痕山色高恒天际，宛若卧眉；阳光斜照上去，曳紫萦青，明晦相错，白云若带，环绕山腰。尤妙是下半雾烟杳霭，若隐若现；而近山一带的田野冈峦，又是一片苍绿，间以杂花野卉，摇曳娟娟。另一面是长河拖蓝，风帆片片，风景美妙，暗衬得那山宛如海外神山，黛光欲活。

坐下雪龙，不待喝止，势子忽缓了许多，不时迎风长嗅，杂以骄嘶。孙同康方不解是何用意，马忽又由缓而急，改向沿河飞驰下去。孙同康见河面甚宽，两岸也阔，来路有两三条岔道，还不知马已舍了驿路大道。等到驰入野岸无人之地，才自觉查。想起人马俱是初行生路，除照前站途向外，一直任马自行，正喝：“雪龙快停，你跑错了！待我看明去路，寻人问好再走。”那马本已离开河岸，走向路侧野地之中，倏地拨转身，泼风也似四蹄翻飞，朝前面大河驰去。

孙同康信马前驰，已成习惯，口虽喝令少缓，并未留意，去势又极猛速，万没料到会有异举。等一眼瞥见大河前横，马正箭一般朝前直窜，觉出不妙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心念才动，离河已只有丈许，竟未容人发话，马已四足齐蹬，凌空而起，朝那相隔十多丈的河面猛窜过去。

（后文尚有孙同康卧眉峰月夜惊艳、飞熊岭妖坛斗法、巧遇兽王彭勃、

同访洞天庄、五友结盟上峨眉、三谒凝碧仙府。诸般美妙惊险情节，均在下回分解。)

第三章（一）

跃马渡长溪 客馆深宵闻异事 潜身入古洞 晶门玉屋访高人

话说孙同康当时只觉疾风扑面，眼底水光一闪，连人带马已然到了对岸。马蹄刚一沾地，便迎风长啸，朝隐现云中的高山那一面，窜山越野飞驰下去。那一带偏是山荒野地，走不多远，便坡陀起伏，溪涧纵横，路极难行。马似毫不在意，一路窜高纵矮，越涧过溪，照旧疾驰，全不少停。不时又昂首鸣啸，还走了一两段冤枉路。看去路并不熟，径往那山上跑去，一任勒缰喝止，全阻不住；马和疯了一般，情急异常。

孙同康先还喝止，嗣见喝禁不住，又因爱马太甚，不忍动强；又见日影方向并未走反。暗忖：此马明是龙驹异种、通灵之物，如此奔驰，必有缘故。此山高恒云表，十分灵秀。马身已早见汗，再见它连嘶带嗅，仿佛有什么惊觉神气；跑起来，势虽较前更急，却是又稳又快，并非犯了野性所致。继想：那两个女子决非常人，适才曾嘱它留意寻踪；也许就在这山上，此马通灵，被它看出。因急欲一见心上人，失望之余，顿生希冀。好在前行方向不差，至多绕远一点；已仗此马，多赶出了好几天路程，何不由它跑去，看着料中与否？念头一转，便不再勒止，马也欢嘶不已。

一会儿，日色平西。估计前面高山还有好几十里。马忽停步不前，立定向前、左两面，连连昂首闻嗅，嘶嘶不已；声急而亢，大有怒意。孙同康见马通身是汗，怜它跑累，下马解了缰勒，把身后带的豆料取出，盖上马单，边喂边问道：“你是为我寻找那女子么？”

马忽昂首低鸣。孙同康命它点头示意，并问二女是否异人？马点头相答。孙同康见它如此灵慧，虽然人未寻到，也是爱极。一面为它拭汗，抚爱不已，连所带点心也没顾得吃。等马吃完，又问道：“你太累了！你如闻嗅得出她们走向，总有落脚之所，不愁寻她不到。否则，我还要上路入川，急也无用。况且天色已晚，该找人家住店了。我舍不得丢你或送人，如走水路，还要为你想法子呢。我和你先走一段，再骑时，不要跑得太快了。”话未说完，马忽照前示意，坚令上骑。

孙同康再三叮咛慢走，这次马竟听话；忽舍前路，缓步往左侧一条横岭上跑去。到了岭脊，往那面一看，岭下不远，竟是一个小镇集，集前又是一条大河前横。斜阳渐没，明月始升，镇集人家已有灯光。忽觉腹饥，还未开口，马已往岭下镇集中跑去。到了一问，当地竟是老河口上游的小镇。鱼米之乡，又是水陆要冲，居民也颇殷富。想不到一日之内赶到，心中喜极。

孙同康先寻了一店住下。鉴于今早马曾自行走开，先告店伙，马甚猛烈，而有特性，但知恋主，不受羁勒，也不能与他马合群；愿多出钱单喂，来去任其自便，跑掉不要赔。

又向马叮咛，最好不要走开；才去饮食安歇。准备明早往武当山，将人托寄的信交到，就便见识这位年过百岁的道长铁瓢；然后包雇一船，连人带马一同入山。

住店以后，为防那马又私自跑出，连去看了两次。马见主人，竟知来意，先凑近身侧挨蹭，任主人抚爱一阵，然后横身卧倒，以示安睡不走。孙同康知它通晓人言，便告以：明早尚有要事入山，千万不可远走；就有事，也要等我起来，由我问明，体会出了用意，必放你自出自归，却不许不告而去，使我愁急。那马连连鸣啸点头，店伙俱都惊奇，纷纷传说，全镇皆知。

孙同康终是公子哥习性，江湖行径多听师长传说，一知半解。只管小心谨慎，仍是想到就做，也未做什么理会。心料马不会走，径自回房，先向店伙打听去往武当山的路径。刚一提起百岁道人周铁瓢，店伙立时换了一副面目；先朝孙同康上下一看，又向门外探了探头，近身悄问：“我看客官虽然人好，除那匹马有点奇怪外，不像是位法师老爷。怎会此时访问周祖师，又喊他法号。难道客官这轻年纪，是他老人家的朋友么？”孙同康听出话里有因，周铁瓢为人名声，必也不差，答道：“我与他并无渊源，只是受人之托，带了一封信来。他为人法力如何？”

店伙诧异道：“你为他带信，会不知道细底？今日幸遇我，如问别人，决无几个敢说实话。这位祖师爷多少年纪，我们不知道；但我曾祖年轻时便曾见他在山上下来往，最喜济贫医病。光此城内外远近数百里，不论多凶多恶的土豪强盗，被他知道，他必上门。先是好言相劝，不听便走；有时被人捉到打骂，也不还手，可是结局仍被他逃走。

再过些日子，那些恶人不是忽然改行归善，便是忽然不见。日子一久，被人发觉与他有关，但也看不出他一点痕迹。救人的事云知做了多少，用钱不问多少，到时准定有人送上门来，他本人却从未见有多钱送人。这里人因为他不喜人对他恭敬，更忌招摇，有事求他，自会寻你，向不扰人一茶一饭；见面只点头招呼，不敢乱说，心里都当他活菩萨一般看待。”

“有的家中还为他偷偷供了长生牌位。此时看去，五六十岁年纪，直到现在，除了胡子更长外，别的仍和当年一样，满脸红光，那像个百年以上的老人？我们都猜他法力很高，只无人见过，那奇事灵迹也讲他不完。他自己却说，不过在山中雪后绝粮，无意之中吃了一枝野草，由此身体强健，比人多活几年，道法一点不会。这话自然无人肯信。

近年恶人绝迹，病人又少，他也难得出山来了。”

“今年正月里他到镇上转了一转，由此好几月未来。上月初忽然来了一个贼和尚，我们不知那是当初被他逐走的恶人所请党羽寻他报仇，误认是他朋友，还格外款待，在店中住了几日。见那和尚不忌荤酒，好些可疑之处；设词盘问，才得知道一点来意。因看出贼秃会法术，不是好惹，赶紧暗中派人赶往山中寻他报信，去的人恰巧是我。”

“他住那地方实是难找，又只听得说，无人去过，他平时生活更是清苦。我到时他正打坐，明见坐在茅篷里面，怎么也走不近身，也喊不应。亏我料出事情利害，守到日落黄昏，仍是他自己醒转，唤我进去；我把“和尚寻他，现住店中，有人见和尚半夜里结坛闹鬼，还有不少恶徒弟都藏在一个小葫芦内，日里仍是一人住店，曾在酒后吐出报仇之意”告知。”

我看他乍听时，好似微微吃了一惊。听完，叫我偷偷告知镇上人们，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切不可惊扰，转出愤事召祸，又强给我几两银子送走。这时，才知他法力真高。

他因怕我老娘妻子担心，送时，只嘱咐不可对人说他会飞。随叫紧闭双目，身子便自凌空而起，不消半盏茶时，便回到了家中。我们以为他老人

家有那高法力，贼秃定和先前恶人一样送死，自讨苦吃。做梦也没想到结果他竟吃了贼秃大亏，如今人已受伤。贼秃受了恶人供善，已在离此一百二十五里豆花港建庙居住，听恶人和贼秃口气，事情还不算完，非要他老命不可。双方并定有的会，详情无人得知，是听恶人手下党羽说的。

“我们先还不信所说是真，后见他老人家一直未现，恶人已然匿迹多年，忽又那等骄狂，总是真的。又派我和两同伴，假紫霞官进香为由，入山探看，果有一半是真。并且他老人家本难活命，幸而贼秃不知何故，不敢入山害人，只能约他出去，在离此三百里外比斗，否则连伤都养不成。你说，这样好人会遭这事，多可气！贼秃邪法甚高，周师祖又再三带话警戒，万不可泄漏提说此事。只我三代人受他老人家恩惠，越想越气，胆子又大，客官如问别人，恐不敢说呢？”

孙同康又盘问了几句，多答不知，料是实情。受人之托，又激发了义侠天性，决计见人之后问明经过，量力而行。当地乃汉水上流左岸一个镇集，在老河口附近不远，镇西一带以及来路所见云中高山，俱是武当山支派。武当山形势雄峻，岭抱峰环，景物灵奇；山域广大，有七十二峰之胜，历代多有高人奇士隐居其中。本来汉时属武当县，故城在均县北面；山在均县之南一百十五里，老河口在山的东面，中间隔着一条大河；渡河不远便是山麓，看去仿佛甚近，实则距离主峰和孙同康要去的地方，还有不少里程，路也有两三条。

孙同康因有千里名驹，不畏崎岖险阻；为了避人图快起见，特意选了一条小路快捷方式。次日起来，见马未走，只是低鸣，状若有事。孙同康只当它急于上路，人马饱餐之后，知道当地起身较近，连来时预定的老河口也未去，径往左近渡口跑去。因马虽灵慧，仍有野性未退，又见行人围观指说，马也不时鸣嘶，不知何意？为防生人同渡发生事故，渡旁恰有一条空船停泊，意欲包雇。操舟的一壮汉闻言意似不愿，正要开口，昨晚店伙张四忽由人堆里挤出，抢前和壮汉寒暄。

孙同康因对方尚未答话，行时张四甚是恭敬周到，此时忽来插口絮话，心方奇怪。

猛瞥见张四凑向壮汉耳旁，说了一句耳语，跟着便大笑说道：“那么，你少时寻我同去，准定请吃一顿就是。”说完，也未再理别人，径自走去。旁观诸人均在看马，也未理会，方想不出张四何故如此做作？壮汉忽改笑容道：“客人要包船过渡么？钱随便给好了。”随说随解了缆索，搭上两块跳板。

孙同康牵马走上，快要离岸，忽见一青衣少女匆匆走来，口说：“我有急事，借你过渡，稍时多把渡钱与你。”说完，便纵向船上。

壮汉急喊：“此是客人包雇，那边有的是渡船你不会走，单上我这船作什么？”少女答道：“我嫌官渡人杂，先前不知客人包雇，已然上船，懒得再换。你和客人说，他莫小气，船钱我出便了。”

孙同康见少女一来，马便昂首鸣嘶，只道卫护主人，不愿外人同渡；恐其生事，一面紧拉辔头低声喝止，一面拦向马的前面，以防向人冲撞。少女又是青纱包头，将脸遮没了一小半，先未看清面貌；只见双方争论，船已离岸数尺，壮汉似要回船就岸的神气，少女又那等说法。暗忖你我素昧平生，怎么就知我小气？忙拦壮汉道：“多载一人无妨，我也不致小气这一点钱。你请女客坐稳，今日风浪大，马不老实，你且自开吧。”

壮汉对孙同康益发恭敬，闻听此言，便不再开口，往对岸摇去。少女

闻言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不小家子气，我还不愿沾人家的光呢！浪大船小，我坐得稳不稳，不劳担心；一匹野马有什么希罕。”

孙同康方想出此女怎如此不通情理？又觉出少女口音似那里听过，对方女流，不愿计较，刚把脸一偏，装没听见；身后雪龙忽又连声低啸，头朝肩侧直拱。猛想起来路所遇二女，其中一个坐骑黑马、身材较矮、口带川音的正与之相似，忙喝：“雪龙住口，我晓得你的心意。”

孙同康随说，重又回过头来，想查看是否？恰巧少女也回过脸来，这一对面注视，果是沿途追寻的少女之一。那口带鲁音、长身玉立的另一美人影立上心头。当时怦的一跳，有心探询，无如素不惯和女子说话；对方虽也美秀非常，但是翠袖临风，英姿飒爽，星眸炯炯，隐蕴威棱；独立船头，冷眼侧顾，傲然有不屑之容。适才口气又那么不中听，如与问答，必得不到好嘴脸。心想：“我不过见马好人好，想问来历，并不与她攀亲，何苦受人诽谤？”一赌气，率性回头抚慰爱马，不更再顾，马也停了鸣啸。

只是他心中仍是放那长女不下，暗忖二女同路，可惜最好而又想见的没有遇到，不知前途能否相遇？心正寻思，忽见壮汉双手摇橹，腿搭舵上；连日秋汛，水涨流急，横渡似颇吃力，相离对岸还有一半水面。知马不会背己伤人，因问道：“可要我帮你一帮？”

壮汉含笑点头，刚刚走近后梢，忽听壮汉悄语道：“我不需人相助，尊客上岸，骑马快走；你那马快，一过卧眉峰便无事了。”

孙同康心想：一路并无什么事，船夫并不知己名姓，何出此言？少女也善骑马，虽非常人；一则与二女无仇怨，途中相遇，并无杵犯之处，虽不合一时好奇，路上追踪，但未追上；再者，二女貌固极美，人却端庄，一脸正气，除比常女大方外，颇有大家风范，不似坏人，怎会有这等话说？继一想，江湖异人甚多，二女行动实是诧异，本领也必不小，许因此马被她看中，也未可知。

正寻思间，壮汉又低语道：来时可见河边那多的人么？都是说你马太好，引出来的对头。现在有人强夺此马，幸你昨晚说往老河口雇船，今早前改在这里过渡，无心躲过了一关，如仍走老河口此时早遇上了。全镇上无人不知。如非你是周祖师朋友，你那对头没有防到你改主意，又没通知河下人们，便我素来胆大，也不敢渡你过去了。这一带怪事常有得见，暗渡小姑娘虽不是对头手下，我现在想起她上船时好些怪处--我这船小，她上船时一点未动；再说，离岸也有五六尺，晃眼上船，我明见她由岸上走来，竟没看出怎么上来的？

“最奇怪是这大风浪，你看浪花只管激得多高，船仍缓缓前进，没有摇晃过一会。

我看她对你口气不太好，不知是否有意？闻说武当近年女仙甚多，我未见，不知细底。

她长得太好，路上再遇，只要以前没有过节，不要兜搭说话，千万不可得罪。我想此女，老河口那面必已得信，说不定他们由那边过河，分头拦截，尊客小心点好。”

孙同康才知昨晚调马所致，如非店伙和船夫耳语，告以周铁瓢之友，连河多过不成。

自己新有仙剑法宝在身，寻常恶霸妖僧，虽不致于便落下风，终是惹厌。随口应了，也未答言。

一会船便到岸，少女取出一两银子，往后梢一投，笑道：“这是渡钱，我向不承人的情。”说完，竟不容船夫答话，纵身上岸而去，马又鸣啸起来。孙同康自不肯受这个，忙也取了一块碎银递过。摇船壮汉执意不收，说：“你是我恩人周祖师爷朋友，本就送你过渡，不想要钱；何况那女子给了这多，足够我好几天嚼用，再受尊客的钱，我不是人了。事情紧急，快些骑马起身的好。”跟着又起了重誓。

孙同康无法，只得起身。本心嫌少女狂傲，不想追踪，无如想见长女的心总放不下，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。马又直叫，心料长女必定在前，满拟马比人快，只打算尾随，免被青衣少女发现，受其奚落。

先见少女由一片疏林中走进，上了入山途径；那路沿着山麓又只一条，林外一面是河，别无歧径可以改道。满拟马行如飞，断无赶她不上之理；乍上马时，还恐雪龙跑得太快，再三喝令少缓，以防追过了头，不好意思回马。及至追了一程，晃眼已十来里山路，并未追上。座下雪龙，始终疾驰，不听招呼；不时还在昂首长嘶，声震林间。以为山径曲折，少女身手矫健，武功必好，也许尚在前面。

孙同康又追出三数里，地势越高，忽然想起：照雪龙脚程，除非飞行绝迹的剑侠中人，便自己练就轻功，那快脚程也追它不上，少女怎会踪影俱无？断无比马还快之理。

也许路径不熟，不留心，被她中途跑向高处，人马却由山径中错过。但是此马颇有灵性，几次鸣啸又非无意，好生不解。再一查看地形，与店伙船家所说途中标记，正是去往周铁瓢所居，卧眉峰后山隐僻之路，并未走错。心虽仍是恋恋，只是高峰前临，芳踪已杳，只得息念，照前途驰去。雪龙依旧绕啸不已。心方奇怪，那马忽自折头，向右侧一座小山顶驰去，料有缘故也就听之。到了山顶马忽停住，不住昂首长嘶，鼻孔连张，闻嗅不已。

孙同康在马背上往来路一看，汉水就在脚底不远，所行乃山中最隐僻荒凉的所在，人烟房屋甚少。正查看少女踪迹，猛一眼瞥见一伙短衣壮汉，各持兵刀器械，由先前经过的树林中走出。想起船夫警告之言，心方一动，雪龙忽又一声长嘶，往山下驰去，重走上先前去路，跑得却慢了些。忍不住俯身问道：“那两匹马和它主人在前面么？”连问两遍，雪龙把头摇上两摇。走着走着，又越了一条冈脊，卧眉峰渐现全貌。细一查看，正是昨日所见云中高山。

这一临近，越觉灵秀雄奇，迥异寻常。照昨今两日雪龙飞驰鸣啸情形，二女也许在此山中居住；虽是外省口音，只要常时来往此山，周铁瓢隐居多年，似此异人和奇女子，当能知道一点踪迹。他念头一转，不由又生希冀。因周铁瓢所居，在卧眉峰一座危崖之下，地势十分崎岖险僻，一由峰侧绕过，到处蓬蒿荆棘，密布丛生，简直无路可通，难行已极；恐马受伤，强把辔头勒紧，再四呼喝，令其缓行，一面留神，觅路前进。

雪龙也似嫌那篷荆碍足，不时飞身纵起，一跃便是十来丈远近。在蓬荆中左旋右折，费了不少心力，好容易才将那一段路走完；前面又是大片乱石，虽然崎岖异常，且喜寸草不生。雪龙生自山野，上下高山峻岭，如履平地；遇到难行之处，凌空一跃，便自飞纵过去，丝毫不显艰难，也就听之。

人马生疏，路径全凭探询而来，沿途未遇一人。孙同康既恐走错，又恐寻找不到，不住四下张望，查看途向景物，与店伙之言是否符合。及把那片乱石走完，已然绕向峰后。路上也见到两处危崖，并无人在内，也未发

现茅庐；把马停住一问，这未段路程，雪龙却是听话，行止迟速，俱随主人心意，问话却是摇头，似无所知。店伙所说，已尽于此；再往前行，已无物可以辨认，只得骑马缓缓往前寻去。

峰形宛如一条卧蚕，高横乱山之中；后山一带，更是壁立如削，无可攀升。眼看快要走完，绕回峰前，越看越觉得不对，没奈何重又折转。正在徘徊张顾，无计可施，忽见归途前面有两个年约十四、五岁的女孩，各用花锄背着一个花篮，说笑走来。各穿一身浅湖色罗衣，装束甚是淡雅，容貌也颇娟秀。暗忖：这神气明是富贵人家青衣慧婢，荒山之中怎得有此？所居想必不远，周铁瓢的住处当必得知，何不问她一问。

刚要迎上前去，两女孩中一个年纪较轻的说道：“我就和六姑一样，最讨厌野男子。

如和我说话，准讨无趣。”另一个答道：“六姑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，你学她作甚？男女都是人，只要好，有什么惹厌处呢？周道长就是男的，他还帮过你忙，此时便是与他送东西，莫非你也恨他？”

幼女把嘴一撇道：“你专讲歪理，我没说是野男子么？”长女笑道：“问住你了，明明矫情，还赖呢！周道长新居就在上面，我们女孩儿家口没遮拦，被他老人家说几句无妨；传给主人知道，挨上顿骂，被姊姊好笑，才冤枉呢。”

孙同康素对女子面嫩，本要开口，给头两句话阻住，呆得一呆；再听下文，才知二女也是寻周铁瓢的，乐得不再开口。心中一喜，二女已迎面走过，连正眼也未朝自己看一下，不便当时随住。好在对方缓步而行，不怕尾随不上，姑且立定回顾，看她如何走法。二女似已觉出人在看她，互相耳语了几句。隐闻笑声，意似讥嘲，心正不快；暗忖：是何家小婢如此狂傲？二女行到前面峰崖之下，倏地纵身，一跃五六丈，捷如飞鸟往上窜去。到了上面又影一晃，便即不见。

那一带峰脚，俱是壁立如削；二女纵处，便往内凹。先前店伙说，周铁瓢住在峰后崖凹茅蓬之内，沿途形势景物全部符合。峰后壁立，无路可上，因此沿峰寻找，不曾往上留意。这时他见二女飞身而上，留神细看，好似有片平地，被上面松藤遮住，看不真切。自信近日身轻力健，峰虽陡削，上有藤草攀附；这五六丈高，上去容易，即使失足，也不致受伤。只是二女小小年纪，竟有这等身手，如在未服灵药以前，还不如她，好生惊奇。

因有移居之言，惟恐上面另有道路，或所居隐密，尾随稍慢，无法寻踪，孙同康悄嘱：“雪龙等我，不可离开！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赶到二女纵处，想好地势，一跃而上。

到后一看，上面果是峰腹间的一片平坦危崖，大只亩许。可是峰腹中空，仿佛一个高约丈许的长洞，看去甚深，此外别无道路。二女无踪影，估量人已入内，里面又深又黑；近洞口一段，宽约三丈，地面虽然平整，不知洞内如何？人地皆异，也不知周铁瓢是否在内？更恐蛇兽毒虫潜伏洞中，暴起伤人。才一入洞，便把宝剑找出，借着剑光照路，并以防身；试探着缓缓走进。

行约五六丈，见洞高只丈许，上下坦平，时有钟乳下垂。地势广大，前路尚深，觉着剑光不能照得过远。他想起嵩山得的那面宝镜，虽蒙女仙杨瑾传授，说此宝系昔年白阳真人用前古宝镜炼成，取名“辟邪神光鉴”，功能辟邪伏魔；如照所传勤习，如法施为，多厉害的妖光鬼邪气毒氛也难侵害，妙用甚多，威力灵异。

只为此镜，宝光远照，上烛重霄，虽已学会运用口诀和仙法禁制，隐现由心；但不取用则已，一经取用，宝光至少仍要射出老远。这等古仙人遗留的奇珍异宝，和身带仙剑一样，最易引起异派妖邪生心劫夺；在未拜仙师功候不到以前，非到受了妖邪围困之时，不可显露出来，以防奸人发现--知有仙法禁制，明夺不易，设计暗算，连人也受危害。因此他一直收藏囊内，从未取出看过。洞中黑暗异常，光往里照不致外露；主人又是正人，自可无虑。就便还可乘机查看此镜，比初得到时灵异如何？

少年性情，想做便做，随由囊中将镜取出，按照杨瑾所传法诀，手往镜纽符篆上一按，立有一道亮如银电的寒光射向前面，后半洞立时照得通明雪亮。目光到处，瞥见二女迎面走来，手中也持有一口青光闪闪的短剑，相隔不过十步，面上似有惊愤之色。

仓促之间，他没看出是什谗用意。二女既然发现，可知周铁瓢在此洞中。又因宝光远照，还有十来丈，便似可到尽头；前面钟乳林列，珠璣下垂，五光十色，景物奇丽，从未见过。后面似有灯光人影掩映，心中一喜，不顾再看二女，脚底一按劲，往前面赶去。男女双方刚刚对面走过，忽听身后说道：“我早就看出这不是坏人，并非是追我们的。

不是我，你又冒失了；要打不过，才丢人呢。”空洞传声，乍听虽颇真切，因走得快，一晃相隔便远，急于见这百岁高人，底下的话没留心听。微闻二女又惊噫了一声，也未在意。

精芒远照，路又平坦，身轻行速，不多一会，便自走近。见那地方尚未尽头，本来越往前去，钟乳越多，光怪陆离，疏密相当；可是当中最仄，仍有七八尺宽一条平路，快要到达，地势忽往两侧展宽了十多丈。地面上钟乳石笋，林立森列，各具人物鱼兽之形，景已奇诡；再前不远，便是适才遥见的钟乳晶屏。

最妙是从入口起，三数十丈长的洞径，会是一丈来高；除两壁奇石磊砂外，顶上不时见有三五钟乳下垂，大都平整如削。这十来丈地方，洞顶逐渐往尽头处略为高起了些，离地也只一丈三四，平若镜面。自左到右，都是石钟乳结成无数长短大小的瓔珞流苏，整整齐齐，做一字形垂下来。看去好似一片天花宝幔，又似一大片五色水晶合成的屏幕。

给镜上宝光照将上去，精光闪映，幻彩流霞；彷彿置身贝阙珠宫仙灵窟宅，雄奇诡丽，耀眼欲花，令人目眩神摇，应接不暇。

那晶屏宝幔，横里平齐，下垂之处虽然有长有短，大小参差；但是缺处地面上，多有钟乳矗列，往上挺立。一下一上，犬牙相错，远看直似联成一体。适才明见灯光人影，怎会无门可入？心中不解，身来是客，洞中又无蛇兽精怪，便将宝剑还匣，只用镜光照看。

第三章（二）

跃马渡长溪 客馆深宵闻异事 潜身入古洞 晶门玉屋访高人

方欲出声通诚求见，忽听晶屏后有人发话问道：“此系武当山石家姊昔年所辟，静居清修之所，现借贫道在此养病。我看尊客虽然相骨深厚，此时

尚非同道中人；所持一镜一剑，却是大有来历，并还得有仙佛两门中的正宗传授，不是无师之学。近三十年，各正派后起之秀虽多，似此内景元宗尚未参修，便以前古至宝相赐的，倒也仅见。素昧平生，何事来此，能见告么？”

孙同康听他语声清朗，迥异寻常；再听这等口气，料是仙侠中人，不禁肃然起敬，恭立屏前。把话听完，躬身答道：“后辈孙同康，乃嵩山朱、自二位仙师新收弟子。现奉朱恩师之命，去往四川峨媚后山，拜一位姓齐的仙人为师。由嵩山起身时，遇见少林寺僧涤凡，他说此山住有一住周道长，是他老友，托带一信。昨天到老河口附近小镇上探询，才知道新近与妖僧斗法之事：今早赶来，照店伙所说，寻到卧眉峰后，遍找道长茅篷不见；正在为难，幸遥两个人家女婢，由她闲谈中，听出道长移居于此，跟踪寻来。

贵友书信在此，初来不知门户，能容后辈人门，一拜芝颜么？”

说时，似听身后有人低声急语争论，恨恨之声，又是前见二女的口音。心想：这两个丫头怎的未去，随来作什么？忽又想起，所持短剑青光强烈，明是两口仙剑；又与周铁瓢相识，并还说六小姐讨厌男子的话，马上人曾唤适才借渡的少女为六妹，莫非便是此二女的主人不成？想到这里，心头怦怦直跳。话完，侧身回顾，果是前遇二女孩，正往暗中退去。未用镜照，隐约只见到两个人影，青光也只剩了一道；晃眼连这一条青光，也同隐去，人便不见。方想二女何事而来，又只暗中遥望争论，话虽不曾听见，似有怒意，是何缘故？

周铁瓢闻言，先未答话，停了一停，晶屏上面倏地烟光迸射，景越奇丽。晃眼之间，一片青霞闪过，身侧不远忽然现出门户，同时，便听里面说道：“我蒙孙毓桐道友，怜我苦孽未满，遭此重伤；虽然师傅半边大师和门下七姊妹仙府俱在近处，照例不许异派妖人来动本山一草一木；终恐敌人见我不死，为防后患--知我本门弃徒，不得师长恩怜，虽有同门，爱莫能助--万一乘隙潜来暗算。又以旧居荒陋寒苦，特意向石家姊妹借了此洞，再作为他转借与我。”我以孙道友盛意勤厚，未便坚拒，只可感激遵命。不过这个晶屏有孙道友所设禁制，外人不能擅入一步。道友幸未查看门户，如用宝镜遍照，门户虽现，定必触动埋伏。

“孙道友法力高强，早年师长化去，无甚长辈，侠性高义，豪快绝伦，性情又如天马行空，未免稍为任意。此间一有警兆，定必来援。见道友破他禁法，一个不巧，就许争执。道友根骨为人，我已看出几分，将来成就无量；又受好友涤凡之托而来，不是外人，理应延见。为防孙道友不快，已向他打了招呼，如若投缘，他原极好说话。贫道现坐门内蒲团之上，不能出外，且请少候片刻；如无回音，或是孙道友结伴出游，只好请道友将信交我，隔门对谈了。”

孙同康早看出那门也是钟乳所结，宛如两片五色晶球制成的流苏宝帐，分悬左右；再用玉钩挂起，当中现出一个腰圆形的帐门。妙在两边一样，鬼斧神工，不见一点参差厚薄；光影灿烂，自不必说。门内地方颇大，几案坐具，全是晶玉所制。洞顶有五尺方圆，用老蚌壳做的一个灯火盘，为一根粗约两寸精光闪闪的金炼悬住；内里八朵玉兰花形的灯头，分八面伸出盘外。只点燃一头，便似一朵霞光四射的火花高悬在上；照得全室明逾白昼，到处珠光宝气，齐焕霞辉。

可是门未现前，由外看内，只初发现时镜光照处，略看出一点人影灯光；临近便受晶屏浮光反映，什么也看不到。那周铁瓢，是个貌相清廕的长

髯道者，坐在迎门不远一个形如孔雀羽毛织成、约有八尺方圆的大蒲团上；面有喜色，并看不出一点负伤带病神气。本想入门拜见，闻言只得止住。暗忖：他不能起立走出，室无二人，万一所说地位不容外人走进，此信如何交法？且不管他，别的不说，这大年纪已是难得。

刚想恭恭敬敬拜将下去，周铁瓢说：“你我平辈相交，道友不可太谦。”手只往前一摆，孙同康便似被人扶起，其力甚大，拜不下去；同时那封信也脱手而出，往门内飞去。只得行了常礼，立定相待。

周铁瓢看完了信，便把手缩袖内，闭上双目，待了不多一会喜笑道：“已蒙女主人允许，孙道友请进来吧。”孙同康应声入门。周铁瓢便指旁列玉鼓请坐，开口便笑问道：

“前日有一道友说起，嵩山少室峰下白阳真人藏珍，宝光上烛，将要出世；可惜禁法神奇，非有缘人不能得到，不是寻常道术之士所能妄入。孙毓桐道友闻言不服，特地约了一好友，同往禁地取宝。到后一看已然被人取去。因当地留有禁法遗迹，恐落好人之手，正想寻人商计查访；忽遇一位前辈女仙，说宝主人得宝由于幸致，机缘至巧，本身根骨虽厚，并无法力，已蒙二位老前辈垂青，引进到正派门下。可是还未入门，拜师须在两年以后；成道更晚，现在由水路入川……等语。

“他二位想看这人是谁，一个未入门的人怎会有此旷世奇遇？为防空中查看，对方是个常人，不免遗漏；特先飞回，骑了龙驹，计算好了这人脚程，沿途寻访。初意此人身有异宝奇珍，只走这条路，必能看出。那知连来带去全都寻遍，只中途见一骑马少年，马是龙种，人也禀赋不差，似有极好武功，但他身上并未现出一丝宝气。就算此人将宝光禁闭，也瞒不了他二位慧目法眼，都当不是，就此错过。不料马上少年就是道友。

“适才如非那一镜一剑宝光强烈，收复那等隐晦，便我法力虽然不济，经历却是不少的人，也决看它不出。此事实是再好没有！我适潜心推算，道友入川尚未其时，便白、朱二老前辈所赐柬帖，我虽不知详情，也必有明示，不会令你舍此而去呢！否则早命你由秦岭走，陆行入川，径赴峨眉，不会使你走水路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暗忖朱恩师既命入川，怎会在此久留？但这周铁瓢也实在灵异，所说俱都不差。好在还有二日，便可开看柬帖，自知分晓；所说两位道友龙马寻踪之言，分明是途遇二女无疑。想到这里，不禁心又一动，脱口问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说那位道友，可是两位分骑红、黑二马，说话一带川音、一带鲁音的女异人么？”

周铁瓢笑道：“那长身玉立，山东口音的，便是此洞主人孙毓桐。此人师长已早成道，只她孤身一人，为同辈散仙中有名人物，法力甚高，人更豪爽。不过她出身大家，本是东鲁望族，因此犹有积习未忘；她又没有拘束，常喜修建园林，布置屋宇。她那崂山故居，连同近在本山卧眉峰新建别业的园林陈设，备极精丽，道友不久许能见到。不过道友来历，贫道今日相见，方始得知。她此时还不知马上少年，便是嵩山得宝的人。

听道友口气，莫非途中相遇，曾与交谈么！”

孙同康心直口快，便把前事照责说出。说完了才想起怎把尾随寻踪之事也说出来？自己虽好奇，无心之举，并不是为了追求女人；但外人不察，必当有心轻薄，深觉愧悔。

那知周铁瓢并无不满之意，反笑说道：“道友早晚必与孙道友相见，无

须寻找。倒是贫道尚有一事相烦，能助一臂么？”

孙同康料他受妖僧恶人欺凌侵害，见自己有法宝飞剑，欲请相助。来时本有助他之意，应声答应：“老前辈如有什么事，只要没有什么耽延，不与朱恩师仙柬所示相违，无不遵命。”

周铁瓢道：“我的事就应在日内，并且还蒙孙毓桐道友相助，无甚时日耽延；倒是道友恐不能就起身呢。”孙同康先已听出自己不能实时入川的口风，听他又说，惊问何故？周铁瓢道：“我虽不能遇事前知，如若静心推算，眼前的事，尚能算出一个大概。

这里头有好些因果详情，不便深说，到时自知。据我观察，日内便有灵验；朱仙师的柬帖，也必有预示。我别无所求，只请道友将囊中宝镜借我暂用，后日一早便即奉还如何？”

孙同康闻言，虽觉与朱、白二老催促起身之言不符，仍是疑信参半。一则周铁瓢为人极好，看去又那么道骨仙风；修道人原主除恶扶善，不论对他本人，或看涤凡情面，均应相助。二则仙师只催速即上路，由水路走，并未指定日期；柬帖颇厚，未到开视日期。此老修炼多年，法力颇高，也许推算无差，不是专为他自身设想。略为盘算，便答道：

“以老前辈为人处境，便无涤凡师之介，也应相助。休说借镜一用，便令我随往，与妖僧拚个高下，也在所不辞。只是恩师和杨师伯，俱令我早日起身；固然老前辈推算无差，在未开读柬帖以前，惟有遵奉师命，不敢途中耽延。并且我还有一件难事，来时有一匹好马，甚是灵慧，意欲带同入川，水路也好些不便。老前辈法力甚高，如助我一帆顺风，早到地头，我愿多留两日，相助将妖僧除去便了。”

周铁瓢笑道：“朱前辈向喜滑稽游戏，他明明作成这三生因果，偏不先明言。道友为人谨细，朱老前辈先有那等说法，难怪不信。不过贫道向无妄言，道友既以连命为虑，只请道友为我权留三日。妖僧邪法委实厉害，道友虽有防身之宝，明斗可胜，暗算难防。

万一有什么疏失，反使贫道愧对良友。盛意心领，能以至宝相假，贫道便立于不败之地，已感谢万分了。至赶路一节，无须忧虑。只三日后道友能自起身，贫道必施小计，连人带马于两日内走完三峡如何？”孙同康闻言大喜，立将宝镜取出，并将女仙杨瑾所传用法，详为告知。

周铁瓢喜道：“我初意此镜虽是前古奇珍，威力至大，但是道友新得不久，未必便能发挥他的妙用；只想借来以我武当门中法力施为，以为防身之用。不料道友竟得高明传授，虽尚不能充分发挥，但另有一种仙家降魔威力，比我所习要强得多。最难得素昧平生，一面之契，竟以此宝相假，并还倾囊相授，真个至诚君子。无怪白、朱二老肯向妙一真人力争，使你弟兄五人完遂三生美满心愿呢！”

孙同康回忆前后所说，俱都含有用意，因即盘问。周铁瓢答道：“你我一见知己，又蒙助我患难，如有所知岂肯不告？无如朱老前辈性情奇特，他这等作法，必有深意，如若前知，反使不快。不过，我知道友居心行事，决无差池，只照柬帖所示而行便了。”同康遂向铁瓢讨教。

周铁瓢先告以：方今各正派仙侠，只峨嵋得天独厚，易于成功；但非屡世修积，无此福缘列入门墙；所习道法也与各派不同，不宜相混。然后说道：“道友此时尚未入门，我所知虽然较多；一则道友已得前辈女仙传授，理应循序渐进，先固基础。二则前途尚有前生至友相待，此人比我，不特高

明，而他又与峨眉长幼两辈知名之士，均有往还；到时由他指点，可以并行不悖。并且我是武当弃徒，本门心法，也不便传与外人。既承垂问，就我生平经历，略为奉告如何？”随将正邪各派的分别，以及修为时的各种境象利弊，一一说出。孙同康自是心喜。双方谈得投机，不觉经时甚久。

孙同康见他精神甚好，便问与凶僧斗法时，受伤是否痊愈？铁瓢笑道：“仇敌厉害，我自知应有灾难难于避免，又不肯示弱，得信便即应约前往，始而互有胜负，后被妖僧发动邪法，将我困住；如非事前小有准备，凌真人护身灵符神妙，几为妖僧所杀，并受炼魂之惨。就这样，后背还中了他一阴鞭。身受邪毒甚重，连经多日忍痛化炼；又承孙毓桐道友借洞赐药，才得细心调养。适才命人送来灵药，今晚服后，再一打坐运行，不消多时，便可痊愈，前往除害报仇了。”

孙同康才知主人身未痊愈，忍苦接待自己，心甚不安，忙起身告辞。忽想起来时曾遇恶党多人追赶，如走回路，岂不遇上？又不能就此起身。心想洞甚宽大，马上又带有干粮，何不连人带马，暂住洞内；只不到这最后晶室，料无妨害。遂将此意向主人说出。

铁瓢突道：“那伙恶徒，便是我对头恶霸彭崇汉的党羽。自拜妖僧为师，重返故乡，益发倚势凶横，无恶不作，如走归途自必相遇。本来在此下榻原好，无奈此洞主人尚有石家姊妹，我尚借住，如何擅专？而道友又另有去处，不便挽留。道友走出不远当有奇遇。后日起，道友不来，我便将宝镜送还，行再相见吧。”说完，不俟答言，一片光华闪过，晶门已隐，仍是大片钟乳晶墙，内外隔绝。

孙同康料知铁瓢谈话时久，急于服药用功，所说必有原因；唤了两声道长，不听响应，也未嗔怪，转身便往外跑，想看看到底有何奇遇？洞中黑暗异常，因忆女仙杨瑾之诚，恐宝光远映，引人觊觎，不敢拔剑照路，只得摸黑前行。方想：

“此剑虽是灵奇，只惜功夫毫无，不到急时，不能取用；听铁瓢所言，拜师尚有不少时日，前途尚多波折，所说奇遇，不知是谁？还有途中饮马所遇二人，竟是仙侠中人。

那长身玉立的一个，名叫孙毓桐，并与铁瓢有交。自己素不好色，又正求道心切，并无遐想；不知怎会一见此女，便印入心目，好似一个最亲切的人，老是放她不下，心心念念，老有此女情影横恒胸中，是何缘故？视此天仙化人，未必看得起凡夫俗子；否则，那怕不配同其往还，得见个一面略接清谈也好。”

他想了想，方觉行即入山修道，无端关情少女，就无他念也不应该。猛觉脑后一亮，大惊回顾。由身后飞来一团银光，紧附洞顶之上，晃眼越向前面。所过之处立被照得通明如画，这才看出路已走偏好些；前面便是一片奇形石钟乳，像一丛刀矛立在当地，相去只有三尺。先前只顾寻思，路又平坦，不觉走快了些，稍差一点必被撞上；那钟乳锋利如刀，根根外向，虽有一身武功，骤出不意，也难免于受伤。再看那团银光，已然停住前面，随着自己行动快慢向前飞行；知是铁瓢放出，为己照路，便把脚步一紧，往前驰去。

一会跑到洞口，已见前面天光；银光倏地折回，疾如流星，往洞中飞去，晃眼无踪。

孙同康举手回谢，重又起身，出洞四望，马已不知去向。以为此马心

灵性野，日色已然偏西，也许腹饥不耐久候，往别处吃草去了。峰下地势较低，不便眺望，便不下去。正在高呼雪龙，在洞外平崖上往下查看，忽听左侧马蹄击石，与树枝震撼之声甚急。心中奇怪，那响声偏在崖侧危壁之下，被上面崖石挡住，看他不见。越听越怪，忙即攀授峰壁藤蔓，由崖下绕将过去一看，不禁又急又怒。

原来那发声的，正是爱马雪龙。不知因何原因，被人用两根藤蔓，凌空吊在离地三丈的一枝附壁老松之上。虽然吊马的人手下留情，只将两根去了枝叶的山藤，由胸股间穿过，似悬床一般平稳吊起；马头依旧高昂，四足也能划动，不是攒蹄倒吊；但是马已不能出声鸣啸。雪龙性烈，急得大口连张，喷气如云，双眼怒突，似要冒出火来。这一见了主人，益发昂首腾蹕，四蹄乱舞。依旧藤条笔直，纹丝不动，马却出声不得。

只听马首与树枝乱擦，马踢踏着身后崖壁之声，响成一片。松身粗只尺许，着根崖石缝中，藤更细弱。孙同康先恐离地太高，雪龙力大异常，一旦挣断坠将下来，就不死也必跌伤，忙喝：“雪龙莫急，等我想好方法，再来放你，为你报仇出气。”雪龙倒也听话，怒喷了一口气，便自静止，一双火眼已流下泪来。

孙同康好生怜惜，只是上下危壁全无一个着脚之处，如何救法？想了想，无计可施，姑且攀到松侧，再作计较。本意当地山藤甚多，身带软鞭也有丈许长短，想削两根长藤由松下缒。及至近前仔细一看，忽然发现马身所带各物一件未失，吊马的藤只两个圆圈，上半打箸两个活结，还剩下老长一段，看去极容易解；如以缒马，离地也差不多。雪龙何等猛烈，被它拦身兜起，怎会身子不能动弹？树身不粗，倒也坚劲，附着一人一马，树干并未稍弯曲，依旧向外挺立，好些奇怪。

见藤正柔韧，他意欲就用原藤缒马。但那藤共两根，作四股兜起，中间还套有一圈——就此放落，不够长；如放一头，既恐松得太快，不免把马滑跌，又恐藤身节刺，将马擦伤——必须两头俟次徐徐下缒。无奈中途危壁峭立，没有附身之处。心中痛恨吊马之人，无故作此恶剧，遇上必不干休。

呆了一会，眼看夕阳西下，晚烟浮野，不能再延。那马久候未解，又再昂首足踢，愤激起来。孙同康一着急，想先解下一头活结，相机试试。手方伸近藤结，待要去解，忽听远远有人急呼：“道友快请停手，不可动那藤结。事由此马性猛而起……年幼无知，作此恶剧。道友看我薄面，也无须介意。只请将宝剑稍出鞘，不必使用全力，往结上略触，其禁自解。我此时尚不能出洞，故此解禁一层仍须道友下手。此山恶人妖邪不敢深入，剑光出现无妨，底下有我放马便了。”

孙同康耳目灵敏，原疑对头在侧偷看笑话，本在留神戒备；一听周铁瓢口音，忙即住手。听完料有原因，回问道：“道长相助，何人如此可恶？”又听答道：“道友不须多问。贫道先见道友上树甚是愁虑，且喜耽延些时，不曾造次；贫道也自复原，只是新愈不久，不能多谈。请道友解禁之后，骑向马上，即可人马同下，不久自知，恕不多言了。”

孙同康口虽说诺，少年公子心性，依然气闷在心里。宝剑神奇，为恐将藤斩断，跌落下去，先试一头。将剑拔出半尺，刚往藤结上一碰，立有一片红烟四散；剑光由于心灵主制，藤并未断。这才放心，将第二藤结如法施为，也是一片红烟现减，那马立时长嘶起来。知道无碍，便往马背上一骑去。那知藤是活结，禁法一解，这一人一马便禁不住重缒，自行松落。

人马正自抚慰亲热，没有注意。耳听上面悉率一声，未容仰望，藤结倏地松开，连人带马，一齐下坠；心中一惊，忙勒马缰，脚底地面已飞也似往上撞来。下面又是乱石林立，方暗道不好，那马忽然平飞出去两丈远近，身子一定，已然平平稳稳落向峰前空地之上。惊喜交集之余，下马一看，且喜无伤。越想越气，暗想：禁制此马的当非常人，听周铁瓢的口气必与相识。素昧平生，向无嫌怨；就说马性猛烈，人不近它，怎会相犯？还是走过看见马好，因而生心觊觎；或是上前戏侮，雪龙不服，才有此事？要是所料不差，怎能怪马？莫非有法力的人，便不讲理。照此行为，就是道术之士也必有限。自己也曾见识过几位仙人，那有这样？便问雪龙：“是你先惹人家的么？”

雪龙摇头怒嘶表示不服。孙同康又问：“那是他先欺你，或是要把你劫走，你和他强，才被吊起的了？”雪龙方始欢啸点头，不住把头朝主人挨蹭亲热，以示主人所见甚是，没有委曲了它。

孙同康爱马过甚，早忿它无故受此委曲；见状越发气大。怒火头上也想不到对方既能将一匹猛逾虎豹的龙驹，用两根细藤，轻巧巧吊向危崖古松之上；如想将马擒走，岂不易如反掌？只顾气极心偏，认定对方无理取闹，此去不遇便宠，如遇马必认得对头，定与理论。即或不服相抗，此人法力也无甚大不了。身有法宝仙剑，怕他何来？本就犯了好胜习性，那马更是记恨捉弄他的对头，又来衔衣请其上马。

就这二三日间，人马动作，全能领会。孙同康镇店不能回去，本想在附近觅个寺观或是山洞住下，又记前途奇遇之言，问马饿否？马一摇头，自己也懒得再吃干粮。想寻到住处再吃，便和马说了，叫它从有人家寺观之处寻去，只不要走回路。雪龙低嘶了两声，似乎会意，便自上马，任马往山深处走去。

这次马却走得不快，缓缓行来，并且脚步甚轻；马是野生，未钉蹄铁，走起来一点音响均无。孙同康先未理会，见暮色苍茫，山月已挂林梢，连催走快，马也不理；紧贴峰崖，轻悄悄往前走，听下到一点蹄声。心中奇怪，二次又问：“你走得这么轻，是怕人听见么？”那马率性立定，将头又点又摇。后来只一问话，马便止步摇头，不再前行，只得听之。

晚景甚好，一路观赏，不觉入夜。峰回路转，行经一处崖洞之下。遥望前面月光照处，山坡上，现出大片树林，灯光掩映，灿若明星，隐现出两三处人家台榭。正想策马前行，叩门投宿，马忽停步不前，掉头往路侧崖洞中钻进。这时入山越深，路上已试过好几次，看出马有用意，不再高声说话。到了洞中，下马一看，地方不大，也不干净，土气甚重；又背着月光，一片暗黑。悄问：“还有两三里，便有人家投宿，你引我来此黑洞作甚？”

雪龙将头一摇，便往外走。孙同康想要跟出，给雪龙回身作势阻住。悄问：“这里有什么奇事，你去了就来么？”雪龙将头一点独自走去。孙同康越想越怪，探头往外一看，见雪龙步法益发轻灵，一路掩掩藏藏，绕着山石林树，往对面山坡跑去。

对山颇高，那处人家就在半山坡上，外有密林环绕，中间还隔着一片乱石，森列如林，杂树也多。雪龙在石树中几个隐现，便不再见。暗忖灯光为密林所蔽，只现出两三点，明月之下看去那等亮法。此是后山深处，中途还见虎豹脚印，猛兽甚多，山径全无，又未看到一所人家寺观，怎有大片园林华屋，孤居于此？所居必非常流。雪龙行踪那等隐秘，自往窥探，不令同往，是何缘故？

等了一阵，正无聊赖，微闻右侧似有蹄声。回脸侧顾，正是雪龙，不知由何处绕向来路乱石后，自个儿昂首飞驰而来；目光到处只两纵便到面前，也不令人上马，张口咬了衣襟一下，往前便走。孙同康料有缘故，便随在马后，跟到一块山石后面，又咬衣作式，令孙同康藏起，随即走开。

孙同康见当地乱石林立，中间却有一条道路，宽约丈许，一头与来路斜出，蜿蜒如带，仰往前山通去。路既整齐，似经人工修造；当中浅草如茵，两旁杂花森列，月光下看去，境清丽。更加道侧怪石成行，高低不一，蹲踞耸立，千形异态——有的石隙中挺生松藤之类，俯仰低昂，凤舞龙飞，势极生动；有的寸草不生，白石玲珑，石侧却挺立着几竿修竹。夜月清风，竹籁低鸣，空山无人，更增幽绝。

因那一条山路地势较高，又有乱石杂树遮蔽，与崖洞相隔只十来丈，两头相去却远，不到近前，决看不出。孙同康想不到移步换形，境物相差天地，大是惊奇。回顾雪龙，已在乱石丛中隐伏卧倒。猛想起此马通灵，照此行径，少时必有人来，不是吊马对头，便是周铁瓢所说奇遇。念头一转，立即警觉。

第四章（一）

诱敌啖灵芝 叱燕嗔龙银虹独耀 痴情怜慧婢 明灯仙馆宝镜双飞

话说孙同康正自戒备，先在路上所遇与周铁瓢送药的二青衣女孩，忽由来路那面疾驰而来。身前不远，恰有一块平石。二女到时，脚步早缓，已然走过，都又回身，坐向石上。孙同康见二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，貌甚清丽，听周铁瓢口气，好似那长身玉立的女仙孙毓桐所用使女，也许前面山上灯光楼舍，便是她家。因人绝美，足生好感。正要出去问话，忽又想起：和二女在峰下洞中两次相遇，神情甚傲；末次退时，手上光华刚刚回收，并似存有敌意。此非寻常人家女婢，还以慎重为是。

初念才止，忽听一女说道：“这匹小马真个狡猾！我们已给它吃过苦头，不知何人将它放下，竟敢寻上门来。可惜主人正往后山，去寻石二姑和司六姑，我俩都不能离开，追得晚了一步。跑得也真快，一直追到吊马的峰上，均未追上，你说它跑得多快！这东西可恶，先前不该留情，再要遇上，非给它吃点大苦头不可。”

另一个说道：“我看算了吧！一个畜生，何值计较？并且马主人和周道爷多少有点瓜葛。你没有见马闹那么凶，后来查看，连芝圃中灵芝都被偷吃。主人正在更衣，她那性情，一向不许野男子和生人上门，又极爱干净，如何能容畜生糟塌？”

“黑龙叫时，我和主人正站在窗前，明见一匹白马衔一枝灵芝由此路跑去，竟似无事人一样。我刚想开口，她把面色一沉，说尚有要事往寻石二姑。她对我们，平日虽极宽厚，但规矩却很严，不问不许乱说，她已然明知不问，怎敢多话？所以我才使了一个眼色，将你拦住。她换好衣服，又呆立了一会才走。否则，我两个虽然不济，莫说是匹快马，便是飞鸟，也追上了。”

“在卧眉峰下，见少年骑马而来，有风尘之色，不像个道术之上，未免

看轻了他；后来他上那高峰壁，已与常人不同，进洞再现出那一镜一剑，全是奇珍异宝。你误认恶人，有心跟踪，心想动手，被我阻住；后又误当他是周道爷的敌人，暗中随往查看。

“那镜竟和主人那面宝镜，除宝光稍有分别外，大小形式，全都一样。可惜急于回家，没听出说些什么。也是你惹事，好端端要试试那马跑得多快，不想主人不弱，马怎会差；本是有灵性的畜生，如河会容外人乘骑？它一倔强，你才将它吊起。到家除吊马外，全多说了。主人只微微笑了笑，一句未说。

“这两天，老是想事神气，莫非那矮小胖子有什么来历，她不愿招惹吧？否则，以她法力，马跑无论多快，举手成擒，死活由心。一个素来喜静，除周道爷外，永不许一个男子上门的人，眼看野马糟践她的灵瑶圃，还吃了她的灵芝，直不过问。临走时，反命我们把芝圃收拾干净，别的话什么不说，分明知道神气，这有多怪？

“依我想，吊马的事你没对她说。吊藤上有禁制，周道爷暂时还须静养调元，不能出洞；莫非马主人法力也高，心中不忿，因我主仆全是女子，不便昏夜上门，故意使马诱敌？吊马的事未对主人说，莫要惹出大事来又受责罚。”

前女忿忿道：“你把主人看轻了！她虽隐修多年，不大与同道往来，但是她的为人，外和内刚，休说本人，便我们也不许人欺负。你想那马有多可恨，我好好问它摸它原是喜欢，它如躲开，不容外人抚弄，也说得过去。那知狡猾异常，先乘机将我篮中周道爷转赐的一枚灵芝紫茸吃去。我以为它是一个畜生，得了这么大的好处，总可容我骑一会了。因为知它心灵，事前还和它说话：马主人还有些事才出，并不带走，只骑一会，看是如何快法便罢。它忽然连踢带咬，差一点的人岂不被它送命？并且一任禁制得它疼得通身流汗，怎么也是倔强，任你力说强勒也无用，才打了几下吊起。

“这畜生不但力大，它那牙齿，也比刀剑还快。我一件新衣竟被撕裂，现在想起还有气哩。我算计此马吃了甜头，必还要来。主人照例对外人总帮我们，乘她没有知道以前，先擒到给它一顿大苦吃。马主人如要逞强，便连他一起吊打，非赔还我们紫茸灵芝不可；没有，便将他那一镜一剑作抵。万一害怕不来，我已有理，明日便借故寻去。说不好，就动手；如打不过，或被主人知道，我们看守之责，不能任凭畜生糟塌，偷吃灵芝，决无话说。败了主人自会出头，怕化跑上天去！如若得胜，那小胖子就肯跪下服低，不好意思把他东西全数扣留，好歹也把那面宝镜留下，和主人那面配对。”

正说得高兴头上，孙同康早就听出了神，本心听完再说：及至前二次一说，不特吊马由于对方无故生事，并且还给爱马吃了许多苦痛，本就越听越有气。再听到后来，对方并不干休，还想借马盗芝为名谋夺宝镜仙剑，全是一面歪理。不由怒火上升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立即按剑挺身而出。

事也真巧，那两女孩，一名青萍，一名紫燕。原因先在楼上，见马主人顺所辟山路，往卧眉峰先前吊马之处逃去，当时未及追赶，事后循径追踪。不料那马胆大心灵，早由乱石丛中绕回，引了马主人来此伏伺。二女如若走过，孙同康不知爱马是想为他报仇，二女便是吊马的对头而就错过。偏巧那条山径经过仙法开建，景物灵秀，沿途更多石枕、石墩之类；女主人孙毓桐，爱花喜洁，四时花开不断；春秋佳日，更是万花斋放，一片香光。二女一是人家孤女，穷苦非常；一受继母虐待逐出，于先后数日内，仙缘遇合，被女

主人和另一女仙发现，救回山去，收为女婢。入门才只三四年，已学有好些法力，同病相怜，最为情厚。

二婢平日无事，结伴同出游行，当地恰是常憩之所。因料主人每往后山，必被同道女友留住，不会即回。家中尚有数婢，曾随主人多年。紫燕实是心爱那马，起了贪念，意欲乘机收伏；恐到家不好商谈，已然走过，又拉青萍回身，同坐石上商议。不料马主人就在左右后偷听。

青萍年长一岁，心思较细；料那马故意诱敌，马主人必在后面，不然无此大胆。虽因追马回来，并无迹兆，仍是留心；口说着话，目光不时四外巡视。正想起马主人法宝神奇，不似好惹，劝紫燕回去；好在灵芝失盗，主人先已得知，不会见怪，何苦出来寻事。话到口边，还未说出，猛一回头，瞥见身侧大石之后，闪出一人，正是前遇骑马少年，满脸怒容正往外走。

青萍知道有心伏伺，话被对头听去，争端必起。惟恐对方乘隙暗算，忙先戒备，将手往右一摆，紫燕也自觉。二女因主人严命，遇敌必经先问姓名来历，不准先行出手。

双双同时跃起，站向对面，准备对方一出手，立即迎御，以防来势太急，不暇谈问。

那知孙同康只管有气，仍觉对方是两个幼女，胜之不武，并不想上来就动手；只打算责问两句，为何无故欺人？如若不服，再寻上门去理论；暗算一层更未想到。见二女惊惶纵起，人是那么秀美轻灵，心中好笑，反倒消了两分敌意，竟自由石后从容走了出来。到了路旁，便自立定，戟指紫燕喝道：

“你二人的话，我已听得。那马峰前吃草，并不碍你什么事；就说吃了什么东西，也是你们强要骑它，才有此事。它虽心灵，终是畜生，不让你骑，也是忠于主人；为何乘人不在，将它吊打？后被我解破禁法放下，人马言语不通，无法诉它委曲，将我引来此地；先还不解何意，后你二人来此，才是它是诱敌。

“事已过去，莫不成为马伤人？又念你们两个无知小丫头，背主惹事，本想不与计较，谁知你欺人太甚，不但和马过不去，还要想夺我的宝物。你有多大本领，敢于如此发狂？我向不与妇人女子交手，何况你两个小丫头，你家在何处？说出来，我自寻你主人理论便了。”

紫燕先听唤她丫头，已是有气，给青萍阻住。听到未两句，再也忍不住怒火，啐道：“你这小贼，少出口伤人。丫头是你叫的么？还说不与妇人女子交手，好象你本领大得很呢。我家全是女的，就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臭男子。莫非我们杀你，也不交手？凭你这样小贼，也配见我家主人？有本事拿出来，不动手不行，除非那一镜一剑留下作抵。

适才不合冒犯了我，还得跪下来赔礼，才能饶你；否则连人带马，一齐吊打三百藤鞭，吃苦更大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大怒道量，“休说你这小鬼丫头，比你厉害十倍的妖人，尚且死在我手内。不过念你年幼女流，我这飞剑法宝威力太大；一桩小事，恐有伤亡，不值与你一般见识。只要肯认错，便是罢休，你偏不知轻重好歹。我也知你们会点鬼门道，我虽年长，你们两打一，又是迫我对敌，也可扯直。有何本领，施展出来便了。”

青萍见过孙同康的飞剑法宝，实是灵异；再一对面细看，越觉光仪英朗，不似常人。

为恐不是对手丢人，方想设词解劝，或是问明了来历再说。紫燕性刚灵巧，先在洞中见孙同康用剑光照路，便看出不是道术之士；但见那剑光正而不邪，能自掩蔽，也许是什么有名人物新收弟子。一心看中那面宝镜，为恐问出来历不便再夺，便不等青萍开口，怒喝道：

“一个男子汉，偷听壁脚，先就不要脸。既说不与女子计较，来此隐伏，偷听作什么？擒你这个小毛贼，用不着两打一，不过你家姑娘，想看看你有什么门道，敢来我们卧眉峰撒野！再如迟延，我把你和那匹马一样吊起，你就有本领，也施展不开了。”

孙同康虽然好胜，平素谨细，闻言暗忖：自己什么法术不会，此女小小年纪，如此大胆，雪龙那么猛烈灵警，竟会被她吊起，莫要因她年小，轻敌心忽，吃她冷不防制了机先。堂堂男子竟为一小丫头所败，以后如何见人？并且不败则已，万一失败，连法宝、仙剑和这匹爱马，都未必能保得住。适才宝剑一碰，山藤禁法立解；毕竟有个准备，要好得多。心中一虚，立把宝剑出匣，跟着往旁一纵两丈远。本意纵远一些，免得剑上芒尾伤人，只将对方震住，稍为输口，便自收科；不料脚才点地回身，面前人影一晃，紫燕已跟踪赶到，戟指娇叱道：“你想逃么？”

孙同康方喝道：“无知贱婢……”底下话未出口，紫燕手扬处，早有一道三四尺的青光，飞起空中。

孙同康正要用剑去撩，青光却不下落。心疑敌人飞剑不如自己，有些胆怯，方欲喝问，紫燕已开口喝道：“你看见么？我这是口飞剑，你剑虽好，无如你是凡人，不会使用。我只将手一指，青光往下一落，你人便斩成两半。因见你说话，虽然可恶，不像是个坏人，故此不愿就下毒手。如知我的厉害，乖乖跪下赔礼，将一镜一剑献出，作为赔偿那马偷吃的一株灵芝；再不然以此作抵，限你十日之内照原样赔还一株也行。再如口强，你就不死，也成残废了。”

孙同康曾得杨瑾仙传，虽然为日不多，因所得宝剑乃是神物，一经指点，便能出手飞起应敌。只为初得胆小，又以女仙的诰诫，这类神物奇珍易启外人觊觎；自己功候不济，尚难发挥威力妙用。珍爱过甚，惟恐有甚失问；握在手里，好似要放心些。反正身轻力大，纵跃如飞；自觉剑光长大，挥舞如虹，和飞起空中不差多少。见对方青光甚短，越发看轻，心想决非手中仙剑之敌。同时又想到，二女乃孙毓桐女婢；本心不想伤人，青光一停，也就住手。还未开口，忽听对方说出这等话来，不禁重又勾起怒火，大喝：

“贱婢休狂！当我飞剑不能出手么？不过看那剑光又小又短，始终念你年幼无知，不值出手罢了。我决不动手伤你，以免日后遇你主人时，不知我实逼无奈，还当有心欺负她的小丫头。不信你就试试。”

其实紫燕早因孙同康纵身一跃，手中剑光，恰似一道丈许长银虹，连人一齐飞起；到了地上，剑光又复缩短，只剩剑尖上芒尾，宛如灵蛇吐信，伸缩不定，比先前在洞中所见，威力要大得多；虽不知孙同康暗中运用，借以示威，却看出此剑神奇厉害，非比寻常。自己飞剑，主人又不许伤害无辜，未必能敌。无如心爱过甚，利令智昏，老认定对方是个不会剑术仅精武功的凡人。心中微动，仍自追扑过去，只管有点内怯，仍想迫令服输。

谁知对方反唇相讥，全不在意。紫燕老羞成怒，无法下台，怒喝：“不知死活的小贼，我不给你苦吃，誓不為人。”话未说完，耳听青萍高呼“紫妹”，也未听清说的什么话，手指处，青光已急飞而下。初意也没想真个伤

人，只打算声东击西，不使两剑相撞，避开正面，将敌人衣服削破，好使贻寒畏服，仍是威逼打算。

那知孙同康学剑日子虽浅，却是峨眉心法；剑的本质既极灵异，事前又服了白阳真人所留灵药，要诀用法已全领会，于是弄巧成拙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孙同康早有戒备，身手又极轻灵；见青光悬在离头两丈高处，忽然飞坠，立即纵身舞起三丈来长一道银虹，横撩上去。

紫燕瞥见敌人手上剑光，忽似银虹暴涨，没等青光临头，如电一般飞迎而上；知道十九不妙，忙将手一指青光，想再让过，双方势均猛急，已是无及。银虹过处，铮的一声，青萤星飞，剑已受伤，又是惶急。尚幸敌人飞剑不曾出手，一接之后，人便纵落，仍就按剑而立，也未追杀过来。否则只被那银虹里住一绞，青光立是粉碎，更是不了。

慌不迭收剑一看，一口长仅九寸宛如一泓秋水，精光四射的仙剑，已被银虹斩缺分许深一个裂口。

青萍先见敌人剑光神奇，本来担心，想阻紫燕，不令出手；无奈双方已自发动，见状也着急。方悄声急说：“这样怎好？”紫燕已是越看越怒，咬牙切齿，恶狠狠戟指喝道：“小贼敢伤我的飞剑，我与你拚了！”随说，二次伸手一扬，先收回的那道青光重又飞起，仍悬空中，作出欲下不下之势。

孙同康虽不得胜，但是敌人飞剑不如自己；及见二女俱都生得清丽绝色，年纪又小。

一个娇嗔满面，气得恨不能要咬自己两口；另一个秀眉颦蹙，面如忧色，越显得丰神娟秀，楚楚可怜。竟不忍心下那煞手。又见青光伤后再起，认为对方总是年幼，伎两只此；不由又生轻敌之念，方笑指青光说道：

“你那飞剑远不如我，你怎还要放出来？实对你说，如非看你年幼无知，和你主人面上，换了别人，适才我稍为下手，你便活不成了。为何不知好歹？别的不说，单我这口剑，便是白阳真人留藏之宝，注定为我所有。你起贪心，想借故劫夺，岂非梦想？”

青萍在旁，闻声大惊，忙喝：“你是何人门下？快说出来，免伤和气。”

孙同康不知对方另有机谋，始终当紫燕少女无知，伤了宝剑，情急发狠，敌又敌不过，故把飞剑二次放起，意欲冷不防乘隙下击。双方动手，几曾有这等打法？幸遇自己，如换旁人，岂不把小命送掉？

方笑她行事幼稚，他猛想起二女主人乃来路饮马时相遇，长身玉立、美绝天人的女仙孙毓桐。本就一路寻踪，心心念念，想见她一面。周铁瓢别时，曾说前有奇遇相待之言；信马行来，前面山坡便是她家，所说奇遇定指此无疑。已然明知二女是她所用慧婢，怎为了一桩小事，几句背后闲话，便与为敌？况又伤了她飞剑。即此已不好意思见她；再如应付不善，仇怨越深，将主人引来，人喜好胜，护自己人；一个不容分说，照周铁瓢口气，此女法力甚强，决非其敌。明可结交的一位女仙，反成仇敌，还要吃亏丢人。

素来行事谨细能忍，怎今日如此冒失？

孙同康悔念一生，敌意竟减去不少。及听青萍一问，意欲借此转圜，忙接口答道：“我乃孙同康，嵩山朱、白二位老仙是我恩师。现奉师命，往峨眉拜在妙一真入门下，路过此地。”说时，见青萍留神静听，满脸惊奇之容。越料这三位仙师威名将二女震住；自己只不再要她赔礼，口风稍转，立可乘机落场。同时，又听道旁乱石丛中，爱马雪龙连声急嘶，只当催他动手，并未在意。一面还要查看空中青光和青萍的神色，一心数用，自易疏忽。

他那里正说得起劲，对面紫燕早已准备停当，以为青萍要出来阻挡，娇声急呼：“姊姊莫管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！伤了我新得到的飞剑，除非将他那口剑赔我，决不干休。”随喝：“小贼！快赔还我飞剑，你听见么？”

孙同康见她情急，反生怜惜，突道：“我今晚无处投店，如引我去见你主人，暂借一席之地，不再寻我噜啰；我将来成道，准炼一口飞剑，赔还你如何？”末两句未说完，紫燕手指处，当头的青光已自下落。孙同康知道青光不是己剑之敌，不愿再加伤毁，便不似先前纵身飞击，只站在地面上，用剑去撩。口里仍是劝说，欲使对方知难而退。

不料这次敌人甚是狡猾，早自防备；孙同康剑尾银虹刚刚飞起，青光立即掣转，改由横里卷将过来。孙同康横剑一挡，又复掣转，立意不使两剑相触。由此起，上下纵横，往来击刺，倏忽若电，势甚迅速。

旁立青萍急得高声连喊：“你们不要打了！我有话说。”紫燕只是不听，口中连答；“姊姊莫管，都有我呢。”手却指定那青光，时缓时急，飞舞不休。

孙同康方料对方果是情急无计，意欲乘隙取胜，心中暗笑，这等打法一辈子也伤不了我；恰值青光又自高空掉头，流星飞泻一般直射下来。刚刚目注上空，打算等快临近，再用剑往上撩去；也不想伤敌人飞剑，只暗用里字灵诀就势将它里下。虽然不会收法，到手再行甩脱，且先吓她一下，看其服输与否，再作计较。眼看青光临头，不过丈许，好似对方看出他用意，不等剑光上飞，忽然腾空遁走。正想讥嘲几句，就这目光注定上空之际，忽听对面一声娇叱，猛瞥见一篷红丝当头撒下；同时，青光耀眼，当空飞剑，也照头上直泻下来。

这次的来势竟比前神速得多，孙同康知道不妙，当时闹了个手忙脚乱，两头不暇兼顾，伸手一撩，仅将青光隔退。因为红丝先发，目光到处已自临头，上半身立被红丝绑紧。总算仙剑神奇，将右半边丝网穿破一洞，右手露出在外，未被一同绑起；否则，青光正好乘虚而入，吉凶就难定了。

孙同康上身被绑以后，青光依旧飞跃，前后击刺不已。耳听敌人连喝：“献剑降伏，便饶你命。”心中气忿，想发挥全力将敌人飞剑斩断，再去身上红丝。无如绑处渐渐越勒越紧，疼痛难当；青光来势又甚猛烈，无暇回手断绑，青光更是捞摸不着，眼看痛疼难禁。耳听敌人娇声骂道：“小贼，你知我的厉害了吧！晓事的，快快跪下降伏，献出一镜一剑便罢；否则我只将五柔丝一紧，连你周身皮骨一齐勒断，休想留命！”

孙同康天性强毅，如何肯向一个小女孩服低？知道青光畏那银虹，不敢相接，厉声怒喝：“贱婢，我念你年幼，又看你主人面上，不肯加害；竟敢用计暗算，今日有你无我。”说罢，咬牙强忍绑痛，假作力怯不支，乘那青光邻近，倏然照着仙传，暗中运用全力；冷不防当先一剑飞去。

紫燕原也不敢真个杀人，只是立意恐吓。先见孙同康被绑不倒，竟能忍受，已是惊奇；又恐主人责怪，不敢再加收紧，将对方勒穿皮肉，受了重伤，无法善后。正打不起适当主意，忽见敌人以退为进，还手甚猛；知道厉害，青光如被砍中，非断不可，忙即回收。不料敌人急怒攻心，竟想拼命，剑上银虹倏地暴涨丈八丈，舍剑取人，横卷过去。

事出不意，吓了一个亡魂皆冒，连忙飞身纵起便逃。

本来这一剑，紫燕不死必伤，幸而占了青萍的光。孙同康先对二女原无怒意，实迫无奈，才致心横，猛下级手；剑光刚已一挥动，想起还有一女始终在旁劝阻，不曾出手，恰又并立一旁，岂不连带波及？心中一动，临危

收势，所用仙剑全凭主人心意主宰，收势又快，二女才未受伤。就这样，二女已吃剑光罩住，稍缓眉睫，便无幸理。

青萍受了一场虚惊，紫燕却就势纵向远处。先前不肯接近敌人，只以飞剑对敌，便为看出剑光强烈之故；经此一来，越发瞻寒。欺孙同康受绑负痛，不便追逐，也不回身，只在远处立定，仍指青光击刺。大骂：“小贼再如不降，我手一指，便将你勒死了。”

孙同康本就疼痛非常，情知所说不假，暗忖：“不杀此女，万离脱身，结局不死也必受奇辱，宝剑还要全失。适才不该失策，眼看成功，怎又投鼠忌器被这小贱人滑脱？就不想误伤好人，也应事前设法将贱婢诱开，谋定后动；如何又是冒失，一击不成，反受气悔。平日自负机智，今晚偏是如此颠倒。贱婢有了防备，此剑虽能脱手飞出，知能取胜不能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猛忆起仙人传剑之事，暗骂自己糊涂，前在嵩山演习此剑，已能来去自如，为何不用？因此一来，又想起身后宝铲的威力灵效，本心就想二宝齐施，再看前面敌人远远立定，不住拍手嘲骂，手扬灵诀，指着自己大喝：“小贼！问你三声，再不应声降服，便要你的命。”另一未动手的女孩，也赶了过去，但在低声劝阻。

孙同康知事已急，益发急怒交加。强忍奇痛，运用仙传灵诀，右手一扬一指，手中仙剑先化一道银虹飞出，朝那青光追去；紧跟着，如法施为，右肩一摇。本心这一剑一铲，自经那日女仙传授，每日夜来，虽然运用玄功劝加习练；为恐功力不够，敌人覬觐，从未出手用过。剑虽飞出，身现被绑甚紧，又是单衣，几被红丝深勒入骨；自己那等神力，连挣数次，不能挣断分毫，反到越勒越紧。此铲能否自行飞出？尚不可知。就能飞出，这勒皮嵌肉的东西也是无法割断。无奈痛楚难禁，姑且试他一试。连空中飞剑也无暇指挥，急迫之下，竟全力运用。

那知敌人小性强，恨他不过，已自行法施为；虽然不是最后毒手，照样难当。所幸宝铲灵异；紫燕这一加紧，起了反应，已生抗力将身保住。便孙同康不加运用，紫燕见敌不倒，一施杀手，也要自发妙用。

孙同康这一施为，身后宝铲立冒起一幢青霞，升高丈许，倒卷而下，将全身包没。

心中惊喜，方自默念：“宝铲有灵，切勿伤我。只将身上红丝断去。”青霞微一闪动，红丝果即消灭无迹，只是身上痛犹未止。当时心花大放，胆气一壮；痛定思痛，立意报仇。一看空中青光正与银虹相持，虽是无人主持，音光仍不敢与银虹相撞；一味避实就虚，想从自己这面乘隙飞来，均被阻住，一挡即退。敌人虽仍嘲骂，手挽灵诀，朝自己连指，意似想将红丝加紧，面上已现惊急之容。不由气往上冲，为恐敌人还有别的法宝暗算，便在宝铲青霞护身之下，手指空中银虹朝二女追去。

紫燕先见红丝加紧，敌人仍未痛倒，银虹反到脱手飞来，紧跟着敌人身上冒起一幢宝光。心虽惊疑，无如骑虎难下，便不再听同伴之劝，一面仍指飞剑去分敌人心神；一面施展杀手，朝前连指。满拟“如意柔丝”厉害非常，只事前无备，一经套上，照此施为，便差一点的道术之上也禁不住，何况一个凡人？必要痛倒无疑。正打着如意算盘，忽见敌人不特未倒，竟自飞步追来。定睛一看，敌人身上红丝已被破去，人虽步行，不会飞腾，那口飞剑却似铿天长虹当先飞射而来。自己飞剑既非其敌，已然尝过味道，又不舍平白断送。这一惊，真是非同小可！吓得收转剑光，反身飞逃。

偏巧孙同康先由石后纵出时，无意中纵向二女归路，她想往家中逃回，已是不能。

新学剑术，尚未到身剑合一地步，不能驾了剑遁飞行，只不过比孙同康功力较深，能够时起时落，凌虚而驶；敌人虽不致于追上，那道银虹却是神速如电，晃眼便要临身。这时又悔又怕，拚命往前逃走。

犹幸孙同康心中，老放不下途中艳遇，先虽愤极，想要复仇；等一脱困，追出不几步，孙毓桐的亭亭倩影，重又浮上心头。再见紫燕，娇怯怯忘命鼠窜之状，心肠一软；暗忖此时正好收风，上门求见，为何穷追不舍？暗中把手一指，剑光便缓了许多，一面仍故意急追；方想出声唤住，如再想逃反难活命。猛瞥见侧面半空中，似有红光一闪，再看已无影迹。方疑看错，忽听身后，娇声急呼：“孙道长留步，听我一言。”

孙同康回头一看，正是青萍追来。本心正想有人转圜，以免敌人倔强，不好落场；忙即止步，剑先也自停止，不再追逐。故意回身，气忿忿问道：“你这小姑娘还好，不似她那样无理逞强。今晚的事，你看见的，能怪我么？”

青萍苦笑答道：“我早看出你为人忠厚，心地纯良；虽然因马吃了点亏，心中气忿，并未想和我姊妹为敌。此事实是紫燕妹子年轻气浮，又因从小孤苦，幸蒙恩主救出火坑，忠心太甚，不计利害。明知你是周道爷的朋友，偏巧见你那面宝镜，与恩主宝镜形式一样。想起恩主常说，昔年太仙师傅授此镜，曾说镜本一对，只是那面阳镜，被一位古仙人收藏在一处山峡石洞之中，不曾出世；早晚合璧，我恩主再过两三甲子，便有道成飞升之望。否则一任修为多勤，终须留滞人间，不过名山修炼，作一散仙而已。

“我姊妹自闻此言，便自留心。忽然看见你那宝镜，与恩主的一般无二；归途和我说起，好容易有了机遇，偏生对方不是恶人，无故不好意思强夺。只要稍有因由籍口，定拚性命不要，也代恩主取来。正打不起主意，不料那马太恶，性又灵巧；我们只看它长得好，试骑一下，稍为抚摸，原是爱惜，却被它先抢吃了一枝紫茸。如非主人严命速回，当时便想借故寻你了。后来它又诡计诱敌，偷吃我家灵芝，越认为有词可借。见面之后，我刚看出你必有来历，想要劝解，禀明主人用别的法宝换你宝镜。你二人已然动手，伤了她的飞剑。

“此剑她新得不久，爱如性命，自然情急。既想夺镜，又想出气，才把柔丝放出。

此宝也是主人所赐，如今被你毁去，少时主人回来，已无法交代，必受责罚，你还苦苦追逼作甚？依我之劝，你虽受点痛苦，但是你明有法宝，不知如何不用，无异自找苦吃，与人无干；她却飞剑法宝，一伤一毁，回去还要受责，你也该平气了。

“我姊妹并非怕你，只为主人虽然恩厚怜爱我们，但是家法极严，想起害怕；加以自知有点理短，情愿吃这哑吧亏，彼此一走了事。真要相迫，休说我尚未出手，二人合力，焉知谁败？你败固是弄巧成拙，你如得胜，我恩主向不容野男子在此放肆，你就难讨公道了。”

孙同康见那女孩，貌既明艳，说话温婉得体，不亢不卑。明是求饶，不特不带卑屈词色，反而隐有骨刺，柔中带刚，暗示自己须知进退，见好就收，趁此下台；否则惊动主人，尚有后患。心中赞许，正要回答，忽见紫燕也走过来，满面娇嗔，负气旁立，并未乘机逃走。一则自己身上痛犹未止，想起前情犹有余气；二则，并想乘机投宿，求见孙毓桐，对方却令他各自东

西，一走了事，心中自是不愿。冷笑答道：“你真会说话，但是此女欺人太甚。我被她鬼计暗算，现在身上还有余痛，就此干休，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”

紫燕闻言，挺身上前，气忿忿说道：“我欺了你，便怎么样？我此时想开了，我丧失飞剑法宝，又丢了人，活也无味；除非你肯赔我，不然的话呀，你不干休，我还不干休呢！我现在此，你有本事把那鬼剑放下，杀刚任便，我决不逃。反正我恩主和姊姊也决饶不了你，就怕你没有这大胆子。”

孙同康原打算吓她几句，不料她会横了心，反向自己撒赖纠缠起来，心有顾忌，杀机一混，再起便难。再看二女，都是娇艳如花，一怒一颦，全带着几分天真，动人怜爱。

这等美秀娇憨的少女，休说再用飞剑杀她，便打也下不了手，当时反被窘住，无言可答。

呆了一呆，想起本题，笑问道：“你这等凶横，你主人是与周道爷相识的女仙孙毓桐么？神仙也须说理，你两姊妹无须拿她吓我，以为我不敢伤你；我是不值与小女孩一般见识，只要你肯服输，便自容让罢了。不信把主人请来，看我可怕？”说时，见二女花容失色，大有惊惧之容。

话刚说完，忽听身后，有一女子接口道：“只怕未必！”忙即纵身闪开，回头一看，身后站定三个美如天仙的少女。一个正是渴思一见的孙毓桐；一个穿淡黄罗衫的，便是途中饮马所遇，后在老洞口借渡同舟的川音少女——此时发话的正是她，只是面有笑容，不似前两次相遇时，词色轻藐傲兀之状；另外还有一个白衣少女，和孙毓桐差不多高，年约二十左右，也是长身玉立，美艳如仙，却未见过。三女除孙毓桐秀眉微颦，似喜似嗔外，俱是一脸笑容，并无忤意。紫青二女，已然吓得花容失色，跪倒在地。

三女一到，紫燕空中青光立即收去，银虹跟踪飞下。孙同康生平不喜女色，不知怎的，一见孙毓桐，心目中便留下一个极深的美人影子，念念不忘，也说不出是什么原故。

本在渴想，月光之下再一对面平视，越觉对方美绝天人，端娴温雅，仪态万方，不可逼视。方自面红心跳，银虹已然紧随青光下泻，飞剑灵异，只管剑主人本心不想伤人，形势仍是又险又急。

孙同康瞥见银光耀眼，相隔紫燕头上，只一两丈，不禁吓了一跳。脱口惊呼“噫呀”二字，慌不迭扬手一招，刚将银虹收回；同时一道金光，已由白衣少女手上发出，挡向紫燕二女头前，似想将那银虹隔住；一见已经回收，来去如电，一闪即隐。猛想起身外还有宝光笼罩，岂不貽笑大方？忙也收去。

忽听孙毓桐微愠道：“这类无知胆大婢女，平白惹事，丢我的人；正好由她死去，二姊护她作什？”白衣少女笑道：“此事紫燕虽有不是之处，但她起心由于年幼喜事；不料孙道友马太狡猾，年轻人多半好胜，你我昔年初学道时，何尝不是如此？这事只算扯直，孙道友也曾吃点小亏，不能说是丢人，看我面上，恕过他们这一次吧！”

孙毓桐道：“我自先师仙去，退隐武当以来，虽然不肯受人欺侮，但我极讲情理，决不偏心护犊。似她二人如此胆大妄为，如再放纵，以后不知生出多少事来。本应追回飞剑，重责一顿，逐出门去；因二姊金面，代为说情，不敢不遵。同时周道友又再三劝解，详说经过。

“现有两条路，由其自择：一是回家各打三百荆条，姑免逐出，看其日后能否改过自修，再定去留；一是我也不屑教诲，看在二姊分上，连她已得

到手的飞剑法宝也不追回，另外还各给一点金珠，令其自寻道路，从此不许入门。除倚仗所习微末剑术，在外横行为恶，不论相隔千里万里，我必以飞剑取她首级外，概不过问。照此论罚，二姊总不致于说我处置太过吧。”

白衣少女还未答言，孙同康早看出紫青二女眼含泪珠，面容惨变。暗忖道家法严，犯规被逐，固是断送前程，奇耻大辱；似此娇小娟秀的慧婢，三百荆条怎禁得住？心中老大不忍。又听三女对己毫无敌意，忍不住红着一张脸，忸怩着深施一礼，说道：

“孙仙姑暂且息怒，此事实因那马报复心盛，将我引来；恰值她二人走来，我一时无知，年轻气浮，为了几句背后闲言，出面理论，致动干戈。最疏忽是周道长先前已有暗示，到时竟会忘了她是仙姑门下。现在自知不合，还望仙姑宽洪大量，看在周道长的分上，饶了她们，感谢不尽。”

话未说完，微闻黄衣少女低声笑道：“明想因此求见主人，偏说鬼话。自家不知可能得到宽容，还代人说好话呢！”孙同康对于女子素不善词令，又为对方容光所摄，本就矜持，词不达意；孙毓桐一双妙目再注定他面上，一言未发，喜怒莫测，越觉窘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孙毓桐含笑答道：“道友来历，我适才得知，双方师门均有渊源，否则我生平素不轻易犯人，也决不受人闲气。今日之事固然咎在小婢，但我三人到时，她正受迫，落在下风；那怕事后将其处死，当时也必与道友分个高下了。小婢虽然无知妄为，姑念年幼，道友说情，又为引咎，再稍从轻尚可，如欲免罚，恕难如命。”

“适才周道友飞书相告，说道友今晚尚无宿处，他还宝镜尚须两三日，欲令下榻舍间。实不相瞒，我自隐居避世以来，只有八九位至交姊妹常共往还，门前素无男人足迹，初意也颇为难。适见道友为人果如周道友所说纯厚光明，难怪白、朱二老前辈赏识。”

似此嘉客，理当扫榻延款。此处不是细谈之所，且请带了雪龙，同往寒家一叙何如？”

第四章（二）

诱敌啖灵芝 叱燕嗔龙银虹独耀 痴情怜慧婢 明灯仙馆宝镜双飞

孙同康闻言，自是喜出望外，随请问另二女仙名姓。孙毓桐分别引见，才知白衣少女乃武当派女剑仙，石氏双珠之一，女昆仑石玉珠。穿黄罗衫的名叫风雷剑司青璜，乃石玉珠的小师妹；虽然入门最晚，不在武当七女之内，但得乃师半边老尼期爱，传以本门心法，比起武当七女，功力并差不了多少。二女均与孙毓桐交厚，情逾骨肉。

孙同康礼见之后，见紫青二女仍跪路旁，正想开口，司青璜已先说道：“大姊，我向来没有和人讨过情，今天我看人家占大便宜，却累她们吃苦，实不甘服。我现向你舍脸，讨个情面，你终不好意思，当着新来嘉宾，给我没趣吧！”

孙毓桐笑道：“二姊、六妹都这样说，我怎好意思再行坚持？不罚终是不好，姑且记责，以观后效，该可以吧？”

司青璜随唤二女道：“二丫头，你主人已看客人情面，饶了你们，还不

起来！”紫青二女方始叩了两个头，谢罪起立，又向司、石、孙三人谢了。雪龙也跟着趑了过来，昂首骄立，斜睨紫青二女，似有傲然自得之意。

女昆仑石玉珠笑道：“此马不凡，便我见了，也自心爱，由不得想一试它的骏足。

她们小孩心性，自更奇怪了。”说罢，孙毓桐延客同行，齐往前面山坡上走去。

孙同康到后一看，那山位列于武当西头乱山之中，矗然高起，形势雄峻，气象万千。

孙毓桐所居，外观好似近山脚下的一片茂林，内里掩映着几处楼台亭阁。实则由山脚起直到山巅，移步换形，都有主人就着天然形势，独运匠心开建出来的胜境；景物灵秀，美不胜收。尤妙是到处清洁如洗，净无纤尘；房舍陈设，无一处不是精雅高华，巧夺鬼工。又当明月清风之夜，置身其中，越令人心旷神怡，无异登仙，那好处也说他不完。

因在夜间，主人早命紫青二人将马引去安置，备酒待客，只陪同游行了十之一二。

孙同康方自暗中惊赞，青萍来报，酒设半山栖凤坪碧云楼上。原来那山乃卧眉西峰，与周铁瓢所居东峰遥遥相对，远看一色青苍，宛如列眉黛拥，缥缈天半；内里却是各具林泉立壑之胜。西峰景物，本就奇秀；又经主人多年加意经营修建，时有仙灵往来，踵事增华。不似东峰，只周铁瓢一人在山脚崖洞中苦修，一向荒芜。峰腰虽有石氏双珠昔年仙居，但是洞藏山腹之内，禁闭多年，外观无奇。两峰相去，无异天渊。

栖凤坪更是西峰奇景之一，地在半山腰上，下面是大片园林湖荡，云骨森列，溪瀑纵横，白石清泉，交相映带。上面却是高峰挺秀，离头数十丈，忽有大片奇石突出，栖凤坪便在其上。四面绿油油，满布苔茵，峰壁削立，本来无路攀升；主人又是剑仙，可以随意飞行上下，用不着建甚途径。只为日前一时乘兴游戏，妙用仙法，建了一条栈道；由下面起，随着山形凹凸曲折盘延，直达奇石上面平崖。

那栈道宽二三尺，下横铁架，上铺木板；靠外一面围着半截红阑，环峰而建。每十来步，设有明灯一盏，远看宛如一条细长红蛇蜿蜒环绕于碧峰之间。上面更点缀着百十颗明星，景更奇丽。那奇石突出山半，其平如砥，靠里一面，峰形忽往内缩。正面是一月亮门的大圆洞，洞前展开了七八亩方圆一片平地。

碧云楼共只两屑，建在坪的左侧，又高又大；一面与峰相连，余三面，轩窗洞启，爽朗非常。遥望群山均在脚底，云岚如画。楼前疏落落数十株梧桐树，大均一抱以上，比楼还高。翠叶插云，清阴映月，偶然一阵风过，满地碧云，宛如水流。

同行三女，都是仙容美艳，容光照人；为了陪客同行，俱由栈道飞桥，款步而上。

霞裳缟袂，云鬓风鬟，仙袂飘飘，丰神绝代。月光下看去，宛如青女素娥降自人间。

三女本就冷艳绝伦，加以栈道不宽，孙毓桐以主人当前引道；石玉珠和司青璜因有话说，落在后面；孙同康新来嘉客，恰巧居中。见前面孙毓桐，楚腰一捻，倩影娉婷，仙步姗姗，似欲乘风飞去。

孙同康自从旅途惊艳，便自刻骨相思；这时仙容近接，相去密迩。只

管平日老成，又似仙凡迥隔，自惭形秽，处处矜持，不愿妄生遐想；就这眼皮上供养，也由不得心神陶醉，消受不起。孙毓桐却是落落大方，不时侧顾，指画烟云泉石，告以山上景物，星眸流盼，一笑嫣然，举动言笑之间无不美绝天人，曼妙无伦，心中实是爱极。

及至行到楼前，孙毓桐回身揖客，见石、司二女还未走上，秀眉微皱，似有愠色。

孙同康这一路上，老是思潮起伏，心头怦怦乱跳，惟恐失礼，强自镇压。内心如此，外表却要做得庄重恭谨。那知情根深固，越这样，举动越不自然。一见孙毓桐面上含有愠意，只当仙人洞悉隐微，看破心情，好生惶恐；急得满面通红，低头不敢仰视。

心方悔恨愁虑，忽听身后司青璜笑道：“你们怎不进去？我不过和石师妹说两句话，稍为落后。日常众首，又不是客，也用等么？”偷眼一看，石、司二女刚由栈这走上，孙毓桐微启星眸，看了司青璜一眼，欲言又止，随即延客同进。

孙同康看出不似为了自己不快，心才略放，一面称谢，同往门内走进。鉴于前失，越把全付心神贯注在孙毓桐一人身上，容止益发庄谨。耳听身侧，石、司二女低声笑语，没听出说的什么话。孙毓桐又侧顾了二女一眼，面有笑容，好似有什么可笑的事，忍俊神气。两下本是肩随并进，这一来目光恰巧相对，由不得心神又是一荡，忙强忍住，室中景物也未及留意视查。及至登楼一看，酒香扑鼻，仙筵已设，慧婢旁侍；所用器用陈设，无不精雅华美，迥异人间。

原来这一桌筵席，是设在临窗一个形式古雅的长方玉案上，玉色如脂，温润莹澈，隐蕴银光；酒食果脯，以及盘碗杯壶，多非人间所有，宝气珠光，灿如银霞。

孙毓桐请孙同康倚窗旁坐，石、司二女仙居中横列，自在下手，倚窗陪客，殷勤劝饮。孙同康原是好量，又是饥渴之际；未入席前，闻得酒香，已动馋吻，再一入口，更觉仙酿芳醇，色香味三绝。菜肴更精美好吃，俱是平生初试，从来未有。初次登山，在座均是女仙，加以心中有事，本就又些拘泥。及见三女，除从容举杯外，食物极少；石玉珠更是从入坐起，只略吃了点松子、桃、藕，那么味美的菜肴，连筷子也未动。既恐见笑，又恐失礼，不敢尽情取食。石、司二女知他心意，也不说破，互相对视微笑，闹得孙同康更窘。后来还是孙毓桐看不过去，带笑说道：

“我虽不禁烟火葷酒，只是喜与同道姊妹往还。遇到芳辰令节，春秋佳日，用资点缀；平时只供小婢们食用，并不似常人，每日三餐，非此不可。除这凝碧仙酿，学自峨眉仙府，服食颇有益处，日常小饮几杯外，别的食物，就吃也不多。石家二妹，更是辟谷多年；除遇到她同门七姊妹，和青璜六妹的谪降芳辰，照例会饮外，轻易不动烟火。”

道友长路饥渴，只管尽量。我们不似世俗间人，有甚多拘泥礼数，更无男女之嫌。等到道友吃完，我还有话要请教呢。”

孙同康见她玉音清朗，吹气如兰，词色诚恳。暗忖：“对方天上神仙，不尚虚矫，主人何等大方磊落。我也仙人门下，不过未入师门，道法未成，如此相待，分明看重；再如拘束，反启轻视，并还窘得难受。”念要转，虽仍不敢放肆，窘态已减去大半；一面谢诺，跟着从容饮食起来。

先还恐怕酒醉失礼，因司青璜再三代主人劝客，孙同康不善和女子应

对；加以途中经过，知道在座女仙只她一人最难说话，不便逆她。接连饮了几大杯，不觉有了醉意，胆气渐壮，随同说笑；对孙毓桐也敢作那刘禛平视，不似先前一味低头浅饮小吃，连人都不敢看的神气了。

司青璜问起来历经过。孙同康谈了一会，看出石、司二女仙均与主人至交莫逆——石玉珠豪爽俊雅，还不怎样；只司青璜灵心慧舌，吐语如珠，说话每有寓意，难于揣测，又和孙毓桐终年常在一起，情逾骨肉——知道如欲与主人以后常共往还，此女最关紧要，万万不可得罪，巴不得见好于她，每问必答。

孙同康便把“少林寺访友，中途为报不平与盗结仇；颖水嵩山巧遇追云叟白谷逸、矮叟朱梅二老，引往少室峰腰崖洞之中巧服灵药；取得古仙人白阳真人所遗留的飞剑藏珍，又由妖人手中得到一柄宝铲。后遇女仙杨瑾，给了一封柬帖，内有二老致峨嵋山凝碧崖妙一真人的一封信；才知二老已走，命由水路入川，持函往谒，拜在妙一真人门下。

因遇少林寺僧赠银指点，托为带信，才见周铁瓢”等情，差不多全说了出来。

只说到末了一段，孙同康猛想起二老石上留字，曾有“遇桐则止，眉顶双栖”之言，主人名中正有一桐字，所居卧眉峰又与眉顶暗合；当时心头怦怦乱跳，话到口边又复缩住，那里还敢实说？偷眼往对面一看，孙毓桐听了出神，一双明如澄波的妙目也在看他；朗朗银灯之下，越显光艳。由不得心神一荡，益发面红耳热，通身也发起烧来。总算素来老成，人又机智，忙把头低下，假作整衣。停了一停，将二老石上所留四句偈语略去，强镇摄往心情，重又往下述说。

说完，除石、司二女仙听到后半，面有惊讶之色外，好似不曾看破自己窘状。心方暗幸，忽听司青璜笑道：“孙道友竟是白、朱二老引进到齐师伯门下的高弟么？我武当同门姊妹八人，与峨嵋派好些同辈道友，以及小寒山二女谢家姊妹均有交情，孙道友得二老引进，齐师伯断无不收之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自然谦谢，觉着自己虽然是个凡人，不料师门声望如此高大，一说出来，对方立即另眼相看，又和三女仙拉成了平辈；不特面上大有光彩，将来拜师之后，只要努力修为，焉知不能到三女地步？心气刚刚一壮，司青璜又道：“孙道友在五乳峰所遇少林寺僧涤凡，乃周铁瓢昔年生死骨肉之交，可知他托你带信的用意么？”孙同康答说不知，请仙姑指示。

石玉珠道：“我想此事有桐妹身任其难已足。孙道友虽是峨嵋弟子，但尚未正式拜师；似此强敌，不要累他吃亏受伤，反而不美。”

司青璜抢口答道：“我如非适才亲见他那一剑一铲的威力妙用，也不会如此说法。

师姊你想，白、朱二老何等法力；这两位老前辈性情古怪，更喜提携后进，他照顾的人，向例不许旁人欺负。况且孙道友，如由秦岭陆行入川，既可就便绕道家中略为安排，又比行船要快得多，偏叫他由水路走。分明今日之事，早已算定。为践昔年铁瓢求他难中相救之言，所以才命孙道友由此经过，只催起身上路，却不限他到的日期。

“还有峨嵋派目前日益发扬光大；他那玄功剑诀最是珍秘，从不外传。孙道友尚未入门，就说有二老情面，不会无望，共只个把月的途程，一入师门便领心法。杨师叔虽与峨嵋两辈至交，如非有什么要事，对朋友未入门的门人，何须那等性急，越俎代庖，将由对方得来，向例除至交门人永不外泄

的心法，择要传授？意犹不足，更把他所得法宝飞剑，用他佛门降魔真诀加以禁制，并还传以用法。这不是三位老前辈，早商量好来作成孙道友的么？

“现在柬帖未到开示日期，不信到时看我料得对否。铁瓢未始不知此次与妖僧对敌，关系他的成败；重伤新愈，法力更非妖僧对手。他乃本门弃徒，仅能在此托点荫蔽；如有人上门欺他，本山向例不许异派妖邪撒野，我们自可假公济私，以全力相助；一离此山，便格于本门成规，爱莫能助了。敌人不止一个，大姊法力虽高，胜自有望，如欲永除后患，却是艰难；万一妖僧也约到有力帮手，更是孤掌难鸣，能否完全照顾得到，就不可知了。此时得一助手，再好不过。

“他许是见孙道友无甚法力，有口好剑，也未必能飞出运用；以为双镜合璧，便无败理，却不知此镜非经行法炼过，不能尽发挥它的威力。孙道友得有杨师叔的佛法传授，比他要强得多；加以初交，不便求人，因此未把涤凡函中之意说出，只将宝镜借去，实是失策。孙道友如能与大姊同往，此镜之外，还加上他那一铲一剑，只到时不要怯敌心慌，万无败理。只不知孙道友，肯仗义拔刀犯险一行么？”

孙同康素来任侠仗义，本心想助周铁瓢报仇除害；只为自知无甚法力，恐事不成，反为铁瓢添累，方始中止。经此一激，已将侠肠勾动；再听到石、司二女俱都爱莫能助，只孙毓桐一人独任其艰，并还缺一帮手，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有此两层原因，意志益发坚决，慨然说道：

“我来时，本欲锐身急难，嗣因周道长法力高强，尚为妖僧所伤；身是凡人，惟恐无力相助，反而累他分神。新得飞剑法宝，虽蒙杨仙师传授指点，尚未用过。别时又曾告诫，不到遇敌危急，不可出现。虽然中止前念，心实耿耿。现听司仙姑一说，才知可以勉效微劳，遇上这类事，便是外人也无袖手，何况好些渊源。如蒙孙仙姑携带同往，赴汤蹈火，决不敢辞。”

司青璜连赞：“好，好！”孙毓桐似在寻思什事，未置可否。司青璜道：“大姊怎不说话？妖僧毒砂甚是阴毒，非双镜合璧不能破。孙道友宝镜，虽是新得，但他得有佛门传授，比铁瓢以道家禁法运用要强得多。依我之见，可速命人将镜取来，到时你二人同往，万无一失。邪法厉害，但稍有疏忽，便即铸错，大姊就操必胜，也不可轻敌呢。”

孙毓桐笑道：“好在还有两天，且等我仔细盘算再定吧。”

孙同康和三女相处渐熟，对方人又豪爽娴雅，言笑无猜，再加上几分酒意，先前拘谨忸怩之态为之一尽。对于孙毓桐，更是中心爱慕，敬如天人。好容易遇此良机，既可为友仗义，助一有道炼气士脱难诛邪，籍报侠僧涤凡萍水相逢，慨假兼金之惠；并还可与心上人乘机亲近，真乃生平未有的幸事。以为对方用人之际，定必嘉许。不料孙毓桐先是淡淡的无所表示；等司青璜二次劝说，仍似有些推诿，并无允意。暗忖：听司青璜之言，自己明可胜任；这等凶险场面，事前应早定局。自己是客，主人相待又优，似此仗义拔刀，如以为然，必有几句嘉许的话；怎会如此冷淡，盘算再三？明是不肯面拒，设词推托。

他失望之余，心中一急，忽然想起紫青二婢曾有主人不喜臭男子上门之言；上门尚且不可，携带自非所愿。心疑孙毓桐不愿与之同行，忙插口道：“自知浊骨凡胎，孙仙姑如不便携带，只指明途向里程，约定时日，我自单人前往；会同应敌，也是一样。”

孙毓桐含笑答道：“道友资稟甚厚，并非凡骨，携带飞行，也无不便；

要去自然同路，以免参差。不过，尚有一事踌躇未能决定。道友长途劳乏，时已不早，且先下榻安息，明日熟计如何？”司青璜还要开口，给石玉珠使眼色止住。

孙同康虽不知是什么用意，但看出孙毓桐并无不愿之色，词意也颇亲切，心情重又一热。只是贪看玉人，不舍离去；方想说是不困，石玉珠已先开口道：

“适见孙道友飞剑已是峨眉家法，但欠精熟。以此应敌，尚还不够；许是杨大师匆匆传授，未及详言之故。不问同走与否，均须勤习。好在妖僧所限四十九日之期未滿，何日均可前往。我意桐姊如烦孙道友同行，可速令青萍传语铁瓢；令其稍缓二三日，谋定后动，以免临事仓卒，难竟全功。孙道友即照杨大师所传勤习；桐姊虽非同门，专一指点运用御敌之法，却是大有进益。有此三数日工夫，固是桐姊一个好帮手；便不同行，孙道友日后入川，也可免却许多顾虑，岂不是好？”

孙毓桐道：“铁瓢本定伤愈七日之内前往，只为孙道友急于入川拜师，他那宝镜恰有大用；多此一镜更操胜算，还可免却些顾虑危害，但不便挽其久留，只好提前。二姊所说自是有理，恐孙道友未必能多留吧？”

孙同康此时一心只在孙毓桐身上，更无二念，已不得立功自示。又听说还要亲自指点他的剑术，早已心中服贴，万虑皆忘，便孙毓桐不开口，也要自告奋勇；再经心上人一说，明有挽留之意，益发心花怒放。暗自忻幸，更不寻思，抢口答道：“朱仙师并未明示日限，起初虽然心急拜师，但是修道人原主内功、外行同时修积，既然遇上，稍可为力，自不能置身事外，稍延数日无妨。因此还蒙仙姑指点传授，更是求之不得，感谢非常；敬当遵命，事完再去便了。”

孙毓桐似喜似愠的看了他一眼这：“你那口剑，实是奇珍，只惜功力尚差；幸得峨眉真传，稍为互相实习，便可发挥它的妙用。本意想请道友往适才走过的玉梅小树下榻，为了演习飞剑，改请此楼暂住，以便早晚用功。东边有一斗室恰可入定。尽头小圆门，可通我新近所辟、平日用功养静的石室；设有两重禁制，除至交姊妹外，从未延过外客，道友自是例外。为了周道友的事，在家时少，如有什么事，或想随意游玩，门外微呼青萍、紫燕，便有人出，只管吩咐她们。今夜道友可先入定，做完功课，随意安歇。由明日起，早晚两次，我再奉陪练剑吧。”孙同康连声喜谢。

司青璜笑道：“孙道友，我一向口直，你满口仙姑仙姑的，听去俗气刺耳。我们平日相见，俱以姊妹相称，既显亲切，又不俗气。凶僧也是大姊敌人之一，只不知她隐居在此。你与大姊同舟共济，情如一家，此时谁也不当你外人。你将这称呼改去，叫他桐姊大姊均可，不也好么？”

孙同康偷觑孙毓桐，微笑不语，不禁心神一荡。一面镇静，就势答道：“三位仙姊既不鄙弃菲质，小弟遵命。”

司青璜突道：“还是少不了个仙字，自己用功夫吧，我们走了。”随和石玉珠，一同起立作别。孙毓桐随唤紫燕：“你且引客安置，我送二姊六妹，还有点事，明早再谈吧。”说罢，三女就在楼前，同纵遁光穿窗飞去。

孙同康回顾紫燕，本是娇怯怯和青萍侍立筵前，面上微带愁虑之容。石、司、孙三女一走，青萍也收拾残肴走去，只剩她一人在侧。见孙同康看她，面上一红，带愧带愠说道：“主人命陪客人，到那丹房中去打坐安歇哩。”

孙同康先遇二婢心存敌意，没对二婢细看。这时见她生得眉目如画，

秀媚非常，年纪不过十四五岁，袅袅婷婷，立在对面，由不得使人一见生怜。暗忖有其主必有其仆，休看她小小年纪，又是一个使女；不说法力，单那本领，江湖能手中也自少见。似此美慧，定是主人心腹爱婢无疑，便笑说道：“多谢姑娘，先前我实不知来历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

紫燕朝窗外天空中，看了一眼，微愠道：“你还说呢！你如果早点收风，何致被恩主撞上。恩主虽爱我们姊妹，家法极严，犯必无赦。幸而今天不似往常，只是记责，没有当时行罚；否则，我们姊妹以后如何做人，不与你干休才怪，你明知我主仆来历，为想上门，行强迫我输口，还说事出无知，岂非鬼话。”

孙同康见她满面娇嗔，不好意思驳她。只得陪笑答道：“此事怪我不好，又将你法宝飞剑损毁，万分抱歉。此去峨眉拜师，异日修道，如获成就，定必设法以别的赔还与你，请你不要气了。”

紫燕闻言，微喜道：“是真的么？”孙同康道：“我此来是客，堂堂男子，如何失信于人。”说时，青萍也自走回，紫燕喜道：“姊姊，这客人果然好，他肯赔还我的法宝飞剑呢。”

青萍笑道：“我说如何？别的不说，你只看恩主和石、司二位仙姑，除却同道之交，平日最不喜与男人说话往还，何况是个外人！我们从小在此，几曾见有男客上门？今日这等款待来客，已是从来未有之事，又特意在恩主以前独自清修的丹室之内下榻，我至今还测不透是何原由？来客稍差一点，能这样么？你到这边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二婢随往一旁，耳语了几句再同走过来说道：“恩主回来，虽还有些时，但靠峰一面圆门，便是她的起居之所。此楼是她必由之路，万一突然回转，见还未引客人安置，难保不受责，且请去至丹室再说吧。”

孙同康一听，下榻之处乃心上人以前修炼之所，好生忻喜。同去一看，那丹室就在楼上东偏楼厢以外，当地原是与栖相近的一块奇石，大约半亩，室作六角形。前半空出一片平崖，崖侧另设飞桥，与楼相连。室外环列着百千竿修竹，月华皎洁，竹韵琤琮，清阴在地，旷宇高寒，置身其间，越令人有天风环佩之思。室中陈列更是高古雅洁，所有金床玉案、药灶丹炉，全都古色古香，净无纤尘。

二婢先引孙同康去往石壁一个色若锦云、不知是何异草织成的蒲团之上落座，然后双双下拜。孙同康连忙拦阻，已自无及。二婢拜罢起立，紫燕笑道：“我们想求你点事，能答应么？”

孙同康因主及仆，对于紫青二女早生怜爱，又觉毁了她的法宝飞剑，不好意思，闻言立答：“只我力所能及，无不应允，但说无妨。”

紫燕喜道：“我们原是好人家儿女，只为早丧父母，受了恶人虐待，多蒙恩主收容。

先见根骨太差，本意稍为长大，多赐金银，送还故乡，交与我们亲族安置。经我二人再四苦求，愿为婢女，随侍恩主，永不离去；又经石、司二女仙代为说情，方始允诺。平日相待，自是恩厚。

“去年我姊妹想学飞剑道法，又复苦求。虽蒙恩允，但听司六姑说，恩主原极怜爱我姊妹，想收为门徒；只因根骨不济，恩主又好胜，恐将来出外，受人欺侮。再者，修为成就也难，于是未允。六姑怜念我姊妹对主忠心，向道坚诚，特意指了一条明路，令我二人留心。说现今各派仙人中，只峨眉派得天独厚，炼有不少脱胎换骨的灵药仙丹。

此后如遇见峨嵋门下，能求得一两粒灵丹，再肯努力前修，便有成道之望。那时二位仙姑再向恩主求说，必蒙恩允了。

“人都是向上的，我姊妹自闻此言，除奋勉用功外，日常都在留心。无如恩主素少外客来访，又不曾离开此山。虽听说恩主与峨嵋派女仙墨凤凰申若兰至好，但我们已在此八九年，从未见她来过；想要求她，也是无法，空自盼望。今日因见那面宝镜，除光华不同外，与恩主那镜子一样；前听恩主说过，她隐修多年，便为等这双镜合璧之故。”

说着紫燕沉吟了一下又道：“恩主向例不许我们多开口。她和六姑说那些话，多听不明白。只知此镜关系她甚大，因此生心，想要夺取。偏生你是周道长的朋友，休说无故不能下手，就下手周道长也必不许，没奈何只好退出。恰巧那马狡猾，吃了我的紫苹。”

正想借故引你寻事，以便反脸夺宝。那马反寻上门来，引起争端，被你将我飞剑和六姑所赐法宝损毁；结局你却成了我家从来未有的嘉客。如今前事不提，我也不想赔还飞剑法宝，只求你峨嵋拜师之后，代我们各求一粒毒龙丸和两粒大还丹，成全我姊妹两个，便感谢不尽了。”

孙同康暗忖：以三女仙的道力交游，尚不能求到这等灵丹，必是本门灵药珍贵非常。

自己师还未拜，如何可以许此愿心？本想拒却，一则身来是客，对方两个幼女，先前又毁损了人家的飞剑法宝，不好意思；二则本心怜爱二女，不忍使其失望。正作难间，一看二女，见自己沉吟未答，全都秀眉微蹙，满面愁急凝盼之色，越觉楚楚可怜，难以峻拒。想了想只得答道：

“你姊妹向道坚诚，人又聪明，便是平常相遇，我也极愿为你们尽力。不过话须言明在先，我虽蒙朱、白二位仙师修书，引进到峨嵋门下，无如人在途中，师还未拜，师门灵药至宝，不知到时能否请求，我实拿他不定。我入门之后，定必相机力求；只求不到时，却不要怪我失信。”

紫、青二女同声喜道：“我们只求你尽心，能否如愿，那是我二人的缘福命数，怎敢丝毫抱怨。”

孙同康道：“既能谅我苦衷，即或至时事有碍难，也必代向朱白二位仙师苦求，你看如何？”

紫燕笑道：“那更好了。时已不早，请用功安憩。恩主不知何时方回，就回今夜也不会再见。我看她对你实是破例厚待，闻你新得峨嵋真传，最好加功参悟，明早相见，必能得她指点，大有进益。有要用我们，一呼即至。多谢你的盛意，我们去了。”说罢，作别自去。

孙同康便往蒲团上坐下，始而回忆此行遇合之奇，思潮起伏；只一闭目，孙毓桐的情影便涌上心头，怎么也不能宁静下去。待了一会，猛想起自己一个凡夫俗子，素来正直，不亲女色，怎今日为一女子动心？并且对方又是一位女仙，平日连男子都不令上门；萍水相逢，如此情厚，明是看重朱、白二位仙师和师门渊源。休说稍为失礼，便有什么妄念被人看破，必下逐客之令。不特丢了人，也必被各位仙师知道；认为无品行，犯了色戒，不许入门。从此仙凡立判，仍堕红尘，岂不把这不世良机错过？当时心中一惊，立即省悟过来，居然把妄念止任，照着女仙杨瑾所传口诀，用起功来。

孙同康本是历劫多生，根骨甚厚，对于孙毓桐也是前几世的夙因，由不得衷心爱恋，并无色欲之私。这一警觉，居然潜神定虑，将本身纯阳真气，由“鹿车穴”要道一阳之始，缓缓逆升而上；到“灵羊穴”，逐渐纯一。再

升至“太白”、“天牛”，人天分野，真气越发凝炼。由此经大椎骨上“玉枕关”，稍为停顿，便将道家认为阴闭难通的“生死玄关”冲破，转折盘旋于“紫微”、“太乙”、“天庭”、“玄母”、“硯珠”之间。

走完“九宫雷府”，度过“十二重楼”，经“绛宫”（一名离宫）“朱灵火府”、“土府童庭”；再调“寒灵丹精”、“玄武煞气”，转入“银河”。由一分二，经左玄右牝、肾命两门，下达“涌泉”、“三里”二穴，重又逆行；到了尾闾附近，二气归一，改穿“中元地阙”。此后便返本归原，一任真气自在流行，坐忘入定。（此节所谈坐功，笔者虽亦不乏师承；第以俗尘碌碌，买山无计，功课久荒，记忆弗详。此中利弊，实所难言。为应各方读者函嘱，附记于此，读者幸勿以此尝试。每日静坐半小时，舌舐上颚，调息咽津；勿嗜色欲，少饜肥膩。行之日久，自能却病延年，不须此也。）

孙同康途中，虽然得暇便照口诀勤习，毕竟旅次嘈杂，阻碍静修；这时置身仙山灵境，又经过一番警觉策励，益发用志不分，万虑皆忘。当时豁然贯通，进入妙境。坐完起身，已是气和神旺，天君通泰。再步出门外一看，月光如水，人在镜中，万里晴空，更无纤翳。远近群峰，时有白云如带环绕山腰，自在浮沉，因风舒卷。到处静荡荡地，只修竹吟风偶发清籁；花影娟娟，自然幽艳，心神一畅。一看天色也就子正，适才并未坐了多少时候。独触灵机，恍然大悟，忙又回到原处，二次用功入定。由此返虚入浑，物我皆忘。

这一坐，竟到了次日傍午。孙同康还不知生具夙根灵慧，就这一夜工夫，悟彻玄机，功力大进。主人主仆已各来过一两次，因看出他神仪内莹，英华外映，是进步紧要关头；又料他夙根深厚，仙缘遇合，巧服灵药，得了高明指点，峨嵋真传，竟于极短时间内，屏除初来杂念，到此境界；心中喜慰，便不惊动他，各自走去。

等到孙同康坐罢起身，觉着周身轻便，舒畅已极，知有进境，方自忻幸。因室外修竹轻阴，只知日出天明，不知时间早晚；及至走往门前一看，一轮华日已到中天。想起昨晚主人曾有早来炼剑之言，必是自己入定太久，未去前楼。主人或当旅途劳乏，尚在梦中，不便相唤，因此误却。念头一转，玉人情影重又浮上心头。正在悔惜悬想，打算去往前楼，去向紫、青二婢探询；紫燕忽由竹林外捧了盥具，姗姗走进，见面便笑道：“师叔真用功，进境更是神速。师父早来到此，甚是喜欢，少时便请师叔去至楼外栖凤坪上练剑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大喜，方要开口，紫燕忽又盈盈下拜，起立说道：“弟子只改了称呼，还忘了禀告师叔呢！昨夜分手不久，师父便同六姑回转，弟子便将师叔恩允，异日代向峨嵋求取灵丹之事禀告。六姑便命弟子等退出，与师父商谈了一阵，再行唤进。说向恩主劝说，已蒙恩允，收归门下；并说师父自来就比师叔年长一月，今弟子转告师叔，再见师父时以姊弟相称等语。

“天明前，六姑别去，今早师父因听弟子说，师叔尚在定中，亲来看望；归告弟子，说师叔一夜工夫大为精进。峨嵋家法，固是有名的事半功倍，易于速成，如非本人道心坚定，生具灵根夙慧，也无此快法。说时大是喜慰，随命弟子等师叔起身，侍完洗漱，先去楼中进食稍息。师父为助周道友，想将妖僧和众妖党除去，须往山外一行。去已多时，不久必回，便陪师叔一同练剑了。”

孙同康越发放心大喜，又向紫燕道贺。盥洗后，同去前楼，见玉案上

肴果酒饭，均已备齐，便要紫燕同食。紫燕答说：“每日辰、酉两餐，素食为多，已然用过。再者，师父未命陪侍，弟子不敢。”

孙同康也不勉强，自坐饮食，笑问：“青妹何往？”

紫燕答说：“师叔最好呼名，不要如此称呼。师父相待虽厚，家规甚严；如若听见，还当弟子等放肆呢！青萍师妹，随师父出山去了，一会就回来的。”

孙同康见她虽仍笑语天真，执礼甚恭，比起昨夜晤谈随便情景，大不相同；料是主人看重，必有嘱咐。重又想起前事，不觉停杯沉吟，出起神来。

紫燕笑问：“师叔有什么心事？可是怕延误行期，入川心切么？”

孙同康道：“朱、白二位仙师并未限我日期。这里的事，三二日可了；令师飞行绝迹，瞬息千里，就多耽延，如能求她携带一行，只比人走更快，有何妨碍？”

紫燕笑道：“师叔倒想得好，只恐师父未必肯带你同飞呢。”

孙同康道：“我一介凡愚，令师天上神仙，对我如此厚待，感恩切骨；就不肯携带，为她效力，”是万死不辞。只不知令师背后对我如同说法？”

紫燕闻言，略为寻思，反问道：“这先不谈；照此说来，峨嵋派领袖群伦，高出各派之上，你为师父误却不世的仙缘，也是甘愿的了。”

孙同康笑答道：“你师父便是仙人，我如真为她误却仙缘，她也不能坐视不问，焉有此理。”

紫燕又笑道：“听师父说，她只散仙，小能飞升灵空仙界，所以至今仍在名山寄迹，不能离出尘世。那么你如能拚却在尘世上，多留一个多甲子，向妙一师祖求说，连她一齐归往峨嵋门下，一同修炼，连弟子等也相随沾光。但是她除延迟年月，不能与峨嵋第一代弟子同证仙业外，还要经一次大劫。前途也有好些艰危，师叔也愿意么？”

孙同康话未听完，已自触动情怀，心头乱跳；情不自禁，脱口答道：“与你师父同门共修仙业，更是求之不得的事。但能如此，休说灾难，生死皆非所计；只不知此话从何说起？”

紫燕笑道：“师叔如此存心，也不枉师父这等待你。不过，这决不是师父心意；照她心意，恰与此相反。昨夜她还与六姑争论，本想师叔早日上路，纸为师叔身有至宝仙剑，易被妖邪生心。长途千里，所经又有两三处妖人巢穴，想等你飞剑学成，能够凌空飞行，再送上路便了。”

说着，她又加重了语气道：“师叔先不要问：就问，我也不肯就说详情。只请师叔信我，照我所说行事。我报了师恩，师叔也得如愿。师父面前你只装傻，更不可露一字；稍被看出，我必受重责严罚，师叔想必也不忍心。以后弟子暗中请师叔如何便如何；像昨晚吃酒时，眼睛老朝师父看也来不得，外表越庄重越好。师父固然未必怪你，她恐你吃亏受苦，就要早打发你上路了。”

“没有日内这一局，你不早走，便是向道不坚；如早起身，休说与师父同证仙业，见面都恐不易，岂非两难么？此中详情，好些未到时机，不便明言，三数日后，自知就里。我和青姊出入必偕，像今日对谈机会，实是难遇。最好当着青姊，也不要问。师叔自不免要吃一回大苦，但我事前定必先说。去否在你，如不愿冒这危险，也可作为罢论；到时不去，仍走你的便了。”

第四章（三）

诱敌啖灵芝 叱燕嗔龙银虹独耀 痴情怜慧婢 明灯仙馆宝镜双飞

孙同康虽然好些仍自不解，但已听出，只自己肯冒危难，延迟一二甲子成道，便可与心上人同证仙业。又知昨夜偷觑心上人玉颜，已被看破，竟未见怪。想起仙人在石上留字“遇桐则止，眉顶双栖”之言，不禁心荡神摇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勉强遏住心中情思，答道：“此时你不发问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只要果如你说，赴汤蹈火，我必照办便了。”

紫燕道：“今日在此，请师叔随意起坐，不可再谈此事，大约师父快回来了。”

孙同康应诺。紫燕又去端来一玉婴香茗，说道：“师父早断人间烟火，只是品茶犹有夙嗜。此是南宋小凤团贡茶中的极品，因经南海青门岛主女仙朱莘，用仙法封藏至今。

师父与朱仙子本不相识，前年女昆仑石二师伯偶往相访，谈起双方闻名，神交已久，又谈起师父嗜茶之事。

“恰巧师叔将来的师姊秦大师伯紫玲，飞书约朱仙子和二师伯，往游所居海底仙府紫云宫；留连数日，再同往中土访友。因此带了十团，便道来谒大师伯——武当派教祖半边大师，并与师父订交赠茶。便这烹茶的水，也是秦大师伯带赠的，峨嵋仙府凝碧崖仙籁顶上灵泉，用盛天一真水的玉瓶带来，经师父另用宝瓶收存。看去一小瓶，实则比十担水还多，足供好几年用。这还是昨夜师父吃剩下赏给我的，我舍不得吃，留来孝敬师叔；虽经重煎，一则水好，二则壶碗均是宝器，只是火候、色香味仅比头次稍差，即此已隽绝人间了。”

孙同康素嗜茶酒，端杯一尝，果然香味隽永，饮后神清。因见紫燕不特美秀灵慧，吐属也极烂雅，笑问道：“谢谢你的美意。你小小年纪，吐属如此风雅斯文，莫非学道之余还读书么？”

紫燕道：“弟子年幼，读书不多，只为师父系出名门，从小便怡清翰墨，至今同道往来，不废吟咏。石家二位师伯，和一位道号“姑射仙”林录华的师伯，俱是极好诗才；昔年于武当七女中，号称二秀，与师父交情也很厚。休说师父暇时还教，平时耳濡目染，自然短不了窃点皮毛，致令师叔见笑。”

孙同康方想问她，此时温文礼敬，与昨晚对敌判若两人，为何前倨后恭？忽听破空之声，紫燕忙道：“师父不在，竟有人来，必有话说，弟子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便往楼外纵落。随见一道青光自空飞坠，落在栖凤坪危崖下面的环峰朱栏栈桥之上，未看清是否石、司二女之一，紫燕早已跟踪赶去。

待不一会，青光刺空飞去。跟着紫燕跑回，面带忧疑，匆匆说道：“师父就回，见时请师叔千万不要说有人来过。”

孙同康问道：“来人是否石、司二位女仙么？”

紫燕急道：“正是六姑，她也是为了师父；师叔快不要问，师父灵警，一知此事，便误她的事了。”

孙同康点头应诺，正自悬揣，破空之声又起，只比前次低微得多。先是一青一白两道光芒，由山外高空白云层中飞来，日光之下，飞高声微；再吃青天白云交相掩映，如是未服灵药以前，耳目几难闻见。

因来路颇远，看去飞行较缓。忽耳听紫燕欢呼得一声：“师父、青姊回来了。”同时，前见青光忽又由后山一面空中出现，电也似疾迎上前去。转

瞬双方均到栖凤坪上空，三道剑光会合下降，落地现出孙毓桐和青萍。那两次出现的青光，果是武当女剑仙司青璜，似与孙毓桐无心相值，另有他事要去神气。

双方见面，只在楼前互相说了几句，遂朝着楼上含笑道：“适听大姊说，孙道友昨晚别后，用功甚勤，今早大为精进，可喜可贺，好自珍重。随同大姊勤习，定能如愿成就。我适有事，须往青城山一行，改日再见吧。”

孙同康正自举手为礼，口呼六姊，待要下楼相见；司青璜说完前言，已自飞去。孙毓桐也往楼侧手去。随听紫燕道：“师叔不必下楼，师父就来，还有话说。”

待了一会，先是紫青二女走来。青萍礼拜之后，悄声说道：“师父说师叔那宝铲也是稀世奇珍，但师叔尚不会运用，只能仗以防身。少时务请师父传授用法，如若推辞，可说异日峨嵋师傅虽然神妙，师父也是玄门正宗，此时学会用法，此去途中，可以壮胆，它便教了。”孙同康喜谢指点。忽听遥呼紫燕，二女便同赶去。

一会儿孙毓桐师徒三人走来。孙同康见她衣饰本较石、司二女仙华丽，这时又换了一身深紫色的短袖紧身锦衣，露出半截雪也似白的手臂，越显得柳腰约素，玉腕凝脂，皓齿嫣然，清丽入骨；比起昨晚初见，仿佛又添出无限丰神。眼前倏地一亮，不禁目眩神摇，心又怦怦一动，暗道不好，不敢多看，忙自镇慑心神。方欲迎前礼拜致谢，孙毓桐已笑拦道：“我们同是世外之人，日常相见，越随便越好。我较你稍为痴长，转劫在前，如不见外，以姊弟相称足矣。”

孙同康听口气如此亲切，神又一荡，口中唯诺，竟无话答，其状甚窘。孙毓桐始终落落大方，如无其事，一面襜坐，随问：“昨闻道友持有白、朱二老柬帖，可知开视日期么？”

孙同康道：“那柬帖颇厚，外面纸有二行字迹，已然隐去。到此以前，曾经取视，空白处忽现启视日期，应在三日之后。为周道长报仇除凶，恰在此三二日内，许是于此有关，也说不定。”孙毓桐略以沉吟，说道：“同弟，你真要参与此事么？”

孙同康慨然答道：“修道人重在修积，原不计什艰危；似此凶僧所害又是端人正上，平日相遇，尚无坐视，何况追随大姊，勉效微力，任多凶险，也断无食言背信之理。”

孙毓桐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且先把飞剑练好再说吧！”随令下楼，同去楼凤坪上。将昨晚今朝进境问明，笑道：“峨嵋剑术，虽然神妙，不可思议，只有夙根夙慧的人，便易成功。如非同弟预服白阳真人灵药，又是屡生修为，也无如此容易。不过你未入师门以前，前生灵智未尽回复，遇敌时恐不免于疏忽。为此把周道友赴敌之事挪后四日，到时仙示已然开示，能否与我同行，也知道了。”

孙同康早觉美人恩重，感切肌骨，应诺惟谨，那还有什么说。孙毓桐先传他用本身真气与剑相合，以及攻守击刺之妙。传完，各在相隔十丈以外的危峰奇石上立定，令孙同康只管将飞剑放起，按照所传尽力刺来。

这时孙毓桐独立危崖，向外石角之上，奇石孤悬，下临千寻削壁，常人见了都觉眼晕，她却俏生生按剑独立。人是那么娉婷美丽，又穿著一身云锦霞裳，天风吹袂，飘飘欲举；加上当地的奇峰秀梧，异卉名花，与坪上的楼毫互一陪衬，宛如小李将军所绘仙山楼阁，中间有一瑶鸟飞仙，翩然降临。

孙同康越看越爱，心中万分矜宠，直恨不能俯伏足下，受其践踏，才称心意。只顾呆看，闻言竟答不出话来。正在心乱，忽听紫燕喝道：“师叔呆立作什么？怎不将剑放起？是为难么？”孙同康想起她先前警戒之言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乘机答道：“我正在想适才令帅所说用法呢！”随说一拍剑囊，银光如虹便自向空飞起。

孙毓桐见他飞剑来势颇缓，笑道：“这样不行，白阳仙剑虽是神奇，我尚能勉力应付，只管加功施为，无须顾忌。”孙同康明知对方剑术高深，不过借此掩饰，立即依言施为。孙毓桐飞剑，也早放出抵御，随时指点秘奥，孙同康一一领会。一时剑气冲霄，惊虹泻地；星飞电舞，纵横交错，神光离合，穷极变幻。偌大一座栖凤坪，全在剑光笼罩之下。斜阳再一返照，映得坪上楼台花木齐泛流霞，谪丽无俦。

孙同康虽然贪恋玉人颜色，当此难得良机、紧要关头，居然也能强制情思，按照本来所学，与当日所传授的法诀，全神贯注，竭力应付。好在重于指点，不是真斗，飞剑本质既高，又得有女仙杨瑾传授，竟无手忙脚乱、相形见绌之势。

孙毓桐见他全力应战，空隙极少，尤其是心无二用，一学即会，暗中大为嘉慰。练完同去楼上，紫、青二女早已奉命先往，置酒相待。孙毓桐让坐笑道：“同弟灵心夙慧，如此精进，真个难得；此行如遇寻常左道中人，也足可应付了。”

孙同康见她笑语温柔，喜形于色，自是喜幸非常，乘机说道：“小弟钝根薄质，蒙大姊深恩宠遇，视同骨肉，五中铭感。来时嵩山所得妖人宝铲，虽蒙杨仙子略传用法，尚不能以之应敌，不知大姊可能一并传授么？”

孙毓桐原意，孙同康留不数日，便要起身；料知仙示特命水路入川，又预传以峨嵋心法，前途定有事故，本想他多学一点本领；恰巧当日与司青璜的约会，又以人赴青城作罢。石氏双珠，也奉师命出山有事，正好闲暇，闻言答道：“此宝果然大是有用，并且学它不难。我料前途也必有事，多此一宝，连那宝镜，就遇稍厉害一点的强敌，也无害了。率性今晚都传你吧！”

孙同康见她边说边饮食，深清款款，自然流露，人是那么美艳，气度容止，偏又那么高华端雅。正自又爱又敬，又感激又喜欢；忽见玉人提壶酌酒，皓腕待舒，柔荑春纤，脂凝雪映，忍不住心又一动。稍涉遐思，猛想起对方天仙化人，萍水相逢，如此深情相待；只为世外仙侠不计男女之嫌，又重师门情面，百计指点照护。似此深恩大德，百世难忘；理应尊如严师，敬如天人，才是正理。如何不自忖量，大德不报，转以对方相待情厚，敢生妄念？当时警觉之下，不禁心惊愧悔，刻意戒备，矜持起来。

孙毓桐见状，星眸微注，口角嫣然，似想开口，欲言又止。孙同康一味警惕，也未在意。吃完之后，又在楼角凭阑望月，清谈了一阵。孙同康虽然满心敬畏，不再胡思乱想；当此仙馆银灯，碧空明月之下，对着这心上玉人，三生爱宠，情根早已深种。何况二人立肩斜立，相去甚近，愈觉容光照眼，吹气如兰。人非太上，孰能遗此？

孙同康越是害怕，不敢冒失接近，情苗益发滋生怒茁。对方所问，又是家常经过，以及日后拜师学道，修积内外功行之策，在在显出亲密关系。宛如多年知己，劫后重逢，一往情深，自然流露；由不得使人心醉神驰，说不出的一种况味。

孙毓桐原本有意相试，见他由对面接谈，变作面对月光，不再把双目

注视自己；还当道心坚诚，已能克制情关，心中还自暗喜。那知三生爱侣，情缘纠结，想要摆脱如何能行？这等想法，正走反面。一会，孙同康为恐情难自禁，言行失检，重申前请。

孙毓桐早知夙世因果，特意借此查他的心志。觉他相对不如预想之甚，立即应诺。

命将宝铲取出，仔细看过，笑道：

“此宝名太乙分光铲，与金姥姥罗紫烟的紫烟锄，均是北宋时代地仙半峰山人炼魔之宝，此铲威力更大。后来半峰山人得到一部上清仙篆，重修玄门上乘仙业。不料此时正临道家四九天劫，上人平素游戏人间，专以济人为务；法力虽高，同道之交却少；只有华山地仙陈希夷是他至交，可以为助。事前往求，偏又远游海外未归。心想多年老友，对于自己切身成败，不应如此漠然，怎将洞府封闭，连徒弟也一齐带走？心中大是不快，便把封洞禁法撤去，意欲入洞，留书诀别。

“忽然发现桌上留有一张柬帖，上写陈希夷为他应劫之事。连用先天易数虔占多次，均以天机莫测，不能尽悉微妙。半月前，南海玄龟殿散仙易周父子来访，二人合力同时占详。经三日夜默运玄功虔心占算，二人始算出山人所得仙舞乃是副册。习此法并非不能成就，无如到手稍迟，全功未竟，天劫已自临身；又是中年入道，不是纯阳之体。天劫厉害，就有能手相助，也是不济；只有拚着转世，期前尸解，方可转祸为福。因知此举决非所愿，劝必不听，为此留书详告利害，务令照办。除历述前因后果，以及预防方略外，并将易理告知，如不深信，照此推算即可省悟。

“山人以前原曾算过多次，只为大劫天机微妙，越是局中人越算不出。任是法力多高，也只测知一个大概。初以苦修多年，方有今天；道家转劫危难既多，修为又苦，在初降生十余年法力未复以前，如无前生同道援引维护，更易受左道妖邪，劫持诱迫，堕入旁门；因此不愿舍却原有法身转世。看完柬帖，留书致谢。回山再照所说，细一推算，果与陈、易二人之言相符合。因还有十年光阴，主意已定，无须惶急，意欲期前多积善功。

“出山云游，正值方腊乱后，无意中做了一件大功德，同时也到了解尸时限。刚把法宝仙篆，分别用法力埋藏在岷山、青城山、仙霞岭三处，准备转世取用。期前三日，忽遇神僧天蒙禅师化点，转世才五岁，便皈依佛门，前生法宝并未往取。到了明初，才先后落到有缘人手中，只此宝不曾出世。

“我先也不知底细，昨日你用它防身，我在后山，随侍武当派教祖半边大师洞前闲眺，经大师指点，才知大概。她说此宝本身威力，已是神奇，并且不论正邪各派，甚至常人得到均能应用，只功效、威力大小不同罢了。

“你将来照师门传授，固是极好，便照我所传去炼，也是不差。你根骨夙慧俱佳，又得峨嵋剑诀和我适才指点，学时极易；只消用上三个时辰工夫，以后立可随意运用。

虽还不能全发挥他的威力，也差不多了。可惜遇杨仙子走时太匆迫，无暇多传，否则，此人具有仙佛两家之长，威力岂不更大！”

说完，先传了用法口诀，将宝铲化为一幢青光，悬向身前；运用本身真气与之相合。

等气机相引，与宝相合，随意消长，由心发收；再令如法勤习，不可稍懈，有个把时辰过去，便成功了。

孙同康见心上人以全付心力指点，手口兼用，直无停歇，感恩刺骨之

余，居然一心练剑，未起杂念。孙毓桐见他勤奋专心，也自忻然。练完天已中午，孙同康见心上人为己辛劳，由日间归来练剑起，毫无休歇；心中不安，再四致谢。

孙毓桐笑道：“我们修道人，似此半日一夜忙碌，有什么相干？只望同弟向道坚诚，由此奋勉前修，完成仙业，勿以世缘为念，便不枉我用心了。时已天明，你还未到断绝眠食的功候，连日长路也颇劳乏。适才心无二用，又在运用真气，与平时打坐差不多，故不觉累；然总须歇息，仍请回房，少卧些时。起来我如在家，自会命人来请；否则有事他出，饮食随意向小徒索取，闲时用功便了。”

孙同康虽已强制，不再生出妄念，但是情网已深，如何舍得离开？想说自己一点不累，又以孙毓桐己为自己忙了半天一夜，也须休歇，不便挽留。稍一唯诺之间，孙毓桐己作别走去。对面一起，还能强制心情；这一走开，只见背面，越觉娉婷倩影，无限丰神，由不得心神欲醉，万分爱恋。刚想用什么措词唤她回来，环佩珊珊，玉人已杳，只剩风袂云鬟，萦绕脑际。

方自呆立凝望，心乱如麻，忽听紫、青二女齐低呼：“师叔请归卧吧！”同康心惊回视，二女面带巧笑，知被看破。面上一热，忙道：“我承令师传授，累你二人也一夜无眠。你师徒对我恩德，真令人没世难忘。此时我并不倦，不过令师盛意，命我安歇，不敢不遵。我且回房少歇，令师如起，敬烦唤我一声，尚有事请教。”

二女笑道：“静室蒲团甚大，原是家师以前打坐之用。靠壁另有小榻，上设衾枕乃是昨夜新备，可供师叔安眠。我二人尚要随侍家师，请自去吧，恕不陪住了。”

孙同康只得回转昨夜原住静室之内。想到仙业艰难，百世不遇，好容易有此际合；如陷情网，不能自拔，从此堕入重渊，也未始不自知警惕。再一回忆孙毓桐相待亲厚情景，和朱、白二仙师在嵩山石上所留“遇桐则止，眉顶双栖”之言，又似与人名地名均有吻合；心上人的声音笑貌，以及款款柔情，重又浮上心头。似这样天人交战，思潮起伏了好些时。最后盘算，心上人看重自己，十九由于向道坚诚，修为勤奋之故。不问如何，用功终是要紧。念头一转，立去蒲团上坐定，宁心调息功用起功来。

孙同康终是累世修积，道心坚定；只管三生爱侣，劫后重逢，清丝牢系已难解脱，到了用功之际，仍能使心智澄明，摒除万念。不过一泓清水时起微波，比起昨晚更多一番强制之功罢了。

光阴易过，这一坐不觉又近天明。也是孙同康定数该有一场灾难。峨嵋派真传心法，只学的人是个慧根美质，用功再勤，极易修为；并且只把初步功夫学会，将本身真气凝炼为一，能够运用通行十二周天，日常按时入定用功，一任多少天不睡，也不困乏，精神反比以前健旺。孙同康坐罢起身，如不就枕，一到天明，紫、青二女必来相请。孙毓桐昨晚已经盘算，决计不令参与当夜之事；见时，定必设词劝阻。孙同康把她奉如天神，决不敢于违背；再过两日便即起身入川，不致受这一场大难了。

只为孙同康爱恋过深，先前打坐过了时候，起见星月交辉，夜犹未央，当时自不便去惊扰主人；想再用功，又恐和前夜一样入定时久，起来玉人已自他出。便去小榻上卧倒，本意略躺片时，静候紫、青二女天明来唤。不料人生眠息多年习惯，越是心身健强的人，越易入梦；虽因勤习坐功，体力未疲，睡眠终是舒服；况是多日不曾好睡，并有两夜未眠，睡的又是极温软的

沈席。着枕以后，略微胡思乱想一阵，便昏昏沉沉睡去。

这一睡，竟到了第三日过午。梦中闻得紫、青二女在呼师叔。睁眼一看，二女同立榻前心中有事，开口笑问：“可是大姊唤我去么？”随说随即坐起。这才看出二女秀眉紧锁，面有愁容。心疑二女因事受了斥责，还没想到别的。正打算问，紫燕已先答道：“师叔快起，进点饮食，再说细情。”孙同康见桌上盥具早佛，急于往见心上人，匆匆洗漱，便想走出。青萍道：“师叔，你的宝铲仙剑怎不带上？少时还要应用呢！”

孙同康自得飞剑法宝以来，从未离身；只有昨日练习归来，用完功就卧时。因当地是神仙宅第，不似旅途之中，须防宵小妖邪劫夺盗取；随手解放身后。不曾佩上。闻言当是少时还要练习，仍未在意，忙回手榻上，取来佩好。猛瞥见窗外竹休中绿阴阴的，只地面上却节出大片日影，才知日色西移，天已不早，自己竟会睡了一整天。恐孙毓桐出门访友，好生后悔，边问道：

“我昨晚回房打坐时久，天已将亮。本想求见令师，请她指教，因时太早，你两姊妹又连日劳乏，想必尚睡，未敢惊动；想躺在床上，等候天明求见，不料睡得这死。”

紫燕道：“我二人如不来请，师叔到了明天此时也未必醒呢！”孙同康竟未听出言中之意。因紫、青二女，从小便被孙、石二女引渡入门，以前虽是服役侍女，但是仙居清闲，主人又最爱怜，一向娇憨；背了上人，便笑语天真，憨不知柱。孙同康见三女，平时言笑，喜容常挂在口角上...这时答话之间，面色始终沉郁，若有心事。心中奇怪，随口问道：“令师今早又出门了么？”

紫燕道：“师父傍午就同周道长走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想起周铁瓢借宝镜时，原说三日内归还；妖僧斗法，自在期前。后听主人说是改期，也未细问。照此情形，必恐自己涉险，单独前往。再一回想前情，与昨日紫燕所说，二女面色又那等忧愁，心上人此时未归，定已挫败被困无疑。不禁大惊，急问道：“令师法力高强，想必一到成功，怎此时尚未回转？石、司二女仙可曾来过。有什么话说么？”说时，三人已到楼上，酒食也早备好。

紫燕道：“师叔尚未用饭，你吃我说吧！那妖僧真名叫做蓝奇，以前原是师父手下败将。因他作恶多端，本欲为世除害，已然将他困住，被一妖党赶来救走；投到苗疆赤身峒，五毒天王列霸多门卜，学了不少邪法，早就立志报仇。不料列霸多，为了妖徒长臂神魔郑元规与峨嵋派结仇，恶迹又多，致峨嵋七矮所诛；师徒多人伤亡殆尽，只妖僧和另一妖人漏网。

“妖僧知道峨嵋势盛，各正派仙侠多有来往；去了赤身峒靠山，惟恐势孤，不敢冒失生事。近十多年，师父隐居在此，除同道姊妹往还外，不轻与闻外事，外人久已不知踪迹。自从赤身峒瓦解，妖僧又壮庇到红衣僧加答吉门下。学会旃罗墨法，又炼了些九寒沙，自信邪法已高，重又勾起复仇之念。”

“周道长昔年，曾用飞剑削去他一片头皮，几乎送命，怀仇也是多年。无如此时周道长尚在武当门下，未曾犯规被逐；教祖半边老尼素护门人，法力既高，又与正教长老交厚，生平从未受挫，不是好惹。周道长犯规以后，自知强仇太多，一味在山中隐晦苦修。妖僧本不知他被逐，隐忍至今。

“偏巧老河口上流柳林坝土豪彭崇汉，以前恃势横行，无恶不作，为周道所长所制；怀恨出外，寻人报仇。辗转寻访，拜了妖僧为师；二恶相济，立

时寻来。虽已访出周道长被逐之事，终以武当旧例，异派妖邪向不许在山中走动，何况寻仇生事？惟恐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敢上门欺人；先在隔河小镇上结坛行法，等准备停当，再着一凡人入山诱敌。

“不料周这长多年济贫扶弱，人缘最好，先期得信。强仇颇多，还不知来路深浅，暗中赶往，认出是多年前的仇人改装到此。当时现身叫破，约期斗法，决一存亡。彼时不知妖僧底细，和所炼九寒砂；以为这类邪法，事前结坛颇为费事，径想就此除去。不料妖僧竟在双方交手答话之际，暗放出一粒九寒砂。总算周道长近年修炼功深，应变神速，当时还能强自忍耐，未被看出，送了性命。

“妖僧见他中毒，如无其事，震于以前威名，相隔多年不知强仇深浅，所答的话又妙，也自内怯。知道九寒毒砂，不用旃罗魔法相辅为用，威力要差得多。一听约期，立即应诺。周道长勉强飞回，刚到所居茅篷前落地，人便昏倒。幸被司六师叔空中发现，看出他飞行有异寻常，自己不便前往，告知师父赶去，抬到我家，与他服了三粒灵丹；再用师父那面宝镜，会合本身纯阳真气，接连三日夜，才将毒砂去净，人已重伤。

“他知师父素性好洁，此事由于定数，再三求去；嗣经强劝，才将石二师伯旧居洞府暂借他住。总算妖僧不知师父在此，否则，师父生平只此一个仇人，久无音信，早疑恶满伏诛，必不在意。又常喜和六师叔并马游山，或独出访友；妖僧不是昔年怪装束，见面未必认得，一旦狭路相逢，骤然发难，就不遭毒手，吃亏料所难免。

“后来司六姑向半边大师探询，得知九寒毒砂只师父双镜合璧能破。持镜的人如是佛家传授，更是绝妙。无如那面阴镜，久为白阳真人封藏，连地方都不知道，如何寻取？半边大师性情奇特，为有周道长在內，平日虽最爱师父，竟不肯伸手。

“师父外和内刚，素不喜求人；妖僧不去，自己也从此多事。正为难间，这日同乘新得爱马出游，途中闻说嵩山少室危崖下，宝气上冲霄汉，白阳藏珍有出世之望，连忙舍马赶去，宝已为人取走，并且是个凡人。心中奇怪，跟踪追寻，意欲遇时设法以重酬借出；不料宝光已为佛法禁掩，没有看出。师叔来后，得知就里。

“因杨仙子佛法神妙，本心是令师叔暂时防身，将来重习峨嵋心法，另有禁制，不能转传多人。石、司二师伯叔，力劝师父带了师叔同去，万无一失；师父又为了另外一段因果，不愿使师叔为他延误两三甲子仙业，以防夜长梦多，又蹈前生覆辙。

“近日妖僧已然觉出上次仇人惨败，深悔失策。料定此次必有能手相助，不特把魔教中邪法，尽量施为出来，并以本身元神与之相合。照他心意，似此周密，各正教中几位著名长老均正闭关，周道长决请不来；半边大师不管，别人任是法力多高，他也无败之理，端的厉害非常。

“周道长新愈之后，非用此镜，不能护身。恰好一人一镜！师叔身剑尚未合一，带去未免危险，一个不巧，便有大害；决定背了师叔，独个儿犯险一行。事前被六师叔看破，先命弟子探问师叔心意。昨日抽空赶来，得知师叔锐身急难以后，又往青城山的入相助去了。别时对弟子说，师父与周道长约定今日申正前往，如在两个时辰以内不归，务请师叔跟踪赶去，到后用太乙分光铲防身入阵。

“本来妖坛在妖烟邪火包围之下，难于冲入，可是妖僧如败，师叔到时，

师父已自成功；妖僧如胜，得意之际，见师叔这好根骨，又有那好法宝飞剑，必想诱入阵地，摄取元神；以防仗了法宝，防身遁走。师父和周道长，有双镜冲荡妖氛，至多不能发挥阴镜威力；师叔只一入阵，必藉镜光相见，速即会合一起。一面助周道长运用宝镜，一面将宝铲、飞剑全数发出去，十九转败为胜。

“休看师叔无甚法力，单就是这一铲一剑，便有极大威力。昨日嘱咐师叔，务请师父传授此铲用法，便由于此。事也真巧，如换了别人，也无如此容易。许是师父和师叔的机缘运数，早有前定；始而杨仙子破例传授，事前又服了灵药。前夜师叔专心用功，大为精进，以致一通百通，一剑一镜经师父指点传授之后，全能运用。

“昨夜师父还说，师叔如此灵悟，实在难得，就此上路，都可放心，结局助人仍是助己。我二人预料师父此行甚是危险，本想早喊师叔起身准备。适才石大师伯忽来告知，师叔不可早去，必须黄昏前起身，夜前到达，始可转危为安。我们勉强挨到此时，终以转危为安之言，心中疑忧；又想师叔不能飞去，骑马较慢。盼到日色偏西，便将师叔请起。此时虽然还早，吃完也就快到时候了。师叔怎不吃呢？”

孙同康一听心上人独赴危境，早已惶急，那还吃得下去。当时便要起身赶往。二女见他义形于色，甚是感激。青萍道：“紫妹总是心急，石大师伯黄昏起身之言，必有原因。等师叔吃完再说，不一样么？他这时才起，不吃饱，怎好应敌？”

孙同康道：“我一点不饿，雪龙虽快，救兵如救火，早到总好。请引我下峰就此去吧！”

二女再三相劝，孙同康只得胡乱抢吃了些，执意催走。二女本是忧疑，见他情急；时已酉末，差不多黄昏将近，便不劝阻，匆匆同由环峰飞桥走。还未及地，孙同康便高呼雪龙，随听一声马嘶。

青萍说：“此马真灵，这两日与我家两马同槽，甚是亲热；虽然无有系它，鞍辔已除，还未备呢。我先赶去取来吧！”话未说完，猛瞥见峰下芝圃侧面，花木掩映中，银箭也似驶来一匹白马，口中正衔着那付鞍辔。三人见雪龙如此灵慧，也各欣然；同时人也到地，忙即结束停当。紫燕还想随去，青萍道：“我们背师行事，已不免于受罚。师叔终是法力尚差，你跟去添累么？”

孙同康心急如箭，早已问明途向，纵身上马，往前驰去。赶到山脚，闻得二女同说：“师叔马到成功，回来你就喜欢了。”偏头回顾，二女也自追出，竟和马一般快；说完刚刚停步，雪龙似知主人心有急事，格外飞驰。就这一转盼之间，已由日前石径之中驶出老远。

空山寂寂，四无人踪，夕阳回照，满天红霞。孙同康一味纵马急驰，眼前山石林木，似排山倒海一般对面迎来；两侧景物，成了两条暗红色的颤影，不住闪动，往后泻去，一点看不真切。马真快得出奇，不消片刻，已照二女途向，走出山去。

孟天与妖僧蓝奇所居柳林坝，尚在对河二十里外。孙同康赶路心急，又防土豪徒党发现，夺马生事；虽然不是自己敌手，一生枝节，多延时间。所行乃是一条僻径，等到了河边，却无意中将两处镇集越过。人地不熟，河面又宽，急切间，无处寻觅渡船。

眼看前面不远，便到二女所说，应渡河的断柳枯树之下。这宽河面，

不知雪龙能否渡过？同康意欲和上次跃马渡河一样，问好雪龙，到了树前将马勒退，试它一试；要是不行，自己便由马背上飞往对岸，任马泅水过去，也无妨害。方笑来时失策，又想起自服灵药，得了峨眉真传，轻轻一纵便一二十丈高远；又经孙毓桐指点，近日功力大进。

虽不能身剑合一，绝迹飞行，真要飞驰起来，并不会比马跑得慢；也许比马快点，都不一定。

只为他爱马太甚，自得以来，人马从未离开，心中以为马快，预有成见，匆促上路。

没有想到本身功力远非昔比，马虽龙驹，遇上妖邪终是吃苦；到后还须设法隐起，诸多顾忌。本为求速，反而多出一个累赘。念头一转，便想当地下马，独自飞身渡河。刚要下骑，令马回山；雪龙倏地一声惊嘶，人立倒退了好几步，同时面前急风飒然，似有一条小黑影，由马前横飞过去，一瞥不见。

这时马驰正急，势子猛速如矢；冷不防易进为退，孙同康只管本领高强，骤出不意，也吃了一惊，稍差一点，几乎将人甩落马下。心里一慌，也未看清是人是兽，忙隐身形，戒备查看。四野空空，那黑影去路又是大河，山风萧萧，洪波浩浩，那有丝毫影迹？

孙同康心中有事，急于上路，也未再理会，就势纵身下马，抚着马头道：“河面太宽，你未必能纵过去；还有妖僧邪法厉害，党羽又多，如被撞上，定为邪法所害。我要应敌，无法顾你。乘此黄昏无人，你仍抄山路僻径回去吧。”说罢急匆匆便想起身，雪龙竟不肯从，口衔主人衣角，将头连摇，低声急嘶不已。

孙同康不知爱马忠心，看出主人将有急难，执意相随，不舍独归；见马横身阻挡，又见天近黄昏，心中悬念玉人，情急之际，不禁怒喝道：“你那日为紫燕用禁法吊起，曾吃过苦，遇的尚是好人；现在对头是妖僧恶霸，孙仙姑、周道长尚且吃亏，邪法厉害，你定要跟去，为我添累么？”那马仍是不从。

孙同康此时越想越觉：此马前去，无异自投虎口；便自己能获全胜，事前马也未必不受危害。急得伸手要打，又知雪龙忠义，于心不忍。见马意甚坚决，便挣脱飞起，也必随去。方想吓它说：“你不听话，我便不要你了。”话未出口，雪龙倏地又是一声惊嘶，升首舍了主人，人立起来。同时眼前黑影一闪，凭空现出一个身着褐布短衣裤，年约十多岁的矮瘦小孩。雪龙早扬蹄人立，猛扑上去。

孙同康以来势突兀，终是素来和厚，惟恐伤人，忙即喝止时，那马竟被人用法制住，升首扬蹄，依然人立原扑之势，钉在地上，双足不能下落；急得周身汗毛根根倒立，双眼怒突似要冒出火来。可是幼童如无其事，也未见伸手，从容不迫迎面走来。

孙同康见那幼童，生得凹鼻突睛，又瘦又干；两脰手臂上满生黄毛，年纪似只十四五岁。形貌丑怪，从来未见；动作神情却极矫捷老练，步法更轻。分明练就极好武功，摸不清是什么来路。此次出门，连遇仙侠异人，有了经历，并未轻视来人；又以应授事急，惟恐多生枝节，虽然心疼爱马，仍忍气忿，强笑问道：“你我素昧平生，为何将我的马用法力止住，不令转动？”

说时幼童已将走近，见孙同康手握剑柄，意似戒备；刚现出不快之色，闻言转笑容答道：“我本要到一个生地方去，因来时没有听清，还未寻到，

已然走过。见你骑马跑来，意欲回身询问。不料你那匹马，误认我有什么恶意，大惊小怪；我又爱它灵巧好看，虽将它定住，只等问明再放，并无伤害。看你神气，莫非和这马一样，要和我动手么？”

孙同康不耐多说，忍怒答道：“马是畜生，知得什么事？况它主人在此，你要问路，也须放了再说：来势突兀，忽然出现，马尚惊疑，怎能怪人？我此时身有急事，决不与人争持；并且我也是外乡来的，地理不熟。请把马放下，另寻本地人打听吧！”

幼童把怪眼一翻道：“你恨我欺了你的马，不肯说么？休看我路不熟，我那去处只一走近，便可发现，迟早仍能寻到。你这匹马，无故想扑我，如换常人岂不受伤？必须罚它站这半夜，候我事完再放。如非看你不像坏人，连你一齐算上，休想脱身。我走了。”

孙同康未及答话，眼前青光微闪，人已无踪。再看雪龙愈发急怒，双目怒瞪欲裂，只是不能出声动转。天色渐晚，既恐延误时机，又恐雪龙被禁河岸，这等形态，启人骇怪。休说敌党发现，便遇当地土人，也是凶多吉少。其势不能弃之而去，不禁又急又怒，指着雪龙道：

“你听我话，回转卧眉峰多好！偏和我强，如今被这怪小孩制住。我先恐误孙仙姑的事，不肯动手，忍气分说；这小孩只当我不说，不知我也初来此地，只柳林坝去路，尚是听人说的，并未去过。他怀恨将你定在这里，使我进退两难，这却怎好？”

第四章（四）

诱敌啖灵芝 叱燕嗔龙银虹独耀 痴情怜慧婢 明灯仙馆宝镜双飞

正埋怨间，忽想起上次紫燕吊马之事，接口又道：“我现在用仙剑破这禁法。不过小鬼法力，似比紫燕高得多；我又外行，能否破解，尚不可知。如其不能，至多再待一会；我只好先除妖僧，助完孙仙姑，再请她来此救你了。”

雪龙闻言，马目中急泪竟夺眶而出。孙同康不知上次由于周铁瓢洞中行法相助，剑只是断那吊马山藤。这时禁法既较前利害得多，连日剑又加了好些威力；虽然由心运用，但是剑光强烈，稍为挨着一点，那马也不死必伤。见马流泪，以为情急悲愤所致，差点误伤。

总算那马命不该绝。他这里手指剑诀一指剑囊，一道银虹刚刚脱匣飞起，因恐剑芒扫伤爱马，正待指定剑光，试探着缓缓向马蹄空处绕去。忽听一声惊嘶，马如弩箭脱弦一般，猛窜出去十余丈，落地之后，方始缓缓跑来，离身三丈，目注剑光，停步不进，口中连嘶不已。看出禁法已解，好似怕那剑光神气，心中惊喜，忙收剑骂道：“驽东西，我舍得伤你么？还不各自回去，由我一人前往！”说时，马又一跃近前，将路阻住，仍是强抗不走。

孙同康见天已黄昏，知马性烈倔强，如不点头，仍要随往；心注玉人安危，无计可施。想了想，把心一横，怒道：“你不听良言，定要随我犯险，依便依你。但我应敌，不能兼顾，到时必须觅地躲藏。如被妖党发现，马不比人，决不致于加害；我事完定必救你出困，你却不可抗拒。此河太宽，你如纵不过去，我自飞越，你泅过去好了。”说罢上马。未等勒马后退，马已

奋身纵去；起步之处，离河不过丈许。

孙同康不知马是龙种神驹，见它据岸一纵只六七丈，以为必坠河心，忙就马背上将真气一提，奋身往对面河岸飞去。纵落对岸，回看那马并未沉水，竟在水波上，踏着洪波乱流而渡，飞驶停来。只和先前遇敌发威一样，周身霜毛皆立；上岸以后，鬃毛方始倒下，比起平时，更为神骏威武。

遥望前途，二女所说柳林坝已然在望。极目平野，晚烟迷蒙，斜阳只余残景，映得去路赤暗暗的，仿佛人家田树都吃暗雾罩住。同康匆匆不暇思考，上马就跑。不料马行转缓，迥不似过河以前迅速。方要催令速行，马忽把头一偏，往侧驶去，竟不听命直行，只比前稍快，也不再出声鸣啸。暗忖此马灵异，这等走法，与日前向紫、青二女诱敌相似。前途一望平阳，更无蔽荫；许防仇敌觉查，特意绕走。念头才转，那马果然折入左侧密林之中，由两边丈许高的土崖衙中，绕向前去，方向并未走错，知未料差。

时已黄昏，马虽灵警，地理终是初经，越往前走得越慢，不时绕行折转，始终不肯离开树林土崖；一发现前面有人家田舍，便轻悄悄折退，另觅途径。同康情知仇敌巢穴将近，似此避人绕越，岂不误事？心一着急，纵身下马，意欲令马隐伏林中待命，步行赶去。马又咬着衣襟，横身阻拦。

孙同康见它神态紧张，却不出声，轻悄悄附耳说道：“我知你忠心，妖人厉害，怕我涉险。但是孙仙姑是我最敬最爱的人，周道长又是好人；现在二人多半被困在彼，万无不往应援之理。我身有法宝、飞剑，如有凶险，朱、白二仙师也不把我引进峨嵋门下了。修道人例有险阻，怎能遇事畏难？事有定数，决无大害！乖乖听话，由我自去；异日我如成道，你也随同飞升，多好！我已有约于先，决不因你中止；再如强阻，必因你之故露出马脚，岂非无益有害？”

雪龙闻言，似知主人志在必行，口虽松开，马目乱转，竟流下泪来。

孙同康只当马畏惧妖法胆小，难得肯放，立即穿林赶去。回顾雪龙，呆了一会，往侧绕去；树林一挡，便不再见，也未在意，略看即行。初意相隔仇敌，总还有一段路；那知雪龙灵警，早已闻到邪味，为防主人踪迹先泄，一路绕行，已将到达。出林不远，再进一片高林环绕的坟地，便是妖僧结坛行法之所。本来邪法厉害，一被妖僧事先发现，便无幸免；总算时运还好，应该仙缘遇合。马一绕路，恰走在妖僧结坛的坟坡后面，免了杀身之祸。

孙同康先也不知就里，冒冒失失，走出林外一看，暮色迷茫中，见林外不远，临河大片田庄，只是静悄悄不见一人。暗忖这时日落黄昏，天未黑透，正是田家归去之时，怎不见人？连炊烟都不见一缕？又见河对岸杨柳甚多，迎面一座大庄院，似有灯光隐映；近侧有一大坡，坡后林木繁茂，浓雾沉沉，作暗赤色，与来路所见相似。

毕竟他经历尚浅，也未理会；只疑庄院乃土豪所居，意欲探明下手。刚刚走往河边，待要纵过去，猛听坡后有人高呼：“师兄等我一等，我也要回家去。”心中一动，忙向河旁大树后藏起。跟着便见一个小和尚，同了一个衣饰豪华、武生装束的壮汉，朝河边走来。

壮汉先说道：“想不到为了周铁瓢这狗道，竟会引来一个美人。如擒到手，岂不快活？”

小和尚道：“你怎知利害？那女子名叫孙毓桐，也是师父多年未见的仇人。先只说报仇容易，还在喜欢，那知比前更强！她还不比狗道是武当门下弃徒，无甚同道，本身法力又高；今日之事，胜败都是惹厌。如今虽被师父

困住，但那两面镜子十分神妙，依然伤她不得。师父以前吃过她亏，只管法坛有雾遮隐，遇上能手，仍被看出。惟恐此女同党，空中路过发现，下来作梗，那时吉凶难料。适才命我二人回庄，收拾东西；准备好便罢，不好，也有一个退路。你当是好惹的呢！快随我走吧！”说时，已然走近。

孙同康闻言，才知孙、周二入正困坡后妖阵之中。当时气往上冲，方想下手；小和尚性急，一声催走，早伸手拉了壮汉，一溜绿光往对河飞去。猛想起此时应援要紧，杀这两贼作甚？且喜下手稍慢，行踪未泄；遥望妖光，已飞入庄内，立往土坡赶去。刚一上坡，便觉天气奇冷，雾中曾隐有血腥之味，闻了头晕心烦，身上直打寒战，知道邪法九寒沙厉害。暗忖人未入阵，已是如此、怎能与之为敌？便把脚步停住，暗中查看。

只见邪雾中，各色光华电闪，却听不出双方对敌之声。他有心先放宝铲神光，护身冲入，又恐妖僧警觉。邪雾甚浓，查不见门户方向，一个冒失反而误事。心正愁急，猛瞥见雾影中三色光华交会，直注一处；内中一道，正是自己宝镜所放光华。断定放光之处，孙、周二入定必在彼。刚往前一走，猛觉得奇寒浸骨，万难忍受，二次退下。心念玉人，万分情急之下，更不暇再计安危，忙把左肩一摇，宝铲立化一幢青霞飞起，将全身护住；随手拔剑，舞起一道惊虹，竟朝雾影中镜光冲去。

本来孙同康如照司青璜令紫、青二女转告的话行事，一到阵前，立被妖憎觉查；初遇大敌，虽有防身法宝，不知戒备，似此时这样临阵迟疑，必遭毒手，万无生理！幸而龙驹灵警，看出主人有难；又知势在必行，无法拦阻，勉强绕向阵后，前面一层难关首先避开。

妖僧法台恰背向土坡，自恃邪法厉害，禁制周密；土豪又是新收徒弟，法力有限，必须留此一处出入门户。以为外人不敢由此侵入，否则便是自寻死路。万没料到来人外行胆大，情急应援，不知利害；所持太乙分光铲，恰又是专御这类邪法的克星。事出意料，等到发觉不妙，已无及了。

孙同康未入阵前，尚觉邪法厉害，寒秽难禁，有些胆怯。及见宝光飞涌，邪法不侵，胆气更壮，人也舞剑冲阵飞入。上來看不出雾中景物虚实，本是运用昨日所习剑术，在宝铲光幢护身之下，手舞剑光盘空飞降；准备观准地势，寻到孙、周二入，再落实地。

心中还恐妖雾迷漫，难于分辨。那知一下便将妖霞冲破，眼前倏地一亮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见全阵大约十亩，来路上空，密压压罩住一大片暗碧色的妖云；因被他冲开一洞，刚刚由分而合。脚底是一旛幢林立的法台，一个光秃无发、形貌丑怪的红衣矮胖妖僧，左手持着一面妖旛，右手拿着一个尺许大小的葫芦，口内发出两股又劲又急的碧萤星雨，指定阵中，正在施为。心上人孙毓桐同了周铁瓢，各在剑光法宝护身之下，手中各持一面宝镜，发出两道金光彩霞，将那大量碧萤星雨敌住。

二人相去不远，似想会合一起；无如身外已吃碧光围紧，虽为护身宝光飞剑所隔，未致受害，行动却甚艰难。周铁瓢更明显出狼狈神气，镜光也较弱，两道镜光吃妖僧九寒砂隔断，只能各自抵御来势，不能合壁，与前夜孙毓桐所说功用不符。

孙同康心中一急，立时双管斋下，一面按照女仙杨瑾所传佛家降魔口诀，手挽诀印，朝镜一指；同时，连人带剑就势朝妖僧冲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孙同康来时，台上妖僧惟恐夜长梦多，敌人法力又

强，好容易看出两镜功力不能相等，乘其强行合璧之际，诡谋诱敌。虽然九寒砂损耗不少，且喜将两强敌困住，难再会合；只要除去一个，立可成功如愿。当此一发千钧之际，全副心力，都贯注在前面。孙同康宝铲飞剑，威力灵异，来势既急，由阵冲人。一到便冲破所设禁网，直落中枢要地，动作更是神速。

妖僧正打着功成在即的如意算盘，以为此时纵有敌党来援，如不诱令人阵，外层禁网先自难破；来者又多是正教中人，不知禁网之下还笼有一层妖云毒气，中人不死即伤；到时必发神雷，先破阵外邪雾，断无不觉之理。万没料到悄没声的，飞将军自天而下！

等到警觉，已闹了个措手不及。来势又极似个法力颇高的能手，一面还得顾到前面两个强敌，心中一慌，冷森森一道银虹，已电一般飞到。

妖僧看出厉害，不禁大惊！忙纵妖光飞起，准备迎御时，手中一震，对面敌人镜光威力突然大增；九寒砂所化两股潮流也似的碧萤星雨，立被冲断。眼看双镜合璧，威力更大；苦练多年，与本身元灵相合的九寒毒砂，首受强力震荡，元气大耗，心灵为之一颤。又瞥见银虹过处，自己仓卒，只顾纵避来势，忘了台上设备，竟吃敌人将台上旛幢扫折了一大片。这些妖旛，均经多年心血，苦练而成，一旦毁去，再炼艰难。便九寒砂也要减却好些威力妙用，敌人双镜合璧，又正是此砂克星。分明成了有败无胜之势，如何不恨？

孙同康也是大难临身，难于避免；无心巧合，占了先机。已然听见孙毓桐高声急唤：“同弟快到远里，由我除此妖孽。”按说乘胜赶往，去与孙、周二人会合，岂非绝妙？偏因恨极妖僧，见剑光到处，旛幢尽折，邪气四散，又看出对方手忙脚乱之状，不由把事看易。百忙中，竟未听孙、周二人招呼，为想一举成功，口中大喝：“妖僧往那里走！”连身追扑过去。

妖僧本就万分清急，狠毒之际，一见敌人连人带剑一齐扑到，看出来势厉害，别的法宝难于只御，把心一横，不暇再伤台下两敌，竟将葫芦照准来人一甩。葫芦口内的九寒砂，立似火箭一般激射而出。

孙同康满拟妖僧前后皆敌，势难兼顾，眼看剑光已朝妖僧环身绕去，猛瞥见妖僧手上发出大股碧萤妖光，舍了孙、周二人迎面射来。先以为宝光护体，邪毒不侵；那知九寒砂阴毒非凡，得隙即入。宝铲新得，不能尽量发挥它的妙用；虽有仙剑，未能身剑相合，破绽颇多；妖僧又以全力施为，如何能敌？两句话不曾说完，九寒砂萤光已随着他口说手舞的空隙，把那阴寒之气侵入人身。

当时孙同康只觉得机伶伶一个寒噤过处，奇腥刺鼻，头昏目眩，周身如落冰霜之中，奇冷彻骨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随即落向台上，不能言动。方想凶多吉少，同时闻得孙、周二人呼叱之声。定睛一看，妖僧因见敌人剑光强烈，又有极强宝光护体，一味连身猛进，不计利害；只管急怒相拚，仓卒之间，拿不定对方深浅；惟恐邪法无功，反受伤害，一面全力施为，一面飞身远避。这一来，孙同康固得转危为安，幸免惨死，孙、周二人也得了莫大便宜。

原来二人早想破那法台中枢要地，只为九寒砂邪法厉害，双镜不能合璧，灭了功效。

妖僧防御严密，无隙可乘，事未成功，反吃困住。不料孙同康赴援情急，不知厉害，行事虽极冒失，偏生机缘巧合，无意中乘隙冲入，一到，先

将台上妖幡毁去大半。

孙毓桐与他本是三生爱侣，危难关心，见他不听警告，贪功冒进，中了邪毒落地。

一时情急，妖僧九寒砂已先撤响应敌；身外妖光也被双镜合压，这一瞬之间照灭，阻力尽去。虽然葫芦未破，邪法尚极厉害，无如救人心切，更不再计成败安危，竟连同伴也未及招呼，喊声不好，立纵遁光往台上飞去。

周铁瓢原是久经大敌的人物，早就料到来人要糟；事由己起，也是愁急。本心所借宝镜，自经孙同康在旁施为之后，威力大盛。双镜一经合璧运用，妖僧所持九寒砂已无所施为，只要稳扎稳打，徐图收功，胜数已定。如将两道镜光照着台上毒砂，人便无害，何况还有宝光护体——这还是骤出不意，没料到妖僧情急反噬，舍了当前强敌，轻重倒置；自己可惜应变稍迟，如能抢在前面将来人护住，令其速退，三人会合应敌，决无此事。

心念才动，刚把镜光射向台上，未及开口，孙毓桐已当先飞去。

此时台上一面最重要的主幡尚在；妖僧不过吃了冷不防的亏，还有好些邪法尚未发动。视此行事，凭二人的功力，犯险还在其次；最可虑是稍占上风，妖僧带了九寒砂逃走，岂不又留后患？还不知被他毒害多少生灵。事已至此，谊无忽置；不顾按照预计，先断妖僧逃路和扫荡阵中妖氛邪气，也忙着跟踪赶去。

这本是瞬息间事，双镜重又由分而合；妖僧恰在此时，飞身纵避出去。孙毓桐法力既高，人又机智灵敏，一到便见孙同康跌坐地上，周身俱在青色精光笼罩之下，光外更有银虹环绕，分明无隙可乘。知他剑宝灵异，又曾受有佛法禁制，虽然宝主人无力主持的时候，仍能仗以防身；必是先前言动疏忽，略露空隙，致被妖砂乘虚侵入，邪毒不重，否则人早僵死。

她心方略宽，一眼瞥见台中心那面凶魂厉魄环绕的主幡，妖僧也自飞抢过来；似知九寒砂已吃镜光挡住，不能再以害人，想往主幡前抢去，右手已然扬起，待要发难，如何能容？随身飞剑，首先电掣赶往；紧跟着，扬手七八道火星也似的红光，朝妖僧当头打到。另一旁，周铁瓢一手持镜，随同破那九寒砂；另一手指着一道白光，也是直射妖幡。正好不约而同！

那幡虽然上附妖僧多年祭炼的千百凶魂厉魄，甚是厉害；无如妖僧同党三人，已在孙毓桐初来，乘其诱敌之际，故意败逃，冷不防下手除去。此外几个妖徒，有的奉命阵前候敌，有的各守四角阵地；未奉师命，不能擅离，并且法力有限，干看着急。先吃孙同康深入重地，制了机先；闹了个手忙脚乱，不能兼顾。

妖僧起初志在伤人；及见敌人落地，宝光不曾离身，援兵又到，九寒砂已难收功；方想变计，抢往中央，发动妖幡，乘敌人抵御分神之际，再把九寒砂全放出来，试上一试。能胜自好；一现败状，立带法宝逃走，日后再作复仇之计。

那知这一逃避，敌人剑光飞离稍远，门户洞开，双方均极神速，相差虽只一霎眼的工夫，孙、周二入两道剑光，已如虹飞电掣，神龙剪尾，环着那面主幡一剪立断。大片厉啸惨号声中，妖烟邪雾四下迸射；无数恶鬼影于刚刚翻滚涌现，吃剑光又圈绕上一技，立即消灭。

妖僧因先前志得意满，一时大意，骤为来敌所算，几受重伤，早将法宝放出，护身回斗。一见主幡已毁，敌人剑光如虹，正向台上残余妖幡法器扫荡；迎面又有七八枝火箭飞来，益发急怒交加。再见双镜合璧以后，虽将

九寒砂敌住，自己有些相形见绌，但急切间决不能把九寒砂全数消灭。

最后一下杀手，妖僧因受师诫，尚还未用。好在仇敌援兵只此一人，已然中毒；对方法力已早见到，法台虽毁，只不再生枝节，仍可败中取胜。加以蓄仇多年，此次仇未报成，反折了几个党羽门徒，毁却好些心血祭炼的妖幡法宝；越想越恨，不甘败逃，竟欲违背乃师遗命，肆毒一拚。豁出多害生灵，造那无边大孽！

妖僧先纵退一旁，用防身妖光抵御火箭。乘着孙、周二人救护孙同康，扫灭台上邪毒余氛，尚未追迫之际，表面假作不惜损耗九寒砂，与敌苦战；暗将舌尖咬碎，运用邪法玄功，正待将本身元神与妖砂相合，含着满口鲜血，向前喷去。

孙、周二人一面暗布罗网，去断妖僧逃路，立意消减九寒砂；见吃镜光照定，随减随生，妖僧一面防身抵御，依然发之不已。暗忖这类毒砂炼时极难，仰此相持，终必全灭；并且越往后越糟，命也难保。自己最虑妖僧带宝逃走，一个阻他不住，便留后患。

妖僧纵极凶横任性，焉有不知之理？明知不济，怎肯将此性命相连之宝，就此连人一齐逐渐葬送？方疑有诈，正自寻思戒备，妖僧口角微动，面色忽转狞厉；毒砂碧莹妖光，也是时强时弱，闪幻不定。

孙毓桐首先警觉，看出妖僧必是背城借一，竟拚奇险，欲以本身元灵与身相合，伤人泄忿。自己虽然不怕，孙同康人已中毒受伤，怎禁得住对方全力一击。就算宝光神奇，不致震散，但他一铲一剑无人主持；经此剧裂震荡，毒砂邪氛得隙即入。此与先前威力不同，中上必无生理。偏生敌人急怒相拚，毒砂虽吃镜光挡住，逐渐消耗，仍是大量涌来；就地防护尚可，此时将人救出险地，却是不能。一旦发生钜变，万难兼顾。心念才动，妖僧把口一张，一片血焰，立时喷出。

孙、周二人见状大惊，知道不妙；孙毓桐更是惶急，一声断喝，正待犯险，以全力拚外抢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就在这血焰离口，暴涨散布，将与九寒砂会合伤人、危机不容一瞬之际，倏地震天价一个大霹雷，由当空直射下来。来势比电还急，金光一闪，眼前奇亮，千百团迅雷同时爆委，恰向妖僧迎头打下！一声惨叫过处，妖僧仰翻跌倒；一个通体精赤、血焰环绕的小番僧，正由头上飞起，似要抢那手中葫芦。紧跟着，一道青光斜射过来。妖僧元神似知不妙，待要飞身往东北方冲空逃去。

孙毓桐看出来帮手，心中大慰：见妖僧一倒，葫芦中九寒砂无人主持；势已大衰，满阵均是雷火红光飞涌。知道妖僧元神如被逃走，不特仍可为害，那九寒砂与他心灵相通，只一逃走，仍吃收去。幸他惶急心慌，乱了步数，想连葫芦抢走，自误事机，正好除他。方喝：“周道友速用宝镜制住毒砂，勿令横溢。”正要飞身追杀。

一言未毕，来人已自现身；并还内行，未将葫芦斩破。青光到处，先将下手中葫芦夺去；紧跟着，扬手一片极淡薄的轻烟，恰抢在前面，晃眼展布反兜回来，似网鸟一般将妖僧元神兜住。葫芦中九寒砂碧色萤光，已吃周铁瓢赶上，用镜光闭住。来人也下理会，将手一招，空中云网便自飞降，连葫芦一齐网去，毒砂妖光便不再冒起。

孙毓桐见来人是个道童，生得凹鼻突眼，身黑如铁，又瘦又干；背插双铁桨，和一短剑，剑光已自收回，腰悬宵囊；目光如电，炯炯照人，形容甚是丑怪。知是正教门下高弟，不知怎会来援？方要趋前致谢，忽听空中有

人道：“纪师兄，后逃四妖徒连那土豪，俱已被我追上杀死。你不是要到天琴壑毕大姊那里，还她惜的法宝么？我往武常见过青璜姊姊，就去金鞭崖等你。快把丹药交与孙大姊，走吧！”

孙毓桐一听，猛想起来人，与平日所闻青城派门下高弟纪异一般无二。空中说话的，必是红菱磴散仙银须叟爱徒、司青璜之弟，火仙猿司明无疑。忙唤道：“是明弟么？等我谢过纪道友，陪你见令姊去。此次承你和纪道友相助，必是令姊所约，我料她许在荒居相待呢！”纪异已然走近，未容礼谢，便取出一粒丹药递过，说道：

“昨日司道友去往青城，本意约了虞、吕二位师姊来援，不料均不在山；又赶往红菱磴，恰值我与明弟一起。因半边大师曾示先机，你那前生好友有难，尚要应过，必须到得恰是时候。邪法厉害，尤其九寒砂如不全数消减，定必贻毒人间，引起大疫。我见为时尚早，便与明弟约好时地，自往天琴壑找寻我的义姊，借用法宝。

“来时途中遇一道友，稍为耽延。明弟已然先到，曾与令友相见；支意拦他，算计我快到时再来，免此一难。始而令友误认他是妖党，又有一位老前辈将他唤走；说是定数难移，令友非此不能完全夙愿，只得走去。嗣在阵前隐身相候，虽知令友人阵，定必受伤，无如爱莫能助；只得候到我来，一同下手。她因令友后来对他甚是谦和，明知有难，不曾助免，故此不愿相见。令友虽仗白阳真人灵药以及防身法宝之力，中毒不重，但也仅免惨死，复原甚难。幸他另有仙缘遇合，终可转祸为福。

“我义姊花奇闻说此事，特将她师父韩仙子所赐灵丹赠他一粒，护住真灵，并免奇寒苦痛；否则，此沙奇毒，即便回生，本身元气也必大伤，无从挽救了。我尚须将妖僧元神，连些毒砂送交毕、花两位姊姊炼化；明日又是诸同门回山会集之期，必须赶回。

好在妖阵已破，残氛易减，我去了。”

纪异说罢，不俟答言，一道青光已疾如闪电，刺空飞去。

孙毓桐久闻来这两人，性情奇特；尤其纪异，除未成道前所结交的两义姊外，休说外人，连同门师姊妹在一起，都不多交谈。人已飞走，只得罢了。便与周铁瓢合力，仍用双镜消灭残尸邪气。

一切停当，天还未亮。好在妖僧自知九寒砂阴毒，到时如被敌人震散些许，随风浮沉，中人立死；已今土豪将当地佃户居人全数迁避，欲俟事完，经他行法收集残氛，再令回转，以防伤害自己人。只管雷火横空，烈焰高起，并无一人在侧；除妖僧师徒外，土著一人未伤。当将孙同康护身宝光收去，灵丹早已塞入口内；只向周铁瓢取回所借宝镜，匆匆叙别，行法护着孙同康，带同飞回山去。

这时孙同康身上奇冷如冰，痛楚无比，知觉未失。孙毓桐三生爱侣，自更关切，事又由己而起；见他身寒如冰，不能言动，痛苦之状，由不得念切心乱，竟把日前所想忘了一个干净，抱了同飞。一到，便往栖凤坪内洞卧室中飞去，匆匆放向自己榻上，设法解救。

紫、青二女早在伫盼，见师叔身受重伤，被师父抱了回来。虽然事前有人说过，意中之事，也自惶急；赶急随同入内，相助乃师救护。孙毓桐关心过甚，以为韩仙子灵丹虽有奇效，终恐邪毒太重；欲使受伤人少受痛苦，在药力未发动前，运用玄功真气，先去寒毒邪气。便不再顾虑，坐向榻上，令紫、青二女各持一面宝镜照定，自将孙同康扶起对面盘坐，将真气凝炼，

嘴对嘴度将过去。

那知孙同康屡世修为，根骨甚厚，虽中邪毒，不能出声说话，心仍明白，看得毕真。

服药不久，寒痛已渐消失，只为看出心上人对他爱护周至，又复触动情怀；这时面带苦痛，一半故意做作，想得对方怜惜。及见心上人亲手扶持，软玉温香，居然在抱，方自忻慰，感沦肌骨。跟着又见对方樱口凑将上来；两唇才接，一股阳和之气带着一缕温香，立时度入口中；由咽喉注入，充沛全身，舒畅异常，这都不在话下。

最可喜是，自从一见容光，玉人情影便深印心头，成了刻骨相思。休说比翼双栖，常相厮守；但能一亲玉肌，死也无憾。只为向道心坚，仙凡分隔，惟恐少有忤犯，强制妄念，平日连多看两眼俱都不敢。想不到一夜之间，情景剧变！不特对面扶抱，饱餐秀色，并还唇口相接，温馨徐度。似此关爱，情重可想。世间上最难消受美人恩！由不得魄化心融，神思陶醉。如非四肢无力，又加平素老成，知道对方不避嫌疑，志在救人，真恨不能伸手反抱向怀，尽情亲爱个够，才称心意。

他心怦怦乱跳，正涉遐思。见孙毓桐本是面带愁容，手扶双肩，以口度气；忽似有什警觉，将一双净如澄波妙目，看了自己一眼，立撒香吻，松手退去。当时春生两类，似嗔四喜，又似带着一点羞意，看去越发娇媚。以前虽也调悦大方，但是容颜庄丽，婀娜之中含有刚健；尤其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炯炯双瞳，隐寓威棱，令人不发逼视。似此颊晕红潮，娇羞薄愠，尚属初见。

同康爱极忘形，情不自禁，意想伸手去抱。那知急切间邪毒不曾去净，只管痛止寒消，四肢仍是绵软无力。寒毒冻凝的筋骨骨髓，刚吃药力真气融化，知觉初复，本应痛不可当，幸仗灵药定痛；又当目注心上人，心醉神迷、万虑旨志之际，重创奇痛已止，渐入愈境，一点小酸痛，自不留意。不过无甚动作还可，这一想伸手，结局手未抬起，反因真力渐渐局部复原，不能匀贯全身，力用得又猛，伤处受了强烈震撼；两臂骨宛如寸寸断裂，奇痛难禁，几乎疼量过去。

孙毓桐原因真气度入以后，鬚觉对方所受寒毒，不如预想之重。又看出对方痴看自己，目光隐蕴无限热情，愁苦之容已消，分明先前有些作伪。自己志切救人，竟忘顾忌；虽是神仙中人，也不禁有些羞悔。方自作色微愠，想要开口；猛瞥见孙同康面容惨变，头上冷汗直冒，往后便倒。心肠一软，由不得伸手抢护，轻轻扶令就枕。

仓卒中，孙毓桐并未看出用力所致；只当三生爱侣，劫后重逢，相爱太切。因还不知前生底细，把自己视若天人；只管爱极，不敢稍为表现；及见自己不避嫌疑，以口度气，自更情动于中，不免遐思。后再猛一作色撤退，只当心思已被看破；惟恐就此决绝，忧急过甚，血脉偿张，激发伤痛所致。如非屡世恩爱缠绵，宁舍天仙位业，不愿夫妻分离，也不会有今生遇合。不过这一世，自己转劫较早，修为已有根底；意欲将此夙世情缘割断，各修上乘功果，早证仙业，今其早日入山拜师，勿再留连牵绊。偏生定数难移，反累他受此苦难。自己不践夙约，他并不知就里，如何怪人？同时又见痛楚之状，越生怜惜，便安慰道：

‘韩仙子灵丹神效，经我真气助化寒毒；你又根骨深厚，按理痛冷当止。适忽剧痛，想是有什么激动，一会必可复原，明早即能起坐行走。你我前生，

本是同门至好；此次中毒亦由我而起，故此不避嫌疑相救。你却要安心静养，不可愁急。一切前因后果，日后自知，此时言动不得。少时我还有人来访，且闭目养神吧。”

孙同康原因用力冒失，震动伤处，痛过一阵也就转好。加以药力得真气催动，灵效全发，痛已全止。见心上人这等温柔抚慰，并无见怪之意，反说彼此夙世同道至交；好生忻幸，感激欲泣。自觉已能出声说话，心说：“好姊姊，你不令说话无妨，怎叫我把眼闭上，连人也不令看？”方自寻思，孙毓桐说完，便自转身欲行。情不自禁，脱口低呼了声：“姊姊！”

孙毓桐知他不舍己走，回眸佯愠道：“少时石、司二位姊妹必要来访。回时匆促，忘却已服灵丹；为了便于调治，将你安置在我房内。你听我话，静养安歇；改日与你长谈，就知我的心意了。”说时，粉面微又一红，立即回身走出。

孙同康见她回眸笑语，无限丰神，词意更是亲切，隐寓深情，由不得心又一荡。还想开口，忽见紫燕暗中摇手示意；随听远远破空之声，青萍赶了出去，知有人来，只得罢了。

紫燕先住外楼去看了看，回向榻前，悄声说道：“师叔怎不知足？实不相瞒，我自那日初遇师叔，觉着就说事由我藉马夺宝而起，难怪来人，师父斥责我们也就够了，如何将来人接到家中下榻，如此厚待？心还不服；后听师父与司师叔争论，才知师叔与师父竟有好几世的渊源。便师父在此隐居，也为等候师叔转劫重逢，将那隐藏千年的另一面宝镜得到，使双镜合璧，同修仙业。

“不过师父性情外和内刚，加以前两生为和师叔情分太厚，招来许多苦孽，终于先后兵解。意欲变计，请师叔独往峨嵋寻师，免稽正果。不料阴错阳差，为防师叔同往，斗法受伤，结局受伤更重。适见师父对师叔情形，病愈后必有话说。此事暗中又有六姑与石二师伯主持劝说，同修仙业大是有望。

“本是三生旧侣，只要师叔发情止礼，不生世俗之念，日后必能与师父常在一起；如若言行失检，使师父心生疑忌，此次分手，便难再相见了。我是门人后辈，又蒙师父深恩教养，本来不应多口；只为六姑两次叮咛，说是定数如此，为想彼此都好，特意偷偷奉告。师叔真不可造次呢！”

孙同康先听紫燕前半语言，自己与心上人，前两生不是夫妻也是同门至契，心方一喜；忽听后半警告之言，不知紫燕因石、司二女仙，力言乃师与孙同康三生情缘，彼此各有信誓；况如嵩山二老作主，事早前定。

偏生孙毓桐转世在前，十岁便被一女仙收到门下，多年修为，功力已深；又眷怀今生师门厚恩，意欲免却这段情缘，只与孙同康见上一面，应了妙一真人双镜合璧之言，便各奔前途，自修仙业。日后再往峨嵋，参拜前生师长，自消以前愿约；免在尘世多留一甲子，受上魔扰，还许贻误上乘功果。见孙同康应接受伤，果如司青璜之言，双方又都深清流露。紫燕表面泄机，实则是想：师父道心坚定，便师叔也极正直端谨；如能事前提醒勿生绮念，只与师父作个名色夫妻，合籍双修，同证上乘仙业，岂非绝妙？

孙同康自然信以为真，暗忖对方必是为了前生夙契，才对我深情关爱；如因此生出妄念，就以前生情谊，不致绝交，也必轻视生忿。并且自己也是同道之人，照适才那等想法，岂非误人误己？心方警惕，猛又想到：朱、白二仙师既令我入川，如何又有“遇桐则止，眉顶双栖”等四句偈语留在石上？越想越怪，正自喜虑交集，忽听遥呼紫燕，似是司青璜的口音。紫燕低囑道：

“请师叔记住我的话，免致两误。六姑唤我，也许师父知道师叔往援，由我怂恿，还要受责呢！”说罢匆匆走出。

孙同康思潮起伏了一阵，神倦欲眠，不觉昏沉睡去。隔了些时醒转，室中无人，觉着四肢动作自如，痛楚全消。试起身下床走了几步，均无异状，以为痊愈，心甚喜慰。

隐闻前楼笑语之声，知道客尚未走，心中一动，打算寻去。暗付：“心上人为我伤重，才不避嫌疑相救；如知病愈，必要迁回原地，连这里也不能再住，如何与之亲近？不如装病在此，纵不能再亲玉肌，多承望她一点颜色，总可如愿。只是这等行诈，于理不合，如被看出，反而不美。”

孙同康心方踌躇，猛又想起，此时必已天明，该是开读仙示时期。嵩山石上四句偈语，为何与仙人命速起身之言不符？自己与孙毓桐的渊源遇合，想必也有明示。想到这里，忙伸手采取那封贴胸密存的柬帖，已不知去向。

这一急，真非同小可！一看室中，铲、剑、宝囊均经主人取下，连同宝镜放向榻旁玉几之上。他看长衣不见，床边却放着一身新衣；拿起一试，甚是称体，料是旧衣污损，以此相换。记得柬帖密藏内衣袋内，甚是珍秘；对敌前还曾取视，尚未失落，如何不见，难道有人取去？又觉不会。心方愁急，育萍忽然走进，笑道：“师叔大难得脱，实是可喜！现在六姑又来与师父在前楼叙谈，命我请师叔往见呢。”

（下文有雪龙复归旧主、孙氏夫妻遭难好合、巧遇兽王彭勃、同隐洞天庄、五友结盟上峨眉等绝妙惊险情节——编按：原书第二集完。）

第五章（一）

劳燕竟同飞 逍遥关山浓情似酒 匡床容小憩 迷离春梦美意如云

话说孙同康一听，心上人相召，必知自己痊愈；且喜不曾装病。本就相思欲见，不暇再顾别的，忙同走出。才出石门，便见孙、司二女对坐窗前，正在争论。孙毓桐手上还拿着两封柬帖，内中一封极似所失之物。耳听青璜说：“我先不知细底，也和大姊一样心思。嗣听家师和明弟先后之言，才知事由双方作茧自缚，已历三生，无可解免。幸得白、朱二老大力相助，终于成就。逆数而行，徒生枝节，何苦来呢？”孙毓桐只答了一句：“我自有区处。”随将两封柬帖，从容揣起。

孙同康听得毕真，人也近前，便向二女称谢救助之德。

司青璜让坐笑道：“大家仗义扶危，何谢之有？我请孙道友相见，原为昨夜回去，家师叔灵灵子飞剑传书，说周铁瓢师兄前虽犯规被逐，但他怀念师门恩义，始终虔敬，每日暗中求告，已历多年；平日又广积善功，勤于修为。本定宽免，准其重返师门；因是苦难未满，该有妖僧之劫。

“家师叔忽有海外友人飞书相请，事甚紧急，必须一往；虽然延迟了半年，实已心许。家师又早算出内中因果，故置不问，致有日前之事。因道友为了救他，几遭不测；现虽获救重生，元气大伤，非另寻到一种灵药，不能复原从事修为。事应三月以后，入川路上始有遇台。前失爱马雪龙，也在彼时复归原主。

“而大姊与道友，也有屡世夙约须践，请家师命我转告，令照所附柬帖行事。不料大姊不听，只允留你在此，调养到能照前运用那一铲一剑上路。对家师所说坚执不允，我也难与力争。现在柬帖已被要去，我还要回山复命，并有他事，你二人自作商计！”

孙毓桐默坐在侧，意似不悦。司青璜说完，含笑作别；孙毓桐止住孙同康，独自送出。二女走到栖凤坪崖口，又争论了一阵，司青璜方自飞去。

孙同康等孙毓桐回转，侧顾紫、青二女俱已他去，刚起身叫了声：“姊姊”，孙毓桐令坐，正色说道：“同弟，你这次入川，拜谒前生师长，心志坚诚与否？”

孙同康脱口答道：“我一个浊骨凡夫，好不容易遇到这等旷世仙缘，焉有怠忽之理？”

孙毓桐道：“那你对我想必也信服的了。”

孙同康道：“姊姊对我深恩厚谊，生死无不惟命，岂止敬信而已！”

孙毓桐微喜道：“实对你说，我二人原有屡世渊源，情分甚厚；对此情形，你定可看出。不过我二人有一难题，我意欲以人力解免。只能听我的话在此调养三月，候你能重用飞剑时起身，我再助你往巫山寻到那株仙草；服后你先往峨嵋拜师，等你道成归来，不特仙业可望，并践前生之约。从此常在一起修炼，以至飞升，地老天荒，永不分离。

但你如似昨日医伤时所生妄念，我却厌恶，不再理你。朱仙师柬帖暂存我手，到时自与你看。只照我言行事，必有大益，你可能心口如一么？”

孙同康明知那两封柬帖与己有关，照这口气和自来相待情景，心上人也必是前生爱妻无疑。一则把对方敬若天人，爱如性命，丝毫不敢违忤，也不舍违忤。又想：对方已是飞仙一流，纵令前生爱侣，结有盟约，也必不肯再论嫁娶。便自己幸遇仙缘，此时志切清修，也不应再有室家之念。虽然爱她过甚，不免醉心情动；只是妄念时起，不能自己。本来连常日相聚，都是万分绝望之事，难得她自己吐口，意似不作世俗儿女之私，将来便可长相厮守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多恩爱的夫妻，也仅二三十年美满；转眼老丑，终为枯骨。似此天仙化人，能与之合籍双修，终古不离，真乃几生修到！同康闻言，自是喜出望外。但想起仙柬被她取去，不知所言何事？又不便明言索观；还有人已痊愈，如何飞剑不能运用，也觉奇怪。方自寻思，忽见孙毓桐似因自己沉吟未答，秀目微嗔，隐含薄愠。惟恐误会，忙答道：

“我对姊姊实在衷心敬爱，但想仙凡分隔，即便将来有点成就，彼此不同门户，至多偶然来往；只恐连似此时这等长日相聚都难，每一想起，便自发愁。想不到竟是几生至交，又蒙姊姊眷念前生情谊，允我此去如有成就，便可同修仙业，万分感幸。

“小弟不才，向道尚属坚诚，如何敢生别的妄念？我早说过，只姊姊有话，生死无不惟命是从，何况其它！我是在想朱仙师命我赶急由水路入川，开视仙柬；偏在中邪以后，自觉人已痊愈，姊姊却说三月后始可运用。还有雪龙忠心灵慧，此时才知它并未自回这里，也甚悬念，欲请姊姊示知罢了。”

孙毓桐方改笑容道：“此事因果，说来话长；你我之外，尚有几家至友与我们经历全差不多。前生本可完遂仙业，只为最初一世发愿太宏，以致连生波折。辛蒙白、朱二老和一位姓乙的老前辈夫妇，始终维护；历劫三生，幸未失坠。这四位老前辈，一半为了玉成我们，一半也为当初一句戏言；必欲为修道人留此一段佳话，一切行事均早安排。

“他虽命你早日入川，实则事已算定，特意令你赶来，会合诛邪。不特柬囊外开视日月，事前隐去，便内里也是一张白纸；仅将近事现出一半，底下尚待到时才现。我本不应私自取视，一则你我盟缔三生，情如一人；二则日前你服药睡熟之后，石家二姊忽然飞临，说九寒砂阴毒非常，沾上一点，便无生理。因你秉赋至厚，曾服白阳灵药，又得法宝仙剑防卫，侵入不多；当时虽不免于苦痛，只经我用真气度入口中，将邪毒吸出炼化，再用丹药调治旬日，即可悞原。

“不料阴错阳差，先是纪道友受了青璜姊之托，知你此厄难免，为好心切，来援之外，又向他毕、花二位义姊要了一粒灵丹，与你服下。痛苦固然免去，无如韩仙子坎离丹虽有追魂夺命之功，终嫌稍微霸道。常人中毒，固可起死回生，你却吃了本质太好的亏。如任其自生妙用也好，偏我见你归时面容苦痛，关心太切；既不知此丹细底，又未看出你痛渐止，带了一点做作；未暇寻思，拚耗真元相救，将我真气度入你口，欲将余毒化净，使其下泻。等到发觉你已渐好，无须如此，忙即撤出时，药力正与邪毒阴寒相战；吃我真气相逼，成了一体。

“此时我对你又气又怜，跟着六妹来访，未及详查；石二姊来时，药力已带同余邪补入精气血髓，贯注全身了。这样痊愈虽快了些时，内伤却是不轻，本身真气已不能驾驭飞剑。即便百日之内，体中余毒吃药力徐徐化净，你那真元已大损耗，想修上乘仙业便自难望。

“我闻言自是忧急，忙即回房查看；忽发现你胸前柬帖所现字迹，竟有令我观看之言。取出一看，竟有两策可以补救。内中一条，我因前生与你同时转世，饱受俗累苦厄，自非所愿；暂时不与你看全文，也由于此。且喜今生转劫既早，又先修炼有成；料你对我情重听话，略为变通前约，彼此都好。决计舍了第一策，照第二策行事。

“我知朱、白二老言出必践，柬帖虽示二策，并非指明由我选用，也许还有深意。

但想我志已定，二老或能怜我苦心，不强人以所难。反正你在入川路上，非先将灵药得到不可；沿途偏多妖邪左道巢人，便我同行，你无力防身，也极可虑，为此才留你将剑练好再走。

“你那爱马雪龙，原是仙种龙驹；因你久困未出，犯了烈性，正欲犯险往探。途遇一小妖徒由远处赶来寻师，望见妖阵已破，同门妖党正被纪、司二道友追戮；警觉隐避，欲待人去再逃。本心想伤此马，偏生此马闻出他身上邪气，竟生仇视；先装驯善，冷不防猛扑过去，连踢带咬。

“妖徒正喜它神骏，不料如此狡诈猛烈；骤出意外，竟为所伤。无奈藏身土崖凹中，外有强敌；那马又极灵警，得手之后，立即纵退。虽然落地便吃禁住，相隔已八九丈；恐被仇敌看破，只得停手，正待少时惨杀出气。马为妖法所禁，身不能动，一味怒吼急嘶；妖徒情虚发急，意欲冲出逃走，乘机再伤此马。这一跳，恰值纪师弟一位姓方的好友寻来，杀死妖徒，将马救走。你到巫山即可寻回，无足为虑。”

孙同康才知究里，自然依言行事。二人屡世爱侣，经此一来，情更亲切；孙同康更志得意满，欢喜非常。只是爱根太深，虽然守着前约，又知事属两害，不敢再作销魂之想；长日守着爱人，终未能免俗；想要温存亲热，又恐触怒。几次询问前生经过，心想对方只一说是夫妻，便稍微放肆；略亲玉肌，总可如愿。那知才一开口，便吃岔开。本来笑语温柔，反变作一脸庄

容。再问便有愠意，枉自心痒难搔，无计可施。继思人贵知足，只是两三世夫妻，终可有望；操之过急，反而不妙，便不再往下说。

欢时易逝，晚饭后时已午夜，他依然恋恋不舍就卧，后经孙毓桐连说：“你邪毒已入骨髓，休看近日精进，此时体力转不如个寻常好人，不久尚须缓缓练剑，必须静养。”

我常共往还的姊妹无多，此三月中，我不再出门，日常相伴，何在此片时之聚？”

孙同康知不能违，便装老脸，仍往孙毓桐居室走去；已然走到，未受阻止，心中暗喜。坐向榻上，见玉人师徒无一随来，忽想起：“此间房舍甚多，床只一张，决无同卧之理。也许有意让我，她却迁往别处。占人居室，不特于心不安；相隔再远，反不如同居此楼，还可常日晤对。并且话已言明，无什嫌疑，以后越处越情深；有时就看不出，也可涎脸借故进来寻她，岂不比这强些？”正悔弄巧成拙，紫、青二女忽将前住室中卧榻移来，不禁大喜。忙趑过去，故意悄声询问：“这是我睡的么？”

紫燕抿嘴一笑，悄答道：“师叔不是喜欢住在这里么？”还要往下说时，青萍低斥道：“紫妹你罚还没受够么？”

紫燕含笑未答，青萍随改装容道：“师父新辟此洞室不久，专为独居修道之用；除石、司三位师伯外，更无第四人涉足！这次救人心切，匆迫之中将师叔直带到此。初意今晚移回原处；适见师叔愿住此室，本非所喜，后来一想，三生至谊，本无所用其避忌；同居一室，调治也方便些。只是师叔法力灵智未复，前生经过仅凭猜想，师父现又不肯明言。适命弟子移榻来此，转告师叔：屡世情分，喜得常见；不舍离开，也是人情。同居无妨，只须守定适才信约，相知以心，相对以礼，务以仙业为重；免得师父许多碍难，彼此都好。”

“跟着周道长来访，师父往峰下孤桐小筑见客，少时便归。就师父性情为人，弟子深知，逆她不得；这次双镜合璧，弟子等将来也同沐恩惠。师门大德不必说了，便对师叔也极忠诚；极盼合籍双修，同证仙业。”

“如想博得师父欢心信赖，便请依言安卧养息；日久疑念全消，自更亲密。如被觉出师叔心念不坚，虽以夙世盟约，不致决裂，必多防闲；当师叔未成道以前，恐连见面都难。师父生自富贵人家，人又爱好，素喜布置园林居室。无事便即修为，至床榻衾枕，只是积习犹在，备作陈设，用时绝少。室中坐具又多，本可无须添此一榻；师叔稍为寻思，自知用意了。”

孙同康闻言，又是喜欢，又是内愧，红着一张脸连声应是。二女走后，便去小榻上坐定。为想博得心上人欢心，试一用功；真气才一运行，立觉周身有如千万针刺，奇痛麻痒，万难禁受。回顾剑置桌上，再试一运用，又觉其力绝大，驾驭不住；幸是神物仙兵不害主人，应变又快，否则还许受伤。就这样，人已累得喘汗不止，果知厉害。

方就榻卧倒，忽见孙毓桐走来，见面便喷道：“同弟怎不听话？看你面色，必是妄动真气所致。幸本质甚好，不然又须多受苦痛。今日如能用功，也无须再此三月了，莫非还不信我么？”

孙同康见她一面说话，一面用手按住自己，不令起身，玉容虽带嗔意，言动均极诚切，深情自然流露。回忆经历，由不得心中一酸，强笑答道：“我怎会不信姊姊！倒是适才姊姊只管对我恩情深厚，因我敬爱太深，又是凡人；夙世深盟，既已得知，言行不免放肆，于是心迹未必全蒙见信；为此愁急，

意欲用功以见定力。不料稍为一试，便这等厉害，当时虽然觉痛，已转好了。”

孙毓桐道：“你此时真气妄运行不得。经此一来，又须多延些日始能用功了。如肯听话，请安眠吧！”孙同康依言，合目安卧，暗中调息静心，一会也就睡去。

次日醒来绝早，见孙毓桐端坐榻上，正在入定；方想饱餐秀色，不去惊动，人已回醒。紫、青二女也相继走进。盥洗之后，往前楼坐谈了一会。另一年纪较长的侍女白波来报，说周道长已在香菱榭相候，石、司两位仙女也就快到。孙毓桐笑道：“今日为同弟压惊，并三四知交，同聚小饮；就便一游此间全景，我们走吧！”随引孙同康走往峰下，一路游览过去。

孙同康见当地美景甚多，无一不是因势利建，别具匠心；侍女除白波外，尚有二人也均清丽绝俗。宴客所在乃是就着坡上平地 and 峰半泉瀑，开辟出的一片波塘；中建水榭，并植大片芙叶。四外垂杨环绕；倚山临水，颇多佳趣。水榭大只三囚丈，有一赤栏小桥，与崖通连，轩窗四启，荷香暗度，陈设也极清雅。

行到桥上，方自极口称赞，孙毓桐笑答：“我只未能免俗，每到一处，必要布置兴建而已。昔年大雪山故居，且比这里强得多呢！”话未说完，周铁瓢也迎了出来，见面叙礼，先谢相助之德，同去里面落坐。

一会，武当七女中的缥缈儿石明珠、女昆仑石玉珠姊妹和司青璜一同飞来。谈不几句，司青璜便拉孙毓桐，去同一旁密语。孙同康觑二女，又似争论前事。微闻司青璜道：“大姊固执，终归无用，甚或白受苦难都不一定。”说完一同入席。

宾主言笑甚欢，直到午夜方散。行时石明珠忽向孙毓桐道：“闻说巫山灵药虽已结实，你们行期却须记准，不可大意呢！”说罢别去，二人也回洞室同居。

由此孙同康便在当地静养，孙毓桐因已决计伴入川，有己同行，当可无虑。过了月余，方令练习飞剑。暗查孙同康对她虽然万分敬爱，居然心志坚定，不生妄念，还自喜慰安心，不再防闲。那知三生爱侣，劫后重逢，对方与心头爱宠日常相处，言行谨饬全由勉强克制；爱苗固是日益滋生，便自己也由怜念之中，眷言旧好，暗起情波。此时自是无事，一到魔头潜侵，上照样入网了。

前半月石、司三女仙还常来楼中小聚，自从练剑以后，便各说有事，不再来晤。二人日常相聚甚欢，也未觉意。光阴易过，一晃三月将近，孙毓桐才说：

“同弟！你此时余毒虽净，真元大亏，如非先服白阳灵药，休说他年仙业，连飞剑也难再用。你以前练剑何等容易，现在连练月余，并还经我日夕指点；除防御较熟外，功力反不如前，此中利害当已觉出。你仗以复原的一种仙草，名为兜率仙芝。此乃灵空仙域奇珍所结种子，偶随罡风吹堕人间；非得山川灵气不会生长，结实更无定期。

“蒙白、朱二老指示，现在巫山神羊峡后白龙涧危崖之上产有一株，灵实已结，就在造十数日内成熟。虽然知者无多，但是这类灵药仙草均有神物护持，涧底妖蜃甚是凶狡，守伺此芝已有多多年。既须防他情急变计，不等芝实成熟便自吞吃；而那一带多是有力妖邪盘踞，定要等过。你那爱马雪龙，也在左近山中。如行另外一策，我二人便须迟却一二甲子仙业；是否再转一劫尚自难料。反正一样犯险，为此想下两全之计；为防万一，明日便要起身。

虽你功力不够，所幸法宝飞剑均是神物，自具灵异威力；又有我同行，当可无虑。”

孙同康问出，采得芝实便要分别，相见何日尚自杂言；虽然依恋，但是此行关系仙业成败之分，其势不能不去，只得力请照仙示所定日期赶往。

孙毓桐却因中途险阻颇多，恐有延误，坚持提前三日起身。当夜并和孙同康明说：“迟早终须一别，何如早日寻求仙业，作那久远之计。我与你不舍分离，多聚三数日也是好的。休看起身早了三日，我仍照预定日期计算。闻说凝碧仙府常时闭关，外有七层云带封锁。你虽在前生已得师长恩许，因白、朱二老那封仙柬，字迹隐现莫测；外面写有送呈妙一真人之言，中途又现开视日期任我查看。

“内里共是两纸，除一纸现出半张字迹外，另一纸必是令你转呈师长的信，竟是全白，其中必有深意。是否你一到仙府，便可叩关求见，也自难言。到时如有阻滞，我再在附近寻一洞室住下，助你设法求见。直等你进了仙府拜师之后，再行回来。候你道成相见，总该对你的心思了吧？”

二人相处既久，情爱愈深。男的固是魂销握别，肠断将离；便是女的也会觉得会短离长，情怀难遗。加以孙同康日夕晤对，终守信的；只是爱极情痴，寸步不离，全神贯注在孙毓桐身上，并无丝毫失检之处。这时惜别情殷，愁肠若结，无形中便多了好些怜念。

孙同康早断定心上人是前生爱妻，时以不能一近肌肤为憾。这时见她慰勉殷勤，词意腴切，只管笑语温柔，偏是秀眉黛锁，明眸波流，似喜似愁之中，隐蕴着无限深情蜜意。当此宝镜明灯之下，对簪这等绝代容光、前生爱宠，怎不意融魂痴，爱而忘死？当时越看越心醉，爱极忘形，情不自禁，忸怩着说道：

“姊姊对我深情厚恩，百世难忘，不怕见怪，我对姊姊实在爱极，别无他求，也更不敢有什么妄念；只是别远会稀，未知何年再得重逢？心实难舍，想求姊姊开恩，许我稍为亲近，以慰别后相思，感激不尽。”

孙毓桐原坐在小榻对面琴几之上，孙同康说时，人早离榻而起，挨近前去，边说边把身子往前一凑，挤坐上去。话未说完，孙毓桐见他口说着话，试探着挤坐上来，两眼看定自己，满面乞求之容。本想阻止；继一想，明朝南浦，相聚已无多日。又知前生夫婿最是情痴，未能免俗，原在意中。好在道心坚定，竟守信约，不似前世苦缠；别前稍容亲近，无关宏旨。念头一转，又觉可怜；便把身子一偏，容令并坐。刚说得一个“你”字，不料孙同康热情蕴蓄太久，稍假词色，立如渴骥奔泉，不可遏制。再见对方玉涡红量，妙目微嗔，似愠似喜，更带着两分浅羞之状，越发心荡神迷，就势拥抱了个满怀。

孙毓桐见他热情奔放，更无顾忌，因有可怜成见，还不知对方前此三月以礼自防，全出勉强，危机早已隐伏；时机到来，一发不可复制。只想长别在即，心肠一软，不忍变脸斥责，说道：“你这是作什么？”

孙同康看出对方情深心软，此举虽非所喜，决不致因而决裂；何况百日渴望，稍作肌肤之亲，死也无憾。此时暖玉温香，居然入抱，最可喜是心上人并未真怒，如何肯舍。

闻言不特没有松手，反而搂抱越紧，一面不住亲热抚摸，口中念喊：

“朱仙师早有暗示，姊姊和我屡世恩爱夫妻，理应重圆旧好；只为姊姊仙业已将成就，我恐姊姊生气，不敢轻易明言。我也向道心坚，只期将来合

籍双修，永不分离，并无世俗之见。只是爱逾性命，时想和姊姊稍为亲热，恐生误会，始终不敢。今当别远，情不自禁。姊姊心志我必遵从，此时却是任凭姊姊打骂，我也非爱个够不可了。”

孙毓桐先还想行法解脱，及听这等说法，以为他早得仙人指教，已知细底；为了尊重自己，非但同居一室，不生杂念，并一言一动，也均发情止礼。这时实为相爱太深，又当远别在即，情不自禁；本是连共三生患难的恩爱夫妻，容稍亲爱，也不为过，又不是有什么无厌之求，何苦使其难堪，事后相思莫由慰解！当时心又一软，便未强行禁解，只佯怒道：“你怎如此俗法，被人撞来看见，是什么样儿？再不放手，我就生气不理你了。”

孙同康知道再闹下去，难免触怒，所幸此端已开，日后仍可伺便亲热，还是适可而止的好。仰望心上人，颊晕红潮，轻嗔薄怒，更增美艳；尤其是樱唇款启，皓齿微嫣，一双妙目注定自己，隐蕴着款款柔情，端的令人爱而志死。立即乘机说道：“我听姊姊的话，但求许我再亲一下。”随说，早扑过去，嘴对嘴亲了一下。

温香微度，意犹未尽，正待抱紧意温存，孙毓桐满面含嗔道：“你疯了吧！”随说，伸手微推，人便离身而起。孙同康见她面色忽变，当是真怒，深悔太过，好生惶急道：“姊姊莫生气，我下次下敢了。”孙毓桐嗔道：“这还有下次么？这大人也不害羞。”说完，忍不住回眸一笑。

孙同康见未真怒，心又一荡。正想涎脸凑近前去，孙毓桐妙目微瞪道：“你如再闹，莫怨我永远不理你。青萍来了。明日便要起身，还不睡去？”

孙同康刚诺诺连声坐向榻上，随见青萍持函走进，说道：“石二师伯，昨往成都访友，遇见峨嵋派女仙申若兰，恰值同行有人要回黄山，托其带来一信，师父请看。”孙毓桐先前面有喜色，及将信接过，看完立转愁容。吩咐青萍，速催紫燕将孙同康路上食用各物，提前准备停当，等天未明，便要起身。

青萍领命去讫，孙毓桐不俟孙同康开口，便先说道：“申若兰乃我多年至交，适才来信，说巫山诸邪中有一个最厉害的，近炼“土二都天神煞”已将成就，令我留意。为此变计提前，算好时刻，乘着妖人炼法正在收功吃紧之际，暗中穿越过去，以免变生不测。只将兜率仙芝采得，便不怕他了。别的妖邪均非所计，只此一关难渡。再有两个时辰便须上路，你速安卧养神要紧。”说罢，便往外走。

孙同康那知厉害，正在回味适才快心之事，孙毓桐似已发觉，回身嗔道：“我知你睡不着，还须我为你行法催眠。也不知事有多大，我此时多忙呢，真个气人！”

孙同康闻言内愧，待要辩白，孙毓桐纤手已抚向颈上，同时口中塞进一粒丹药，隐闻异香；方想就势亲她一下，觉着手沉身软，心神微一迷忽，便自睡去。隔了些时醒转，紫、青二女已将随身衣包粮食收拾定当，连忙起身洗漱。孙毓桐已换了一身玄色紧身的劲装，越显得双肩秀削，腰如约束，亭亭玉立，妙曼如仙。孙同康深悔昨夜不曾抱她一抱，二女已骑往前楼进食；吃完时已丑初，二人便同起身。

孙毓桐路上说起：“神羊峰在巫山玉女峰西乱山之中，本系妖人阴阳叟的老巢。此人性素和易，采补也不伤人，与别的妖邪狂傲自大专害生灵不同；又喜帮助同道，左近多是妖人窟人，有的还曾得过他的好处。他在慈云寺斗剑，为峨嵋群仙所诛，死后有人发现他的遗书，曾有再来之言。

“群邪与他原多交好，又怕他法力难惹；所遗老巢虽风景清丽，至今无人敢于入居。

白龙涧便在他老巢之后，地势既险，又恰在群邪环踞之中，任走何方，俱不免于相遇。

因隔太连，飞行破空之声，更易被其警觉。所幸仙芝产处隐秘，众妖人为对阴阳叟示敬，相约不得动其一草一木，并代防护，严禁外人涉足；只能暗中到达，立可成功。

“此去这一路，必须经过铁镜峡。当地住有一个妖人，名叫鸠道人，最是厉害。虽是左道妖邪，因为诡诈阴柔，当正邪各派互斗正盛之时，他受了摩诃尊者司空湛指教。

知峨嵋、青城两派，虽以积善诛邪为务，并非不容异派存留；只要隐迹潜修，恶迹未着，决不无故欺人，再能改行向善，遇事反到得他助益。敌人势盛之时，千万不可招惹。

“鸠道人由此惊惕，多少年来不曾出山一步，向的他出山的同道声言：“不论何派，均是玄门一脉。我只在此独自清修，为防受累生事，连门人也不收，但决不受欺凌。常人樵采无妨，来人如是素昧平生的道术之士，只一入我铁镜峡，便存敌意，任是来路多大，上须一拚”等语。

“昔年峨嵋三英中李英琼的师侄上官红，往玉女峰采药；误走铁镜峡，给他阻住，斗法两日夜，未分胜负。归报得知所用邪法甚是阴毒，本欲赶往除害，恰直师姊齐灵云来访，问知详情。因妖道原是看中上官红美貌，一对敌看出来历，知己惹祸；就此收兵，平白丢人，对方还未必肯容。所幸平时阴沉，上来未以恶言戏侮。便说：“我在此清修多年，从未出山；峡中好些灵药皆我种植，向例不容外人窥觊。我只不容人入内，也不伤你，一走便罢。你们倚仗人多势盛，定要欺人，我也不怕。”答话甚巧。

“齐灵云最是宽厚持重，便行劝阻说：“此人从未见闻，不容人入峡，只是量小，所用邪法未全施为。红儿走时并未追迫，所说也非无理。琼妹近年诛邪甚众，李伯父已有稍过之言。恶行未彰，便往诛戮，易为仇敌口实。红儿说妖道邪法颇局，我们去了固是必胜；万一真是悔祸潜修之士，本门与人为善，既不应启此杀机；再如除他不得，因此逃走激变，忿而为恶，也是不好。”李英琼因上官红未吃亏，只得罢了。

“妖道因此幸免。左近群邪本多散逃在外，得知对方不为己甚，也渐来归。可是妖道想起愧忿心寒，早思祭炼邪法；恐被正派觉查，未敢下手。近闻峨嵋、青城两代师徒，为助同道好友抵御“道家四九天劫”，闭关炼法，方始暗中设坛祭炼。

“此路虽然最险，我们去时，妖道正在炼法当儿，免却阻挠，还可由他峡中通行过去。不过离峡五十里，便须下来步行；未到以前，更须升高徐飞，将破空之声减低。一切均已算计定当，到时我不开口，任见什希奇物事，只作不知便了。”

孙同康由孙毓桐扶抱，同驾遁光御空飞行，自是喜慰。一路说笑，不觉行抵三峡入口，天已破晓；回顾一轮红日，刚刚升出地面，万里晴空，残霞散绮。峡外长江一带，水碧山青，原野如绣。江上风帆片片，空中下视，宛如白鸟掠波，景物已极壮丽。等一飞过峡口，两边峰崖往里一收，望下去直似一条深沟，内里嵌着一条蜿蜒屈伸的银蛇。

脚底到处都是奇峰怪石，乱山危崖，绵恒不断。

孙同康首次初经，见此奇景，正在连声叫绝，忽听孙毓桐道：“傻子！你生前并非不曾见过世面，怎全忘记？如非福缘深厚，仙师垂怜，岂不堕入尘世？于此可见转劫之难。前面雾影中高峰后面，便是铁镜峡，越过那条横岭，便须步行。以前路过曾见有一深谷，为时尚早，我们可往谷底下降，再行前进，虽然稍远，却较隐秘呢！”

说时，已将横岭飞过，对面又是一片嶂崖，谷恰居中；便把遁光一按，往下飞落。

到地一看，谷径宽只盈丈，两边危崖削立千寻，直似由那横岭中间裂了一条深沟。崖那面山势更高，过去又是乱山杂沓；人在谷中，如与世绝，端的幽奇隐僻。只是丛草怒生，高几过人，藤树纠结，步步阻碍；更有蛇虺潜伏，甚是难行。

孙毓桐喜道：“由此步行绕去，鸠面妖道必不致于警觉了。”孙同康笑道：“姊姊你看！这谷又长又深，遍地荆棘，举步都难。姊姊又未来过，怎知可与铁镜峡谷相通呢？”

孙毓桐见他自从落地，便将袖口宠着鼻孔，一手紧握剑柄，意似厌闻草土生腥之气，微嗔道：“你真是富家公子，一点辛苦也不能受。你只知神仙快活，可知未成道时，岩居野宿，时与猛兽毒虫邪魔苦斗，前半修为有多艰险困苦呢！你虽占了前两世的便宜，一拜师便入居仙府，免受若干有无形的危害，那左元洞壁门入所居洞穴，离地数十百丈，仅可容身；有的只容半坐，不能起立，势更外倾，稍一疏忽便即滑堕。终日在内苦炼，开头时一样够受，当是容易的么？”

话未说完，忽听呼的一声，腥风扑面；一条五色斑斓、其粗如碗的毒蟒，突由右崖一株古树之上，当头窜到。蟒目如电，口似血盆，红信吞吐远射数尺；来势又猛又急，狞恶已极。

孙同康因见谷中形势险恶，草莽深密，孙毓桐不住口吹真气，开路前进，人刚走过，草又合拢，地上积年腐草败叶堆积甚厚，霉腥腐臭之气刺鼻难闻；内中毒虫蛇虺四伏，见人纷纷惊窜。虽用轻功提气前行，到底碍事；更恐蛇兽暴起伤人，本在握剑戒备，一见毒蟒猛扑，不顾说话，立时拔剑挥去。

那蟒尚有小半身紧蟠树上，气候未成，自然禁不起仙剑一挥，腥血泉涌，蟒头立被斩断；因势太急，斜飞出两三丈撞向左壁。头虽斩落，性猛未死；痛极暴怒，竟将壁上半抱多粗一株盘松咬住，深深钉在上面，蟒身也暴缩回去；颈腔中血水狂喷而出，随着蟒身蜿蜒，直似舞起一道血泉。蟒性太长，余威猛烈，长身猛缩；只一绞，一抱多粗的古木立被折断。“卡嚓”一声，连着蟒身断落下堕，二人几被洒了一身腥血。

孙毓桐见状大惊，忙令收剑还匣，埋怨道：“此地离妖人巢穴只六七十里，山形如此险恶，表面看似无人，到后我才想起，有些妖邪左道，专喜在这等险秘所在隐伏潜修。

不过这类妖人，不是功力尚浅，便是避祸匿迹，寻常绝不出洞一步；只不炫弄，现露形迹，便可无事。这里去铁镜峡又最隐秘，为防万一，连禁法都未施，仅用真气吹草开路前进。

第五章（二）

劳燕竟同飞 迢遥关山浓情似酒 匡床容小憩 迷离春梦美意如云

“此剑非比寻常，精光上腾；稍为识货的人，老远便能望见剑气。幸得杨仙子先用法力掩蔽，免了许多危害，否则你在途中早被人发觉劫夺去了。不到遇敌无奈，如何可以出匣？有我同行，难道你还会为蛇兽所伤不成？蟒虽凶毒，只用道家罡气立可制住，这一挥剑，精光上烛，左近如有妖邪，必当我们有心寻事，岂不生出枝节？弄巧还将强敌引来，如何是好？”

正说之间，似闻崖际“嗤”的一声极其难听的冷笑。二人心中一惊，纵身赶上一看，荒崖幽寂，并无形影。方自疑虑，忽听前面不远谷底丛树之中，又有两声怪笑。忙即飞纵过去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大猫头鹰，隐身繁枝密叶之内，不时发出一声怪叫。先后所闻，音声相近。急于上路，无心细查；深山穷谷，中隔险阻，并无人能到，也未将死蛇行法掩埋。

孙毓桐重向孙同康叮嘱了几句，仍旧上路。开头既恐剑光引来妖邪作梗，又想先闻崖上笑声好似有异。如其是鸟，怎会查看无着？人去又未见它飞起。发声之处崖壁中凹，草木皆无，石地平整，极似一座洞窟。当时因见地方不大，深仅丈许，又听猫头鹰叫声，误认妖邪，赶忙寻视，于是疏忽过去；虽觉可疑，但已走远，往返费事。如是妖邪，定必隐遁，或是尾随相机发难。敌暗我明，当不时曾寻见，再回也是无用。虽未回看，暗中却在加意戒备。

及至走出十多里，谷径已将走完，绕向乱山之中。沿途只见到一些虫蛇，和一群猿猴，更无他异。二人估量无事，才放了心。步行终归迟缓，山路崎岖，又是初次经历，只凭去向，在乱山中绕越前行，连经险阻；虽说短短六七十里，飞行瞬息可达的途，徒步上升绕越，便比直走多出了两三倍。连走了三四个时辰，方始到铁镜峡旁山径之中。

孙毓桐悄声说道：“步行果然费事，我们比常人走要快得多，还走了好些时候。我已认出前面峰侧便是入口，大约这一带崖壁与之相运，再有两三里便到。你连日用功，虽有进境，无如真元损耗太甚，精力反不如我二人初见之时。长路跋涉，难免饥渴，事尚难料；万一有变，也许暂时无暇饮食。这理尽是危峰峭壁环列，最为隐僻，一路无事，可知不曾惊动妖邪，莫如就此吃饱再走吧！”

孙同康悄问：“山路已耗去多时，不怕延误么？”

孙毓桐道：“妖道练那十二都天神煞，除正子、午二时外，每日只练三个时辰，各按日月干支每日轮换。今日恰由申时起炼，加上正午，中隔一未，差不多前后五个时辰相连。又当收功紧要关头，必以全神贯注，也许终日都在法台之上祭炼，必定无心再顾别的。此行早有成算，为把你当作常人相待，起身较预定提前了两个时辰；此时申初，妖道刚上台，怎么也可赶上。一入峡口，过了妖洞，功成顷刻了。”

孙同康本觉饥渴，所携食囊又极齐全精美，恰巧右侧峰后，松杉森列，石笋如林；更有小溪流水，景绝幽清，途中仅见。便往林中走进，取出食物，匆匆吃完。孙同康越看孙毓桐越爱，几次想要搂抱，均因孙毓桐自落地上路，面上便带忧色；有时刚说笑两句，转眼又是眉黛含颦，若有愁思。多日相处，已知习性，为恐触怒，未敢冒失，无奈何只得饱餐秀色，聊自解馋。二次要走，实忍不住，冷不防伸手便抱。

孙毓桐早看出他心事，略闪便自避开，微笑道：“你老是这样，真愁人哩？”孙同康看见她秀眉深锁，隐含幽怨，慌不迭方欲剖述心情。孙毓桐悄声笑阻道：“你不用说了，我此时心情不定，向来所无；前途吉凶，尚还未定。前生你我实是恩爱夫妻，任你亲热，原本无妨；只是你这一味情痴，易召外魔。我不肯负义背盟，意难两全，同样难于解脱。一旦有事，难免两误。多年心思白用，还许延误一劫，多受若干苦难；再如转世堕落，更痛心哩？妖窟密迩，你有什么话，事成再说吧！”孙同康不便开口，只得随同上路。

别处峡谷，多是两山对峙，一径中虚；此峡形势却甚奇特，本是大片绵互不断的岭崖，突然一峰拔崖而起，高耸如云，势绝陡峭孤秀；峡口便在峰脚离地三数丈削壁之上，大约五六丈。峡口正圆，当门一根石笋，其黑如铁，坚细如玉，高约三丈；本是菌形，偏生向外一面平整若镜，映日生辉，光可鉴人；外观直似一座有柄铁镜，当门而立。后面一个又大又深的石洞，想不到内中千山万壑，别有天地，地势也高得多。

二人沿着崖壁行的三里，便到峰下，一同纵身上去。因知妖道近年益发狂做自恃，以为峡中形势最为幽险隐秘，内里只能通往神羊峰阴阳叟故居后山一带；休说外人向无足迹，连左近同道，也从来下去。所居青衫坪洞中又设有法宝，来人一近峡口，立可查知。素不设伏，虽有一些禁制，如若遇上，只下去破他，仍可无事，以示不与无心犯禁的凡人为难。这原是当初应付正教中对头，以便有事可以借口之用；自己又是行家，遇上可以回避，便同往内走进。

洞径长大，走了两里多路，才将峡口峰洞走完。出口一看，峡门涧壑纵横，境本幽胜；再加妖道多年布置点缀，景物益发奇妙。到处琪花异草，修竹高林；奇石清泉，交相掩映，令人应接不暇。

二人无心观赏，又以当地离白龙涧还有不少里路；虽然一过妖窟，便可无害，但非由青衫坪侧经过不可，各自戒备前行。眼看前面谷径开展，右侧坡上现出大片平地，松杉森秀，插云蔽日；知道林中设有法坛，妖道便住在林尽头崖洞之内。峡中胜地颇多，妖窟非只这一处，只为练法居此，恰挡在自己去路。心想相隔已近，一路未遇阻难，也无异事发生，与石氏双珠所说不符；妖道所炼邪法最犯正教之恶，难道法台周围也不设一点防护？

忽见林中黑烟蓬勃，夹着无数血色火花，火山爆发一般，涌起一大幢笔直烟柱，晃眼高山林表十余丈。火由中心分裂，四面反卷而下，立将全林笼罩在内。黑烟血花也由深变浅，势绝迅速，外观好似起了一层轻烟薄雾；如非先前目睹，稍不留意，必看不出那是左道中最厉害的“罗喉神网”。

青衫坪本是离地七八丈的一片高地，二人由左近怪石密林中，试探着掩来。算计妖道此时正在法台入定，元神与所炼邪法相合，决想不到有人步行入境；所可虑是行处相近，万一行法完毕回醒，被其无心发现，却极难当。虽早得人指教，胸有成竹，终是行险；这一临近，越生戒心。方欲择地掩向坪脚绕越过去，避开正面视线比较好些，忽听破空之声由身后天空中飞来。

孙毓桐料有妖人到达，忙将二人身形隐起，一道黄光已自空下泻，到地现出一个紫面大头、貌相丑怪的妖人。朝四外看了看，先朝林内唤了两声鸪道兄，未听响应，略一寻思，便向坪侧绕去。孙毓桐见所行正是自己去路，猛触灵机，忙即尾随在后。

绕到坪后，见一奇石当路而立，云骨撑空，高约五丈；通体奇拔，孔窍玲珑，左临青衫坪土坡，右临阔涧。两个空地甚宽，妖人却不往左走，手

掐法诀朝石指划几下。一片轻雷之声过去，两道烟光飞涌中，石脚立现一个七尺高、三尺来宽洞穴；妖人穿洞而过，回手一指雷声烟光亩处，仍回原状，二人才知当地设有埋伏。

见妖人已沿着一条松树夹道的小径，往坪上一座竹楼走去，便照预计右行。仰觉身后微光一闪，回顾无迹，也未在意。过了好几处极险峻的峰壑危崖，一算途程，当在五十里外。孙毓桐方笑道：

“妖道性情乖张奇特，又有聆音照形之宝，隐形法未必瞒得他过。一被警觉，犯了他的禁条，必以全力为仇。常人走法，就便遇上，也可作为道侣寻幽，无心经此。当他炼法正急之际，也许不出为难，因此不曾隐形。但青杉坪乃我必由之路，更未料到设有那厉害的埋伏；总算机缘凑巧，妖党忽然飞来，尾随脱险。否则，就不被困，事也非误不可。看妖党唤人情景，鸠道人必在入定，我们踪迹丝毫未泄；正是极好时机，妖物想不难除，我这才放心了。”

二人边谈边朝前急赶，刚由洪荒未辟的乱山中穿出，忽见大片森林。孙毓桐知道林后绝壑便是白龙涧，妖蜃常在林中出没游行；如能乘其出游之际，隐形前往，将芝采到再除妖蜃，可免许多顾忌。

及至入林一看，林中尽是千百年以上的松杉古木，有的好些株丛丛并列，人不能侧身而过，上面更是密压压不见天日。有的地方行列甚稀，下面虽有大片空地，但均十抱左右的巨树。往往高达十丈，繁柯四发，亭立若盖，扎枝互结，自成青幕。除地上偶然发现数十百点豆大日影外，仰视成然不见天光，树密遮风，到处静荡荡的，连树叶也未见有一片摇动。

二人见林中空旷之处，左近必有大堆落叶堆积，地面也极清洁，仿佛有人常时打扫。

心方觉异，忽闻咀嚼之声起自前面坡后，因有两株十抱以上的巨木并列，挡住目光，悄悄绕将上去。原来那土坡大约十亩，再过去便是神羊峰后；中隔白龙涧，泉声轰轰，已然震耳。坡上只此两树骈立，临涧一面，又有大片空地；虽均在古木荫荫之下，景色已不似前昏暗。坡高六七丈，临涧一面突然陡削，成了一片危崖，咀嚼异声便在崖下。

二人正往前走，忽见一条四五丈长毒蟒朝空飞窜；同时又有一股彩烟激射而起，其疾若箭，前粗后细，恰将蟒头里住。那蟒立即掉头旋身，长虹飞泻随同下堕，双方势子都急；晃眼没入崖下，咀嚼之声又起。掩向崖口，往下一看，各种大蟒及懒豸等毒物，竟有数十条之多！身均奇大，从来罕见，合成半环形，向崖盘踞。除有两条蛇蟒缩头蟠伏，无甚生气外；大都馋牙锯齿，目光如电。各把凶睛，注定中心崖下，仿佛大敌当前，引满待发神气。

再看蟒蝎毒物注视之处，乃是一块丈许大的平整青石；石上踞着一个怪物，其形似蛟非蛟，长只一丈二三。通体深蓝颜色，皮软无鳞，又滑又亮，肋生双翼；前半身下有六足，爪掌肥大，似具极强吸力；后尾带着两大片圆径六尺的甲壳，五色鲜明，炫丽无俦，向后反翘，附向背上，尾梢便藏壳内。颈长三尺，前面一个口喷彩烟的怪头；上具七眼，大只如豆，目光却极强烈，灿若明星；怪口无牙，略似蚯蚓，看去肥厚而软，但可伸缩大小。颈细头粗，两腮特大，前面平扁，于是成了如意之形。石下横着三五条蛇蟒，和一条三尺来长的大蜈蚣，似已早为所杀，看去丑怪非常。

这时那条大蟒已被怪物口中彩烟吸近头前，却不吞噬，只把两腮不住鼓动，怪口张合，发出极难听的咀嚼之声。那蟒似知不幸，后半身紧蟠地上，

昂首挺立，通体抖颤，欲以强力猛挣。无如头被彩烟里紧，吸力绝大，休想挣脱分毫。怪物却甚从容，只把七只轮流闪烁的凶睛注定蟒头，一动不动。

待不一会，那蟒似难忍受，情急拚命，忽将血盆大口开张，喷出二尺多长的红信，朝前冲去。怪物似早料到，动作更快，两腮一缩，头略往前一探，只剩后排两足着地，前面四足同时举起，将蟒连颈抱住。一张怪嘴，恰与蟒口相对，蟒舌立被含紧，微一吮吸，倏地两腮暴涨，跟着往里一吸，前四足往外一吸。那么长大一条毒蟒，立即带着半截蟠屈的身子，斜翻仰跌，尸横就地。四外蛇蝎毒物，知道快要轮到本身，立起了一片骚动；还未顾得窜起逃身，怪物口中彩烟又激射而出，朝另一条质小而具奇毒的乌梢蛇当头罩下。

那蛇长约四丈，好似旁观已久；看出对方弱点，上来除把蛇口紧闭外，一点也不倔强，任凭彩烟吸了就走。怪物便是妖蜃，专吸毒物精血，照例吸到离口二三尺便止。以下只等逼迫对方张口，不轻动作；以为对方畏他凶威，无力相抗，未免疏忽。

不料这类有名乌梢毒蛇，甚是凶狡，知落虎口，立意相拚。表面口眼紧闭，任其拖走，连身子也不盘起，作出害怕神气；暗中运足全力，用前半身柱地相持，冷不防将后半身长尾反转，朝妖蜃身上甲壳横扫过去。

这一尾鞭，不下数千斤猛力，便是块铁也被打扁；何况妖蜃骄狂托大，又为几次蛇蟒逃窜激怒发威，竟将向不全现的近尾软弱处显露出来。虽然甲壳坚逾精钢，未有残破，附壳尾梢却被打折中断。只见长尾急扫中，吧的一下，甲壳脱尾飞起，打向左近一株树上。随听“卡喳”“砰訇”连声大震，尘沙飞涌中，那株合抱巨木立被打断。

妖蜃骤出不意，受此巨创，虽然暴怒，动作依然稳速；又以生具洁癖，甲壳乃附身栖息之物，珍惜非常。竟不顾先报仇，一见离尾横飞，忙舍仇敌，两翼一振飞身追去，用前爪就地抱起，重回石上。蛇见一击成功，妖蜃彩烟已撤，嘤的一声，便往相反方向箭也似窜去，满拟逃走正是时候；下余数十条蟒蝎等毒物，也都学样，纷纷四窜。

不料妖蜃凶毒非常，先前轻敌，又是有心侮弄，所施威力不过十之一二；这时误中暗算，负痛情急，连下余毒物也都迁怒，如何能容仇敌逃走？动作又极神速，身才回到石上，一声类似儿啼的怪啸，两腮一收一鼓；怪口张处，喷出茶杯大小一团彩球。后附前见五色彩烟，到了空中，立即暴涨十倍，变成一团彩光；数十百道彩丝，箭两一般朝诸毒物射去。才一沾身，便被制住。

先前蛇蟒为妖蜃所吸，身子尚能挣扎，这次竟无一条动弹；不问逃处远近，全部噤伏若死。妖蜃仍用彩烟挨次里吸，一齐吸向身前。先朝仇敌张口一吸，一根极细彩丝飞入口内，蛇便回醒；自知不幸，也不再逃走，只把身子蟠紧，昂首吐信，嘤嘤乱叫。

妖蜃也不理它，竟将别的蛇蝎吸起，用前四足紧抱对方颈腹等次；两腮鼓处，四足微微一紧，对方口便大开。妖蜃口凑上去，只一吸便将精血吸尽，攒死地上。数十条毒物，如法炮制，一会便去多半。剩下十来条蛇蟒，妖蜃忽又怪叫两声，张口一吸，附身彩丝飞回。除那条乌梢蛇外，立似皇恩大赦，纷纷舞动，各自衔起一二条残尸，向四外窜去；连前带后，共只不到顿饭时候。

孙同康见妖蜃如此凶残，早想下手；孙毓桐因石玉珠说过妖蜃厉害，

伎俩决不止此。

又以入口难关已过，仙芝产处尚未查明；好在所残杀的俱是深山潜伏的凶毒之物，正好以暴制暴，就便观查妖蜃本领，将孙同康止住。嗣见妖蜃内丹竟能由心分化，越知厉害。

暗忖妖蜃甲壳为乌梢蛇所断，必不甘休；看它驱遣余蛇、衔去残尸情景，分明残杀将止。

如说生性喜洁，理应将乌蛇惨杀报仇，一同衔走，怎又留下？

再仔细往下一看，自从群蛇衔走残尸，妖蜃便将断尾伸入甲壳以内，身子渐渐缩入；只留前半身六足在外，踞伏石上。跟着心眼全闭，一颗如意形怪头也自缩退，紧贴类腔外面；状如昏睡，只是两腮鼓动不休。乌蛇凶睛怒突，通体战栗，意似愤极怕极，又不敢逃。

二人立处，相隔崖口还有二尺，前面是株老松，松叶密茂，恰将身子遮住。这时想起身形早隐，只不拨动树枝，发出声音，妖蜃便不致警觉。那知刚绕向松侧，往前一探头，那蛇竟似看见人来，二目凶光立亩，忽然昂首向上连点，目蕴泪珠，大有乞哀求救之状；一面又目视妖蜃，摇头作势。

孙毓桐先因二人身形已隐，还未在意，及见乌蛇目视自己，作势益急。同时腥风又起，遥望衔下群蛇也去而复转，相继在崖下草树丛中蜿蜒驶来。心中一动，忽然警觉，忙即缩退。试行法查看，二人隐身法，不知何时竟被人破去；如非乌蛇哀求，还不知道。

所幸立处隐秘，不曾冒失下手，否则就许误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虽幸未为妖蜃所见，照此情势，明有强敌暗中作祟；再不下手，阻碍更多，再如挨到鸠道人邪法炼成，赶来为害，更是难敌。

她心中愁急，忙把孙同康拉向一旁。悄声说道：“我们隐身法已破，下手以速为妙，不能暗做，只好明来。下面群蛇回转，妖蜃必肆凶威。我由别处绕向对崖，等我走后，你先现身诱它上来。只一对面，速将仙剑放出；一面用宝铲防身，一面用宝镜照定崖口，断它归路。我寻到仙芝再来助你，多半可以成功。只是妖蜃内丹奇毒，你功力既差，又无什么经历，采芝之事你办不来。此举甚险，不可贪功，防身要紧。牵制妖蜃到我得手赶来，便进退自如了。”说罢匆匆走去。

孙同康自和孙毓桐同居数月，常听说各派仙侠行径，心胆渐大，始终未把妖蜃重视。

又愤它残杀，孙毓桐走不多时，心想树可隐身，轻悄悄掩将过去往下一看；乌蛇似见崖上人走，失去指望，二目重又怒瞪，只将身盘紧，仅露出一头在外。群蛇也相继赶回，仍作半环，蜷伏地上，意态却较安详，不似先前又恨又怕情景。

妖蜃口眼仍未张开，两腮鼓动更急，原来妖蜃吞噬了许多毒虫恶蟒精血，正在运气化炼；为了恨毒乌蛇，欲伺余蛇回转，当众淫杀立威。

乌蛇颇有功候，已具灵性，非不想逃；只为深知仇敌凶狡灵警，有意侮弄楚毒，其行若飞，一逃必被赶上，所受更要惨酷。除似先前舍命一拚，使其略受伤害，稍为泄忿外，更无善策。偏又无隙可乘，正在静候宰割；忽见人来，看出不是庸常。虽然退去，断定来人决非无因，必要回转；自觉生机未绝，才把身子盘紧，准备妖蜃睁眼加害时，抗得一时是一时，稍有隙立可活命，便在暗中蓄势相待。

妖蜃喜洁，所居附近不留血汗，每隔二三月残杀一次生物，照例必留

一些，迫令移尸去秽。但是赋性凶残，又贪又狠，更禀两间奇淫至毒之气而生；每次群蛇移尸归来，刚将先吸毒物精血炼化，一经睁眼，凶淫又动，必要饶上两条，未了再择一条雄的，强行交合。无如生具奇毒，一任多么厉害的蛇蟒毒物，一经交合，当时乐极，事毕便无生理。

妖蜃不泄，不能畅意，必将对方咬杀，固是没命；妖蜃如泄，立中奇毒，通体寸裂腐烂，化为清水；妖蜃也将全身缩回壳内，昏昏睡去。以前每肆淫凶，多在涧底，当日恰值大雨之后，涧中有水。想是防汗，自恃凶毒，从无人迹敢至；又离妖窟太近，一时忘形，移向崖上。不料轻敌吃了大亏，将甲壳齐尾打断，恨极仇敌，追擒回时，本欲当时残杀。后看出乌蛇虽不似前杀大蟒身长，功候却深，又是一条雄的；遂欲留以取乐，再行残杀。

当日本是二人取芝绝好时机，只等妖蜃交后昏睡，用法宝防身，冲开所喷毒网，仙芝立可到手；共总半个多时辰，便可成功，不致受那险难了。孙同康自不知道，只想孙毓桐如在妖蜃未醒以前赶到对崖，下入涧底，事即可成。正自停手偷看，呼的一声，妖蜃七只怪眼，齐射凶光，长颈同时伸出腔外，先朝群蛇呱呱怪叫了两声，倏地一口毒烟射出去，罩向右侧一条大蟒头上。

那蟒相隔较远，不料首被看中，略一挣扎，便被吸近口边。妖蜃仍照前法炮制，晃眼吸完精血，甩向地上。似这样又连杀了三条，方把目光望向乌蛇身上，却不对它发难；等吸完那三条蛇蟒精血，忽又停止，二次叫了两声。

群蛇知道这次方脱危难，纷纷活跃，抢衔残尸；无如死蛇太少，彼此去向不同。又视此为活命之机，互一抢夺，乱做一堆，不觉扯毁了两条，满地狼籍。妖蜃本想令群蛇衔走残尸，立与乌蛇交合，经此一来，犯了大忌。当时暴怒，淫心正炽，竟连精血也不暇挨次吸食，立由石上飞起，扑向蛇群之中。两翼张处，六爪齐飞，一阵乱抓乱扑；除乌蛇外，群蛇全被抓裂惨死！流了满地膏血，奇腥刺鼻。乌蛇本在紧蟠蓄势，恰巧妖蜃杀蛇时，内有一条“七星钩子”性极猛烈，欲乘乱中逃窜，逃出较远。

妖蜃一见满地残尸，怒极心昏，又急欲抱了乌蛇觅地交合，百忙中，忘将内丹喷出，径竟自飞扑过去。虽将“七星钩子”擒住，不料对方情急反噬，突以全力回身，将蛇尾毒助缠向妖蜃顾间。

这类毒钩，其坚如钢，力大异常；妖蜃先未喷毒将其制住，骤出不意，竟被缠个结实。急切间弄它不断，急的两腮怒鼓，回爪乱抓。微一耽延，乌蛇固认为逃死良机，不肯放过，立似箭一般往崖上窜去。孙同康也想乘此诱敌，于是人蛇同时发动！妖蜃见乌蛇逃走，情念万分，竟连身缠怪蛇，也无暇摆脱；喉中急哼一声，奋身往崖上追来。

本来妖蜃行动，疾若飘风；孙同康志在诱敌，惟恐妖蜃警觉，虽在暗中准备，法宝飞剑均未出现。相隔又近，势极危险，只被扑上，万无生理。总算命不该绝，妖蜃恰在饱吸毒物精血之后，欲念大旺，不可遏制；“七星钩子”又与常蛇不同，皮坚如钢，刀斧不断。妖蜃只管生具神力异质，机智绝伦，此时百无顾忌，未将缠蛇挣断，硬起追逐。

不特咽喉要害被蛇束紧，连两翼六足也被缠住大半，只剩左右三足在外。行动稍缓，腹中丹毒也难喷出，否则休说近身，人在妖蜃目光所注之处，决难免死了。

孙同康见乌蛇一逃，料定妖蜃必追，忙即避开正面，闪向一旁；心还

在想：乌蛇如将妖蜃引远，岂不正好？却没料到，妖蜃只凭三条肥掌，便能御空飞行；这等快法，乌蛇刚似箭一般窜上崖来，妖蜃也跟踪追到，两下相去十余丈，晃眼追上。

乌蛇似知难逃毒手，又似向人求救，一见妖蜃追近，倏地拨转身缩退，向人逃来。

妖蜃全神贯注乌蛇，孙同康闪向崖口草树之中，本未看见；乌蛇回身向人一逃，立被发现。这本是瞬息间事，可是经此一来，妖蜃势子又缓了一下。

孙同康早想断它归路，妖蜃上崖以后，方始看出厉害；一见追蛇回身，忙把仙剑飞出。妖蜃凶狡非常，瞥见对面草树中隐得有人，立时暴怒；正待追扑过去，忽见银光照眼，知道喉间要害被七星钩子束紧，丹元毒气，均难喷出。一面往后倒退，却把七只凶睛注定剑光，向下降落，暗以全力蓄势相待。

孙同康不知妖蜃狡计，想借剑光断去毒蛇束缚，又见妖蜃动作神速，恐逃回窠穴，妨害取芝。未免心慌，以为这类毒物咽喉七寸，乃最重要的致命所在，意欲一剑成功；一面飞剑去斩妖头，一面取出宝镜想断妖蜃退路，忘却先用宝铲防身，于是上了大当。

仙剑固是神物利器，无如妖蜃机智敏速，无与伦比；剑光到处，将头一闪，任其落向颈间。等与身缠毒蛇才一接近，猛然暴缩回去，两腮怒鼓，奋力一挣。

妖蜃退时，身子本已缩小好些，喉间缠蛇挨着剑光也自斩断，本能立即回复；再一缩头猛挣，身上缠蛇立被断成无数大小段，纷纷飞起，向四外激射出去，势子猛恶已极。

同时那妖蜃口张处，内丹便自喷出，将剑敌住。

孙同康不知妖蜃内丹秽毒，如非所用飞剑乃仙传至宝，早为所污，成了凡铁坠地；口中毒气，更是分毫沾染不得。始而意存轻视，及见那厉害的仙剑不能伤害妖蜃，反将所缠毒蛇断主。心中一惊，忽又慎重，一心只恐妖蜃逃回窠穴；见它只守不攻，意欲相持到孙毓桐得手赶来，会合之后再作计较。

明明身有宝铲，既未取用，也未仗以防身；那面宝镜虽然一样避邪防身，一则妖毒由于天赋，威力看似没有九寒砂厉害，却更阴毒；事前又未作消灭毒气打算，稍沾残余，人便受害。二则此时双镜不曾合璧，只能作正面的防御，稍一疏忽便为所乘。也是二人夙缘前定，不可避免，才致般般凑巧，铸成大错。

妖蜃本可逃回，因料定来人必有所为，素性凶狡阴毒，既恐引鬼入室，将守伺多年的仙芝失去；又恨仇敌阻它逞欲，表面相持，实则想把仇人嚼成粉碎泄忿，无如对方飞剑法宝，均极神奇厉害。急切间无可奈何，尤其那面宝镜威力更大，乃它内丹克星。稍逞凶威，仇人必以剑宝同时施为；仇报不成，丹元真气反有损耗。于是故示畏怯，将长身缩小，退藏断尾所附甲壳以内，只露出前头两翼双足；暗中运用腹中毒气，准备相机一试。

孙同康本心要它如此，一手指定飞剑，一手持着宝镜，防它退逃，也未想到别的动作。似这样过有顿饭光景，本来妖蜃还可稍缓发难，倏地一道青光，由崖下白龙涧中飞上。妖蜃一见剑光自下而上，立即警觉仇人还有党羽。守伺多年，仗以成道变化的仙芝，多半被人得去；益发情急暴怒，决意

拚命。不等来人降落，蓄势已久的满口毒烟，忽似乱箭一般狂喷出去，当时洒了满崖彩雨。

孙同康一见青光，知己得手，刚喊得一声姊姊，忽听娇叱：“同弟还不速退！”声到人到，孙毓桐已在镜光剑光环护之中，电也似疾飞来；一照面，便将孙同康抱起，往侧面空地上飞去。

妖蜃见光中女子手持仙芝，急得七只怪眼齐射凶光，一声儿啼般的怒吼，前半身忽又突出；长尾上翘，带箸尾部甲壳反卷背上，两翼六足、一齐划动，飞来急追。剑光随人撤退，飞行更是神速。二人那快剑光，竟被追了个首尾相衔；两下相去不达半里，稍一停顿便被追上。

这时夕阳未堕，晴霞丽霄，二人剑光在前，恰是青虹驭电，银两流空；后面再急追着一个双翼六足，周身彩烟环绕的龙形怪物，一同飞驶于千山万壑之上，立成奇景。

两人一怪，飞行极快，晃眼便是百十里路。正在一逃一追之间，忽听脚底不远一座高峰上面，有人大喝：“妖物敢尔！”同时一股白气冲空而起，朝妖蜃当头迎去。紧跟着大片其细如针的红色精光，暴雨也仰漫空撒去。到了空中，上下往回一兜，成了一个光网，又似一个极大火球，将妖蜃笼罩在内；只留正面缺口，那道白气便由缺口冲入。

妖蜃仰知遇到克星，想要逃退，无如来势猛急，又当对头怕它，凶焰愈盛；恨不能一下将仇人追上，嚼咽下去。忽然发生意外，任是飞遁神速，也无及了。二人已然飞过，一见有人相助，忙即回顾，只见白气冲起之处，乃是近峰颠一片突出的平崖。

崖上立着一个豹头环眼、身材雄伟的白衣少年；脚前蹲伏着一个形似蟾蜍的三足怪物，大只尺许，看去并不起眼。蟾口所喷白气，却似匹练冲空，又劲又急；由少年所发火网缺口冲进，已将妖蜃全身包没。妖蜃那粒内丹并未喷出，恰和蛇遇妖蜃情景相似；将如意形怪口紧闭，急得凶睛怒瞪，四下翻滚，左冲右突，喉中惨哼不已。

相持不多一会，少年喝道：“无知妖物，速将内丹献出，虽仍不免一死，少受好些苦难。再如迟延，神针一合，你那罪孽就大了。”妖蜃仍是冲突不休。

孙毓桐原是赶往对崖，恰值妖蜃起身追敌，容容易易便寻到妖窟；将仙芝采到手内，大功已成，自是喜慰。刚要走出，忽发现壁间字迹，近前一看，竟是前主人阴阳叟所留。

大意是说：

“本人自小好道，不料求进太切，误用下乘功夫，专事采补。后来道力构进，忽得奇书，顿悟前非，无如生具二体，积恶已深，难于挽救；总算平生不曾伤害好人。所用炉鼎事后均经灵药医治，送归故里，多终余年，也许能有几希之望。于是虔心推算，将应劫时期，提前一甲子，惜着慈云寺峨嵋派与群邪斗法之际兵解。由此即以元神苦炼，也不再寻庐舍。

“妖蜃乃昔年小南极采药时无心发现，本意妖蜃天赋淫毒，可合媚药。本山白龙涧又产有一兜率仙芝，未到结实之期；擒回以后，便将妖蜃封禁洞之内，令代防守，并取毒涎炼丹。不久觉悟前非，毒丹一次未炼。

“兵解前本以这类毒物留必害人，想要除去；一则收复妖蜃前，曾经许以不杀；又经苦求，不愿失信。另算出此中还有一段因果，芝实也不应为己所有。白龙涧幽险隐秘，仙凡足迹之所不至，为此仍留妖蜃守护仙芝，以待

有缘。不过妖蜃禀性凶淫，芝实成熟以前，正当气候将成，求偶之际；欲念奇旺，不能忍受，必要拚命攻洞而出。

“此物性灵，原知仙芝妙用，为想守伺成熟吞食，必不舍得离去；等采芝人来，芝实也恰成熟。机缘至巧，此时妖蜃必在崖上残杀虫蛇，并与生人恶斗；所喷内丹，其毒无比。来人任是法力多高，千万不可沾染，芝实更应速服；过时稍久，便减灵效。”

孙毓桐看完，忙即飞上，到后一看，人蜃正在相持，满空均被毒烟布满。孙同康只将宝镜挡住前面毒烟，未用宝铲防身。知道妖蜃通灵，内丹分化由心，惟恐有失；又急于把芝实与孙同康服食，匆匆赶过，扶起便飞。孙同康正在悬念，一见心上人来，回手便抱。孙毓桐因芝实到手，分别在即，本是三生爱侣，又当紧急之际，会短离长；忽生怜念，起初任其紧抱，未加嗔怪。

谁知孙同康已受妖毒潜侵，就这一抱，连孙毓桐也同被波及，传染过去。等到停空回顾时，觉着心神一荡，身子略为发软，当时未怎在意。因见白衣少年，形貌魁伟，声如洪钟；所发针形红光，虽无邪气，看不出是什么数。身前蹲伏的，又是一个口喷白气的怪物，看去竟比妖蜃要厉害。猛一动念：“正经修道之士，未必豢养这类妖物。此人来路不知，此间群邪盘踞之地，芝实到手，尚未服食，万一不是正人，岂不又生波折？”

想到这里，见孙同康满脸红润，带着乞怜之色望着自己，依然紧抱未放。有心推开，又觉不忍，只得任其抱持，带同往前面探山凹中飞去。

第六章（一）

此去合双栖 为有夙愿鸳鸯交深金石
再来成隔世 依然前生鹤侣眷属神仙

话说当地乃是一条深谷，谷径宽广，山容雄秀，到处翠柏森森，繁花如绣，风景绝佳。左近更有一洞，石室两间均甚高大，里间并还设有木制门户和石榻几案，以及炉灶用具之类，彷彿历年颇久，门已朽腐，室中用具却甚清洁；尤其是那洞甚为眼熟，好似以前到过。

二人一到，便不知不觉自行走进，到了里室。孙毓桐见孙同康仍用一手半抱着自己，便佯嗔道：“人已到地，怎还不肯松手？”随说，随将孙同康手甩脱，同去石榻坐下，说道：“想不到今日成功，如此容易，只那妖蜃毒气厉害；你只顾用宝镜抵御，未用宝铲防身。我回得稍慢，你便难免中毒，临敌如此大意，我真替你担心呢！仙芝被我连根取来，芝实也还未落，正好服食。这类灵药，举世所稀，结实形色，因时而异，芝叶也有延年轻身之功。只是芝实必须即服，延时一久，灵效便差。休看你真元亏耗过甚，服后不久，立可复原，本来尚须和制，幸我早有准备。”

说时，她早从身畔取出一个玉碟、一柄玉刀，将那形如枇杷、色作金红的芝实轻轻切落；再取一粒灵丹，一同放入碟内，用刀一碾，立化成一碟青色乳浆，清香扑鼻。刚劝孙同康服下，觉着心头发热，身子疲软，懒洋洋大有神倦欲眠之象。暗忖：“先在空中飞行时，便觉身懒心热，不曾理会；

此时更甚，这等现象自来所无，是何缘故？”猛抬头，见孙同康脸上通红，宛如酒醉；两眼隐蕴热情望着自己，似要冒出火来。心中一惊，想要斥说几句，话到口边，不知怎的不忍出口。

微一迟疑之际，忽听外面破空之声甚是迅急；同时孙同康也凑近身来，似要前扑。

她刚低喝得一句：“你待作甚？”那破空之声已在洞前飞堕。二人因一路未现形迹，疑是白衣少年除却妖魃跟踪寻来；但是对方怎会得知落在此洞，一到便对直下降？初次相遇，来意善恶难于预料。虽然芝实已服，无所用其顾忌，毕竟无事为妙。方打手式噤声潜伺，心盼来人也许住在近处，由外飞回；只等过去，便即起身。

忽听洞外厉声大喝：“小狗男女，偷犯鸠道长禁例，已是该死；竟敢将白龙洞兜率仙芝盗去。休看鸠道长先前入定，被你乘隙得手，回醒略一行法，立即查知究里。你们先犯禁网，已有感应，无论逃向何方，俱如掌上观纹；现已撒下天罗地网，休想脱身。

晓事的，速将仙芝献出，少时鸠道长骂临，或许还能容你二人活命；稍有违抗，身遭惨死，还受炼魂之苦，悔之无及了！”

孙毓桐闻声，早有戒备；再听出来人竟是鸠道人洞中所遇妖人，并非白衣少年，情知不妙。不等说完，便将飞剑、法宝一齐施为，先将二人护住，然后一同走向外室。洞门外面已被妖烟邪雾布满，一片浑茫；妖人并未进洞，只在外面喝骂，也未当洞而立。

孙毓桐久经大敌，看出邪法虽然厉害，敌人不往洞内冲入，多半内怯。暗忖：“双镜合璧足可防身，听妖人口气，鸠道人尚还未到，正好乘机冲出；只能飞到峨嵋，立可无事。”心念才动，人已到了洞口，忙令孙同康将镜取出，与自己宝镜合用；在青、白两道剑光环身围护之下，一同飞起。荡开洞门妖烟，冲将出去一看；洞外烟光杂沓中，立着一个妖人，果是先前所遇。

一照面，那妖人便戟指喝道：“小狗男女纳命。”

孙毓桐见那妖人，形貌丑恶，声如狼啤，神态甚是凶横，不禁有气。知道白龙洞仙芝被己取走，妖人已成深仇；反正势不两立，乐得为世除害，去一个是一个。便鸠道人赶来，邪法厉害，有此双镜合璧和二人的法宝飞剑，纵不能胜，也不致为其所害。自己和孙同康历劫三生，应在今生合修仙业，同参正果；仙机早有预示，更无中道夭折之理。

自己不过为了孙同康真元损耗，仙芝初服未久，为防意外，不愿多事。妖人这等可恶，反正不动手不行，怕他何来？想到这里，本就气往上冲。

那妖人名叫黑手真人乌蒙，乃竹山教余孽。自从竹山教被青城派剑仙吕灵姑、裘元、虞南绮、纪登、陶钧、陈太真、纪异等诛戮殆尽，乌蒙恰在外未归，因得漏网。自觉势孤力弱，报仇固是无望，还要防到仇敌搜索。无如平日性情乖戾，无甚同道之交，在竹山教中行辈颇高，其势不能改投别的异派。有两三处可投的，对方见峨嵋、青城两派日益昌明，威力至大，俱都胆怯怕事，各自敛迹，轻易连门都不出，岂肯收容逃亡？再说也无法进身，迫于无奈，只得匿迹销声，东藏西躲。

过了些年，妖人见对方并未赶尽杀绝，穷搜余党，心虽稍安；终觉孤立无友，遇上事，连个应授皆无。想起鸠道人，昔年曾有往还，后因屡次约他相助，均遭坚拒；嫌他胆小怕事，心存鄙薄，未再登门。此人骄旺乖僻，喜人奉承，尤其正教中人从不与之之为敌；不特是个奥援，还可托庇。

那知寻到门上一谈，鸠道人先是淡淡的无甚表示。乌蒙知他性情古怪，事须渐进，便在左近寻一山洞住下，时往请见，词礼极恭。到了最近，鸠道人方始吐口说出炼法之事，只嘱不可泄漏。乌蒙探出他心意，自是高兴。

这日合当有事，孙毓桐、孙同康中途降落的山谷恰在妖窟左近，乌蒙早就发现，因鸣道人再工严嘱：“你住我附近无妨。如在此方圆五百里内生事，不必对头寻你，我便是你仇敌。真有要事，也须先对我说，经过商计，方能下手。”

乌蒙知他言出必践，自己法力又不如他，穷途求人之际，自无话说。当日发觉二人，看出敌党；左近素无正派中足迹，料定有事，随往报知。偏巧鸠道人完功在即；到时，二人避得又巧，未被识破。乌蒙连唤未应，去往后面竹楼一看，法台四外封禁，无法入见，轻将二人带出禁地。如非最末出口一关，将隐形法破去，妖法有了感应，妖人连影子也不会知道了。

乌蒙初遇二人，本无仇怨，只为邪正不能并立，心恨正派中人刺骨；又想讨鸠道人好，主人脾气太怪，便未惊动。直候到鸠道人事完相见，一说前事，鸠道人方欲行法查看；忽然发现后山出口，摄形禁制，有了感应。所设邪法甚是厉害，来人只一由此通行，真形立被摄去，此后百日之内，对方所去之处，全可查知；并且多高的隐形法，也吃破去。

鸠道人因自己久居本山，素无外人足迹，忽有正教中人通过，所去又是通往后山秘径，好生惊疑。忙即行法查看，才知后山白龙涧底，还藏有一株兜率仙芝和一个妖窟。

只为阴阳叟法力封禁，不特外人不知，连自己近邻多年，后山也曾去过，均未发现一点影迹。这两样全是仙凡罕遇的灵药奇珍，明是自己应得之物，竟吃外人盗去，如何不恨！

他先颇激怒，继一想，来人竟敢通行禁地；偏巧自己行法正亟之际，阴阳叟所设禁制，恰又在来人到时自行失效，仙芝灵实也正结实。般般凑巧，分明算知一切，早有安排；恐是青城、峨嵋两派门人所为。如若追去，保不从此便动干戈；虽然邪法已经炼成，到底深知敌势太强，而自己党羽又少，不可轻犯。

方自踌躇，吃乌蒙在旁巧语一激，鸠道人不由犯了平日骄悻之性。暗忖：“这两派门下往白龙涧，尽有途向；由空直下，更是迅速，断无怯敌之理。为何犯险，由此洞中秘径偷越？这两派门下，怎会如此清虚胆小？多年威望，如吃两个初出道的后辈偷越禁地，盗去灵药奇珍，何以见人？”越想越有气，因法台布置繁密，急与乌蒙相见，尚未撤去；便把所有摄形镜，连同两面妖旛交与乌蒙。令照镜中所现来人去路，追踪赶往，自己随后就到；擒人不可杀害，务留活口，待己处置。

也是各人运数所限，鸠道人别的邪法均不寻常，惟独所习摄形法，乃南海蛟人岛妖道巫启明门人——“神风使者”项纪私相授受。不久巫启明师徒，便在灌口为朱梅、杨瑾所杀，并未学会。用时只现人影，据以搜索去路；被摄人所经之处，一切物事却照不出；转不如鸠道人自练邪法，三五百里内景物，宛如亲见。

鸠道人为了忙于撤收法台，只看出了前半截，便与乌蒙商计追人之事；孙毓桐等途遇白衣少年，截杀妖窟一段，恰未得知。否则，鸠道人对于同类妖邪固极骄狂，对于正派中人，却只自恃不出为恶，对方为难，有词可借；外强中干，心实畏忌。如被看出妖窟就戮时情景，又见仙芝已被对方服食，

也就息念，未必再追下去了。

乌蒙素来性暴，一心讨好，以为兜率仙芝如经制炼，或与正派中大小还丹之类灵药同服，功效更大。来人刚刚到手不久，又是连根采去，匆忙中必还未服；就服芝实，根叶也必尚在。妖屋更是左道配制媚药的珍品。满拟此行不虚，闻命即行；妖镜所现人影在镜中心，随着所追途向，正反偏侧隐现，追寻极易。

此时白衣少年已将妖屋除去，为恐贻毒害人，特将死屋尸身摄回山中消灭，刚离开不久；双方相隔虽是极少时间，但是途向相反，恰巧错过。乌蒙寻到谷中，因鸠道人曾说：来者少年男女二人，各有珍奇法宝飞剑，深浅尚自难测。以前吃过正派中人苦头，又防遁走；一到，先将妖旛如法施为，放出千百丈烟光邪雾，将全谷笼罩封闭。正自对洞喝骂，忽见宝光剑光环绕之上，冲出一双少年男女。方看出不是易与，孙毓桐已当先发动，手扬处，一连串七枝尺许长的红光，连珠也似先朝乌蒙飞去。同时，两道镜光连合一起，所照之处，烟光妖雾立被冲荡成一个大供。

乌蒙看出红光乃飞针一类的法宝，自己还能抵敌；这两面宝镜素来未见，威力甚大，如被冲出遁走，岂不难堪？左肩摇处，飞出五枝飞叉迎敌，又放出一幢暗绿妖光将身护住。大喝：“小狗男女，速将仙芝蓝屋献出，也许还能活命。否则，我已发动九天都篆大法，布就天罗地网，你二人形神皆灭了。”

孙毓桐恨他骂人，又见宝镜所照之处雾散烟消，虽然随灭随生，并阻不了自己；便鸠道人在此，一不能敌仍可冲出，怕他何来？心胆一壮，决计除此妖邪。口喝：“无知妖邪，死期已至，还敢猖狂！”随说随将飞剑离身飞起，直射过去。

乌蒙先见敌人飞针精芒闪闪，及至飞叉迎敌，竟是虚有其表。这道青色剑光却似厉害，忙放出一片绿阴阴的妖光，挡向前面，连红光带青光一齐挡住；一面将那五枝飞叉去敌飞剑。初意竹山教中本门炼魄叉，神妙阴毒；对方飞剑一不能敌，立即魂悸心摇，六神受制，昏迷倒地。越是身剑合一，感应越大。初遇不知深浅，才将惟一防身法宝全数发出。嗣见无什奇处，正好用此擒敌，特用妖光将叉倒换下来，去敌飞剑，不料上了大当。

孙毓桐一见妖叉，便看出是竹山余孽。知道此叉厉害，飞针不能破它，故意不发挥飞针威力，放剑出去，本就是引其分散；及见妖人自行上套，再妙没有。一面加强剑光去敌飞叉，暗令孙同康加紧戒备。等双方斗到急时，妖人全神贯注叉上，倏地手扬法诀，向前一指，七枝飞针尖上，突发出一股极强烈的火焰朝前猛射，绿光立被冲破，势同电射。等乌蒙百忙中警觉，看出厉害，护身妖光已被飞针穿透；连想逃走的念头都未容起，一片连珠霹雳过处，飞针上烈焰已各化神雷爆发。只见一蓬烈火突然涌起，乌蒙已被震成粉碎。

孙毓桐成功原属侥幸，见妖人已死，烟光邪雾势仍强盛，心中惊疑。正忙着想收妖叉飞走，猛觉四外潜力加增，空中妖叉一闪不见；情知有异，敌人必有厉害党羽。方令孙同康同持宝镜，加意戒备；面前烟光分合中，现出一个鸠首黑衣、身材矮瘦、手持铁杖的妖道。

二人一见那等丑怪形貌，知是鸠道人到来，九天都篆邪法必已发动，如若冲不出去，凶多吉少。一时情急，各把手中宝镜同照过去，两道镜光合成一股，立发出百丈精芒，千重霞彩。妖烟邪雾立时滚滚翻飞，狂涛雪奔一

般退去，当前无形压力，也轻松了许多。

孙毓桐因武当诸女曾说鸠道人邪法厉害，力嘱小心应付，预有成见；初遇劲敌，未免惊疑。及见这等情景，心中一松，方觉邪法威力不过如此。待要二次放出飞针、飞剑杀敌时，猛瞥见镜光到处，鸠道人身上起了一片黑烟；挡得一挡，好似不敌，往侧一闪，避开正面。未容镜光移照过去，忽向二人阴恻恻一声诡笑，人便隐迹不见。

眼前倏地一暗，上下四外立被黑管浓烟布满，二人在那么强烈的护身剑光之下，竟不能看出一点景物。孙同康宝铲也化成一幢精光飞起，笼罩全身。虽未受什么危害，但是黑管邪烟浓密，压力至大；镜光虽能冲荡开去，那黑青却成了一片烟海，浩际无涯；又是随生随灭，越聚越密，一任何方冲突，老飞不出阵去。

孙毓桐又把七枝飞针，放向镜光所冲烟供之前开路。那知飞针雷火，只在镜光前头乱爆如雨，一离宝镜所照之处，便吃阻住，怎么运用也不能冲向前去，火光也不甚强，这才知道厉害。双镜合璧虽能冲荡，但是妖法在敌人主持之下，随时颠倒挪移；除将妖法破去，任向何方冲逃，均是徒劳。幸而所用法宝、飞剑尚能防身，否则不堪设想。只可暂停，另打主意。念头一转，便停了下来；二人所中妖蜃淫毒之气，已自发作。只为身在危境，孙毓桐功力又深，情自虽在无形滋长，始终不曾动念。

本来还不致于有事，无如鸠道人邪法阴毒；又看中那两面宝镜，决意必得为快。及见对方护身法宝飞剑厉害，邪法难侵；又当往来冲突之际，两心合一，似动实静，杂念难生，邪法下易侵入。这类邪法最干正教之忌，初次炼成，功候尚不十分精纯；时候久了，万一敌党能手有人路过发现，必来作梗。就说不致惨败，从此多事；夺宝、夺芝也成空想。方觉急切间无计可施，二人这一停，正合心意，立将邪法全力施展出来。

孙同康中毒最重，如非预服芝实，不能自制，早为内火所焚，万无幸理。这时便无妖人暗算，也自难支，那再经得住邪法潜侵、魔头暗算？二人身外本是漆黑一片，除压力甚重外，也辨不出是烟是雾？

立定以后，孙毓桐法力未高，因恐妖道巧施乾坤大挪移法，暗中倒转，将自己移往法台之上，更是不了。一对面便把地势看好，将自炼法宝两仪针取了一枝，暗掷在地。

此针一阴一阳，灵感相通，专为遇见强敌，为邪法迷困时辨查方向途径之用。发时先用阴针，并无光华，由着宝主人的心意，不论山石林木一触即入，深藏在内；一任途向多么迷乱，只把阳针取出一弹，阴针立生感应，由藏处发出一道极强烈的毫光，上冲天汉，立可循径，重别原地，又可用为求救信号。先前敢于四面冲突，也由有此异宝，不怕迷失之故。

事有凑巧，藏针处恰在洞口。妖道防二人冲出太远，为人所觉；以为山谷高深，易于隐晦。妖窟太远，并未想到将人移往；只照着所飞途向，不住行法倒转，以致始终未离原处。二人也未看出是在洞口左近，立定以后，正在苦思脱险之策；忽见眼前一花，一片淡红光华闪过，离身不远黑烟中，现出六个腰系浅红莲花短裙、肩挂同色云披、此外臂腿全裸、身上笼着薄薄一层彩烟的少女；四外黑烟立时空出一段。少女一现身，便喜孜孜朝着二人，舞蹈歌唱起来。

这六个少女，全都粉妆雪琢，美如天仙；这一歌舞，越显出一身柔肌媚骨。玉映珠辉，星眸流转，妖艳绝伦；音声又是那么柔靡淫荡，端的令人

见了心魄皆融。

少女歌舞未终，倏地旋风般疾转两下，轻笼身上的彩烟，立化作千万花片飞起。所着云披莲裙立时卸去，通体一丝不挂；粉湾雪股、玉乳酥胸全都呈露，在满天花雨缤纷中，越舞越急。一会双手据地，倒立旋转，玉户微张，元珠外孕；开翕之间，备诸妙相。

一会又反身起立，曼舞轻盈，玉腿齐飞；花光掩映中渥丹欲吐，若隐若现，更易使人迷目心荡，撩动情思。

孙毓桐看出妖道急于取胜，竟把九天都篆大法中，最厉害的“六阴迷魂”施展出来，想将真魂摄去。此法最是阴毒凶险，也最犯天忌，自来邪魔左道精擅此法的，俱不敢于轻用。妖道刚邪法炼成，便敢大胆妄为。虽然迟早必伏天诛，但是此法暗有魔颈主持——害人不成，魔头还攻，反害自身——如今成了存亡不能并立之势。此时又不能破他，出手易为魔头所算。除用法宝谨密防身，不令魔头潜侵，静俟正教中人路过发现；或是武当诸友见己不归，寻来相救，更无良策。

不过这等相持，不知何时方能出困？在此期中，心念稍为把握不住，立被魔头侵入，危机瞬息，也是可虑。孙毓桐自信道力坚定，或者无妨；丈夫爱恋自己已历三生，山中相处，尚能发情止礼。这一路上，想因别远会稀，在在流露热情，分明蕴蓄已久，难于遏制；再见这等魔相，必易引起遐思，岂不大糟？心念一动，忙喝：“同弟，此是邪魔幻相，少时妖道必受显戮。速将双目闭上，照你本门心法，澄神定念，免为所算。”

说时，孙毓桐也早染了妖蜃毒淫之气。一则中毒较浅，道力较深，只管爱苗情苗无形滋长，未激发以前，并无杂念；加以一见魔女立即警觉，本来可以幸免。无如三生爱侣，关切太甚；邪法厉害，人易入迷。顷刻光阴，如历数年；虽只转念瞬息之际，对面魔头已现出千般幻相。被困的人，必须镇摄心神，形同入定，才可免难。

孙同康固早入魔，孙毓桐这一关心情念，当时也上了圈套。话才说完，瞥见孙同康并未目注前面，却把两眼望着自己，满面通红，宛如酒醉神气。同时，隐约闻到一丝从未闻到过的温香，立觉神思微微一荡。当时还未想到自身已入危机，只疑丈夫业经中魔入邪，不禁大吃一惊。知道身陷危境，难再相持；除将丈夫觅地藏起，自也难免。无奈四外沉冥，先前洞穴已难查见。

她心中一念，忽想起两仪针可以求救；虽然望少，终是一线生机。忙把阳针一弹，身侧不远忽放光明，定睛一看，立处恰是洞口前面。仗着心灵手快，连日一同修炼孙同康所有法宝，全能使用。先见双镜合璧，不能冲出阵外，未了光反减弱，没想到那是吃妖道预制机先的亏；孙同康又中毒神迷，不能发挥全力与之相合，方有那等现象，并非宝镜之过。为恐有失，各持手内仗以防身，未再发挥它的威力。

这时，一见洞口孙同康，又是如醉如痴神气，她急忙将所持宝镜劈手夺过。表面假作拚斗，一口真气喷向镜上；两道镜光立合为一，化作百丈虹霞，精芒电耀，先朝对面魔头六女照去。

妖道本怕这一双宝镜；就二人阵中冲突这一会，妖道表面获胜，无形中，平日聚炼的黑昏妖烟已然损耗不少。痛惜忿怒之下，想将双镜夺去，才把最后毒着妄施出来。开始还自内怯，惟恐魔头为镜光所伤，势成两败，暗中曾用妖法防护。及见二人停机以后，只与防身宝光连合防护，未再发挥全力；男的神情更似松懈。心料二人得之不久，尚未深悉微妙。

此宝与峨嵋“天遁镜”异曲同工，专破所炼邪法；妖道不得到手，必为异日之患，因此贪心愈炽，志在必得。为防夜长梦多，急于收功，竟忘顾忌。刚把邪法尽量施为，做梦也没想到对方有此一着杀手，所发镜光竟比先前加强数倍。光照之处，当头六个雪肤花貌妖艳柔媚少女，立现原状，化为六个青脸红发、獠牙森森的恶鬼，纷纷跌翻乱滚，各自怒吼连声，奋身挣起，齐朝妖道反扑过来。

妖道总算妖法高强，早有准备；一见形势不佳，不再施邪法对付敌人。一面行法纵避，一面取出法牌连击，咬破舌尖，一片血光飞出。魔鬼吃血光一罩，就地一滚，重又化为六个体态轻盈、柔肌如雪的美艳裸女，回身同向洞前扑到，仍是轻歌曼舞起来。此举妖道元气固是受伤不轻；不将敌人杀死，为防魔头反噬，还不敢轻收邪法，更成骑虎难下之势。

孙毓桐也是事出意外，到此方悟双镜威力甚大，只为丈夫功力不济，先前不能发挥；又未想到运用本身真气增加功力，否则也许冲出阵去。此时虽然发现，只自己不惜损耗真气，一样可以一拚。无如人已中邪，妖道厉害，人影至今未见，此举虽然有望，并无把握。

她念头一转，一面加强针光，使其上冲霄汉；一面乘着魔鬼现形，滚转之际，一手扶起孙同康，退入洞内。同时行法，即用二人剑光散布开来，将那一片洞壁挡住；再将双镜行法悬向洞口之外，使两道镜光合一，直照外面。初意将孙同康藏向洞内，用法宝封闭防护，使无后患，再作应敌之计。

那知退入洞内以前，她不合心慌情急，心神一分，邪法毒氛乘机侵入。虽仗应变神速，宝镜神光厉害，将魔头挡退隔断在外，中邪已是不轻。仗着道力精纯，当时勉强支持，还不自知；可是一到洞内，连先染妖蜃毒气同时发作，似这样多高法力的人，也难禁受。孙同康邪毒更重，自不容说。刚一回到内层石室，方觉周身发热，心情神倦，孙同康已扑抱上前，二人就此昏迷过去。

总算防护洞口的法宝、飞剑，均是具有灵性的神物奇珍。妖道看出厉害，不知内里情势，不敢妄自侵入。但是二人中邪，妖法已有感应；便在外面加紧施为，欲令二人入魔自败，然后摄取真魂，劫夺法宝。

似此相持了个把时辰，二人一个修炼功深，一个根骨深厚，又预服了兜率仙芝；如非邪魔潜侵，只事前明白，以强力自制遏心，熬过一个对时，再服去毒灵药，一样可以免患。经此一来，真元融会，天地交泰以台？蜃毒渐解；只是邪魔未去，受伤不轻。人在半醒半醉之中，回忆前事，方自惊心。忽然惊天动地一个大霹雷打将下来，全洞壁一齐震撼，摇摇欲倒。随听外面风雷大作，霹雳之声，密如贯珠。

二人本是并头一同卧在榻上，孙毓桐终较清醒，闻磬首先惊觉；想起飞针求援之事，料知来了救星，连忙跃起。忽觉周身绵软无力，一看孙同康和自己，立时醒悟，知是前定；心中一酸，也不再说什么话，忙娇叱道：“不知何方道友来此相助，此时必和妖道对敌。你还不起身，随我出去夹攻？今日不杀妖道，誓不为人。”

孙同康神智也潮清醒，一见心上人满面娇嗔，眉宇之间隐含幽怨，一双明眸注定自己，说到末句，珠泪盈然，似欲下堕。猛忆前事，不由心中一震，愧悔交集。其势无法分说，红着一张脸纵身欲起，忽觉头晕身软。微一坐定缓势之际，忽听洞外有人道：“次山夫妇不知如何？全洞均为宝光封闭，如何走进？好在他昔年故居已无甚用，率性将洞顶揭去入内吧！”声如洪钟。

方觉耳熟，又有一人接口道：“二哥转世多年，仍是那等性急。次山夫妇也许中毒太深，难于行动，又不知来人心意，故而未行出见，三生良友，无须避忌，待我分光入内便了。”

孙毓桐闻言，心中一动，猛想起前生五家夫妇结盟同修之事，不禁惊喜交集。刚催孙同康一同走出，才到外室，便见宝光闪变，光影分合之间走进男女四人：当头一个中年矮发子，手持一件形似风车的法宝，发出青、红、金、白四色奇光，荡开封洞宝光。

身后随定两个女子，都是身材不高，体貌丰腴，神态娴雅，似曾相识。末了一个，便是途中所遇，用三足怪蟾困制妖蜃的白衣少年。

才见面，矮胖子便向二人笑道：“我是李清落，这是令姊孙次娴，这位是二哥兽王彭勃和二嫂王蕴华，均是前生良友。大哥齐良与大嫂，上月已然聚首，只五弟一人远在吴中，不久也将重聚。四弟妹转世较早，功力精纯，必已洞悉前因；次山四弟灵智法力未复，虽尚茫然，但是次娴乃四弟今生骨肉，虽是离家多年，当不致不相识吧！”

孙毓桐一见来人，果是前生良友，又均夫妇成对，知是定数，也自释然。忙收法宝上前，互相见礼。孙同康一见孙次娴，出巴是昔年离家出走的二姊，早就心跳；对于前生之事，虽仍不甚了了，但也听出几分。忙即随同收宝礼见，正要叙阔，探询前事。

孙次娴因孙同康在家行五，仍唤他五弟道：“你二人之事，我今早方始得知。我们前生五家好友，约定同修仙业，永古不渝。早有盟约，此是定数，弟妹何能独善其身？无须难过。我们来时，妖道因宝光封闭严紧，不明宝镜妙用；一见持久无功，竟想妄施九天都篆大法，一面行法暗驱所炼邪魔，由地底绕出山后破土侵入；一面想将全山震裂倒塌，查看你二人是否中邪难支，以便摄魂劫宝而去。我们再晚片刻，便难免不为所伤了。

“妖道邪法颇高，隐形尤为神妙，幸而二哥一到，便预制机先。恰好三足灵蜃先除妖蜃，吸有满腹毒气，尚未与它本身元丹炼合；未与妖道对面，先将毒气喷出，笼罩当地，使妖道纵然遁走，也无幸免。再用太乙神雷击散妖氛，然后四面夹攻。

“妖道本不致于惨败，一则妖法阴毒，自知遭忌；初炼功浅，未免情虚。又不合妄用妣女神魔，见难成功，惟恐魔鬼反噬，急于隐形遁走。刚一飞起，便自中毒昏倒；魔鬼立即回身反噬，身上要穴全被咬住，精血、元神皆为魔鬼吸去，原形立现。你三哥再用法宝飞剑一绞，连人带鬼一齐消灭。灵蟾收去毒网，邪烟也自荡尽了。”

李清落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当四弟妹初遇二哥，如不飞走，也不致有此波折。详情等回洞天庄再谈吧。”

孙毓桐闻言，慨然答道：“妹子原为前两生魔难太多，想起心寒。以为我们一盟十人，将来结局一样成就；照着初意不过提前两甲子，却可免去许多苦厄。仙师所传恰又是玄门正宗，想等次山灵智回复，功力已深，再往峨嵋向各位师请罪，并与诸兄嫂弟妹重聚。

“不料定数难移，非人力所能挽回，误中了妖蜃毒气，竟不自知。加以邪魔潜侵，受了暗算。尚幸能够转危为安，能与前生良友同修仙业，原是佳事。我想三哥既定五家弟兄同居清修，必具宫室园林之胜。妹子武当小隐，原为先师临化以前指点，说次山已然转世，不久寻来。今生如将白阳真人藏珍得到，使双镜合璧，仙业方可有望，也未说别的。

“及至前数月，次山果然巧获藏珍，并蒙朱老前辈指点寻来。当时本拟早令上路，偏发生妖僧斗法之事，好些阴错阳差。中间半边大师曾对妹子两次暗示，石、司三位姊妹并还力劝妹子，仍是固执前念，结局反累次山多受险阻。先前我尚在怪他，自听二姊一说，再想起前生之事，与夫妻临难分手所说，转觉对他不起。

“次山此时不比诸位兄嫂，不特灵智未复，本身更是两中邪毒；虽然服过仙芝，有无妨害尚自难言。虽与诸位兄嫂一齐必无大害，也须照料。反正故居已无用处，妹子意欲一劳永逸，次山仍随诸兄先往洞天庄，妹子折回武当，将卧眉峰故居送与好友司青璜。

所用侍女，或是遣走，或与青璜留下，率性一劳永逸，免得日后又去。二姊以为如何？”

孙次孀笑道：“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我们五家夫妇，历劫三生，受尽艰苦磨难，留滞红尘；不算今生，已是二三百年。还不是情之一字在此作祟！否则最前一生仙缘遇合早成就了。

“并非次山是我两生胞弟，有所偏向；但他前生原为你延误仙业，历经妖邪浸害，受苦最多，他迟转世好些年也是为你。好容易夫妻重逢，你却违约；固然将来仍是合籍双修，总是背他心愿。先闻此事以后，方觉你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此举深意，虽然不恶，终是迹近薄情。

第六章（二）

此去合双栖 为有夙愿鸳鸯交深金石
再来成隔世 依然前生鹤侣眷属神仙

“现在听你一说，分明前情犹在，只不过你夫妻该有这些折磨，以致行事颠倒，固执成见，不到地头，不肯回心转意而已。请想我们五家夫妻，既蒙师恩特许，而乙、凌、白、朱诸老前辈又复怜念痴情，共议促成其事。使我五家夫妻子女，拔宅飞升，为神仙传中留此一段从来未有的佳话。事早算定，这几位长老又是言出必践的人，你也深知；岂能独外？实对你说，我们事前已得乙、白二老说了详情，意似怪你，故作不情，严嘱不到时刻不许先来，你一想就明白了。

“至于五弟中毒之事，只九寒砂厉害；此时你原可助他复原，你偏固执，未照仙柬行事。后来仙柬又现字迹，得知兜率仙芝产处，成见更深。不料刚服芝实，便生波折。

“屙毒虽重，常人中上自无幸理，但他屡世仙根，禀赋不同；又服下这等天府灵药，如无魔法潜侵，挨过一个对时，邪毒即为仙芝灵气所化，转有补益。

“等到了洞天庄，和斋大哥初来一样，向峨嵋师长遥拜通诚，开读上年所颁仙示，用那灵符神光一照；虽未必当时回复前生法力，必能洞悉前因，一同修炼。等郝五弟夫妻寻来，重往峨嵋拜谒师长，领取前生封存之宝，功力更非寻常了。我二人久别重逢，甚是思念，本想拉你同返洞天庄；看你仍是前生说了必做的刚直性情，你卧眉峰故居常有些痔女，去安排之后，再来

聚首也好。洞天庄除各家子女外，尚有不少门人亲故；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何不选择两个出色的带来呢？”

孙毓桐先防爱妻苦见怪，本在愧恨；又正和彭、李二人问答，虽知都是前生良友，当人终是无法劝说。后听双方问答，不特事过情迁，未再嗔怪；此去洞天庄，反可重圆旧梦，长相厮守，真个喜出望外。恰直彭勃问话答完，情不自禁插口代答道：“桐姊原有两个慧婢，现已收作门人，一名青萍、一名紫燕。对桐姊和我均极忠心，我犯险往斗妖僧，便由二女所教，定必带来的了。”

孙毓桐闻言忽然大悟，料定紫、青受了石司诸友指教，作成此事，心颇不快。继一想，自己那么细心明察的人，只为除了妖僧回来，见丈夫为救自己中了邪毒，关心过切。

后来病起，终日聚首盘桓，一同习练法宝飞剑，竟会忘了查问。可见事前已定，一切均是徒劳。二女受人指教，由于对师忠心所致；略为寻思也就罢了。

孙同康见她闻言秀眉微皱，想起紫、青二女虽然好意，终是背师行事；并曾叮嘱守口，如何说出？正悔失言，忽听次嫺道：“此事我已略知一二，此时弟妹一意孤行，石、司诸道友力劝不听，只得转令紫、青二女告知五弟前往应接。青城朱师伯又嘱纪异，不见同弟不许入阵。纪道友又在途中，因事耽延；同弟到得恰是时候，否则你和周道友均不免为九寒砂所伤。固然结局无妨，那亏就吃得大了。紫、青二女背师，由于忠义激发，实是有功之人，却不可再怪她们呢！”

孙毓桐笑答：“那是当然。我只说她两句，戒其下次便了。”孙同康心刚略放，忽听破空之声，甚是耳熟，孙毓桐喜道：“来人颇似石、司二友，待我看去。”说罢，众人一同走出。

来人遁光已自飞落，正是石明珠和司青璜及紫燕、青萍，各人都带有箱篋提篮之类。

众人前两生，多与石、司二女相识；今生尚是初见，互相礼叙，俱甚欣慰。孙毓桐笑问：“我今日才知落在二妹六姊算中，二位必已早知此事，故将小徒带来，又拿这多东西作甚？”

石玉珠道：“我因桐妹不肯听劝，家师又命不许过问，虽知事终没害，到底放心不下。本想另约能手暗中尾随，相机行事；日前途遇杨仙子，才知诸道友不久重聚，同修仙业。桐妹虽然有险，但非此一举，夫妻不能团圆。明秋如不同往峨嵋拜谒师长，以后便难入门；并说今日事完，即应与彭、李诸位道友同往洞天庄。如若中途折回，难免不与敌党相遇，最好无须折回武当等语。

“我料你积习未忘，好些衣物尚在山中，必要取回；惟恐遇上妖邪，又生事故，忙和六妹赶到你家，向众一说。紫青二女听你不归固是情急；下余诸侍女，虽然根骨稍差，俱都灵慧，又随你好多年，得习吐纳之术，深知仙凡之分，平日用功甚勤，满拟常侍主人同修仙业——听我一说，都痛哭哀求起来。

“我知你收容他们时，由于一时仗义，将人救走之后，无处安排，又都伶仃弱女；初意带往山中暂作侍女，等人长大，稍习武功女红，各赐金银，送往人家择配，并无久留之念。那知人心向上，时常跪求传授，你我闲中无事，念在相随多年，略为指点；他们又坚不舍走，才致延到如今。

“今春你曾说，最大的年已二十岁，决计在此一年以内分别遣嫁。紫、青二女已归门下，我们自可作主为你带来。余人均非大器，你必不肯再留。六妹本要借住你家作为别业，将他老亲接来，以奉晨昏；那大一片地方，也须人经管。恰好她们均是熟手，只得答应暂留。你如仍要她们更好，否则便算六妹侍女，日后查看各人修为性行如何，再为设法。为想拦你，并与诸位道友相见，特地寻到此地。你日常应用衣物已由紫、青二女检出带来，准备这里如遇不上，便去洞天庄寻你了。”

孙毓桐料知归途必定有事，所以石、司二女迎头赶来，笑道：“我回去本为安排他们，就便取些衣物；既蒙六姊二妹代办，不回也罢。前生至友，劫后重逢，好些话尚未及说，我们同往洞天庄一叙如何？”斋彭李诸人也同声邀请，石、司二女原极亢爽，闻言允诺，众人立同飞起。

那洞天庄在巫山西北丛山之中，四外峻岭嵩岗，形势险恶。外层山多童秃，内里土脉膏腴，水碧山清；更有大片原始森林将路隔断，黑压压不见天日。林中并潜伏着许多毒蛇野兽，亘古以来并无入迹。起初有一条去往江边的通路，这条路极为曲折回环：江边入口极仄，断岸千尺，下临急流；终年雪浪翻花，滩声如雷，舟船所不能泊。外观只是纤道危壁上面的一个断崖缺口，危崖壁立，灌木怒生，无法攀援，决看不出隐有一条道路。入口距洞天庄迂回三数百里，形如旋螺，歧径众多；并有极险所在，人便攀援上到入口崖顶，也难过去。

原是昔年庄主李清落夫妻，峨眉进谒前生师长，奉命先在川东觅地隐修，以待前生一盟友前往聚合。合切间觅不到适当所在，长寿县凤顶街故居虽有房舍，已不合用，正在为难。下山时节正值先进同门，“峨眉七矮”中的南海双童甄良、甄兑，同了二人爱徒——秦岭石仙王关临之孙石完，往后山金顶去访宝相夫人。途中相遇，谈起昔年七矮奉命下山，寻觅洞府：

“当小南极天外神山，与贵州云雾山西南十四洞天“金石谷”两处洞府未寻到以前，苦搜各地名山；曾在巫山西部发现一处，景物也颇幽胜。只为地在蜀东，与仙示“滇黔南天”偈语不合，并未在意。

“记得那地方，崖幛屏列，森林环拥；当中平野之上，襟山带水，胜境天开，土地尤为肥沃。近西北角大片平野之上，繁花锦连，山容黛泼，时见珍禽奇兽往来游衍。并且地势幽险，

“久闻师弟一盟五家戚友，当年曾发宏愿；并得师恩允，神仙眷属合籍同修。人数众多，上来又是介于仙凡之间；如将此地开辟出来，真乃绝妙！不过五位师弟门人弟子甚多，往来出入尚欠方便；待我指明途向，你和弟妹把石完带了同去。他穿山行石颇有专长，你夫妻如合意，可相度地势，令他代开一两条通往山外的途径，就更合用了。”

清落夫妻闻言喜慰，谢诺起身，飞往一看。果然别有天地，景物出产，无不佳绝。

清落最前生，在五人中虽是行三，两次转世均未改变。但他夙根最厚，仙缘遇合最先，也最得师长期爱，历劫也多，法力最高。

论他前生修为功力，早该成道；宁甘多受危难魔劫，发下宏愿：不特自身妻子，连所交几家好友也约在一起，誓欲同证仙业——才致拖延了好几生。每次转世，都在五人之先。虽以赋性谦冲和易，始终均采最前生的叙盟行次，但每次转世，均他夫妻先入师门；等法力灵智回复，再去开建根本之地；以等众人转世，前往会集，无形中仍是众中主脑。

这时不特夫妻二人已过中年，随同转世的子女七人，也多成长。相好地势以后，因见土肥物阜，地利无穷；自己终是暂居，便请石完开山。初意只开一条通路，石完说：“师叔曾说要把所有亲属门人全招来此，他年道成，又须仙去，一条山路仍不方便。好在不费什事，请由小侄相机而行吧！”

清落一想也对，便留下石完，和下山时先在解脱坡迎候同往的一女二子，随同爱妻孙次嫔，着手兴建。自往故居田庄，暗中招集门下亲属，和那长厚忠勤的佃工下人，凡是移居的都是全家同往，照着指示时地，陆续起身；自带门人子女先行。到后一看，就这返里安排十数日内，石完已代开出两条道路，多是仗着法力，穿山而出。一条竟长千余里，由西北走，直通陕西镇巴县境；因有好些地方，均由山腹中行，并还设下许多阻隔，可以随意启闭。一条便在巫山境内，与奉节邻近。此外便是上文所说，那条通往江遥的崖径，本来就有，但是中多险阻，猿猴所不能渡。原是石完走后，经次嫔母子无心发现，合力开通出来。本意西北山径太长，石完一时乘兴之作，不便拦他高兴，打算走后封闭，以此易彼。

清落盘算了一阵，觉着另外四家良友不久来归，师命听其自来，无法往寻；多条入山路径，来人自方便些。而这条路又是千山万壑，峰岭回环，中间通着一洞。最关紧要的，仍是环着当地这一带童山危崖，长只三数十里，开闭极易；尽可听之，于是便留了下来。当地仍用前生五人同隐的原名洞天庄。

清落屡生世家大族，服用饮食、宫室园林本极讲求；又寻到这等桃源乐土，门人子女更多年轻喜事。山中多暇，取材又易，不消一年，便兴建了好些亭台楼榭，开辟出大片田亩。第二年上，先与兽王彭勃夫妻巧遇，接到庄中；跟着芙蓉剑客齐良夫妻，由彭勃、崔五姑二人先后接往山中。孙氏夫妻再一到，五友只差一家，算计也快聚首，大家自是高兴。

空中飞行，无须径由山路，相隔三二百里，晃眼到达。孙、石、司四人均是初来，方觉前面高崖连云，峭壁参天，脚底乱山杂沓，无可入目。等一飞越过去，忽见四围碧城环拥，涧谷幽清，夏屋良田，纷列交错。到处水碧山清，岚光欲活，斜阳掩映。时见三五农人荷锄归去，农家幼童各骑牛背，出没疏林松径之间，沿山傍水，横笛而过；农歌四起，樵唱相间。

空中下视，除向阳山巅水涯，峰腰崖角之上，矗立着十几处楼台馆榭、云栈飞桥外，人家并没见有多少。及随主人降落，移步换形，时有发现，才看出为数颇多。只为地旷人稀，景物繁妙，因势利建，别其匠心。屋外大都花树环绕，不到近前，不易看出。妙在是不论纸窗竹屋、花篱茅舍，全都地无尘污，整洁异常。外景又取得好，不是水木清华，繁花如绣，便是清泉白石，幽籁吟风。主人所居房舍，由山上到下面，共有二十来处，虽多壮丽崇闳，却不带一点尘世间富贵气。端的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府，美景无边，一时也说不完。

众人所去之处，乃北面平地上建的一幢临湖精舍；地广数百亩，先是满地荆榛，灌木丛生，新近才经李清落的子女门人，闲中无事，修建起来。先在当地开出一片湖荡。再在半水半陆之间，建造了百十间台馆房舍；水榭招凉，琼楼伫月，上山丛桂，竹径吟风。

本来佳景甚多，观之不尽。偏巧对面湖岸上，又有一座高广数十百丈的天生崖嶂，平地突起，将外面人家田亩，和附近陂塘小峰隔断。崖左右又多是千年以上的松杉古木，铁干撑云，森森秀列。这一大片湖荡台榭恰被遮

住，越显得景物幽丽，无异仙居；比起卧眉峰又自不同。庄中地大人多，散居各处，众人自空飞堕，并无什人惊异出视；沿途遇上几个，执礼甚恭。

彭、李二人略一含笑点首，便各退去，也未交谈。等穿出松径，到了湖边，石玉珠笑道：“我以前也常由空中路过，均在左近；想不到下面竟有这好所在。因其深藏乱山之中，空中飞行，无论往来同处，均不会由这正面山顶当空飞渡；所以多少年来无人发现。如非李道友来此隐居，山灵有知，当亦叫屈呢！”

正说之间，忽听一声马嘶。孙同康对于爱马雪龙时刻在念，一听出是它嘶声，心中惊喜，不由脱口喊了声：“雪龙！”往嘶声来路一看，只见银光闪闪，一匹白马影子掩映湖面疏林之中，马背上还坐着一个少年，一路昂首骄嘶，急驰而来，晃眼驰出林外。

目光到处，不特那马正是雪龙，连那马背上人也是日常苦念的良友。方自惊喜交集，那马想是急于要见旧主，竟不绕行湖边堤路，忽然由湖对岸飞身入湖，凌波踏水，迎面驰来。

司青璜道：“此马真个性急，这湖岸能远多少，都等不及。对岸那面荷花，入水时纵得稍后一点，便踏坏了。”孙次嫔道：“此马委实忠义烈性，自被人救来此间，日常流泪悲鸣，思念故主。只为危崖环绕，难于飞越；我们又禁它出外，不然早寻去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那一人一骑，已自纵上岸来人才也下马。孙同康首先赶过，刚和马上人把臂惊喜，马也赶近前去；头向主人不住挨擦，口中低声欢嘶不已。人是良朋，马是爱马，闹得孙同康一手拉着来人，一手回抱马头，也不知顾人好，顾马好？满肚皮的热情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彭勃见状，笑道：“四弟毕竟情热，你和大哥不过良朋久别，中经患难，先前还听说起大哥在此，并非出于意外，尚且如此悲喜；日内灵智回复，尽悉我五家人的屡生悲欢离合，以及情分之厚，不要痛哭一场么？”

李清落也笑道：“嘉客远临，大哥尚未见过；我正想命大儿三女往接五弟夫妻，只候他二人到来，便全数团聚。前生宏愿盟约，终于有望，真乃可喜之事。大家部有许多话说，且请同到水波香榭，再作长谈！”随向双方引见紫、青二女，也向来人礼拜。

同时，斜对面疏林中又走出七个少年男女，最小的的八、九岁，大的也只十四五岁。

遥望众人，恭身为礼，各欢呼了两声爹娘、伯叔；并未沿湖赶来，却顺对岸，往正面临湖台榭一面跑去，晃眼没入湘滨花林之中。

主人因来客要看当地景物，陪同缓行，相隔正面楼台房舍尚远。玉珠早看出那七个幼童，个个仙根仙骨，资稟深厚，又都那么英姿秀发，一身道气；内中两个小女孩，更如仙露明珠，琼雕玉琢。虽然久闻这五对夫妻的屡生修积和一切前因后果，也是惊奇。

一问小孩姓名，才知内中两个年稍大的，乃彭勃之子彭方，和次子小兽王彭若；余下几个小的，俱是李清落门下子女。正说之间，那七个男女幼童已由前面假山洞中迎出，拜倒在地。

石、司二女见湖面颇大，一行沿湖走去；还未走上小半，这些幼童绕着大半圆圈走来。中间还要绕越许多楼阁房舍，路自不近；刚见他走入隔湖花林，几句话工夫，便自到达面前。分明已能绝迹飞行，为见外客同来，不致当众炫耀；又急于相见，特借花林隐蔽，暗中飞来。那最小的一男一女，

乃主人六子李同、七女李政，宛如金童玉女，更是秀出群伦，不由得心生爱怜。见正拜倒身前，连忙一手一个拉起，夸赞了几句，携着一同向前走去，边走边谈。

两小兄妹聪慧绝伦，久闻武当七女之名。内中女昆仑石玉珠，识见、经历、交游最广，法力也高；见对自己垂青，正好就便结纳讨教，见后在外也可得点照应。有问必答，甚是得体。石玉珠见两小言笑天真，说话尤其讨人喜欢，越发爱极。一会司青璜也觉好玩，舍了主人，凑近身来，随同一路说笑；除偶向主人应答几句，俱连沿途景物也无心观赏了。

那水波香榭，建在正面左侧湖水之上，去岸十来丈。水榭旁边，石笋如林，大小十余根，突起水面；有的森如剑竖，有的云骨撑空，大都六七丈高下，粗细不等。近水一段多有空隙，湖波平匀如镜；独这石林下面，因有几处泉眼，各挂着几条瀑布，与伏流互相排荡，惊涛如雪，骇浪花飞。石隙再受波涛冲激，吞吐之间，铿锵铿锵，如协宫商，与瀑声涛声汇成一片清籁。

过去又是一片水阁平台，由一道平卧水上的朱阑长桥，绕着那丛石林，回环联系。

但为石林所隔，遥望长桥卧波，至石而止，似与陆地不相通连。石林与右面平台，离岸较近。石林后面，巨石如赘，斜露水上；阔不过一二尺，长约五六丈，尾部与岸相接，赘首高昂。左侧赘腹，离那石林下面曲阑红桥才只数尺。桥本作卍字形，只添了一小段，便自接上。

众人一路说笑，不觉到了赘鱼背上，见那石林肤色玉润，并无苔藓。每根石笋上面，只大小稀稀落落，各倒生着十多业蕙兰之类的香草。偶有二三小松，由石隙中天矫盘舞而出，上缀茑萝之类；青红相间，迎风飘拂，衬得白石银瀑分外明显。石顶上面，又各生着两三株佳花树，繁枝密叶，正面全被布满。

水榭四外，又大一片荷花，翠盖亭亭，高出水面；连那长桥也被遮去了一大段。水榭占地颇大，四方一圈玉石平台，相隔水面又低，吃莲花一围绕，万花如海中，簇拥着一座金碧台榭。加上玉瀑龙飞，平波浩渺，远山凝黛，近岭萦青，环境又是雅旷清丽，直疑瑶岛仙居不过如是。

众人在赘鱼背上，观赏了一阵石林飞瀑，转向红阑曲桥之上。全景忽然呈现，初来的人全部赞妙。孙次娴知玉珠得道多年，足迹遍历海内外，所见仙景最多，也往随众称美，笑道：“石道友仙踪远及辽海，宇内仙山胜域当已游遍。此间多半人工布置，不过延款佳宾，用接清尘，也值高明一顾么？”

说时，忽见大小三只白鹤，由水波香榭后平台上飞起。到了众人头上，长鸣了发声，略一迴翔，往湖对面松林中缓缓飞去。银羽盘空，凌波照影，境更清绝，画图不殊。

石玉珠笑道：“道友不必太谦，我的确走过不少地方，所见美景也多，大有经纶；只管灵域天开，多少仍须人力布置点缀，方能尽美尽善。以我所知，除却灵峤仙府与休宁乌两处外，连陷空岛那好地方，都嫌霸气太重。余下并非不好，不是各有缺点，便为主人刻划过甚，失去天然之美。再不，便是左道旁门中人所居，闹得乌烟瘴气。看来看去，只有贵派中人最善因势利建，匠心独运。不论是什么境域，一经布置，自然清妙，各擅胜场。

“像紫云宫和小南极天外神山两处别府，天生奇境；再经多年布置，景物之妙，薈绝仙凡，不必说了。便是邓八姑、裘芷仙、申若兰、凌云凤、以及孙南、施林、司徒平，诸位道友所居，以前多半榛莽未辟、荒寒幽险之境；

一经入居，不久便入画境。

“即以此地而论，当初也只四山环绕中，一大片茂林原野，和一两处瀑布水源而已。

诸位来此，才只几年，便成了这等美景。如此海内外几处著名所在，自然不应过誉；中土各异派旁门中的洞府，便找不出这一处来——他们便有此法力，胸中也无此邱壑。妙在气象只管高华，依然清妙，望如神仙宫室，不带一点尘浊之气，怎不令人赞赏呢？”

次嫻方自逊谢，已由万花丛中走上平台。同时榭中迎出两个少年（一名王征，一名吴桐，俱是清落门人），接了进去，只令雪龙留在外面。水榭广约十丈，四外轩窗洞启，甚是敞朗。用具陈设，尤为高雅华美。李清落道：“此间均是昔生良友盟交，劫后重逢，各人都有好些话说，请各随意落坐吧。”随有侍童端上茗点瓜果之类，主人稍为礼让，便各就座，畅谈别况。

原来马上少年，便是芙蓉剑客齐良；陇西世家，生具神力灵慧，文武双全。幼年便慕冲塞之术，爱与异人侠士交游。父母早逝，又未成家，十六七岁便在江湖上走动。因有一身惊人武功，无意之中得了一口好宝剑，吹毛过铁，寒光照人；不消两年，义侠之名已震关中。

他和孙同康总角至交，这日偶往相访，谈起师父那高本领的人，年已过百，依然不免老死；人生如寄，自己将要出外，远游宇内名山大川，寻师访及。孙同康也有此意，闻言心动，决计同行。留他住了数日，将家事略为安排，便同起身。因闻嵩洛间时有异人奇士往来，少林寺和五乳峰两处，又各隐居着一位师执；意欲先往嵩上五乳峰，寻到这两位师伯叔，请其指教授引。商定之后，便同起身。

这日行抵河南偃师，齐良忽想起城内住有一房远亲，近闻人言，光景甚是清苦，欲往看望，就便周济。觅一旅店住下。独自走去。孙同康独坐店中无聊，偶出闲游，到一饭馆，饮了点酒；见包子甚好，定做了一篮，准备明日路上食用。刚往回走，便遇几个盗党欺凌良善，不由激动义侠天性，出头打抱不平。盗党虽被打倒，后来盗首赶来将孙同康擒去。本意爱他少年英雄，没有想杀害他；他们的原意，很想收为党羽。

孙同康世家子弟，人又自爱，怎肯从贼，大骂不降。盗首将他绑困牢内，仍欲迫使降服，明早不从，便下毒手。幸而齐良在亲戚家中闻报大惊，忙赶回旅店，算完店帐，乘夜往救。人地生疏，盗党人多势众，党羽密布黄河两岸，防备又严；就将人救走，盗首一发密令，顷刻之间，便传出好几巨里以外；前截后追，四面合围，仍然要被擒回。

本是又难又险的事，幸而当晚得一异人暗助，齐良又足智多谋；一点没费事，便将人救出。并还设下疑兵之计，一面把敌人引往相反路上；一面盗了敌人心爱千里马，并骑飞驰。欲乘天明前渡过颖水，赶往嵩山；一到五乳峰，便可无虑。

齐良天性仁慈，知道那马不弃去，易被盗党发觉，一匹好马又不忍杀死，便在到达颖水以前将孙同康放下。想将那马骑往远僻之处放掉，听其自回，然后赶往嵩山五乳峰赴约。

那知盗首老奸巨滑，追时原是一时急怒，追出不远，便知上当，立即回转。因齐良救人时伤了他的爱子，仇恨更深，立意将人擒回，处死泄忿；连夜发出羽令传牌，又将信鸽放起，志在必得。

齐良身材在五友中较高，貌相也极英秀，是个美少年，装束衣饰均与

孙同康不同；暗夜救人，形迹不曾显露，如不放马，只不与孙同康一路，也可无事。因为当地到处都是盗党耳目，傅牌一下，对于骑马急驰的人，便留了心。加以往回走时，天已将明，白马又容易认；齐良正顺田岸往荒野里飞驰。走出也就七八里路，忽听侧崖坡上有人放起一枝响箭，隐闻断喝之声。情知不是什么好路数，仗着马行如飞，相隔已远；天方黎明，晨雾未晞，遥望前面露色迷蒙中，现出一条土峡，峡左面又是一片密林。意欲赶向前去，纵马入峡，自身却向林内隐伏；等追的人过去，再行相机上路。

赶近峡口一看，峡外有一小溪绕峡而流，树林里面还有一所大庄院。遥闻兵刀相触，哗噪之声隐隐传来。他心中一动，改了前念。此外别无道路，忙即纵辔，往正对峡口的石桥上驰去。到了桥前，正要驰过，那马似受意外惊骇，突然倒退，人立起来。

马跑正急，齐良人又前伏，骤出意外，虽仗武功精纯，不曾坠马，也被吓了一跳。

前面空空，又未见甚阻碍，同时马也四足落地，骂了声：“畜生！”二次纵辔，那马只管昂首奋蹄，身子乱转，却不再进。

那地方乃是桥头，左面便是那片平林，右侧是片三四丈高的黄土崖，由身后一路绵亘而来，直达溪边，又不见什么人物影迹。齐良心中奇怪，二次仔细往下一看，原来那马右前蹄，套着一枝柳条圈，条长丈许，一头是圈，将马蹄套住；另一个向临溪土崖之后。

这还不奇，最奇的是柳条和圈俱都接近地面，一任那马腾蹕奋踢，用力乱挣，右前蹄始终抬不起来，和钉在地上一样；柳条却是松松的，略为振动，不似有人拉紧神气。

齐良情知有异，刚纵下马想要查看，忽听林内喊杀之声；接连又是两枚响箭放向空中，刀光矛影，已然隐约可见。同时回顾来路之上尘土大作，也有好几匹马追来，料知踪迹已泄，敌人前后追截，危机已迫。不顾再管那马，忙往桥对面跑去，意欲进入土峡，查看好形势，相机应付。

刚到桥上，忽听耳侧有人低喝：“你这娃儿已然误入绝地，前进不得。对岸桥侧不远，有一树穴，可藏在内，暂作旁观。由我打发这伙毛贼，你不省事么？”齐良百忙中回头一看，原来临溪土崖之下，有一尺许宽的浅凹，内中侧卧着一个穿得极破旧的矮老头，右手握着一根柳条，梢上挽一小圈，正套在马蹄之上。

这才看出套马的便是此老。齐良暗忖：“此马千里名驹，何等健强多力，岂是一根柳条所能系住。明是异人无疑。人多忽略近处，所说树穴如可藏身，敌人决想不到，必往峡中追赶。反正地理不熟，逃也无用，真被发现，率性与之一拚；就便也可查看此老本领，以免遇上异人，失之交臂。”当时触动灵机，口答：“多谢大力相助，后辈遵命！”立即纵将过去，假作前逃。到了峡口往侧一闪，果见溪旁小坡上有一大柳树，巨穴中空，可以隐身；内有两条裂孔，隔溪景物，全可看见。

人刚入穴藏好，向外窥伺，两起追兵已相继赶到，会合一起；各有一人为首，一胖一瘦。白马仍立地上未动，侧卧崖凹中老头，盗党也未发现。匆匆赶至马前，内中一人朝马略为抚摸，说道：“我曾见小狗舍马，往牛王庄入口逃去。那里全是我们自己人，便不接信号，也不会放他过去。小狗已入死地，插翅难飞！牛老二贪功，不好说话，倒是当家的最爱此马，必须先分一人，送回才好。”

随有一人，应声向前，想将马带走；那马仍是后蹄乱蹬，昂首怒嘶，不肯听命。盗党已有数人待往溪桥驰去，闻得人马呼叱、嘶鸣之声，一齐回视。看出马脚上套有柳圈，匆促间也没想到此圈怎会套上，马蹄和生根一样，不能抬起。

为首胖子最是粗野，口说：“怪不得这畜生不肯走，原来脚上还套着东西呢！”随说，低头伸手，想将柳圈摘去。手还不曾挨近，柳圈忽然自解，柳枝竟似一条活蛇，忽往临溪土崖缩了回去。盗党拉马分头要走，瘦子使个眼色，把手一摆道：“别忙，柳条会走路，有多新鲜，莫是有什么玄虚吧？”

一句话把众盗党提醒，俱当此是逃人所为，必还藏在近处，仗着地理均熟，立时分出数人，轻悄悄往右侧土崖上掩纵过去。胖子也自会意，故意说道：“三哥你莫闹了，崖后就是溪河，一个立足的地方都无，怎会有什么玄虚？柳条许是被什么王八羔子衔住，忽然拖走，你也瞎疑心。”口说着话，手中板刀已自扬起，话完，人便纵身往土崖后扑去。

胖子原意柳条不会太长，断定人必掩藏崖口转角近处，性急心粗，也不想土崖临水壁立，逃人怎会藏在那里，并将柳条掣回，自露形迹。满拟冷不防一发必中，头刚往前一探，猛瞥见一条黑影迎面飞来；知道有人暗算，忙举刀挡，已自无及。“唰”的一下，正中脸上；当时鼻破血流，一条紫痕肿起老高，左眼也被打瞎，“嗷呀”一声往后便倒。

下余还有数盗党，不由激怒，一阵大乱，便要抢上前去。

第六章（三）

此去合双栖 为有夙愿鸳鸯交深金石
再来成隔世 依然前生鹤侣眷属神仙

瘦子奸狡，较有心计；早看出胖子前扑时，有一柳条飞起，人便倒地。暗忖：一根柳条怎会如此厉害？一面摇手示意同党，不令前进；一面纵上溪桥，偏头回看。见那临溪土崖，高只丈许，但是上下壁削，底下便是溪流，并无立足之地。只桥则不远，有一极浅的崖凹，长约四五尺，深仅数寸；势又外斜，黄土浮松，便猿揉也难寄身其上。当中却躺着一个穿著破旧、身材矮瘦的老头，曲肱而卧，一手握着一根又细又长的柳条，枝梢下垂，搭向水上；隐闻鼾声平匀，睡得正香，一点不像准备争斗的模样。

瘦子奔走江湖多年，久经大敌，知道越是这等情形，越不是什么好相与；急切间正想主意应付，盗党已将胖子扶起。见他左眼珠已被打出眶外，脸骨已碎，受伤甚重；敌忾同仇，个个愤怒。一面分出两人，将胖子就近送回家去，还剩三人，跟踪掩上溪桥。

都是江湖明眼，一望而知有异，均料老头假作痴呆，有心作对。

内中一个毛包，将手中铁棍朝老头一指，喝道：“太爷眼里不揉沙子，决滚起来，与我答话；稍有不合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老头仍睡他的，连理也未理。

瘦子见那崖凹，又浅又窄，势更斜溜，老头身子和黏在上面一般，分明内家功夫已到出神入化境界；区区一根柔细柳条，将胖子打得那样重，而

柳条并未弯折，这等异人如何能与动手？无奈同党话已出口，方觉要糟；及见老头酣卧未理，立时乘机打个手势，抢向前面，把手一供，说道：“朋友，你我素无冤仇，何事为难，请起一谈如何？”

老头忽然醒转，眯缝着一双小眼，望着瘦子笑道：“你说我无故为难，那么昨日那两个人和你们这伙毛贼有什么冤仇？苦苦寻人作对，是何缘故？我老人家今天在此垂钓，鱼未钓着，忽然睡去。适才梦见一伙毛贼追一少年，我气不服，将柳条一甩，好好一尾大鲤鱼，也被失手甩落水中，醒来便见你们，我气正大着呢！趁早夹着尾巴，滚爬回去，我自寻你贼头算帐，你们还可保得残命；否则我不比别人好说话，那你们的罪就受大了。”

瘦子见老头越说越有气，知非决裂不可，情知不是敌手，无如当着同党，情面难堪。

心方愁急，对方话未说完，忽听身侧同党同声怒喝，有的已将手中钢镰弩箭朝老头打去；紧跟着又是同声怒吼，纷纷倒跌在地。另一面由崖前绕越过去的盗党，已由四面兜抄，掩到崖上，也在此时倒了一大片。心中大惊，细一察看，原来群贼所用多是连珠暗器。

就在这镰弩横飞、寒星如雨中，老头话快说完，忽把低垂水中的柳枝，随手往上一扬，柳枝上带起的水珠，便随同四下飞溅。说也奇怪，那指头大小的水珠，日光之下，看去竟和粒粒晶丸相似，打在两起盗党头脸之上，当时开光，皮破血流；有几个受伤的，竟自痛晕过去。除两三个稍微落后，不曾临崖俯视的，全都受伤不轻。

群贼一阵大乱，瘦人首先高呼风紧，把手一挥，望来路拨头便跑。刚下溪桥，耳听身后老头喝道：“你这滑贼，也须带点记号回去；从此改悔，还能保全狗命。”心方惊慌，一阵疾风忽由身后吹来，觉着耳畔一凉，一摸左耳已然不见，摸了一手鲜血；不由亡魂皆冒，随同众盗党，抢扶伤晕诸人，鼠窜逃去。

斋良藏在对岸柳树穴中，看得逼真。见老头本领如此高强，惊喜交集；知道异人相助，事决无碍。惟恐事完人去，失之交臂，不等盗党逃完，立时赶出。刚上溪桥，眼前人影一晃，老头已在对面含笑而立。连忙拜倒称谢，请问姓名。

老头笑道：“你那朋友，因渡颖水被盜党看破行藏，我尚须前往一行。你们嵩山所访的人，并无补益，你二人暂时也无须再见。他已有人指点，去往武当山重圆旧侣；你与他一样，也有夙世盟约须践，可持我柬帖，照上开路径，经由陆路入川，自有奇遇。

等孙同康寻来，五友重逢，便可同修仙业了。”

齐良看出老头将有行意，忙即拜问：“老前辈贵姓？”老头把眼一瞪喝道：“叫你这么办，日后自知，问这闲话有甚用处？前途毛贼甚多，你非其敌；我尚有事，不能顾你。不照我路走，遇上送命，悔无及了。”说罢，人影一晃，便即无踪。

齐良知道此老定是仙侠一流人物，惊喜交集。再看柬帖密封，外注开视日期与所取途径，竟是今日来路，只不经过盗窟门外。若换常人必不敢如此走法，齐良一则艺高胆大，又目睹老头好些奇迹，心生信仰，看完便照所说上路。因知盗党在当地势力甚大，广有贖财，官府多与勾通，并也不敢违忤。虽然好兔不吃窝边草，本乡本土，轻不作案。

白昼杀人，决无人过问；但是沿途到处都是盜党及其耳目，老头先前

又伤了不少他的徒党，行时也颇情虚。那知竟无所遇，安然走上偃师城外驿路大道，往洛阳、陕州一带进发。齐良心念行速，又是日行千里的脚程；由早起程，除却途中打尖，并未停留。傍晚行近洛阳，离城不过六七十里；对于老头所说，越发心安信服，便在镇上寻一店住下。

日夜奔驰，不免疲乏；料知前途不会有事，晚饭后安然就枕。这一睡竟过了头，直到次日中午方始启程。

路上遇一江湖中人，谈起：昨日盗首手下徒党，由阆乡城外劫了一批客货，中有一宦家之女苏筠，同叔扶柩回籍，随那一批客货结伴同行。因貌绝美，被群盗杀死其叔，将人掳来，献与盗首狗子为妻。正在强迫应诺，忽一姓白的矮老头，登门寻事，说所劫女子苏筠，是他一个姓齐师侄未过门的妻子。乃叔为人奸诈，死有余辜，他并不管；只是此女却须交他带走，送与姓齐的完婚。晓事的快将此女，连同所劫金银献还，将凶手支出，听其惩治，卜余盗党还可从宽发落；否则，全数休想活命。

盗首师徒党羽不下百人，奉派在外的尚有多人不在其内，多半俱是江湖上成名人物。

平日纵横黄河上下游两岸，人多势众，凶威远震，如何听这一套？闻报全都大怒。立有数人奔出，先未把来人放在心上；出来一看，门外盗伙下人，因愤老头话太强傲，纷纷喝骂动手，已倒了一大片，越发怒火上攻，拔刀就砍。

那知老头本领大得出奇，哈哈笑道：“我今日本想稍为从宽，无如你们这班狗盗恶贯满盈，只好为世除害了。”说时，也未怎动手，上去的人不论多少，挨着一点，多半倒毙。一任刀枪并举，镖弩齐飞，眼看打在老头身上，微闻一片极细密的金铁交鸣之声，休说人未受伤，连所用兵器也只剩了半截，甚或不见。只老头身侧地上散了好些碎铁屑，而动手的人，不死必带重伤。

盗首法令素严，无一敢退，除几个重伤残废的外，几无幸免。直到盗首率领余党赶出，见状又惊又恐，一面放起信鸽，发出紧急信号，向在外徒党报警；一面率众拚命。

都知老头是个异人，因有两个精通法术的飞剑好友，恰在事前来到；见老头除刀剑不伤，同党上去挨着便倒之外，别无异处，心仍自恃。

那知所恃为后援的两人，一个与之同出，见面便将飞剑放起，跟着施展法力，发出大片烈火黑烟。老头竟不在意，一伸手先将剑光接去，两手一搓，便成了一把铁屑，撒向地上；扬手又是一片金光，火焰全消，人也被他杀死。二个法力较高的姓史，闻说来了强敌异人，跟踪追出，见面认出那老头，便是昔年游戏嵩洛间的有名异人——嵩山二老中的追云叟白谷逸：当时拜倒在地，那里还敢动手？总算对方手下留情，未与为难，只骂了两句，便负愧逃走。

盗党一听对要头竟是仙侠中最有名的人物，已然隐迹多年，不听说起；忽然寻上门来。回想平生恶迹，料定凶多吉少，心胆皆裂；忙打暗号，令众盗党分途逃命。因知身是罪魁，必难幸免，竟妄想杀死苏筠雪愤。

谁知众盗党，除有限两人和门外受伤诸盗，似是老头有心放走外，全被定住，不能行动。只盗首一人刚逃到里面，举刀要砍苏筠，忽一白发美妇自空飞堕，手指处，盗首父子同时毕命。随即高声说道：“白道友，你杀了这多毛贼，不连累左近居民么？”

老头走来，笑答：“附近人家，多与狗强盗勾结来往，吃点苦也应该。

姑念无知，为势所迫，我自有处置。道友可将此女带往蜀东，与其前生丈夫相会，同在洞天庄修道，请先行吧！”老妇随将苏筠抱起，道声再见，一道金光向空飞去，晃眼无踪。跟着一声雷震，全庄火发，房屋齐坍；不消片刻，全成灰烬，老头也不知去向。

从来失火，烧得也无如此快法！事后查看，一片劫灰，不见一根残骨，群盗谅被火化。可是盗窟中好些无辜妇女，均在火发以前，被一种风力刮出火场，无一死伤，身外还堆着好些金银衣服。这些妇女，已经当地老成人各自送往故乡。横行黄河两岸的剧盗，就此消灭。

齐良问出那老头形相正是昨日所遇异人，细详前后语气，好似含有深意。所说姓齐师侄，不知是否自己？只苏女从未见过，自己更无室家之想，又觉不对。心中奇怪，可惜柬帖未到日期不便开看，断定此行必有奇遇。听完前话，便往前途进发。进了潼关，取道长安，过大散关，经金牛岭、褒城等地，由秦岭乱山中入川。因是山僻小路，山高路险，往往行数百里，不见人烟。仗着艺高胆大，又断定仙人之言决无差错，虽然受尽艰难辛苦，丝毫不以为意。一路山行野宿，除沿途劳顿外，且喜无事。

这日行经山陕交界深山之中，齐良因在来路问知前途，再有数百里山路，便到达柬帖上所说的白象崖；到后二日，便可开视柬帖。心中一高兴，又当中旬月满之时，天色晴明，连夜赶去，看看到后有何奇遇。那知这一带本是南栈道尽头，顺驿路走尚极难行，何况并非正路。走出才三数十里，便见危峰刺天，峭壁前横，深沟大壑，冥杳无际。

那最险的地方孤悬山半”跬步深渊；并无羊肠，惟有鸟道，简直无路可通。必须攀萝援藤，虎跃猿附而渡，端的奇险非常！微一疏忽，便有粉身碎骨之忧。更有森林蔽日，丛草没径，往往一二十里，不见天光，穿行其中，最易迷路。

齐良虽然武功高强，身轻力健；似这样窜高跳矮，上下飞驰，时候一久，也觉得力倦神疲，饥渴交加。无奈荒山野径，四无人烟，只得就道旁山石坐下，取出干粮。饱餐之后，略为休息，觉着体力渐复，稍事结束，重又上路。

又行十余里，因所带水壶适才饮尽，想寻水源将水装满，就便寻觅存身之处。一看前途地势渐平，山脚下似有一条溪涧。连日山行，知道这地方，每有三两家采药和打猎为生的山民居住。齐良暗忖：“先没想到这条山路如此难行，路上曾经发现好些猛兽脚印，又是热天，蛇虫甚多，夜卧岩洞树，均易遇险。能寻人家借宿最好；否则只有拚受劳苦，月下赶路，以免睡熟之后，为蛇虎所伤。”忙往左侧赶去，到后一看，果有一条小溪，水已干涸，只溪中心，银蛇也似蜿蜒着一道细流。这类涸溪，水多有毒；如有人家，也在源头左近，便缘溪寻去。

行的三数里，到了尽头峭壁之下，水流渐宽。细查来源，就在对岸树林之中，沿着一片斜坡，直泻下去，注入溪中。泉粗只得尺许，水势颇急；齐良料知水源不远，遂越溪而过。回顾暮霭苍茫，暝烟欲合，落山斜阳，由身后反射过来；前面一片高林，全被映成了暗赤颜色。遥望林中，红墙掩映，似有梵宇，心中一喜，立即飞步往林中跑去。

那林多是数百年以上的老树，夏木阴阴，甚是浓密。齐良因山形险恶，地太荒凉，好容易发现庙宇可以投宿，林又高大，匆匆未暇查考，只是往里便跑。入林不远，忽听右侧古木浓阴之中瑟瑟作响，杂以嘘嘘之声。目光到

处，瞥见一条一丈多长的毒蛇，张开饭碗大血口，吐出尺长红信，已自当头窜到。

那蟒两腮奇大，通体彩色斑斓，身长约有一丈三四；后半身紧盘老树干上。本是隐藏浓荫之中，微微探头朝外，想要吞吸林中归巢飞鸟；忽见人来，到口之食如何肯舍，立时掉头向下，箭一般朝前射去。

相隔不过数尺，如换别人，绝无生理；幸而齐良心灵眼快，应变神速，所佩芙蓉剑，又是吹毛断铁的利器——听响声有异，便知树上虫蛇之类恶物，脚底一垫劲倒退出去，同时“嗖”的一声，宝剑出鞘。

那蟒对面窜来，势甚迅急，恰巧迎个正着，吃齐良左半身往右一偏，避开来势，反手一剑，用力往上挥去。寒光过处，蟒头迎刃而断，飞射出去老远，“扑”的一声，坠落地上。蟒身负痛。猛缩回去，头腔中鲜血，似泉水一般涌起，洒得遍地皆是，腥秽难闻。且喜躲避得快，衣服行囊均未沾染。

齐良经此一来，生了戒心，觉着林中既有庙宇，怎会有这类毒蟒盘踞？于是便留了神，不敢似前冒失。就着残阳余光，一路戒备着，往前走。到了尽头，果是一座庙宇，只是满目残破，山门歪倒一旁，除庙墙尚有大半存在外，内里殿宇房屋也多倒塌穿漏；分明荒废多年，久已无人住持。

那水源却在庙旁山岩之下，泉源乃是一个数尺宽的石穴，离地数尺，并经前人就石形凿成一个龙首。水源并不甚旺，入口清冷，知是无毒甘泉。将水壶盛满后，因林中并无他异，毒蟒似只一条，龙首下面有一蓄水石槽，甚是长大；连日冒暑奔驰，已有二日不曾洗浴，身上污污积垢甚多，难得有此现成浴盆，正可洗他一个痛快；便将衣服脱去，就着石槽洗浴。果然舒适，凉爽非常。心一为之一快。为防万一，洗时宝剑放在身边，随时都在戒备；直到洗完，并无什么事。

山行月余，他因心忙赶路，有时只就沿途溪水山泉略为洗涤，从未洗过这样好澡；又当天热力乏之际，一贪凉爽，未免多耽误了些时候。洗完天已入夜，山中天色阴暗瞬变，一会工夫，云起风生，山月潜形，天色顿转阴晦，跟着雷声隆隆，下起雨来。

齐良以为这雨一定不小，荒山雨夜，如何能行？便往庙中避雨。仗着行囊中，带有自运巧思特制的如意孔明灯（乃鱼皮所制，可以折叠起来，不畏风雨；专为夜宿荒山，途中遇雨之用。）便就殿廊下取出，将自制耐燃蜡烛点上，顺走廊四下查看。本想找一完整避雨所在，坐待天明，雨住再走。

先见东厢房似较完整，他过去一看，室中空空，只地上坟起两个高大土堆；土气腥秽，触鼻欲呕。不愿入内，忙即缩回。退时，似见靠右壁角土堆上，棺盖外露；因室中臭气难闻，忙着退回，也未看真。

正殿比较干净，更有拜垫，略为打扫，可供睡卧；只是黑暗异常，上有漏缝。阴雨不大，风急势斜，居然未湿；只是上蒙棉布之类多已腐朽，灰尘甚多。他就着灯光用剑一拨，随手而起，下面竟是长方形的整块木墩；移向殿角无雨之处。阴雨虫多，见了灯光纷纷飞扑；他觉着惹厌，便将灯悬殿柱之上，自坐暗处。

刚一落座，忽听狂风大作，沙石惊飞，林木簌簌，声如潮涌。齐良仰望殿顶裂缝，已见天星，偶有浮云飞渡，淡月朦胧，若隐若现，雷声也止。知道云雨已被大风吹散，转眼天晴，月耀中天即可起身；无须在此阴森荒凉、令人忧疑之地枯坐待旦。

齐良正打算稍用一点饮食，少时乘月上路，忽闻“嚓嚓”之声起自东

厢；又听到虎啸猿啼，和一种从未听到过的怪兽怒吼之声，远远传来。荒山深夜，入耳分外恐怖，令人闻之心悸。因觉为数甚多，少时难免路遇，心中踌躇。只顾侧耳远听，略一分神，便把先入耳的东廊异声忽略过去。方想单人独剑，这多猛恶之物，如何应付？偶一回顾，左侧破窗外面，忽有两点碧光闪动，疑是猛兽来犯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吓了一跳！原来窗外站着个怪物。

那东西生得身高丈许，形如僵尸，突额高颧，塌鼻凸口，獠牙外露；瞪着一双碧瞳，凶光闪烁，不住流转；周身瘦骨棱棱，通无点肉，满生绿毛，长约寸许，倒立若针；两条瘦长的手臂宛如鸟爪，形态狞恶，从来未见。站在窗前，正对灯光伸出双手，作出攫拿之势；忽又昂头闻嗅，彷彿闻到什么气味，探头窗内，不住张望。

齐良人坐暗处，前有灯光，本来难被发现，料是山魃夜叉一类鬼怪。初次相遇，不知能与敌否？方自按剑戒备，心中惊异，急切间，尚不知如何应付；忽然云破月来，星光下映，由殿顶裂缝斜射下来，正照在齐良身上。

那怪物乃是积年僵尸，本就闻出内有生人气味；一见有人，一声怒吼，急于攫人而噬，竟连门也未进，只将双臂一分，一片喀嚓乱响，窗棂齐碎，断槛破门立时倒塌大片。

殿瓦受了震动，纷纷下坠，碎落如雨。

齐良这时如与对敌，宝剑锋利，原可得胜。见那僵尸如此猛恶，恐非其敌；恰巧殿顶裂缝宽约五尺，离地不过一丈多高，心中一慌，纵身一跃，立由裂缝中穿出，上了屋顶；随手取出身边弩箭，照准僵尸凶睛射去。僵尸一下扑空，正往上纵；这一箭正中左目，深入入骨。负痛情急，暴跳如雷；一心厉吼，二次跳起，往上便抓。无如身子僵硬，纵不多高。齐良二次箭又射下，吃僵尸用手一挡，便自反震回来。

齐良看出它身坚似铁，除双目外，箭射不进，方自心惊。僵尸见人高踞屋顶，发射下射，越加激怒；急得连声厉吼，屋瓦皆震，手抱殿柱，奋力一扳。殿宇本已残破不堪，那经得起这样一扳？合抱粗的殿柱，立被扳倒，半边大殿连同殿顶砖瓦梁栋，一齐坍塌下来。

这时大风已住，月朗星辉，山林清景如画；那先前猿虎怪兽吼啸之声，也由远而近。

齐良一心专注下面，未怎留意别处；一见僵尸抱柱力扳，脚底殿顶已在摇撼。知要坍塌，连忙就势一垫劲，“黄鹄冲霄”，纵身而起；凌空化作一个“飞燕穿云”的招式，望殿侧面土坡上纵去。纵时，瞥见殿宇坍塌、砖瓦纷坠中，一根大梁正压向僵尸身上。未及看真，人已变招，落向坡刚刚到地，遥望前面平野上，大片树林茂草，正是先闻啸声来路。齐良方觉吼啸越近，心中一动，月光照处，忽然发现前面树林中，烟尘滚滚，高出林表。时见一团黄影，似星丸跳掷，隐现无常，急驰而来；知有大群猛兽快要赶到。再看地势，土坡尽头是座危岩，身后是那破庙，不禁吃了一惊！暗忖：

“那僵尸虽然猛恶，除却身坚力大，不能跳高纵远，好似无什伎俩。这不知是什么猛兽？看那尘土，为数甚多，跳得更快，人哪有如此长力？一被追上，必难应付。此时除了退回原路，还须避开僵尸，缩向庙前，穿林出去，觅地藏躲；便须在兽群未到以前，由下面野地，逃往右侧危峰峭壁之上，或可脱险。”

齐良心念才动，猛觉身后红光照耀，连忙回顾。见庙中忽然火发，僵尸双手拿着丈冬长的殿梁，由砖瓦堆中，冲烟冒火纵身而起，怒吼来追，已

离身后不远。

齐良本就胆怯，再见僵尸手中断梁横扫中，一二尺粗的树木，竟被连排打断了四五根，神力委实惊人。这般长大梁木，手中一口短剑难以迎敌；更恐再两下相持，被兽群赶上，更难脱身，只得急匆匆往下纵去。正往右侧峰岩飞跑，意欲攀援上顶，躲避一时；那知两地相隔，有三数十丈远近。兽群来势甚快，内有怪兽，行动更是神速；另一面，僵尸也紧紧追来。

就这将到未到之际，对面兽群奔驰激起来的尘烟，已似旋风般，在深草中涌起，相去只有一箭多地。兽蹄踏地之声，震得四山原野，皆起回音。野草深密，虽未看出来的是何兽类，草里已有大小数十团红蓝各色的亮光，不住隐现。大片野草，随着星光闪烁，宛如惊涛骇浪，接连起伏，疾卷而至。

齐良知那红蓝亮光，便是野兽凶睛。眼看撞上，心方一惊，一面飞步急驰，一面握剑戒备，猛又看见深草里飞起一条黄影。那东西形如猩猩，身材高大，双臂特长，目光如炬，凶芒远射；周身黄毛，油光水滑，脑后一篷金发又长又亮；飞将起来，凌风飘拂，根根直竖。月光之下，听周身闪动起千万点金星；一纵起便悬身空中，凌虚御风，电驶飞来，晃眼便到头上。知非人力所敌，情势危险万分！

他刚把宝剑护住头顶，往侧避闪；一阵疾风已自头上飞过，怪物并未下扑。同时人也纵向一旁，脚刚落地，便听身后一声惨嚎；百忙中定睛回顾，那僵尸已被怪物当头一爪，打跌在地。怪物也自落下，抓起僵尸两脚，一声怒啸，两臂一分，撕裂成大小两片。

齐良才知怪物为那僵尸而来。身虽脱险，但是那么厉害的僵尸，被怪物一抓即裂，如此猛恶，岂是人力所能抵御？又能凌虚御风，行动那样神速，如若有心为难，绝难免死。

同时那群野兽也纷纷赶到，多是虎豹、野牛之类。内中还有两三只从未见到过的猛兽，大半形态猛恶，目光电耀，利齿森列，血口若盆。齐良方自按剑惊惶，兽群已将四面围住，蹲踞在地；也不向人扑咬，只把人困住，稍一行动，立即同声怒吼，作势欲起。

齐良看出兽群似无恶意，只不令其离去；不知何意，心一奇怪。继一想：仙人曾说入川不远，当有奇遇。这类野兽个个凶野，见人不犯，必有原因。心中略定。再看猴形怪物，已不知去向。

齐良先因野兽凶野，恐其犯性，尚有戒心；嗣见略一转动，群兽误当自己要走，定必同时起立，厉声怒吼，扬爪欲扑。但只威吓，并不真个来犯，见人不动，随又伏地不动，仍回原状；有的更摆尾摇头，意颇亲昵。齐良才知只不行动，便可无事。心想：“这东西遇上三两个，已是难当，何况七八十个之多；更有怪物为首，逃也无用。只一激怒，立被抓裂粉碎，转不如听其自然，也许仙人所说奇遇，由此而起。”

他心念一动，忽瞥见群兽群中有一小虎，身材比藏狗大不多少；在兽群中虽然最小，但其形态却甚威猛。尤其是虎毛多半花黄，此独通体纯黑，乌光油滑，映月生辉；除头上有几条白色花纹，口具白须，宛如银刺外，更无一根杂毛。

这等黑虎从未见过，觉着好看，便多看了几眼；那虎见人看他，便将尾连摇。齐良心中一动，暗忖似此相持，几时方可脱身？人兽言语不通，吉凶未卜。久闻黑虎通灵，何不试他一试？知道自己稍为走动，兽群必起扑咬，无法向前，便朝黑虎说道：“我齐良生平无过，现奉仙师追云叟之命，入川

访友，路过此地，被你拦阻，不知何意？彼此言语不通，现在天色将明，急于上路；你如通灵，解得人意，便请过来一谈如何？”说时，把手一招。黑虎竟似会意，起身摇尾走来；到了身前，向人昂首仰望，虎尾轻摇，态颇驯善。

齐良试再伸手，抚摸虎头颈上的黑毛，黑虎毫未抗拒，反把虎头伸向齐良腿间挨蹭；宛如家犬见了主人，甚是亲热。齐良越料没有恶意，一面抚弄，口问道：“你们如不为难，便请点一点头示意。”

黑虎闻言点头。齐良又问：“既不为难，为何不令我走？”黑虎便把左爪扬起，朝来路抓了两下，随又轻含齐良衣角前扯。

齐良笑道：“可是有人要见我么？”黑虎点头。齐良方问：“你主人是否修道之士？”猛觉右股间被带毛的东西碰了一下。回头一看，乃是一只红虎，身材与黑虎一般大小；只是目作金光，比起黑虎似更威猛，拖住一条长尾，轻悄悄由身后掩来。

当此许多猛兽环伺之下，突然发现一只老虎由后袭来，齐良不免心惊，往侧闪了一下。随看出红虎只向身边挨蹭，和黑虎一样，意在讨好，心方一定。黑虎似怪红虎不应这等举动，一声低吼，纵身一爪打去：红虎不服，也怒啸发威，回爪便抓，转眼斗在一处。

齐良看出二虎，为向自己争宠而起，笑喝：“你们不要争斗，我还有话问你们。”二虎居然听话，互相低吼了两声，走向齐良两侧，踞地而坐；仍各伸头挨挤，向人献媚。

齐良正要问话，忽见一道白光，由兽群来路，长虹经天，飞驶而来。晃眼到达，落到面前，现出一个白衣少年；生得豹头环眼，貌相英武，身前还跟着先前所见怪物。

少年见面便即下拜，笑道：“大哥！小弟彭勃。早知大哥不久要来，以为总要过了明日才到；也曾命金揉与红、黑二虎，同所带兽群，随时留意。如遇生人入境，速即归报。昨晚有一花豹，为前面破庙中僵尸所杀，揉、虎请命，来此除害报仇。

“走后不久，有一前辈女仙崔五姑，亲送大嫂前往三弟洞天庄。才知大哥、四弟俱都转世不久，形貌名姓俱已更改；又知受有白师伯指教，人在途中，已离洞天庄后山秘径不远。恐虎、揉等见来人与我所说不符，因而错过——虽然大哥仍要寻到，但这一带洪荒未辟，古无人踪；沿途毒虫猛兽甚多，山魃木魅时有发现，大哥灵智法力未复，难免不受虚惊。

“正与三弟商计，分头来迎，不料大哥竟在到前将路走岔。金揉归报，所说年貌虽和大哥前生好些不同，但是那口芙蓉剑仍是当年故物。我听说来人宝剑不似寻常，雪亮中带着淡红颜色；又想起此山，只有我们新开的秘径，中间分隔着许多山洞，到处乱峰插天，绝壑无地，更有大片森林，数百里不见天日，休说素无人迹，外人到此也无法通行；料定除了大哥，决无二人，忙赶了来。请至庄中再谈罢。”

齐良见了那少年，看去甚是眼熟；直似久别重逢的至友，亲热已极，偏想不起那里见过。对于所说，先颇茫然，又是说个不完，无法插口；后来细详语意，仿佛前生原是至友，隔世重逢神气。因少年似比自己年长，接口问道：“小弟曾奉仙示，说是一入川境，便有奇遇。彭兄飞仙剑侠，又能役使神兽，道法可想而知。适听口气，好似小弟前生曾附交末；只为夙因已昧，莫测仙机，可能明示么？”

少年笑道：“我还是前生心直口快性情，屡生良友，劫后重逢，一时心喜太甚；只顾一人说话，忘了大哥比小弟转世迟了数十年，灵智尚在禁闭期中，前生之事，自是茫然。此地荒凉，不是讲话之所，五家弟兄眷属不久团圆。三弟夫妇转世最早，前生子女也都团聚；洞天庄乃他夫妇兴建，本想来迎，因有一位老前辈忽然来访，正在陪侍请教。

连几个小兄妹，都被那位老前辈唤住，不曾同来。日后大哥也是庄中主人，白师伯仙示中所说的也必指此。大哥前生居长，三弟虽然得道最早，但他坚持前生长幼行次，见时也无须客套。你我回庄，与三弟夫妇相见，再行详谈吧。”

齐良虽不知前生因果，因与彭勃一见投缘，心中说不出的一种喜慰。见他词色那等诚恳，料定不差，含笑应诺。彭勃笑道：“大哥此时虽无法力，终是仙根仙骨，异于常人；且由小弟扶持，一同飞去吧。”说时，星残月堕，凉风吹衣。遥望远近群山，矗立暗影之中，静荡荡地，到处烟笼雾约，淡月迷茫中，东方天边已现出一痕曙色。金揉同了兽群，似知主人御空飞行，追随不上，已当先往回路驰去。

彭勃左手扶着齐良腋下，右手一扬，二人立被一道白光涌起，往前飞去。到了洞天庄前，李清落夫妻刚将先前来客送走，正要率众来迎；二人已自飞落，互相见礼。回去庄中一看，李清落已为齐良备下一所精美的楼舍，当备盛筵接风，互谈前后因果。

齐良才知自己前生姓李，与彭、李二人和今生改名孙同康、郝子美的一共五人，彼此志同道合，结为异姓兄弟；因都乐善好施，行侠仗义。两李阀阅名家，簪纓世胄，家中广有资财，文武皆精；心志恬淡，偏又都是性情中人。每人均有一个爱妻，夫妻情厚；所生子女俱都文武双全，聪明孝友，大有父风。

先是分居各地，三十岁后，二李首先看破世情，全家隐居深山之中。仗着灵心巧心，开建出大片田庄房舍；土地既极膏腴，园林设备尤为精雅华美。落成之后，将彭、孙、郝三人全家招来同隐，始而只想啸傲山中，享受清福，不问世事；住了两年，五人每遇到佳日良辰，必定集合五家眷属子女，饮酒赏花，开筵为乐。

那日天气特佳，花开又盛，五人都是喜聚不喜散的习性；由早起游乐到晚上，幽赏未已，高谈转清，月上中天，兴犹未尽，兀自不舍归卧。谈着谈着，忽觉远近笑语声寂，不似先前热闹。回顾山月西斜，天已深夜，所有子女亲眷俱已散去，只剩五双夫妇在坐。

第六章（四）

此去合双栖 为有夙愿鸳鸯交深金石
再来成隔世 依然前生鹤侣眷属神仙

李清落刚有一点感觉，猛瞥见东南天空密云中，有几道金蛇闪了两闪；随闻雷声殷殷，山风大起，天际乌云，急如奔马，随风涌来，一晃便将天遮黑了大半边，星月随即隐曜。山中气候无常，知道要下大雨。四面一看，那

环绕席前的爱女佳儿、俊童美婢，固然零散殆尽；而方才的月色花光，笙歌处处，盛筵罗列，酒美茗香，到处笑语腾欢，繁华快乐景象，转眼之间，也都成了陈迹。

天上是阴云低覆，狂飏鸣空，走石扬尘，树声如啸。偶然一个电闪，照得树上繁花纷纷欲堕。落花无主，行委泥沙，只剩几片残红，浓缀空枝，棱艳天香，一时俱谢。各人面上，也都带着惊惧愁闷容色，无复原前豪情胜慨。看看门内广厅，几盏明灯吃狂风一吹，也是残焰幢幢，昏灯欲灭，全是一片凄凉惨景。越觉盛极易衰，聚散无常；人生百年，直如梦寐。

清落想起：五家良朋连同儿女亲丁，个个情深意厚；老少上下，一派祥和，从无一点争执。又同隐居在这世外桃源，人间乐土；所辟田业，又极富厚。不是春月秋花，登临选胜；便是夏雨冬雪，遣暑消寒。遇到令时佳节，美景芳辰，还要特张盛宴，赌酒吟诗，弄笛吹箫，赏花击鼓。人人笑口常开，端的乐事无穷。如能常共相保，休说人世上的王侯将相；便天上神仙，也未必有此快活。

无奈韶华易逝，盛时无多，人生如此短促；就能活到百年，也是有限时光；何况七十古稀，人皆老丑，体力衰惫，已异当时。可见及时行乐，只有中间二十多年，还不是晃眼即过。众弟兄因见妻室贤美，子女孝顺，朋友个个交深。全庄上下，常年安乐，为了享受太过，恐遭天忌；每年收入，除自给外，全数运往山外，变了财帛，周济贫苦。

自从移居山中以来，全庄数百人虽得平安度日，享乐至今；似这样安乐岁月，知能保得几时？当晚因见天时骤变，触动情怀，不由愁烦起来，当时也未深说。五友待人甚厚，所有下人均早安息；跟着大雨降下，便各归卧，大家都有感触，但以二李为甚。回房各同爱妻谈起心事，闷闷不乐。

直到天明，雨已早住，李清落心中有事，仍难成寐。见爱妻刚刚睡熟，不愿惊动，轻悄悄起身。独个儿走往门外一看，只见朝墩初上，晨雾全消；新雨之后，山光如沐；树下残花满地，土润苔香，枝上残花，依旧娟娟竞艳。更有不少新蕾，含红欲绽，隐蕴着无限天机、十分生意，不由心动了一下。再看上面，万里苍苍，一碧无际，更无半点浮翳。四山静荡荡地，只有无数新瀑山泉，万壑争流，自成音籁，如奏宫商。

正觉天趣悠然，会心不远，天际忽有一片白云冉冉飞渡；云白天青，分外清明；因风舒卷，自然入妙。清落猛然触动灵机，恍然大悟，由此起了出世之想；修积善功，也更努力。一面告知众人，将家事安排妥当，分别出外寻师访道；受尽艰危，居然天从人愿，仙缘遇合。李清落首先进到妙一真人，拜师不久，又将同盟弟兄一起引到门下。

真人这日忽将五人唤至面前，说道：“你五人本具善根仙骨，无如情孽纠缠，有累仙业；如能自行化解，掷脱尘缘，今生便有成就。否则，便须再转多劫，还须建下极大善功，也许能如平日心愿。刘安拔宅，鸡犬皆仙，固属千秋佳话；但是此事愿业繁重，处境艰危，不知要受多少磨难灾厄。尤其初转世时，因想和前生夫妻重聚，将近中年始能入道修为。

“此数十年中，你们夫妻十人，除却天生灵慧，轻健多力外，至多学会一身武力；前生法力均被师长禁闭，尚未复原，法宝也未交还，比常人高不多少。而前生在外行道修积，虽免不树强敌，稍被看出来历，固是凶多吉少。一般左道妖邪见你有灵根美质，必要勾引入门，决不放过。不论那一面稍为疏忽，便有陨身失足之忧。不特身遭惨杀，前功尽弃，并还堕入轮回，永无

成就之望。我话已言明，你们心意如何？”

五人知道师父也是夫妻同修，终成仙业；闻言正合心意，立时同声跪求，誓发宏愿，欲以全家同修仙业，宁转多劫，巨死无悔。真人一听五人口气，非只夫妻同修，并连今生的子女亲属也要带去，笑说：“你们的愿望也太奢了！这等想头，岂非至难，如何能行？何况我夫妻不久便要转劫，重返到恩师长眉真人门下，始成仙业。我初转世时，自顾不暇；你们人数又多，一旦遇事不能救援，你们身受大害，悔无及了。”

五人方自苦求，恰值真人好友嵩山二老——追云叟白谷逸、矮叟朱梅，与大方真人神驼乙休同时来访。见五人跪地诚求，问知前事，笑对真人道：“有其师必有其徒，这还不是学你当年的一样了么？你何不成全他们，为神仙传多留一段佳话呢？”

真人道：“非我不肯成全，此举实太凶危。即以愚夫妇而论，只为内人舔犊情深；因为最前生小儿李洪生具至性，又蒙神僧度化，誓报亲恩，九世追随。下余诸儿女也颇灵慧，不舍分别。愚夫妇为此一念，虽然历劫多生，幸无陨越；所受艰难苦厄，三位道友当所深知。至今仙业未成，宏愿未了，不久还须转劫。这末一世虽然有望，但是道长魔高，事烦责重，比过去诸生，更多艰险。想起尚是心寒，如何再令门人学步！”

白、朱、乙三人相继说道：“这个不必发愁，我三人专主人定胜天，何况他们善根福缘俱都深厚，平时又多修积；虽然情关一念不能勘破，但他们的愿望，只不过想作地仙散仙之流，但求妻子良朋合籍同修，并不似贤梁孟那样，定要修到天仙位业，有什难处？只你肯答应出上题目，或由他们自许善愿，我们三人遇事绝不袖手，定必随时爱护，助其成就，使你们难师难弟，彪炳千秋。你意如何？”

真人笑道：“三位道友既肯玉成，我姑答应他们勉为其难，且看各人福缘如何罢！”随令五人同返洞天庄，率同全家子女设坛斋戒百零八日。到日真人夫妇与白、朱、乙三仙同降，五人当着师长，向天通诚跪祝，许下极大善功宏愿。并由真人传以本门心法，令其不必回山，全家就在庄中修炼；五年之后，分头出外，修积善功。

第二世又拜在吴元智门下，所受魔劫危害非人所堪，善愿也成了十分之八九。每当危念，或是兵解之际，白、朱、乙三仙必多方救护，使其得保元神转世，道法自也随同精进。

这一世功行将要圆满，因前生遭遇不同，转世日期也有先后。众中除孙毓桐转世最早，几乎误入旁门，后拜在一位女仙门下，不久女仙飞升，孙毓桐也移居武当山卧眉峰；近与孙同康夫妻重逢，不久就要来会。李清落在五人中，虽是行三，一切皆他主动，这一次转世较早，法力也较众为高。夫妻二人头一起去往凝碧仙府，拜见前生师长，奉命隐居新建立的洞天庄。

彭勃过了两世，均有伏兽之能，能通鸟兽语言，因此得了不少便宜。这末一世本领更高，原是人家的遗腹子，被族中恶人弃往山中；幸由前世所收仙禽神兽，赶来护卫。年才十五，便遇前辈散仙，百禽道人公冶黄指点，收伏了一个大金猱。又经仙禽引去，寻到前生自己埋藏的法宝灵丹；并将爱妻王蕴华寻到，结为夫妻。同服灵丹，去往山中修炼，生下二子，彭方、彭若。随遇矮叟朱梅，令其去往峨媚见师。也和清落一样，回复了前生法力，奉命往洞天庄，与清落夫妻一同修炼。

过了数年，彭勃方在想念另外三个好友，追云叟白谷逸忽托女仙崔五

姑，将斋良之妻苏筠送到庄中，言说齐良与孙同康夫妇先后快来。另附柬帖一封，令李、彭二人，照此行事。彭勃早知齐良日内要来，跟着金揉归报，往除僵尸，遇一少年，颇似齐良。连忙寻去，果是前生良友，一同回到庄中。

第二日，齐良先把追云叟所赐柬帖开看，大意是说：齐良之妻苏筠尚有一兄苏宝星，也是灵根夙慧，从小便被一旁门散仙收到门下。现因散仙遭劫，为妖人金声真人所困，迫令降服。苏宝星深明邪正之分，仗着师傅法宝，将所居山洞封禁抵御，相持已有多日。

令齐良夫妻，日内开读妙一真人前年所颁仙示，用所附灵符，神光照体，回复前生法力灵智以后，往大雪山取出藏珍，即往应援；事完之后，再行完婚等语。

齐良自然依言行事，待了些日，正要起身；大方真人神驼乙休，忽然同一后辈剑仙，带了孙同康爱马雪龙飞降。言说洞天庄五友夫妻同修，早有愿约，不容背盟。不料孙毓桐转世得道较早，不愿再惹尘缘，欲令孙同康自往峨嵋拜师，只做名义夫妻。此举不特有背盟之嫌；她前生儿女早已兵解，仗着嵩山二老灵符保护，封禁王屋山古洞之中已有多年，转日苦盼转世，与前生父母相见，甚为可怜，如何置身事外？定数所限，结局只是徒劳，不久也要前来。吩咐众人不可先期往接，随即指示机宜而去。

齐、彭、李三人，忧念孙氏夫妻，听出大方真人语意，是怪孙毓桐不应违约，想借此使她吃点亏；有心早往接应，又不敢十分违背。好不容易盼到日期，特地赶早半日，由彭勃带了三足灵蛾，先期赶往迎截，意欲釜底抽薪，先将他夫妇接到庄中，免去鸠道人这层难关。到后再行劝说，晓以利害，以谋两全；不致损耗元神，平白吃亏。

不料妖蜃奇毒无比，彭勃惟恐毒气随风吹散，危害生灵，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妖蜃身上。明见男女二人由斜刺里飞过，以为三生良友，一见即知，忘却今生形貌已变。那除妖蜃的也是一个厉害精怪，以致孙毓桐生出疑虑，并未往见，反倒加急飞去。

齐良夫妻正往雪山未归，李清落行事谨慎，一面令彭勃假作出游，无心相遇，提前接应。自在山中等候好音，不曾同来。等彭勃将妖蜃除去，孙氏夫妻已然飞远；而二人的去向，又正对洞天庄一面，没想到竟会中途降落。等行到庄中未见人到，情知不妙，只得同了李清落夫妻，连同爱妻王蕴华，重又回身寻去。

到时，鸠道人正肆凶威，大施邪法。彭勃性刚，疾恶如仇；先令灵蛾埋伏上空，喷出毒气，以免漏网。然后合力夹攻，杀死妖道；将孙同康夫妻与石、司二女仙、紫、青二女，接回庄去。刚到湖边，齐良也由雪山赶回，在通往山外的洞口内，遇见雪龙，口中悲嘶，往外乱冲，为洞中禁法所阻，不能通过。料是心念故主，意欲逃出往寻，便对它说：“你主人今日必到，毋须情急。”随即骑了同回。

大家见面，在水香波榭互相说完经过，清落便问齐良：“大嫂怎不同回？”

齐良道：“筠妹本定事完同回，因听她兄说起，日前有一同道路过江南，得知郝五弟夫妻，仗着凌浑与崔五姑二位老前辈之助，上次转世，不特法力灵智，未用恩师灵符禁制，连所用法宝飞剑，也由凌师叔代为保藏；年才十岁，即行交还。到十六岁上，便助他夫妇相见，送往洞庭西山林屋洞中，同居修炼。一切皆由凌、崔二老前辈先向恩师说好，承揽下来。

“因五弟天生灵慧，是我五人中的智囊；又喜滑稽玩世，疾恶如仇。从头一生起，便得这两位老前辈格外爱护，向未吃过什么大亏，因此胆子越大，树敌也多。近在洞庭东山莫厘峰顶，与一伙妖人的期斗法，事情就在这几天内。听说对方颇有几个能手。筠妹前生与五弟妹本是骨肉至亲，而五弟妹的防身至宝伽楠剑又被筠妹借来，隔了一世，不曾送还。

“恐他夫妻势孤，众寡不敌，筠妹兄妹二人已由雪山起身，直飞洞庭。本令我回山，告知二弟三弟，跟踪赶往接应。我在中途，遇见韩仙子门人毕、花二位道友，说这伙妖人虽然势盛，不足为虑，筠妹兄妹一到，立获全胜；我们此时，无须前去；但是事情由此闹大，妖人不久卷土重来，内中颇有几个能手，必须先作准备。

“现奉师命，令我转告大家；此时往接五弟夫妻，徒自引鬼登门，扰闹我们清修，于事无补。转不如就地解决，将来的妖人一网打尽，虽然五弟他们不免虚惊，却可一劳永逸。最好就在庄中，用上半年苦功，使我和四弟功力加增，大家法力也都精进，再去不迟。到时毕、花二位道友或往相助，也未可知。”

石、司二女仙闻言笑道：“洞庭，除此群邪，并与郝道友梁孟叙阔如何？”众人自是喜谢。

孙同康听完前生经历，越发喜幸。三世良朋，神仙美眷，劫后重逢，俱都兴高采烈。

加以李、彭二人，前生子女俱已转世，因是幼承家学，从小便各练就一身极好的武功。

内中彭勃次子彭若，和清落长子李承、次女李芳，一是生具伏兽之能，年才十五，已有小兽王之名；一是仙缘遇合，在八九岁上，兄妹二人巧遇大英雄苦竹庵前辈散仙郑颠仙，爱他兄妹灵秀，各赐了一口仙剑。不久移居洞天庄，磨着清落夫妇，传以本门剑诀，到十三四岁，便能飞行绝迹，出入青冥。

李芳又是颠仙记名弟子，每遇必有传授，本领更大。余者虽都年幼，最小的一个七岁；因是生有自来，早随父母回复灵智。见父母兄姊连叔伯尊长，都是剑仙；一个个互相激励，力争上游，向道坚诚，用功勤奋。当日一见来了许多尊客长辈，都是神仙中人，俱想就便讨教，得些指点，随侍在侧，谁也不肯走开。

这些小孩，灵慧俊美，讨人喜欢；石、司二女仙甚是喜爱，逐个唤至身前，与之说笑。众小弟兄应答如流，执礼甚恭，又都那么天真；二女大为奖勉，赞不绝口。众小弟兄自不肯错过机会，各自乘便求教，不时请问几句。

石玉珠见众小弟兄应对灵巧，一点也不显痕迹；妙在从容恭敬，所问之话，无一雷同，仿佛预先商定，分工合作，有一问话，第二人便不再问。自己为爱他们灵心慧舌，诚恳天真，有问必答，不忍拒绝。不消多时，武当派本门剑诀，几乎全被套问了去，便笑说道：“你们此时不过年纪尚小，功候不到。令尊已得峨嵋心法，贵派剑术超越群伦，易于成就，最利初学，何必另外费事呢！”

众小弟兄见心计被人看破，各把俊脸一红，中有两个年纪最幼的，方答：“家父母常说，侄儿女们年幼，此时应多读书；连寻常武功，也只许每日学上两个时辰。难得二位仙长骂临，又蒙垂爱，不厌烦琐，想求求赐教，还望二位仙长不要见怪。”

这日女主人孙次娴、王蕴华，因和孙毓桐、司青璜二人正在叙阔，知石玉珠最爱灵秀小孩，世外之人不尚虚礼，也就听之。众小弟兄久闻武当七女之名，看出石玉珠比司青璜法力较高，又好说话；借一题目，引向一旁，专向她一人请教，问之不已。孙、王两女主人只顾说笑，不曾觉查；闻声回顾，才见石玉珠被八九个小孩围在一起，笑语甚欢。李、齐、孙、彭四人，同了两个年长一点的门人，俱在临湖一面，凭栏长谈，似未理会。

次娴笑对司青璜道：“我们真个简慢，请了二位姊姊光临，只顾自己说笑，却把石家二姊放在一旁，受那一群小孩包围。固然二位姊姊不致见怪，这等主人，说出去岂非笑话！”说罢，喊了声“承儿！”

司青璜忙拦道：“石姊姊最喜欢幼童，何况二位姊姊这些子女，个个灵慧异常，连我也是爱极；如非奉陪桐姊与二位姊姊谈话，我也早赶去了。”

王蕴华道：“愚姊妹为与桐妹劫后重逢，喜欢太过，一时疏忽，致多怠慢。只怪外子三弟，他们相隔这近，也不招呼一声。”

孙毓桐笑道：“齐、彭、李三兄，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喜极忘形，什么上顾不得了。”说时，李承闻得母亲呼唤，已然赶来，听出言中之意，在旁说道：“众弟妹因蒙石仙姑怜爱垂询，只顾请教，以致失礼，待儿子唤他们去。”

次娴微愠道：“你最年长，如何也和他们一样？石仙姑与我们两生至交，自不会怪我简慢，且自由他，一会也快入座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门人、侍女已将酒筵摆好，主人随即请客入席，长幼主人分别就座。宾主欢洽，自不必说，杯觞并举，谈笑风生。一直吃到斗转参横，石、司二女仙方起告辞，互定后会而别。孙同康夫妇居室已早命人备好，一同陪了前去，然后分别安息。

到了第三日上，由李清落设下香案，向峨嵋通诚跪祝，拜读仙示；请出灵符，朝孙同康一照，一片霞光照向身上，当时回复灵智。

再把矮叟朱梅所赐仙柬，由孙毓桐取出一看，末半章空白，字迹全现。不特二人经过完全现明在上；并说二人双镜合璧之时，如照仙示所说，如约完婚，成了夫妇，不需先到洞天庄，便可直赴峨嵋，正赶上妙一真人宴会群仙的前一日——不特所损耗的真元，连同灵智一齐回复，还可得到不少益处。事完往洞天庄与诸友相聚，过百日，去往东天目后山前生兵解之地，将所藏法宝飞剑取出；再往洞庭寻到郝子美夫妇。等齐、彭、李诸人随后赶来，合力与群邪斗法；事完同返洞天庄隐居，等内功外行修积圆满，自然仙业成就。照此行事，岂不免去许多危害苦痛。

孙毓桐觉着丈夫白受许多苦难，虽幸五友重逢，终于平安无事，不曾贻误仙业，又是定数如此，但非不可避免；追忆前事，也颇后悔。由此众人便在庄中一同修炼，静候时期一至，同往洞庭接引郝氏夫妻回庄团聚。

光阴易过，转瞬冬去春来，相隔斗法之期，只剩两个多月。这日众人饮酒赏花，孙次娴偶然笑道：“昔年我与清落曾在苏州小住三月，吴宫花草，邓尉最胜。可惜斗法是在三月初间，落叶成阴，香雪早尽。如若提前两月，就此一行，重访兀墓铜井，看那十里香光，是否当年胜况，不有趣么？”

五人都是夫妻恩爱，尤以斋良、李清落两对，昔年多共患难，情分更厚。宁甘延误仙业，多受困苦艰难；定要合籍双修，不舍分离，便由于此。

齐良自从回复灵智之后，得知苏筠是他前生爱妻，想起昔年夫妻恩爱，饱历艰难，许多深情蜜意。年前雪山之行，本欲同归完婚；不料定欲随她兄长，先往洞庭等斗法之后，再同回庄，由乃兄苏宝星作主，仍按旧家礼节完

婚。爱妻前生系出名门望族，最重礼节，虽然历劫三生，未忘积习。知她性情外柔内刚，素常爱重，不愿拂她心意。自己又必须回庄与彭、李诸人相见，不能同往，一别三四月，正自相思。闻言正合心意，笑答道：

“寒芳冷艳，虽已凋零；际此阳春烟景，吴中花事正是盛时。横塘花草，胥口烟波，茂苑啼鸟，苏台残照，都可以发思古之幽情，寻赏心之乐事。斗法虽在暮春，游履何妨先往。我们提前赶去，不也一样么？”

孙次烂知道齐良心意，首答：“大哥说得极是，五弟夫妇多年未见，早得重逢，也是好的。”

孙毓桐道：“我是山东人，先后三世俱生长在齐鲁燕冀一带，见惯大江大河，峻岭崇山。觉得三吴胜景，除却太湖巨泽尚强人意，下余都是徒具虚声。休说泰、岱、衡、华、匡庐、黄山不能相提并论，便两浙山水也比它胜强得多。如说吴中文物之盛，自应甲于江南；以言峰峦岩岫之奇，实想不出它有什么妙处。”

“三哥、二姊，因前两生先后去到江南，在吴门住了几年；性情中人，不无故土之思。所以三生花草，独梦苏州；七泽三湘，反置度外了。以我之见，前生好些良友尚未重逢，所居又多灵山仙境，何不前往寻访，就便登临。免得先寻五弟，有背仙示，和我一样又生枝节呢！”

清落道：“我们五家十人，只五弟夫妇未来相聚，大家全都思念。但是此行不应先去，否则事更艰危，多生枝节。四弟妹欲作胜游，我也有此心意，何妨俟诸异日呢！”

王蕴华接口道：“恩师仙示，原说我们前生修为已有根底，法力灵智回复之后，便可随意下山，修积外功。这半年，只限定我们与群邪斗法之期，并未说是不许出山。今当春秋佳日，同到外面，选胜登临；就便沿途修积一点善功，正是一举两得。”

“以我之见，莫如我们八人带了紫、青二女，与几个年纪较长的侄男儿女，制一木舟，径由三峡溯江而下。先出夔门，薄游汉皋；绕道三湘七泽，一览洞庭云梦之胜，便登衡山，敬谒二老。再转老河口，重问四弟卧眉峰故居，把鄂渚烟波、彭蠡花月，一齐收入怀袖，一路游玩过去。算准时期，赶往赴约，岂不一举两便么？”

李清落道：“既然二嫂与四弟妹，都愿借此作一胜游，也好！不过此行，对方俱是强敌，我们儿女俱都年幼，他们又喜多事；只有紫、青二女勉强能去，小的万不可带。”

孙次烂闻言，四外一看，众小兄弟恰巧走开，只有青萍一人侍侧，便道：“果然不带他们，省心得多。好在都没有听见，否则，他们不敢和清落强，就要来磨我了！”当下议定，唤来清落大弟子王征，命其明日制好舟船，便即起身，顺三峡溯江而下。山中木材方便，物用齐备，又有好些巧工，当日便造好两条柏木船。

众小弟兄闻说父亲将要远游，果然纷纷求说，想要同行。清落执意不许，只得罢了。

众人以防万一，把彭勃所养的异兽仙禽，连同神虎、灵蛾，一起留来看家；命大弟子王征坐镇，代管全庄事物，并把师赐封禁全山的灵符一道交与王征，以防不测。

行时，众小弟兄定要亲送父母登舟，清落因彭勃夫妻已然答应，也就听之。那木舟早经众人行法，运往水路出口，江崖之下。到了船上，众小弟

兄依依不舍，又送出了百余里，方由李承、彭若、彭方三个较大的率领拜辞回去。

清落还不放心，又随后飞身查看，见两家儿女果然是走往前庄回路，快要到达，方始回船。孙毓桐笑道：“三哥真个情重，对我二姊不必说了，便对这儿女们也是如此慈爱。”

次烂笑道：“他如非这等情痴，何致历劫三生，今日仙业还未成就呢！”

蕴华道：“我便不是这等说法，如非三弟至性至情，怎有今日？我们这五家弟兄，那一个不是沾他的光？否则孤身一人，就做神仙，有什么意思？那似我们这样，不特前生夫妻子女，连好朋友都在一起，同共患难安乐，终古不渝；仙业终于成就，为千古神仙传，添一佳话。可见事在人为，精一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有志者事竟成也。”

次嫻道：“别的不提，我只可怜大哥、同弟兵解既早，转世却迟。那一般小儿女，元神均受仙法禁制，封闭在深山古洞之中；每日苦盼父母，度日如年，至少还得几年才可转世。那日崔五姑老前辈降临，说起内中两个小的思亲太切，不耐久候，用尽方法逃了出来。本意要找前生父母，几被妖人发现擒去，受那炼魂之惨。

“幸而五行有救，人又机智；当妖人行法搜魂之际，恰巧当地瘟疫流行，新近死了两个女孩，正要入殓，二人立时附其身上，活了转来。因是借体重生，前生灵慧未失；知道妖人必不死心，早晚还要寻来，只得假推神灵指点，告知那家父母设计隐避，居然逃脱毒手。

“那家姓孙，住在山东烟台，与桐妹同乡，还许是本家呢！彼时二女一个七岁，一个八岁；由此起，便照前生所学，同在闺中结伴学道，不肯缠足。每日焚香静坐，大人稍一相强，立时装死。到了十二岁，双双留书，辞别那家父母，一同逃出。运气真好，刚走离家不远，便遇见崔老前辈；本来相识，立时跪求，带见前生父母。崔老前辈说，时还未至，随将二女带往青螺峪宫中，傅以道法。并代二女把前生所用飞剑，取出交还。

待了两年，便令下山先积外功，以待父母重逢。

“二女为了人海茫茫，不知何处寻找父母，各人仍用的前生姓名。又料父母和诸家叔伯转世后的踪迹，必在四川、两湖等地；而峨嵋仙府更是早晚必去之所。为此还曾三上峨嵋，向师祖通诚求告，跪哭了好几次。最后一次，立誓非求师祖开云赐见，示以父母所在，绝不回去。

“正在跪地悲哭，恰值杨仙子路过发现，大为怜爱，说：“师祖现在闭关入定，怎能见你？再者，你前生父母多年灵智未复，便见面也不相识。你可往洞庭云梦等处行道等待，两年之内，自能相遇。”又赐二女每人一件防身法宝，和几根传音针；遇到急难，只将此针往地一掷，杨仙子不消片刻便即来援。

“有此靠山，自然无往不利。二女胆子也越来越大，专一寻找妖邪恶人晦气，不知惹了多少事，所积善功也实不少。不满一年，美仙娃齐令贤与金灵剑孙宝玲两小侠女之名，已远播三湘七泽之间。一些盗贼恶人，和差一点的妖人，闻名丧胆。

“本来我早想说，因崔老前辈嘱咐，只能便中相遇，时至自然相见；专去寻他，反倒无益有损。我因二女本领足能自保，想崔老前辈所说，必有原因；恐大哥与同弟桐妹悬念，没有提说。此时想起，当能不期而遇；就便带走，岂不更好！”

齐、孙二人俱都感动，互相商计，决计先往洞庭一游。清落看了次娴一眼，次娴知道话说稍早，不便劝阻。好在顺道寻访，不是专为此去，略一寻思，也就罢了。

众人所乘木船长大，前船住人，后船由紫、青二女同两门人掌管，装载酒仓米粮、衣服用具之类。本定随流下驶，自听次娴一说，齐良还不怎样；孙毓桐想起众儿女久不投生，受此苦难，都由自己行事任性而起，好生后悔，恨不得当时便寻了去。好在俱是深交，无庸掩饰，便向众人直说，顺路往湘江、洞庭等地去寻齐、孙二女。

清落想了一想，答道：“令贤、宝玲在外行道，已有防身御敌之力，更有扬仙子随时暗助，弟妹、大哥无须挂念。倒是衡山祝融峰山腹地洞中，所禁闭的几个小儿女，自从前几年，政女转世归来，说起他们因前生和芳、政二女交厚，兵解时同在一起，此后元神也同被老前辈禁闭在祝融峰山腹之内。

“起初他们在内苦心修炼，尚还相安；后见芳女姊妹先后转世归来，而他们五人却连一点父母的音讯都听不到，全都情急，忍耐不往。令贤、宝玲再一偷走，思亲念切，终日悲苦，必在意中。听说四弟妹跟前的凤儿年岁最小，尤为可怜。以我之见，莫如先往衡山祝融峰，将他们五人元神接了出来，顺道再往洞庭湖湘间寻访，岂不一举两得！”

孙毓桐最爱宝玲，觉得祝融峰五小兄妹有仙法重重禁闭，不畏外邪侵略。宝玲小小年纪，出外行道。近闻三湘、七泽之间，颇有妖人足迹，多是峨嵋斗剑所漏网的余孽；内有几个邪法甚高，来去无踪，飞遁神速，最为厉害；因知师长闭关，一般先进同门俱在海内外仙山灵境炼丹，于是乘机蠢动，将有异图。爱女如与相遇，吉凶难料！

毓桐本意先把宝玲寻到，再作计较。一听清落这等说法，齐良已先赞好，众人也随声附和；毓桐不知清落另有用意，心想船行迟缓，何不同丈夫商量，到了前头独自离船飞起，先把爱女寻回，也是一样？便不再往下说。

清落见她闷闷不乐，料是为了爱女之故；也不说破，只作不知，一路闲游过去。下水船快，虽然不用仙法行驶，照样迅速，不消两日，已把三峡走完。

到了汉阳，这日早起孙毓桐忽向众说，城陵矶边有一道友，多年未见，意欲就便往访。那道友也是一个女散仙，名叫方玉薇。孙毓桐前生便与莫逆，众人俱都知道，又见孙同康不曾同往，以为是真。那知二人早商量过，孙同康对她虽是敬爱，终觉不应违众行事，再三劝阻。毓桐性刚固执，说了必做；因见丈夫力劝，想了想，恰巧方玉薇就在附近不远，何妨借口。便令孙同康不要同行，独自寻去。

事有凑巧！先寻到城陵矶，方玉薇云游未归，孙毓桐已然想起不应背众行事，打算回船。无意中间起玉薇女弟子周沅芷，得知爱女同了齐令贤，昨日还在武昌黄鹤楼上惩一恶人，踪迹当在武当一带。毓桐闻言惊喜，暗忖：自家弟兄，事前不说，也断不见怪之理；何况母女天性，睽隔多年，忽然得知踪迹，就便往寻，有什相干？便往黄鹤楼飞去。

（要知孙毓桐母女重逢，黑夜遇妖僧，小神尼大破红云散花针；西洞庭众仙侠斗法，五友重逢，同返洞天庄，神仙眷属，合籍双修；总结全书，许多惊险新奇情节，请看下回中分解。——编按：原书第三集完。）

第七章（一）

榄胜集冠裳 裙展缤纷大江东去
深情怜故剑 烟波浩淼 一雁南飞

话说孙毓桐飞到武昌，为了要避免俗人注意，所以拣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降落地上。

然后，先安定了自己的栖身之所，走上街头。

她不知道爱女究在何处，但既在黄鹤楼中惹过一个恶人，那就不妨先上黄鹤楼去看看，或者可以探到一些爱女的情形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向黄鹤楼走去了。到后一看，楼上游人茶客甚多；中一少年，生得方面大耳，气度华贵，同坐三人均似武家中能手；只当人家贵介公子，出来游春，也未在意。因见四人目光不时朝己注目，但又不似带着邪意；心中讨厌，暗用法力将真身隐起，幻出一个替身，匆匆走下楼去。

刚到楼口，对面来了一人，两下一撞，幻影便被撞散。孙毓桐一看来人，是个年纪不大的白胖和尚，缓步去往旁桌坐下，神态甚是从容，若无其事。如说对方有意破法，双方一上一下，和尚走路并不莽撞，似把幻影当作真人，连往两旁闪躲；无奈双方避的都是同一方向，晃眼便撞在一起。幻影撞散以后，和尚面色微微一惊，随往旁座走去，连目光均未斜视。分明无心相遇，事出无知。但又想到自己没在行法，幻影不应如此易散；那和尚表面闪躲，实则幻影去路全被挡住，再没有那等巧法。

心正奇怪，拿他不准，忽闻楼角有一茶客和店伙问答，意似说：“今日这女客，和昨日两个美貌少女一样，看去形迹可疑。只奇怪方才见她凭栏远望，后来走到楼口便没了影，莫要又是一位仙人吧？”

店伙答说：“这位女客虽是可疑，我看她决没有小仙娃齐令贤、金灵剑孙宝玲本领大。不过这位女客是个大人便了。”

那茶客又问：“昨日齐、孙二位侠女在此斗法，可曾眼见？”伙计随说昨日经过。

毓桐在旁一听，才知当地城内有一土豪，名叫哈伦，乃汉阳驻防将军之子。时势横行，无恶不为，新近不知从何处交了两个妖僧，越发骄狂。昨日刚在楼上坐定，便令打手去劫一民家少女，不料被齐、孙二侠女寻来；并将哈伦和一般党羽制住，二妖僧也都受伤逃走。

二女将哈伦杀死除害，因肆主怕吃官司，同了全楼上人一越跪地哀求。二女心软，迫着狗子立下悔约誓过，才行走去。当时便有恶党献计，劝狗子报官，说二女是妖人邪教，行交官府，一体搜拿。狗子虽是纨绔，并不外行，颇有计；知道这类飞仙剑侠，不是人力所敌。调动官兵，只有送死，一旦事情闹大，还要累他父亲丢官。好在二女时常往来湖湘，只要找到法力高强的人，依然可制她的死命，随即率众走去。

孙毓桐听出二女出没无常，胆大已极，越不放心，也未再理会那和尚。因知当地人民，对于二女敬若天神，暗中跟随店伙，到了楼角无人之处。用传声法朝他说道：“齐、孙二侠女命你速往楼侧无人之处，有话询问。不可大惊小怪，也不要回答，你自走便了。”

店伙闻言，惊喜交集，点头会意。去往柜上，推说家中有事，告一会假，匆匆往下便走。孙毓桐随他走到江边僻静之处，店伙忽然跪倒，口中祝告道：“这里地僻无人，二位侠女有何话问？”

孙毓桐四顾无人，现身说道：“我是她二人的师父，知她不久有难，特来寻访，你可知她踪迹么？”随取了一两银子递过。

那店伙并不见钱见开，反因对方说话前后不符，生出疑虑；反口盘诘，意似他曾受过二侠女的好处，来人如有不利之心，宁死决不吐口。说：“二侠女既是你的徒弟，当能知道她的衣饰形貌，如说得对，我便奉告。”等语。

孙毓桐见他盘问甚详，知他忠实，不便强迫，再三开导。店伙本觉对方也是个异人，不敢得罪；词色又那么温和，与恶党妖人迥乎不同，稍为放心。但是他仍不肯全说实话，只答：“二位侠女时隐时现，平日寻不到，只有丧天害理之事，她必忽然出头，不论多大本领的人，也打她不过。这一次如非全楼茶客店家怕事闹得太大，狗子休想活命。别的我也不知道。只在发落狗子之时，内一妖僧本已受伤逃走，忽然飞回，说二位侠女是好的，可往大别山九宫岩去寻他分个高下。

“孙侠女方要动手，被斋侠女拦住；说我姊妹在此等人，有一约会，向不离开湖湘一带。妖贼如有本领，随时去往汉阳白龙庵寻我姊妹；人如不在，只要留话，定必赴约。

说时，妖僧本在一片绿光环绕之下，在楼窗外凌空而立；孙侠女忿他猖狂，扬手发出一道金光，妖僧已然飞走，没有打中。仙姑如真是她师父，可去汉阳白龙庵访问，也许能够遇见。”

孙毓桐知道汉阳白龙庵，乃神尼优昙大弟子素因大师所居；二女既在庵山；必与相识，闻言心中稍放，强劝店伙把银子收下便往汉阳飞去。那白龙庵在汉阳邻江一个渔村附近，地甚荒僻，庵也不大，共只两层殿堂。左近渔民，只知住持操行清苦，庵门常闭，经鱼梵呗之声日常不断，谁也不知庵中住有一位神尼。

孙毓桐前生与素因大师仅有一面之缘，白龙庵却未到过，连问数人，方始问出庵址所在。因不甚远，见那一带港汊分歧，春暖花开，桃红柳绿；江村景物，颇有清趣。初意只一寻到庵中，便可问出二女下落，于是沿着河边，信步走去。离庵还有里许，走到一片柳林中，正待穿林而过；忽见侧面林外人影一闪，颇似黄鹤楼上撞散幻影的白胖和尚。心中一动，连忙隐身赶往一看，果然是那和尚，正向一个过路渔民问话。说不几句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，吃那渔民连骂带打，抱头鼠窜而去，看神情甚是懦弱，实在是个寻常和尚。遥望前面已是庙墙，也未向那渔民询问，径直往前走。

到了庵前，她伸手叩门，半晌不听响应。初次登门，不便飞入，又用传声之法朝内呼唤，连说了好几遍，终无响应。暗忖：“主人闭门清修不与外人来往，叩门不应，尚在意中。自己所习传声之法，虽非高手，至少也能传出三数十里以外，似此咫尺之隔，断无不闻之理，怎会无人应声？双方师门交谊其厚，更无见拒之理。”心中奇怪，便飞身往里查看。

见殿堂内一灯如豆，佛火清淡；佛前蒲团上坐着两个小女尼，似在入定，看去静悄悄的。心料素因大师不在庵中，门徒正在入定，所以叩门不应，照此情势自然不便惊扰人家。如若候她做完功课，又不知等到何时？孙毓桐方自踌躇，猛瞥见两个十四五岁的美貌少女手挽手，由殿侧一路说笑，往佛像后走去。内中一个正与前生爱女形态，有几分相似，二女装束年貌也和店伙所说齐、孙二侠女一样，断定不差。心中一喜，更不寻思，立点飞身赶去。

目光到处，瞥见二女已然转往佛像之后，方想二女并肩徐行，走并不快；刚一发现，便自赶下，那殿侧离佛像有两三丈远近，怎会走得那么快法？

孙毓桐忙喊宝玲、令贤，就在这心念微动之际，一句话还未说完，人已落在殿前。本想唤住二女再行走入，不料脚才着地，便发现佛殿前所悬一盏灯中隐蕴精光，有异寻常。同时又看出那佛像贴墙而建，二女闻声不曾回顾，便自进去，内坐二小女尼也不似什么真人。心中疑惑，便即止步未进。暗忖照眼前所见，分明主人设有埋伏，在此诱敌。前面殿堂并无一人，后殿所见又均幻影，人在何处，怎看不出？

孙毓桐不知佛家禁法神妙，威力甚大，身已入伏；幸而法力尚高，应变机警，先前一起疑心，不曾走入殿内，否则必蹈危机无疑了。因为急于想见爱女，正在口呼宝玲，四下查看；猛想起主人和二女如在此地，岂有不见之理？不是敌势太强，先已避开，便是有什么缘故，此时不能出现。这禁法定必厉害，莫要一不小心，连自己也被陷在内。

想到这里，便不再唤宝玲，意欲飞往庵外，先向来路渔村居民打听；近日庵中可有什事发生，齐、孙两侠女来过也未？谁知刚一离地飞起，瞥见金光电闪，耀眼欲花，上下四外立时成了一片光海，挟着绝大压力，齐向身上涌到。

本来孙毓桐非被困住不可；总算预有戒心，应变神速，又是身剑合一，全身都在遁光笼罩之下。飞起时，瞥见眼前金光奇亮，知道不妙，立以全力朝上猛冲。虽幸未被陷住，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费了好些力气，才得勉强冲出光围。到了上面，往下一看，大片金霞似潮水一般，正往四外退去，一闪不见。同时殿中灯上，一朵金色灯花精芒四射，正离灯头冉冉飞起，已然快出殿前。四外金霞一退，灯花也自回收，落向灯头之上；依依然佛火青荧，一灯如豆，回复了先前原状，望去静悄悄的，万想不到中藏偌大危机。

待了一会，斋、孙二女又复出现，这次却由佛像后走出。互相说笑了两句，便往两小女身旁蒲团上坐定，互相说笑，甚是亲密，语声却听不见。孙毓桐看出禁法埋伏只齐殿顶而止，故意移向殿前，两下相隔只有两三丈高远，二女仍如未见；越知那是幻影，人决不在庵前。只奇怪主人不论，二女小小年纪，怎有这高法力！人不在庵，竟能把两个幻影在远处随意运用，隐现无常；如非自己是个行家，并还身临切近，绝看不出作伪形迹。待了一会，二女又复起身，走往前面，似这样接连出现了几次，每次情景无一雷同。

眼看夕阳平西，天已不早，始终不见真人出现；下是没法再下，没办法，只得去往离庵二三里的渔村打听。因料庵中必有事故，也许强敌将临；不知细底，匆促遇变，难于应付，特意隐身飞往。准备到后，相准一家老实渔民，再行现身问话。

这短里程，本是晃眼即至；已将到达，偶由空中侧顾，忽然发现先前所经柳林外面聚着十几个村民，男女都有，地下倒着一人。隐闻妇女悲哭之声，心中一动，转身赶去，隐身降落。近前一看，地上倒的果是先前打骂和尚的渔民，周身皮碎骨裂，鲜血淋漓；只是喉间惨哼，气还未断，正由家属村民寻来木板搭回家去。因伤太重，看去已无生理，正在啼哭；听众人口气，尚不知因何受伤，家属一路悲哭，甚是可怜。疑是和尚邪法所害，反正寻人打听，恰好借着救人向其访问，便暗中尾随下去。

那渔民就住在柳林不远河边之上，共只三家；送到以后，外人俱都散去，只剩家属守在床前悲哭。另外两家近邻，有的往城内去请伤科医生，余在屋外商计后事。孙毓桐听出渔民邱四人甚耿直仗义，平日颇得人心，素无仇怨；遭此惨害，剩下妻子，无以为生，全都代抱不平。她便往房内，用法

力隔断出入，然后现身，向邱妻说道：“你不要哭，我与你将人救活就是。”

邱妻正在悲号，忽见一个美如天仙的女子突然出现，正吓得乱抖，想要叫人；及听这等说法，当是神仙菩萨，忙率儿女跪地哭喊求救。孙毓桐不愿人知，忙拦她道：“你如再哭喊，我就不管了；且去取碗水来，将外屋的人遗走，包还你一个活人如何？”

邱妻惊喜交集，慌不迭往外屋走，说是：“病人已然回醒怕吵，请诸位先去隔壁王家暂住，少时我再登门道谢。”众人见她说话时面带惊喜，悲容已敛，不住择手使眼色。

先就听出屋内有生人说话，湖湘间神权最盛，本多异闻奇迹；料有原故，便各辞去。

邱妻回房一看，毓桐已令邱子取来碗水，将身藏灵丹取出，溶化在内；照准邱四伤处洒去，再取一粒塞入口中，令邱妻灌了一杯清水。然后运用玄功，一口真气喷向伤人头上，邱四“嗳呀”一声便自醒转。喜得邱妻跪在地下，急喊神仙菩萨，连碰响头。

毓桐不愿和她多说，仍问邱四：“怎会受伤，可是你所遇那个和尚？”邱四受伤甚重，先前已然痛昏过好几次，到家时却正回醒，心里明白；只是周身奇痛，气被堵住，不能开口。毓桐和妻子说话，已被听去，丹水一洒，伤痛立止。跟着灵丹入口，便觉一股阳和之气流行全身，当时回醒过来；除伤口污血未净外，已和好人差不多，知是神仙解救。

邱四刚刚爬起跪谢，一听发问，忙答道：“正是那贼和尚。他先向我打听白龙庵可有两个女孩在内居住？我因他是和尚，却向尼庵寻人，所问又是齐、孙二位侠女；疑心他不是好人，已然有气。后来他越说越不像人话，当着仙姑，那些痞子话我也没法出口。

因斋、孙二位女侠是我们穷人的福星，人人感激，当她神仙菩萨一样；秃贼如此无理，自然发火，打了他几下。事后还想，秃贼幸遇是我，被他逃走；要遇见两个人气大一点的人，不把他打个半死才怪。

“那知刚往前走不几步，秃贼忽在面前出现；我也一时糊涂，明看出好些怪处，非但不知厉害？反因气犹未消，还想打他。正在喝问，他笑嘻嘻说道：“我叫散花罗汉玉禅，休说被人打骂，生平从没人敢多看我一眼。今日被你连骂带打，如何能容？偏生我心爱的人也在旁边，当时不便发作。如今心爱的人已往白龙庵去，为此寻你算账；姑念无知，不要你的性命，你打我多少下，也还你多少下如何？”秃贼随照我身上头上打了几掌。

“不知怎的，被他邪法制住，眼睁睁挨打，休说还手，连动也不能动。秃贼打并不重，可是打到身上，彷彿骨碎欲裂，皮破血流，本就痛极。打完，秃贼又说二次见面不该骂他，挨打时不该拿眼瞪他，太已可恶，还得加点报应。命虽不要，却须三月才罢。

说完，又朝我胸前按了一下，我便倒地，痛昏过去。多亏仙姑显灵保佑，感恩不尽。”

孙毓桐一听，那小胖和尚竟是左道中有名人物——红云大师嫡传孽徒。自从红云师徒遭劫兵解，只他一人漏网，上半部“蚩尤三盘经”，连红云一套“红云散花针”也被盗去。虽着僧衣，并非佛门中人；邪法甚高，最厉害是不与交手，绝看不出左道邪气。

那红云散花针中在人身，如影附形，极难化解，阴毒无比。

闻说此人最是狡诈，鉴于红云师徒前车覆辙，并不常在外面走动，不

知怎会来此？照今日闻见形势，分明有心要寻二女为难；二女和庵中主人也必早知此事。不知受了什么人指教，不往别处，却去庵中暗设埋伏相待。这等强敌，固应小心应付；但是妖人邪法虽高，绝非素因大师之敌，不应如此胆怯，人全避开。多半大师云游未归，只剩两个徒弟，因和二女交好，欲用大师所留佛法禁制，设此一计，也未可知。照初遇妖人时情景，不特幻影为他所破；连自己引出店伙盘问以及去往庵中，全被看见，碰巧连隐身法也瞒他不过。

情知不是好斗，一则思念爱女，急于探访下落，不舍就回；又恐先前引发殿中埋伏，万一妖人尾随在后，被他看出佛法禁制，不去上当，却往别处寻觅敌踪？这高邪法的妖人，二女如何能是他对手？深悔先前不应冒夫。为防二女被妖人寻去，抵敌不住；又想双镜合璧，恰都带在身旁，多厉害的邪法也可无害。

想了一想，决计寻到二女，问明与妖人结仇原因，带回船去；使得父女重逢，再商议应付之策。孙毓桐便问邱四：“近日白龙庵可有什么事发生？齐、孙二女常往庵中走动也未？”

邱四答说：“白龙庵是个年青貌美女尼住持，只有两个徒弟，最守清规，三两年也不见她师徒一面。又是家庙，不受供养施舍，从无事故发生。两位侠女近年方始在武汉三镇往来，也只遇事偶然出现，事完人便无踪。我只在去年秋天这里发蛟，水涨成灾，又起瘟疫；她在附近散放银米，用符水与人治病，见过一面。

“看去真似富贵人家的两个小姑娘，年纪至多十三四岁，谁也不想到会有那大法力神通。十几丈长的牛头蛟随身波浪，少说有五六丈高；所过之处，不论田园房舍、人和牛马，全都一扫而光。被二位侠女由别处看见，各驾一道电光飞赶上去；也未见怎样动手，便斩成两段，那被电光劈碎的蛟头，竟比水缸还大。

“此时庵中师太曾往附近土堆上现了一现，二位侠女好似并不相识。后来师太用一块木板撑着回去，好似吃力异常，她又不愿男人帮助，费了好些事才行回庵。二位侠女忙着救人，双方始终没有文谈。再说庵中师太只是人好，守清规，并无法力。二位侠女照例两姊妹同来同往，不加外人；她两位是女神仙，如何肯与庵中师太交朋友？我虽只见过面，两位侠女的奇事却听得更多，我想她绝不会住在庵里。恩人仙姑问他做甚？”

孙毓桐想就便令其传布，引使二女来见；便说自己姓孙，乃二女的师长。一别多年，新近闻她俩在此行道，特从峨嵋山凝碧崖赶来寻访，现在船停汉皋，明早便往洞庭游玩。

如若有人相遇，可与她带话，令其往寻。

邱四一听，恩人竟是二女师父，越发惊喜感戴，连声应诺。孙毓桐知道素因不愿显露行藏，二女往见，踪迹隐秘，无人得知，底下已问不出所以然来；只有嘱咐好了邱四夫妻，仍然隐身飞走。路上一想，二女不知隐往何处，如何寻找？莫如还是去往庵中再探一回，看看有无迹兆可寻，妖人入伏也未可知？心念一动，便往庵中飞去。

先恐身形虽隐又被妖人发现，孙毓桐途中颇有戒心；直到庵中殿房之上并无异兆，再仔细往下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！为着救人往返，半个时辰的工夫，二女幻影不见；中坐两小女尼的幻影也都无踪，全庵里外空空，不见一人。天已入夜，到处静沉沉的，最奇的是当中那盏佛灯，也与先前精光内

蕴迥乎不同，只是一朵寻常灯火，仿佛所有埋伏禁制已然撤去。

估量庵中埋伏如为邪法所破，殿堂内外必多残毁，绝无如此安静；姑且试探着降塔下去，果然禁法全撤，毫无动静。只是寻遍全庵不见一人，想不出个什么道理？孙毓桐见内间禅堂封锁，隔着门缝外望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只当中摆着一个蒲团，知是素因大师修炼之所。主人不在，自不便破门入内，没奈何，只得退了出来。心想人海茫茫，何处去寻二女踪迹？莫如回船，与众人商计之后再说。

她刚由庵中起身飞出不远，忽见前面临江一片树林之内，似有遁光，微微一闪，看出是正教中高明人物。心想这里地势荒僻，四无人家；江岸浅滩，无可观赏，怎会有人来此？疑与二女有关，便把遁光降落，入林查看。刚一下落，猛觉心中微动，似有警兆。

仔细查看，见前面空地上，罩着一幢淡红光影；光色极淡，又无邪气，不是行家绝看不出，便自己也几乎误撞上去。知是一件极厉害的法宝，宝光被人隐去，不用目力绝难发现。暗忖：

“此间既有这类异宝奇珍，宝主人必在附近掩藏。尤其此宝精光内蕴，人能透视过去，颇有威力，照在当地，必非无故；也许内中困得有人，也未可知。此宝虽然不带邪气，但是宝光特异，隐藏杀机，与先见遁光不同，决非正教中人所有。”

想到这里，她立生戒心，方自暗中准备；光影中忽起波动，金星银光不住乱闪，心越奇怪，断定有人被困在内。本来看出宝主人决不好惹，对方隐身法又极神妙，不愿多事。无如心念二女安危，起了疑心；因对方好似无甚敌意，打算设词探询，问明来历姓名，先请其现身，再作计较。

忽听光影中有两个少女口音，急唤道，“道长不可近前，快请退出林外，以免妖僧暗算。如蒙相助，请往前面白龙庵一行。庵主如回，自是极妙；如尚未回，请在庵中稍待，庵主两个徒弟必要回庙。可对她说我姊妹适中诱敌之计，被困在此，邪法虽然厉害，我二人均有法宝防身，暂时可以无害。请她二位照日间所说行事，她便明白，人却千万不可前来。话已说完，请快走罢。”

孙毓桐一听，光中被困的是两个少女，对头又是妖僧；一着急便脱口问道：“你两姊妹可是宝玲我儿与令贤侄女么？”少女立答：“外面是我娘么？怪不得看去有点像呢！”

素因大师本定今明日回来，女儿不知娘转劫后法力如何？这妖僧委实很是厉害，如无制他之法，最好还是照适才所说行事，比较稳妥。”

另一女子也在旁插口说：“四婶还是快走为是，最好先用法宝防身。妖僧行踪诡秘，神出鬼没；适才因见侄女虽为邪法所困，急切间仍是无可奈何。口发狂言，说他那法宝名叫红云散花针，与他心灵相合，无人敢收。又将宝光掩去，来人只一近前，立被困住，我姊妹已是网中之鱼，如不降顺，早晚必死。不过要挨些时候，懒得在此守候，意欲抽空寻他心爱的女子。走的时候虽然不久，但是妖僧飞遁神速，诡诈多端；就许悄悄掩回，隐身在旁，都不一定。”

话未说完，便听身后有人接口道：“小乖乖果然聪明，难得你们还是母女，这更妙了。”孙毓桐听出被困的果是斋、孙二女，本就急怒交加；又知素因大师不在庵中，两小女不是妖僧对手，母女关心，如何肯定？意欲用那两面宝镜破那妖僧。忽听后面有人答话，忙即回顾，果有前见妖僧；正站

对面诡笑嘻嘻，朝着自己发话，不由气往上撞。

不等话完，早将先准备好的法宝飞剑一齐施为，扬手一道青光，三枝火雷针先朝妖僧发去；紧跟着双镜合璧，两道金红光华交射而出。原是恨极敌人，立意制他死命。

那知妖僧邪法厉害，人影一晃，便即无踪，话仍说个不完；只是语声时前时后，时左时右，若远若近，难于捉摸，末后口气更是污秽不堪。气得孙毓桐咬牙切齿，大骂妖僧。

孙毓桐正在手指飞剑，朝那发话之处追杀；忽听二女急喊道：“邪法厉害，防身要紧，妖僧曾得红云大师蚩尤三盘经的真传，那散花针更是厉害。只有北海陷空岛的“吸星神球”和百禽道人公冶黄的“七禽火珠”能破。此外只有佛门中的“有无相神光”能够将他化去。”

最厉害的是，妖僧已将此针炼得与本身元灵相合，能随主人心念运用，其应如响。

无论多高法力，中上此针，死活全由对方作主；不是血肉消溶，化为一滩血水而死，便是昏迷失志，任凭敌人摆布。

孙毓桐本非吃他大亏不可，总算不该遭难，那一双古镜乃古仙人千年前留藏至宝奇珍；一经合璧，万邪不侵，恰巧又是一件克制妖针的至宝。虽因初得不久，未经妙一真人仙法传授，不能发挥它的全部威力妙用，将妖针破去；但用以抵御防身，尚非难事。

孙毓桐三世修为，见闻颇多；又深知红云师徒的厉害，再见二女被困情景，预有戒心。

本意是想用飞剑、雷针杀敌，一面用那宝镜冲破妖光，去救二女脱险。因忿妖僧可恶，连指雷针、飞剑，虹飞电舞，向那妖僧四下追杀。

那两道镜光，不特没有将其引开，反把另一道剑光放起，护往全身，以防万一。及听二女急呼告惊，猛想起前听武当七女中的张锦雯说；昔年在洞庭上空，曾与红云门下妖徒相遇，所用金牛剑乃武当派镇山之宝，仅仅扫着一点妖光芒尾，便几乎禁受不住，可知其着实厉害。如是对面撞上，许无幸理，飞剑防身恐难抵御。妖僧故意发话诱激，必是引逗自己分神，敌暗我明，莫要中他鬼计。方想用镜光先将全身护住，然后连人带宝，朝那困陷二女的妖光中冲去。心念才动，前面那片淡红色的光影，突化成大片其红如血的妖光；中杂着碧森森紫阴阴的箭两，电也似急当头压倒，胸前宝镜也同时发动，恰好对撞上去。

妖僧虽然看出宝镜精光强烈，迥异寻常，但因平日骄狂，自恃无敌，以为未必如何厉害。一时疏忽，妖光虽由上而下，晃眼展布了数十百丈高广，将毓桐笼罩在内，当头妖光已被冲开一洞。孙毓桐瞥见二女在内，不顾对敌，立即冲光而入；二女也各在一幢金霞笼罩之下，待要乘机冲出，长幼三人立即会合一处。

妖僧本意想用妖针光网将孙毓桐困住，单独隔禁一处，暗用邪法阴谋，遂他邪念。

不料三女乘机会合一起，又看出镜光神妙，威力甚大；齐、孙二女各有至宝防身，急切间已无法使其降伏。况又加上一个强敌，经此一来，事更艰难。不由激发凶横之性，心还在想：“师傅散花针阴毒异常，厉害无比，本来分开力弱，这样合围也好。三女之中，只有一人稍为疏忽，被妖针侵入，或是心神稍受迷惑，立可成功如愿。”一面现身，口中大骂：“你母女休再执

迷不悟，再不降顺，人遭惨死，元神被我擒去，还要受那炼魂之苦。那时你们这千娇百媚的肉身已失，我那怜香惜玉之心就没有了。”

说时，见三女齐声怒骂，镜光也自加强；冲荡得妖针结成的光网，波涛一般起伏不停，光中箭两纷纷消散。妖僧虽仗邪法厉害，随灭随生，敌人不知虚实变幻之妙，未被冲破；但是此举大耗元气，稍为持久，受伤定必不轻。因此越发暴怒，将手一扬，五指尖上立发出五股血焰。正待施展毒手，再试一下，忽听又一女子口音叱道：“无知妖贼，死在眼前，还敢狂么？”

孙毓桐见来人已在外边现身，正是先前庙中所见小女尼。方觉要糟，二女已齐声急呼道：“二位师姊留神，邪法厉害，还不快走！”话未说完，妖僧仍是一面诡笑，朝两女尼说道：“她三个不听劝，先用你两个煞一煞火也好。”

两女尼本在一片红霞护身之下，突然出现；妖僧也是恶贯将盈，色令智昏，也不想敌人并非自空飞降，怎会在所设禁网之中突然出现？方自调笑打趣，猛听当空连声怒喝，五六道剑光宝光，惊虹电射，夹着数十百丈金光雷火自天直下。

这时天已深夜，星月无光，只剩那片妖针光网，笼罩在江岸浅滩数十亩方圆地面。

三女宝光，又被那紫碧血红的三色妖光笼罩在外；远望过去，好似大堆鬼火，色彩虽浓，光并不强。四境又荒凉，四外漆黑，大片神雷突然临空下击，照得满林金光齐亮。遍地雷火横飞，霹雳之声惊天动地，威势越发惊人。

孙毓桐听出来人是齐、彭、李、孙诸好友，同了丈夫、姊妹赶来，心中大喜，精神一振。正要就势里应外合，带了二女冲将出去；目光到处，一片黑烟先被神雷震散，才知妖僧另外还设有禁制埋伏。

同时两幼尼也怒视妖僧，口中喝骂，双双把手一扬。一个发出一朵如意形的灯花，初出时大才如指，冉冉飞来；晃眼穿入妖僧光网之内，忽然暴涨，化为拷栳大一团青光。

“波”的一磬爆炸开来，光网立被震破，那无数箭雨形的紫色妖针，也被震灭了大半，上面神雷更连珠爆发。孙毓桐再将双镜合璧的宝光就势一照，残余妖光又照灭了好些。

另一少尼，杨手一片金光祥霞，直朝妖僧飞去。

妖僧先见神雷、飞剑自天直降，来了不少强敌，心方一惊，仍然妄想用那散花针抵御。一时骄敌疏忍，只顾施展异宝，放出大片惨碧妖光防身，抵御上空飞来的强敌，未把两女尼放在心上。不料敌人年纪虽小，此次却是奉命而来，早有制胜之策，发动又快。

等到那一朵佛火灯花飞出，知道不妙，未及收回妖针；佛光祥霞同时飞到，上空敌人纷纷飞降。所用法宝、飞剑无不厉害异常，再加上峨嵋派的太乙神雷连珠乱打，任是邪法多高，也自手忙脚乱。

妖僧微一疏忽，那一套红云散花针已给敌人几下夹攻，晃眼之间，本身元灵首先大震，毁灭了十之八九，那佛光祥霞也压到顶上。心惊情急之下，连纵妖遁，冲了两冲，没有冲动。情知危机一发，那里还敢怠慢，慌不迭收转残余妖针，化作一缕黑烟，往地下钻去，晃眼无迹。

众人知己逃走，会在一起，略谈前事；得知二女劫后重逢，俱都高兴非常。妖僧已无寻踪，两幼尼随向众人拜见，说道：“家师刚由成都回来，

与弟子途中相遇，得知齐、孙二位师妹为妖僧所困。因正有事，不能亲来，特命弟子带了一朵佛火和一道降魔灵符来此相助。并令弟子转告：

“岳阳楼上敌人，因报二位师妹之仇，另约了两个妖人相助，不料被一微服出游的清室皇子走来碰上。此人夙具雄心，养有不少死士，常常微服出游，到处寻访异人奇士；受他网罗的人甚多，颇有几个道术之士。虽是皇室嫡裔，除禀性残忍，好杀异己而外，平日并不倚势凌人。最恨贪官恶霸，好打不平；因他有财有势，更有不少能入党羽，所到之处，颇做几件济困扶危的事。

“就这半日工夫，狗子已被他命人杀死，狗官受了警戒，连官也做不成。狗子所请妖人一个已被他收服，成了党羽；另一妖僧，便是那败逃之后、重又回向二位师妹定约的妖僧，也为此人同行能手飞剑所杀。但他人甚机警，遇事留心，今日孙师叔在岳阳楼上转了一下，竟被看出异人，现在令他手下羽党到处寻访孙师叔与二位师妹的下落。

“他们这伙人，想游完三湘七泽，再由三峡溯江西上，去往峨嵋、青城，寻访仙侠异人；诸位师叔如往衡山，难免相遇。前朝历数已终，满人气运正盛，此人更是未来当道。如被看出行藏，定必不免纠缠，难于应付。最好衡山之行暂且作罢，改由长江顺流东上，沿途游玩过去。

“此人只当诸位师叔，飞仙剑侠一流人物，决不会和常人一样坐船上路；此时背道而驰，将来隐居洞天庄，便少好些烦恼。岳阳楼左近已然派人守伺，连白龙庵早晚也必有人上门查探，所以再去不得。幸而二位师妹已与前生父母尊长重逢，否则对方党羽密布，耳目众多；二位师妹要似前行动，真可虑呢！家师因尚有事，不及请诸位师叔去至小庵款待，还望见谅。”说罢，又向齐、孙二女殷情话别，然后拜辞而去。

众人也同飞回船上，齐令贤随说起：“上月在白龙庵，遇见成都辟邪村玉清观玉清大师女弟子张瑶青，说起爹爹与诸位叔父前生师长——风火道人吴元智——的侄曾孙吴济，因得家传，得知伯曾祖中年成道，入山不归；过了数十年，忽然回乡扫墓，被族中人认出，仍是当年形貌，以及许多灵异之迹。于是生了向道之心，由十四岁起便背了兄嫂出家，先拜一老道士为师；后又孤身云游，到处寻访仙灵，终无遇合。

“前年他忽听人说，吴师祖人在陕西太白山积翠崖，与万里飞虹佟太师叔一齐修炼，连忙赶去。冒着风雪奇寒，与虎狼盗贼之险，好不容易寻到地头，不料吴师祖已在成都辟邪村与五台派妖人斗法之时兵解。佟大师叔早已移居峨嵋仙府，一个也未寻到。回时正值大雪封山，冰坚路滑，一个失足，由半山上坠落下来，大左腿折断，昏死过去。幸遇一位姓黄的散仙，将他由狼口内救下，可是那条断腿已被狼吃去。总算因祸得福，拜那散仙为师；数年之间竟将飞剑学成，并用精铁配了一只左脚，由此隐去真名，改称“铁行脚”，在外行道济世，修积外功。”

那散仙去秋在武夷山坐化，他承了师父衣钵，修为更勤；邻海诸省被他救活的人，不知多少，铁行脚之名几于妇孺皆知。此人本身法力飞剑虽不甚高，但他的师父留有灵丹，自己又照方配制了许多；平日只装着卖草药的走方郎中，与人医病。还有不平之事，也均在暗中下手，除暴安良，从不当人显露。就有人欺负，也是含笑忍受，向不计较。本身又是残废，一般人民只知他医道甚好，别的全不知道。

本来无事，不料近来名声太大，被官府知道，争相延聘。他虽苦心修

积，却生具特性，疾恶如仇。修道的人本不须身外之物，除爱喝两杯酒外，什么财帛他都不要，任何财势买他不动；病家如是好恶之徒，决请他不到。

去年该当有事，先是福州知府刘国栋生病甚重，辗转托人，将他请去。他因对方做官无甚劣迹，给了一丸灵丹，当日治好。当地藩台有一爱妾，久病未愈，得讯令人往唤。

吴济知那藩司贿赂公行，各州府县官更多是他的爪牙；上下勾结，鱼肉良民，怨声载道，早想将他除去。只为清廷刑法严峻，累兴大狱；本省藩司被人杀死，定必连累许多无辜，为此不曾下手。那爱妾便是行贿的内线，淫荡凶泼，常用非刑虐杀婢女，这等恶妇，如何肯给她治病？

藩司旗人，官架子大，上来便令府县传唤，又无礼貌，不由有气，当时拒绝溜走。

藩司大怒，限令长乐县王佶，三日之内将人寻到，否则便以妖言惑众治罪。吴济每日仍在市上与人治病，只是寻他不到；官差赶来，人便失踪。王佶亲友曾经请他治病，早看出是位异人，不能动强。

另一面，藩司爱妾病势日重，连所延的几位名医也都异口同声；说病势危急，非得此人灵丹，不能活命。藩司因那爱妾乃北京有名暗娼，与王公贵人多有交情，自己升官发财，全仗这条内线；平日爱之如命，闻言越发情急，严令催迫。

王佶寒士，做官全凭资历，不是藩司党羽，无可商量；日夜愁思，正拟卑词厚礼，四处派人往吴济往来之所寻访延请。

吴济因他官声甚好，又见长乐县差役，为了寻他不见被押监中，已有多人。心中不安，只得自投县衙，说：“我自己也是前明旧家，出身士族，为了幼年多病，许下心愿。

得一名师指点，行医济世；一不当官应役，二不受人财帛。医病全凭善缘，多大势力，我也不怕。藩司贪官恶人，本心不愿为他医治；因念你为官清正，又不愿因我连累差役，去是可去。但是此去决不与贪官见面，医完就走，不可对我摆那官家势派，你可依得？”王佶一面拜谢，请幕宾作陪，备上美酒嘉肴款待，一面飞马复命。

藩司见爱妾已是奄奄一息，正在急怒愁烦；一听将人寻到，满口答应，并怪王佶，怎不先行陪来？王佶亲老家贫，父母属望甚殷，不敢顶撞；只得忍辱赶回，将吴济陪去。

不料赶到之时，那爱妾恰刚断气，藩司正在跳脚大骂。一迭连声，要命首县将吴济抓来，当作妖人，立毙杖下；一听人到，忙要奔出发作。因左右劝说，此人有起死回生之力，也许能够医好，何妨先试？医治不行再说。藩司人本阴险，甚以为然；一面按照所说行事，由王佶陪往内室医治，自去花厅等候。暗傅差弁，准备刑杖枷锁，一医不好，便将人押送县衙治罪。

那知吴济早已看出诡计，到了里面，先用灵药将人救醒，本来要走；忽然想起藩司作恶行贿，由于爱妾播弄，想用法力迫使敛迹，现了一点灵迹。那爱妾染病月余，受尽苦痛，忽然死里逃生，一药而愈；不但不知感激，反因吴济来迟，以致多受苦痛，等吴济走后，想起怀恨，向藩司进谗。

藩司已听人密报，吴济骂他贪官，心中痛恨。再听爱妾一挑拨，不由大怒，先借一事把王佶撤职，派了一个心腹爪牙陈元接任。因吴济治病时曾显灵异，惟恐弄巧成拙，想下毒计，令人装成贫病，再辗转请托，将吴济请去。先用酒食款待，打算灌醉之后再行下手。

这类方法，对付寻常江湖巨盗，未必有效，何况道术之士？那装病的人心先不安，当时为势所迫，表面应诺照办，暗中早已命人点破。吴济心有成竹，故做不知，摄了一个替身仔其擒去。

等到坐堂，一顿拷打；县官见犯人已打得皮开肉绽，昏死两次，一言不发，方自奇怪。乱拍惊堂木，连声喝打，令其招供；忽然眼睛一花，觉出犯人衣冠华美，与先见穷汉不类。仔细一看，正是跟随自己多年、狼狈为奸的恶幕，并非吴济，人已打得半死。

这一急真非小可！赶忙退堂，抬了进去。一面禁止声张，去向藩司密报。

不料吴济料知狗官与他作对，已连夜飞往，将藩司和那爱妾用法力禁住；痛斥二人罪状，并告以再不改悔，便以飞剑斩首，行时放出飞剑示儆，将狗男女的眉毛头发削去。

藩司心胆皆寒，惊魂未定，闻报连忙唤入内室，告知经过；令把此事暂作罢论，一面称病请假不敢见人。狗官本已害怕敛迹，不料陈元所用恶幕邢玉斋狡许多谋，因遭毒打，心中忿恨；又想借此讨好两狗官，暗中献计，伤愈之后到处物色异人奇士，欲报前仇。

事有凑巧，那贼偶往南台妓院，见一游方道士带了不少妓女正在摆酒，势派甚大，心中奇怪。先一打听，妓院中人始而不说；再三盘问，告以并无别意，才行吐口。得知妖道竟会邪法，能在一夜之中连御十女；加上挥金如土，所到之处，淫娃荡妇全把他奉若天神。那贼自然不肯放过，立即通名求见，与之结纳；一面报知两个狗官，接往藩司衙中款待，向其求救。

偏巧妖道住不两日，偶然出外，用邪法摄了一个美女，想要回去奸淫；被吴济知道，赶去将人夺下。妖道本是华山派第三代的余孽，一听追他的人名叫吴济，越发忿怒，双方便即动手。因吴济法力较高，妖道所摄美女被他夺回，并遭受伤。先向狗官夸了海口，无颜回去，由此结仇；妖道随约了好些同党，寻他报复。

吴济不知妖道乃狗官所请，也不知是华山余孽，以为江湖上略会邪法的采捕妖人；一时疏忽，不曾在意。这日去往鼓山闲游，被妖道侦知，约了同党，暗中尾随下去。吴济势孤，抵敌不住；虽仗师傅法宝“六甲神光照”护身，逃往大庾岭。经过黑熊峰时，见后面群邪追赶甚急，意欲逃往峰侧深谷之中隐藏。谁知谷中有一妖人，也是仇敌党羽，于是自投虎口；人虽未伤，却被邪法困入山腹之内，日受风雷之苦，已有多日。

第七章（二）

榄胜集冠裳 裙展缤纷大江东去
深情怜故剑 烟波浩淼 一雁南飞

齐令贤因风火道人吴元智乃父母伯叔第二世的师长，本要当日往援；一则势孤力弱，惟恐邪法厉害，寡不敌众。来人又说吴济虽然被困，并不妨事，难还未满，去也无用。

上月遇见素因大师，曾说：“你父母不久重逢，五家尊长一齐团聚，最

好守候在江汉一带，不要离开。”为此踌躇不决。果然不满一月，父女便自相遇。

众人一听令贤说完前事，想起前生师门恩重，未几年为了师父性情古怪，不允五友夫妻同修。虽与白、朱、乙诸老争执生嫌，诸多苛罚；实则他知不久兵解，故意反激诸老前辈出力照应，并可由此重返师门，拜在妙一真人夫妇门下，成就仙业。表面严峻，暗中玉成，为了门人完成夙愿，用心良苦。吴济是他侄曾孙，恩师从小出家，只是一房后嗣；人丁不多，如何可以出事？闻言全着了急。但又想起素因大师之言，与李清落峨眉仙府所颁仙示偈语相合；恐行藏泄漏，生出枝节，为异日之累。

商议结果，均主妖道所用移山之法，并不足奇。群邪均知吴济无甚同道，被困多日，并无人援，决无防备。最好派上一人，出其不意隐身前往，先将人救了出来。等洞庭斗法事完，再作计较，众人仍作游客顺流东下。好在李、澎二人下山时，曾由几位先进同门赠了几枝传音针，去的人带上一枝，有什么变故，立可应援，这样比起兴师动众还要稳妥。只不与妖人为敌，专是救人，必能成功。

李清落曾受大方真人指点，知道自己和彭勃俱要主持全局，不能离开。本心想令孙毓桐去最好，见她始终静听，不发一言；料是为了前生，恩师固执成见，前嫌未消之故。

只得转对爱妻道：“娴妹你辛苦一趟如何？”

孙次烂还未答言，王蕴华与乃夫彭勃，同是心直口快，抢口答道：“二妹如何能去，三弟忘了大方真人的话么？如觉愚嫂可以胜任，我去如何？”

清落道：“二嫂肯去，再好没有。只请留意，此行专为救人，西洞庭斗法之期为日不远；不论妖人有多可恶，最好暂不睬他，把人救出，立即赶回。否则二嫂法力甚高，更有两件至宝，事固无碍；无如群邪人多，双方又是世仇，一与明敌，保不生枝节。

旷日持久，我们两头兼顾，就费事了。”

彭勃虽知爱妻前生法宝已全取回，但是性太疾恶，前两生树敌特多；云中雁的威名久已传播，群邪早已恨之人骨。尤其历劫三生，不曾改变形貌，仇敌一望而知；孤身前往，不甚放心。自己不能离开，爱妻性情刚直，素不善人相助；除非上来便是结伴同行，已然开口在先，再请别人同行，定必不愿。笑对她道：“华妹你去自好，只是沿途登临，非遇万不得已，就遇什么事，也不至于出手。我那法宝飞剑，想必无什用处，你不妨带两件如何？”

蕴华知道丈夫心意，少年夫妻都喜故意作态，二人情爱又是最深；便把两道秀眉微微一扬，佯嗔道：“我不论走那里，你总不放心！谁又不是什么傻子！事情只要三弟作主，绝无妨碍，偏要多口。仿佛我是一个废物，没有同伴一路，便要受人欺负似的。本来我想把你那“天孙锦”，和那“百灵护心镜”带去，以防万一；既这么说，我偏不带，看看可能将人救回？”

彭勃想令爱妻带走的的就是这两件护身法宝，一听不要，便着了急。但是深知爱妻性情，宁折不弯；再若当众劝说，便许弄假成真，负气上路，偏又放心不下，正在为难。

次娴知道彭氏夫妻虽然情深爱重，因最前生五友未成道时，蕴华已有女侠之名，威震江湖；彭勃偶与相遇，惊为天人；苦恋了五六年，历经波折，才得如愿，平日爱之如命。二人既极恩爱，蕴华因夫婿多情，百炼钢竟化成了绕指柔，未免恃宠，每喜闹个个性。历劫三生，情爱愈厚，年时既多，已

成习作；不论人前背后，行事任性，胆子又大。

彭勃那么性刚的人，竟强他不得，夫妻二人，常相争执。见他目视自己，为难神气，从容笑道：

“二嫂法力高强，又有那涵虚三宝。本门飞剑；休说此行专为救人，尽诛群邪也非难事。清落嘱咐已是多余，二哥有什不放心处？不过吴道友被困日久，二嫂带他飞行，恐受不住天际罡风；还是把我那“太乙金鳞舟”带去，以便快去快来罢！”

彭勃知道此是峨嵋至宝，妙一夫人钟爱次烂，特意赐她，以便遇见强敌时防身之用，威力比自己那几件法宝大得多。话又十分得体，爱妻和她在妯娌之中情最深厚，定必接受。有此一宝在手，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；多厉害的邪法，休想伤她分毫，不禁大喜。

果然蕴华闻言笑道：“我这人素常口直心快，都是姊妹兄弟，本无所谓厚薄；不知怎的，无论什么事什么话，只要三弟贤梁孟一出头，从没有不能解决的事。尤其是无论言动，全都恰到好处，由不得使人心悦诚服。我因今生仙业有望，已不似昔日胆大任性，这次本就想到孤身应敌、深入虎穴；为防万一，打算多带两件法宝。只嫌他因我前生树敌太多，遇事只我一人出去，无人相助，便不放心；话未说完，偏是那么情急。

“先前原是存心呕他，并非真个不带；可是他一认真，我不忿他轻视，定必仍是昔年故态，当时就走。无奈我夫妻为了这类事争执，几成习惯，话已出口，不能收回；他因关心太甚，我也为难。娴妹这么一说，表面仿佛连三弟也怪上，实在还是心中关切，特意把这件防身至宝借我，却把事情推在吴道友身上，你说措词还有多好。

“固然，我们累世患难骨肉之交，说话无须顾忌，但是三弟夫妻，一向对人诚恳自然；一样的话，他二位一说出来，便格外中听。一样的事，一是出于勉强，一是使人心甘情愿，不是差得多么？话又说回来，如非三弟梁孟精诚感格，我们又那有今日呢？”

齐良笑道：“二弟妹已是神仙中人，仍是昔年天真稚气。其实三世夫妻，情深谊重，什么事不好商量，何必争执呢？”

蕴华笑道：“大哥莫说二哥，你对大嫂不也是既爱且敬；奉命惟谨么？”

孙毓桐接口笑道：“此是二哥二嫂情分太深之故。不过我也嫌人絮聒，彷彿他们男人家说强得多。事如轮到我们身上，就这也怕，那也担心，彷彿女人便无用处。在前一生，桐弟管我比二哥二嫂还要厉害，从不愿我孤身外出。今日我因比他转世得早，他法力不济，才把这口气争了过来。我只奇怪，我们五对夫妻，除却三哥和二姊这一对永远相亲相爱，相敬如宾；不论谁先说，谁就作主，永无争执，从无情意不投之事。两个人彷彿成了一体，谁在都能争气，遇事全都圆满成功。不似别人常有波折，这是怎么修来的？”

“下余四对，大哥大嫂性俱温和仁厚，就有一点争执，外人也不容易看出，还好一点。二哥和同弟，一个性刚心急，一个有点婆婆妈妈，他那好意有时已无法承受。五弟夫妻这一对更是厉害，五弟妹简真成了小孩；五弟只管对她爱极，可是行动均受拘束，一刻也不容她离开，你说有多可笑。”

次娴笑道：“郝五弟此举也难怪他，因前两世五弟妹功力最差，法宝飞剑较弱，平日又喜多事。而五弟法力既高，人又足智多谋，机警绝伦；所行之事，无往不利。五弟妹出手便多失挫，郝五弟又爱她过甚，自然就不放心她单人独出了。”

彭勃方想开口，清落知道五家亲友最喜清谈，欲令蕴华早去早回，笑向次烂道：“你那金鳞舟前面神雷，准备好了么？”

次烂笑道：“此宝二嫂会用。这次出山，因为往赴西洞庭之约，非只神雷一件；连齐、秦二位师姊用紫云宫精金神铁所铸赠的五十七把金刀，也在舟上。还有两枝传音针，此行二嫂算用不着，我也懒得取下一齐带走吧。”随将“太乙金鳞舟”递过，此宝形如无数金鳞片结成的一个梭形小舟；长约尺许，但可缩一叠细碎金鳞。用时手挽本门诀印如法施为，就地一掷，立化成一条金光万道的梭形金舟，人也同时藏在其内。与峨嵋七矮中易鼎、易震所用“九天十地辟魔神梭”异曲同工，各具极大威力妙用。

蕴华见丈夫满脸笑容望住自己，笑道：“有此至宝防身，大可放心让我走宠。”彭勃方笑说：“本来我没有不放心，是你小孩脾气。”蕴华秀目微嗔，方要开口，齐令贤道：“二婶带我同行，就便见识此宝妙用如何？”

蕴华笑道：“你三叔不要人多，令我独行，必有原因，只他答应就可。”李清落接口笑对令贤道：“此事无须多人。我正在想，你与宝玲，颇得崔五姑老前辈爱护，此次西洞庭妖人颇有能手在内。我们转世不久，虽然法力灵智俱已回复，终嫌深浅不一。我想令你两姊妹往青螺谷一行，一则拜谢这些年来爱护之德，二则这位老人家的七宝紫晶瓶如能借到，我们便有胜无败了。”

宝玲插口笑道：“三叔让侄女同去可好？”李清落点头。王蕴华向大家作别先走，只见一道白光向天飞去；剑光强烈，宛如惊星流天，已然飞出老远，尚听破空之声。

齐良笑道：“同是本门传授，二弟妹偏带着两分霸气。”彭勃道：“大哥的话说得不差，她最前生所学因非玄门正宗，自入本门，已历三世；别的还好，独对这口飞剑，仍是前生积习，老改不掉。可见修道人初步根基，关系重要，开口乳必须吃得好呢！”

令贤、宝玲也要起身，毓桐道：“你们忙什么？离赴约开法还早呢！”齐良道：“早去早回，不是一样。”次烂也说：“崔五姑不常在山，难得相遇；此去如寻不见，还可探询下落，再往寻找；最好早行，以免误事。”毓桐便未再说。

二女便向诸尊长辞别，清落道：“你两姊妹，面下喜气已透华盖，此行必有奇遇。

回来加寻我们不到，可直飞西洞庭莫厘峰相见便了。”二女应声飞走。

毓桐见丈夫孙同康回到船上，只父女相见时，和宝玲说了两句，半晌不发一言；只望着自己，再三次欲言又止。笑问：“同弟有何话说？”

孙同康道：“我是在想，你我前生好友——苏州天平山玉泉洞隐居的女仙巩霜鬓，自从那年她被荆门山仙桃嶂女仙潘芳以怨报德，自己不好出面，命一妖人，乘她入定神游之际，暗破封洞禁制，前往加害；被我们无心撞上，免去一场大难以后，成了忘年之交。记得我们和她分手时，曾代运用玄功推算，说我们再生相见，你尚有两次魔难；最好能先见她一面，必当尽力为你防御化解。何不在往西洞庭以前访她一次呢？”毓桐点头未答。

这时天已深夜，船行半江之中，本来月明星稀，清光如画；自从那片乌云一起，将月光遮大，早成了一片沉冥。五友虽是飞仙剑侠，因前两生俱是富家大族，服用讲究；那木船形制，外表寻常，内里陈设布置甚是精美，华灯辉皇，满船霞亮，船也走得极快。

但是夜深浪大，全江舟船俱早觅地停泊，江面上静荡荡，暗沉沉，只此两船行驶。船行驶江心，两舷灯光照向水面之上，现出两道光影，不住闪动；向前游去，隔老远便能看出，众人笑语方欢，也未在意。

毓桐想和清落夫妻说话，次娴忽然“噫”了一声，将手一挥，船上灯光全减。清落道：“何必如此？”手扬处，灯光重又通明，船外面却多了一层浓雾，笑对众人道：“现在我们能往外看，对方却看不见我们，不是一样么？”

众人料有变故，多自留神，往外查看。只见左侧高空中那片乌云已自展开，将江面笼罩了一大片；同时右侧空中也现出大片黑影，双方相对，众人的船正好夹在中间。云影空隙之下，看出有两拨旁门左道，正在临江斗法，不知何故相持，尚未接触。仗着两船外面，已有禁法隔断，语声不致外泄，正在指点说笑。

孙同康道：“我们深夜行舟，灯光明亮，船行又快，突然无故隐去；任谁看见也生疑心，何况这般左道妖邪？他们不肯动手，莫是为了这条船罢？”毓桐笑道：“呆子，还用你说？你没见二哥、三哥都出手了么？”同康探头回顾，见清落已走向船头，手挽法诀，仗剑而立；彭勃也正飞往后边船上戒备，乃姊次娴也把法宝飞剑准备妥当，神情似颇紧张。

船在李、彭二人主持之下，正箭一般顺流往前驶去，同康悄问毓桐：“空中这两拨人，好似无甚伎俩，三哥这等慎重，你怎不出相助？”毓桐笑道：“有他三位，已用不着我们多事。何况三哥只想冲出战场，本不想和人动手呢！”说时，那船已驶出一二百里，当空乌云仍未接触，始终相持在两船上空，好似有心追逐神气。

二人心方奇怪，忽听彭勃在后船怒喝之声。还未听清，又听清落在船头上笑道：“人家隔江对敌，与我无干。不过适逢其会，正走在他的中间；好在拦不住我们，二哥何必多事？”话未说完，当空乌云黑气已由两面会拢，泰山压顶往下压来。当时阴风怒号，浊浪排空；那么坚固的定制木船，立被风涛震撼得轧轧乱响，似要拆散神气，上空更似有千万斤重力压到。

孙毓桐见势不佳，疑心众人行藏被人看破，这两起妖邪已然合而为一，来寻晦气。

正待去往船头查看，同康也把法宝飞剑取出，准备应付；次娴摇首拦道：“此是人家斗法，我们正走下面；因有一方想拿我们掩护，激令出手，被对方看破，以致波及。我们不去理他，自无事了。”

说时，那船好似被什么东西夹住，重又平稳，上空压力也被隔断。那四外的狂涛黑浪只管奔腾澎湃，高涌如山；离船两丈，便自行倒退，船中连点水迹俱未溅上，速力也加增了许多倍。一前一后，在浪山水凹中，箭也似疾朝前直射。

方想照此急驶，转眼便可冲将出去；猛瞥见左侧天空乌云之中，飞射出两蓬碧色萤光，一由船顶上射过，另一蓬竟朝着自己船上射来。

孙氏夫妻一见，便看出是前遇妖僧所发的九寒砂；想起前事，不由怒从心起。二人自到洞天庄后，加功勤习，那两面宝镜威力比以前更大，为防万一，早就准备定当。一见碧光，疑是所杀妖僧同党，双方不约而同伸手一按。胸前两道镜光，突似百丈精虹飞出，合为一股朝空照去，碧光才一接触便自消散。同时，闻得右侧空中，有人怒啸惊呼之声由近而远，似已逃走。

次娴见二人出手，连忙拦阻，已自无及；随听彭勃在后船上大喝道：“无

知妖孽，我们本来不愿多事，已然避开，由你双方自行拚斗。竟敢妄用邪法暗算，今日教你无葬身之地。”说时，左侧又有光影闪动，彭勃不等妖人发难，早有一蓬光网，夹着无数金红二色的火箭，朝那发光之处射去。随听清落在船头上大喝道：“二哥停手，由他去罢。”说到未句，霹雳一声，便有大片金光雷火朝空打去。

孙氏夫妻被次嫫阻住，虽未飞出迎敌，镜光并未撤退。因见妖人始终不曾出面，空中乌云邪气甚重，本前碧光来路，好似一上一下，两面发出。心疑妖人另有诡计，便将双镜合璧，向外乱照。清落太乙神雷一发，当空乌云立被震散；镜光扫处，才看出妖云中藏有五个道童打扮的黑影，正在跌跌翻翻，化为五股黑烟，向左侧暗中窜去，晃眼无踪。隐闻远远有两三声怒啸，更不再现。一会，烟消雾散，清光大来，重又现出万里长空。两船始终不曾停驶，又走出了二三百里，江面上风平浪静，渐渐月影西斜，离明不远。李、彭二人一同回到舱中，互说前事。

清落道：“双方都是左道旁门，不知何事在此火并？我本想去管他，另有一面本领较差，自知不敌，看出我们来历，竟想借此掩护；引得我们出手，与他合力对敌。另一面先也知道我们不是好惹，后来看出敌人心意，方始激怒。就这样也不相干，偏生性急了些。他见敌人老借着我们这两条船掩护，无法下那毒手，忽然变计，妄想连我们一斋暗算。我仍不去睬他，一面拦住二哥将船护住，向前急驶，已快冲过双方阵地。妖人不知我们心意，只当怕他妄发九寒砂，结局转胜为败，还损失了两件法宝，岂非弄巧成拙？”

“我因今日之事，来得奇怪，好些不合情理，为此拦住二哥，不令出手。否则右面四人虽也同是左道，明知邪正不能并立。竟敢托庇于我，恶行定必未着。而发九寒砂的那五个妖人，颇似传说中的查山五鬼，平日淫凶，无恶不作；用的又是那样阴毒的法宝，如何肯放他过去？”

正说之间，次嫫、毓桐两妯娌，因见外面烟波浩荡，天水空蒙，残月疏星，景甚清旷；正在凭窗笑语，谈说前事。忽见船侧不远，有一十二、三岁幼童顺水飘来，时沉时浮；彷彿落水已久，快要淹死，还在挣扎神气。

次嫫心最慈祥，一动恻隐，也没和众人说，把手一招，便摄了上来。见那幼童生得眉清目秀，貌相甚是英俊，越想救他。当时塞了一粒丹药在他口内，正待行法，将腹中江水取出；忽听身侧有人微笑，回顾正是清落。心中一动，再朝幼童脸上一看，立时醒悟。因见丈夫笑他，又看出幼童（编按：原书有脱漏。）不是不挽回，面上一红，低语道：“你管我呢！少时处置，包你说好就是。”

清落知道爱妻平日谨细，只是心太仁慈，有时往往宽纵；但她性情从不认错，并还百计挽回，使其圆满才罢。闻言笑答道：“你自不嫌费事，我几时管过你呢？”斋、彭、孙四人，见两老夫妻这等说法，也全明白。毓桐笑道：“二姊夫对我二姊真好，如换以前同康，不埋怨我，也必笑我走眼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彭勃早忍不住，戟指幼童，刚喝得：“你这小贼！”四字，便被清落止住，道：“此事难怪，这小孩无甚邪气，装得甚像，如非摄上船来，不易看出。弟妹仁慈，救人心切，自然容易上当了。弟妹为人好胜，此事便由她自己去办罢。”

彭勃怒道：“小贼真个胆大，竟敢在我弟兄面前闹鬼！如非运气真好，要落在我的手中，你既淹死，腹中必有积水，我不叫你把心肝五脏全呕出来才怪。”

那幼童自从彭、李二人相继发话，知被看破，那里还敢再装下去？早吓得翻身爬起，跪伏在次嫫身前，口喊：“弟子奉命差遣，本不敢来。后因被人强迫，又因恩师兵解，被恶人收去；久想脱身，未得其便，意欲乘机拜见诸位仙长，方始冒险来此。虽然作伪，并无恶意，还望仙姑见怜，向诸位仙长求情宽恕。弟子也不敢回去，只求开恩，使弟子得为奴仆，永供役使，真个感恩不尽了。”

众人见那扔童貌相既好，人又灵慧，多半怜惜；料是左道门下，奉命来此行诈。只不知甚诡计，与所说真假？便问他来的用意，务要实说，不可自误。

幼童照实一说，众人才知由毓桐而起；连先前两起斗法的妖人，俱是岳阳楼所遇皇子所差。因自看出毓桐是个异人以后，便令随行同党四下查访。本来踪迹不易发现，事有凑巧；毓桐往寻齐、孙二女，与妖僧在汉阳江边斗法之时，被一旁门中人无心撞见。

因知双方均非易与，便即避去。路遇那皇子派出寻访的人，本来相识，无心谈起妖僧在左边与一女子斗法之事。

那人名叫吕太初，乃崆峒派中有名人物；深知红云师徒威名，万不能惹。皇子性情固执，想到就做，必不听劝；如往告知，定要强迫随行诸人一同赶去，救那女子出险，以便示意讨好，就此结纳，收为己用。红云虽死，妖僧深得他的真传，更有一套“红云散花针”，凭一行诸人，未必是他对手，何苦无事找事？仗着隐身神妙，意欲隔岸观火，查看明了虚实，再作计较，便在暗中赶去。

到时，正直妖僧惨败，众人正在商计；回船之际，远远尾随，见落到了船上，吕太初方始回转。皇子因所网罗的党羽人品甚杂，听说对方竟是闻名已久的峨嵋派剑侠，人数又是那样多，延揽之心更切。立时集众商计，非将这个人网罗到自己手下不可。随行人中，原有两个首要人物；一个西藏红教中的番僧，另一个便是那吕太初。一僧一道，门户不同，本就面和心违；皇子更具雄才大略，满腹权诈。表面一体侍奉，尊以国师之礼，实则暗中挑拨离间，于是二人成了水火。

吕太初因妖僧炼有邪法九寒沙，趾高气昂，目中无人；近又训练了一队铁卫士，越发骄横自满。早想自己也组成一队道术之士，将其压倒，无如近年左道凋零。几个高明人物、前辈长老，俱都隐居名山，敛迹潜修；欲图异日再起，决不肯受清廷供养。本门中虽有几个后辈，已全被自己引来，另外还约了几个别派同党。一则人数不够，法力也差；除自己能与番僧分庭抗礼而外，处处相形见绌。

难得今日所遇诸人，飞剑、法刀个个高强，尤妙是成双配对；江上行舟，与平日所见峨嵋派门下情形不同，疑是与峨嵋派有渊源的散仙一流，并非嫡传门人。既然迹迹人间，仍有饮食男女之好，只要用点心机，总可勾引结纳。吕太初便向皇子献计，装着与番僧结仇，在江上斗法：相机引激，使其出手，以为进身结识之计。

皇子大喜，立命照计行事。番僧刁狡非常，推说：“这类斗法的事，非见真章不可。”

对方法力果如吕道友之言，必是明眼；稍见马脚便被看破，结交不成反给讥笑。最好真假参半，前半认作争斗，各施法力，无须作假；纵有一面受伤，好在都是自己人，当时便可救醒，也无妨害。我们俱受王爷恩礼，便

为此吃点小苦也不相干。”并说：“近日双方门人越多，教宗不同，时有争端；为避借此比拚之嫌，自己不愿出场，以免吕道友误会。日前恰巧遇到以前几个同门师弟，正好约他代为出场，照吕道友所说行事便了。”

吕太初明知番僧以假作真，借此将自己这一派压倒；一面还装好人，自不出手，以示大方。无如话已出口，不能挽回，不便问他所约的是谁；只得招集同党，暗中商计。

到了约定时间，赶往江上；一到便看出对面那片乌云邪气浓厚，不知内中藏有什么阴谋毒计？刚照定约发出暗号，放起一片浓雾；番僧忽命人赶来，说所约的只是查山兄弟，一共五人。乃师不特未来，连门人也未派一个，以免万一有什胜败，引起嫌怨。

吕太初一听说是查山五鬼，便知番僧不怀好意，竟想乘此时机，将自己师徒一网打尽。势已至此，说不上不算来；暗忖：“自己修道多年，虽是旁门左道，也是散仙中人。

只为平日恶行太多，邪正不能并立；一般师友同门，被正派中人诛杀殆尽，实在无法立足，方始弃了仙山灵境，托庇朝廷。虽然享尽人间富贵，穷奢极欲，终不如以前逍遥自在，任意所如。

“本来已觉美中不足，谁知又遇见番僧这个死对头，百计千方，与己为难；今日为了讨好皇子，偏又作法自毙。这查山五鬼，有名狠毒；如不能敌，自己或者无妨，手下党徒必遭毒手。听番僧口气，虽然事后必装好人，医治复原，众目之下，这人怎丢得起？”

心中狠毒，无计可施，吕太初只得一面和五鬼，就空中隔船相持；仗着双方约定，须等自己作主，发出了末次暗号，方可动手。一面却在暗中盘算，如何应付？等到随着众人的船走了一阵，正在委决不下，忽听对面乌云中发出笑声。此时相隔尚远，船中诸人只李清落一人警觉，谁也不曾留意。

吕太初见这远笑声竟能入耳，明是查山五鬼见自己不久发动，故用邪法传声讪笑，再不动手，太已难堪！一面嘱咐同党小心戒备，一面发出信号。先见对方未下杀手，还自暗幸；深知五鬼厉害，不敢按照预计，以全力施为。上来便想取巧，装着抵敌不住，向船上诸人露出托庇求助之势，谁知下面两船置之不理。

本来船上灯光如雪，笑语相闻；双方斗法刚刚发动，一片极淡的金光微微一闪，船上明灯全熄，声息全无。只剩两条船影，在高涌如山的惊涛骇浪中，首尾相衔，箭也似急顺流下驶。看去又稳又快，无论多大的浪头，离船两三丈，便自崩散。对方不是看破阴谋，便是把自己和查山五鬼视若无物，任其自相生灭，不肯管这闲事。

吕太初心中一急，又见查山五鬼逼人太甚，料定皇子必受番僧蛊惑，用魔教中晶球视影之法，去远方观战，必当自己法力不济。就此下场，丢人太大；即便不占上风，也应显点颜色，少时才有话说。好在众徒党已然奉命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五鬼邪法虽然厉害，凭自己的法力，至多不胜，当无他虑。念头一转，越想越气，意欲冷不防施展杀手，给对头一个厉害；再装船上诸人不肯上套，立时收风下台。

那知查山五鬼早受番僧重托，本身又和崆峒派诸长老有点嫌怨，正好乘机报复，暗中布就罗网。他远里刚一发动，五鬼一面暗发禁制，断他归路；一面把番僧交与的九寒沙大量发出。番僧五鬼也太骄横，既恐妖道得宠，又知主人早晚必登皇位，意欲揽权；惟恐船上诸人被其网罗，不添许多对头。

为此设上诡计，故令五鬼出面，假托入定坐禅；以便行法，使晶球视影远出千里以外，令皇子自去观察。又在暗中运用元神，亲自赶来；竟想连合五鬼，将妖道和众人一网打尽，至少也使妖道无法立足才罢。

番僧便将九寒沙分为两股，一上一下，发将出去。那知遇见克星，孙氏夫妇那一双宝镜，专破这类邪法异宝，已是难当；李、彭二人法力更高。这还是清落不愿为此多生枝节，将事闹大，只用下山时节师长所赐一灵符，和本门具有伏魔专长的太乙神雷，破了邪法，将他惊走，未为已甚。否则以众人之力，番僧虽以元神在隔江对岸暗中主持运用，隐遁又快，不致受伤；五鬼却不必等日后吕灵姑在巫峡江中三吸金船，便伏诛了。

五鬼虽然受伤败逃，因是同时发难，吕太师初骤出不意，以为自己留有退路，可以无害；万没想到对头深机密阱，行事如此阴毒。一见九寒沙飞到，运忙命众速退，已自无及；两个徒党首先受伤晕死，同时发现归路已断。妖道咬牙切齿，把心一横，正待施展全力上前拚命；总算运气还好，正当危机一发之间，九寒沙忽被船上诸人破去，仇敌遁逃，邪法全解。否则邪法阴毒，众徒党固无幸理，便妖道本人也只得抵御片时；时候一久，仍非受伤不可。

妖道见仇敌害人不成，反毁了不少妖沙，五鬼本身许还受伤，看去自是快意；自己损兵折将，一样丢人。船中诸人法力这高，邪正殊途，看神气软硬不吃，绝不会受网罗。

自己也是一时贪心过甚，作茧自缚，已然势成骑虎。以皇子的心性，既然发现对方踪迹，不得止；原想就此不辞而别。一则气忿番僧，二则有此一托庇，一般正教中的仙侠俱知清廷气运正盛，只要自己只图享受，不去官外为恶，能够亩迹；为防将事闹大，累及无辜人民，必不和己为难，上门作对，到底要好得多。如再回转山中，不免与同党勾结，重蹈旧辙。遇上对头，固难活命；又况加上番僧一个硬头，岂不四面皆敌，更难自保？

再三筹计，还是勉为其难，妖道只说把船中诸人结识成功，不特增加自己的势力，连番僧五鬼之仇也可报复。一面护了受伤徒党匆匆逃回，忍着耻辱去令番僧医治；一面暗遣一个近年强迫收到门下的小徒弟，用邪法飞行赶上众人的船，再装落水淹死，顺流淌去。等众人动恻隐，救上船去救醒，假说是个孤儿，无家可归，乘机探明虚实来历与江上行舟用意；立用信号报知，自己再隐形赶去。暗用本门邪法和所炼毒丹暗中下手，迷乱本性，然后相机勾结。

主意原打得好，谁知妖道忙中有错，忘令来人咽上一腹江水，刚一上船，便露了马脚。那所遣的人便是那幼童，名叫陆霆，以前本是旁门散仙门下，从小便丧父母。因他聪敏灵慧，又肯用功，甚是钟爱。没有几年，散仙便遭兵解，事前再三训诫，告以邪正之分：“你年幼道浅，尚要投师，但须谨记师言，看准对方来历，以定去留。以你天资灵慧，不患无人收容；只防始基不慎，妄投邪教，以后休说成就，连似我明日求一兵解转世，也不可得。”

陆霆把师父奉若神明，立志拜一正教仙侠为师。乃师兵解安葬之后，仗着学有一点防身法术，和前师留赐的几件法宝飞刀，不畏山中虎狼之险；独个儿游行各地名山胜景，物色仙师。毕竟年幼无知，前师约束甚严，所习法术不许炫弄；忽然没了管头，又得了好几件法宝，心想道家原主内外功行同时修积。每遇不平之事，或听人言有什么猛恶蛇兽精怪之类，立即赶去，拿他试手，演习法力。事完又不知隐讳，于是小仙童之名遍于西南诸省。心

目中的师父一个也未寻到，却把妖道引来；乘其山中游行之际，突然出现，拦住中路，立逼拜师。

陆霆看出妖道不是好人，自是不从；嗣见邪法厉害，知不能抗，方始假意应诺。起初妖道还在防他叛逃，因陆霆机警，自知不到时机，如逃必死；故意装着日久心悦诚服，遇事总是先意承志。妖道连试几次，并还命他独自远出，暗中尾随查探；均被陆霆看破，故作不知，全照妖道心意而行，背后也极恭谨。

经此一来，妖道越发宠爱，认作传衣钵的弟子。这次知众人必不好惹，恐其吃亏，本不舍令其前来；因同门妖徒恨他得宠，力言彼此水火，不能兼容。此行如被看破，必念他是个幼童，奉命行事，情出不已，不致加害。如换别人前往，说好便罢，稍有不合，凶多吉少。妖道情急之下，不暇再顾别的，立命起身。

陆霆知道同门借刀杀人，先想推托，继一想：此行正是改邪归正良机。对方法力不济，或看不上自己，便照妖道之言行事；否则便向对方哭诉真情，求其收容。等到救上船后，见对方诸人非仅法力高强，便是气度神情，也是从所未见，由不得心生敬仰。

他本想装死乞怜，少时再行吐口求告。及其丹药入口，觉着满口清香，心神皆爽；诡谋已被人看破，深悔不先明言，再说实话，未必肯信。又见彭勃厉声喝斥，神威凛凛，越发心胆特寒！正在又急又悔，忽听清落夫妻问答之言，口气和善。猛解灵机，心中一动；急中生智，看出次嫫最好说话，立时跪伏哭求，把前事照实明言。

众人一听，彭勃首先怒道：“想我五家弟兄，前生均是先朝宦裔遗民；只为历数已终，屡奉师命，不许多事。我们不寻他晦气已是便宜，妖道恶迹昭彰，惟恐正教诛杀，卖身投靠，为人鹰犬，还想拖我们下水附敌，岂非做梦？念你年幼无知，姑从宽免，可速归告妖道，再如讨厌，必叫他形神俱灭，死无藏身之地了。”

陆霆一听，口气如此严厉，又听出发话人行次较长，必能作主；先颇惶急。进一想：“听前师说，峨嵋领袖群伦，襟度最是宽大，休说不会妄杀无辜，便将对头寻到，也须分别轻重；但可宽免，必加容恕，与人自新之路。自己一个幼童，师命所迫，素无恶迹，无论如何不致伤害。苦志多年，好容易天赐良机，有此仙缘遇合，如何能失之交臂？”心念一转，装着害怕道：

“弟子已然泄机说了实话，诸位仙师虽然恩宽，释放回去，也是一条死路。一个不好，还要受那炼魂之痛，永受苦难，不得超生。弟子浊骨凡胎，明知不配列入门墙；但是回去固是必死，逃走也必被他擒回，身受更惨，万无生理。为此只请收为僮仆，得保残生，于愿已足。

“弟子并非叛师，只为以前恩师兵解，奉有遗命，在外寻师，就便修积。被他用邪法强迫收到门下，虽在旁门，从未行一恶事。诸位仙师神目如电，必可看出。如蒙格外恩磷，允其所请，固是因祸得福，百世之幸；否则弟子宁愿死在这里，虽然不免飞剑之诛，终可免去炼魂之惨。”话未说完，越想越伤心，竟由假变真，忍不住哀声痛哭起来。

五老弟兄虽然历劫多生，始终仍是昔年那等菩萨心肠，对人最是仁厚；斋、李两对夫妇心肠更软。彭勃、郝子美，一个性情刚烈；一个足智多谋，疾恶如仇。处置妖邪恶人虽极严厉，但是对方只有寸长微善可取，也多酌情原恕，许其改过自新；除非极恶穷凶之徒，从来不为己甚。同况陆霆是个未

成年的幼童，又受妖道凶威胁迫，非出本心。

话未说完，彭勃适才盛气早就平息，又看出陆霆词色诚切，不是作伪，越动怜悯。

不等众人开口。便装作发怒喝道：“我洞天庄向来不容外人入境，何况你是妖道孽徒？你小小年纪，敢在我弟兄面前行诈，本该诛戮；因你哭得可怜，妖道奸谋已被看破，未得下手。姑从宽免则可，要想随我们同回，岂非做梦？但如想外，却是容易。

“现有两条任你挑选，一是念你年幼无知，受迫而来，情出不已；一是收留你这类妖道门徒，断断无望。如真不能回去，怕受炼魂之惨，那便赐你一剑；虽然不免于死，但可由我用法力保住你的神魂，前往转世，使你投生容易，生而能言，不昧前因。此时你已脱了妖道毒手，只要有志向道，重寻仙师修炼，成就也非无望，你意如何？”

陆霆闻言，先颇失望悲急，战兢兢目视次嫵、毓桐二女仙，满脸乞哀容。及至听完，忽然惊喜，面向彭、李二人，抗声求告道：“弟子年纪虽小，向道之心实是坚诚，只要将来有望，粉身碎骨，皆所不计。本意想求诸位仙师收为僮仆，并非只图避免；实在仍想借此永久追随，就便勤修道法，以图上进。既然误入歧途，陷身邪教，本质已亏，不堪教诲，弟子也不敢再多冒渎。只是弟子今生难受妖道强迫，遭此惨祸，仍是福缘浅薄，未得早遇仙师之故。

“此时弟子决不离船他去，一死更非所计。只求诸位仙师大发慈悲，怜念弟子无辜，死非其罪，以及区区微诚；在仙师法力保护之下，此去投生，一灵不昧，将来年岁稍大，定必寻到仙山，敬求收容。那时却望诸位仙师恩施格外，收为弟子，立在弟子死前指示仙府所在之处，就感恩不尽了。”

齐良站在陆霆身后，方忍不住要开口，被次嫵使一眼色止住。彭勃笑道：“你真想死么？听你所说，尚有向上之心。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所说真假，也须死后才能断定，此时改口，还可挽回；否则我防伤你元神，虽然不用飞剑，一经说定，便无生理，就来不及了。”说时，早把船舱上所悬门人宝剑，拔了一口在手内。

那剑虽是随船同行清落四弟子童武所佩，也经仙法炼过，剑的本质又好，拿在手上，宛如一泓秋水；寒光闪闪，冷气逼人，端的是口断金削铁的利器。

彭勃语气坚决，在坐诸人无一插话，以为彭勃为众中之首，言出必行，无可挽回。

陆霆暗忖：“照此情势，要想将来成就，暂时一死，必不能免。否则只有回去，由此久从妖道，日近妖邪，陷溺越深。休说难得遇到这等仙缘，就能遇上，也不会被他看中；早晚玉石俱焚，随着恶报运数，与之同归于尽。”细想对方语气，已较前和缓不少，只要不惜一死，异日收容或者有望，怎么也比跟随妖道为恶要强得多。

彭勃喝问道：“你如怕死，趁早明言，我决不失信，言出必践。只你惜死，非但当时放走，并还赐你一道灵符；以备异日妖道害你时仗它保护，辞遁元神之用，不比身首异处好么？”

陆霆始终神色自若，只哀声求告道：“弟子百死不辞，只求仙师允我转世之后，得列门墙。如觉弟子根骨太差，不堪造就，也请把仙山地址途径，详为赐示，等弟子转世之后，能够寻去。看其能否收录，稍赐一线之路，以

免弟子又蹈前生覆辙，弟子虽死犹生了。”

毓桐性直，早看不过去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二哥你看这人身世也颇可怜，或杀或放，就依他罢！”彭勃道：“非我不放，他不愿走。既是这等苦求，我便成全你的志气，非单指点洞天庄途径，并还先赐你灵丹，使你死时免却好些痛苦。但是话要明言，等我把话说完，如你心存尝试，再想改口，连放你回去都办不到了。”

陆霆抗声答道：“弟子心意已定，决无后悔。”彭勃笑答：“好罢。”随将洞天庄途径以及几条入口如何走法，一一告知。然后取了一粒灵丹与其服下，并说：“等过半个时辰，药力生出灵效便即下手，我们还有话说，可到船头上去等死。”

陆霆大喜，服药之后，又跪求道：“弟子今日得见仙颜，实出天幸，虽然未得入门，来生终是恩师门下弟子。只此待死须臾之间，敬乞恩允弟子暂时随侍；一则少遂依恋之私，二则诸位仙师法讳行次，弟子也还一无所知呢！”彭勃还未开口，毓桐已先应诺，陆霆随向众人一一请教。毓桐笑道：“你不必问了！我来说罢。”随将五友名姓来历分别指点告知。

话刚说完，彭勃忽把面色一沉，对陆霆道：“你的时辰到了。”随说二次将剑拔出，陆霆立刻跪下应道：“十年之后，弟子再往仙山恭谢师恩，请恩师下手罢。”彭勃道：“我不伤你六阳魁首，可把心神寄向头上紫阙；我用这剑刺你前心，紧闭双目，不要害怕。”说完，举剑就刺。

第七章（三）

榄胜集冠裳 裙展缤纷大江东去
深情怜故剑 烟波浩淼 一雁南飞

陆霆已是一心待死，因听这等说法，为示勇于就义；见剑刺到胸前，不特没有退缩，反把前胸一挺，迎上前去。彭勃原想试他，不料如此勇毅，骤出意外；虽然收手极快，没有透突，所刺之处也非要害，剑尖已刺入寸许来深，当时鲜血直流。

彭勃忙用手一指，先将伤血止住，哈哈笑道：“果然孺子可教。现在伤口虽被我禁住，不再流血，也颇难为你。今日可去后船，与随行同门师兄相见，就便养息；由此便与他们一起，等到回山，再行传授罢！”陆霆闻言，才知师父试他心志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向众跪叩不止。

次娴笑道：“你今日可算因祸得福，只是本门法严；平日师徒虽然亲若父子，一旦犯规，决不宽容，你到后船，他们自会对你细说。伤痛虽止，尚未收口，我再赐你一粒丹药；半敷半服，片刻便可复原。这里乃各位师长相聚之所，门人须奉师命，始可随侍，你到后船去罢。”

陆霆对于次娴感恩更切，接过灵丹，方在应诺拜谢，忽听窗外有人厉声喝道：“无知孽障，竟敢背师投敌。”声才入耳，一片黄、白、黑三色的妖光，已似暴雨一般射将进来。陆霆听出内有妖道口音，方自胆寒逃避；同时又有一片金光由清落手中飞起，妖光只在窗口闪得一闪，便被挡退。彭勃首纵遁光连身飞出，同康、毓桐跟踪赶去，随见窗外烟光交织，虹飞电舞。紧

跟着几声震天价的大霹雷响过，满江光烟，相继消灭，船也沉入水内。

彭、孙三人相继回转，一同笑道：“毕竟三哥心细，想不到妖人如此胆大，差点没有被他暗算。”清落道：“我从陆霆一来，便疑来的不止一人；就是不然，时候一久，妖道也必遣人来此窥探。我想妖道对我们已然胆怯，来人只是暗中窥探，没有想到他竟约有能手同来，敢于发难便了。来的这三妖人，可有相识的么？”

彭勃道：“来人除妖道外，同来两人，一个黑衣道姑；一个道童打扮的妖人，身材矮小，却生着一个大头，看去头重脚轻，上下不称，一脸凶悍之气。邪法也颇厉害，先被四弟妹宝镜一照，破了邪法；又被四弟飞剑断了半截手臂，化为一道血光逃走。跟着三弟和我连发太乙神雷，全部吓跑：这三妖人全部不曾见过，可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么？”

次嫫道：“那妖妇我昔年曾在黄山见过一面，名叫黑龙女沈三妹。事隔多年，我已忘记；适由窗内注视，看她所用紫黑色交尾飞剪，才得想起。那道童好似昔年传说中的狮首仙童苗梵，如若是他，还讨厌呢！”

清落道：“谁说不是？此人原是华山派余孽，乃烈火祖师师侄。以前也是异教中有名人物，因他为人机智变诈，长于取巧；因他父亲火天王为武当派教主半边老尼所杀，立誓报仇。一面专用邪法暗放冷箭，与各正教门人为难。有那不知他的，狭路相逢，立下毒手；遇上比他强的便即隐形避法。颇有不少后进之士，吃过他亏。

“自从本门开府以后，他见各正教日益昌明，加以本身树敌太多；五英二云、七矮诸先进同门，到处搜戮，想要除他。知难幸免，于是匿迹销声，连华山那伙同党也都不再来往，敛迹已有多多年。近听人言，他炼了两件邪法异宝，正直本门三代师长同门功行快要圆满，各自闭关修炼，难得有人出山之际；又复恃强为恶，到处生事。此次西洞庭斗法便有此人在内，二哥怎未想起？”

彭勃道：“那日乙、白二老来时，我不是接大哥去了么？此人诡诈多端，所炼邪火十分厉害，又知我弟兄细底；已然发现我们踪迹，就许不守信约先往闹鬼。如非大方真人预示仙机，真想寻五弟去呢！”说时，船早沉入江心深处，相隔水面好几丈。因有仙法将水逼住，一点也冒不进来，上下两面的水，宛如晶墙壁立。加以旭日当空，阳光直射下来；照见水中大小鱼介、水族之类，往来游行，殊形异态，甚是好看。

陆霆见事已定，方要辞别，去往后船，清落道：“此时为免妖人发现踪迹，另生枝节，与避世俗耳目，两船全在水面之下行驶，四外均有禁制，你怎能过去？且到前途再说罢。”

齐良接口道：“我们弟兄五人，所学虽都同一宗派，一切也不分彼此，但所收男女弟子各有渊源师承。陆霆尚未正式拜师，本定回山再说；我想事情反正一样，乘此闲时，就行拜师之礼如何？”清落便问陆霆愿归何人门下？可有一定心意？陆霆立刻跪禀道：“弟子多蒙彭仙师大恩成全，才得入门，意欲拜在彭仙师门下，还望开恩收录。”

次嫫笑道：“你这位师父最是严厉，以后在他门下，却要小心谨慎呢！”毓桐笑道：“当陆师侄初来，二哥把他当作妖邪看待，神情何等严厉？胆小一点的，吓也吓死。按说应当害怕，不敢亲近；但我暗中留神，自从试明心志以后，他便随侍在二哥身前，甚是依恋。我们五家兄弟，大哥、三哥仁厚温和，蔼然可亲，不必说了。便是同弟，也是一脸和气，令人容易亲近。他

拜在二哥门下，恰是我们五人中门人最少的一位，岂非各有因缘么？”

彭勃也笑道：“我这人生性疾恶，他初来时，我因妖人闹鬼，未免有气。后便看出他的根骨心性，尚还不差；尤其胆勇过人，合我心意。只不知他心志如何，特意连次相试，故意放他逃路；竟见虔心毅力，不惜为道殉身，委实难得。否则我不似诸位弟兄好说话，平日收徒多经选择，就他一意拜师，我岂肯轻易答应呢！”

陆霆才知师父取才甚严，竟蒙另眼相看，越发感幸。清落随命陆霆行礼，先由彭勃中坐，陆霆按照本门规矩，由陆霆重行礼拜，跪地听训。等彭勃传完了本门心法口诀，再向众人分别见礼，众人自然免不了勉励几句。

这时江心越深，船行金、焦二山附近，江面看去虽宽，因水低山脚斜伸，犬牙相错，更有不少暗礁伏石阻路。船行其中，有时便须绕越，不能照直前驶。清落见山势险恶，大小礁石星罗棋布，仰望上面漩涡，似转风车一般，旋转不休。江水渐作青黄，不似先前混浊，阳光透波而下，船的四围灿若明晶，甚是好看。笑顾毓桐道：“前面便是金山，江水发源之处。弟妹素喜品茶，我们汲些上来，煮茗清谈；就便绕道扬川，一览二分明月之胜，重寻平山堂二十四桥古迹。然后折向东南，转入奔牛镇，经丹阳，访问两家故人之子。再往苏州，略赏吴官花草，天平夕照；就由当地入湖，直赴西洞庭。计算时日，也差不多了。”

毓桐笑问：“三哥山中茶具带来了么？”次娴笑道：“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他素来细心，出门恨不得把家都搬走。近年他又收了吴桐那么一个好徒弟，一点心都不要他费；只一张口，万事俱备，你看不是来了么？”话未说完，前见少年又由窗外飞进；手持一篮，中盛竹炉茶灶、壶铫茗杯之类，恭身笑道：“前面不远便是江源泉眼，诸位师长必要品茗，弟子已准备定当了。”

次娴笑问毓桐：“你看如何？”吴桐见师父也在点头，立把茶具取出，陈设定当。

赶向窗口，转身将足一顿，一道白光便向窗外千寻水壁之中穿波而去，一晃不见。

船行渐缓，江水也越发澄清，上下四外一碧澄泓，清远无际。这船逼水徐行，宛如沉在一片极广大的碧琉璃中；水底荇藻牵丝，翠带飘摇，各种难得见到的深水中长虾怪鱼上下翔泳，悠然自得；越觉娱目赏心，静趣无穷。

众方赞美，毓桐道：“我不想水底景物如此清妙。江心已是这样，紫云官海底仙府、贝阙珠宫，闻说气象万千，更不知如何好法？”次娴问道：“你今生转世甚早，又与官中主人周、秦二位师姊交好，怎会不曾去过？”

彭勃道：“三弟妹当是容易的么？我们五家十人，虽然入门较晚，相差也只二三十年，都是同门。除你夫妇前生，偶因一时机缘去过一次外；不但我们，同门中未得登门的还多着呢。”

清落道：“此话不然。那年我与齐师姊相遇，曾说她将来要在官中开一盛会，所有本门几代弟子。全数请去，早晚大家都能前往一游，并还在官中流连些日。听说幻波池诸位师姊和七矮师兄，也有邀集同门，前往一会之意。不过，近来大家都忙于修为，各有使命在身；像我们几弟兄，还是最闲散的。此时远去紫云官，休说是多，只住上三数月，能办到么？像我和次娴前生去时，连来带去，共总不满十天；走马看花一样，岂不虚此一行么？我想此游，当在恩师道成飞升，同辈中人都有了成就，才能如愿呢！”

次娴道：“本来此行福缘不浅，听说官中异宝奇珍甚多，去的人，主人

还各有所赠呢！”话未说完，忽见吴桐飞入道：“弟子前往取水，不料焦山脚下住有一位仙长，欲与各位师长相见。说他洞中有一灵泉，味比金山至泉还要加胜；本想亲来迎接，因他枯坐多年，不能行动，特命两门人代他来此延请。此船可以直开洞中，来人现在外面候命。”

清落见他水未取回，左肩占还有一处血痕；料知取水时必有争斗，对方不知何等人物？吴桐行事谨细，这等说法，必已化敌为友；既然以礼来请，不容不往。方要开口，吴桐见师父沉吟，知道肩上血痕所致，恭身说道：“弟子去时，曾为守洞神誓所伤。后来主人得知，命门下两位道友将弟子唤入洞内，当时治好；回时匆忙，忘将血痕去净。”

神鳖因为伤人，本要处死；经弟子再三求说，方始从宽，吊在洞中水晶梁上；诸位师长如请不去，仍要斩首。”说时，众人已看见船头上站着两个怪人。

次嫫知道清落和彭勃最护徒弟，吴桐又他爱徒，受伤回来，心必不喜；对方门人这等丑怪形貌，恐是水中精怪修成。恐其拒绝，便先说道：“你去教那两个人进来。”吴桐刚一转身，来人已随身而入。众人见来人乃是两个赤足道童，生得一高一矮；一个尖头鱼眼，长鼻侈腮，一个面容虽较好，手足隐现鱼鳞，满头绿发，乱糟糟毛草也似顶在头上。见面便即跪下，口吐人言说道：“弟子一名江腾，一名江霞，现奉家师之命，来请各位仙长去往水宫一叙。”

众人早看出来，全是水族修成，均当乃师不是同类，也是异教中的散仙。见来人持礼甚恭，不便坚拒，彭勃问道：“令师何人？在此江中水洞居住多少年了？”那貌若女子名叫江霞的，似嫌江腾语声洪烈；一面摇首，不令答语，抢前说道：“家师以前本是水母宫中侍者，转劫之后，又拜在一位水仙门下。家师法严，来时未奉命，不敢妄言，请诸位仙长驾临自知。”

彭、至人一听对方前生是水母宫门下，知非妖邪一流。方要开口，孙同康已先问道：“令师可也姓江么？”江霞恭答：“正是姓江。”同康转向齐良道：“大哥可还记得这位道友么？”

齐良道：“我刚想起，目前隐居水底的水仙，除本门紫云宫诸位师姊而外；只东北两海，各隐居有一位老前辈。与大方真人交谊甚厚，凝碧仙府红玉牌坊便他所有，由乙师伯用法宝换来。另一位隐居北海左近，昔年仙府灵翠峰飞走，便是被他截去；后经玉洞真人岳师叔往要，才行收回。

“此人姓廖，乃是一位女仙，你我前生所遇那位道友江沧浪，便是她的门下；照此说来，定是此君无疑。昔年相遇时，曾有六十年后再见之约；因未明言地址，我二人新近方始回复灵智，所以平时不曾想到。如是此君，真乃快事。恰满六十年难得遇合，这等巧法？他以前东海故居，水晶宫阙，甚是华美；饮食也极尽珍奇，无美不备。既然隐此多年，想必仍和昔年一样享受。三弟可将两船一齐开去，直入水宫洞府，使门人也略开眼界如何？”

彭勃问道：“我怎未听大哥三弟说起此事？”同康道：“我和江道友订交时，二哥、三哥已先转世，只我和大哥大嫂三人一起。此时他以元神出游，竟与肉身无异；双方在东海水宫中居近三月，不久便分头转世。这次兄弟聚首，日月不多，不曾想起，故未谈到。此人甚好，对人尤为诚恳，我们去罢！”众人闻言，一问江霞，乃师果名沧浪，甚是高兴，当时将二船开往。

那水仙住在金山附近，水底峡谷之中；谷径甚宽，水又极深，一进谷口，便见两山崖上，满是湖海中的异种花树，水色极清，衬得万千花树，五

光十色，分外鲜妍，当中更有两行珊瑚树，望去约有两里多长。次嫺笑道：“主人连深海中的珊瑚也种植了这许多在此，想见清与不浅，与水宫景物之丽了。”江霞恭身说道：“家师近年闭洞清修，除偶然神还东海故居，考查各位师兄功课外；已由绚丽归于平淡，不再似前踵事增华了。”

次嫺见江霞虽是水族修成，除形态诡异，头有绿发，身具鱼鳞而外；面目也颇秀丽，吐属更是文雅。闻知乃师除传授道法而外，并还教以语言文字；觉着水中鱼介能修到这等境地，也甚难得。又是一个女身，执礼甚恭，神情十分依恋；望着众人，满脸歆羡之色，不由对他们生了怜爱。恰巧毓桐要赏水底奇景，而这里离水宫相去尚有数里；谷经湾环，船行甚缓，身旁又恰带有各样灵丹，便拉她手问道：“你们可曾去往城市游行么？”

江霞恭答：“家师法令最严，犯者无赦。因弟子等都是水族修成，形态丑怪；惟恐惊世骇俗，惹出事来。又以家师在三百年前，早已炼就元神；就为仇敌众多，恐遭暗算，轻易不肯神游。幸遇灵峤仙府尹松云师伯赠了一枚蓝田玉实，代求得一片固神胶。服后修炼了十二年，元神凝固，无异生人，方始出外积修外功。不料仍遭仇敌暗算，到现在肉身法体仍是枯坐洞中，不能行动。因此使弟子等把本来形貌逐渐化去，成了全人，不许出水游行。

“但是此事至难，岁月更长；有两个等不及的同门，自甘兵解，毁却前生功力，转投人身，重返师门修炼。结果一个误入歧途，寻我恩师未遇，误投左道，从其为恶，身遭惨死。一个被妖道铁伞道人，在转世以前将其魂摄去，受了多年苦难，方得脱身。转世之后，又受无限艰险磨折，九死一生；才得于千钧一发之中，回到恩师门下。弟子等想起胆寒，无人再敢尝试，延迟至今；仅将原形化去一半，预计至少再苦修三四甲子，才得如愿。

“偏生恩师四九天劫不久将临，一个不巧，事前兵解；弟子等无所归依，必为仇敌所害，每日想起，心胆皆寒。除非事前得有正教仙人所炼脱换胎骨的灵丹，变成全人，方可免难。但是家师平生无甚交游，尹师伯自从那年一见之后，从未来过。所习道法虽非妖邪一流，这类灵丹，本是太清仙篆秘传，与平常散仙所炼灵丹大不相同，何等珍贵？仙缘难遇，空自忧愁。今日幸得拜见诸仙长，闻说峨嵋仙府灵丹甚多，其中灵效，包罗万象；不知诸仙师可能怜念弟子出身异类，修为不易，大发慈悲，赏赐一粒，或是指点条明路么？”

次嫺笑道：“我看你颇知向上，处境可怜。仙府的大还丹毒龙丸，最是异类成道的珍物；可惜此丹珍贵非常，炼时至难，内有数十种灵药仙草，更不易采集。连我们也只有一粒的福分，尚须将来功行完满之后，方可有望，你们自是无望。不过，我此行带有几种灵丹，助你脱胎换骨尚有灵效；服后只消勤于修为，三年之内便可如愿了。现剩一位，与了你罢！”江霞喜出望外，拜谢不止。

毓桐见江霞满面羡慕之容，几次想要开口，毓桐用手示意止住；听说灵丹只有一粒，意似失望。便对次嫺道：“这种换骨丹，我尚剩有几粒，他们两人同来，不应一人独享，也给江霞一粒罢。”

次嫺道：“本来想把紫云丹赐他一粒，并非有什么厚薄。弟妹既有此丹，使他们二人所得一样，酬其来迎之劳也好。”说时，路转峰回，船已驶向谷尽头转折之处。船头刚刚往左一转，吴桐禀道：“前面便是水仙洞府。”众人便同起身。

走向船头一看，面前忽现出大片奇景，只见碧波澄泓，地势十分宽大。当前现出一座危岩，高只数十丈；四面孔窍玲珑，当中一个穹顶洞门，高约

十丈。岩前水中，满布下各种灵木琪树，上缀奇花，与洞门差不多高，质如翠玉，行列疏整，伟丽无俦，好看已极。众人见洞中的水也都布满，等船驶向过去，岩忽中断，前面现出一座水晶宫阙，水光掩映，闪闪生辉，气象万千，景更瑰丽。那水直达洞门才止，前面的水好似被什么东西逼住，不能涌进；来迎男女二童已早穿波飞去，向前通报。

船头刚刚刺出水外，瞥见门内乃是一条晶玉甬道，两旁广场，花林高大，琼枝若盖；每株占地，何止数亩？到此已无滴水涌进，水离地面，有二三十丈高下，四围相隔也十余丈，宛如一座其大无比的水晶罩子，将那贝阙珠宫、玉树琼花，一齐笼罩在内。水云晃漾，日光穿波而下；映得四外景物光怪陆离，照眼生霞。先前二童又带了一伙奇形怪状道装男女，拜跪在地。

清落见对方执礼甚恭，忙令起立，率众一同走进。仍是江霞、江腾引道。刚进殿门，便闻异香袭人，毓桐笑问：“这香从未闻过，可是千岁龙涎么？”同康笑道：“姊姊见多识广，这回你却输给我了。”次嫫道：“这香芳郁之中，另有一种极奇怪的香气，味虽馨烈，闻到之后，彷彿益人神思；莫非大荒山无终岭沙沉神木么？”

毓桐还未答言，江霞接口恭答道：“正是此香。家师自从受仇敌暗算，肉身残毁，好在先神已然凝固，本不再作复体重生之想。也是机缘凑巧，偶往海南岛黎峒中行道，遇见大荒山南星原庐太仙婆的门人——女仙白癩，为了完遂当年代师父所发宏愿，修的是苦行。虽有法力，对于常人丝毫不能使用，貌相又极丑怪；致被山中黎民误认怪物，吊起毒打，还用火烧她。

“此时白仙子休说还手，便以法力防御，也违背了当年誓愿，把这些年来所积善功也全化为乌有。为感师恩，只得豁出一条性命，甘受烈火焚身之惨。家师到时，人已遍体鳞伤，吊在木架之上；下面的火已经燃点，黎人正在歌舞如狂，眼看危急万分！”

“家师恰在此时赶到，知道这类五指山生黎野人，素性凶横，不可理喻。又看出被害人遭此大难，气定神闲，貌虽奇丑，根骨极厚，又是一身道气。先疑成心惜此兵解，等火快上身，面容忽转惨痛，料有缘故；暗忖此女如真惜此兵解，见了自己定必发话，不会多事，怎会一言不发？当时没有明来，只用法力将她护住。

“黎人见烧了一阵，人未受损，方自奇怪议论；家师忽显灵异，惊退黎人。她仍不肯自行脱绑，困在残火堆中，和常人重伤委顿一样。家师不知何意？费了些事，才将她救下。先问姓名，来历未说，带她飞走，竟飞不起；身上伤又极重，与着丹药不要，也不求助。

“家师疑她故意做作，虽然断定是个有道的人，偏偏看不出她深浅来历；中间一度负气，假作飞走，暗中隐形赶回查看，并无异状，负伤行走，甚是艰难。家师见她真不是有法力的人，既然遇上，只得救人救彻；由深山之中，步行送出山外。家师方想此女如此重伤，长路跋涉，送她回去，岂非难事？那知刚出山口，她便由身上取出一根非金非玉的黑簪，自己朝身上擦了几下，伤痛全止，成了好人。随又取出一枝沙沉神香，赠了家师；方说姓名来历，并说此香功能起死回生，生肌化腐。

“家师一听来历，欲与订交。她说：乃师虽然道法高深，为方今散仙中头等人物；但是夙孽至重，为感帅门深恩，许此苦愿，至少尚有三十六年愿业未了。到处仇敌，危机四伏，如与交游必多连累；并还于事无补，今日便是榜样。并说“交我无益有损。你那法力决非我敌人的对手，将来再相见罢。”

未等答话人便失踪。家师回宫不久，欲用此香复体重生，每日子午二时焚香炼法。方才吴师兄来，正值运用玄功之始，不便出迎，才命弟子代为迎接。再待片刻，便可相见，请诸位仙师往戏龙亭小坐如同？”

说时，众人且说且行，已由正殿穿出，走向两列满布奇花的长廊上去，往前一再转折，便是江霞所说戏龙亭。亭高七八丈，占地亩许；通体是珊瑚达成，色如红朱，宝光四射。亭外正对着一个泉眼，粗只数丈，由地底向上激射，与上面水幕相接。因四外的水，逼成极广一大圈晶墙，头上水面也被禁法逼住，离地甚高，幅员又广。泉眼中水，宛如一根极粗的水晶宝柱兀立地上，将那穹顶晶幕撑住，四外不见一点水珠。乍看上去，宛如实质，通体晶莹明澈；被四围瑶草琪花、珠光宝气一映，比起沿途所见奇景，更要雄伟壮丽。

亭中所有器具陈设，也极光怪华丽，无一件是尘世间所能看到。当中盛筵，早已备妥，江霞请众归座，侍立恭身说道：“家师天劫将临，每日勤于修为，此时正当修炼要紧关头，不能行动。特令弟子禀告诸位仙师，权且入座小饮；不消片刻，便来奉陪，望祈见谅。少时亲来拜见，再行负荆吧！”

众人见那酒肴备极珍奇，也非尘世所有，方料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；忽听泉柱水声，轰轰发发乱响中，传来两声金钟。江腾喜道：“师妹不要说话，师父来了。”

江霞侧顾娇嗔道：“都是师父教我说的，又没有说什么别的话。”刚说完，那撑空水柱倏地往下一落，直坠泉眼之中；当时地面上现出一个其深莫测的大洞穴。跟着便见一个水晶宝座，上坐一个中年道客，由一片水云托住，冉冉上升。一出穴口，那里来迎的男女门人立分两行，迎拜起立，仍侍两侧，晶座也飞到众人筵前停下。

齐良、孙同康见那道人，穿著一身质如冰纨的道装；面容枯瘦如柴，不带一丝血色，眉长而疏，双目似闭，微露出一点目光。全身手足僵废若死，与前所见道装美少年，宛如二人。

方疑不是昔年旧友，道人嘴皮频频微动，江霞便抢前告道：“诸位仙师万勿多礼，仍请归座，听弟子代师陈情。家师昔年与齐、孙二位仙师见时，本已走火坐僵，身同木石，只为当初水母宫中有一船友舒芸，曾有盟约；言定转世相逢，再图紧首，不愿舍弃肉身。特在江心泉眼之下辟一秘窟，将此肉身安藏在内。事情本极隐秘，同道来往，均在东海旧居，从无一人至此。不料仍被仇敌暗算，虽经守护门人拚命防御，法体不曾全毁，但已遍体鳞伤，筋骨好些震散。

“本来绝望，打算水埋江心泉眼之下，不作复体之想。不久巧遇白仙子，归途又访到前生盟友；居然今生孽消难满，至多一甲子便来相聚。欲借灵木神香之力和本身多年修炼之功，重将法体修炼复原，以便践约，同证仙业。屈指日期将届，本身功行也将完满，正在忻慰；日前乃以四十九日之功默运玄机，推算未来因果，才知舒仙子与家师情孽纠缠，历千余年。

“每次转世，多是彼此参差，好容易才得相见，聚首不多几天，又作劳燕分飞；可是双方情丝纠结逾固。满拟今生修积甚多，从未犯什过恶，功力也较以前为深，当能完遂千年夙愿，那知仍是徒劳。当舒仙子来会不久，家师天劫也真将临，先期兵解，并非所惧；无如从此一别，又是海天茫茫，不知何年月日始得再见？”

“昨日正在愁思，忽然想起昔年曾与齐、孙二位仙师相见如故，十分投

契；得知五家仙长，多是屡生情侣，合籍双修，终成仙业。心中歆羨，已有多年；此时曾有转世再见之约，期正应在明朝。特命门人扫除水中荒居，设筵恭候驾临；因诸位仙师水底行舟，外有太清仙法禁制，不易推算细底，只当有心践约而来。

“正想此间隐秘非常，前害法体的仇敌已早恶满伏诛。平时这一带，均有师祖遗赐的法宝掩蔽防护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只看出水底有一石堆，当中一个泉眼。有那要取江心灵泉的道术之士，因泉眼中心有一大段为防外人看破，故意未加禁制，来人手到即取，所以至今无人理会。诸位仙师怎会得知？二次行法，由水镜传真向来路看，忽然发现来舟正在缓行，相隔尚远；只吴师兄一人，手持瓦壶来取江水。

“家师为想将诸位仙师引来，现出全景，被吴师兄无心发现，舍了江心常人吸水的另一泉眼，改道寻来，走到宫前。守洞神鳖疑是仇敌又来窥探，既未看清来人邪正，又未传声报警；自恃近来炼成一半人体，一时冒失，上前动手。吴师兄见它形貌非人，当是水中精怪；虽因偶然疏忽，受了微伤，可是神鳖也被飞剑法宝困住。看看快要危急，幸被家师看出；命弟子等赶出劝阻，请入官中款待陪话，并将神鳖处以严法，随命同往迎接，始知无心相遇。

“家师坐僵多年，已类枯骨，与二位仙师前遇元神，迥不相同。又以此时，紫阙玉府已全封闭，元神已与体台，功候却还未到，不能似前离体见人，随意言动，敬请诸位仙师谅其失礼。并请齐、孙二位仙师，垂念故交，加以援手；使家师仰仗鼎力，能早复体二三十年，并在水底荒居小住十日，等舒仙子寻来再走。不特大劫可免，千年心盟也可如愿，家师与弟子等感恩终古了。”

众人已看出主人神光内蕴，道力甚深；知他正以虔心毅力，甘受诸般痛苦，想将肉体修复，使其仍是灵和蜀柳，张绪当年。以他元神凝固，无异生人，齐、孙二人前生与之相见，竟未看出，道力之高可想。就说天劫到来，只消把那肉身拿去应劫，也就便可无事，连期前兵解，都非无法避免；偏要舍易求难，甘冒险难苦痛，还不一定能够成功；一旦弄巧成拙，便无幸理。尤其是为想炼髓生肌，回复原状，故意作茧自缚，把紫阙命宫自用法力禁闭；如非预有准备，门人忠心，稍遇外来危害，便难保全，甚是连元神都要受伤。

细详口气，分明又是情关一念难于勘破，只管历劫多生，经时千年；始终情丝牢系，生死缠绵，想必与那心头爱侣已赋双栖，故此不愿转世，另易形体。

众人回忆自身经历，也是大致如斯。如非师长前辈深恩怜惜，欲为神仙传籍，再留佳话；本生又是心志坚定，甘舍天仙立业，非要生生世世求为夫妇不可；本门法力更是太清真传，加上许多仙丹灵药之助，才有今日。就这样仍转劫好几世，受了许多苦难，直到今生方始有望，否则岂不比他更难？再见对方那高法力的人，连话都说不出一句；只由女弟子江霞，随他嘴皮微动，代传心意，众人甚为同情。

齐、孙二人想起昔年倾盖如故，相待厚意；同时又看出他实是本人，只为坐僵多年，及身受邪法震伤。虽仗神香法力多年苦修，仅将残破之体接上，肌肉尚未长复，所以看去形如骷髅。略为寻思，孙同康首先答道：“道友志行高洁，情有独钟，便在外人，也无忍置；况属前生老友，道义之交？如有什么事，敢不尽心！只是愚弟兄历劫好几世，本来早该成就，也为情网

难脱，多历患难。虽然勉有今日，但是转世未久，功力浅薄，不知能否为力罢了。”

道人闻言，那形如泥塑的枯瘠脸上，好似现出一丝笑容，嘴皮连动不已。江霞又跪禀道：“家师深感诸位仙师热情高义，所求的事已早细心盘算，在左道旁门中人自是难极，如在诸位仙师，却是容易。第一，峨嵋门下仙长，为了修积善功，救助修道之士；自幻波池紫云宫开建别府五年之后，不论那一位仙长身边均带有小还丹和成菜老人所赠的“终归鱼膏”。本来即此已能使家师，于四十九日之内生肌健骨，复原如初，无须再烦鼎力。

“只为舒仙子在此十日之内必要寻来，身后有一对头，由她离开水母门下之日起，始终缠扰不休。这多年来，舒仙子已受了许多苦难，此人邪法甚高，日常随定身后，如影附形。当初原也水母宫中侍者，与家师一样，同是情孽纠缠；后来一同被逐，也由于此。舒仙子因他，除纠缠不舍，苦苦相恋而外，并未倚仗邪法乘人于危；并还陪同亡灵烟谷苍虚老人门下恶徒火灵子暗壑鬼牢之中二十五年，同受“太乙星砂”毒烟魔火焚身之苦。为此不忍与之为仇。近知舒仙子难满孽尽，被他寻去，见她来此践盟，定必寻来。

“家师虽然早就想好除他之法，一则是同门师兄弟，虽已陷身左道，终有旧情；舒仙子又是心性仁柔，对于此人，决不肯下杀手。再者，以前家师，因苍虚老人邪法太高，所居青町谷方圆千里，直似另一世界：非经允许，多高法力也难进入一步。明知心爱的人被困在彼，无力往援；又以定数该有多年的苦厄，也难挽回，只好努力修为，暗中守候。

“他偏诡诈，早算出舒仙子有难，为了爱之太甚，事前并不提醒，反想借此日夕亲近。当场也不出手相助，却用邪法暗中隐形随同被困，同居暗谷二十五年。家师却是限于定数，除以前偶然相聚而外，只是刻骨相思，念恋不忘，未与共这患难；以致事更难处。到时不忍下手除害。

“此人定必百计暗算，防不胜防。昨日算出孙仙师还有法宝，可以破他附形邪法。

还有此人近年心情已变，越发倒行逆施，对舒仙子固是余情未断，一半也是拓念太深。

此人自私之心本重，专一欺软怕硬。家师想诸位仙师暂住在此，等他来时，能以善言遣走更好，否则便破去他的邪法，使其知难而退。家师不久也就功行圆满，以此便可两无伤害。他将来恶满遭报，也与家师无干，免得因此又生枝节。如蒙俯允，感谢不尽。”

齐、孙二人见清落闻言似有难色。因他转世较早，法力最高，心思细密，顾计周详，不便强其所难。故人情重，知其早已算出当日之事，好些俱是托词；苦盼多年，词意诚切，大家都是多情，又不愿使其失望，正望清落沉吟未答。

次嫫、毓桐一低声商计，相继说道：“小还丹本门灵药，虽还带有几粒；“终归鱼膏”转世以来却未领取。记得五弟夫妇存有三片，西洞庭斗法在十日之后，暂留无妨，但那鱼膏暂时不能往取。还有二嫂同了令贤、宝玲，也将回转；船在水底，已难发现，何况又在主人仙府之中？”

话未说完，清落知道爱妻良友心意，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这些都非难题，倒是紧随舒仙子那人，如是凶横极恶的妖邪，我们奉命行道，自然容他不得；否则我们怎么好干预别人私事，逞强出头？”江霞立时答道：“仙师放心，家师从无过分之事，只请暂留，到时自可看出。那终归鱼膏，稍迟无妨，小

还丹却望先赐两粒。”清落随由身畔取出两粒小还丹，递过说道：“烦交令师。”

江霞代师拜谢接过，随又传话说：“家师拜赐灵丹，感谢不尽。只是仇敌诡诈非常，也许事前来犯，均在意中。此亭正对泉眼柱之下，便是家师所居水底洞穴，来人到此必由之路。此亭外面设有禁制；家师为想证实前言，使诸位仙师目睹仇敌恶行，将用宝镜回光映出一座幻影，家师去后，便即出现。既蒙诸位仙师鼎力相助，惟望成全到底。家师急于服这灵丹，修炼道法，只命弟子等在此陪侍，还望原宥。”说罢，因主人身子不能转动，只由门下男女弟子，礼拜在地，代为谢别，主人随即退去。

宝座刚往泉眼水穴下沉，转眼便听得水声发发地响，宛如霹雳相似。先前水柱重又出现，向空直射，与上面晶幕相结，水云晃漾；略一闪变，便即宁静如初了。江霞便率男女同门为众人安排卧处，亭本广大，陈设坐卧之具甚多，好似早已备就。席散之后，便即分坐。好在众人均是惨道之士，水宫终古通明如画，每日稍为打坐用功已足，无须睡眠。

次日一早，清落问知神鳌尚未释放，便令江霞传话，代为求情。江霞领命去后，一会，便把神鳌领来；也是一个龙首人身的道童，进门便拜谢在地，立向吴桐陪罪。彭勃随说：“蕴华同了齐、孙二女，前往救人，恐其归来相左，欲往水上迎候。”

江霞跪禀道：“家师宝镜，五百里之内人物往来，均可望见。此镜现藏水柱之中，本为回光幻影诱敌之用。因家师昨日推算，最近三数日内决无人来，不愿事前班门弄斧；只命弟子留心主持，幻景亭台，故未现出。只须稍为行法，诸位仙师无须远出，便可看见来人了。”次嫻便命施为。

江霞领命，随往水柱之中穿去。隔了一会飞出，手里捧着五尺方圆一片银光。到了众人面前，双手一扬，便即凌空停住；光中立现出金、焦二山，和附近江面上的全景。

只见洪波浩荡，天水相涵，风帆沙鸟，往来翔集；连同水中游鱼锦鳞，历历如绘，纤毫毕现，美观已极。因知蕴华三人定必沿江东下，有此一镜，老远便能查见，俱颇心喜，也就不以为言。

到了第三日，彭勃算计蕴华应该早回，心中悬念，又欲迎头寻去。次嫻笑道：“二哥既不放心，可令吴桐将木船升出水面，停在金山附近。二嫂他们万无不由此经过之理，妖人也决阻他不住。许是途中有些耽延，也未可知。”

彭勃一想，次嫻太乙金鳞舟乃妙一夫人所传师门至宝，用以救人，万无一失。昔年旧友原多，也许被人留住。随令吴陆诸门人，驾上一只木舟，去往水面之上，泊在金山脚下等候。那些水族修成的男女道童，个个殷勤，立时分出多人亲送出去，代为分开水路，送到地头；又往船内聚谈了些时，方始依依惜别，互订后会而回。

江霞见众无事，陪往全宫游玩，一面取出各种琴事古乐棋枰之类，供众消遣。众人见她，貌既明秀，人又聪明，一意巴结，依依身侧，从未离开一步，全都对她怜爱。问知是海中人鱼修成，被乃师渡来相随多年，虽然向道心坚，想证仙业，苦无机缘脱胎换骨。因蒙次嫻赐了一粒灵丹，不久便可改变形骸，感恩刻骨。众人听过，自不免夸奖几句。

光阴易过，不觉到了五天头上。除江霞一人仍常侍侧外，余下男女道童俱都报来报往，面有惊惧之色，如有什么事情。守洞神鳌早已不在。

孙同康渐渐看出有异，方欲询问，忽听泉水穴中洞箫之声响震水云。江霞面上骤转惊惶，急同次嫵、毓桐二人低声禀告道：“诸位仙师留意，对头来了。家师发令，暂退水宫地穴，只弟子一人独留；大约片刻就到，还望诸位仙师怜佑才好。”

说时，众人全部目注银光，细看里面；仍是先前水天相接，风帆往来情景。方觉无甚异兆，忽见遥天空际，有一紫色小点移动，晃眼飞近；刚看出一点人影，紫光已到了金山附近江面之上。流星过渡，刚刚往下飞泻，相隔江面还有一二百丈，突然一闪不见，再看已无踪迹。

回顾江霞，紧依次嫵、毓桐二人身傍，满面惊惶之色。知道来人必已隐形入水，尚以为水宫由外到内有好几层门口，均设禁制，来人冲进，必有警兆，再说也无此容易。

孙同康便问江霞：“何故如此害怕？”

江霞答道：“适应师父传警，这厮不知何故改了主意，竟赶在舒仙子的前面？与家师以前推算不符，此来必定要下毒手：邪法既高，众同门今日又有大难，遭劫的甚多。”

家师先前，为了近日之事，关系自身与舒仙子的成败，无暇分神再算别的；也许还受邪法播弄，事前竟未算出。直到方才方始警觉，已经不及防备。一则劫运难逃，诸位仙师又必须守护这泉眼重地，不能离开，人数越多越好。否则。家师一人安危，尚在其次；泉眼如为妖法所毁，立时洪水滔天，江淮一带全成泽国。知道诸位仙师侠义心肠，特意不令弟子先说。

“本来还想令众同门避往泉眼之下，无奈他们各有职司，如若离开，妖人更易侵入；如不将他特有的隐形法破去，便诸位仙师相助，也没奈他何。为此只把门人激起一半，余老仍令各守防地，主持阵法，任凭各人连气。所幸妖人志在求速，不想摄走生魂；众同门各有一道护神灵符，元神不致受害，仍可转世。看妖人来势这快，也许此时已然侵入洞门。在家师所设迷阵之中到处杀人。待弟子冒险出去：将宝镜略为转动，便看见了。”

彭勃方说：“这厮如此狠毒，待我助你。”话未说完，一道碧光已自投入水柱之中，彭勃恐受邪法暗算，刚纵遁光飞出亭外，江霞已自飞回。入亭便急呼道：“诸位仙师请看妖人何等凶残！”

说时，众人见先前明光已然侧转向外，现在水宫全景，水柱侧面又现出一座同样高大的金玉亭舍。紧跟着，便见前面入口，水洞晶宫前面广场上，现出十三座旗门；每门各有两个男女道童，都是满身青光环绕，在阵中穿梭也似飞驰往来。守洞神鳌已是尸横就地，死在阵前；另外还有七八个男女道童，均被人杀死，现出原形，只不见敌人踪迹。

就在这略一注视之间，那些水族修成的道童，又死了好几个，都是飞着飞簪，忽然斩成两半；再不，便身首异处，跌倒在地。死时，必有一蓬银霞涌起，一闪即隐；也未见妖人用的法宝飞剑，看不出是怎么死的。一会工夫，二三十个道童伤亡大半。先前接客的江腾，也在其内。

第七章（四）

榄胜集冠裳 裙展缤纷大江东去
深情怜故剑 烟波浩淼 一雁南飞

众人见状，自是愤怒。方在留神查看，准备再不见人现身，便分出两人前往抵敌，将残余的人救回？忽听水底又有洞箫之声。

江霞喜道：“师父已将水底地窍封固，好留一个水眼。多年心愿，恰好先期完全；至少数百年内，长江下游不致发生水患；再等隐形邪法一破，有诸位仙师在此，就不怕他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众人早看出旗门中残余的七个道童，飞行越急，左闪右避，往来如电。

旗门也不住闪变，光焰越强，忽似数亩大一篷青色火花，由顶爆散。耳听天摇地动，一声大震；前半水官所有晶宫玉阙、珊瑚台榭，当时震塌了一大半，十三座旗门全数化为乌有。同时，瞥见烟光爆射纷飞如雨之中，出现一个形貌俊美的紫衣少年。双手各执一把三尖两刃傍有钢刺的怪刀，各发出两长一短的紫色精光，远射数丈。刚由阵中飞起，略一盘旋，狞笑一声，便朝宫后飞来。

宫中门户甚多，均有道童防守，妖人未到以前，便随一震之后，四下逃散。妖人似因先为旗门所迷，越发激怒；两臂一振，通身均是酒杯大小的紫色火焰，血雨一般四下乱爆，看去真似一个大火人。所到之处，不论多么坚固美好的水晶宫室，挨着妖刀紫光，立即折断倒塌，雪崩也似，声势猛恶已极。

众方大怒，妖人已连冲破好几层殿台楼阁，飞近亭外一到便往主人所幻化的高亭中飞去。妖人原意，侵入以前，上面布就罗网；并得妖党相助，深知细底。又见主人不曾出面，只令众弟子用那旗门抵御；越料主人复体在即，自将元神闭住，连想出窍对敌都办不到。

妖人本就打着斩尽杀绝的心思，适才不合妄破旗门，因而上当；被敌人舍却一件法宝，将自己苦练多年的“天蝉灵叶”破去，身形不能再隐。越发恨毒，决计见人就杀，见物就毁；把敌人苦心经营数百年的水宫基业，连同所有瑶草琪花，全数扫荡净尽，门人也都杀光。再把预伏水柱上的法宝往下一压，然后亲入泉眼水穴之内，将对头形神一起消灭，以免后患，好称自己心意。

那知对方在千钧一发之间，发现昔年水母留赐，隐藏在法宝里面的一道灵符；旗门一破，立生妙用。妖人心神已半昏迷，匆促之间，不特没有看出那亭是假，反随着他凶残心意，生出许多幻相。一见亭中聚有对头师徒多人，立时冲将进去，双方争斗起来，晃眼之间便杀了好几个。可是敌人越往前越多，老杀不完，也不知道那里来的？

妖人正在大肆凶威，恣意残杀，忽听洞箫声起，倏地警觉。暗忖：对头已然在此，怎会还有昔年师门灵籁之声？再定睛一看，对头始终未发一言，一味哑斗，所用法宝也不似昔年那等神妙，一任连用全力，竟会伤他不了。杀了一阵，门人还是那么多，地下不见残尸；不由想起昔年师门被逐时，曾说本门天一灵符专破隐形之法，此后如与相遥，便是命尽之日。适才隐法破得奇怪，那青色火花也与大一灵符相似，此来又是受人蛊惑，违背前向心上人不发誓言；莫要两头上当，自投死路？

妖人越想越生疑虑，只得拚耗元神，咬破舌尖，张口一喷，一片血光过处，连亭带人全都不见。回顾水柱，兀立撑空，人却一个不见，不由又急

又怒。伸手向上一招，正待施展邪法异宝，拚个死活；这边亭内，众人早就跃跃欲试。几次都因江霞摇了示意，又见妖人在幻影中纵横飞舞，分明中计，于是欲行又止。及见幻影为邪法所破，同时见水柱上面笼着一片紫色妖光，妖人扬手待要发难，如何能容？孙同康夫妻忿他凶残，早把双镜准备定当，首先同了彭勃飞将出去。

妖人知道用尽心机，仍落情敌算中，本就暴跳如雷；又见对面突现出一座真的金亭，里面伏有好几个男女敌人，各纵遁光，纷纷飞出。料定上当，已无胜理，越发怒火上攻；一时情急，竟欲拚命，豁出两败俱伤。一见两人飞到，并不迎敌，先纵妖光往侧闪避，仍将手上往上连弹。那紫色妖光骤然大盛，宛如一座光焰万丈的紫山，当顶下压。

清落夫妇后出，看出此是大魅山青玎谷太虚一元祖师——方今左道散仙中第一流人物苍虚老人所炼异宝“紫金幢”，妖人曾被他们人困禁十数年。老人自从南海青狮岭天阎峡一败之后，已然醒悟前非，誓以旁门成道，不再出世。此宝怎会落在妖人手内？不禁大惊！偏生太乙金鳞舟又被二嫂王蕴华带去，以众人的法力，只能勉强抵御；想破这紫金幢，却是万难。

清落方喝众兄弟留意，孙同康夫妻也看出厉害，各将双镜合璧，两股金红色宝光当先射向空中。这时，紫色云焰妖光已由水幕下压；同时，由小柱中心飞射起一股青光，疾如电射，刚刚飞起，将其敌住。

两下才一接触，紫焰中忽然射出一串赤红如血的火星，往青光之中射去。青光好似抵敌不住，上空晶幕随似狂涛起伏，整条长江似要当头压下；水云晃漾，急流如电，连上空四外的鱼介鳞族一起翻滚不休，形势端的险恶已极！这原是瞬息间事。妖人才现，双镜宝光已似惊虹飞射，往上冲去；镜光刚将妖火紫焰敌住，青光便电一般掣了回去。

齐良、彭勃两道剑光直取妖人，已然缠在一起。

清落夫妻最是稳练，一见妖人如此厉害，一面飞剑助战，一面注定上空，暗中戒备；连用两件师门至宝，意欲乘机一举。眼看当头贴近晶幕之处光焰万丈，映得整座水晶宫阙五光十色，齐焕霞辉，闪幻不停，顿成从来未有的奇观。那撒空水柱已然收去，江水结成的晶幕先前几被妖光冲破，江水已似瀑布一般倾倒下来。就在这水面才破、青气抵敌不住之际，双镜宝光猛然向上一冲，将其接住。

妖人骤出不意，没料敌人镜光如此威力，一面又受齐、彭、李、孙四人夹攻，无暇旁顾。等到运用玄功变化，二次施展全力；微一缓势松懈，镜光已将妖光血焰冲出晶幕之上。眼看情敌运用元神所化青光乘机遁退，空自急怒交加，无可奈何。水柱也已自撤，妖光不能下压；上面只管波涛汹涌，水云急转电漩，下面依旧平静如常，地面积水全部成穴。妖人愤极，将手向上连弹。

清落夫妻两次想用师门至宝试破妖法，均因紫金幢威力太大，一个不能胜，水宫不保尚在其次；左近数百里的水族，连同水陆生灵，俱不免于伤害。正自为难，忽听江心上面本门传声，知道来了援兵，心中大喜！侧耳一听，正是王蕴华、齐令贤、孙宝玲等三人回转。

三人先在空中飞过，以为此行有了耽搁，众人当已走远；没想到向往金、焦江心水面下停留，过时也未细看。齐、孙二女忽然提议，欲往金、焦二山一游，蕴华心想：左右无事，不妨走走。正往回路下落，吴桐停舟水上，本在守候；发现三人遁光飞过，知道停舟之处地势隐僻，未被发现。正放剑

光急追，三人已自回飞，彼此相见。吴桐稟知经过，随舟二童随说起主人被困，势正危急，立时前来。为恐误伤江上舟船人畜，先用传声，隔着千寻江水，向下询问。

清落接到，忙用传声回答，说：“那妖人似恐造孽太大，特将邪法埋伏深水之下，主人更恐伤害生灵，暗有防备。就这样，仍恐破法时，江水受了巨震，发生江吼，引出灾害。下时，可将附近行舟用禁法逼开，不令驶近当地一带；等船退尽，四面设下禁制，再令吴桐在上防护。然后出其不意，下应上合，一举就要将妖人除去才好。”蕴华应诺，依言行事。

妖人看出对方法力高强，相持时久，情敌防备越严，休想如愿。彼此法力差不多高，向人所借的一件法宝，本能将水宫震成粉碎，制他死命；偏被双镜敌住，无法下压。如在水心上面爆发，立时发生江吼，骇浪如山；附近数百里内江船固然全被打沉，此时江水倒流，两岸也被冲塌，不知要伤多少生灵！以前便为投身左道，才致每况愈下，不为心上人所喜。就以情敌而论，以前也是同门好友；只为被逐师门之后，邪正异途，方始参商。再因争一女子，仇恨越深，乃有今日之事。

实则还是妖人自己嫉刻阴险，寻仇不已；对方遇事始终防御，从未有过报复，人品又好，难怪女的倾心于他。早想知难而退，女的偏又被妖人擒去，同被困了数十年。事前恰巧撞上，以为这是机会，于是暗中随去；隐藏妖窟以内，一同被困，为之防护，意欲借此见好。不料自己事前不肯出力相助，明知有难，不为解免；事后反倒将机就计，倚仗独门隐形之法往献殷勤。女的虽也感激，私心却被看破；出困以前，曾向自己明言点醒，对于情敌早有夙约，旧盟难昔，劝令死心。

不久女的便自行逃出，妖人方要追去，洞主忽然现身，说他也是爱那女的，遭其坚拒，因爱成仇。乃师苍虚老人法令素严，婚嫁虽所不禁，从来不许动强。本来无可如何，女的不合在最后一次相见时，为见他法力太高，心恐翻脸被擒，意图先发制人。骤出不意，几为所伤，才按师门“犯我者死”的戒条。虽将其困入地底，仍是不忍伤害。

本定还要多给她受点苦处，日前奉到乃师严命；说本门戒条是指“无故犯我”而言。

此事由强迫对方而起，并非无故，怎能怪人？语意大加斥责，立令放走。师命不敢不遵，但对自己暗中防护，以及女方坚拒经过均所深知。甚表同情，情愿助化，将情敌杀死，成全此事。除借至宝紫金幢外；并用法宝查照情敌动静，想好制胜之策，方始寻来。

妖人来时，曾与心上人相见，认怎劝说哀求，仍是片面相思，全无用处。照此行事，就算杀死仇敌，无非两败俱伤，事仍无望；一个弄巧成拙，或是为此伤害不少生灵，迟早均是杀身之祸。来前，已然照出仇敌元神不久复体，适见青气功候甚深，万一看出自己情虚，乘机夹攻，更是难敌。

方自胆怯，忽又想起心上人与情敌热爱情形，妖人重又愤火中烧，心中大怒。正想施展毒手，与之一拚，忽听泉眼地穴中情敌发话道：“师兄何苦执迷不悟？上面诸位道友，均是峨嵋派高明之十，以你我两人的功力，相差甚远；不过经我事前求说，未下杀手。你如利用邪法，只图一己之私，不惜伤害生灵，诸位道友绝不容你倒行逆施。适才我仗诸位道友所赐灵丹，加上我多年苦炼之功，元神侥幸复体，再有半个时辰，便可行动自如，回复原状。

“我虽不肯亲手与你为难，但是适才我由水镜中，看出诸位道友还有三个同伴，正往这里飞来，已到金山上空。法力深浅，我虽不知；以我观察，身边带有专制这类前古天河星砂、会合两间罡煞之气所炼成的法宝；分明你克星已到，大劫将临。

“并且舒仙子知你作此背信无义之事，乘我于危，想仗左道法宝迷惑她的心神，不怀好意。只为紫金幢厉害，下知我有诸位道友相助，恐我受害，她又无力与你相抗。得信以后。正好遇见步虚仙子萧十九妹；一面借了地的绿玉杖赶来应援。因你为人狠毒，惟恐无及，来前又请箫仙子代用法宝传来音书；令我万一抵敌不住，务要勉力支持，只守不攻，以便等她赶来见上一面。能敌更好，如不能敌，她便与我同死此劫，大约在这时便要赶到。

“你再不见机，就算飞遁神速，逃此杀身之祸，或是保得元神遁走，紫金幢便要失去——此是苍虚老人家传至宝，宝主人也决不肯与你干休。依我相劝，不如就此收兵，乘着恶迹未着以前，我向诸位道友求说，不令穷追，或者可能；否则你大祸临身，再后悔已来不及了。”

妖人一听心上人对于情敌如此情厚，好容易由千灾百难中磨炼出来，眼看快成地仙；为了情敌，竟欲以身殉情，与之同死。想起以前经历，越发妒火中烧，不可遏止，厉声怒骂：“今日有你无我，贱婢不知好歹；既然如此，我豁出再转一劫，葬送多年修为功力，也决不容你二人相见。”话未说完，邪法早自发动。

妖人一面指挥法宝飞剑，与齐、彭、孙、李诸人拚斗；一面运用玄功，加增紫金幢威力，准备自将当空妖光云焰震破。敌人势必专注防御浩劫，不暇他顾；自己运用玄功变化，连同所带法宝冲破下面禁制，深入泉眼之内。乘着情敌元神刚要复体之际，能将其消灭更好；至不济，也将情敌法体震成粉碎，元神多少必受伤。然后冲出重围，收了紫金幢散布空中的罡煞之气逃走，日后再强迫心上人降顺。好在有人相助，不问是否心服，且先快意再说。

不料他这里正在开始施为，又听下面大声急呼：“你这毒手万下不得，此宝如为敌人所毁。尚且难于交代，况你自行震破？即便侥幸一时将我杀死，但是此举过于狠毒，休说宝主人决不干休，苍虚老人也决不容你活命。那时形神皆灭，连鬼都做不成了！”

当下面第一次发话时，原用水母门下传声之法，众人并未听出；及至妖人厉声喝骂，下面答话跟着远远传来，双方所说全都入耳，听得甚真。众人才知妖人怀恨情急，甘犯大恶，不惜引起浩劫，以图快意。本就愤怒，想要合力除他；再见妖人咬牙切齿，神情狞厉，状类疯狂；虽然早有防备，惟恐疏忽误事，各生戒心。再见当空妖光大盛，暗赤深紫色的火星生生不已，已自互相激撞；隐闻极繁密的雷火爆炸之声，仿佛千万巨炮，药信已燃，就要爆发情景。

众人全都愁急起来。清落一面施展全力，会合众人上前夹攻；欲使妖人无暇他顾，减少他的凶威。一面传声，告知王蕴华等三人：“加紧防备，如见形势不妙，不等江上舟船退尽，便先下手。虽然不免伤人，到底要好得多。”话完，齐令贤、孙宝玲二女首先穿波而下，各施法宝飞剑上前助战。妖人来时，受了宝主人诤诫，不到万分紧急，不许发挥此宝威力；与敌相拚，更是大忌，并令立下重誓，方始交与。动手以后，清落等见妖光云焰为双镜宝光挡住，不曾想到有此杀手，妖人方得抽空施为。及与情敌问答，阴谋被人发现，各以全力来攻，竟被闹了一个手忙脚乱。想照预计已难如愿，如不

发挥全力，又恐不能收效。没奈何，只得一面奋力拚斗，仍想乘隙下手。经此一来，发难虽然稍慢，不如预计之甚，但那威力仍极猛烈。

就这晃眼之间，紫金幢妖光早被宝镜隔断，不能下压；晶幕上面大片江水已被妖光激荡，方圆十来里一段江心，已成真空。四外洪流，全被逼紧，江上面更是狂涛大作，骇山浪立，江声如雷，势甚惊人。如非王蕴华等三人先有防备，将上下流舟船全用禁法隔开定住，不令近前，必有多人送命无疑了。

蕴华见形势万分险恶，本就想要下手；及听传声招呼，立时应声发难，将太乙金鳞舟取出。先往江中一掷，然后飞身入水，化成一道梭舟形的金光，正往妖光之中冲去。

这时双方针锋相对，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，危机不容一瞬，眼看撞上。

就在万钧一发之间，忽听遥空中有人大喝道：“峨嵋道友且慢动手，待我收这紫金幢。”声音乍听极远，少说也在百里以外；等听“道友”两字，已然临近水宫之上。同时笼罩水宫的大片妖光云焰，倏地一闪而消，化为一溜紫色火星，穿波而上；再一闪，便自不见。

众人虽然转世不久，毕竟几生修积，见闻甚多。听出来人语声由远而近，势来如此神速和那口气；料知不是同道故交，也是本门有渊源的高明人物。清落为恐收势不及，仗着太乙金鳞舟乃心灵相合之宝，闻声立即伸手一指，将其阻住，不令下落。一面留神查看时，妖人闻声立时面容惨变，妖光已先飞去。

蕴华原本惊觉，同时将宝收回；来人也自现身飞坠，由晶幕上穿下。见面未和众人说话，先指妖人骂道：“你这无耻败类，那日我在师兄座上，早看出你口是心非，未必守信，再三劝他慎重。他偏一时气惯，为你所愚，果然被我料中。只顾你行凶快意，不知此宝如若自行震破，固然我们仍可使其复原；这方圆千里内外生灵，焉有活路？你造孽受报，与人无干，我师兄岂不受你连累？适才我师父偶在定中无心发现，立时大怒，由青谷传声，令我来此收宝。

“我离此地虽然较近，也有数千里之遥；你已动手多时，恐赶不上，只得驾着干天罡气飞遁而来。老远望见你已艇而走险；稍缓须臾，或是敌人看出凶谋，合力夹攻，使你无从施展，滔天大祸立被激发，忙即传声阻止。到后才看出对方持有峨嵋至宝太乙金鳞舟；如若应付得宜，虽然不致造成大劫，江上波涛汹涌，至少也要经过百日才能复原。

舟旅全断，不能通行，还在其次；近处舟船，和两岸人民田畜，伤亡也不在少。

“我师兄为了妄动无明，已受严罚；再如毁宝伤人，师父必更难容。似你这等可恶，本不容你活命，只为师命难违，暂不与你一般见识。好在别人也不容你活命，由你自去受报罢。”

来人又朝众笑道：“家师命我转告诸位道友，代向令师致候。急须回山复命，无暇多领教了。”跟着将手一举，一道青光刺波而上，电一般闪了几闪，便即无踪。上面江水，本是奔腾澎湃，声如雷轰；青光过后，立即回复原状，和初来时所见上黄下青、晶明澄清景象一样。

妖人自从来人一到，将紫金幢收去，便似斗败了公难一般；一任对方数说，一言不发，虽仍与众相持，神情甚是沮丧。众人因知来人乃苍虚老人门下，惟恐多生枝节，又听口气，似对妖人厌恶；疑有后文，未向妖人进逼。

及至来人一走，妖人因受众人法宝飞剑围困，知难脱身，忽然咬牙切齿厉声咒骂。本想施展玄功，就势兵解，将元神逃去；又恐敌人法宝厉害，已结成一片光网，笼罩全身；一个不巧，便要闹得形神俱灭。空自急怒交加，悔恨失策，无可如何。生路一断，越发恨极情敌，一面施展全力，在光网中左冲右突，口中依然喝骂不休。

众人因他仙前屡下毒手，为求快意，不惜造成大劫，祸害生灵；不约而同，全想将他除掉。紫金幢和来人一去，众人无了顾忌，立以全力攻进，将妖人围了个风水不漏。

本来早可成功，只为妖人功力颇高，法宝也颇神妙；清落和齐良一向持重，如运用了太乙金鳞舟，或威力太大，又在江心水底之下，既恐波及江中生灵，又恐震破水墙晶幕；王蕴华几次想用，均吃二人暗用传声止住。意欲将妖人获身宝光先行破去，然后下手除害。

妖人自知不幸，方在进退两难，忽听下面情敌传声说道：“你不听良言，果然自寻死路，我此时正当元神复体紧要关头；如知悔过，只要稍迟片刻，我便代你向诸位道友求情，放你逃生。如其因你先前行事狠毒，志在诛邪；我也必定拚耗元气，受点苦难，助你逃出罗网，你意如何？”

妖人间言越发暴怒，咆哮如雷，厉声喝道：“我与你势不两立，少说废话。来时不合心软，以为与你虽有深仇大恨，生灵无辜；上来只想杀你师徒报仇，未下毒手。我如一到使用法宝发难，将你连人带巢穴一起震碎，骤出不意，纵然约有救兵埋伏，济得甚事？该当数尽，还有何说！实不相瞒，休看你肯作好人，我并不领情。你明是向贱婢卖好，以示你的大量，我偏不肯上套。说逃则逃，不说逃，便全交给你；拚着毁灭形神，也让贱婢日后想起，是否问心得过？万一我能逃走，日后再遇，也必与你同归于尽，决不容你活命。”

众人听出主人颇有放他之意，方想这类凶顽成性的妖邪，如容逃走，必是将来后患，正在加紧施为；忽见泉眼深穴中，冲起一幢银光，当中里着主人。一出现，便朝众人说道：“并非贫道有什么私意，这厮为了舒仙子心性温厚，有了恶行更难近身，故此身在左道门下多年，人虽凶暴，恶迹不多。这次实是报仇心切，甘犯天谴；所幸浩劫并未造成。望乞诸位道友酌情宽免，网开一面；使贫道少尽同门之谊，更拜大德于无穷了。”说罢，便拜了下去。

彭勃性刚嫉恶，知道齐、李二人重情面软，闻言大不谓然。首先正色答道：“道友请起，修道人扶善诛邪，不容偏私。这厮如此凶横残暴，逃走以后定必重炼邪法，为害生灵；再者也是道友一个隐患，如何可以容他逃生？法体新复，请归静养，等愚弟兄除此极恶穷凶，再相见罢。”

妖人口中虽说大话，毕竟当这生死存亡关头，终是惜命；自从情敌出现，向众求说，不由色厉内荏，心生希冀。及听彭勃这等说法，众人也各增加威力夹攻；主人因见彭勃义正词严，声色俱厉，已然面带愧容，未再开口。断定生机已绝，怒吼一声“罢了”，刚把护身宝光往外暴长，待以全力向左侧宝光较弱之处冲去，试作万一之想。

不料孙毓桐早防他有此一着，因见妖人护身宝光强烈，又擅玄功变化，打好欲擒先纵的主意；暗告孙同康，先不使用宝镜。表面各用飞剑随众合围，却在暗中准备，故意示弱；等妖人冒险来冲，再将双镜合璧，突然发难。一面由孙同康用宝镜将其消灭，以便举成功。不料彭勃夫妻痛恨妖人见这一面飞剑宝光稍弱，从旁加功防御；毓桐惟恐妖人警觉，心想这样装得更像，虽

然多延一点时候，妖人受逼太甚，逃走之心更切，反而容易上当。方自奋心，想用传声告知彭氏夫妻，令将宝光稍撤；蕴华已然省悟，刚把势子略缓。

妖人看出孙氏夫妻这一面，剑光较弱，以为机不可失，立即向前猛冲。光网略一分合之间，猛瞥见两股金红光华合成一道长虹，突然迎头射到，身子立被里紧，身子宝光首先减低。同时，内一敌人又飞起一道青色精光，直射过来；如非事太艰险，戒备周密，豁出毁损两件心爱至宝，将其敌住，即此已无幸理。就这样，孙同康所用“太乙分光铲”乃古仙人留赐的天府奇珍，威力绝大。精光射处，妖人用来脱身的两件法宝竟被冲破一件，另一件也自危急；身子被镜光里紧，眼见宝光一灭，形神均不能保。

正自胆寒心悸，情敌忽然急呼：“诸位道友开恩。”声随人起，化成一片银霞，竟往镜光之内冲来；知其拚耗多年功力，犯险相救。妖人想起寻仇多年，对方从来不曾计较，当此危机一发之间，反而以德报怨，不由天良发现，大为感动。又知众敌人愤他凶残，必欲置之于死，情敌空自受伤，并救不了自己。刚喝：“此我运数将终，我对你仇怨已消，平白犯险受伤作甚？”话未说完，银霞已然冲入镜光之中。

毓桐夫妻这双宝镜，早按本门传练得心灵相合，可以随意应用，生杀由心。及见主人冒险来救情敌，自不肯使其受伤，但想使妖人稍知愧悔，故意将其里住，却不令两情敌合在一起。及听得妖人这等说法，毓桐方喝：“你这厮居然也有天良发现之时。”话未说完，猛听“波”的一声，一道翠虹突然由侧飞来，直冲镜光之中。

众人一见翠虹正而不邪，事出仓卒，略一回顾分神；翠虹已将妖人里住一团，飞出镜光之外。紧跟着，面前现出一个美艳如仙的宫装少女，向众人礼拜道：“妹子舒芸，只为夙世情孽，惹出许多烦恼。现有罗老前辈一信，请诸位道友同看，高抬贵手；愚夫妇和茹师兄，俱都感恩不尽了。”

众人见那少女生得容光照人，丰神绝世，连毓桐那样平日自负丽质天生、楚腰一掬的人，也自愧弗如；对方词色又是那么谦和。次娴等三人惺惺相惜，先自喜爱；知她来为妖人说情，又持有金姥姥罗紫烟的信。见妖人虽被救去，仍在翠虹宝光笼罩之下，并未纵其逃走，料有缘故。

次娴忙令众人各收法宝飞剑，还礼接信，一同开看。上写：

“此是夙孽纠缠，已历多世。妖人茹黄沙本非恶质，只为一念之差，投身左道，习与性成；自恃邪法，顿殊前因，所犯多是无心之恶。但他前两生修积颇厚，所习邪法乃独门传授，颇具神通。此次被困，由于一时疏忽；惟恐苍虚老人要制他的死命，只顾心寒胆怯，忘了众人厉害。内中清落夫妇和孙同康又各持有专克制他的法宝，不早报机乘隙逃遁，被困已自无及；今生造孽虽也不少，自有他的报应。念其前生曾在水母门下积有善功，不妨看在主人夫妇情面，宽其一死。

“还有此人天性强傲，无德不报。此去西洞庭斗法，对方有一妖僧炼就神魔，最难除去；留下固是大害，如若杀死，定必附身为祟。只有此人囊中一件异宝，虽非众人法宝之敌，却是专戮妖僧元神的克星。只须释放之后，照书行事，便可以毒攻毒，此人也得减消好些罪孽，三全其美……”等语。

刚刚看完，金光一闪，信便化去。侧顾妖人间在翠虹环绕之中，一丝空隙俱无，却不带有想逃神情：人也回复了一个美少年，长身玉立，貌相清秀；比主人身材稍为高瘦。

自从舒芸一来，看了一眼，长叹了一口气；便自低头，不再言动。主人

也早走了过来，满面愧喜之容。

清落便对舒芸笑道：“愚弟兄本来不知细底，因见贵友过于凶残，奉命行道，除恶务尽；所以主人先前再四劝阻，为之解免，惟恐贻害，均未敢于应命。既有罗老前辈仙示。只请贵友从此改邪归正便了。”舒芸闻言，便与主人一同喜谢。随一招，将绿手玉杖所化翠虹收了回来。

茹黄沙脱身并不逃走，反到走了过来朝众施礼，苦笑道：“我今日如梦初醒。想是峨嵋门下高弟，自知旁门左道，不敢附于交末，诸位道友姓名可能见示么？”

众人见他神态安详，彬彬儒雅，与方才残暴凶狂之状判若两人；想起金姥姥书中之言，同声说道：“道友只能勇于改过，订交何妨！无须太谦，同往亭内畅谈何如？”

茹黄沙又苦笑道：“诸位道友虽然不弃丑恶，我总自愧形秽；再加罪深孽重，也须解脱。此去尚有急事，只请立谈片刻，见示姓名来意，于愿已足。”众人便照仙示所说告知。

茹黄沙一听说起西洞庭斗法之事，面上似有喜容，忽又微叹了一声，答道：“我来时，曾闻西洞庭有不少左道中人前往。不料对敌的竟是诸位道友，这就莫怪他们要大举了。”说罢，转脸朝着舒芸慨然说道：“我随你一同被困多年，虽是私心自利，终由爱你所致。难得我在危急之中，你竟往返数万里，求人书信，来此解救，总算尚有故剑之情。我问心已想得过去，此后再不寻你二人作梗，望你二人神仙美眷，地久天长。我不久便须转世，此后永无相见之日；请自珍重，善事新人，我告辞了。”说罢，手向众人一举，便纵遁光穿波而上，仰望已不见踪迹。

众人见他自从出困，主人几次想要和他说话，均故作不知，把头偏向一旁，始终未理，知是痛心已极。次嫫笑道：“这位道友风度颇好，法力又高，我们如不仗着师传至宝，真非对手。看他去时神情，恐对舒道友余情还未断呢！”主人夫妇随请众人入亭落坐。

舒芸叹道：“论他当初曾和我们同门至契，只为夙孽牵缠；而妹子与主人也是情孽深重，难于解免，并且还订有盟约，不可解脱。否则早证仙业，那有今日之事！现在虽然孽满难消，破镜重圆，至多修到地仙而止。可见女人祸水，连神仙也所不免呢！”

“孙姊姊看得并不算差，不过此人一向自私；他和外子对我同是钟情，他却遇事自私，表面宽和，量最狭小，用情也并不专。自归左道，更与一般妖妇淫娃来往；妹子便无前生盟约，也不会与之同修仙业的。休看他行时神气，仿佛隐痛甚深，实则一半出于妒念；事过情迁，也就淡望。何况劫后余生，已知厉害，他又心高好胜，专重外场。今蒙诸位道友宽他一死，自觉丢人太甚，所以坚问来踪去迹，想为诸位道友稍效微劳，以为遮羞之计。”

“此人对友素血情义，西洞庭之事，他早已知道；凑巧对方还约得他，均未可知。”

他和妖僧本有夙嫌，一向自称独往独来，顺昌逆亡，以己意喜怒为好恶；谁和他好帮谁，到时他必倒戈相向，还有许多说词。罗老前辈所说以毒攻毒之言，便是指此。以他最前生为人颇好，功力颇深；不知怎的，转世之后，受一妖妇引诱，投入左道，便迷了本性，闹得这等样子。这次转劫，如非愚夫妇想起旧情，不忍坐视灭亡，恐怕还难如愿呢！”

说时，江霞率了残余诸道童，已把酒筵备好，请众入座。

彭勃道：“想起这厮，适才毁损水宫灵境，残杀无辜情景，依我心思，真不容他逃命呢！”

主人答道：“彭道友，今日遭劫诸弟子早该兵解，只他们见先前转世两同门曾受不少苦难，俱都胆小，又舍不得离开我；结局大难临身，仍难避免。否则家师仙示早发现半日，或是早知灵丹神效，今日可以复体重生，也不致死得那多。事后开看家师留赐的仙示，所开名单一个不差，可见定数难移。而他所杀诸弟子，来生也必有孽报，因果循环，且够他受哩！”

众人饮宴谈笑了一阵，一算时日，快到斗法之期；次娴还想溯江而下，重寻旧游之地，并往苏州故居和江阴等地访看几家故人子孙，便和主人说了，同起告辞。

主人挽留不住，只得吩咐门人，传语吴桐把江船开入水宫，并说：“当地本是昔年水遁路过，发现水中山谷灵秀，景物甚佳，又是江流发源之地。一时乘兴，辟此别居；并由谷口起，移植好些水生的琪花琼树，和珊瑚之类。一切多出人工，现为仇人所毁，大半残破；幸仗同道友好之力，夫妻团圆。此后便拟带同门人，重返东海故居，也不想作什天仙；只在海底同修，略享清福。特命门人，援救海中失事舟船，即以报恩”等语。

说完，船已开进宫来，男女主人亲送上船，一直送出老远；众人再三推谢，方率门人辞别。

次娴见江霞行时，眼望着自己甚是依恋，笑对她道：“你不久便成气候，与人无殊。

异日有暇，不妨稟明师父，往我洞天庄游玩。回去好自修炼罢！”江霞垂泪应命，自随师父回去不提。

众人因在水宫日久，估计前遇贵人没法寻找，许久未见江上景物，便把船升出江面，并问蕴华救人之事。才知此行事颇顺手，一到便将人救出；刚要起身，仇敌也自警觉，随后追来。因守清落行时之戒，不曾回身迎敌，正驾太乙金鳞丹往回路飞遁，忽遇先前同门——三英中的余英男，由幻波池往东天目访友，遇见青城派的同辈女仙虞南绮，和武当七女中的姑射仙林绿华迎头拦住，杀退敌人，强拉到东天目千尺幢，访看南绮同门。

狄家姊弟刚刚到达，便接峨嵋师长飞书，仍将所救的人，连同齐、孙二女，带往峨嵋听训。虞、林二女，知道凝碧仙府，近年各长老大道将成，日常闭关清修。休说外人，连本门弟子，不奉命也轻易不能拜见。难得有此机会，又是妙一夫人飞书来召，正好乘机拜见，重寻旧游，也同了去。

到后，只见着妙一夫人和值年师长白云大师，除将所救的人另为引进到别位仙长门下外；先命留洞值班女弟子裘芷仙、云紫绡，陪了来客，去往灵柱仙馆款待游玩。随即谈起西洞庭斗法之后，五友全家团员，便应同返洞天庄修炼五年，再率门人子女，轮流出山修积；不久还有人寻来，去留任便，只等积完外功，便可成道。

为了各位师长现在参修仙业，门人见面时少，掌教夫人和白云大师，偶然行法查看各地门人功夫。看出蕴华等三人救人遇友之事，因五友夫妇历劫多生，心坚金石；所生子女，多是灵慧孝友，甚为磷爱。又知齐、李诸人还在水宫，不便离开。恰有闲暇，便将蕴华等飞书召去，亲加传授，指示机宜。并令三人留居仙府，俟将所传学成再走，以便传授齐、李诸人。对于齐令贤尤为期爱，颇多奖勉，孙宝玲也同沐恩施。行时，赐了各种灵丹，又将南海紫云宫新近呈献的大小仙剑，单双四十三口，一并转赐；令交清落，将

来分赐有根气的门人子女，以为外出行道之用。

第八章（一）

小结全文 群丑悉歼霹雳火

情联五友 归舟同隐洞天庄

话说众人听完俱都大喜，随即望空拜谢师恩。蕴华取出仙剑一看，最长的才得尺许，单剑只得九枝；双剑还有三五口作一套的，长仅三两寸，形如玩具。看去全是寒辉闪闪，奇亮如电，五光十色，耀眼生花；知是紫云宫中仙兵神铁，会合海底肺中太白精金之气，合炼而成。清落惟恐炫露，忙命收起，仍交蕴华藏好，只取一枝单剑，赐与吴桐，令归后船，便向前途进发。

本意先往江阴访友，船近靖江，次娴提议将船傍着北岸，缓缓前行，留下一人和门人守在船上，余人分头上岸，随意游行，顺便积修一点外功，无须等在船上，只自己和王蕴华去往对岸江阴访看友家子孙。清落笑道：“你的意思，分明不要我去。我代你们看船，如何？”次娴笑道：“我并非不要你去，为你这人忠厚得可怜，虽然修道多年，仍是那么粘滞，我都代办，还不好么？”清落微笑未答。

毓桐猛然想起一事，知道清落对众兄盟友最是情厚，大家能有今日成就，全由他一人苦心孤诣，百折不回，才告成功。平日相对，无话不谈；只有一事，除他爱妻次娴外，仅蕴华稍知底细。但是三人当众绝口不提，蕴华也极守口，连对丈夫彭勃均未说过。自己为了好奇，前向次娴探询多次，均被婉言谢绝——说已答应清落，不肯泄露；蕴华还是昔年同住江南，对方向其吐露，才得知道大概，恕难奉告等语。心料江阴之行，多半又是为了此人，故与蕴华同去。自己不便随往，便朝爱女宝玲微一努嘴。次娴先已觉查，笑道：“弟妹无须如此，早晚自会知道；不过事情未定，难于奉告便了。”

毓桐乘机说道：“这个闷葫芦，已历三世，我已闷了多年了。你只说一句，三哥向无不可告人之事，为何这等守秘？莫非以三哥的为人，和你夫妻恩爱，又隔了这多年，还有什么隐情不成？”

次娴笑道：“此时还是难于奉告，便二嫂同去，也只为我暗助；到了地头，仍要分手，详情并不知悉。等西洞庭斗法事完，回山时节，说与不说，就能定了。”

毓桐气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能否吐口，还不一定呢！你是我的三嫂，又是我二姊；连这点事都屡问不说，我也不再问了。”次娴知她仍是前生小性，便不再说，自和蕴华起身先行；乘着天明以前，往隔江对岸飞去。

孙宝玲先见母亲示意，便留了心，次娴一走，故意朝齐令贤道：“大姊，对岸山容甚好，我们同往一游如何？”令贤本想随侍父亲同游，方一沉吟，齐良笑道：“我们今日原定由此分途游玩，随意积点外功；等你三姊事完，再绕往苏州，转入太湖，也就到日子了，你和宝玲一同去罢。我和你彭叔父也想就便飞往福山，访查前生老友踪迹呢！”令贤只得应了。当下除清落留守外，孙氏夫妻和斋、彭二人各走一路。

毓桐因被次娴看破心意，只当二女真去游山，也未在意。又因当地离

浙江近，反正还有数日耽搁，便和丈夫商量，同往西湖诸山一游，孙同康自无话说。一会，众人相继飞走。

齐、孙二女先行，本意两位姑娘刚走，所去必是江阴城内，可能赶上。那知追到对岸，四望晨光未吐，只东方略现一痕曙色；江面上大雾迷茫，对岸舟船，已看不见。先往城内人家分途寻找。初意此时有雾，天还未亮，姑娘们如往人家访友，也就刚到；双方乍见，必有灯光人语透露；城又不大，飞行神速，只要贴着屋脊，掩下遁光，静悄悄飞行过去，多少总能看出一点形迹。那知找遍城内，又去城府人家村舍找了一遍，均未找见。天已大亮，只是日头为浮云所遮，天色甚是阴晦。

令贤早已问知来意，久寻不见，便把宝玲拉向无人之处，说道：“这里人民富庶，城外不比城内，村镇甚多，如何找法？三婢此行不愿人知，事必隐秘，焉知不是声东击西，另有去处；否则先后相隔，只几句话的工夫，怎么也能追上，怎会不见？我想对方如是故人子孙，决不会在天明以前上门，这等人烟稠密的鱼米之乡，对方如是修道之士，怎会居此？莫是故意遮人耳目，另有地方罢？”

宝玲道：“这话果然有理，我们上当了。不过所寻的人，必在附近不远。听说前面便是黄山，风景似乎还好，又临大江，我们前往一寻如何？”令贤应了。

那黄山在江阴城北长江南岸，在于狼、福二山之侧；虽非安徽黄山之比，地势却其形胜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又以屹峙江干，长江如匹练环绕其下；每当春秋佳日，遥望江上帆樯往来，长波浩淼，极目无涯。人家城郭，多在烟树之中，平畴沃野，到处青碧。

入晚，万众灯火灿若繁星。再当月白风清之夜，登临其上，上面是勇空滞雾，素月流光；下面是渔火明灭，江流千里。天水相涵，明辉如画，真成了一个玻璃世界。等到斗横参移，白月初坠，红日金轮又自东方天际涌将出来。红光万道，与水上下；跳掷了一阵：忽然离水而起，明霞散绮，晴彩浮空，江面上早闪起了亿万金鳞，更是壮丽非常。

二女到时，见山上种着不少花树，也有人家庙宇；心想三婢所寻的人决非庸流，所居当必幽静，不会与这些俗人住在一起，上来先往风景清幽僻静之处寻找。那知山本不大，又离城镇江边颇近，山上更有几座大庙，香客游人往来不绝。远看风景甚好，这一临近，二女累生修为，见惯仙山灵境，自然看他不上。加以游人甚多，见二女长得那等美秀，年纪又轻，言笑自如，不作世俗儿女之态；俱觉新奇，互相指点注目。

二女本甚讨厌，及至走到山顶，俯视长江横亘足下，江流浩浩，一泻千里，颇为壮观。只是天色阴晦，遥望隔江靖江县城烟笼雾的，已然看不甚真，颇有下雨之兆。方自指点烟波，互相笑谈，打算稍为观览，再去寻人；忽见身侧不远，右一獐头鼠目的少年，由山石后面掩来，神情甚是鬼祟。二女先在半山，便见此入尾随身后，后在人丛中走失，这时见他又由后而绕来，不禁有气，当时就要发作。

那少年名叫侯文，是个花花公子，仗着财势，横行当地。性喜渔色，家中养有不少打手，自己也会一点武功。先在半山听下人说，有两个美貌少女，年只十五六岁；未带从人，来此游山，赶去一看，惊为天人。当时本想下手，因见二女气度高华，衣服也极清丽，不似寻常民女；心疑路过贵官之女，未敢冒失。一面命人去往江边打听过往官眷，有无儿女在内；一面暗中

布置党羽，亲自尾随。到了山顶，见二女言动天真，丰神美秀，直与画上仙女相似，越发心醉。一时色胆包身，不知晦星照命，妄想绕到二女身前查听来历；只不是什么大来颈，立时抢走。

人未近前，已被发现，二女见他穿著华美，一脸邪气，又是那等鬼祟神情，知非好人。孙宝玲性最疾恶，刚对令贤说：“姊姊你看这厮鬼头鬼脑，跟在我们后面，想找死么？”

令贤本已发现馱现对是个恶少，以前有过经历，知道自己貌美，容易惹事；前往湖湘行道，为此曾伤多人。后来小仙侠威名远震，传递民间，方始无人敢于生事。心料对方乃财势人家狗子，同行必有党羽，近日父亲诤诫，对寻常恶人，如非真个凶人，不可妄杀；本心只想略加惩治，便即离去。及至用目四顾，忽然发现右侧不远老松之下，坐着一个肥头大耳、袒胸赤足矮胖和尚，笑嘻嘻眯缝着一双细眼，望着自己。因先上时未见，突然出现，心中一动，便留了神。听出宝玲快要发难，方要阻止，告以和尚来势可疑。

侯文那知厉害？一听对方骂他，立时乘机凑近前去，假装发怒喝道：“你们那里来的女子，为何无故骂人？家住何处；决说出来，你侯大爷不是好惹的。”说时，把手一挥。随从党羽已早掩到二女身后，闻声一齐赶过，同声大喝：“这是侯镇台的少大人，竟敢出言无礼！快随我们少大人回去，陪个礼儿，还有你的好处。否则当场打死，丢在江中喂鱼。”

宝玲见狗子同了十几个壮汉，围着自己指手喝骂，声势汹汹，两次想要动手，均被令贤止住，本就难于忍耐。侯文也不想对方两个少女，被这多人围住威吓，神色自若，一点不怕；如其好惹，岂是这等神气？一时色欲朦心，笑说：“小姑娘，随我到家，包你享受不尽。”口说着话，伸手便拉。满拟这样美秀少女，还不是笼中之鸟；不料手才一伸，内中一个少女忽然秀眉微扬，娇叱：“狗贼敢尔！”说时，把手一扬。侯文手还未到二女身中，猛觉一股极大的力量照手打下；宛如刀斧猛劈，右手立断，其痛彻骨。

“噯呀”一声，当时痛晕过去。

旁立打手见少女骂了一句，将手微扬，并未沾身，狗子便倒地，还不知道受伤；过去想扶，人已晕死，右膀也齐腕断落，鲜血直流。当时一阵大乱，纷纷喝骂，朝前扑去。

令贤恐宝玲又伤多人，口喝：“玲妹，这般无知狗党不直计较，稍微警戒已足，我们去罢。”说时，一面拦住宝玲，一面伸手一挥。

那伙打手，除有两个，正扶狗子，忙着包扎伤处，未上前外；下余十六七个，正在纷纷喝打。猛觉一股劲力疾风迎面撞到，力猛异常，再也立脚不住，纷纷翻身跌倒在地。

内有几个护院武师还想纵起，取出兵器，再试一下。还未上前，令贤已戟指叱道：“无知狗贼瞎了眼睛，我姊妹要杀你们，易如反掌，当真要作死么？归告狗子，从此悔过还可免死；再似今日这等行为，必用飞剑取他首级。你如不信，且看这一个榜样。”

说时，众打手武师本在二次前扑，先给宝玲扬手一挥，又被罡风撞退；几度受伤，才知厉害，不敢再上。无如狗子是众人的衣食父母，受此重伤，回去如何交代？不得不拚。

众打手正在进退两难，令贤把话说完，扬手便是一道白光，飞向对面大树之上。雷闪也似，略一掣动，只听一片喀吱之声响过，白光飞回。再看那株浓荫密茂的大槐，枝柯尽折，纷纷下坠，成了一个光干。白光飞回时，

扫向一块丈许大的崖石之上；又是“叉”的一声，裂成两半。经此一来，众人全被镇住，纷纷跪拜地上，齐喊：“仙人饶命”。狗子也自痛醒过来，见随带打手跪了一地，刚怒吼了一声：“狗丫头！”宝玲怒喝道：“这小狗贼，仍然留他不得。”令贤想拦，一道青光已朝侯文飞去。

狗子骂时，身畔同党本在附耳急劝：“此是剑侠，不可冒犯。”话未说完，青光已电驰飞到，方知厉害。本来非死不可，幸而令贤不愿杀人，扬手一道白光将青光挡往，狗子才未伤命。就这样，头发已被扫去好些，连左耳也削去了一半。当时吓得心魂皆震，不顾疼痛，跪扑在地。哭喊：“仙姑饶命，下次不敢。”

二女正要发话，微闻右侧有人笑道：“米粒之珠也放光华？是好的，可去上方山寻我。”令贤心细，先见树下和尚始终旁观未动，心想许是原来在此，又未看出别的异处；忙着拦劝宝玲，并未十分在意。闻言连忙回顾，和尚仍坐树下，白影一闪，忽然不见，料知不是易与。自己踪迹已然泄露，二位姑娘如在当地，见此情势，定必赶来阻止，分明不在此地。忙拉了一下宝玲，向侯文喝道：“我姊妹专杀恶人，今日大大便宜了你。”

说罢，为防连累好人，故显灵迹，双双把手一扬，各纵起一道遁光；长虹经天，破空飞去。飞出数十里，再隐形赶回船去。二女本意为那和尚可疑，想向清落请教：上方山有无此人？本领如何？及至飞到船上一看，清落已他往；只吴桐同了新收门人陆霆，在前船上缓缓驾舟而行，说笑正欢。令贤便问道：“吴师兄，三叔父呢？”吴桐笑答：“师父刚走，行时命我缓缓驾舟前进，往苏州绕去，他要访一老友，未说去处。二位姊妹怎会这时回来，可有事么？”

二女随把前事一说，吴桐惊道：“前听王微师兄说，上方山镜波寺，自从无名禅师师徒减度之后，改由七指禅师接掌，不久也都他去。再接此寺的，虽是一位高僧，但是无甚法力，怎会有这和尚？照你所说，他走时人影一晃，不见神气；颇似二师伯去年在天台山所遇妖僧雪弥陀空晓。如是此人，师妹最好先不理他，等师父和二师伯回船，商量之后再。”

令贤闻言，还不怎样，宝玲最是心高好胜。因忿妖僧狂妄，自恃隐形神妙，近得了一件防身法宝，便和令贤说：“我们以前纵横于三湘洞庭一带，也曾遇到不少强敌，俱都无事；如何有人当面叫阵，不敢前往？”令贤虽较谨慎，一则年轻气盛；又想这次峨嵋拜谒师祖妙一夫人，曾说自己仙福甚厚，以后到处逢凶化吉，何况身有至宝，邪法无奈我何。深知宝玲脾气，说到便做，劝必不听，立时应诺，决计先往一探。

吴桐乃清落相随两世的爱徒，重返师门才只年余。深知妖僧厉害，二女胆大任性，恐有疏失；自己法力尚未复原，刚得到一口飞剑，无力同往。再说船中又须留守，再三劝阻。

令贤知他对于师长同门，和大师兄王征一样，最是忠义。便对他说：“身有至宝防护，此去不过先行窥探虚实，决不妄动。如有不测，昨夜行时三叔定有预示。我想三婢江阴访友，乃是托词，踪迹必在吴门旧居一带。为防被人发觉，也许江阴有什么故人之后，就便看望，略说即行，所以找她不见。三叔命你将船开往苏州，必与三婢此行有关。

反正顺路，我们相机行事便了。”吴桐劝她不听，无可奈何。

二女随即飞走。到了上方山，意欲先往镜波寺礼佛，参拜无名禅师师徒灵塔，就便向寺僧打听：山中有无这样和尚，是否妖僧空晓？等寻到寺中

一间，住持是个苦行僧，已然闭关多年；下余和尚多是庸僧，只知诵经礼佛。又见二女是两个小姑娘，一问三不知。

二女赌气，正往外走；忽听乡民议论，五通神祠今日庙会，甚是热闹。二女问一村妇打听，有无这样一个大肚子的矮胖和尚？

村妇答说：“你问的就是山后茅篷住的怪和尚么？方才还有人在五通祠见他为人治病呢！这和尚脾气古怪，无事求他，任人打骂恶闹，从不计较；你若有病求他，便要装腔，和人讨厌。尤其是年轻妇女，他什么怪事，都做出来，有时还要向人身上乱摸。

如说忍受他的啰嗦，他随便给点药，病人当时就好；否则休想活命，本来轻病也变成了重病。

“你姊妹这样年轻美貌，怎好自去寻他？自家有病，不必说了；要为家中大小求药，最好回去教他自来，以免害羞生气。一个不好，自吃他的亏，人还活不成功，岂不冤枉？那和尚如非有这种怪脾气，找他治病的更多了。”

二女听出妖僧雪弥陀空晓品性不端，喜欢调戏妇女，越发有气。辞了民妇，便往五通祠走去。五通祠本是淫祠，因为官府严禁，山脚原庙早毁；庙祝不舍财路，将庙改建在近山凹以内，愚民无知，香火甚盛。

二女到时，太阳已快落山，香客游人正结伴归去；三三五五，穿行于桃林松径之间，斜阳影里，看去别具一种悠闲之景，与闹市所见人多不同。宝玲方说：“你看这里人多，就不讨厌...”忽听道旁土坡上有人说道：“这两雏儿那里来的，如此好法？”另一个道：“莫非就是师父所说那两个女娃罢？”二女回头一看，石坡上坐着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和尚，似在谈论自己。

令贤见游人尚未走净，忙把宝玲一拉，不令近前，同往前路走去。走入松林深处，回顾无人，忙将身形隐起，悄告宝玲道：“我看这两个虽似妖僧徒弟，路上人多，不宜动手。你我隐身前往，便可听出些什么，免惊俗人耳目。”刚一回头，便见两小和尚东张西望走来，似在寻找自己。便尾随下去，暗中查听。大意是说：

“乃师黄山回来，料知二女必要寻他，特命二徒在山坡上守伺，如见人来，速回报信。见了二女，方自生疑，人忽不见。因乃师每日此时必有一个时辰打坐，为防敌人赶来乘机下手；只管防护严密，仍有顾忌。便无二女之约，每日也命门徒分班瞭望，见有警兆，立即报信。另一个相随多年的大徒弟，便自准备迎敌，一面发动埋伏与来人相持；只一挨过酉时，入定回醒，便不妨事。否则，乃师打坐时，法力全失，休说道术之士，便是常人也能制他死命。”

二女听了，好生奇怪。妖徒随又谈起：“乃师今早归途，曾为两少妇所伤，对方好似峨眉派剑侠，地在七里山塘一带。”宝玲心疑所遇是王、李二伯母，两次想将妖徒擒住无人之处拷问，均被令贤止住。一同尾随到了后山顶上，二妖徒行经两株老松之下，忽然不见。跟将过去一看，松后是一崖洞；洞前搭着一个茅篷，内中坐着一个和尚，好似今晨所见。只是面容如死，神态甚是端严，毫无邪气；也未设有什么埋伏禁制，除二妖徒忽然失踪外别无异处。

二女虽然天性疾恶，行事却不冒失，峨眉派教规又严，最忌妄杀。见此情势，出于意料，又不知对方是否雪弥陀空晓？喝问了两声，未听回答。令贤再仔细一看，见那和尚禅功甚深，一点不像妖邪一流，心更奇怪。试将飞剑放出试探，心想照着途中所闻，何等厉害，怎会毫无防备？连防守妖徒

也都不见，不可造次。打算将先前隐遁的妖徒寻到，问明细底相机行事。

忽听哈哈一笑，甚是耳熟。循声一看，左侧石坡上，坐着一个大肚白胖和尚，正是黄山所遇妖僧，手指二女笑道：“小姑娘来寻我么？胆子不小，可知我雪弥陀的厉害？”二女闻言大怒，扬手一道剑光飞将出去，空晓又是白影一晃，人便不见。回看篷内和尚仍在打坐，貌相身材与空晓完全一样，只面无血色，有类死人；偏生神仪内莹，明是有道高僧。再用法宝试探，也无反应，似未觉查神气。心想方才所见如是妖僧元神，本身法体断无不顾之理，如何不来救护？始终看不出是一是二，只得重又退了出来。

刚一离开，妖僧空晓又在左近发话现形；令贤心细，见对方先后相遇，始终盘膝而坐，身子从未动过。逃时，人影由浓而没，立时隐去，十分神速，飞剑竟没他快。因对方已然自道名姓，杀之无亏；一照面；便将飞剑法宝一起夹攻，妖僧仍是一闪不见。

似这样接连几次，天已黄昏月上，最末一次，妖僧忽然出手相抗。先由身前飞起一圈白光，将二女飞剑法宝敌住；本身仍是打坐形态，往篷内飞进，白光也自撤去。再随到篷内一看，一条白影正往和尚身上合去，一闪不见。这才断定，两下一体。口中喝骂，待指飞剑上前，忽听本门传声说道：

“贤侄女不要理他，各自速退，等他追来再说。

我是你五叔父，隐形在外。”

二女一听，知是五友中的智囊郝子美；心中大喜，忙同退出。果见林外有一猴头猴脑、矮小精瘦的少年，正往来路山峡飞去；将要追赶，人形已隐。又听传声说道：“我在西洞庭有事抽空来此，今日无须相见。你三叔母他们现在灵岩山侧老友家内，事完不妨往寻。这秃驴有事求你，上来不论好说歹说，先莫理他；非等苦求，献出他全副家当，不要依他。如用邪法、异宝拦阻，只往前冲，不可伤他元神。”底下语声便断，二女立照所说行事。

令贤故意说道：“这和尚定力甚深，就是恶人，料已改邪归正。我姊妹与人为善，不值与他计较，走罢。”边说，边往下走。刚走出不远，忽见空晓现身喝道：“你两姊妹，今日来得去不得了。”

二女儿空晓拦住去路，因得高人指点，也不发怒。宝玲冷笑道：“秃驴鬼计已被我姊妹看破，休想如愿。有本领只管施展出来，胜则为强，不必多言。”

空晓闻言，竟似吃惊，略一寻思，忽然怒喝：“无知贱婢，你佛爷功行已将圆满，我的短处只有那具肉体法身，我已设有佛法防卫。你们飞剑一进我身，立即被擒，量你不敢。此时我以元神应敌，任多厉害的法宝、飞剑，休想伤我分毫。”随说，扬手又是一圈白光先将身子护住，跟着又有二道蓝光飞出。两女各用飞剑敌住，只不理他；空晓好似不敌，回身便逃。

二女料是诱敌，只作不知，仍旧前行。眼看快到来路山径，倏地眼前一亮，上下四外立被白光布满。空晓重又现形。却不动手，陪着一脸苦笑，说道：“二位道友，贫僧今日实是有事相求，并非恶意。如蒙相助，使我肉体兵解，得去转世，感恩不尽。”

令贤问道：“你这和尚，恶名在外。即便有事相求，也应好说，初遇时何故无礼？”

空晓道：“道友不知细底。贫僧昔年虽犯清规，自遇采薇大师点化，改邪归正；只为当初有一誓言，必须死在峨嵋派飞剑之下，始得兵解。日前算出时机已迫，如不期前兵解，便遭天火焚身之危。我有二个徒弟，本不难令

其将我杀死；一则誓言未应，来生仍要应过；再则寻常飞剑，邪气不能去尽。

“我那肉体原早坐化多年，是个僵尸，当初不合苦练邪法，意欲复体重生。眼看功候将成，肌体也将复原，重生在即；忽遇神僧点化，自悔前失。虽然从此改邪归正，皈依佛法，无奈当初修炼时，根基扎得太固。为防入定时有人侵害，炼得周身坚逾精钢，所有要穴又均封闭，寻常刀剑也伤我不得；为等功候圆满，天劫也恰将临。起初还想加功苦修，自将玉府、紫阙攻破，以备万一不济，元神总可逃脱，不致随同肉体消灭；无如天劫厉害，来势神速，一个弄巧成拙，形神皆灭。

“平生仇敌又多，不敢远出。近日正在愁急，忽然算出江阴来了两船，船上多是峨嵋派道友。刚赶了去，打算乘机求助，不料到晚一步，人全飞走。后见贤姊妹往游黄山，虽觉一身仙骨，还不知是有道之士。后见狗子起心不良，本意随往惩处，刚看出二位道友不是常人，飞剑已自出手，正是峨嵋派家法。当时本想相见求说；因见人多不便，以为二位年轻受激，故意发话，引来此地，一面暗中布置。

“贫僧自从归正以来，每日修积善功，以赎前愆；本山居民多半受过我们好处，不特二位所遇村妇是我所教，另外还有好几人，均奉密令。二位便不寻入询问，他们也会自凑上来。初意道友见我肉身便要下手，不料如此审慎，怎么诱激也是无用；后见要走，才发了急。没奈何，才用我昔年所炼法宝拦阻去路。所望二位道友，念我修为不易，近已改邪归正，加以成全。贫僧身有两件至宝奇珍，愿以奉赠，略报大德如何？”

空晓前炼邪法，根深抵固；元神虽然凝炼，且有神通，无异生人，并且能够神游千万里外。但一遇到天劫降临，事前元神如若远遁，仍难免祸；只能附在身上，去应劫数。

当那千钧一发之间，四面俱受太阳真火包围，时机瞬息，稍纵即逝；元神不能伺机出窍，立时同归于尽。

令贤心慈面软，本要答应；宝玲年轻喜事，又紧记郝子美之言，知道对方法宝尚多，一面摇手止住令贤，强前说道：“你真当我小娃儿呢？谁希罕你那旁门法宝！先前不应该欺人太甚，此时求我，那有如此容易？我们也不杀你，也不帮你，要打便打，少说废话；否则，我还要到灵岩山去寻人呢！”

和尚闻言意似不快，听到末句，忽然变色，喝问道：“你往灵石，可是寻两个峨嵋派女道友？东洞庭住有一个郝子美，你姊妹也认得么？”

宝玲笑答道：“那便是我郝五叔，你在归途所遇的人，许就是我两位伯母，问她作甚？”

空晓闻言，倏地暴怒道：“照此说来，你们必已受了矮鬼指教。休看我委曲求全，如论法力，并非我的对手；再如不允，那你敬酒不吃，就要吃罚酒了。”

宝玲刚喝得一句：“秃驴！你说得对；我郝五叔早有吩咐，不将你那全副家当献将出来，休想帮你。”空晓只是冷笑了一声，人便隐去。同时，身外白云忽化烈火，狂涌上来，晃眼成了一片大海，将二人围在其内。

令贤原想到修道人的苦处，理应成全人家，勿为已甚；无如实玲最信服郝子美，加上心直口快，已先发话。又见对方词色强横，仍带着旁门故习；所发妖火甚是猛恶，未免有气。少女性情，对方已经发难，怎肯屈服？也动了手。仗有法宝、飞剑防身，虽然无伤，只是冲不出去。

正自难耐，忽听空晓喝道：“齐令贤心性较好，不肯乘我于危，还可活

命；你这丫头却是可恶。再不见机，就不被我神火炼化；挨到明日子时天火到来，我用你做挡箭牌，或能转危为安，你却非死不可了。”

二女大怒，宝玲几次催促令贤，将近在峨嵋所得法宝取出施为。令贤心慈，觉着空晓御劫情急，出此下策，与寻常为恶不同；如非把话说僵，势成骑虎，便助他脱难，也非不可。此宝威力绝大，一个抵御不住，形神皆灭。意欲静以观变，暗告宝玲说：

“五叔虽然疾恶如仇，决不会乘人于危，贪得对方法宝，其中必有原因。这和尚已然改邪归正，不应再下杀手。与其损人不利己，何如挨到他智穷力竭之际，迫令服输？我们反正不致受伤，至多困上一夜，却可成全一人；还得增长见识，看那天人到来是个什么情景，岂不要好得多？”

宝玲原是年轻气盛，一时激怒，连经令贤劝说，也觉有理，终止前届。

相持了半夜，空晓不住施展邪法增加火势。无如二女护身宝光甚是强烈，开头不知敌人深浅，见那火势和前在汉阳白龙庵侧所遇红云门下妖徒邪法差不多，未免惊慌；因为新近得了师祖妙一夫人传授，功力大进，初次用以对敌，还不知道。后来看出邪法虽强。至多不能脱身，并无大害，便放了心；不再理会，也不想逃，分明料定对方必败神气。

空晓见状，自更悲愤！中间也曾想用一件极厉的法宝杀死二女出气；继而一想，自己好容易洗心革面，得有今日，如何能为了一时之愤，又下毒手害人？并且日前虚心推算，并非无救，危机虽然越迫越近，到底不曾绝望，何苦害人？欲发又止。眼看快要天明，天劫虽应在午时，万一时辰不曾算准，来势又极神速，岂不是糟？

正在愁虑，忽听宝玲喝道：“贼和尚不用打鬼主意，实对你说，我姊妹好些法宝均还未用，存心看你报应，不然早走。天火专找应劫之人，不伤无辜；休说不会做你挡箭牌，便真被你困住，也与我们无关。你连这点不知道，还吹什么大气，快些俯首听命，便宜得多，否则真是找死。”

空晓本在怒火头上，听敌人出语讥嘲，越发暴怒！不由咬牙切齿，恶狠狠手指宝玲正要发话，令贤已在旁接口道：“玲妹何必多言？这厮如非罪孽深重，在劫难逃，怎会执迷不悟？天火一到，形神皆灭，多么好的东西也不免同归于尽了。”空晓闻言倏地警觉，心想：“此女说得极好，那法宝虽是多年心力炼成，休说遭劫，即使转世，也带它不去，如何这等胡涂？莫非真个孽重难解，自投死路不成！”

心正盘算，令贤早在一旁留神查看，见他满脸悲愤之容，改成惊惧，知己生悔；只为话太说满，羞于改口。笑对他道：“和尚，你已悔过多年，又有那高法力，怎还不知厉害？我姊妹并非有什么贪心，夺人之物以为己有；实在有人指点，另有原因。如若不愿割爱，我代你保存些年，等你转世奉还如何？”

空晓闻言，竟似惊喜，立把满空邪火妖光一齐收去。令贤也忙止住宝玲，同收法宝下降。空晓苦笑道：“齐道友，你实是好人，不愧峨嵋门下高弟。听你口气，似还不知此宝来历妙用；既蒙相谅，我率性做个整人情罢。”

令贤道：“道友无须介意，双方斗法，只我姊妹落在下风。这类天劫，多高法力的人遇上也是无法。你比红发老祖、藏灵子二位教祖如何？我所说奉还的话，并非虚语。”

至晓不等话完，便接口道：“道友你误会了！此宝乃是九粒神雷，乃古时一位旁门散仙，采取天河旱砂和两天交界罡煞之气凝炼而成。威力虽然极

大，只用一次。在百年前，由南海荒岛一个地穴之内搜寻出来；曾费一甲子苦功，照那散仙遗偈，重行祭炼，越发神妙。贫僧法宝虽有几件，但均不在令叔心上，所索必是此宝无疑。”

“不过，此宝贫僧曾费多年心血，珍逾性命。本因昔年受一同道欺凌，将我道书夺去，又害我俗家眷口，仇深似海。但他邪法甚高。我非其敌；等将此宝炼成，前去寻他，人已转劫。寻访多年，新近才知他今生邪法更高，炼有不少异宝，不久便来西洞庭与人斗法，听说对方全是正教中人。本意这厮行踪飘忽，难于寻踪；打算等他来时，冷不防赶去，用此宝将他形神一齐消灭。”

“不料期前该遭天劫，只得将这九粒天星球埋藏本山地穴之内，欲等转世取用；偏生天机玄妙，日前才推算出一点迹兆，不及准备，也无人可托。平日还好，每年冬至后半夜，一阳始生之时，必有宝杰上腾，难免不被人发现。”

“取宝的人，如是法力真高的正派中人，还不妨事；如是左道旁门，法力再差一点，稍为疏忽，还要险出大祸造孽；又不能不严密封禁，想起宝是为难。奉告令叔，此宝情愿奉送，但有一事拜托——我与仇人康瑁，彼此势不两立，转世以后更非其敌；到时务请令叔助我一臂，为世除害，免我又遭他的毒手，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令贤道：“照此说法，你我真是同仇敌忾，怎不早说？你可知西洞庭与妖人斗法的全是我们峨眉派么？”

空晓大喜道：“我日前也曾听人说起，有峨眉派在内。但我在东洞庭与令五叔相遇时，见他法力虽高，行事神出鬼没，但看不出一点峨眉家法，所说的话也难于揣测。如非身上不带邪气，几疑是个旁门中人。因他戏弄我两次，心中愤恨，想不到竟是道友师长。我那仇人康瑁，外号三影神君；炼就身外化身，除他甚难，只有此宝可将元神消灭。”

“我费尽心力炼成此宝，原为报仇。如在我手，事还难料；你们拿去，定必成功，这和代我报仇去害一样，再好没有。不过，我闻敌党中颇有几个能手，仇敌更是刁狡，一不小心，便被逃去，又留隐患。依我之见，最好由齐道友将此宝带在身旁，先不出面，自往缥缈峰顶观战，再将贫僧归元幡带去防身。事前暗告临场诸人，约定暗号，到时先往四面撤退；道友使用隐形法，在归元幡护身之下，由高空分九面下攀，任他邪法多高，也难逃脱。”

“闻赵矚黄沙也受有妖人之约，此人性情古怪，惟利是图，从不轻帮人忙；只他不来，成功无疑，否则还望道友代我留意。如见对方有一美少年，手指两股深黄、暗紫色的星光时隐时现，斗法急时，身外也是这类光华色彩的，便是此人。”

“那时不能再顾别的妖党，务将这九九天星球朝这厮一人打去。神雷爆发前，必先现出一团七色彩气将敌人围住；此宝威力至大，虽有法宝防身，仍以避开为是。这时那幢彩气必转鲜明，往里紧缩，一触即发。本来在震圈十里以内，任何生物均无幸理；贫僧惟恐造孽，待炼此归元幡，非仅仗于防身，并具御劫妙用。”

“道友飞起以后，照我法诀，将幡掷向当空；自会将那气团连仇敌一起摄向当空。

这时神雷好似刚点燃的火炮，忽被强行制住，到了空中再行爆炸，虽更猛烈，左近生灵却不致于受伤，此幡必同归于尽。只茹黄沙是你们的劲敌，

好在贵派能手甚多，想必知他来历，早有准备。我想他为了旁人树此强敌，不合算的事，未必肯干；但盼他不来，省事多了。”

随将手一扬，身形忽隐。待不一会，空晓忽又出现，手里拿着一个绿袋递过。令贤接到手内，笑道：“方才未及奉告，你说那茹黄沙，非但不帮妖人，弄巧还助我们，道友只管放心。”空晓惊喜问故？令贤便将水宫斗法经过说了。空晓越喜，听说袋中共有六件法宝，除天星球、归元幡只用一次，余均奉赠，并传用法。

令贤笑答：“郝五叔所说，必指先说二宝。下余四件定为保存，等道友转世奉还便了。”空晓谢道：“我知道友至诚义侠，令人铭感。这类旁门法宝，贫僧本来不以为重；如仗遭友之力，用贵派太清仙法炼过赐还，却是感谢不尽。”

宝玲见空晓只和令贤一人说话，当他怀恨，笑问道：“和尚你不理我，可知出家人最忌嗔念么？”

空晓闻言，改容谢道：“道友不须多心，贫僧实为大劫将临，趁警兆未来以前，想拜托几句；裳来便和齐道友问答，未及请教。休看方才争斗，乃是彼此把话说僵，骑虎难下；贫僧大梦初觉，行即兵解，焉有嗔念！道友幸勿介意。实不相瞒，二位道友飞剑虽然同是仙府奇珍，比较还是道友的剑最为神妙。只等正南方日影中现出黑点，便请道友赐救一剑，即可转劫托生了。少时尚须借重，焉有怀恨之理？”

宝玲人本天真，见对方转劫如此艰难，早已心软，立即应诺。空晓朝日光看了看，笑对二女道：“黄山归途，曾在七里山塘遇见二位女道友。贫僧看出她身旁剑气，急切中本想引使动手，借以兵解；也为了死后劫灰，不曾预告小徒埋葬，平白受伤，逃了回来。匆匆嘱咐完了小徒，二次赶去，人已不见。向左近人家访问，方知所寻的人乃一带发修行少妇，那庵就在虎邱旁边。寻去一看，庵门紧锁，空无一人。方悔错过去兵解机会，二位道友恰被小徒接引了来，免此大劫，并还了我多年心愿，真乃万幸。道友事后便知那天劫厉害了。”

第八章（二）

小结全文 群丑悉歼霹雳火

情联五友 归舟同隐洞天庄

二女知是王、李二叔伯母，方要询问详情，空晓忽又惊道：“二位道友留意，贫僧天劫将临，不暇多谈。来生再报大德，请往洞侧相助。”谈罢，身形忽隐。

二女惟恐误事，连忙赶到林内。见空晓元神已然复体，见二女随后飞来，甚是感谢，说了句：“二位道友信义可感。”双目往下一垂。跟着由洞旁闪出三个小和尚，满面悲苦之容，同向二女下拜；跪伏洞侧，相隔约有六七丈，似颇害怕神气。

二女曾听师长说过，不是应劫的人，并无妨害；仰望日光已快交午，料知来势猛烈，受人重托，不得不加仔细。各运慧目法眼，对准日光注视，待了不多一会，忽见一片密云横空冉冉而渡，眼看将日光遮没。二女见云行

甚缓，当此紧急之时，日光忽被云遮，万一误事，怎对得起人？其势又不能先发，好生愁急。

令贤侧顾三僧徒见云层已近日边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同声哭喊：“仙姑留意，日中黑影现时，如看不见，我师父休矣！”令贤见状，老大不忍，答声无妨。方喝：“玲妹留意下面，我飞往云上，你如见剑光，便是黑影出现，速即下手。”说时，云头已将日未光遮没。

令贤见状情急，正纵遁光破空直上，忽听清落口音大喝：“令贤速退，来不及了。”闻声方自惊顾，猛瞥见一道金光，由左边崖上电一般直射空中，荫日密云立被冲散；仍是一轮红日，照耀天中。

令贤方觉日光较先强烈，猛瞥见日中似有一点黑影出现，方喝：“玲妹仔细！”人也往旁飞坠。忽然听得一阵轻雷之声，自空飞降，甚是迅急。定眼一看，那黑影初现之时，只有米豆般大；就这惊惶却顾，晃眼之间，黑点忽由深黑变成暗赤深红，由小变大，最后转成其亮如雷的银辉，展布成亩许大小一片。来势比电还快，真非常人目力所及。

方代空晓害怕，未容转念，令贤同时瞥见另一道金光在洞侧闪了一闪；那大片银辉，已带着迅雷之声往洞前罩去，双方几于同时先后飞起。闻得清落警告，落向一旁，相隔较远；匆迫间也没看出彼先谁后，空晓是否脱险？兀自忧疑，飞身赶去，猛瞥见一幢青霞涌着一条人影，正是空晓，朝着下面不往顶礼膜拜，晃眼不见。再看下面，洞前飞落一男三女，宝玲飞剑并未放出。见是清落夫妇同了王蕴华，另外还有一个比母亲彭、孙二位叔母还美得多的淡装少妇，连忙赶前拜见。

藐华正指宝玲笑道：“你这姑娘，年轻未经历过，那和尚也真冒失。这类天劫，何等厉害？他紫阙元关已早封闭，又想应此一劫，转世修真；不合你先将元关斩破，以为日中黑影一现，上手正好。却不料魔难重重，稍为疏忽，便无幸免。日光忽被云遮，你二人又无透视云雾之力，黑点初现，其细如米，怎看得出？如等令贤穿云而上，形神已灭。”

“总算他悔过心诚，五行有救；当此危机一发之间，你三婶、三叔追赶这位三婶娘，刚刚追上，强劝同回。路过此地，发现你二人站在洞外，你三叔看出就里，刚刚准备定当，令贤已然飞起。忙一面行法开云，一面飞剑将这和尚兵解，天火也自飞到。相差不过一霎眼的工夫。你往洞中一看，就知道多险了。”

宝玲笑道：“天火来时，侄女只觉身上一阵热风吹过；那银光到了下面，和气一样，并不甚亮，彷彿朝和尚身上照了一下，便不再见。怎会如此厉害？我看看去。”说罢转身，目光到处，见空晓仍然端坐洞中，只头上命门为飞剑裂一个小口，也未见血。双目垂帘，神态庄严，并无他异。方觉天火不过如此，连地下的草都未伤一根。

忽听少妇笑道：“二嫂你只顾令二位侄女看天火威力，这和尚原形也保不住了，七哥也不把好人做到底。”话才听到头一句，同时一阵风过，空晓肉体宛如一堆散沙，雪崩也似倒坍下来，那还成个人形？

二女见空晓身化劫灰，心方惊奇，随听清落笑道：“姊姊错怪了！这和尚以前恶孽太重，特意使他连应风火之劫，否则洞门早已封闭，那有此事！佛家涅槃原是如此。姊姊既发慈悲，我将他回复原形如何？”少妇方答：“我不过一句戏言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”三僧徒已赶了过来；哭拜在地。

清落问知乃师身后，已有准备，便令依言行事，长幼六人同往山下走

去。到了半山，本要起飞，次嫺笑道：“吴门山水睽隔多年，以后难得到此。反正还有半日闲空，四弟夫妇和齐、彭二兄也未会合，就便游览可好？”

少妇笑道：“七嫂之言有理。我久任吴中，本已生厌；今当远行，又觉三生花草令人有别离之思，就便游玩过去也好。”

蕴华笑道：“你夫妻三位都是多情人，固应如此。令贤、宝玲还未拜见呢。”

二女见那少妇虽已风信年华，但是容光美丽，丰神绝世，衣饰又极淡雅；宛如月殿仙人，降至凡间。又听那等称呼，心中奇怪，暗忖：三叔、三婶，累世患难恩爱夫妻，怎会又多出一位姑娘？闻言忙即礼拜，口呼：“三婶，侄女未早拜见，望乞恕罪。”

少妇望着清落夫妇，玉颜微红，随手拉起，笑道：“二位贤侄女仙风道骨，宛如明珠美玉，日有光辉，不必多礼。”随由身畔取出两枚玉环分赐二女作见面礼。二女拜谢收下，退向后面。宝玲见清落和那少妇并肩前行，喁喁私语，神态似颇亲密，有时又似在争论。次嫺、蕴华故意落后，不时相对微笑，以目示意。

走了一段少妇忽然立定回顾，娇唤：“七嫂、二嫂怎不理我，却任七哥和我絮聒？”

次嫺笑应道：“我和二嫂正商量西洞庭斗法之事。平妹你也修道多年，清落三生旧侣，劫后重逢，自应稍微叙阔。我说来奉陪如何？”说罢，便上前去。

蕴华道：“二位三弟妹请先行，我问完和尚遭劫之事就来。”

宝玲知母亲想令自己跟踪查探的必是此人，见蕴华缓步招待，忙赶上去。正要低声询问，蕴华摇手示意，先问二女此行经过，随用传声说道：“你这位新姑娘和你三叔也是夙世情侣，但她为人外和内刚，心傲怕羞。你三婶虽为她用尽心思，苦心相劝，她还在进退两难。你们言动礼节，必须留意，万一有什不周之处；她一害羞为难，不肯和我们一同回去，有多可惜，你三婶也不疼你们了。”

二女忙打手式问故，才知清落前生转世以前，偶因一句戏言，与西藏派教主凌浑打赌。投生时恰是凌浑护送，知他还有一段情缘未了；女的累世修为，人又极好，意欲成全。便将他灵智封闭，生在一个流宦苏州的世族家内；前生爱妻还未遇见，忽因虎邱游春，见一个美女，便是那少妇平良箴。

清落幼有大志，过目不忘，读书十行俱下，十岁便有神童之誉。素来不喜女色，也不乐进取，从小好道。到十七岁上，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年逾弱冠，尚未订亲。以前做媒的人甚多，均经拒绝；可是心头上老觉着有一个最亲热的女人影子，只是想她不起。

这日忽遇良箴，平日视女色如粪土的人，认为男女居室人生至秽，不知怎的竟会一见倾心？中间连经波折，好容易清落才得访出良箴，乃同堂至友之妹；刚相识不久，双方也有了情愫，次嫺忽然寻来。前生爱妻，劫后重逢，人又回复了灵智，备悉前因，自无话说。无如双方情孽纠缠，良箴又是文君早寡，清落爱恋数年；眼看好事将成，忽践夙世鸳盟，自是两难。良箴也不久被神尼渡去，只令带发修行，不为剃度，庵在虎邱山侧。

清落婚后，私往平家寻访，人已不见，空自相思。成道以后，次嫺才知细底，埋怨清落何不早说？随即赶往吴门将人寻到，三次相劝：请效二女同归，共修仙业。良箴以夙世孽冤，身已早嫁；前对清落，虽觉对方情真意

厚，并无当炉之念。本是清落误会，何况他室有贤妻！好生为难，坚执不允。但和次嫵却成了至交姊妹，亲逾骨肉。

次嫵正想，前生儿女已都转世，再转一劫，便证仙业。不过丈夫情痴，想多此素心人同共晨夕，修道方勤，并无儿女之私。再四苦劝，良箴总觉得难；又以乃师禅功虽深，无甚法术，自己年纪较长，容华非昔，只容清落随来相见，不与同归。

次嫵方想良箴性情温婉，功到自成，总可感动；那知未次回山，忽奉师命，再有三年便须转世。心想良箴也是情重的人，法力又浅，一同转世，诸多可虑；多此三年假夫妻，反使伤心。便和清落商量，转托小寒山二女向灵娇仙府女仙陈文玑，先求得一枚蓝田玉实，亲身送去；再令清落独往，携其同归，自己借故拂袖而去。

良箴刚服玉实，性更温柔；因感次嫵情义；清落痴心，本来已有允意，只是羞于出口，想等次嫵再来面允。不料良箴刚一婉言推谢，自觉这类话已说过多次，对方从未见怪，竟会一怒而去，次嫵也永不再来。不知二人转劫，想起前事，甚是伤心。一赌气，便在庵中孤身独修；如非神尼遗命，早已落发。

一晃多年，这日良箴偶然对镜，见自己容光焕发，美艳如仙，知是灵药返老驻颜之功。暗付：次嫵对我实是真好！如说为拒婚负气，也不应一面不见；莫非真个夫妻情厚，心志如一，连朋友也不要了。越想越觉可疑，有心寻去一问；又因法力有限，师父化前再三叮嘱，如无好友相伴，孤身万不可出门。素来胆小，又不知对方住处，如何走法？经此一来，多年清静的道心忽被勾动。

正在思潮起伏，次嫵、蕴华忽同寻来；良箴这才得知上次清落为恐别离伤心，故作不情，使其用功清修，转世再同来迎。不禁大为感动；无如成见未消，还在碍难。不料次嫵去后，清落在船上默用玄机占算，得知西洞庭妖党已有不少妖人到达，惟恐有失，忙赶了来。

次嫵、蕴华因想二人久别重逢，必有话说，假托往游虎邱，各自避去。良箴则不好意思，又以昔年清落分手时话太决裂，想起身世，觉得双方清厚，有话理应明言，胡再不谋？越想越伤心。托故去往后园，暗中遁走。清落自瞒不过，暗用传声告知次嫵，令其追赶。自将庵门封闭，把良箴应用心爱之物一齐带上，然后隐形追去，随在侧，却不露面。

事有凑巧，良箴一时负气，心料清落必要追来，回顾次嫵、蕴华赶到，清落不见，心方一恨！谁知二女刚刚赶上，将其拦住，一同下降；劝说没有几句，便遇妖党天童山神仙八怪中的余孽汪和、汪秀由空中路过，发现三女，意欲摄走。次嫵、蕴华暗受清落传声，将机就计，一照面，便假装冷不防被邪法困住。

良箴自觉不该负气，连累二女，同受其害，正在悔恨。次嫵再拿话一引，说：“我姊妹十分情厚，便无清落钟情，也不舍你一人在外。我夫妻为你用尽心机，姊姊偏是不肯，如今反为妖人所困。意欲以全力和二嫂保你出困，不知能否如愿？清落因素信你，此时必在庵中駢等；否则以他法力，妖人何足为虑！万一转败为胜，姊姊可能随我夫妻同行么？”

良箴自不过意，脱口答道：“七哥痴情，我非不知；七嫂厚爱，我更感谢。无如薄柳之姿，好些难言。既蒙你夫妻盛意，如能出困，以后无不遵命。”话方说完，一幢金霞已将二妖里住，连声也未出便即了帐！随见清落飞来。

为了妖人死得太快，良箴看出破绽；但已不能反悔，只得答应与清落夫妻一同归去。因清落前生行七，故此等称呼。

三人谈了一阵，因明日便是正日，本想回船一行，等齐、彭、孙诸人回船，同往洞庭飞去，正是时候；不料巧助空晓，免去大难。

令贤、宝玲正听得有兴头上，忽听清落呼唤，赶上一问。清落说：“西洞庭斗法已经开始，因内有两个强敌，率了同党还未到来，不宜先往。可将这包里带回船去，告知吴桐，就在当地停船，不必开入太湖。各位叔伯婶娘，如有人回，请在明日午后起身，赶往莫厘峰，便不误事。我们四人明日黄昏后始往应敌，现往天平、邓尉诸山一游，事完再回船去。”

蕴华接口笑道：“天平无甚意思，元墓梅花早已过时，我不想去了。”

良箴道：“二嫂不去，多么扫兴，我们也都回船去吧。”

清落道：“说得好好，如何又改？二嫂还是去吧！”

蕴华原想李氏夫妻三人再世重逢，必有话说，又想先通知毓桐等一声，闻言只得罢了。齐、孙二女领命，接过包里匆匆飞回，见船停在横泾左近。上船一问，才知齐良、彭勃途中遇到一位前辈女仙；得知敌势颇盛，为恐有失，已先往莫厘峰赶去。

孙同康夫妻游杭未回，二女年轻喜事，把话说完便想起身。被吴桐强行劝阻，说：“大师伯行时，曾说明日之事十分凶险，吩咐转告二位师妹，最好不去。就去，也要在明日午后起身，万不可早。四师叔必快回来，何不在船上略进饮食，等过今晚，明早见了四叔师婶，请示之后再走？”

二女素孝，令贤尤其不肯违背父命；又想起空晓赠宝时所说之言，去了也只旁观，不能出手，便止前念，并劝宝玲后去。初意的期将到，同康夫妻必要先回；那知等到次日傍午，均无影踪。令贤还好，宝玲早忍不住几次催走。

吴桐事前原奉齐良之命，说孙同康夫妻在西湖北高峰追一敌人，已先赶住西洞庭。

所遇女仙，乃神尼芬陀门人杨瑾；往苏州省亲，途中路遇斋、彭二人。奉有机宜，说齐、孙二女持有空晓所赠天星球、归元旛，到时必能成功；但是早去无用，并还有害，最好在午时左近起身。见时已近午，宝玲坚执欲往，吴桐也说不再强劝。二女随同起身，往太湖飞去。

刚一飞过胥口，便见三万六千顷的太湖巨浸呈现脚底，碧波浩瀚，渺无际涯；那七十二峰，峰峦起伏，宛如无数翠玉屏风，罗列湖上。加上云白天青，日丽风和；把袂凌虚，凭临下界，越令人心旷神怡，眼界为宽，二女俱都高兴非常。

那斗法之处，名为莫厘峰，实是峰后另一荒山。洞庭诸峰大部地脉膏腴，山石灵秀；独此一山景物荒寒，寸草不生，中隔洪流，水势特急。故老相传，下有蛟龙窟宅；时有暴风雷雨起自山中，隔水遥望，整座山头均为云雾笼罩，雷电交鸣。水这面却是风日晴美，平波无惊，即此已是骇怪。

中间曾有胆大山民前往探险，见当地全山皆石，不见寸土；内有一条深谷，峭壁之下地广百丈，下有深潭，水色如墨。壁间更有两洞，离地颇高，洞前各有凸崖平出。崖前两峰对峙，玲珑峭拔，宛如朵云撑空，自地升起；再进便为峰崖所阻，不能飞渡。

山民方想入洞探看，忽听洞中异声洪烈；宛如风雷暴发，地底也震撼起来，不敢停留，连忙跑回。刚出谷口，便起狂风。已顾身后，沙石惊飞；

尘雾影里，似有鳞甲影子闪动，不由亡魂皆冒，鼠窜而回。二次再去，又见谷中石峰上，盘着一段金鳞闪闪的怪物，不见首尾，又吓得逃了回来，由此无人敢去。传说既久，怪话越多，所以全山荒凉，并无人家。

这次斗法，五友中的郝子美惟恐误伤山民，特意选此冷僻之区，二女早听说过。因所闻知是在西山一带，并未去过；及至飞近西山上空，盘空下视，只见岳列峰罗，由空下望，只有低昂大小之分，不知何处才是。湖面上风帆点点，渔歌互唱，山中人家均在栽培果树；到处安静幽蔽景象，不见一点争斗形迹。

心中奇怪，二女便往西山隐形下降；本意想寻山民，打听莫厘峰所在。望见侧面现出一片山崖，崖脚有一大崖；崖前似有一道青光，一闪即隐。心想连日各位尊长均说此行凶险，二女只可旁观，尚须谨慎，出手不得；以免照顾不到，为敌所伤等语。昨日三叔伯令送包里回船时，神情可疑；吴师兄又再三劝阻，唯恐我们贻大多事，不特所说时间不对，连地点也是假的，否则怎会寻他不见？

心念才动，微闻对面破空之声；日光之下，下面洞口又有两道遁光，一闪不见。二女知己飞入洞内，暗忖这一会，前后至少已有三人飞进，事情无此巧法，莫要就在这里。

原命未申之交起身来此，所说如真，此时尚早，反正寻他不见，何不前往一探？略一商量，便往崖前飞去。到地一看，洞上刻有“第九洞天”四个大字，才知那地方竟是道籍相传的林屋洞入口。

二女久闻此洞素为仙灵隐迹之所，洞有三门，洞会一穴；中有石室、银房、金庭、玉柱等灵景。当周朝时，吴王阖闾曾命灵威丈人入探，在洞中得判三卷素书；待了七十日，将副册带出。本意想渡吴王成道，嗣见吴王执迷不悟，借故退隐，潜入洞中修炼，道成仙去。

古今学道之士，连同好游的人，入洞前往查探的不知多少。无如那洞，自从灵威丈人隐居，惟恐吴王命人寻他，前半洞径多已封闭，变易形态。洞口一带又仄又低，约有三里多长；险仄难行，遍地泥污，幽腐之气触鼻难闻，更有蛇兽潜伏其内，不能再进。

洞中歧路又多，虽有几个深入的，不是粮尽路险，无法前行；便是误走古昔灵威丈人曾经封闭的正面入口，遇到石壁阻路，以为到了尽头，废然而退。

二女听父师长辈说，两和暘谷洞，均经前古列仙封闭，无路可通；只丙洞环有一条形如螺旋的仄径，可以通行，并还可以绕到暘谷洞后全庭广场。再往前走，一路可通长沙巴陵湖，一路可通琅琊东武县。此外大小洞径甚多，东吴名山大多通连，最广大的地方，竟达数百亩方圆。其中千万年来所积成的钟乳石笋，多发奇光；照得当地明如白昼，景物雄奇瑰丽，不可方物。双方如在洞中斗法，决不致惊动俗人耳目，并使误伤。昭此情事，分明就在洞内斗法；惟恐自己年轻犯险，借故支开，不令前往。

寰玲便和令贤商量，定要入内一探。令贤却主慎重，说：“空晓所赠之宝关系胜败，假如不令我二人前往，必有话说。再者，三叔向无虚言，又是尊长；不许参加，尽可说明，何须支吾？此洞素为仙灵窟宅，适见遁光只有一道，似是旁门中人；焉知不是原居洞中的主人由外新回？我们不过人地生疏，此时尚早，还是照着三叔所说，飞空查看，必能寻到。”

宝玲固执不听。令贤一想：也许不到时候，双方还未出手，故此不见

踪迹；本不须忙，这等道家有名胜地，就便游玩一回也好。便同飞进。见那洞口高才五尺，宽仅丈许，遍地污湿，其滑如油，前途黑沉沉的，也不知有多深。遁光过处，蝙蝠乱飞，一阵阵的冷风对面吹来，电气甚重。从来所见洞府，无一处是这样昏黑污秽情景；如非先见遁光飞人，决不相信内里会有传说中的那样灵境仙迹。洞径又多险峻仄狭，有的地方仅能侧肩低头而过。前行的三数里，地势渐宽，但也无甚奇处，湿泥地底还有蛇兽盘伏之迹。

再往前走，便到尽头，那地方乃是一间四五丈高大的石室。

二女本是循径前行，途中并未见歧路，一赌气放出遁光一看；三面俱是石壁，只尽头处壁上有一偏斜裂缝，宽只尺许，为壁间石块所掩，不近前留神细看，决看不出内里可以通入。

宝玲知是入口，嫌内中黑暗，意欲就此飞进，被令贤劝上，仍旧隐身同飞。果似一条弯曲仄仄的洞径，地势却逐渐往下降去。方觉气闷，隐闻风涛之声远远传来，同时人也飞向前去。眼前倏地一亮，不禁大为惊奇！原来外面乃是一座极高大的洞室，四壁上下，钟乳林立。虽不似往日所闻那么雄奇瑰丽，却也少见；尤妙是那些钟乳多能发光，亮晶晶的。

二女又是由暗入明，越觉全洞光明，无异白昼。侧耳一听，前闻水声似在对面高的五六丈的钟乳林后。忙飞过去一看，对面壁上竟挂着一片宽约三丈、高约二丈的大瀑布。

下面是一片亩许大的池塘，三面均是钟乳、石笋包围，不近前看不出来，水也不往钟乳林外流出。

二女正找途径，忽发见水光映处，瀑布里面似乎中空；才知对面乃是洞门，被瀑布水帘遮住。又发现地上池中，散落不少碎晶钟乳，似刚斩断碎落不久；心中一动，忙同穿瀑而入。里面果是极整齐的大圆门，石质已是晶玉，料将到达，奇景灵区就在前面，心中大为惊喜。

那洞门竟有数十丈长短，二女还未飞完，便见前面越发光明。等到飞出，眼界立时大宽；原来那地方，正是丙洞后面广场，与前闻师父之言一般无二，只有过之。地质宛如整片晶玉，其高数十丈，广约十倍，钟乳更多。有的宛如天花宝盖，纓络流苏，自顶下垂；有的宛如玉榭琼林，仙云朵朵，灵芝九叶，自地突起。五光十色，照得满洞齐闪霞光，光怪陆离，气象万千。巧在有疏有密，并不聚在一处；地又广大，异态殊形，不可方物。

二女正赞：“这好地方，照着洞外钟乳断裂情景，怎会无人？”初见这等梦想不到之奇，正自徘徊指点，一路观赏过去；忽见前面由顶上悬个大片水晶彩幕，精光霞焕，耀眼生花，景更雄奇。

因前面钟乳林立，琼树高矗，近地一段三四丈全被遮住；二女方想走过，忽有人传声低语道：“你两姊妹休再前进！左数第七株芝形钟乳顶上藏有一个玉匣，外观不见，可守候在那里。如听雷声，速用飞剑朝上一扫，禁法便破。玉匣内有道书，暂不能开，可由原路退出。到离前洞不远的鸟形怪石之后，有一石缝，已被泥土堵塞，穿进里许，往左一拐，便是暘谷洞金庭旁边的丹琼室。入门之后，先用禁法封洞，自在里面用飞剑开玉匣；匣中道书，立时出现。共是上下两册、三十六页玉牒，你二人各分一册，务要记熟。”

“这时，有一怪人寻来，向你讨书；不问用什么方法，或软或硬，不可答话，只记你的。等到记住全文，那等十四张上一道灵符，便是制那怪人的道法。你们如法施为，准备定当，才和他说；如肯听命，令其降服，随同回到洞天庄，当助他免劫成道。否则，再待个把时辰，道书字迹已逐渐隐去；

除求你二人传授保护，他不久便遭劫难，势非降服不可。你再命他引路，仍在丙洞广场，晶幕台面寻路穿出，便可到达斗法之处的石洞外面。不过强敌甚多，你二人到后必须留意，暂时不可现身。等到时机，自有传声吩咐；再将空晓所赠法宝取出施为，便成功了。”

“还有那怪人，修炼千年，法力甚高；性虽暴烈，貌相凶丑，但极忠义。你只见他两手交胸下拜，便是甘心降顺，永无背叛，无须再加防范。我此时正将他绊住，先前还有四个觊觎他的人，多是修道之士；听他今日出世，灵威丈人所留素书副册，禁法快失灵效，闻风赶来。只有一个妖党已被我们除去，余人也自见面，谈得颇好。自知尚有难处，无此福缘；只请将来转行传授，现和我连成一起，正将怪人绊住，你们速即依言行事去罢。”

二女听出是五叔郝子美的口音，不禁大喜！忙寻到钟乳一看，果然形如灵芝，高约两丈；意态生动，晶光闪闪，作深紫色。顶上平垣，只有九根尺许长的晶须挺立，空无一物。

待不片刻，忽闻远远雷声，忙指飞剑齐顶面扫除。九点紫色星光闪处，晶须不见；当中现出一槽，中间放着一块两尺来长、宽约尺许、厚约三寸的青玉，水晶也似表里透明，内隐现朱文符篆。二女恐怪人赶回，忙即取出，向外飞遁；寻到所说之处，由一泥土闭塞的石缝中，穿过去。

令贤心细，将那夹缝走完，仍用泥土行法堵塞。再寻到丹琼室中一看，乃是一间质如红玉的石洞，广只五丈；中有银床枕头、丹炉玉几之类，通体光洁，时闻果香。忙把入口封闭，就室中青玉案上，将玉匣放好；下拜通诚，求古仙人默佑。拜罢起身，见玉质坚两温润，知是宝玉；方恐毁损，那知剑光刚往上一落，“琤”的一声，玉便裂成上下两片。内中现出三十六叶玉牒，比只厚不了多少，面上并还附有一张绿柬。大意是说：

“此是灵威丈人所留素书副册，连同另外一部道书，均被汉仙人绿毛真人刘根得去。

后来道成飞升，期前将另一部道书连同仙剑法宝，藏在包山寺后毛公坛下，留待守洞灵猿转世来取。素书副册原书，已早化去，真人特用玉牒抄录全文，加以批注；用仙法封禁，藏在钟乳之上，留赠有缘。得到的人，务须在两个时辰以内将它记全；否则出现不久，字迹全隐。”

“那怪人本是异类修成，为其天赋恶质，性却灵警非常；自知夙孽太重，早晚必遭惨劫，再三苦求真人解救。真人知他向道心诚，以前为恶，全出无心，非他本心所愿；意欲成全，故意坚执不允。怪人名叫昊角，本是天地戾气所钟，平日向善去恶，全出强制；苦求不允，眼看劫运将临，只剩了三日夜的生命，便应形神消灭，不由激怒，犯了一凶野天性，欲以全力拚命。被真人将他禁闭在丙洞一座钟乳结成的小峰洞内，略示玄机，留下几句偈话，便即离去。”

“自汉唐以来，虽有不少修士入居，为了仙法神妙，谁也看不出藏有怪人和那一部素书。昊角始而暴怒如狂，无奈身被困住，无法逃遁；后来人性渐退，想起难期早过，忽然省悟真人好意，便在里面虔修。最后些年更悟出芝顶藏有道书，如能得到，立可修成正果。去年禁法失效，走了出来，又发现真人所遗偈语；得知只有三日寿命，除非将书得到，用以御劫修为，离洞必死。偏生禁法威力绝大，休说取书，连想走进，都要受伤，只得耐心等待时机。不久书主人也必寻来，取书以后，可速记下，将来仙业有望……”等情。

二女看完大喜，重又拜谢。因知为时无多，便各分去一册，互相用心默记。好在字数不过七千余言，所有灵符古篆均有批注，极容易记。正在高兴，那知才记了不到一半，便听门外怒吼之声。回脸一看，正是一个怪人，生得大头扁脸，狮鼻掀唇，一张阔口，两排红牙；一双火眼直射红光，头扁平，披着满头录发。身材矮胖，手足暴露如箕，比常人大上三倍；通身作紫、红二色，貌相十分狞恶，山精海怪一样。

怪人上来先怒吼两声，因封闭禁法虽为所破，另外还有剑光阻隔，无法走进。见人看他，忽转笑容，向二女哀声求告：说他苦守千余年，好容易悟出玄机，熬到此书出现；不料被恶人跑来作梗，致被二女得去。此是刘真人深恩留赐，务望还他；或是三人同观，免得少时朱文隐去，终遭惨劫。休看生相凶丑，决不害人，彼此都是修道人，怎不成人之美？

后见二女不睬，宝玲又多看了他两眼，只当听不懂他的话，又改别处方言。时而慷慨激昂，亢声高呼，有类燕赵悲歌之士；时而南蛮馞舌，鸟语钩转，说得又急又快，一句也听不出来；时而又作吴侬软语，柔声娱耳。令贤全神贯注书上，还不怎样；宝玲天性好动，见禁法竟被冲破，只隔一层宝光，未免惊疑。为恐怪人路熟，改由别处破壁而入；一面将防身法宝放起，连人带书一齐笼罩，以防万一，不由多看了两眼。见怪人生相那等丑恶，却擅各地方言。别省的话倒还罢了，这一改作吴音，扭扭捏捏，神情越发丑怪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那知怪人诡计多端，更擅玄功变化，如非四壁均有仙法禁制，早由别处冲入。深知二女飞剑与心灵相合，此时看书，心已二用，再一分神，便可乘虚而入。

宝玲笑声未住，剑光微闪，眼前人影一晃，已被冲进。如非事前另有防备，法宝神妙，将书护住，已被夺去。二女见飞剑竟阻他不住，其势不能伤他，心中一惊，忙将飞剑招回，挡向宝光之外。怪人已发话道：“二位道友，你那飞剑法宝全都拦我不住，何苦作此恶人？你我同观此书，结一忘形之交，岂不也好？”

说时，令贤已将上册记熟，并还暗中温习了一遍，制服怪人之法也自通晓。只为宝玲还差一两页没记完，不敢疏忽；一面默记，一面将剑光逼住怪人，不令前进。挨到宝玲看完，将书对换，重又默记下册；惟恐万一遗漏，意欲彼此记熟全文，比较稳妥。

怪人见二女始终不理，少时朱文便隐，又隔着飞剑宝光，无法窥看；再说看它不全，也无用处，如何不急？当时变脸，厉声喝骂：“无知贱婢，好说不听，教你知道厉害！”怪人立时大怒，双爪一伸，便发出十股紫色火焰将二女围住，全洞立被火焰布满。

怪人厉声喝道：“无知贱婢，我禀丙火精气而生，此火与常火不同。无知贱婢再如执迷不悟，不消多时，纵令你有宝光护身，这座石洞也全被我烧熔，化为沸浆。再将地火引发，惹起浩劫，你也化为劫灰，休想活命！何况你那法宝飞剑并靠不住，早晚仍被炼化，悔之晚矣！”

二女见怪人所发烈火果是猛烈，身在宝光之内，暂时虽还无碍；不多一会，上下四外洞壁果自逐渐消熔。洞本玉质，吃火溶化，成了流质，宛如灵露飘空，琼瀑飞泻；晃眼之间，四壁固然消化不少，地面也下陷了丈许。只见玉涛沸涌，雪洒珠喷；紫色火光与二女防身宝光交相映照之下，越觉明霞射眼，丽景万千。二女已将上下两册换过，见势凶险，早用宝光，连人带

玉案一齐护任，浮空而起。

令贤还想多默记上一两遍，再行出手；宝玲见怪人如此厉害，大好玉室仙府被他烧毁，不由有气。又见火势越猛，虽有宝光防护，未被侵入，身渐烤热难耐。侧顾令贤还在默记，恰好上册换到手后，已自记熟，制怪之法也在其内；更忍不住怒火，立即如法施为，手挽灵诀，往外一扬。一片青霞忽由宝光层内飞起，只闪得两闪，朝全洞怪火反兜过去。怪人见状大惊，急喊：“仙姑饶命。”飞身欲逃。

无如那青霞比电还急，光中更有千万缕银色光线交织如网，一下便将怪人网住；那紫色火焰也由大而小，逐渐往怪人身上逼去，成了一个火人。急得怪人在青霞笼罩之中，不住厉声惨叫，哀求饶命。

二女不料仙法如此神妙，出手便将怪物制住，宽心大放。互一背诵，全都纪熟，越发高兴，便将法宝、飞剑收去。那道书玉册本摊桌上，令贤看出怪人一面哀声求告，一面目注道书，似在偷听自己背诵。笑道：“无知妖孽，你那鬼心思我已防到。此书与你有关，最重要的两张乃是一道灵符、几句偈语。休说我二人只是相对默记，不曾出口，听去无用；即便被你偷听了去，你不会太清仙法，也无用处。只等你那天赋毒焰被青霞炼化，便难逃一死了。”

怪人闻言，越发惊惶，不住哭喊。眼看身外紫焰，只剩四五寸高，快要消灭，周身全被青霞银网里紧；一任精通玄功变化，无法逃遁。正怒瞪着一双凶睛，注定案上道书。

宝玲见他口中哀告，满面悲忿之容，不时咬牙切齿，知他凶心犹在，怨毒已深。戟指骂道：“你大劫将临，便我放你出去，你那本身毒火最犯天忌，再经多年禁闭，人力反应越发强烈。一见日光，如磁引针；立将太阳真火引发，本身固也受池鱼之殃。此是你昔年赋性凶横，明明遇见真仙，可以求他解救，偏不服输，才有今日。就这样，刘真人仍念你虽是天上恶物，修为不易，平日颇知向上，不肯诛戮，将你紧闭本洞多年。”

“本意留此一线生机，将应劫之口移在千余年后，满拟多年静修，必能悟出以水济火、反虚入浑的玄门无上的妙谛。将本身的毒焰凝炼，化为真火，生出坎离妙用；既免天劫，还可成道。不料稟性难移，全未悔祸；照你几时心情，就能幸免大难，以后有人对有稍有违犯，仍要立肆凶毒。如不杀你，又留后患，断断宽容不得！”

话未说完，一片霞光闪过，玉册朱文忽全隐去。怪人似知绝望，突犯野性，间身毛发皆张，凶睛合瞪；重又咬牙切齿咒骂起来。二女也不理他，各自谈笑着说，得此仙府秘笈，福缘不浅；与将来同享仙福之乐，得意非常。怪人先是越看越气愤，到了后来，身外紫焰被青霞炼剩薄薄一层，厚只寸许。一想咒骂无用，敌人软硬不吃，生望已绝，越想越伤心，不禁痛哭起来。

二女原受仙人指教，故意如此。先听怪人厉声咒骂，宛如虎啸龙吟，猛恶已极；后来由骂变哭，开头声尚悲壮洪厉，渐渐越哭越伤心，声调也变成凄苦悲鸣，闻之心恻。

知到时候，令贤心软，忍不住笑问道：“我知你此身受干天太乙青罡真气化炼，周身痛苦，如被百刑；但是非此不能除害，我便见你可怜，也无用处。”

人当万分绝望之余，大部心生希冀，何况怪人昊角修炼近两千年，何等灵慧机警。

闻言立时省悟，惊喜交集。在红光中强挣着跪下求告道：“小畜虽禀天地间凶煞之气而生，但自修成以来，自知禀赋太恶，往往无心害人；由此隐迹山海之中，多年不曾出世。

后来炼就神通，将这原来形体隐去，出山修积，意图将功折罪。”

“后遇毛公真人刘根。我知是位仙人，求其渡化，收归门下。真人坚决不允，我不合心中怀愤，往盗他洞中灵丹，误伤守洞苍白二灵猿。因我行事太狠，致被真人擒住，困禁在此。小畜盗丹时，原以自身大劫将临，仅有两三日寿命，只将内丹元胎炼成，一见太阳真人，立被引发，惹出祸事；如若不炼，千年功力，又付流水。势迫两难，更恐伤害生灵，才行此下策。”

第八章（三）

小结全文 群丑悉歼霹雳火

情联五友 归舟同隐洞天庄

“被擒以后，曾向真人哭求了七日夜，真人方始说出芝顶藏书之事。不久真人飞升，曾留有几句偈语。只为小畜性傲，虽然悟出几分玄机，终因不为人下，只想一边——认为这书一到手，立可脱劫成道；那后两句偈语所说，洞天随隐、琼岛同栖之言，竟未仔细推详。以为前段偈语所说恩主，似指真人醒后见书，被人盗去；一时无知，便追了来，几惹杀身之祸。”

“适听仙姑说起“洞天庄”三字，正与真人偈语相合；又想起小畜丹元早已炼成，只为本身所发毒焰太强，一见日光，便遭天火焚身之惨。本来早该遭劫，刘真人如是恶意，或恐遗祸生灵，当时杀我，并非难事，何必禁闭多年？便是守书一层，小畜本身虽难行动，法力尚在。中间也曾有人生心来此搜寻，有的还在洞中修炼多年，方始离去；或就洞中尸解，小畜始终守定誓言，来人只是清修之士，从不侵犯。如若妄想盗书，本身又是左道妖邪，决不容他活命。”

“这多年身受也极艰苦，如何事完，便听来人加害，不先指点，又留偈语作甚？小畜天生神目，来人一举一动，全能看出，不等近前，早有准备。今日二位仙姑来时，恰直干三百年一大的睡眠，昏昏若死；封洞禁法也恰在此时失效，事情那有如此巧法？分明真人所说恩主，就是二位仙姑无疑。小畜现知悔悟，望乞大发慈悲，念在小畜心坚志苦，修为不易，深恩成全，加以宽恕。情愿拜在仙姑门下，永为奴仆，感恩不尽。”

说时，怪人已被宝光炼得力竭声嘶，周身抖颤，痛苦非常。

令贤知他真心降服，不忍使其失望。禁法虽然未到撤时，欲使安心，笑问：“你既甘心降服，此后我二人，不论什么事言出必行，不许违背，更不许再犯野性伤人，你能应吗？”怪人忙答：“此是小畜昔年梦想难求之事，如何不允？”令贤含笑点头，将手一指，宝光越发加强。

怪人满拟令贤较好说话，已然应允，出困在即；谁知宝光加强，真火内烧，周身如在洪炉之中。眼看自焚，不禁情急，哀声惨噪：“仙姑既允放我，为何还要施威？小畜护身光焰一被炼尽，纵不形神皆减，也化劫灰了。”

宝玲喝道：“你不吃这苦，怎能本身真火凝炼归一，化去毒质？”说罢，将手一扬，霹雳一声，火散光消，怪人已跪伏在地；虽仍混身抖颤，满险均

是喜容。

原来怪人身外紫焰已被青霞炼剩薄薄一层，眼看化尽；通身灵火奇热如焚，痛苦万分。心下正惊惶悲愤，忽听一声雷震，紫焰炼尽，青霞也自消散，周身火热顿止。平日苦心盼望，欲令凝炼，用时能随心意运用，不令毒焰喷射的一粒内丹元胎，居然如愿，成了一粒不发火焰的宝珠，所有天赋邪毒之气一齐去净。照此情势，非但大劫可以避免，更有成道之望。

料知二女受了仙人指点，特为救他而来，不由喜出望外，感恩刺骨。先受伤痛都顾不得运用玄功使其复原，慌不迭跪伏在地，口呼：“二位恩主，小畜今日大梦初觉，幸免天劫，全出恩赐。从此死心塌地，永随恩主；如有二心，甘遭万劫。”

令贤见他只顾感恩稟告，痛尤未消，笑道：“我知你天性忠义，一经降顺，百死不二；但你还有一次难关，始能将原来恶形丑态化去，变成一个美貌少女。此事须随我们回转洞天庄后，由各位师祖相助始能成功。此时各位师祖正在莫厘峰旁毒龙谷内与妖人斗法。我二人也不要你作什奴仆、照刘真人仙示，你因身具坎离妙用，赋有畸形，外表丑怪，虽似男身，实是女体；只等外壳脱去，立是一个好女子——我二人收你做个徒弟便了。”

宝玲也说：“你可养息一会，稍为复原，同去毒龙谷中应敌。你那名字不甚好听，可用谐音，颠倒过来，以名为姓，叫作葛浩如何？”怪人已乘说话之际，运用玄功止住伤痛。闻言越喜，膝行向前，拉着二女衣角亲热，口称：“恩师，弟子遵命。”由此怪人便叫葛浩。不提。

二女见他复原得这么快，知其神通广大，也是喜极，各伸玉手抚弄他头上长毛，笑说：“徒儿起来。只要从此向道坚诚，努力修炼，仙业定必有望。一回洞天庄，便不似这等丑怪了。”

葛浩起身笑答：“恩师如嫌弟子丑陋，弟子能变美女。只是被困千余年，未见生人，没有样子模仿；只好拿二位恩师做蓝本，每人学上一半，恩师可怪弟子无礼吗？”

二女见他形貌那样丑怪，此时说话，却竭力摹仿自己口音，语声娇柔，已觉好笑。

闻言方答：“这样才好，谁来怪你。”葛浩笑答：“那么弟子就放肆了。”说罢，就地一滚，一片烟光闪过，纵身而起。二女一看，果变成了一个美貌少女。

二女身材虽差不多高，但是宝玲容貌较丰，与令贤有环燕之别；容貌不甚相同，衣服也是一青一黄。葛浩变得又像令贤，又像宝玲，各有几分神似；这还不说，因衣色不一样，葛浩衣服也是半青半黄。二女子见她变得和自己一样美丽神态，又是那么天真，想起先前怪相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宝玲笑骂道：“你这淘气徒弟，不会把衣服变成青色，再加上一件黄半臂，不都有了么？半边黄，半边青，是什么样子？”

葛浩笑道：“二位恩师都是一样，我想这样匀称一些。既不好看，我再变过。”说罢，又是一片烟光闪过，果照所说变出。因是幻相，衣质非绢非纨，宛如天孙云锦，光艳夺目；人又变得那么美艳娇柔，分明桂殿仙娃下临凡世，好看已极。二女自更喜爱，便令引路，同往战场赶去。

路上宝玲说道：“我二人各有制胜之宝，出时先隐身形，待机而发。你可随在一旁，如遇逃走的妖邪，任你诛杀，不可放过。此与常人不同，决不见怪。”

令贤因葛浩初收，是否野性退净还不知道，如何纵令多启杀机？方觉宝玲失言，葛浩已先笑道：“弟子现觉以前凶野之性已然退净，再想起自身经历，以为左道妖邪虽然可恶，内中也许有不得已处；但非极恶穷凶，不妨许其自新。恩师以为如何？”宝玲原是随口而出，见令贤看她，也觉失言，闻言同声赞好。

师徒三人边说边往前飞，不觉经过丙洞广场，由大片晶幕之后穿出：前面现出一条甬路，甚是曲折，沿途还有几处灵奇洞室；忙于应援，无心观赏。飞了一会，洞径越暗，地势更低，只比来路高大得多。下面尽水，原来通往毒龙谷一带竟是水洞，并分上下两层。

快到以前，葛浩将二女唤住，低声说道：“前行两里有一缺口，飞上危崖，便是旱洞出口，弟子已闻双方争杀之声。此洞本是恶蛟窟穴，弟子久意除它，无如身受仙法禁制，不能行动；两次诱往中洞，均被滑脱。只末一次，将它未成形的内丹化去，免去一场水灾。先还听它怒吼，恐其早晚必发蛟水，常在担心。上月忽披一位道长由毒龙谷那面追来，逃到晶幕前面杀死，连蛟尸也被化去。

“弟子见他法力颇高，形迹可疑，恐对道书生心。正戒备间，忽朝弟子藏身所在骂了几句；说弟子孽畜无知，活该要多受罪，到时能免天劫，已是万幸，张牙舞爪作甚？弟子这时本已发动毒火，闻言激怒，正要喷出；不料他说完之后，人便飞走。弟子疑他早晚必来盗书，日夜提防，不料反是恩师来援弟子出困。我见矮仙长所用遁光和恩师一样，可是一路的吗？”

宝玲道：“那也许是我郝五叔父，今日之事也由他而起。”说时，忽听雷声轰隆大震，由洞口外远远传来。葛浩忙道：“这里离出口只四五里，还有一段洞径，十分曲折，请恩师隐了身形再上罢。”

二女因本门隐形神妙，恐葛浩分开，看不出来；便合在一起，一同隐身，往上飞去。

接连几个转折，便见前面现出一个大洞；还未出口，便见外面宝光飞剑电舞龙飞，连珠霹雳之声，震得天惊地动。知道双方斗法甚急，惟恐误事，忙同飞出。

见外面乃是深谷中一面盆地，三面均是峰崖环绕，敌我双方分立在左右两座小峰之上，斗法正急。内有几个并还飞身高空，各用飞剑、法宝恶斗，相持不下，急切间，也分不出谁胜谁败。二女知道来得正是时候，并未误事，正要往右面高峰上飞去，令贤忽见前生慈母苏筠隐形飞来。多年未见，劫后重逢，不禁悲喜交集，热泪交流，慌不迭迎上前去。

苏筠把手一摇，已自飞到洞口，宝玲忙率葛浩跪拜。令贤喊得一声：“娘呀！”早扑上前去，给苏筠一把搂住，传声说道：“乖儿快莫这样，目前双方斗法，正在紧要头上，你没有见我隐形飞来吗？敌人邪法颇高，一被警觉，便要惹厌，现还不到你们动手的时候呢。”话未说完，一蓬冷森森的碧光，已似暴雨一般当头打到。

二女正要抵御，葛浩一声清叱，张口一喷，一团紫光突飞出去；迎风暴长，碧光挨着便即消灭。左面峰上妖人，颇有能手；内中一个正斗之间，发现苏筠身形忽隐，知有缘故，又疑是在暗用仙法还攻。本在留神查听，一听洞口有人低语之声，立发妖光射来；不料正遇克星，将邪法破去。

这原是瞬息间事，葛浩虽然出声对敌，并未现形。两下才一接触，苏筠因还未到时候，忙喝：“快走！”扬手一片金光，护住三人，隐身往上面崖

顶飞去。葛浩火珠也自收转，身才立定。左峰上面妖人，瞥见大团紫色焰光，突由洞口飞出，只闪得一闪，便将妖箭破去；不禁急怒交加，二次忙取法宝施为。四人前立洞口，已被一蓬碧色火弹炸成碎粒，二十来丈一片危崖正倒下来；激得下面潭水飞涌如山，响震山谷，半晌不绝。

葛浩自觉冒失，正向苏筠母女告罪。苏筠笑道：“此事怎能怪你？我因不到时候，尚有强敌未来，还有话说，故令暂缓。你便是丙洞灵芝峰内禁闭的昊角吗？居然生得如此灵秀。此时崖顶已用法力禁制，敌人不能查听，但说无妨。”

宝玲先笑道：“大伯娘，你当她真好看呢！丑怪得出奇，故意变成这个样子，讨人喜欢。”

令贤随将前事一说。苏筠见葛浩面有愧色，便对二女正色说道：“此女虽然异类修成，也有两千年功力；如今归你门下，自来师严而道尊，以后不宜这样嬉笑。”二女连忙认过，随问斗法之事，才知对方的四个为首妖人，乃是华山、五台两派余孽。

起因由于内中一个妖道--火禽尊老赵冲，在洞庭西山强摄民女，藏往毒龙谷山洞以内。赵冲不知当地与林屋洞相通，只将毒蛟收服，意图久居。这日水晶子郝子美，因邻湖民女常被妖风摄去，知有妖人作祟，跟踪搜寻。正值妖道由木渎镇上摄了两名妇女，回山淫乐，恰被撞见，暗中尾随到了毒龙谷，双方斗法。

妖人炼就孽火妖禽，口喷毒焰，邪法颇高，郝子美夫妻几乎敌他不往。齐良之妻苏筠，忽持前生至宝飞来助战。三人合力夹攻，妖道受伤逃去，由此循环报复，越引越外。

最后定下约会，在当地斗法，决一胜负。

起初妖道还不知敌人乃是峨嵋门下，气焰甚盛；后才访出细底，已成骑虎之势。没奈何，一面多约妖党相助，一面准备逃路。五友早奉师命，留意这伙余孽，遇上必须斩草除根，免为世人留害。无如敌党中颇有几个能手，本门师长和几位先进同门，又都功行完满、仙业将成，勤于修为，不能出山相助。事情又须慎密，为此表面示弱，由郝子美夫妻同了苏筠三人出头；明知有人窥探，故作骄敌，不以为意。其实清落等早已得信，有了准备。

期前子美更乘妖道不敢回山，将洞中隐藏的一条毒蛟，追往内洞晶幕前杀死。又奉神驼乙休仙示，得知丙洞灵芝峰下，有汉仙人刘根禁闭的怪人昊角；连同所藏道书，到日也要出世，应为令贤、宝玲二女所有。前往查探，向昊角说了几句，便将蛟尸运走。

当日前往洞中等候二女；不料有两散仙和一妖党，得信赶来，欲往盗书。先是言语失和，双方动手，吃郝子美暗中戏弄，将丙散仙转败为胜，将妖人杀伤，双方成了朋友。子美告以真人道书留赐二女，内有火情昊角防守此书。

二散仙深知昊角厉害，中止前念，只请将来借书一观，或由二女摘要传授，子美应诺。跟着二女发现前洞隐藏的一个左道妖人为人所杀，不知散仙所为，由瀑布中寻入丙洞，子美授完机宜，立和二散仙由水洞飞往毒龙谷。刚一出洞，清落夫妇同了浦文珠、王蕴华、齐良、彭勃、孙同康、孙毓桐和自己的爱妻，也相继到了。

谈了不多一会，忽听破空之声又劲又急，十来道青黄灰白的异派中遁光，已经横空刺云而来，同向谷中飞坠。当地恰有两座对立的高峰，都似朵

云飞涌，上丰下锐，相去约有七八十丈。于是各据一座峰头，由为首四妖人先出，上来各用飞剑法宝单独相对。

无如彭勃和清落夫妻法力甚高，闹不多时，和三人交手的全部送了性命。妖党也陆续来了多人，均是能手，内两番僧邪法更高；正布魔阵，二女忽同新收门人葛浩飞出。

本门隐形法、望即知，清落恐二女冒失行事，忙令苏筠前来阻止，令缓上前，静听号令发难。不料微一疏忽，被内一妖人警觉，几被看破！

苏筠等四人刚把话说完，邪法已自发动，二番僧手挽诀印，朝前一扬；一声雷震，突有三十六个手持长剑婢幢、高达一丈六、貌相狰狞的神将，便在空中出现。脚下各踏着一朵血也似红的莲花，将手中长幡一摆，立有万道红光、千重黄雾，将众人一齐笼罩在内。众人认出此是番僧所炼三十六有相神魔，知道厉害；孙次娴正将太乙金鳞舟放起，招呼众人速聚一处，将身护住，再破邪法除害。

苏筠母女师徒四人，刚刚应声飞过，聚会一起：这时，番僧魔阵已然发挥全力，在三十六面魔幡招展之下，已成了一片血山大海。最厉害是神魔手中长剑，各射出大股碧莹一般的妖人，纷纷爆炸，猛烈异常。“太乙金鳞舟”已化成一条梭形金舟；众人藏身其内，各用法宝、飞剑由两幡侧光小门内飞出对敌，各自相持不下。此宝原是妙一夫人所赐仙府奇珍，比昔年南海玄龟殿易周夫妻赐与乃孙易鼎、易震的“九天十地辟魔神梭”，还要厉害得多。众人又有好些至宝仙剑，只在舟中，施展威力往来冲突，也无收理。

清落因奉师长密令，说这伙妖孽淫凶狠毒，无恶不作，如能除去，实是一件大功德，意欲乘机一网打尽。又因番僧所炼“三十六有相神魔”，与昔年青海二恶同一传授；如不就此除去，不知要害多少生灵！逃走一个，便留隐患。如仗法宝、飞剑之力将其击退，非不可能；番僧刁狡，见势不佳，保不弃众逃走。再要除他，便极难艰，为此不肯发挥全力。假作被那血光滞住，不能脱身；一面各用法宝、飞剑、太乙神雷连合夹攻，使其小受损害，因此激怒。

番僧原知峨嵋派的厉害，上来也颇慎重，表面发狂喝骂，心实情虚。及至金鳞舟出现，看出敌人法宝威力，越发骇异。本来首鼠两端，想起青海二恶那高法力，便为不知进退，致惹杀身之祸；暗自惊疑，要想相机行事，稍觉不妙，便作抽身之计。后见敌人藏身金舟以内，虽然一个未伤，神雷宝光也颇强烈，但似被困阵中，不能随意移动。自觉近来魔法越高，有些得意。不料敌人金舟内，忽射出两道金、红色的宝光，才一出现，便合在一起；长虹电射，不朝四外魔光血焰扫荡，竟自迎面射来；来势特急，骤出不意。

旁立妖党和番僧的爱徒两人，因知魔阵厉害，又曾奉命不许动手，由他一人上前。

谁知敌人法宝这等厉害，精虹到处，不及逃避，番僧两爱徒，和另一妖人首当其冲，立被里住。同时后面又是一道铲形青光飞到，只闪得两闪，三妖人同时惨死。番僧本人和众妖党也差点没有波及，吓得纷纷逃遁，一阵大乱。

番僧不知孙同康夫妻暗受清落指教，特将双镜合璧，连同太乙分光铲猛飞出去；故意杀上几个妖党，激发敌人怒火。番僧一时大意，忘了敌人就在对面峰头；以为对方自保不暇，无力还攻，不曾倒转方位，致被敌人乘虚猛击。等到警觉行法，挪移中宫主位，爱徒同党三人已遭惨杀，并且还闹了一

个手忙脚乱，本身也几乎受伤。

想起方才所说大话，太已难堪；番僧不由怒火上攻，激发凶野天性。又见敌人虽然侥幸伤了三人，因阵法已然倒转，宝光只管上下喷射，已经不能再伤人，金舟始终未见移动。

阵中魔火血焰，已被敌人宝光、神雷频频冲散；虽然随灭随生，番僧本身元气却受不少损耗，又是痛惜又是恨毒！暗忖：这几个敌人只是法宝厉害，功力不高。反正成仇，爱徒已为所杀。这类魔光血焰，连那神魔，均与本身之灵息息相关。与其持久损耗，不如施展全力，猛下毒手；既可报仇，还可将这些仙府奇珍夺为己有。

贪心一动，番僧更不再计厉害，厉声怒喝：“狗男女伤我徒儿，今日教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随将舌尖咬破，朝外一喷，化为三十六股血光，朝众神魔飞去。神魔张口接住，凶威立时大盛，同声怒吼，各将手中旛剑一扬；带着大片魔光血焰，朝众人猛扑上去。

番僧紧跟着回手一放，烈火袈裟上面所佩一枚金环，连同一柄月牙形戒刀同时飞起，化为一团红光，日轮也似，带着一形如新月的寒碧光华，朝空飞起。

清落知这两件均是魔教中至宝，厉害非常，又与番僧性命相连；如能破去，番僧必死无疑，神魔却难全灭。正想令令贤、宝玲下手，忽听极紧急的破空之声由远而近。心想妖党已全到场，只差一人未来，但与此人路数不对，怎会有此破空之声？疑有别的强敌寻来。猛又听遥空中传来极凄厉的异啸，杂以阴风怒号、鬼哭之声，知道未一个强敌也将到达，忙命众人戒备。

话刚出口，一道紫光中，出现一个猿臂蜂腰、英姿勃勃的美少年。突然自空飞堕，扬手先是一蓬黄色光网飞起，晃眼展布。阵中已被魔光血焰布满，本看不出阵外景物；那光网却强烈异常，笼罩在外，宛如一个其大无比的黄晶罩子，将全阵一齐扣住，精芒若电，照得里外通明。千重魔火血焰全都灭色，现出空隙；仿佛一团团似火非火的暗赤焰影，在阵中飘动，与先前一色深红，迥不相同。少年也自飞降，众人认出来人正是水仙夫妇的情敌茹黄沙；虽然来意难定，照此行事，分明魔阵已被制住。

正要询问，对面敌党已然迎上前去，原来番僧正在得意洋洋，想施毒手；不料有人飞来，一到使用法宝，连敌带我一齐罩住。当时魔焰无光，凶威大灭，疑是对头，不由大怒！忙指空中日月刀环，待要迎敌，忽听为首同党大声喝这：“此是茹道友，不是外人，待我问来。”同时为首三妖人，已迎上前去。

茹黄沙不等开口，便把长眉一扬，笑问道：“你们将我的来，可知我向不无的放矢，可有什么酬谢么？”三妖人虽知此人不好说话，总想邪正不能并立，必能同仇敌忾；法力又高，如能得他为助，比约别人更操必胜。嗣听往约的人归报，说他未置可否，面有笑容；以为此人向例难测，照此神情，许蒙相助。

斗了这半日，连另约的一个能手全未到来，妖人心想：敌人已被魔阵困住，这两人只来一个，立可成功。忽然飞到，还自惊喜，不料上来先把敌我一齐用法宝罩住。虽觉此人过于狂傲，仍认定是自己一党，惟恐番僧不识，引起误会，连忙迎上前去。一听口气不善，但又不敢触怒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强笑答道：“峨嵋鼠辈，专与我们为难。深知道友仗义，为此求助。敌人所用法宝多是仙府奇珍，如能成功，任凭道友随意选用如何？”

茹黄沙哈哈笑道：“自来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！他们虽是你们仇敌，与我何干？只说将我请来，必知我的惯例。谁知巧使利用，由我出力；成功以后，再略分润两件赃物。

你们倒想得好！可惜我向不受人愚弄，峨嵋无仇，不犯树敌。不过我照例不肯空手回去；你们既未备有谢礼，且将这日月刀璟和有相神魔借我，作一押头。我倒看看番狗横眉竖目，意欲如何？”

说时，番僧早看出对方词色强横，心中气愤，正碍着主人不便发作。闻言大怒，未及施为，不料对方动作神速，出人意料，话未说完，扬手一指，那紧扣魔阵外面的黄色光网连闪两闪；所有阵中魔光血焰和那神魔刀环，竟似遇见克星，被一种极大力量吸住，随同茹黄沙一起腾空直上。妙在是敌人法宝一件也未吸去，天色也重返清明，敌势大盛。

为首王妖人，闻言也是情急暴怒，正待翻脸，魔阵已被收走，敌人又复夹攻而来；急切间无计可施，只得各以全力抵御。番僧因与神魔心灵相合，更是情急万分；见此情势，心胆皆寒，将手一指，飞起一朵血焰青莲，腾身其上，意欲追往拚命。做梦也没有想到对头自知孽重，数限将终，将意赶来为清落等除此一害，藉报不杀之恩，并使自己先期兵解；胸中早有成竹，拚舍一件法宝，与之同尽。

番僧刚一追起，忽听茹黄沙哈哈笑道：“狗番僧，你比我造孽更多，今日运数已终，休想活命！”随听遥空中厉声自退而近，有人接口大喝道：“只怕未必！”声到人到，来势神速已极。几方动作都决得出奇，这原是同时发生瞬息间事，共总不过两三句话的工夫。

番僧瞥见空中光网逐渐缩小，神魔血影由浓而淡，晃眼成了数十条大仅尺许的碧影，在光网中左冲右突，跳荡不停；心神随同震悸起来，只那刀环尚是原样。情知此举关系存亡，除用这日月刀环将敌网震破，或能保得一命；否则，休说神魔消灭，受害甚大，再被对头擒去，更是日受炼魂惨痛，永无出头之日。

情急拚命之下，番僧以为刀环乃师传性命相连之宝，敌人虽然收去，尚未显出凶兆，立意死中求活，暗使邪法。还未追近，扬手先发出一个诀印，网中刀环光华骤转强烈，神魔鬼影却是越淡。惊惧亡魂中那知厉害？闻得遥空异声，大片黑影急如狂潮，中杂阴风鬼啸之声，铺天盖地而来。存亡关头，未及查看，魔法已然发动，于是上了大当！

番僧见刀璟未受敌制，魔光暴长；方觉有望，猛瞥见光网中现出两团豆大黑影，投向日月两光之中。才一接触，突发奇光，由黑转红，变为银色，电也似急，倏地爆炸。

同时，外层光网猛然往里一收，两下一凑，只听极清脆“波”的一声巨响，连光带网中魔影刀环全数消灭。

番僧看出不妙，却因势太猛急，连念头都不及转；心灵刚一大震，一点亮若银电的寒星，已是当头打到，当时全身炸裂。众人飞剑追上一绞，形神皆灭。另一面，异声黑影中的妖人也自飞来，厉声大喝：“狗贼卖友求荣，讨好敌人，今日教你知我厉害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一片黑色妖光，中现一条形如白骨的鬼影，已猛朝前飞来。

茹黄沙大笑：“无知恶鬼，你今日和我一样难逃定数，凶狂何用？”随说，扬手便是一团团的碗大黄光朝鬼影打去。那鬼影甚是厉害，黄光打到身上，当时爆炸，黑烟略散，晃眼聚拢，稍微停顿又猛扑上来。茹黄沙也不理

他，只把手中戊土神雷一连串向上打去，暂阻来势；一面往众人立处飞落，见面笑道：“我今日数限将终，李道友功力最深，赐我一剑如何？”

清落看出他舍命相助，欲求兵解之意。黑影中恶鬼乃新来强敌，所炼白骨呼魂邪法狠毒无比，势急若电。只一上身，便如影随形，附骨之疽；死活随着妖人心意，受尽苦痛，元神必保不住。又见当空已被大片黑影笼罩，知妖人恨极茹黄沙，性又骄狂自恃；欲为番僧报仇之后，再以全力发难。忙用传声暗告令贤、宝玲，带了葛浩准备下手；一面笑答：“道友既欲转世重修，敢不遵命，请自留意。”

说完，手指处，刚把把飞剑放出；茹黄沙见剑光来势甚慢，迫不及待，猛一回手，将所剩数十粒戊土神雷一齐朝空打去，人便迎着剑光飞来，当时尸横就地。清落见他元神离体飞起，恐其不易冲出妖幔之外，忙喝：“道友快到这里来，少时再走不迟。”随说，一片金霞将茹黄沙元神护住，接往金鳞舟内。

本意邪法厉害，恐其受伤；那知戊土神雷威力甚大，又是数十粒连珠齐发，那白骨鬼影竟被震散！连珠霹雳声中，满天空都是黄色雷火，横飞爆炸。一时黄尘高涌，烟光乱爆，宛如暴雨上下激射，高出重霄，当头黑影竟被冲破一个大洞。他才知茹黄沙原有准备，多此一举。

齐、孙、葛三女本定自空发难，无奈当头黑影布满，正想不起如何上去；一见黑影冲破一洞，立时乘机往上飞去。众人见三女离开金鳞舟，想拦不及。正代担心，三女胆大机智，已然隐身飞出重围。黑影也由分而合。恶鬼似知众人防身宝光强烈，不敢硬扑，忽然隐去；黑影中立有一个满头白发、形似骷髅、身穿麻衣、背插麻旛、手执一枝丧门剑的妖人自空飞降。对阵妖党好似绝处逢生，齐现喜容，同唤“何真人”，迎上前去。

妖人乃妖尸谷晨的师弟--白骨真人何巨，虽还不如谷晨善于玄功变化，邪法却极厉害，所炼“恶鬼呼魂大法”尤为狠毒。见众妖党欢迎礼拜，口喝：“你们速退一旁！”扬手先是一片惨白的妖光，将众妖党罩住。

这时众人因想一举成功，法宝多半收回，装作退守，只将几口飞剑对敌。妖人一现，孙毓桐见此丑怪形相，气他不过；刚把双镜合璧飞出手去，何巨已把话说完。瞥见七八道剑光，舍了众妖党，朝他夹攻，又见两道精虹连合飞来。看出厉害，身形一闪，忽化为十来个同样妖人；各在一片灰白妖光笼罩之下，时隐时现，出没无常。身后妖旛各冒起一恶鬼影子，晃眼加大，一个个貌相狰狞，各伸出两条长大鬼手向下乱抓；空中妖光邪法立似天塌一般，往下压来。

孙毓桐宝镜光华，虽然强烈，只然挡住一面，觉着压力大得出奇。四围的烟雾，宛如实质海水一般，由两侧压将过来，太乙金鳞舟立被滞住。数十百条鬼手，交织如梭，网一般密层层缠绕全舟之外；那么强烈的宝光，只管厉声惨噪，前仆后继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并且越聚越多，绑也越紧。金鳞舟乍看好似不能移动，众人俱都着起急来；惟独清落夫妇与彭勃微笑不语，只令众人谨守舟中，不要探头向外。

孙氏夫妇也缩退回来，悄问清落：“邪法如此厉害，令贤姊妹能够一举成功么？”

清落点头笑道：“这邪法还不算凶，还有一个强敌“三影神君”康璟，更是难斗；如不计此除去，又留隐患。我已传声二侄女听命行事，这厮不但邪法甚高，人更刁狡；也许此时已到，正在闹鬼都说不定。否则太乙金鳞舟

乃本门镇山之宝，如非要想一网打尽，早就发挥威力，何待此时？”

彭勃忽然惊喜道：“这厮来了！我们且缓下手，看他到底有何本领？”

话未说完，忽听声如狼嗥一声长笑；对面妖阵中忽然飞来一个美少年。双手各指一道深黄、暗紫色的光华，宛如千万繁星连成一股，闪变不停。一到，朝金舟看了看笑道：“何师弟你休大意，此是峨嵋镇山之宝，岂是你所能制？连我还不一定就能成功。敌人久战不退，必有原因，莫要中了他的诡计。待我上前试他一下，如不成功，等我法宝炼成，寻他算账，一样报仇。无须急此一时；趁早随我回山，免得上当。”说完，手指处，两道星光长虹也似，忽然化作两圈，将金舟束定。

少年正是三影神君康环，见星光将金舟束定，只管金光乱爆，雷火群飞，仍似有些不信。正在东张西望，彭勃深知妖人淫凶狠毒，仗着炼就身外化身，屡受诸先进同门围攻，均被免脱；看出他满脸惊疑，心意不定，勃然大怒！也没和众人说，突将师传至宝戮魂针

只听“呱”的一声厉啸，康环身后忽现出三条人影，妖光变灭之间，似已受伤。不知怎的，反倒高兴起来，一面飞起一道尺许长的碧光将飞针敌住，一面张口一喷，两道环形星光突然加盛，渐渐带了金舟离地飞起。

清落见是时候，立即传声空中三女，令即施为。原来康环多疑善诈，认出金鳞舟峨嵋至宝；一见那么容易就被星光束住，先还不信。后见彭勃发针伤他，又见那舟停在对面举头不动，误以为敌人初得此宝，功力尚差，不知发挥它的威力妙用。自恃邪法神通，妄想连人带宝摄回山去，试用全力，将那两道星光紧束全舟，往上一提。虽觉沉重非常，但是敌人势绌，居然摄离地面两三丈。

康环以为有望，正在高唤：“师弟助我一臂。”猛瞥见当空有一团具有七色宝气、形如日轮的金光异彩突然出现，厉声大喝：“师弟留意。”随说人早飞起。同时“波”的一声清脆之音，日轮倏地爆散，化为满天彩丝，中杂无数火星，火山崩堕一般往下压到，全阵立被笼罩在内。跟着那无量数的火星纷纷爆炸，互相激荡。

当时红云千丈，烈焰腾空，满天火星密如骤雨，交相激射；众人也同驾金舟往上飞起。上下会合，声势猛烈，震耳欲聋，众妖人怎禁得住？吃那火星当头罩下，连人带宝光一齐里住，被火星震得形神皆灭；只康、何二妖人，各在妖光护身之下，冲烟冒火破空直上。

何巨正往上飞，忽见火海中飞来一个少女；不知那是葛浩，因见对方空着双手，无什宝光防身，惊慌逃命中，妄想就势摄回山去，手一扬飞出数十条黑影。葛浩原因令贤、宝玲在归元旛防护之下，专心一意对付康环；瞥见另一妖人，在一片浓厚的灰白妖光护身之下，破空飞遁。满天火星飞射中，妖光虽然逐渐消灭，减去好些，仍在向前飞遁。

恐被逃脱，身形一闪，拦在妖人去路。

葛浩正要发难，一见妖人下手，把口一张，大股紫焰激射出去；何巨方觉厉害，紫焰已将身外妖光冲破。何巨本来全身已被火星彩丝里住，已难挣脱，那禁得起这类内丹纯阴之人？当时吓得亡魂皆冒。只惨嗥得一声，先被紫焰迎头一罩，全身立被烧成枯炭；火星往上一合，连烟也没冒起一丝，便自消灭。

葛浩除了妖人，瞥见康环原身已为伏朱，化为三条黑影；正分三面，电也似急，各往黄、紫二色妖光笼罩之下冲烟冒火，分头飞驰。一条条被金

鳞舟冲散，再吃火星一里，首先消减。一条在火海中正往前冲，迎头遇见一团天星球所化日轮罩向身上，“波”的一臀，炸成粉碎。另一条星光较稀，已快冲出重围。令贤、宝玲二女在归元幡下发放天星球，瞥见黑影飞来，正迎上前，拦住去路。

葛浩知那天星球乃灵空仙界陨星炼成，星星之火具有极大威力。师父虽有归元幡，隔远尚可，相隔一近，便禁不住那猛烈的威势。身是火精，却非所惧；仗着飞遁神速，忙即追过。快要到达，瞥见师父幡后飞起一蓬五色云网，晃眼展布成千百丈方圆一大片，朝妖人迎头网去。耳听舟中大喝：“葛浩速退！”金舟忽然向上急飞，葛浩连忙掉头赶去。

妖魂似知不妙，也急匆匆追来；葛浩知他看出破绽，想要冒险随在舟后冲出重围，忙回身张口一股紫焰，迎头喷去。妖魂看出厉害，慌不迭往后一退；就这一停顿之间，幡后飞起来的大片五色轻云，已连妖魂带那满空彩丝火星一齐网去。跟着归元幡后闪出一个白发美妇；清落等也由金舟中飞出，收了法宝，上前拜见。

原来白发美妇，正是白发龙女崔五姑。这时满空火星被那轻云网定，晃眼缩成一团，正轻飘飘的往崔五姑手中紫晶瓶上飞去，“滋”的一声，倏忽不见。

众人上前拜见之后，崔五姑笑道：“方才两个妖孽，自从峨嵋斗剑以后，连被他漏网三次，多害无数生灵。我防他机警狡诈，惟恐天星球除他不了，令贤、宝玲未必挡得住；再被逃走，又留后患。特意暗中赶来，隐在归元幡后，准备万一，果然残魂几予漏网。你凌师叔与大方真人、嵩山二老，也在缥缈峰上下棋观战；立意要你们成此大功，以便同隐洞天庄，完你五家夫妻十一人当年宏愿。

“此番回去，可先闭户潜修，不久当道还要来寻。运数所限，可以善言推谢；如嫌纠缠，不妨迁居别处。缥缈峰各位师伯叔，本为防备你们力量不够，致被妖人逃走，亲来查看。话已说完，无须前往拜见，各自回转洞天庄去罢。”

众人闻言，一同拜谢领命，崔五姑随即飞走。众人又朝缥缈峰上诸位长老，望空遥拜。

次娴随对众人道：“崔老前辈真个疼爱我们，明知不会有事，仍然亲来暗助，真令人感激不尽。坐船气闷，可命门人仍坐原船上驶，由空中飞回去罢。”众人俱都赞可。

因天星球威力太大，毒龙谷已被火星球炸成一片劫灰；众人先用法力吸上湖水，淤成大片沃土。再飞江阴，寻到原船，告知门人，当日由空中飞回洞天庄。

由此按师传，全家同修，夫妻合籍；不久去往峨嵋仙府拜送各位师长，道成飞升。

又修了若干年，移居新疆天山脚下大漠庄，大破冷魂峪；取出被人盗走的金丹（另有专书），终成地仙，不提。

（编按：原书第四集完，全文结束。）

